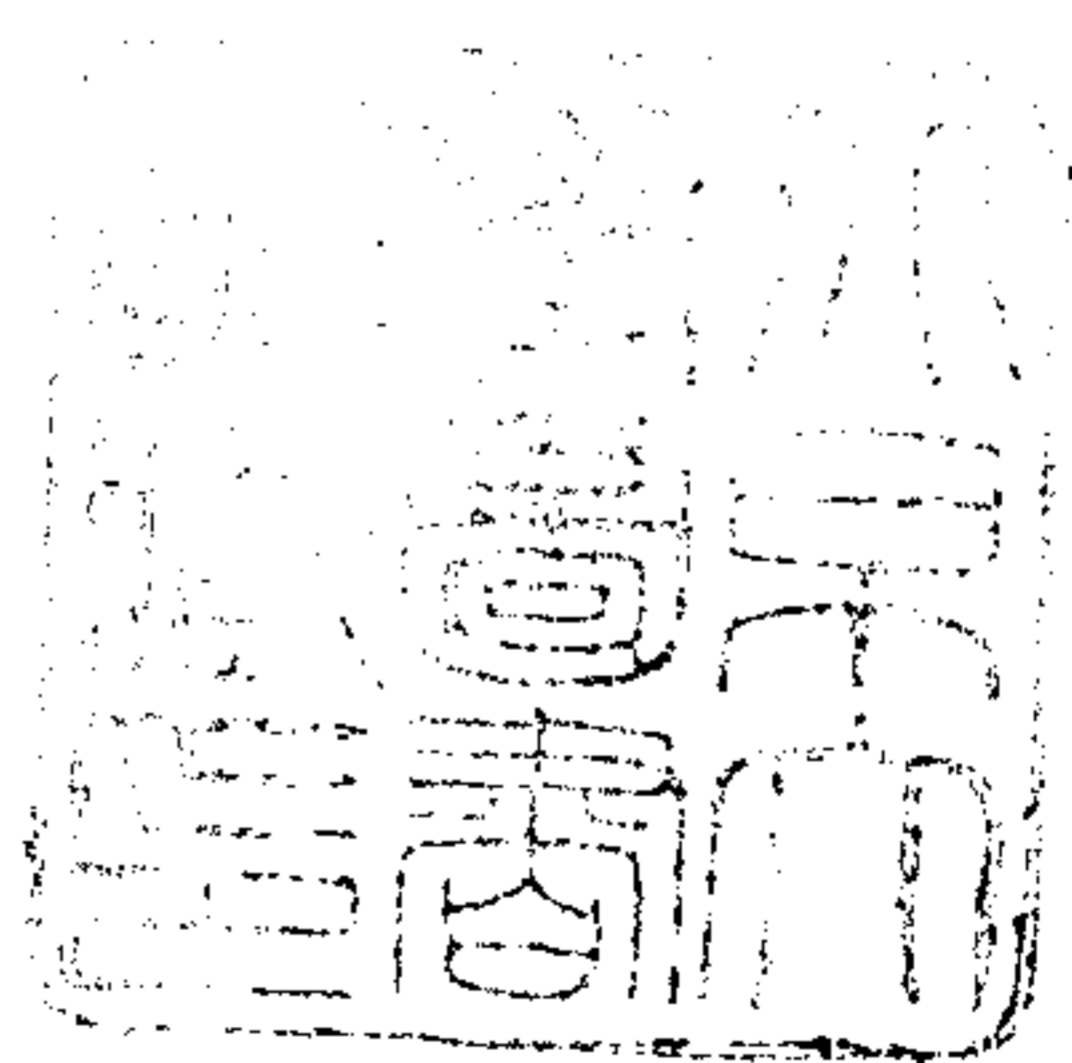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〇・子部・雜家類

癸巳存稿十五卷（卷五至卷十五）〔清〕俞正燮撰……………一

癸巳賸稿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清〕俞正燮撰……………二〇九

彊識編四卷 彊識編續一卷〔清〕朱士端撰……………四三一

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七至卷二十、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未刻）

〔清〕陳澧撰……………五一九

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清〕許瀚撰……………六五一

癸巳存稿卷之五

鄭愈正燮理初

會通河水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今東昌至臨清入衛為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閘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鄉官名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清六分北行於元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清接

癸巳存稿

卷五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衛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勢南趨謹閉柳林開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以地勢言也朱國盛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開功湖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宋與梁山濬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漕河志同則專指汶西湖身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東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馬蹄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圍植柳以防侵地盜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閘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十里東至大晏橋

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

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為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

則云周六十里運河備考云馬蹄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

東通志則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堤周三

十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為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州志

云南旺湖西南有苾生閘泄水入牛頭河是也自南旺分水

口五里至北十里開為下閘其南十里柳林開為上閘自北

十里開二十七里至袁口開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開

閘河西舊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閘四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

為水櫃時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

癸巳存稿

卷五

二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里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經言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開址故濟所道或曰溝即汶水注之長直溝也順治七年湖以黃河漫淤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議復之十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測湖地卑於會通河地非甚泛濫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隆十四年定例壅升科又自安山開北三十里至戴家廟開東岸有閘泄漲及西岸坡水坡即水經注波也自戴家廟開北四十五里徑壽張之沙灣東阿之張秋抵陽穀之荆門上開自坡水北至張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兩派統為北清河其趙王河上為灘河賈魯河賈魯河由

儀封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開入會通河沙河上為清河瓠子河魏河魏河由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折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滾水壩及五空橋泄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為大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按古濟潰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遷徙不遠其故道皆是水經注引王莽時濟流絕但言榮澤一處非謂濟水都亾也杜佑通典橫謂清水非濟言地理者酷信之

癸巳存稿

卷五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羅泌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濼口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乘以地高下計之證濼泉非濟其論通矣濟過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錐指所謂貫濼水舊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錐指亦未能詳也沙灣東岸有挂劍臺曹家單薄葦河頭為歷年黃河決流所經尋覽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囊土沈石壓埽費帑愁人既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車徒接於故瀆糧艘在陸舟子步嬉即又閉關築堰修堤置堠工畢樂成著詩金石視事考文俱成典故張秋西接濮范金隄南捍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

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昌五年河瀆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即此也其東北魚山即漢孝武宣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冊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薛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歟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數潰衝曹濮朱金河決陽武後由

癸巳存稿

卷五

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濟泗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間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賈魯瓠子及荷澤水之行於濟故瀆者亦未能絕明宏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焉蓋張秋沙灣古兼河濟二潰自黃陵岡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荆門上閘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開城東南龍灣西岸濼河由南進水閘及永通閘涵洞入濼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縣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為渭河鳴犢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地至霑化大洋堡口入

海山東通志龍灣有三空橋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禹貢錐指云潔爲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潔則西漢末至北魏之潔川今潔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開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土橋開其魏灣西岸中開口及元谷涵洞納馬頰河水馬頰無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減水開滾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灣則東漢以後水經之大河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

癸巳存稿

卷五

五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葉

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灣則定王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縣鳴犢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爲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宏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永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又爲古屯氏河其潔河馬頰徒駭皆非禹名朝城之潔窪水聚流於晉故渠耳徒駭爲土河音轉馬頰則水經注篤馬禹貢錐指云唐馬頰河出濱州清豐界東北流至平原合篤馬河卽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今東阿之馬頰口道也自土橋開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清甄開又一里至板開博平

北爲清平地清平北卽臨清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清陡峻數壞舟明宏治時白昂於甄開南置板開劉大夏成之出開爲衛河衛出輝縣百泉經新鄉汲縣淇縣濬縣滑縣湯陰內黃大名元城館陶一名清河從清漳名也又曰御河隋征遼道也又曰永濟渠衛納小丹出河內丹丹由沁入黃小丹自石斗門分流出河內丹洹湯淇至館陶合漳漳出長子曰濁漳出平定州舊樂平縣者曰清漳至臨漳縣合流明會典言漳水一自臨漳北經大名至武邑入滹沱楊錫綏漕運則至例纂卷十一衛河考因之誤北流乃滏水非漳水別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清納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滄州青縣納滹沱河由靜海至天津

癸巳存稿

卷五

六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葉

三岔口東入於海糧艘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開今爲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測與濟寧太白樓岑齊南旺至臺兒莊地降百十六尺全河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清地降下九十九尺其自分水口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開徑嘉祥東又東南徑馬場湖西鉅野東又東南徑濟寧西納泲水泗水又東南徑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徑沛縣東北又東南徑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曰南陽曰微山北曰獨山實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

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頭河坡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徑嶧縣中歷八關又東南徑邳州治今西納沂水其北曰駱馬湖又東南徑宿遷北納泇水又東南徑桃源北又東南徑清河治今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黃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黃河然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通黃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改而東南為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

高家堰

癸巳存稿

卷五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淮舊合泗處曰泗口後合河處曰清口清口上流曰洪澤湖淮不敵河則上流溢又開封歸德徐州黃河南岸決入淮歸湖則漸淤益溢多東決又自淮至楊管家湖射陽湖白馬湖汜光湖石臼湖暨社湖武安湖邵伯湖皆在淮水東南為湖漕路皆築隄水中為甬道以行舟淮溢則壞甬隄隄東為下河州縣九田廬皆淹明永樂八年陳瑄督湖漕工初漢末曹孫各務屯田廢郡縣置典農建安五年陳登於淮東岸築堰瑄因增之以固淮時謂之高家長隄以其地舊為高姓所居嘉靖時總河曾鈞奏猶謂增高家長隄而於下繕新莊閘至萬曆時總河潘季馴兩河議引府志則謂之高加堰志注云

高加者為護運道并邑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是萬曆以前土人謬說也加高非長策史志傳止作高家堰是也洪澤湖於古為淮浦縣後漸汜為洪澤鎮為淮水所蝕浸淫成湖遂合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並為一湖而昔之淮浦富陵兩縣泗州一州總為大澤不得不以堰為重堰起東北武家墩而南經大小澗至阜寧其時高良澗大澗口多決萬曆三年高家堰決六十里七年補築城十九年易以石工漕七十二溪之水留口門一僅數丈二十三年高家堰又決兼決高良澗時張企程請無修高家堰而於堰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江一由子嬰溝入

癸巳存稿

卷五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廣洋湖注海於堰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而由密灣開出涇河入射陽湖注海議不全行二十四年築高家堰成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泄水入海其支流入江國朝康熙十五年黃河入洪澤湖而高家堰決三十四處十六年以次塞之二十三年斬輔以為河盛則淮漲因以病運病下河因請建黃河南岸之陽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減水閘壩九其因山根岡址鑿為天然閘者七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蓋以清口淮不敵河因於上游減河流入淮以助淮則清口河淮平又以上游河多決溢不能制故為此權宜之法而淮之洪澤

不能不淤也二十五年修築高家堰隄工萬五千六百餘丈
 爲淮之東南岸南起泗州老子山迤東北百五十餘里至清
 口其北岸抵御壩又於堰立三壩其周橋高地就爲天然壩
 以接堰堰成淮出磚工口口外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
 三分爲回溜東南入運外有汰黃堤以禦黃後又添築順黃
 隄乾隆十六年折轉水墩湖北立東清壩河南添禦黃壩於
 堰之三壩增二壩爲仁義禮智信五壩立水誌八尺五寸爲
 啟閉補周橋堰後水誌高一丈八尺八寸後高二丈嘉慶九
 年移禦黃壩於北退東清壩於南修復毛城鋪以下減閘又
 開虎山腰減黃入淮中間十年義壩壞十一年十七年禮壩
 癸巳存稿

卷五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智壩壞仁壩義壩亦壞乃改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南以次
 稍南皆開引河入蔣家壩河出寶應湖二十三年東清禦黃
 各增一壩爲重門道光四年高家堰決復修之十二年改信
 壩於九堡下夏家橋

泰山

史記正義引道書福地記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漢官儀
 云泰山高四十里郭璞云泰山高四十八里三百步泰山道
 里記云明張五典度量泰山節次平水計之高七百三十六
 步六分八釐爲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小滄浪筆談云以
 測望置算比城中試院地高四百七十七丈九寸又三十一

癸巳存稿 卷五

分寸之一

封禁山說

陝西封禁山爲終南裏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郿
 武功盩厔鄠咸寧長安藍田九縣分段管理謂之老林向例
 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開以金川軍報
 開此道較舊驛爲近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內地斫伐老林
 墾田設營五年四月於五郎廳地方立寧陝鎮設總兵置墩
 汛老林量漸所伐地畝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
 區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時由今鉛山分水關置驛
 入今崇安由今廣豐柘陽關置驛入今浦城其崇安鉛山之

卷五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東浦城廣豐之西空棄銅塘山等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
 明正統時處州賊葉宗留據之永豐知縣追捕遇害總兵戚
 繼光討平之遂禁冶設隘置汛戍其地曰銅塘曰張灣隘曰
 楓林隘萬厓時議開冶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寬
 入山竄民請采木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查風
 景山亦書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
 年搜查山中並無藏匪雍正三年江西巡撫秦封禁山事宜
 上諭云若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
 圖利之心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今封禁地
 漸縮削戶部例封禁者銅塘山中零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

大小南田樊嶼鴉頭大佛頭大月嶼若魚山等處荒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為廳而湖南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場以民獠爭墾封禁蓋封禁地由外墾入內則不慮蕪姦而材木地畝民得其利梁書顧憲之傳云時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樵采憲之固陳不可即命無禁此今宣城涇石埭地富庶文秀地當就近人者以次墾之則有利無弊往事其明證也

北海

初以中國不見北海祭北海神於濟源康熙二十五年改望祭於吉林混同江邊乾隆四十三年改於山海關

癸巳存稿

卷五

十一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熱河

睿親王於順治四年七月丁卯奉

駕出獨石口至上都河至喀喇河屯八月乙未還京在前代為朵顏衛地永樂時棄之者也即今熱河地時議築城加賦順治七年十一月王獵于邊外十二月王薨遂停止築城事聖祖御製

孝陵聖德神功碑言停止邊外城工指熱河事也康熙十六年駐蹕和爾和克必喇及喀喇河屯在今灤平縣北今山莊西南三十五里後屢展圍場喀喇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計牧地上供均得厚賞四十二年建

避暑山莊五十二年築城京城往還由十八盤嶺後乃改由常山峪雍正十一年置承德州乾隆五年設熱河道七年罷州改廳移治喀喇河屯四十三年置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廳為灤平縣為府治以四旗廳為豐寧縣八溝廳為平泉州塔子溝廳為建昌縣烏蘭哈達廳為赤峯縣三座塔廳為朝陽縣五縣一州仍舊廳時同知通判銜為知州知縣屬於府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設都統增四廳理事司員則平泉朝陽建昌赤峯地也道光八年承德放照鎮迪道例事務俱歸都統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癸巳存稿

卷五

十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人寫本即菽園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直隸人蓋菽園本最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採用之是洪武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即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可知明詩綜吳伯宗下載靜志居詩話云嘗購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隸止二人蓋沈與朱兩家所得試錄皆洪武六年以後轉寫失真者沈朱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金濤治春秋字仲恬而此本二甲王誼鄧州人下云寓靖江府三甲秦亨貫

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籍治詩經授登州府黃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開封四字後人以亳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亳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亳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六年改屬直隸中立府潁州宏治九年復升亳州屬直隸鳳陽府然則亳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府是年直隸實無一人也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宋史梅山尚傳云熙寧五年潘夙蔡煜喬執中章惇等收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築武陵城關峽城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

癸巳存稿

卷五

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西北爲新化東南北則皆安化地也檢宋志潭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寶慶府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置新化屬邵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毛漸傳云漸知寧鄉縣係利害上使者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章惇分立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修湖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康熙四十三年以寧遠紅苗地立乾州麻鳳鳳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綏廳嘉慶二十一年立昆州廳皆不詳

臺灣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平定臺灣告成熟河文廟碑文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亥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倭寇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邇澎湖於是澎湖設成澎湖由西嶼入三十里曰娘媽嶼可泊舟有統城天啟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皋用閒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

癸巳存稿

卷五

西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湖穩澳增築城守議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漳泉皆可憂北港在澎湖南亦謂之臺灣天啟以後皆爲紅夷所據謹案雞籠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四更

黃宗義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招飢民數萬載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二人給牛一頭芟舍開墾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

余文儀臺灣府志蔡世遠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云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海南直粵之東海北

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繁滋果檳蠃蛤流黃水藤糖蔗靡不充餘固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迪遷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綫尾水淺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顏思齊引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龍降注云閩素有紅夷之患紅毛夷即荷蘭國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癸巳存稿

卷五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皇清職貢圖云喇喇巴本瓜哇故土為荷蘭所并

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噶喇巴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為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瓜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

四裔考荷蘭傳臣等謹案云荷蘭雖占踞噶喇巴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其故號以著

聖化之遠云

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厯間嘗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

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主教與英吉利同明萬厯中侵呂宋泊香山澳入澎湖據臺灣時

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喇巴合將據澎湖求貢市明發兵擊敗之崇德二年復為明將鄭芝龍所破餘眾猶據臺灣

謹案澳門紀畧荷蘭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頑倖非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今又析其名曰

癸巳存稿

卷五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英吉利曰瑞曰璉而此云與英吉利同蓋指居噶喇巴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本荷蘭屬國今侵占荷蘭地

臺海使槎錄云前明紅毛入犯中土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埔騷動

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明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噶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

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即荷蘭一曰紅夷一曰波斯胡在臺灣極西善貨殖無遠不至昔遭風至臺則以牛皮之說誘

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謹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畧云倭不與西洋通市其噶羅巴馬頭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又埋耶穌石像於城關以踐踏之杭州府志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衛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為天主跪像抵其國不蹈天主像

癸巳存稿

卷五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者罪至不赦二文所稱天主像石銅雖異要之跪像則一也天主教不能為禍至安南見西洋船即以札船及殿剿之蓋懲浮泥噶喇巴臺灣之已事也

小厓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可收放生息千百成羣壯闊外腎令壯以耕以輓

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長夜留番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即昏黑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談不以為愧故亦著之以上為

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通夷賊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

賜敕諭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為亞甲必丹物馬綏極僻在西陲海洋險遠虔修職貢朕甚嘉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國取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速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余文儀志引臺灣志畧云鄭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為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

癸巳存稿

卷五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門既而成功舟由是港進

幸存錄云臺灣城亂石疊高數丈用火燬之堅不受敵鄭氏於城外高山塞其水源紅夷乞降

黃宗義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灣臺民導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貫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困成功從之紅夷乞降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會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困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焚之乃遁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蹙乃覬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為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為盜時屯於此

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舟抵鹿耳門阻風濤不得入潮驟長丈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給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據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之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

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丈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

癸巳存稿

卷五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為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

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搗大兵既入兩島之賊爛焉

謹案兩島謂金門廈門

杜臻粵閩巡視紀畧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成功死其妻董氏復立其子錦

楊捷平閩記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議覆福建巡撫吳興祚具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卽

貿易如有順風卽令發回又稟必得覓一空閒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

敕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

敕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身在地方定議具題可也

謹案荷蘭助攻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卽請於閩覓空閒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為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海中東西距一百餘五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蕃明天啟初日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

癸巳存稿

卷五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龍附之其後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

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臺地逐荷蘭夷居之偽置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月臺灣降

杜臻粵閩巡視紀畧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乘大霧襲之水驟涌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

一員駐馬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鄰漳南鄰
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
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調元尾蔗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輝往淡水
雞籠采金一老番曰昔日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
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氏踵之
為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海不揚波皆臺
灣捍禦之力焉

癸巳存稿

卷五

三

連筠蓀叢書
臺石楊氏采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

諭武殿試讀卷官日後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
月初六日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問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
囉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
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並賣
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為措置也

謹案紅毛謂荷蘭西洋謂佛郎機噶囉巴在臺灣西二百
九十一更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翼方經謝崑山

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更其地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有呂宋噶囉巴等處常留漢人
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
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令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
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
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謹案南洋開閉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海壇鎮
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為閩縣五虎門南為泉州惠安之崇
武港南為同安金門鎮又西為廈門鎮又西南為潮州饒

癸巳存稿

卷五

三

連筠蓀叢書
臺石楊氏采

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為惠州海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棄留利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
嶺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
設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
主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
不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
人矣故鄭芝龍為海寇時倚為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
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
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破走
之今退伺於噶囉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乘隙以圖一為紅

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得地數千里其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為蠱惑沿邊諸省斷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齊召南水道提綱云臺灣懸居海中北自雞籠城沿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嶺竹塹中港後龍吞部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東至鳳山有水口二南至沙馬磯千餘里西北為鹿耳門西為安平鎮大港西北隔海為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澎湖西北至廈門二百餘里

澳門紀略跋

癸巳存稿

卷五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

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慮豫防

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佛郎機若大呂宋若意大里亞皆工器械務利耐遠賈沿海而東而

南用越國鄙遠法占地開墾置敘跋戍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曆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恃巨廠大船意大里亞放其廠製成之今澳中十月夷人禳鬼逐紅毛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窩緹呂宋實佛郎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畜盜自底滅此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

癸巳存稿

卷五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蘭既并淳泥噶囉巴又與佛郎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又畏意大里亞過其前佛郎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郎機取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海上警非盜使外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伴為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為淳

泥為鳴囉巴為瓜注為英吉利為瑞為璉佛郎機之據澳也
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為意大里亞所有此
二事取可寶貴而今英吉利日強西并米里幹東并望買打
拉者阿英假滿荅拉沙明雅轄徹里庚新埠莽孤蘆舊柔佛
又東南越海并俺門倘伴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
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於此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為天文生客館耳且
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為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徵君為
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
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為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
癸巳存稿 卷五 五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府州縣同名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
請換印時冠以省名鑄給太平府 安徽 通州 直隸 趙州 直隸
開州 直隸 永寧州 山西 廣寧州 江西 甘肅 忠州 廣西 清河縣 直隸
江蘇 廣昌縣 江西 建昌縣 江西 唐縣 河南 龍門縣 直隸 宣化縣
直隸 安平縣 直隸 新安縣 直隸 西寧縣 直隸 東安縣 直隸
廣西 新城縣 直隸 寧海縣 浙江 廣寧縣 廣東 桃源縣 湖南
甘泉縣 江蘇 山陽縣 江蘇 華亭縣 江蘇 建德縣 安徽 鳳臺縣

癸巳存稿 卷五

安徽 太和縣 安徽 懷遠縣 安徽 定遠縣 安徽 太平縣 安徽
山西 新昌縣 浙江 樂安縣 江西 樂平縣 江西 德化縣 福建
江西 廬溪縣 湖南 安福縣 湖南 石城縣 江西 興安縣
江西 東鄉縣 江西 龍泉縣 江西 永寧縣 江西 長寧縣 江西
四川 山陰縣 浙江 石門縣 浙江 昌化縣 浙江 永定縣 福建
安縣 福建 永福縣 福建 長樂縣 福建 海豐縣 山東 清平縣
山東 寧鄉縣 湖南 大寧縣 四川 鎮平縣 河南 咸寧縣 湖北
寧縣 湖南 會同縣 湖南 寧遠縣 湖南 新寧縣 湖南 安化縣
湖南 安定縣 陝西 石泉縣 四川 三水縣 陝西 皆隔省者同
一省則江西吉安廣信二府皆有永豐縣稱吉永豐廣永豐
癸巳存稿 卷五 五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今廣永豐改廣豐直隸通州為屬州江蘇通州為直隸州江
西寧州為義寧州山西樂平縣併入平定州直隸新安縣裁
癸巳存稿卷之五

癸巳存稿卷之六

黻俞正變理初

喀爾喀伊犁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等疏請恭上

尊號

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是

聖祖真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和致召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

癸巳存稿

卷六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伊犁厄魯特自噶爾丹滅後

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背

恩恃眾累世侵擾至達瓦齊昏弱失部眾心四衛拉解體

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

高宗真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倡亂四部

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三部汗其地萬

餘里今為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姪阿拉布

珠爾自藏來歸時土爾扈特與伊犁為仇北依俄羅斯

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

訓

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犁斷不可許爾止言我皇上惟願天下萬國安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即代奏亦斷不許又

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下人伺候不周須代隱藏不可令其官長得知是

聖祖仁覆萬國遠過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

高宗納之至今為牧圍得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為亘古所無皆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

癸巳存稿

卷六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臻於厥成武功焜耀要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即

開國亦然

太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兼弱攻昧理勢宜然迨兼九部則明人必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

太祖屢言明國欺陵太甚其力戰以無可奈何薩爾滸之捷規模始定迨七大恨既申定鼎瀋陽

太祖

太宗聖意止欲盡撫蒙古與明為鄰國

太宗聖德淵冲天命十一年十月與袁崇煥書天聰元年正

月四月兩與袁崇煥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二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議和皆不荅三年十月破紅山口十一月克遵化與巡撫書又不荅於是出薊州三河通州進薄燕京克良鄉固安圍內外城十二月已卯班師留書二一德勝門一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

滿洲國皇帝號毋自製國寶

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使明製印明又不從至是議和又不荅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遣書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遂班師又不荅五年十月與祖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宣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明崇禎帝書皆不荅七年六月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栞

與明崇禎帝書八年四月作書議和令朝鮮轉達七月次宣府八月戊辰至大同與代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月與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大臣書皆不荅崇德元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延慶過清苑至安州克十二城三年正月與宣府書議和不荅八月兩翼伐明九月右翼自牆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征松山三月庚辰捷而兩翼兵亦捷左翼由通州分兵一由運河一依山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清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繞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郡王一四月師旋七月丁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荅五年九月睿親王松山捷

十月鄭親王錦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松山捷七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錦州明帝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杏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為後來諉過地君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

太宗實欲為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證也且

論以來往書式明帝二臺朕一臺寫而明君臣無敢主其事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為奉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牆自薊州至兗州克城八十八八

癸巳存稿

卷六

四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栞

年六月師旋九月寧遠捷順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壬申吳三桂以明亡來乞師已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睿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宣捷七月癸巳以遷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乙亥

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卯朔御皇極門今

太和門

詔以燕京為京師遂定天下

阿拉善

入內地

詔張勇逐出邊

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

謹案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之公在康熙十五年噶爾

丹於十六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刀

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

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竭力

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諸法令

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補情詞哀懇姑免

癸巳存稿

卷六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此一次嗣後毋違法律肆擾自干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來朝

上賜晏賚以優禮之乙亥

上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願實汗爾叔鄂齊爾圖車

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噶爾丹攻滅鄂齊

爾圖車臣汗併吞其眾頃者爾為噶爾丹襲厥奔來邊境將

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即寬

宥今若徙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遵特念爾

祖爾叔故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袞

布阿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自爾身

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於寧

夏甘州邊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賀蘭山陰自甘

州之鎮番塞口至額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里為界三十六

年奏願以所部編置佐領為旗一

兵考蕃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住河套西在寧夏

涼州甘州邊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

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地方

康熙三十六年封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為多羅貝勒

謹按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詳雍正三年

癸巳存稿

卷六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哩子玉

木楚木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四十八年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襲貝勒

又云六十年玉木楚木長子沙丕多爾濟襲輔國公

謹按考有五十二年二月玉木楚木子襲輔國公未詳

又云雍正元年沙丕多爾濟以軍功晉封固山貝子是年其

部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

謹按阿寶沙丕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權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鹽務官怡親王允

祥等議覆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稱臣在西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寧軍民賴食此鹽臣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寧通判移駐管理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鹽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謹按此阿拉善王南徙之事諸書或云阿蘭善或云阿拉山或云賀蘭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爵封茲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阿拉善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言之雍正元年平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顧實

癸巳存稿

卷六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汗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順特二十旗皆顧實汗後又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特二旗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番族西南及康衛南通四川雲南矣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出察罕鄂伯圖下流為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渺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忽蘭為紅甘肅通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番陽屏西夏延亘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賀蘭故以為名其山從首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按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刺山之東吉蘭泰鹽池之

南輿地考以其嘗遷博羅沖科克不詳命名之義及博羅沖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厄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非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坐事降貝勒

又云九年十二月以敗噶爾丹策楞復阿寶多羅郡王

又云十年正月古木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

又云乾隆二年古木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襲貝子是年沙不

多爾濟卒其從弟袁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

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

癸巳存稿

卷六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準部從軍晉多羅郡王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贊涇陽所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軍功晉親王
謹按是年平烏什亂

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

又云三十二年袁楚克子多爾濟色卜騰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山西幕客所集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與山西

巡撫農起會奏鹽事農起奏片言蒙古現在積存鹽斤以有餘補不足兩有神益

諭以此係周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再議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茲阿桂和珅復調阿拉善兵七百名兼程赴蘭協同剿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圖克圖即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

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巴爾襲親王

癸巳存稿 卷六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石峯堡回匪滋事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在大兵後策應圍柵時在卡噶外

御製遲速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磨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城雍正間遷阿拉善王於博羅沖可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即以定遠城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云賀蘭山厄魯特東至陝西寧夏西至甘州南至涼州各府邊境北至瀚海表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晉政輯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水運以臨縣為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造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石共計二萬八千斤石七運至山西例食口鹽各地方販賣

謹按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各有官

癸巳存稿 卷六

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鹽土鹽口鹽番鹽定地山西口外又有鄂爾多斯旗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賀蘭山近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許偷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為之禁五十六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較廣然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地也其阿拉山鹽行山西者年額二萬石收銀四錢共銀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陝甘帶兵總管長齡奏稱遵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爾率領原兵仍回游牧謹按時剿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

諭新襲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著加恩承襲扎薩克親王即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年班或於本朝召見再賞差使

京報十年五月

諭阿拉善鹽應減運四百萬斤

謹按阿拉善鹽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回時減

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泰鹽池

歸充公用

謹按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癸巳存稿

卷六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京報十二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住房充公作

為吉蘭泰鹽務磴口運判衙署

磴口甘肅地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

諭加恩即照從前八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示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月甘督奏吉蘭泰鹽池歸官屬寧夏道兼管

其坐商由甘肅招充運商由山西招充所有

恩賞阿拉善王銀八千兩亦由鹽政月領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

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布王曰

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

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拉布王

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者

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套事會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

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

矣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諭曰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聚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年十月

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奏俄羅斯國遣使來學

癸巳存稿

卷六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侶徵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撒納特衙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

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積蒐輯竟得書一百八十七條

草野討論亦云富矣問之館中寫書者

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二有俄羅斯地方分界圖

一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圖一幅紙本縱

二尺五寸橫三尺七寸

內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錄前雖有輿圖而大略不詳水道

提綱則界之又難海國見聞錄僅依荷蘭英吉利一隅亦非

其真也謹按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

測北極高下東西俄羅斯地南面近我下倫者亦略可見也其四裔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為後順治時遺漏太甚

聖祖平定羅刹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

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例刪之今禮部所刻則例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京文館東門外北池街西月費人制錢三千文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之始起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為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自署俄羅斯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推之當南北朝癸酉歲為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刹西域見聞錄亦言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回部傳聞亦合明時西夷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洛侯四裔考俄羅斯傳因之且言侯乃侯之形誤斯則侯之聲轉檢魏書太平真君四年烏洛侯入貢在太和癸酉前五十一年時俄羅斯尚未起順治十二年

世祖賜之勅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無使命

達中華則不得有魏時入貢亦不得如張玉書文貞集言順治二十三年貢使至也且魏時烏洛侯必非侯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渾國並云蓋後魏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是侯渾護同一對音字不應就中國字形嬗為侯復轉其音為斯以就西夷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俄羅斯當魏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鳴林謂圖里琛曰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番瓦什里魚赤始稱汗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山托波爾阿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蘭楚思諸

癸巳存稿 卷六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國爭取控噶爾汗地是其國元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理志後西北地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諸王莽齊叩擊欽察因服斡羅思即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赤今對音卓沁者分封西北自京師驛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蓋有今時俄羅斯地非即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紀略云阿羅思即古大食為元太祖之弟所滅即以封之號察罕汗龔之鑰後出塞錄云阿羅斯為元世祖長子之裔皆非事實龍沙紀略又云康熙丙申彼國來互市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貞集全祖望鮎崎亭文

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國表稱一千一百六十二年者俱異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卓沁非元初卓沁滅俄羅斯也其第一汗亦非察罕汗其稱年上積太古如康熙十二年土魯番稱千八百八十三年康熙十八年意大利亞國王阿豐肅稱天主降生千六百七十四年明史瓜哇傳明鄧士龍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亦記宣德七年瓜哇國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各有所沿難以中華例言也其都記由莫斯科達斯科三皮提里普爾蓋直史記奄蔡東北四裔考言魏為烏洛侯唐為骨利幹點夏斯元為吉利吉斯昂可新特言所兼

癸巳存稿

卷六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併地非言其本國其先所居當在今右哈薩克部之西今右哈薩克古大宛地部內有塔失干則魏石國地北史西域傳言石國居於藥殺之水唐書亦言石有藥殺水在大宛北部又言有恒羅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大唐西域志亦言有阿素洛阻羅私補時國老學叢談亦言塔刺思城莽資叩之師亦言幹羅思極西也其後始至東北王世貞身州史料言王同祖任司業以元裔歲大人殺掠上書請捐數百萬金以開遼北荒外之部落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蓋俄羅斯時方漸盛及其後又拓東南南侵黑龍江兼併布拉特兀良哈而自康熙二十六年以來服我

癸巳存稿 卷六

列聖威德不南侵一步亦可謂審於天時地利者矣是以君子樂道之也其地東至海西至海北亦至海沿海小部皆其屬國雍正初年又嘗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即控噶爾之王庭而務魯木之喇嘛咒毒蟒以禦之則其地西南接五印度佛書言此間浮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為中崑崙東及東南東北者中國為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為一大國崑崙北及西北者洪裕爾為一大國洪裕爾以其地入俄羅斯而揆敘際光亭雜識言洪克爾國即都兒克俄羅斯嘗入貢管幹珍職方志言控噶爾回城千四百餘在俄羅斯西北馮一鵬塞外雜誌言纏頭回子之富強而以準噶爾當

癸巳存稿

卷六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過俄羅斯及纏頭回子云云七十一西域見聞錄以俄羅斯西南圖里雅斯科之控噶爾汗當洪裕爾全部且云在俄羅斯北其地十倍俄羅斯亦失實矣唐會要四夷附錄云鴻臚卿王忠嗣案西域圖羅刹支國其北陀拔思單東都盤西沙爾南大食羅刹支是其人之稱蓋依於石隋書羅刹在婆利東屬南蠻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太平廣記引國史纂異云林邑貢火珠得於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紅毛之黑鬼能沒水唐人亦謂之崑崙其他海陬惡物以羅刹惡佛佛亦惡之故凡人物惡者皆謂之羅刹嘉慶十年十一月粵海關監督奏路臣商人至路臣即羅刹對音羅刹者如

一一一

中國自言華人耳實則羅利乃其部人自稱之名閭若璩潛邱蒞記謂俄羅斯必非羅利譏京師貴人為不考是讀書而不明理也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利者外國誕誕道人也則指羅利之天主教言之而楞嚴經卷九云四種阿修羅一鬼趣一人趣一天趣一畜生趣翻譯名義集選云夜又或名藥又舊名閱又云勇健亦云暴惡或云貴人鳩摩羅什曰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在天羅利此云疾速鬼又云可畏或云羅又此云護士若女則名羅利斯此皆僧徒狂談非其本義俄羅斯皆羅利其國有出使喇嘛又有住京喇嘛異域錄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四日使臣謂托波爾噶噶林日爾商

癸巳存稿

卷六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人乞准送能通經典之人中國大臣代奏

皇上恩准所有行教番僧外科良醫我等自土爾呼忒回可以攜去噶噶林云番僧見在預備醫士已往莫斯科窪調取學校考云雍正五年俄羅斯國遣其官生魯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即舊會同館設學四裔考云雍正五年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官給養贍願回者聽國子監則例乾隆三十六年六十年兩次所修本皆同云雍正六年俄羅斯遣子弟入學此俄羅斯人會典國子監鄂羅斯學助教二人掌分教鄂羅斯子弟又內閣俄羅斯學則八旗學生二十四人學俄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滿漢羅斯語為番譯者本四裔考乾隆四十六年奏書其學蒙古接話學生送庫倫辦事大臣代奏

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良醫取之舊都而番僧由托波爾預備蓋以西畢爾寄居蒙古為之

泰陵聖德神功碑言厚俄羅斯國人之賞資聲教漸被遐荒指此事也不信佛而能兼用佛異域錄云其國用天主教歸附之人聽各從其教蔣友仁地球圖說謂其國流傳天主教典及聖賢傳記然亦非天主教蓋以其使人學喇嘛也嗔妒忿狠豈不悖哉羅利即古之羌盛京通志物產蔬部阿羅素菘注云俗呼老鎗菜禽部千里紅注云喜食蘇子俗呼蘇雀黑龍江稱為老鎗雀出俄羅斯地其以俄羅斯為老鎗即老羌對音方拱乾絕域紀略云邏車擅烏鎗為老羌蓋不

癸巳存稿

卷六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知對音之義其云蘇雀即阿羅素雀急呼秦漢羌在西方其瀚海以北不能知也吳兆騫秋笈集巴大將軍東征邏察詩注云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後集云康熙甲辰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師東伐流人強壯者供役軍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是雅克薩羅利自稱為羌又自述起烏孫今或云漢之丁零丁零亦羌也其人近西海者紅黃髮亦謂之紅毛見海國聞見錄其地直興安嶺之北楚庫柏興之色楞格河東岸烏的柏興之西北及柏海爾湖與鄂遠汗洲皆有蒙古人居之至厄爾庫城始少蒙古人迹聶謝柏興西北有鄂斯提雅蘇克別一種類又有布刺特索倫人又有康熙五十年間

西洋被擄將軍雅納爾又託波爾城西額爾濟斯河上有庫
程汗所遺人俄爾斯號之曰塔塔拉元太祖初起時即旁收
塔塔拉部今其人亦歸俄羅斯有入天主教者其不入教者
自供佛像其圖又有西費雅斯克人索里喀木斯科西北四
百餘里之改郭羅多有別爾馬騾人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
如中國腹裏之有苗種索羅博達地有西費雅斯科人五千
餘戶皆西畢爾斯科所屬其西則喀山喀山斯科城外有車
爾米斯人皆削髮言語殊異又西南八百里額爾濟河亦作
納為土爾扈特游牧土爾扈特亦有居近喀山者其喀山東
南馬行七日約千二百里至塔爾斯科又東南行十四日約

癸巳存稿

卷六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二千五百里為託木斯科為衛拉特哈薩克拉哈爾巴接壤
處有塔塔拉回人巴拉巴忒人雜處見異域錄其地直中國
西北有黑睛人見西北域錄是與唐時夏豳斯相類古堅昆
地也亦俄羅斯所併額爾濟納河北有土爾扈特五十萬戶
烏巴錫所遺者見西域見聞錄今雅爾地斜接俄羅斯託木
則額爾濟納河至伊犁所展卡倫不過五千里我使臣所經
索里喀木斯科為其國莫斯科窪斯科舊都運鹽之處自改
郭羅多至莫斯科窪不過二千二百餘里我使臣於康熙五
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出都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京赴
暢春園具疏稱經其國南境兩斯科行百七十餘日乾隆二

二十一年九月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來

高宗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注云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
至則來程已二年餘或由其都城畢使事而後來也乾隆二
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致撒納特衙門索阿睦爾撒納二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已得信回自我都城至彼都城往返僅
百餘日蓋急遞也阿額幹鄂俄羅斯備邊洛路勒斯蘇素羅
利邏車路臣皆對音字茶餘客話云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
余謂此對音字之難也今有常言使山東人以對音別字書
之山西人即不能解三傳人名地名多不同字蓋其驗矣丙
寅八月

癸巳存稿

卷六

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羅利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利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
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
羅利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利
王名阿修羅欺陵佛並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
則皆以羅利名之故有在山羅利有在海羅利有飛天羅利
皆假名羅利而於真羅利無與也羅利至今俄羅斯而極大
潛正剖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利謂長安貴人為不考閭蓋略
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羅為利何得謂之定非也
書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即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事實其言土爾扈特背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西人多謗土爾扈特者所聞真偽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

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南來由伊啟之越數日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阿布資領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立打仗部眾散失今自奎屯聚眾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聞錄所敘略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犁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尚眾又當計無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事不為眾曉徒以烏巴錫即烏布沙棄俄羅斯而來其部眾不思勤儉立業偷盜賣姦為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四衛拉特者綽羅斯特和順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而綽羅斯最瑞士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和鄂爾勒克與綽羅斯特汗巴圖魯渾台吉不合遂攜子書庫爾岱青以眾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河南馬努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棚楚克渾台吉瑁也生阿玉奇渾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

拜佛還經伊犁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順特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札布車臣汗長女嫁渾台吉子鳴爾丹鳴爾丹殺車臣汗占其部車臣汗孫日羅卜藏哀布阿拉布坦來歸

聖祖賜以河套游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鳴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兄也車臣汗父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鳴爾丹死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爾率眾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不得歸康熙四十三年亦來歸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 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為所羈阿玉奇夫婦兄妹子婦及部眾皆戴 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 聖祖鑒其誠使圖里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晏勞請使者使者之歸也阿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厭而阻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得所仗者

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汗故吳使者並多餽遺感念

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沙克都爾札布嗣沙克都爾札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為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默啟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捨伊犁之故其部眾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棊

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能直受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

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為大也車伯克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袁札布之後今封親王當圖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敦多布進

大皇帝鳥鎗一杆使者問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為

大皇帝禮佛祝

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札爾以乾隆三十九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岐視而土爾扈特獨蒙惡聲故詳檢官私著

述為訂證之

荷蘭

荷蘭今多併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貢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香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洛居及淳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亦嵌城也其地在東南海中我

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寧被剿復入海日

本人峻成功取臺灣地舟師入鹿耳門荷蘭敗去既而聲言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棊

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熙二年荷蘭國出海王

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逆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

頒

敕諭二道禮部官員筆帖式齋賞資銀緞前往同該督給

付荷蘭國人帶歸亦以荷蘭與鄭氏深仇故因用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

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攻取二島時鄭

成功子鄭錦自漳泉敗逃入於海而廈門金門猶為所據

上厚集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曩者曾用荷蘭夾

板船得捷

謂三年之役 故復

諭荷蘭助剿乙亥

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檄荷蘭迅具舟師務令如期而至三月庚戌

上以荷蘭舟師為鄭錦所阻音問不通宜即進剿不必俟彼師至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灣府蓋即明周嬰東番記所言之臺員而荷蘭偏師據之既為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居及浮泥又以鴉片煙誘噶刺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役其人其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出海王者其國分出之眾與意大里亞持世王之居廣東香山澳者同

癸巳存稿

卷六

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聚

國典俄羅斯接壤

聖祖諭為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蘭本在西北而遠戍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貢道初由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注輦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輦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入貢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主客所掌諸番南方注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詩集注云注輦鸚鵡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

趙汝适諸番志及宋史外國五並云注輦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二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使者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至占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郎山又二十晝夜至廣州之琵琶洲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以知為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云西至天竺二千五百里與劉敞言舟行半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明時西洋人語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趙彥衛雲麓漫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輦國元史謂之俱藍國云俱藍與馬

癸巳存稿

卷六

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聚

八兒足以綱領諸國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自泉州至其國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夸語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日瑞日璉者荷蘭并之今其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番說注輦未能詳故附識之嘉慶甲戌三月朔書於拜斗殿寓舍是日新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管子輕重乙篇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藝文類聚及開元占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引尸子廣雅釋地禹所治地並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

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引考靈輿地之四遊升降應廣厚三萬里有始覽地形訓注並云子午為經東西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經緯本織言之人南北坐立經自屬南北緯自屬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戴東原云此古今通義西洋人故反之以變亂名物為艱深也其四極則有始覽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訓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知注引詩舍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引同占經又引河圖括地象

癸巳存稿

卷六

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長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麻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橢長文子云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橢長也天問云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而地東西衍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稔何條屬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

癸巳存稿 卷六

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圓則九重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漢一為月天二辰星三太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恒星九左旋天按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此取通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謂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輿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巫咸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為月食星星見為星食月開元占經引姜岌渾天荅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暉云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

癸巳存稿

卷六

天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故為其疎也

天門

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度鑿云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第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雪賦注引詩舍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

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藏陰於已也此渾天所不說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日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暝喚行南時大暉行北時嚴殺此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煦燭龍即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又別有燭龍文選注引詩含神

癸巳存稿

卷六

无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楚詞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龍祝為晝暝為夜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梁四公記太平廣記八十云龍杰曰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鐵圍山當即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渾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渾宗亦可怪矣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来術士不悟也

歲星

保章氏注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甘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尚全漢書律厯志已言歲星所行依左傳即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疎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天三百六十度之三十度又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五強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攝提

大戴禮用兵云桀紂厥暴厥失制攝提失方盧辯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也史記厯書云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漢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皆言厯失不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月氣不相應開元占經五星相犯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衡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厯書攝提無

紀集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李尋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占經歲星名主引石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為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歲星行度並引甘氏星經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婺女則攝提為太歲與歲星為二韓非子飾邪篇亦分攝提歲星為二而石氏有攝提六星占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高誘王逸即摘攝提為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以紀歲凡五義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為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義同蓋以寅為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生於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持攝萬物使之至上則兼明古人名

星攝提之義凡古訓皆有由起可為寶貴

日月古證文荅宣城張徵士炯

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并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踰鳥注云踰蹲也說林訓云鳥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有修短也言鳥在日中而見注云雛禮爾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雅神笠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上者說文焉云凡字鳥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說日篇云儒言日中有三足鳥充意非之然以此知古儒說開元占經續漢志注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鳥廣雅釋天云日一名陽鳥五行大義云三足鳥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呼似鳥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熱內陰象鳥也山海經云黑池北有陽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枝皆戴鳥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日中九鳥皆死此鳥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詩推度災云月

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兔也乾鑿度文同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演孔圖云蟾蟾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訕合陽也中氣似文象陽動也兔之言僖僖呼呼溫暖名也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為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月為刑而佐日見食於蟾蜍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詹諸注云月中蝦蟆食月楚辭天問云顧兔在腹注云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而顧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月中有蟾蜍論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兔蟾蜍順鼓篇云月中之獸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兔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者何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大唐西域記云波羅尼私國三獸塔兔為帝釋入火帝釋除燼收骸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正理門論曰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眾生見而發意故也案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兔王經第三十一其取骨置月晉時有此說此兔與蟾蜍古義也晉傅咸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搗

藥興福降祉此白兔搗藥古義也謂蟾蜍即嫦娥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也母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文選遊仙詩注引許慎注云恒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儀恒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織阿月御也索隱引樂彥云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度數躍入月中因為月御此蟾蜍恒娥虛上夫人織阿古義也

癸巳存稿

卷六

請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棗

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安天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復生佛書因本經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中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姚秦佛陀耶譯長阿含經云以閻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影積字樓炭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閻浮提高四千里枝映二千里影現月中酉陽雜俎云須彌山南面有閻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所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此仙人桂樹樹影吳剛古義也或曰仙人為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

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道經一作戒經按索
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人當是丹中仙
人東漢人見戒經當是丹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已古
元人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桂為月中木
居西西金數四色黃且開以秋按其說不然酉陽雜俎云桂
花三月開又云月桂黃而青蕊四瓣又云牡桂蒂紅黃三瓣
花白六瓣皆開於春所謂茵及木犀則秋開俗謂之桂非月
中桂佛言須彌南大樹蓋說文之檉崑崙河隔長木也禮記
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二十五
癸巳存稿

卷六

靈

靈

連筠簪叢書
靈石楊氏采

年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
社或曰齋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
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營之文選史述贊注太平
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精為
日地精為月周禮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
陽制故月上屬為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開元占經引
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引春秋考
異郵云地生月精為馬續漢志注引靈憲云月者土地之精
也此地為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品闍浮提音義云正言瞻
部提瞻部者香山上阿耨達池南大樹名其葉上潤下狹提

癸巳存稿 卷六

者洲也洲形似此樹葉故取為名合之因本阿含知樹影即
地影酉陽雜俎云或云月中蟾桂為地影空處為水影瑜珈
論云大海中有魚鼈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此地
影水影古義也何遠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非物影今以半
鏡懸照而物象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知非影也酉陽雜俎
云太和中一人言月形如丸其影乃日燦凸凹處夢溪筆談
云以木為丸半塗黑白轉側視之月晦明之形備矣此圓凸
古義也其義或是或否然古言實如此吁亦奇偉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

癸巳存稿

卷六

靈

連筠簪叢書
靈石楊氏采

聖祖御瀛臺澄懷堂召見尚書庫勒納等奏對畢庫勒納請
日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故何也
聖祖諭之日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
以黑龍江地方日長夜短日落亦不甚暗謹按夏至日長者
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夏至晝六十四刻冬至
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屯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
五刻冬至晝三十一刻阿拉坦淖爾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七
刻冬至晝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六刻計者
也明時百刻京師冬至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刻
正統十四年頒大統曆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晝長六十

三一

一刻見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造書者私意擅改今按此事五行志麻志未知采論而春分後日加長秋分後日加短實為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讖南北里差亦證渾天之妙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燒羊腓熟天即明此夏至也冬至燒羊腓熟天即夜矣道藏太平部太平經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域分為小部日月運照莫不共之而有明不明者所處異也此經為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髀之義但以東西言之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武亦及之又雜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極皆出地上此於地圓不能通又云意大里亞西北四國南界冰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星見為夜日入後二刻日出前三刻皆為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士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又云商刻也三商舉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為昏日出前三刻為明與蔡邕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呂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開元占經王蕃渾天象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其增減則鄭注考靈曜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略言之蓋古法如此書正義以鄭為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矣

癸巳存稿

卷六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堯典刻

古刻

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請以質之地球圓也視圓物者一綫相直即見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頂日輪光射地球必過地球之半如此則月朔及月食既皆富有明如環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年為夜之事矣故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蓋天也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詩東方未明正義云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減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注此書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注日日中宵中者日見之

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漏五十五刻王肅難日知日長之漏減晝五刻不意馬融已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夏至夜刻為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肅之此言獨為不妄月令正義云鄭注尚書日中晝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略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經者當增附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文志云吳王蕃

癸巳存稿

卷六

堯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厯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徑一圓數贏三一四一五九二七兩從內不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贏兩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大率徑一一三而周三五五外十則內七圓七一方圓皆同斜直則方五斜七圓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用以為率開元占經引沖之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比贏數猶贏且即陸績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奇恭讀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

論大學士九卿日朕觀圓三徑一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圓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為舛錯可勝言邪徑一圓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小數

升斗小數為合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糠粃糶以十遞減法碼小數為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遠巡溟清須淨以十遞減又有糶糊等長短小數寸分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參差互求則愈析愈多如天體整度則度為三千六百秒秒又析微纖忽芒塵六十遞減之小數猶當別

癸巳存稿

卷六

罕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立率始能求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析粒析毫而計之且無可計也康熙二十四年議修賦役全書及給由單刪去抄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民實無所加蓋抄絲以下非權量所能較徒滋簿書飛洒駁查之弊也二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定地下數以釐為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知銀數以毫為斷米數以勺為止

積元

漢書律厯志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紂後一百二十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厯志蔡邕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

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歷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辛卯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丁丑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算上求置算不同故積元不同郎中馮光沛相掾陳晃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咸熙二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百四十五年當依乾鑿度接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是六字誤也宋人謂所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談宋史韓顯符傳云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五十七年專依皇甫謐等言不足信開元占經

癸巳存稿

卷六

聖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九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闢天地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矣

周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為元者乃周正朔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合日月必以三

合為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十萬年者朱子注孟子離婁引其說毛氏奇齡以為大錯言凡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聞造憲先置閏者毛習聞夏正起正月甲寅朔旦立春則不先置閏若周正起中氣安得不先置閏先置閏所謂歸餘於終則有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周人說周法至為顯確何須毛氏聞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巔憲不得周魯之旨唐御刪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資革弊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石經

癸巳存稿

卷六

聖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御刪定禮記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其說誠是真正寅朔則所謂履端舉正者與周同而歸餘則與周法異也

恒氣論

恒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育元等於三道進退言之取詳其合朔用何承天三大三小則委婉陳之儒士星翁兩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創定氣定期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以定氣定期名其法又別古法名曰恒氣平朔前史無恒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髀算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

衡第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青道赤道白道黑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足證蓋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緯及古憲皆言度四分今推恒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簡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嬉文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志已有此說按續漢志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劉歆所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洛書乾曜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截蓋天第四衡爲之其迹可按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小分增於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雪立春與立冬長短分不齊則九道之效熹平時馮光陳冕言朔與憲癸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大及三大二小之漸至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邕及

癸巳存稿

卷六

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之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五行各王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卦驗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爲節十五日七分爲氣凡日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爲法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

癸巳存稿

卷六

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煙波釣叟歌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案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元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文類聚引河圖挺佐輔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戒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

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仗五兵
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藝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
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元女授黃帝兵
符伏蚩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
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
於帝帝驚悟求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
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黃
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大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
道人披元狐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
即召問風后置壇祈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為文佩

癸巳存稿

卷六

靈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按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
洛見鯉魚長三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
及御覽並引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
帝令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遁其甲
故曰遁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裏按說苑云黃帝於中宮鳳
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
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帶黃冠齋于宮
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
篇題正義引元命包云鳳皇銜書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
正義引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置帝前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引合誠圖錄運期云黃帝游元扈上洛與大司
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有鳳皇銜圖以置帝
前帝再拜受圖御覽四十三九百十五作合誠圖二百九作
緯洛書錄運期故兩著之路史注作河圖錄
運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按乾坤鑿度河
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綿非
文而後風后演云太一天一星斗同銜卦錄神算通天地之
鉗奧神謨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
極天幽宋真宗軒轅本紀云元女教帝三宮秘畧五音權謀
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為式用之創十八局刊本
作百
八名曰遁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按月令正義引有陰陽

癸巳存稿

卷六

靈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式法言陰局陽局也太白陰經云經曰俄有元龜巨鼈從中
水出含符置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綿非綿以血為文曰天
一在前太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
六儀為陰陽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
五將具武經總要云陰陽二遁存諸秘式則局各五百四十
也歌云太公刪成七十二按太一金鏡式云自太公張良以
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
周公時約為七十二局是太公之事也歌云逮於漢代張子
房一十八局為精藝按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
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

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見於古緯黃石公書
卽風后書其爲遁甲無疑矣軒轅本紀注亦云漢張子房共
向映一云四皓四字係道藏本校文誤連寫之議之爲十八局此歌語皆有
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木生于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
生于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
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
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是
午戌寅土合與寅午戌火合各視盛衰得時占之五行大義

癸巳存稿

卷六

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聚

云土受氣於亥生寅卯葬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
辰然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合
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又自有三合與金木水比也吳
曾能改齋漫錄引李鼎祚連珠集論五行終始云水系包在
巳木系包在申火系包在亥金系包在寅止四行無土吳曾
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生二浴三冠四臣五
君六妻七病八死九藏十止十一渾十二育卽今長生沐浴
冠帶官旺衰病死墓絕胎養舊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爲
系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爲順言止絕非理也淮南以
藏墓爲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證之可見然則土當系包於

卯今星命家戌藏戌土午藏巳土是也寅亦應藏巳土而云
藏戌土爲失本義術士又或以土三辰附寅午戌又以木方
克土不能並生洪範五行之說土生于申陰陽選擇諸家則
言土寄生寅因不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
伏而長也然則詩正義引詩緯汎厥樞云大明在亥爲水始
四壯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不合
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顓頊法時所推就四孟比經
義土在四季也高堂隆言土生未盛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
與三合異也

九梁星

癸巳存稿

卷六

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聚

九梁星名見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開元占
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民間亦盛行太平
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屬廉貞祭時見廉貞將軍
金甲執戈長三丈按其術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
破軍七名列之而以子丑寅卯辰巳午子亥戌酉申未午十
四生命依次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吉不全則行掩鎮其咒
甚鄙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圍人爲北斗本命星
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景盧夷堅
志數有其事

羅盤

羅盤近裏為十二格次為二十四次為三十六次為七十二次為三百六十格就外格彼此相勘其緯蓋直方位蓋審其舊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就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即得其位嘗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由

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異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車上用之以子內向午向轅置盤不動針之所指即車所向之方舟行者嵌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柁樓與時行羅盤比校用之其水路蓋準覆驗門宅墓但以子內向尤易辨也又見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盤但以午向日兩牆無影則

癸巳存稿

卷六

癸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針之所指即其時刻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闕從天即是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後不傳此器耳若以偏東偏西為南蓋西洋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取可為據日月隨星躔出入戌則中在未天寺蓋在精舍東僧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未位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邪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

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禧顯慶天度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肺腸矣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按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干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

癸巳存稿

卷六

辛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十一卷其圓夢之法徑情直遂而竟得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樞有淫邪發夢篇占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帝長柳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檀弓是其義也列子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唐明皇自言夢見太上老君宋真宗則與其臣共言見神人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青衣人傳天策上將令不可解矣

癸巳存稿卷之六

癸巳存稿卷之七

鸚鵡正變理初

心竅

史記股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剖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

癸巳存稿

卷七

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亭

說文云亭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亳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社亳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亳說文又言亳在杜陵古事

癸巳存稿 卷七

明矣顧即不問此義許自言漢亭漢京兆杜陵自有亳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食鄒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注云鄒音輸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鄒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魏其縣言侯國周止實

癸巳存稿

卷七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日治國聞明刑索隱附史記本云為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

解治古文按徐云一日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古文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為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駟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置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子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

義亦迂遠遷云安在蓋指始皇本紀云置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迹之興起于閭巷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為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妻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為媵故曰不敢以成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

癸巳存稿

卷七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圉欲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即辰嬴也左傳文六年云辰嬴嬖于二君又云辰嬴賤班在九人蓋秦致五人辰嬴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為他妻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也襄公之母偃姑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也以序推之

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歟史記晉世家云
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
人數歟九人之年惟季隗可知僖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
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
之詞以親姊子不可為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姪婦尤不可也
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為乎故為質言之如此左傳言
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嬰史記趙
世家亦刪之而謂文公未出亡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
癸巳存稿

卷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
唐昧死焉按爾雅云穎為沙說文云楚東有沙山水經注謂
開封扶溝開渠水即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
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泚水而軍為今南陽唐
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瀟縣
亦有泚水是穎南夾泚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
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即泚邱地在穎沙南秦
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昧荀子
言莊躡起楚分案莊躡莊王子孫為將定滇會秦人奪楚巴
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滇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

解引許慎云地名漢志健為有大泚水在今敘永廳當黔西
滇北近莊躡事然非唐昧事也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召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
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
為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日子晰案上下
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為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
為夫人十六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為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
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
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

癸巳存稿

卷七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前六年是為惠后者
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為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者
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
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
娃之子婦索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
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
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
怪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東哲言太后纔年三十有奇蓋
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年為十二歲又自紀
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其後不得老不知老太后

常稱恃輦是儀制恃粥亦飲食之常索隱以恃輦恃粥云云以為吳娃漫引束皙以太后為吳娃遂以吳娃為惠文后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隱以吳娃非前卒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束皙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為惠文之母豈得諡為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為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贖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為三百五為五百索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

癸巳存稿

卷七

七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貨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秦路資相符益以己貲敷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姬何比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

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

癸巳存稿

卷七

八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史為記載之書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泰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泰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間所說著于篇其人見於六藝即為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即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為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顯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為傳其怨又未嘗

違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閒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閒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

癸巳存稿 卷七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沛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肖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肖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遼西合支縣佑家白張石虎莊子天地篇有赤張滿稽韓非子說林下呂覽權勳有赤章蔓枝莊子釋文引李云赤張姓也此白張亦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古姓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

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俾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與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患之而死類林云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釋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

癸巳存稿 卷七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問者皆廟畫典故采薇則女子諫之後乳鹿又北去也惟不得戒之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即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武王使人戒備死即厚葬之韓非見其墓如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首陽韓非目驗之取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首山引關關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邛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惜悼古賢人情所同少陽言謚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為之易名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

哉亦不推事理輕為議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崛蓋以孤竹君為竹王不可為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偷刀鉤而或云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无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日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為水所漂是即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團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

癸巳存稿

卷七

十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朝初金樓子與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汜濫博文案墨子非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凌雜米鹽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滅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轅固生斥老子書為家人言實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嫗媪語而家人又適為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云實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實姬籍代伍中至代是實太后始為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

癸巳存稿

卷七

十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實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實太后使轅固生入園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綰王臧細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為家人即奴虜梁王彭越為家人時謂囚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即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又與七科謫皆非民籍故不知尺籍伍符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

私屬之通稱也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載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剔斬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之罰不足以懲又言男女淫亂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馬遷不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除髡剔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葉

黥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云肉刑三黥一劓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表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正義枚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為傳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孟春枚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

有明文不能獨為妄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追滅武王為

太子九年而以為為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枚本泰誓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為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為春文王定之即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為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為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矣明年武王八十四為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

癸巳存稿

卷七

四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葉

紂武王年八十六為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即位十年也合受命九年為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為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為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嗇夫

嗇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弟五倫爰延鄭元皆由嗇夫官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為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命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婿齊人賤贅婿以其為巫兒婿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為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事知贅婿風已古或齊巫兒婿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

蔡巴存稿

卷七

五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柏樂為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

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為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

蔡巴存稿

卷七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公孫宏

公孫宏為故人所謗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褒賢云公孫宏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救匱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謗而為雪之也魏

書馮元興傳云齊郡曹昂為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為當時所鄙此則宏傳所言與之殊科者矣

童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贍揆度云一五者童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童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秃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髡鉗為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癸巳存稿

卷七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縣官

秦漢稱天子為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為雍耶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真縣官矣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為堯典說兼今舜典矣惜其命義和在璿璣玉衡竄

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勝說廢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鈴決之符注引玉鈴篇及元女六韜要訣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陰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

癸巳存稿

卷七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為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楊帝謂子蓋曰今為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輿服志有銀菟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元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冊府元龜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

敕諸道收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
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
五年困學紀聞云六年詔謂特降璽書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
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為名瑞曰符瑞契曰
符契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
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編案莊子云焚符破璽于符言
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棄編卽是關符則漢符
亦或兼用編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榮
也顏師古曰榮刻木為合符也或用繪帛非文心雕龍所謂
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

癸巳存稿

卷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云符符節也分為兩邊各持一以為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
符節之符非達詁也五代時亦用傳箭蓋兼沿唐時青海番
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
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
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發發之速也蓋周
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璽書又
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
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為牌康定元年依皇城
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
在禁中半在殿巖御批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

本漢制其言蓋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
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閒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
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
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
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為
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輿服志金符
牌龍虎之象級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為牙牌金牌
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蓋柄長三尺黃紗俗
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為旗有印籠以油紗繪龍

史記

癸巳存稿

卷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裴駟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采漢書音義
習馬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篤有史記音義一
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
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
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
大關天下之胃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關一作開叔
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
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
又有鄉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鄉三卷名音義而非
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為

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顧頊爲專翻眾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綠切誤作許緣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毋斂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采

年辛酉卒也許君蓋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爲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爲刺史亦歷有八九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爲遊學之年是范疏也許君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

理董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冲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涿長再也未至涿長官故云除涿長卒於家其除涿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慎而但賜許冲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叔重是許君雖長壽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嚴蔡兩君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之意甚美以說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疏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尙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

母郡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為鄉耆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密為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元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即書所云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為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官減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已不能為吏求祿乃欲詣學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費資糧家素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為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實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其語皆倣鄭書為之別傳載其文為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蓋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為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為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廝役之事又何從置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嬀南郡人也注云前書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蓋其音義漢書元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嬀為闕氏注云應劭曰王嬀王氏女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家子王嬀字昭君則嬀嬀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家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有和親侯王歙昭君兄子也及歙弟展義侯王颯歙在更始時又為歸德侯昭君妻呼韓耶生子伊屠知牙師為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為右谷蠡王為異母兄烏珠留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若鞮單于所殺呼韓耶單于死昭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為寧胡闕氏生二女長云為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莽封當為後安公入中國拜須卜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奢為後安侯莽以女妻之入中國為後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為當于居次生醯檟王漢書又作當戶居次當戶官名也須卜居次當入侍元后時王莽擅權以媚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娑神溺死邯鄲淳碑云婆娑樂神以迎伍君逆濤為水所淹以是迎婆娑神之文為人所笑實則婆娑

迎神傳寫者倒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水經注引益部者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楚道有張帛則名絡為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寶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為複姓或非誤

校事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厥衛徐邈傳云邈為尚書郎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高柔傳云宜陽典農劉龜於禁地內射免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衛臻傳云殿中監擅收蘭臺令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史臻言校事侵官類皆如此高柔傳云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言達等擅作威福太祖曰要使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其言任人可云至暢常林傳注魏畧云沐並為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棗穀未具之聞肇入從人之並閣下响呼罵言並怒躍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收肇肇覺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是黃初中事其制未革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朱據傳云部曲王遂詐受三萬緡典校呂壹疑據實受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郎呂壹誣

刁嘉謗訕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典校顧雍步騭朱據傳或謂之校曹陸傳或謂之校郎是儀或謂之校官諸葛恪傳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齋藥賜孫奮亦明厥術校尉之流察戰似今方畧館史故事及軍機處書

伊尹

魏志杜畿傳子恕言魏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細審之伊尹當是人名又大唐新語有尹伊為坊州司戶判省符索杜若事改雍州司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法此伊尹竟可與明時海寇陳東作對

叩頭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覈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頭百下蓋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文非真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是

一跪一叩頭一起為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蹈大歷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什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鑿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為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欵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

癸巳存稿

卷七

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為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寔人子飢寒致病謬云散發其時以為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為鄙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官不為禁今鴉片有禁此以知本朝規模獨為閎整矣

兵役亾耗議證

兵役亾耗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過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錄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展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穎上妻子哀號出獄蓋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亾舊法軍征

士亾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止不殺蒙活者甚眾盧毓傳云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亾法罪及妻子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駁之云刑之為可殺之為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世不還營以為亾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官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亾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為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又推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

癸巳存稿

卷七

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復盈子母為民其事悽感動人唐漕運由黃河歷三門砥柱之險三門時鑿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一釭於胃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亾報因繫其父母妻子西陽雜俎言韋皋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堡外拾薪為番騎縛去行百餘里踏之於地以髮繫楸覆以駝屬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遲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為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闕輒以逃亾備案贖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卹蔭反以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赤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亾飯而

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舊唐書孝敬皇帝傳云表言軍伍殺傷不及儻及不因戰亡同隊人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家口沒官實可哀憫願免其沒配總章元年表詔從之此則仁人因時獨除一切重典之證如明英宗止徇葬詔其仁澤溥矣

長歌入陣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爲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北魏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

癸巳存稿

卷七

无

連筠修撰書
靈石楊氏深

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聲齊作凡所戰鬥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此數事蓋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先用凱者容有銜枚之事若平原期戰則借爲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羆傳云爲荊州刺史每出戰不擐甲胄仰天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然羆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顏真卿李武穆王光弼碑云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於登城西向拜辭因歔歔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爲刀宋史扈

再興傳云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成立淨天鵝旗以自表執木柶號柴大蟲掠敵陣何喬遠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其氣象真門將也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三年注吳錄云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內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孫韶傳注云孫翊爲丹陽太守

癸巳存稿

卷七

辛

連筠修撰書
靈石楊氏深

妻徐氏隨在官又孟仁先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內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韓當傳子綜字武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注引吳書綜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和何姬父遂爲騎士孫權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皓制但省驛費非爲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戍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之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近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乍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篡逆之事以聖賢為口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間不自晦止必身顯見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為康深見其隱衷而豫知不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容是必為難者故惡之恨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為中散大夫呂安以家事繫獄辭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呂昭之子異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保明其事安亦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有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關云云茂齊康姪也為太子舍人書稱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云呂異淫庶弟安妻而告安謗已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李叟入關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以呂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康昔嘗欲助母耶儉而康死文案以呂安

與書而身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趙書言思披艱埽穢蹴崑崙蹋泰山而垂翼遠逝翺翺摧屈則似安語鍾會謂不如此除之是也書又言足下蔭棲鳳之林豔色餌其後弄姿帷房之裏似言康娶曹氏事康幽憤詩所云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冤歲不我與當日獄詞竟以趙書傳致康死其實康死以與山巨源書事顯不容之語而假安書誣陷之猶之岳飛死以在荊湖不禮万俟卨而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此亦猶岳飛孫珂之籲天辨誣錄也惜文選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注於與山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荅鄙訊未能明其情事故類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康豈能不死要使千載下知康所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之湯武周孔也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劉錡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二人為伍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其效已觀矣然韋索尚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信晉書采取無識耳拐子馬或似古

車馬之意渡河以南馬駕車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朮傳亦無柺子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志都邑略云黃帝都有熊遷於涿鹿取謬史記云邑於涿鹿之阿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宜州蜀馬者宜州產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似蜀馬也紅墨者墨有丸因謂丸為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帝子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荆文王時有申侯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寶寅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胡方公蠕蠕王者王以許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蕃位也周赧王有避責臺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市時稱之宋後廢帝稱李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狎客稱之唐太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曰三郎後唐莊宗曰李天下但優伶奴婢

稱之宋徽宗之教主道君皇帝於青醮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內禪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有詔旨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為陳聖劉太平皇帝者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平真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真君為尊號秦後一見也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宏農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今案魏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尉頰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比蜀吳而元魏比曹魏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也又於劉聰等傳敘申明吳蜀不得為三分云吳蜀言三分同於溺人之笑又以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為島夷作偽心勞亦可謂周密矣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騫傳云仰覺好替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仗廟算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為上行下

之習稱耳

胄

胄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胄則不見其面是古胄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則連於胄而為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為假面臨陣著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為此舞案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其歌謳之為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胄即晉朱伺之遺製謂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刻木為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云僧達傲然不陳遜帝歎曰僧達非狂乃戴面向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門很者以護面亦別有意晉惠帝時江河閒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髻宋史狄青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澠水燕談錄云武襄為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懼無敢當者是皆出奇威敵以求陷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開禧時畢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胄者其被金楮錢據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召見賜戰袍金錢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相王

殿板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案云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遺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為帝改為義寧元年高祖自為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愧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韋湊駁議

唐文粹韋湊駁議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號於古無聞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太祖與脩書稱漢宣帝為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竇建德傳

舊唐書竇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槍竄於牛

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今滎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東南七里牛口渚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口渚其縣志俱言竇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謠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夷儀之屬地志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竇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在汜水者爲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釣盤山臨泚水上爲陳餘死處餘敗走至山下問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入釣盤其亾矣魚之爲餘豆之爲竇亦識義也

落下閔說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隋書律麻志云漢落下閔改顛項麻作太初麻曰八百年後此麻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顏愨楚上書以爲隋皇受命改憲之符唐人眞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博州刺史李成裕奏謹案落下閔太初麻云後八百年麻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麻之年正當八百以爲聖人改正屬開元皇帝此猶臣子頌揚之詞然太初至隋唐豈得云憲差一日其引已屬無稽至酉陽雜俎及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傳謂聖人是一行妄謬更甚矣

李迥秀

舊唐書李大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迥秀爲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

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賊出爲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孫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卽迥秀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諧媚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爲母阿臧作七寶帳象牀犀簞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獲已然心惡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爲定州刺史此與竇懷貞娶宮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諱之新舊史俱稱尚書李迥秀亦追稱之

癸巳存稿

卷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詞志以廬州爲定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傳合迥秀以大足元年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年三月又據紀表迥秀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賊也

桐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桐鼓曲有靈夔吼雕鷄爭石墜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桐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一日震雷驚二日猛虎駭三日鷲鳥擊四日龍媒蹀五日靈夔吼六日鷲鷄爭七日

壯夫奪志八日熊羆哮吼九日石盪崖十日波盪壑並皆有辭今無考矣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又引唐樂府雜錄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當中以爲由來久案舊唐書音樂志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製舞十六變成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其言聖壽樂舞迴身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所仿也

管仲魏徵

癸巳存稿

卷七

堯

通鑑綱目卷七 靈石楊氏采

范祖禹唐鑑論管仲魏徵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爲君太宗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魏徵不事太宗可也程氏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實敢辨魏徵之罪乎君實曰何罪正叔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與徵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少抗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徵之事全異又祁寬記溫公修通鑑伊川問曰魏徵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讎其言如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人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

而高祖立太宗爲太子王珪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召忽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其言已矣宋人至以棄義爲知非反正其說太忍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日子糾召忽以糾臣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爲諒溝瀆聖人許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祖即以秦王爲太子時高祖爲君君命是聽此又開闢以來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味策名委贄之理論魏徵則教宮僚樹黨昧民無一上之理幸溫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

癸巳存稿

卷七

卑

通鑑綱目卷七 靈石楊氏采

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笑之曰建成儲君當以弑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弑兄出於何書王無以答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弑其君卓左氏穀梁俱同此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弑以治獄言克弑二君公羊之辭辨以天下大法別嫌明徵君與未成君與儲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爲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君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舞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癸巳存稿卷之七

癸巳存稿卷之八

黻俞正燮理初

梁諱戊城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為唐總管龐玉末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武辰謂城為牆戊為武者城為朱誠嫌名戊為朱茂琳嫌名梁改成汭為周汭皇城為皇牆至宋時汭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

癸巳存稿

卷八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武定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憲廣都嘉禾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采錄者之疏也

玉帶稻

猗覺寮雜記云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契丹遺北

癸巳存稿 卷八

漢以十二稻玉帶是也鐵圖山叢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跨大至十二稻老學庵筆記云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又云古謂帶為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胯唐書李彥芳傳云李靖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刃胯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為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冊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嘗以大典史文校冊府元龜多不同知冊府元龜非全用薛

癸巳存稿

卷八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半出閩位部王建傳全出僭偽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氍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牂牁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十籤云昆明占城牂牁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已補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

五九

依會要次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殿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
庚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杜重威
傳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案秦州屬隴西道時契丹不得
越河越隴越夏而攻秦也馬全節傳則云克秦州虜二千人
降其守將晉廷謙是晉紀杜傳秦州俱應依馬傳改作秦州
舊史晉書出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秦州刺史
晉庭謙以城降甲寅杜重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并兵
士二千人乙卯杜重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卻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筭叢書
靈石楊氏葉

退至滿城九月甲寅移秦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晉書杜威
傳云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
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秦州下之均作秦州舊史郡縣
志河北道有秦州云秦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置治
清苑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
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秦州不載而校新史
晉紀杜傳者疑於職方淮南秦州遂改爲秦州幸馬傳不誤
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置秦州至金承安二年移
于長春縣則又一秦州與淮南州爲三地新舊史晉出帝紀
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秦州凡六七見

皆舊史郡縣志之秦州而以秦州改之則一時兵事不可解
又以遼之上京道秦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
此馬傳及晉紀以克秦州爲馬功舊史馬傳不載秦州事晉
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爲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爲
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秦州之滿城遂城二屬縣及兵士
二千人則非馬所及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
功於馬殆亦深惡杜重威之爲人而故抑之也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關輔大擾歐史
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以河中李守貞

癸巳存稿

卷八

四

連筠筭叢書
靈石楊氏葉

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鎮叛周太祖等
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
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關內
道鳳翔屬隴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
言關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
乙巳朔制西摧三叛北挫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太后誥四
方多事三叛連衡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
太祖紀監國教云三叛連衡四郊多壘廣順元年正月卽位
制討叛渙於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
河朔蓋三叛均擾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

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並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鎮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舛誤洛陽摺紳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

癸巳存稿

卷八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卻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義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塵錄言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宇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末人已有爲之注者揮塵後錄云樓大防處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威寬

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癸辛雜志言賈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冀五代史注遺牒容在人間也讀朱氏彝尊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或以爲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卽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言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

癸巳存稿

卷八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爲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爲校正之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真能覽歐史者知徐注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云云實則宮保

在浙日以正變稿本廣延詒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本還正變正變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係而阿鹽使為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變仍以還宮係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為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宮係病亟矣仍以此書為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望天津舟中記

指寸

宋史律麻志云崇寧時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

癸巳存稿

卷八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為容盛取身為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即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休公羊注側手為膚四寸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握素注云刊本一膚皆一指案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也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談苑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談苑去顥時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遷齋間覽云梁顥太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

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啟殆近乎俳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啟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綦學士二啟皆無名子何人遊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九十二則及第時七十三啟語亦不可用也東都事略梁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顥及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下者梁內翰顥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齋四筆黃氏日抄搜采異聞錄並云國史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天謝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即東都事略所采取者

癸巳存稿

卷八

八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言中道天謝則四十二卒二十三及第無疑就其時廷臣之言此一證也據宋史顥依王禹偁學禹偁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此一證也宋史方湛傳云咸平五年湛坐王欽若贓官收湛家貧無物素與梁顥善假顥銀器乃以輸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顥亦年四十一輩相若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輿董儼胡旦俱少年在樞府梁顥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方歸都人諺曰陳三更梁半夜一作董以顥及第入仕後少年飲讌言之此一證也顥傳少孤而仕歷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

又顥子固傳卒於天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乙酉顥年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寧庚戌年七十則季子生於咸平辛丑顥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八十九生季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季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貫知本是年四十二俗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絳金疊子引朝野雜記作顥及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譏程敏

癸巳存稿

卷八

九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爲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宋時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卽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亦不言但與軾同謫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經李天寵刑部同承旨耳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起應援武穆以長驅京洛擣其虛及以兵至廬兩議請既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爲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破濠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奈何爲退休計俊爲之失色是年四月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爲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月下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爲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則誣武穆欲棄山陽方俟離者武穆宜撫荆湖

癸巳存稿

卷八

十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提刑者也武穆遇禹不能以禮宋鑒唐五代亂專重文臣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瑋狄青曲端明之戚繼光李如松毛文龍皆爲當世僞名雅人君子者所媒藥禹亦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于文雅入爲右正言則倡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詔逗留不救淮西又欲棄山陽俊禹旣合以棄地失律坐武穆又合謀誣武穆子雲與張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柄事涉跋扈嫌疑適秦檜欲示威固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莫須有者莫

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遲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禹俊之妄其後檜惡禹而謫之又惡俊而竄之小人之黨離矣檜死禹相事事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禹言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是咸知禹實殺武穆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禹而適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而君父之讎不敢居其名羣臣又內荏色厲多旁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樸忠孤立所謂一德格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為和議也正以禹俊言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惡其議

癸巳存稿

卷八

十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迎二帝不專於已故殺之秦檜之忌趙鼎以有爭也武穆無作相望亦甘心殺之者檜知禹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為無害也今謂檜冀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苗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建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自署康王趙構而稱粘罕為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已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安得以請和稱臣為檜功罪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元尤與書之說元尤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屑與檜書者且檜方坐武穆以逗留跋扈之罪豈肯予以梗和美名即有

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莫須有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元尤莫須有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偏即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鷲秦檜之姦深而俱為萬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際無妄之時而自害其成方俟禹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害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

癸巳存稿

卷八

十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絕不飲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坼屋餓死不虜掠檢章穎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啜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眾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麟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在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汴趙善政養民
罷權臨賀郡丞趨入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十一日止富川十
三日扯邑宰共山張重起伯振丞南城李紳元章警開封石
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瀚北海云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
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中下
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中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
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
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同或言當
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成兵則令兼兵馬都監及監押
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丞下簿上檢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資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
從八品與令丞同階然是州官不當敘縣下此所謂警者蓋
當縣武官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岩注云臨賀富
川職官志有鎮岩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岩官與他縣異五
代史周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佐之職軍鎮
警察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宋沿周法鎮岩官即警察也
令佐警察各守職分警可與令丞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
徵矣或曰宋自有鎮岩官何因名警曰此修飾文辭也偏檢
宋官無所謂郡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
之稱郡丞邑宰警同也

金強仲為警巡使
天興元年三月事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倉貨志云陳堯道曹孝慶虞處張希顏等
請依限田議於官民踰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
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免糶可以重楮其意
甚善即古之屯田後之屯衛而收以官田法燕慕容軌載記
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
國時各都尉所治如此做民間收租法民間田主與佃各得
十之五田主輸公去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
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贍軍亦不厲民也志云賈似道
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滿石者二百貫六斗者百
癸巳存稿

卷八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二十貫五千畝以上者價十分銀半分會子二分半官告度
牒七分五千畝以下銀半分會子三分半官告度牒六分千
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以下皆會子是歲田事成每
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不得售案其法本以
重楮則會子之給亦權宜之制而雜以告牒又一切子以畝
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據賈似道傳則亦銀關銀關一
兩當會子錢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止二斗而起租七八
斗者皆謬以石為收課負租仍取償田主其屬民至為纖密
又似道傳言畝值千緡者亦給四十緡案不當有畝千緡之
田倉貨志亦不載此數蓋凡相攻擊者君子小人各務構虛

以相誣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是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為兵時亟未能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不改大德三年閻復因星變上書言江南公田租太重請減以貸貧民明洪武十三年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遞減之而租仍視他處為重明人謂是洪武惡浙西人為張王守特重其賦乃傳譌洪武初亦知浙西賦重以張士誠恃富未遑加恤則有之也

金海陵采石之敗

金史移刺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案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

癸巳存稿

卷八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其譎詐多此類也案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遣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于采石也又見佞倖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鄰阿撒先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為所獲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即宋史虞允文傳所云抵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且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三百則金人所不悉矣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譌述律為石抹氏案其語見元史石抹

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抹實即舒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卜傳石抹榮傳此考證不應在百三

夏遵項

金史夏國傳云安全薨族子遵項立遵項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又云遵項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案宋史夏國傳安全有子曰承禎而齊王子遵項立亦不言其故蓋遵項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清平郡王子覲立據宋史言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脫修纂修者各稽討編撰不相關知也

金記缺改字

癸巳存稿

卷八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金史金即康傳云宣宗問即康曰賈鉉言太宗諱單作咸字不當缺點畫睿宗諱改作崇然下有本字全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未充字合缺點畫如統旁之充不合缺即康擬以熙宗諱從面從且睿宗諱上字從末下字從世世宗諱從糸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畫至沈毓各從口兌說各從本傳讀之驟不解蓋賈說充當作允允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世當云從舟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宗諱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諱本從面從且而改作面與且今人俗別猶沿之顯宗允上日字楷作山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兄則斜畫作允也睿宗之宗增作崇以有

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則以三十作并其世宗雍則改多
爲系作羅狀蓋以文記字取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
年岳珂言欽宗舊諱二字一從向從且一從火從亘記字當
如彼也

趙孟桂事

癸辛雜職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
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后命遣以金帛
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忠
惠與憲之妹亂後爲尼於湖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爲伯顏
次妻之事蓋姦人造爲此說騙脫金帛朝廷問探不明耳案

癸巳存稿

卷八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其事譌傳亦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也平
慶安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有
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粧欲納丞相丞
相卻不受卽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至皋亭山丞相娘
子來到觀此則宗女及次妻之說騙脫者初亦以爲真有益
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僞作回奏云

書元史麻志後

元初用西征庚午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西域札
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八年頒行以後
皆用授時庚午元末行于中國志猶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

天文志而麻志云法不復傳檢明太祖御製文集壬戌十二
月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云大將入元都得秘
藏之書數十百冊中國無解其文者云云明史麻志亦云回
回法默納狄國王馬哈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
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取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
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多脫悞
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瓌袁黃輩所著論又自成一家言以
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
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是萬年本法嘉靖時尙在又案陶
宗儀輟耕錄云耶律文正於星麻筮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

癸巳存稿

卷八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憲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
把憲蓋回回憲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書明初人不知之明
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耶律文正麻荅把法
增益庚午元法萬年法而爲授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
不傳豈有庚午元法尙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蓋史遺漏多
矣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丞相巴延
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圖籍海運可行命上
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六十運糧四萬六千石

逾年達直沽時猶兼河漕也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
 年乃專用海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
 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行抵鹽城歷西海州海寧
 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多淺沙行月餘始
 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掌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
 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
 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采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
 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
 癸巳存稿 卷八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至登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取便在徑趨黑水
 洋也時春夏二運為米三百餘萬石船壞棄米則責償於官
 人船俱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海運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齊保葉舒往天津截漕九萬石
 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江巡撫議奏海
 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議奏海運不便道光六
 年用殷明略道官僱沙船二運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
 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
 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也巴延
 初用平底船六十是也

荅葛君宗昶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故此
 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藉田九
 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築太社壇合天下土十三萬觔
 陵寢牆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
 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
 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禮臣一
 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唐
 五代宋會要元大典典章而名之會見三部宏治十五年會
 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
 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為明人創例
 也嘉靖重修萬厯重修皆因之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
 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為
 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諭旨與序事人名何可刪乎儻
 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
 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興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繼大統未奉詔
 繼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與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為人

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三年章為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繼大統卽是繼後世宗爲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繼大統而興王祐杭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毅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爲臣子服案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爲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爲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爲殘忍之事置大禮不問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斂於佛廟其時承五代亂臣民習見悖逆謂太宗待太祖后禮隆於諸國后以爲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以文飾之也南宋高宗率羣臣遙拜欽宗禮也中丞廖剛者請刪此禮文曰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其言悖逆無禮夫始爲之弟後爲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爲之臣後繼其統而爲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之爲兄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爲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爲後古禮不名爲子者以有弟後有從孫後且有以兄後者故名之曰爲後而後統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兄弟之子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爲子然言若子則所後之妻若母也

癸巳存稿 卷八

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爲之臣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崩亦世宗君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禮也其說則自相反初議興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當以君臣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君母孝靖稱嫂反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沿革今案大明會典七十四云國初箋表若天子之姪稱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至嘉靖間始令各王府進賀表箋但用聖號不許用家人禮然則嘉靖以前叔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肌改之而稱孝康爲伯母稱孝靖爲嫂以君母爲臣妾至不爲君母服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筭麻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此所謂鐵冠道人者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復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淺人傳聞記載之誤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正德禁殺豬

傳維麟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

六九

畜豬著為令十一月住清江浦十二月辛酉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在南京四月弛豬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為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會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諭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鈞帖十二月又在揚州鈔奉示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光昇昭代典則云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邨居民所養豬口盡減價賤售小豬埋棄蓋速殺賤賣其云信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雞犬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允嗣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會令人少子會忌云豬腦會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憇思之託之國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鈞帖回人不欲見扈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為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部內閣明書言著為令非也

釋社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使今案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錄解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吳自牧夢梁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蹋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八股語錄幾社多奇士偉人我

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拏究皆非社而冒稱社俗之傲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官者卷則有社倉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詔有司不得干與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厯初改提督學校官敕諭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為師之人徭役明史選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

生員宏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復不舉行我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實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五也今學政寬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銜俊秀凡社學皆稱義學

立後承廕

明時內監廕襲若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眾知之蓋以人惡之詳記其敗耳實則漢唐皆如此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

癸巳存稿

卷八

圭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判仇士良子請廕狀云開府上階誠宜廕子內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強壓小人欺其愚很而不知辨內監實有子如楊志廉子欽義孫元翼元价元實曾孫復恭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內監廣援爲例王義之有問蜀都帖云楊子雲有後否沈作詰寓簡以爲似誤問亦不知是立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通後者通不言有子人多譏之時有林洪者字可山著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着鶴圖說稱七世祖通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施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譏之也今

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通有兄子進士宥宥子知蘄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立後禮所謂爲人後是也而人獨與林洪競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闕匾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磻詩話云泉南林洪刊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嘲之然則洪自品下譏之者亦欺其愚很而不知辨非謂林通不可有後也

于謙獄論

張夏雜閩源流錄注云萬厯甲辰九日東林會講克伐怨欲章劉念臺尙論古人微不滿於薛文清瑄曰于忠肅臨刑文

癸巳存稿

卷八

天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清時在內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所以文清不久去位止此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會中人因曰此會可以千秋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云于肅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崔銑松窗寤言則云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使爭不得卽以此事去尤爲光明俊偉謹案于謙被害主之有人謙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位非首輔次輔而諸儒生私議必以于謙事責之薛瑄是謙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閱禹錫薛先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再述王文陷薛欲致之死核其時事英宗正

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太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文致獄辭坐王文于謙謀逆陵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姦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為謀逆則英宗復位為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王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謙人亦疑瑄為大理少卿時辨冤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時亦處文斬罪因以及謙而不虞其即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召襄王當有金牌謙則笑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詔言欲召襄王但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有謀耳不必金牌為證且金牌時實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以自證謀召襄王然則謙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滅之也會訊時尹直瑣綴錄雷禮國朝列卿記言尹閃出位拳踢于謙呼為姦臣張軌徐有貞又意主殺謙石亨蕭有禎從而和之其時兇兇藉藉然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將刑于王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滅陵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議以磔瑄力言之二日減一等野獲編云刑官奏上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明儒學案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

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蓋瑄救謙之力竭矣至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至滅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時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癸巳存稿

卷八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癸巳存稿卷之八

癸巳存稿卷之九

聯俞正燮理初

御史差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銜巡按
七年裁後又添差十年鄭親王濟爾哈朗請罷巡按御史十
八年六月刑部咨會各省巡察事竣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
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冬
停止其巡鹽御史則先改差京員曰鹽政提學御史與提學
道改差京員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 盛京侍郎巡臺御
史臺灣道帶按察使銜

癸巳存稿

卷九

一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葉

御史道

舊例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
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
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為從
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
通政司登聞院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時改
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
政司參議道按察司僉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尹正三品外
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兼銜定為正四品外府知
府為從四品

門符

雍正四年作陽文符三藏 大內陰文符三二 交步軍統領
一正陽門一西直門

城外坊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查痘章京

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內城民人痘疹遷移之政
令久之事乃定康熙時俄僱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
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西洋地氣寒其出洋
貿易回國者官閱其人有痘發則俟平復而後使之入蓋其

癸巳存稿

卷九

二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葉

氣始於南洋今徧及也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康熙六十年

諭今王大臣等為朕御極六十年奏請慶賀行禮欽惟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

外

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

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沖齡時防出痘遂依保母居於

禁外

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歡此臣六十年來深疚負歉者也故

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慶賀皆不敢受

聖製文如右今

西華門外福佑寺坊書澤流九有傳為兩神廟實梵宇也後殿供奉

神牌書

聖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書

聖製五律一首其寺本為當日保姆護

御之邸見恩福堂筆記當由內府記載與

聖製禁外文合又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福佑寺在西華門北街東謹案稱前殿為

慧鏡朗照正殿中奉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修書
靈石楊氏采

神牌東案陳設

御製文集西設

寶座殿額為

慈容儼在而不記其所由賴恩福堂筆記知之又生身內外

札薩克王公未出痘者亦不至京城也

樂部

初制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

人併長無定員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

領之今太常協律郎五人司樂二十二人有神樂觀提舉神

樂署署正署丞官太常樂員本取多乾隆七年汰之始

命王大臣總領樂部王一人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皆兼官也其神樂署隸太常和聲署隸禮部及內務府緝樂亦隸之什榜處蒙古樂舞則隸侍衛處其中和樂處太監八十二人則隸內務府掌儀司祭

先蠶樂乾隆七年作祈雨報雨樂章乾隆十八年作祈雨報享月律乾隆五十一年增祈晴報晴樂章嘉慶十二年作凡樂名梁以雅北齊隋以夏唐以和宋以安金以寧元郊社以成宗廟以寧明以和本朝以平

翰林官

癸巳存稿

卷九

四

連筠修書
靈石楊氏采

孝陵碑言

世祖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備顧問順治十七年也康熙十六年十月

聖祖始設南書房以待讀學士張英序班高士奇州同勵杜訥入直後高授侍講勸授編修三十三年五月

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日以四人至

南書房承直其後專用翰林嘉慶年間用趙秉冲詹生也雍正元年設翰林司官定稿說堂今辦事翰林也五年督學部

郎以出身原甲第兼編修檢討銜乾隆二年修撰編修檢討俱掛數珠二十二年裁司經局正字五十年裁滿洲侍讀學

士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二缺大考補授難其人也五十四年
裁詹事府官兼翰林衛

館閣病假

夢溪筆談言宋館閣每夜輪官一人直宿有故則豁宿例於
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
歷其具文可笑也庶常館請假向俱請病假以翰林省親例
須食俸六年後也嘉慶十五年六月己酉庶吉士多具病呈
上疑之大臣以實對乃定制不拘論歷俸其省親及資斧不
給回籍措費者據實呈明除去往返程途定限在家居住四
個月起咨銷假

癸巳存稿

卷九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武殿試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

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

論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為則後改五十步中二箭為合
式殿試射的亦改為五十步嘉慶十二年

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真能自作徒為弊藪

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默寫

聖諭廣訓及武經至旗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綠營綠營
人員應略曉文案至專閩大員尤宜明曉屢訓飭之

武階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丙午

聖祖諭曰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
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為貴也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十
日

高宗以文臣十八階武臣止七品又自從一至正七止十二
階初武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合為一階正二至從五俱
封將軍副俱改為大夫乃

欽定武職十八階正一至從二封將軍正三至從九分別都
尉騎尉校尉其加級降級俱以正從各計

墨爾根王府

癸巳存稿

卷九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墨爾根王為睿親王為攝政王當時稱為台星可汗九王見
毛奇齡後鑒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年二月二十
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後撤爵封今世襲墨爾
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衚衕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
恩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噶喇廟校
日下舊聞考普度寺在裏新庫北謹案稱睿親王府康熙三
十三年建瑪哈噶喇廟乾隆四十一年始名普度寺本明南
城舊宮今寺左黑佛殿內藏鎧甲弓矢睿親王舊物也王以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
治喪吳偉業讀史偶述詩云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

鳥驚七載金滕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其地趾俱合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產人口給信王以後詩故曰空垣也

延恩侯

雍正二年十月封朱之璣一等侯世襲人丁入正白旗明代王裔或作遼王裔誤雍正元年九月乙酉

上諭云近於

聖祖仁皇帝書笥內檢得未經頒發

上諭一道欽此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製

景陵聖德神功碑云前後南巡親祭明孝陵者三又欲封其

癸巳存稿

卷九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後裔俾承世祀予小子祇奉遺言錫之侯爵乾隆十四年八月世襲定名一等延恩侯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卒後六世孫斌為魏文侯相漢高祖時孔子十世孫蒧以戰功封蓼侯十二年高祖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後從政封孔騰為奉祠君蓼侯蒧傳至璜失侯璜弟茂之子宣為長安君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為殷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為殷後謂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亦不納至綬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孔吉為

殷紹嘉侯食千六百七十戶尋進爵公地百里吉子何齊嗣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改殷公何

齊子安為宋公安孔子十六世孫也是年六月丙午以二千

戶封孔子十六世孫褒成侯孔均奉孔子祠追諡孔子褒成

宣尼公均霸曾孫也王莽時以均為太尉不就遂失侯光武

建武十四年均子志復得封爵而殷後孔安別為漢賓續漢百官

注時大禮以二王後二公及孔子後褒成君從也其閒若孔

永孔奮亦能自致官爵自元始時諡孔子宣尼公至北魏孝

癸巳存稿

卷九

八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

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稱先聖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賜

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

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被之迨後鄭棻又請於諡中加哲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議加至神元聖帝未行乃加諡元聖

文宣王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五年以國諱

改元聖為至聖神宗時判國子監常秩請尊孔子為帝禮官

李邦直議止之徽宗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三年定名文

宣王當紹興十二年西夏仁宗人慶三年尊孔子為文宣帝

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貞十一年加號大成文宣王明景帝

景泰三年劉翽請尊孔子為帝憲宗成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為文祖大成至聖皇帝常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皆不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徐階黎貫謂不宜去王號然不能爭也以上世家及尊號先是漢明帝永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躬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躬祀用太牢學校秩禮牲以犬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周公孔子廟各一十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不祀周公而孔子仍居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為先聖而孔子以先師配顯慶時復稱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上

癸巳存稿

卷九

九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號而仍南面

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為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二云猗歟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與廟祀宋齊之制太子讀經通即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孔子東面其太學之禮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為令其郡國廟梁武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

癸巳存稿 卷九

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國立學廟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徧天下矣漢桓帝元嘉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卒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韓敕修孔子墓及禮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其禮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其犬酒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鷄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魏書延興二年大金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秩禮也魏帝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

癸巳存稿

卷九

十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佾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光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係像唐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饗皆坐像先是顏淵立像至是采論語四科九人及曾子配又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濂坐講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闕里廟依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議毀像遷豆用十樂用

七七

六份或依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或亦不移不毀今闕里廟舊像也闕里廟漢世即故宅興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戶卒一人魏文帝黃初二年亦置百戶卒史衛廟而於廟外廣為室居學者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同諸侯之禮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供灑掃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掃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闕真宗天禧六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厯四年以本縣中戶五十供灑掃嘉祐六年頒大成殿榜於闕里廟神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

癸巳存稿

卷九

十一 連筠錄叢書 靈石楊氏采

元祐五年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定殿名大成國學郡縣學皆同四年定門戟二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罷成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掃戶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闕里廟祭以四仲上丁國子監府州縣學廟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以上祠廟孔子墓周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塋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守相出私錢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掃五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戶二十墓初祠

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瓴甃為之漢韓敕易以石石廣厚三尺縱橫各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遣禮部尚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掃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真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過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晁迥奠孔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掃戶七成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門以上墓其推恩追崇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并官氏鄆國夫人并蓋寬弁之借唐人左傳桓六年正義宋人蘇辨引家語正作并官仁宗慶歷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用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啟聖王啟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為大成至聖文

癸巳存稿

卷九

十三 連筠錄叢書 靈石楊氏采

宣王夫人又封顏子父杞國公母杞國夫人順帝至元二年杞國畫像九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顏路會哲伯魚從祀啟聖王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為公薛侃上言聖廟中顏路三人在廡四配理所不安或其時三人兩從祀歟以上推恩自襄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為亭侯食千戶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宗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靈珍為崇聖侯邑百戶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恭聖侯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孔

子鄒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愬紹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嗣愬子德倫爲襲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襲聖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後襲聖侯采邑元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爲文宣王襲聖侯進爵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憲宗元和二年赦敕與文宣公子一人官遂爲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爲廟戶孔末所弑唐明宗誅末授仁玉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曲阜主簿旋爲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尚書今孔氏稱爲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真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爲令簿者以賓禮勿使庭趨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爲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顯者才爲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爲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爲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襲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云相瑛言襲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卽去及唐天寶十

癸巳存稿 卷九

五年文宣公孔璣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申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著仙源仙源者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廩俸並視現在官給田畝考遷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郡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爲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南渡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

癸巳存稿

卷九

四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養弟之孫湏爲嗣後以族人誣湏非孔氏子封中絕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爲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宋亾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完貞元年封孔治爲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聖公隨朝四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湏失封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晉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

七九

爲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奎文閣典籍始
 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
 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爲族長明
 太祖洪武七年賜孔庭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
 二年仁宗卽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
 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
 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二年賜
 衍聖公長子公世子名號例惟親王世子年十五授二品冠
 服以上世其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
 戶租稅供薦享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

癸巳存稿

卷九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元年添給百頃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
 十五頃屋四百間後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
 五年官置祭田二十頃九年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
 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屯四廠十
 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
 八十二頃以上祭田其給復先時有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
 詔賦役之事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爲編
 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
 三氏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大宗
 徭役英宗正統元年復聖賢後裔以上給復其奉祀以宗子主之

或幼與病則攝宋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九
 年遷孔道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十四襲封兼
 知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弟元用攝祭
 國朝衍聖恭愨公毓圻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當襲雍
 正八年乞病卽以子廣圻襲嘉慶四年衍聖公憲培卒嗣子
 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
 以上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
 安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
 孔氏六十三人以儒者巾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裔
 觀禮京師始明景帝景泰元年以上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

癸巳存稿

卷九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時曲阜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見水經注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
 史李珽修廟修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青衿青領其在
 祭典先時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北齊時郡學立
 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先儒左耶
 明等二十二入配享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
 十哲及曾子等六十七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
 定七十二賢邊豆酒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
 弟子加左邱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
 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
 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宋

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
闕里廟矣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
位顏右孟左與孔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曾子
子思爲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
上合四科閔子以下爲十二位則定於

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
熹宗天啟時以魏忠賢從祀後撤之以上從祀自宋仁宗慶歷三

年立尼山廟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
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庸精舍爲子思書院設山
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

癸巳存稿

卷九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爲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
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掃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
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十六
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
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二
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
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曆十五年三氏學益會氏爲四氏學
熹宗天啟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裔聖字半也自子思
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書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
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

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時孔氏避
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親書扁聯賜之與衢州西安皆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衢
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以上四氏博士其諸州學

田宋真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行
聖公五屯存五百戶湊二千人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遣官祭

於曲阜始北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
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卽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卽位遣
學士祭告孔子顏子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

癸巳存稿

卷九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菜

六經於孔子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邱爲瑕縣
襲邱爲襲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者曲阜孔
廟前立下馬牌祭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進士名有犯孔子
諱者避之告成太學及曲阜廟則始

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

平定朔漠爲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以上典制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交洪武二十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冠道人圖匣於曲阜孔氏二年
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
昌聖王啟聖王啟聖王為崇聖祠二年

諭改幸學為詣學增先賢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右加邑州
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至聖生
日齋一日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
舊名宣聖廟為至聖廟門戟二十有四八年設廟孔氏執
事官四十員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一年改
曲阜知縣為在外調補缺停孔氏知縣而增孔氏執事六品
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
癸巳存稿 卷九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均由藩庫給俸二十兩准監生應
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者田二千一百五十七
頃灑埽戶百十五皆免稅課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
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為曲阜城
中地案明時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
則云四千二百二十二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為
三頃計之餘俱汶泗泃洸淤浸也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子祭田缺額九百頃
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為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地合新
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文宣王廟像王

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分繫牌宋書劉義恭傳
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
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
父老莫不嘆息蓋取枯折二株為材今廟樹林樹極蔥盛也
明天啟時耳字卷舉人二名魯藩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
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為三名道光十一年孔
昭虔任貴州布政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
字號雙請

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專設四氏學本意
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慶字為七十三世自
癸巳存稿 卷九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明以公彥承宏聞貞尚衍八輩遠近支屬依用天啟中行聖
公衍植又定十字日興毓傳繼廣昭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
也
高宗改為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府當廟東詩禮堂垣
東詩禮堂

列聖詣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
聖祖詣 依 曲阜文廟至奎文閣下輦由甬道旁行
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
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

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

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工成

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雲見其後

高宗頒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廟熱河文

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士為七十世

曾孟亦用孔氏名會氏毓為六十九世孟氏傳為六十七世

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自增祭田見曲阜縣

志共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

統時諭禁之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為左右請

通飭毀之得

旨允行古時有所禱南北朝祭或以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

牲鼓舞倡優俚狎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

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

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蒞任先謁聖廟以次

謁諸神廟著為令廟始嚴闕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直省武官協領駐防副將以上得陪祀四

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祭孔子武臣

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

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即位遣宦者祭告殿

上風起兩廡燭滅臺下鐵燭檠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

月朔望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

拜孔子非典禮主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蓋情深文明其

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後人忽言孔子可世天下以

史為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言以後事如此道光十

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礦奉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五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十二年奉

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貧民勉辦

資本爭趨覺利藉為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

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

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若招商開廠

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奸則斷不可行也五年

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諄諄以利為言嘉慶四年四月御史據

民商呈奏請開邢臺銀礦奉

旨恭閱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為戒不准行

五年大名請開鉛廠摺不發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金礦奉諭以無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關繫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

諭永遠封禁二十年四月

諭封禁都蘭哈拉鉛廠

田土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乾隆三十一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零州縣衛田也口外屯田不計

旗地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采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奉

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凡歿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尙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勲臣兵丁人等三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照數永免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給地一千四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圈地賣與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爲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壯丁具呈領買其價銀以五年錢糧分限扣交壯

丁領買者限以五晌計三十畝其五晌之價上地銀四十八兩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贖地未經領買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徵解爲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被災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免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時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廬舍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時改爲屯田每畝交一斗

農祭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采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案六壬古式正月亥爲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節猶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耕藉三推畢又加一推遂爲例乾隆三年依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耕藉與祭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播柴順治十七年定制祈穀用燔柴禮乾隆八年初定常雩禮歲舉行之雨澤或愆則禱

社稷三壇又不雨乃

大雩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罪見雍

正二年六月十一日

諭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
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
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
求雨尚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
眾治罪欽此農民宜知之交相告也

荒政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飢三平糶四貸粟收成在八分
以上加息七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分免息六分緩半五分以五蠲賦六緩征七通商禁過
八勸

輸過三百九嚴奏報之期十辨災傷之等十一興土功使民

就備十二反流使民生聚會典拯饑之例水旱成災先給

一月糧為撫卹災六分者極貧予一月糧七分八分者極貧

二月次貧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

月次貧三月凡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口大口日米五合小

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米時價成戶者月一發不能自舉

火者官給粥日一發士子移粟學宮就給其極貧加至七八

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

特恩其救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湮漂者給修理費傷人者加

癸巳存稿 卷九

卹水旱興土功則以所濟民數與工費同報部康熙年賑山

東賑喀爾喀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嘉慶年賑直隸皆

曠典邁古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實惠俱

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親民重農遠過唐虞三代矣日下舊

聞考五十五卷館臣案云乾隆二十年會典進

呈奉

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為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載者且
丹毫牽絲鉤勒及單雙圈出擡寫式樣尤為使歸畫一免復
請之遲緩與煩也

禁殺牛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罷牛可以贖良

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凶之數以必凶贖不死未有行之

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

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凶之數是漢法不得殺牛汜論

訓云馬免人於難者其死葬之牛死葬以大車為薦死而埋

之其不殺可知後漢書第五倫傳云為會稽太守有妾屠牛

者吏即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為魏

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

也表赦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吏每不足牛肉小

賦前後相繼以此為賦所以有私宰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

八五

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兵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傅昭子婦家餽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唐律廢庫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云盜殺者徒二年半其法似輕然唐赦文多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刀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敕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貨賣便仰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奏明宗紀云天成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準條科斷其自死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準例輸皮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入官宋則燕翼貽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開櫃房屠牛馬驢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青箱雜記云張詠尹益都李順黨殺牛避罪以逸許首顧望就命斬之厚德錄云張逸知益州歲饑民殺耕牛皆配關中明歲乃奏還之折獄龜鑑鄭克云包拯知揚州錢和知秀州有仇盜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遂為仇所告以此獲仇盜王鞏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為社洪令村寺神每告僧迎之一日僧不出迎神言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遂改正安南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盜殺牛杖八十徒犒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室婦鄰家杖八十時當宋也並罪及其

妻明沈景倩野獲編云萬歷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充軍例懸賞購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年五月甲午端午

上諭賜饌大臣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序刻牛戒彙鈔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輯刊牛戒續鈔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曰聞外間謠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將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即鎖拏按律盡法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年十二月巡視西城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准令回民宰賣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間之亦稍斂迹也回回殺牛者誘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為大牲祭用之牛為少牲祭與賓用之用者即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禮引天方書云市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眾國無以屠牛為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諸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域志云天竺噉牛豕者鄙恥眾所穢惡屏居郊外希迹人間今京城禮拜寺言回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為念佛三國演義為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偽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二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

癸巳存稿

卷九

无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奏請銷毀淫說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

官話

雍正六年奉

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

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繕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內閣以便繙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之然必立一雅言為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而通也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竹板一無他物也凡輿馬文員則司道以下教職以上乘轎昇夫四雜職乘馬按宋張某白獺髓云王姓初任江右一尉多刻剝宴於市民家民齋尉司旗杖等訴其攜兵卒強盜宋史司馬池傳云知鳳翔岐陽

癸巳存稿

卷九

无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王明清揮塵錄云其祖為應城尉驗尸爪有血弓手持蓋者面有爪痕縛之訊治果然則其風久矣矣又周遵道豹隱紀談云縣尉下鄉擾人邇來尤甚京口人效古詩云雞鳴刺縣尉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烹矣鴨既羹矣雞鼓鳴矣縣尉行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廉訪分巡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若解命盜犯人則巡尉用一聲鼓一聲鑼然則宋巡尉有旗杖有蓋有鑼鼓元巡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

官中歲用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光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羅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每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俱不用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閒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諭朕恭閱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柴炭等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時大加刪減不及十分之一

我 皇考恪守

前規益加儉約更爲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罔敢稍踰

太監

順治初裁定內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

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

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內監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

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佟義與太監吳良輔交通佟義既死吳良

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裁內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

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

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卽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

牌世世遵守欽此日下舊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廣一尺九寸厚一寸

順治十八年

遺詔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亾國亦由委用宦寺是年

罷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七品宮

殿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爲宮殿監督領侍從四品

大總管爲宮殿監正侍六品副總管爲宮殿監副侍七品首

領爲執守侍八品首領爲侍監尋又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爲定例

乾隆七年定

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爲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

宮中現行則例歲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崇文門錢一千六百兩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隆三十四年裁萬善殿教習清書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式課之漢書亦派筆帖式教習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三集蕉園詩跋若輩不過令識字記檔
癸巳存稿 卷九 靈石楊氏采

案而已 三十 六年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

上諭自行淨身問擬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部議奏奉

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都虞

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
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循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俱極疏賤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嗣後俱不得任

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不暫時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奏平涼盜發明廢韓康王定王家奉

諭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爲庶人然後可彼生爲藩王誰廢之邪雍正七年三月

諭張大有本內有地效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效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筆妄書全

不留心檢點著嚴飭行四月
諭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效靈字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

今衍聖公賀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著更改另行繕寫具奏五月又

癸巳存稿 卷九 靈石楊氏采
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參奏此措詞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

二月
諭劉峩摺內許收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通諭嘉慶

九年六月
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基爲張巡撫者

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五年十月安徽學

政萬承風奏任滿摺署銜內廷供奉
諭以書銜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當慎也官名

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烏魯木齊提督爲烏

提奉

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為蘭藩
諭交部議處仍傳

旨申飭是官名不當捏造也乾隆三十年

諭飭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寫嘉
慶二十年六月

諭飭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為留順實

屬簡率道光九年五月扎隆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

魯木齊喀什噶爾稱阿烏喀三城奉

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捏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

河南柘城案內回漢二字

癸巳存稿

卷九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硃抹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兵部議處佛爾卿額
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話數處奉

諭兵部堂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致礙文義

十年四月又

諭飭禮部奏貢士名數滿蒙漢字樣蓋湊捏之文實難注目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九卿議覆改經摺內有春禮孤經句

硃筆添出秋記二字

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覆奏前摺硃車係滴硃車

脚併寫

硃批以後慎之毋為俗幕賓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

上諭長麟摺內鄉約地保省寫約地殊屬不通一任幕友書
寫慢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齊
都統奏如姦案姦婦為達婦奉

諭不學無術永不准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熱河都統奏稱

建昌竊犯回子為回賊奉

諭申飭察議更正此皆捏寫不合者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

五年十月

諭向來河臣以河身隄內灘地為隄外以隄外民田廬舍為

隄內內外倒置嗣後總以河身為主毋得牽混五十四年閏

五月福建巡撫浦霖鹽摺

癸巳存稿

卷九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批云東牽西扯甚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閔鶚元奏臬使來
京

硃改來為進廷寄

諭云閔鶚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十八日穆騰額呈進與

李天培通候信稿

諭云稿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驚也嘉慶

二十四年十二月義州城守尉呈遞靈芝奏片係松筠代擬

引爾雅茵芝釋曰土氣和作爾雅茵芝擇日上氣和又引本

草氣味平作本草氣味乎

諭云特為指示俾知盛世不尚祥瑞其率意稱引尤可不必

也嘉慶九年四月

諭題本年月末幅挖改蓋印著另換一扣粘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糧價一摺

諭云並未封口殊屬疏忽著傳旨申飭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銀修理街道一摺

諭云並未填寫年月日著傳旨申飭敬悉所聞亦案牘中風雅嘉話也

工程圖式考

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為上其几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為上以坐閱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言奉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上諭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

錯蓋俗士作几案圖多誤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盡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圖叢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別展

一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陶莊以上引河圖

批云將所圈處放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豐工大壩挑水壩圖大壩挑水壩偏在西首似河道西

短窄東寬長不能一目了然

諭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圖自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河圖顏色同

癸巳存稿 卷九

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豐工攔壩圖奉

諭黃河隄工自應分為兩色庶可一目了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為二道眉目不清且不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

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豐工圖

諭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

欽差奏圖奉

諭著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渲染著色以便披閱了然

癸巳存稿

卷九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癸巳存稿卷之九

九一

癸巳存稿卷之十

影俞正燮理初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始重金石文者也文中子周公篇云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至趙宋即以此名學然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癸巳已字作戊己之己其偽可知漢書郊祀志云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而南史劉杳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

癸巳存稿

卷十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子尾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與有陸機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黃某書塗中京下都督乃吳官周處入晉不為此官且碑言處父魴為新平廣漢二郡太守碑題與文皆偽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宰曲阜土人墾田得古鐵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劉蛻曰葬而虞卒哭乃謚葵邱歲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謚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張策父同為邕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蓋已先售其欺矣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敞辨之云天寶稱載不稱年時為郡為太守至德後始為州有刺史李元不應豫知也是亦穆王刻石之類明有隋大業君臣銜署石刻蘭亭序又宋人傳唐太宗所得王羲之手刻樂毅論石本今尚有傳者又有朱刻王羲之小楷大學石本總為不誠耳

開元錢

舊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七月行開元通寶錢其詞先上

癸巳存稿

卷十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又云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乾封錢流俗乾字在上封字在左尋悟其誤卻用舊錢然則乾封元寶元字不改開元元字之位此元寶之誤一也宋史食貨志云淳化時改鑄淳化元寶自後皆以元寶為文至寶元時仍曰通寶然則北宋人見宋時元寶因以今概古所謂一孔之見此開通元寶所以致誤者二也隋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畫墁錄云開通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今則不然自明天啟三年收古錢歸鑪改鑄後楷字錢少八分字錢尚多流傳者惟開元開通有異議耳博異記有上清童子元寶岑文

本曰元寶錢之文也太平廣記言唐元宗時王元寶巨富時人呼錢為王老摘取錢文耳蓋武德時鑄開元通寶自取佳名後開元年號同之猶明時日本鑄寬永通寶後亦寬永年號同之回環讀為開通寬通則元寶永寶亦自有義宋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聞云唐錢文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蓋宋時錢文有回環故朝士言如此不悟開通之義亦止庶幾乾重之名必不可解執一孔之見反謂開元為非則不思之甚矣西溪叢語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合之唐志開元之義可知又開元錢背有肩文能改齊漫錄引談賓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菜

錄通鑑考異西溪叢語俱引凌璠唐政錄要畫墁錄俱言進蠟樣時寶皇后甲痕通鑑考異引薛當唐聖運錄云文德皇后甲痕能改齊漫錄引青瑣集攷古質疑引涉世錄俱云開元時楊妃甲痕其言雜出人與年不相應其言甲痕亦自有義漢時西域屬賓錢文騎馬幕人面烏弋山離錢文人頭幕騎馬安息錢文王面幕夫人面錢有后妃甲痕宜也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又有地名京洛潤益者則會昌時鑄也魏書高道穆傳云表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及宋孝建錢不言年號在面在幕火珠林以五銖錢有字者為陰實則孝建四銖太和永安五銖及有年號錢當以有字者為陽與鏡

背碑陰其用不同也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嚴君可均所藏錢天命錢有清文有漢字清文為阿卜喀衣之汗稽哈福寧阿天聰錢有清文

皇朝通考錢幣考云天聰通寶一為滿文一漢字嚴未見漢

字錢也今海州武洪爽有之崇德錢云未見順治錢有背文

曰一日二日一兩其穿上日十又有無背文者今說鈴後集

熙四十一一年嘉興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罇又順治通寶錢

數千背無字即此錢也云順治錢無光背為不可解則是未

檢之又有背文曰丙曰午又有背文上戶左戶上工左工左

同大上陽左陽陽和上福福左云雲上臨左臨臨上東東左東

癸巳存稿

卷十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菜

上襄襄上荆荆左荆上宣宣左宣上原原左原上昌昌上寧寧寧上浙浙左浙上河河左河上薊薊左薊上制左延延右延延皆順治十年以前之錢其背文戶一厘工一厘陽一厘同一厘福一厘臨一厘江江一厘宣一厘原原一厘薊一厘昌昌一厘寧一厘寧夏河夏南一厘浙一厘陝陝西一厘雲雲南一厘則十年所定重一錢二分五厘者後又加鑄如當二錢背文左漢右清文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薊昌河寧浙陝陽亦有左清文右原字者其京局寶泉寶源皆清文此十四年以後錢雍正七年定例寶泉寶源寶直等皆清字

琉球波上寺銅片

汪檢討楫使琉球雜錄云波上寺閣中扇銅片上鑿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吳寶厓曠園雜誌云波上寺小板閣像前銅片旛鑿奉寶玉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案元和以漢字紀年漢章帝元年甲申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皆去壬戌甚遠其他用漢字者安南則明史云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則元年庚寅歷代紀年考當嘉靖十四年改元則元年乙未去壬戌亦遠日本則大成年代廣記云百九代後水尾元和元年乙卯當明萬厯四十四年其二年丙辰八年壬戌所可知者惟此墨莊漫錄云昌國縣寶陀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閒海船到此必有所禱

癸巳存稿

卷十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日本寬永通寶

日本寬永通寶或讀作寬通永寶實則先以寬永取義日本寬永元年甲子當明天啟四年其三十年癸巳當本朝順治十年明年甲午本國改元正保三元指掌大成年代廣紀所記皆同徐氏葆光中山傳信錄云日本寬永元年

當明天啟二年壬戌誤也

皇朝通考四裔考載崇德四年朝鮮奏繳日本國平義成所貽書署云寬永十六載己卯五月日則寬永信始甲子矣其紀年始甲子止癸巳今鑄錢仍用寬永者蓋以其名美三元指掌書名八卦通變指南見周氏琉球國志略

太公

水經渭水注云磻溪水出南山茲谷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跡猶在其地在斜谷北源之西清水注云汲城西北亦謂之磻溪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

癸巳存稿

卷十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案史記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孟子云居東海之濱古蓋傳聞異辭然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則太公亦轉徙無常尉繚子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謂之狂夫則汲宜有太公之蹟清水注又云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嘉慶十二年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公泉碑乃魏武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

呂尙者此縣人也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日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爾名爲望乎荅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質野頗與他書不同莊子田子方篇云文王觀於臧有一丈夫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

癸巳存稿

卷十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王其無他遂引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爲太師北面問政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疑卽太公事而別傳爲臧丈人又言辭遁以掩之其言帝命同一託之於夢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誣也晉書東哲傳云太康二年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三篇曰易經二篇曰易繇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公孫段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瑣語十一篇曰梁邱藏一篇曰繳書二篇曰生封一篇曰大歷二篇曰穆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簡書折壞不識名

題者七篇雜書爲周書論楚事爲周會田法爲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是何篇書也宋書符瑞志云文王將畋史徧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韜文師其言亦然但云史爲舜占耳寫本如此釋
史引作爲禹聖賢遺蹟記者多異詞不足爲疑或曰禹柰何得皋陶宣十六年左傳羊舌職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卽論語子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由禹稱之也古書蓋備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汲有太公廟漯北有伏生冢皆本水經而王士正

癸巳存稿

卷十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香祖筆記云李石附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伏湛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單父地東門有孔子弟子處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涉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墓碑酈道元亦魏人宦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漯水又逕伏徵君墓南有碑今尙存是伏墓碑魏時尙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碑之墓隔漯濟二故渠爲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掌故鼂錯

往受尚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邛氏

左邛明子孫為邛氏見廣韻引風俗通取確矣宋吳會能改
齋漫錄云得吳興邛遲墓碑稱遲邛明後則漢至六朝俱言
邛明為邛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邛
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為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譜
學由上及下始有世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搜古
名人以實之此左邛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為
左邛明後且為之說曰據左思為邛明子孫在山東者姓左
不姓邛嘗檢晉書以質之晉書云左思齊國臨淄人其先齊

癸巳存稿

卷十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齊之左右公子左思家世儒學邈譜為姜裔不會妄引邛明
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之乃謂風俗通不可信及言
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如此則妄作而已矣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頌五行年
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外蓋前有刻像
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
五人等頌則云九十八人等蓋後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
年歲次庚戌四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談云永下庚下字
不可辨唐年六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為永隆時碑誤也碑有

甯道願莒州志云有道顯字碑有苑副管公亮志斷副管云
有副督字碑三十五人字甚明志云有三十六人字碑云眷
枕五星飛薨挂月近視與五嶽爭峯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
碑云鑊湯止沸東矚原墜之澤志斷沸東矚三字云有沸騰
字碑云粧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散字方志悞也碑中尠
乃鮮字隙乃隰省魏永平時鄭文公碑使協皇華原隰斯光
亦然粧嚴嚴近分書孔廟同文門魏正光碑陰兩嚴姓青州
殘碑嚴胡道亦然鼻下刀即几音殊轉宋人或以為從人言鼻
人鳥隸刀即篆人也故又譌作鼻而從乃者不知從刀則是
爾雅鴉鷄剖葦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瓌兼雅 瓌 俗 瓌

癸巳存稿

卷十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兩體而字不全苑即苑何忌苑羊之苑而加一音綿青州齊臨
淮王像碑神爵集苑亦然管字作管同文門齊乾明時碑殘
缺中見半字亦卜右多一筆蓋取茂美碑轉從專字應作稱薄
壁柱也寫應作穿莖應作莖勢應作勢豎應作望皆用俗怪
袂亦族別體或亦作挨或又作袂魏高澄碑此非齊高澄
袂攻圍族旅皆從衣不可解也碑徒作徒脩作脩案易繫傳
損德之修也釋文馬融本作德之循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
堂既循一作既脩左傳脩及元冥呂氏春秋作循史記文帝
紀循從代來功臣漢書作脩蜀志後主傳及費禕傳郭循張
疑傳及魏志齊王芳紀作郭脩韓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

近循楚辭亦有悞者皆循之佳證也歡作歡知觀勸及舊舊
舊等俗別之情圖字作圖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定官書云圖
圖二形同說文圖古文圖漢簡以圖爲圖古文而以圖之古
文爲圖蓋無稽之論然圖圖實通寫衛宏詔定官書時已有
之今之鄉音是圖字從都圖轉音又圖以輔籍自周時已然
明制有圖冊里冊之首有一圖故曰某圖或云當從周禮都
鄙讀圖爲鄙不知以圖爲圖胥吏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
得人皆言圖而獨言是鄙也阮字省去今國字中從王王者
草書或字也其終淪作終論測妙作惻妙刻削作剋削悟道
作悞道涌出塔涌作踊皆聆音可知碑云說普空之事借普

癸巳存稿

卷十

十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爲普也頌中純隱等供純爲紆形轉紆隱者謂沙門及居士
以純當緇禮論語皆有之混屯屯作毛風俗通言毛姓水經
注言屯氏河皆由屯毛中有毛字致譌頂祀本古文書大
傳禮緹糾緹所以相亂也歡禧則喜加心亦是古文其暉作
暉則德州魏高貞碑清暉字亦同暉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
糸音 躓彼岸躓八正加足唯唯崔又加山蘭則圖加草成佰
仁則伯加一尅字初不可識偃師金石志齊孟阿妃造老君
像記息子尅云尅不曉何字今思之實止尅字加一筆耳幹
則幹加一高澄碑氣幹英發亦同高貞碑則作幹又澄碑憑
春灑翰席月抽琴今人於幹翰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

云眉間毫相儼若五山又云去仕傍俚又云基柯朽爛事曠
難周應是玉山去住基柯朽爛書丹時誤也知是書丹時誤
者漢張遷碑云荒遠既殞定是賓誤加歹又云爰既且我君
定是暨字誤分兩格禮雜記甕甕管衡實見間祭義見間以
俠甕亦甕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銘云痛矣離長上乃池枝
爲韻定是長離誤倒蓋出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覆校古人
淳至如此至往劫求師眾多裊那淳于五嶽天宮愛性復有
日居月諸雜以分篆唐六典云石經碑碣大篆分書也六朝
唐初風氣以分篆隸及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觀
斯製矣其言雙樹生雙待郎蓋小篆云故佛堂是脩葺也而

癸巳存稿

卷十

十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云建立則侈言之云共捨五家之財佛書云人生見在財產
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盜賊一
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佛像即是此石嘉慶
壬戌小除日

麩條子

麩條子曰切麩曰拉麩曰索麩曰挂麩亦曰麩湯亦曰湯餅
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麩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
正倦游雜錄云水淪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是
也索餅乃今麩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麩餅入湯及凡切餅
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麩迷

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挖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勰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餠餠有膏環其水引餠餠云按如箸大薄如韭葉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膏環云米屑澁如湯餅麪手搦圈可長七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則水引餠餠者湯餅中水引麪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膏環如湯餅麪者今饊子也而水引餠餠之名則又今之湯餠餠亦謂之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日餠餠知宋時專以水引麪條為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者合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之湯麪又謂

癸巳存稿

卷十

十三

運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之麪湯清異錄云釋鑒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謂湯餅瑩滑蓋湯餅為湯麪總名又云金陵士大夫家溼麪可結裙帶則專指麪條齊書何戢傳云太祖好水引麪戢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焉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嬾真子云湯餅卽世之長壽麪宋樓鑰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取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歲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引麪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箸會湯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

壽旦正統間有壽麪東宮千秋節宣德間有壽麪乃取湯餅麪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懶真子謂之長命麪其為長條可知

牢丸

牢丸之為物必是湯團宋以來多作牢丸陸游詩自注云聞人德懋言牢丸是包子亦向壁之言老學叢談云牢丸者牢丸也卽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亦向壁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牢丸豈知豫避靖康嫌名耶其言丸去一點為丸今市語丸為末丸猶然

豆

癸巳存稿

卷十

十四

運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陰陽書云豆生於槐九十月秀秀後七十日熟又云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月秀秀後六十日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生申死寅之日亦見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褒僮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輸租據收斂畢

始輸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斂此卽胡豆張騫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名蠶豆以蠶時熟也黠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栢解

老學叢談云無花果醞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栢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卽內則之醞內則桃諸梅諸諸卽菹也濫卽乾栢云云檢內則芝栢正義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栢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栢賀氏云栢軟棗今案栢軟可通軟棗卽丁香栢然芝栢止是葺今書作蓋亦謂之栢非無花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癸巳存稿

卷十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栢

喫羊皮

羊皮爲裘本不應入烹調鈞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紩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漠記聞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燔羊也或金人召皓會效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會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何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兼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書鎮洋縣志後

右志乾隆九年修者後冊載王忬留巡按飯子鷺用雞首尾曰御史無會鷺例也案王世貞家乘考言其父以御史家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簋或少盃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鷺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盃之曰御史無會鷺例也其言例甚奇檢正德四年大明會典百零三百零四精膳司筵宴天順初外蕃有鳳鷺其下程則王國及差來人行聖公張真人外蕃皆有鷺今

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盃有鷺雞鴨二等二十盃有雞鴨三等十五盃有雞然則十盃不用鷺鴨王忬益以

癸巳存稿

卷十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栢

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家居留客飯何須襲官例又作偽盃非矣

酒

黔俗清明汲水釀酒爲一年祭祀之用然不得佳釀酒多腥劣或得色紅甘冽者族鄰相賀以爲此古所謂福祿水也亦謂之紅娘過紅酒婦女簪花缸面分餅時翦紅紙蒙之題以喜字案籊從米亦作鞠亦作麴從麥今所謂大麴者蒸擣大麥爲之而麴麴多從生藥鋪敵麓埽藥屑合作麴如棋子大且偏重附子烏頭菹蕩以麥麴黏之宜其腥劣忽得色紅甘冽者真可喜也

青海鹽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朱書神農本經云戎鹽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名醫別錄云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海赤蓋兼吉蘭泰河套及青海之波羅沖科克言之是西羌之鹽古入中國佛書言大信度國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西夏時鹽宋人謂之青鹽內地大行見宋史孫甫鄭文寶傳又泊宅編云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耳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池

癸巳存稿

卷十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周回可三十餘里四旁皆山中役夫三千餘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其云青鹽則別錄所謂北海青也其云紅瑩則別錄南海赤也明陸容菽園雜記環慶鹽池有水晶鹽方塊如骰子有鹽根如石可規為槃孟甘肅寧夏有青黃紅池鹽

幘

史炤通鑑釋文於衣襪云博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襪胡三省辨誤云爾雅乃襪字此襪當音房玉切吧也所以包裹衣物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襪被之襪同今譌音為僕是宋時多有誤音說文云幘吧也集韻逢

玉切云帕也幘頭即吧首即今包頭幘被衣幘即包被衣包其從衣之襪為或從字襪則今俗字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栗罽十張紺地句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緋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緋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緋為厚緋錦為織采絲罽為氈字今作毯亦織采毛也既為緋則不得為錦為罽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錦罽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火浣布說

癸巳存稿

卷十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績作布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梁四公記云南海商齋火浣布三端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汗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單字還音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

皮績之爲火浣布明鄭露赤雅云苗中火浣布有三種一畢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伴汗之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火浣布若木棉布色青鷲投火中則潔白宣和政和以後盈筥而至御府初爲巾褥裙袍之屬蓋東漢時始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以手拊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脂猶在亦常物今四川越嶲廳番地五蠻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

癸巳存稿 卷十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火浣如新者矣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爲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布浣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列子晉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不借

癸巳存稿 卷一〇

周官弁師注云璩讀如薄借綦之綦儀禮喪服繩菲注云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凶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謂草屨爲菲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搏腊是皮屨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急就章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爲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履不借視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案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履草屨注顏師古云革生皮也革鳥不用柔韋言儉率貢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綈履革揚雄傳云綈衣不敝革鞞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屨

癸巳存稿 卷十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不借目之謂是草屨不近情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鹿菲草屨縮絲尙草後則綦下不借鞞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鄉里間作而婢妾韋脊絲履依此則不借非草非革非韋非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綦而苴薄今之薄底鞞耳

布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必是金其貨布銅鑄者王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域俱用錢而中國古時亦實有鼓鑄不能徧及之處周時納賄以錦至春秋時金猶未通行惟管子書言金戰國時金始爲貨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鼓鑄不

給猶用布帛可知古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因也魏志云黃初時以穀貴罷五銖錢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溼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傳云晉桓元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為寶本充衣會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索輔言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魏書食貨志云魏初民間皆不用錢自鑄太和五銖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言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濟有無徒成杼柚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諸錢並得通行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宮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偽則害人裂匹為尺則害已此其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刀分碎布古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畝制

步弓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弓過六尺有誅蓋周以八尺為步秦以周尺六尺為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周制步百為畝八

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為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為畝六尺四寸步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為畝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漢武以前計之畝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取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取大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為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微誤方里為三頃七十五畝方百里為三萬七千五百頃即漢武法通典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寶儀唐書音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步齊制宋時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為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會典云丈量州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為糧畝其大制則縱黍營造尺長五尺為弓方五尺為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弓頃有百畝頃積二萬四千步畝為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十步大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疇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斛水田積二百十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步城中附治等

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當田一畝此一清釐等則也又一清釐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十步凡地一畝歛折田五分六釐一休寧折七分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歛折四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祁門俱折二分二釐二祁門後攤入田歛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分零二塘一畝歛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歛折六分四釐其衛戶屯田執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戶取租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者聽新安衛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爲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生辰甘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間民一飽餘事笑談間其人雖不終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田故云間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米八萬錢其世界可知矣唐聶夷中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宰相楊萬里詩云

癸巳存稿 卷一〇

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邨邨打稻聲元宋製詩云城南父老髮垂肩拄杖支頤語可憐餽飪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必力農者勝管子小匡言立甯戚爲大司田云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齊所以霸秦開渠力耕卒并六國蕭何撫循關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光武使寇恂力農河內爲爭天下根本袁紹軍會桑椹袁術軍會蒲葦魏武於許屯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言天下不耕二十餘年請務農積穀昭烈入蜀倥傯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不建國也魏太武帝問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有備太武爲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彊洛陽捐紳舊聞言張全義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間不笑獨見好蠶麥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強不可及矣金史宗雄傳云案視秦州地土北京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徙萬餘家屯田秦州宗敘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世宗以爲盡心於國此皆事在賈前者屯田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爲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杜棕言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此固非小朝廷所能當也

尺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
 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
 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瓘云工部尺合
 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
 分黍之七又案今修會典縱黍為營造尺橫黍為律尺俗用
 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一釐一毫律尺一尺三寸
 七分一釐七毫營造尺一尺裁尺九寸律尺一尺二寸三分
 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
 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是用
 縱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古言在天一度在地二百
 癸巳存稿

卷十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石斗升

漢石千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同度記
 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千五百六十二
 寸五分以方尺許之深一毫者積萬萬毫六分二釐五積六
 百二十五萬萬毫今積立方一寸當千萬萬毫積立
 方一分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千五百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
 六十二寸五分刊本遺卻百字
 今三十斤四兩三錢七分五釐釜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
 深尺六寸其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
 康熙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方

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積百分立
方寸積千分也每斛五斗積一
 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寸法定容積之率
 升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積三百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
 寸石積三千一百六十寸升方三寸深三寸五分一釐斗方
 六寸五分深七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
 方尺四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較康熙時升斗略小夥又有
 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為一升二十分
 為一斗十六斗為一市石仍多十二小升案史記孔子世家
 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三為一之數宋史皇
 祐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樂斗
 癸巳存稿

卷十

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宋秤

秤為稱之草書字小爾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
 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意小爾雅隋唐以前書宋
 人又增續宋明人謂家語出自阮逸蓋逸略有編排十五斤
 之秤五代時始見之馬令南唐書苛政傳云張宣鎮鄂州賣

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
麻志云景德中以御書真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
四釐爲一錢以二千四百得十五斤爲一稱之則皇祐新樂
圖記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爲一斤今十五斤秤乃古三
十斤一鈞也數多錯出然可知爲宋今秤也夢溪筆談云予
考定種律及受詔改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
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
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爲則職官志有給炭月二百秤月百秤
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栗一
秤聊表邨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發尸毘墓得千餘秤炭侯

癸巳存稿

卷十

毛

連筠蓼叢書
靈石楊氏棗

鯖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餘柴數十
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樞密使歲給炭十月至
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
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清波雜志云蔡京庫中
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宋見於官文書流爲
常談也大金弔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交物二十五萬九千
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天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
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
秤金史百官志俸給麴自五十稱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
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朱或萍洲

可談云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鱗音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
兩疏密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鱗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
今夥之祖秤爲二十斤

平

黍五銖合今平八分今一兩合六十二銖半今一斤合一千
銖此戶部平也明鄭世子律書云十二銖爲今三錢明兩止
四十銖程君瑤田通藝錄云大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六分
八釐弱中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四分五釐弱俱太輕不合
孔君繼涵同度記云今一兩爲九十五銖又十三黍又太重
不合也漢律麻志云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癸巳存稿

卷十

毛

連筠蓼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兩之爲兩是二千四百黍也隋書律麻志明言開皇以古稱
三斤爲一斤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二制當陽玉泉寺有鐵
鑊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
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稱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言
今稱者以別於古秤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爲兩三兩
爲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
兩之一 其言九十二斤半當
漢三百四十一斤 大約古四十八斤當宋十三斤
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漢秤二百四十
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平大也 同度記言今一
兩當古三兩九
錢六分三釐八毫 而宋史麻志言以二千四百黍爲兩新製
七絲此宋反大矣

既定姦弊無所措蓋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解矣會典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赤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兩紅銅七兩五錢黑鉛九錢三分鑄高廣六面均者為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重之率與前互明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千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千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

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癸巳存稿

卷十

无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百斤炭十斤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

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十六年

諭近聞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督委員逐細端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慶九年十一月御史書君興奏煤鋪煤塊收小時生煤四釐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輒煤一斤可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生煤四斤半若輒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日益繁富所以尤宜崇儉也

書套

今之書套套即套套即鞞鞞即橐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云持橐鞞筆注張晏云橐契橐也近臣負囊備顧問師古云橐所以盛書也無底曰橐即今書套無當者詩公劉釋文宋孫履齋示兒編俱引說文有底曰橐案左傳言橐籥又言篳會與內置橐則橐為今俗有底者

名帖

說文云帖帛書署也玉篇四百三十二同廣韻入聲三十二云帖券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題賦曰帖均就有署言之今人職名紙曰名帖古謂之刺後漢書禰衡傳云陰懷一刺魏志夏侯淵傳注引世語云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唐書百官志云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蓋名刺者刺取彼意見與否也前此則謂之謁爾雅云謁請也釋名云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史記索隱云謁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云兼載錢穀者以高祖書賀錢萬若今慶弔禮帖所列為名帖中之一種漢書霍光傳注文穎云朝當用謁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官之收職名紙漢有中書謁者令典朝謁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為中涓受書謁漢書申屠嘉傳云晁錯夜入宮上謁霍光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謁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謁之皆朝謁也案曲

禮云能典謁矣未能典謁也注云謁請也謂請主人意見客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踵軍門上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漢書何並傳云自造門上謁袁盎傳云至丞相舍上謁蓋寬饒傳云詣官府門上謁雋不疑傳云及門上謁陳萬年傳云謁問疾翟義傳云內謁徑入後漢書徐穉傳云留謁卽去皆名帖也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酈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棊

油煙墨二遺東坡乃自埽油燈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三十年來歙人以黃山松漬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墨無佳者四朝聞見錄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爲煤新安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爲當用黃山松煙是南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而用鐙煤意鐙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

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宮中以張遇虜香小團爲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州墨工胡景純專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松煙今高麗墨似有漆煙卽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覲名品有松煙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者爲上熱河圍場松也

夾板船札船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荷蘭船取大用板兩層斫而不削製極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棊

堅厚中國謂之夾板船其實圓木爲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爲帆如蛛網旋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創爲小船曰札船駕巨礮於上攻夾板船底底破卽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云荷蘭商船戈船在海中爲取堅皆以夾板戈船有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竅籬而楔之蓋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其首尾皆有柁

皇朝通考四裔考安南云札船無首尾輕捷異常蓋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卦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號令舟行望見廣安灣則柁師斬矣

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為粵南所并

癸巳存稿卷之十

癸巳存稿

卷十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黻愈正變理初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英屈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雜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剪下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莽草

爾雅竹數節為莽方言南楚間謂草為莽此各明一義周官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蠹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叢山有木焉曰苾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阜之本字非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茵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疑之實則莽草即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眾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本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

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
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魚人採葉搗飯以藥魚
皆飜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戶桂世人謂莽草大葉如手掌
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
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爲本草木部之莽草而莽草
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及藤生者沈括以爲謬誤是
爲執一廢百蓋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爲莽阜之木不妨
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種遂削
神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之文
以實之尤不審也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卽雜出莊子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
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
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
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赤皮黃此又別
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菌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
並宜研訪稽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爲月桂葉似柿者
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葉鋸邊表裏白毛者爲肉桂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簇生月桂
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瓣蕊凸起宋范成

癸巳存稿 卷一一

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蕊
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
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嚙之周去非嶺外代荅云桂開
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橡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
比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圭製然此本草所謂桂也
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間
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日煖上山路鳥啼已
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白楚辭美
桂樹之冬榮庾肩吾詩稱桂花耐日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
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年拾遺記言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偕輿旁有月桂白桂爾雅釋木侵木桂晉郭璞注云桂樹葉
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蘭葉春
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云桂
花三月開黃而白言秋花者矣不悟秋日銀桂白花皎潔
晉人已謂之桂非矣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
黃深而大一種花白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
人曰木犀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
尋無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
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
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

一〇九

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一云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桂也姚寬西溪叢語以木犀為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訾也明王世懋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四時皆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木槿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草云楸木槿觀木槿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莫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為樊氏此亦由疑之故強為之說其實爾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槿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終言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言榮莖月令言木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菜

墓榮遂並楸觀入釋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楸施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棣移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楸為施亦為移曰唐棣詩草木疏云唐棣與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閒居賦二柰曜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酒泉有赤白柰埤雅引篤論云木槿花似柰柰實木槿虛詩草木疏言唐棣六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子亦如郁李是楸為唐棣其花似常棣似柰詩唐棣有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瞬瞬然故楸有木槿名為施為移兼榮華也釋木云觀梧注云今梧桐釋木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二月榮莖月令云季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為葉華為葩是木

槿之觀為梧觀梧亦兼榮華也詩鄭風云顏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為月令仲夏榮之木莖鄭注月令云木莖王蒸也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為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

曰朝菌

潘岳云莊生說也 見文選游仙詩注

一曰椿

莊子逍遙遊大椿 釋文引司馬彪說

禮謂之

榮詩謂之華是槿亦兼榮華楸觀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楸木亦為木槿二也觀木亦為木槿三也三者皆木且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自有齧苦莖莖莖草二種正經豈宜惑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萼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施梧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菜

應草訓若云辨氣則治牆卷施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足木非草兼及楸觀義更違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楸一名觀案爾雅是楸觀亦名槿非謂凡屬槿者俱名楸觀草木疏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既名之為木槿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壬戌夏在泰安作戊寅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為上往視之乃櫛木此又汝潁閒木槿之名京城謂之杪枋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于孤翠植晚翫于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

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懶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矣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是日適不曾顰也

西瓜

李志常西遊記道藏本二卷記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

瓜其重及秤蓋卽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圓蒲而圓色青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紇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祁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紇國瓜有重六十斤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圍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昇之則及秤不爲大盛如梓老學叢談引耶律丞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云尋思千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瓢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黃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煙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

癸巳存稿 卷一一

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籤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窠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池工者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自重黑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黃山松脾煙黑乃是脂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片松下品也明天啟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二萬六千兩吳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得銀百餘萬時木植甚賤又山厓深窳木植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多奇品又程瑞所黎牀嚙語言康熙五十七七八年間蒲團臥龍殿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爲鐘炭其松更寥寥矣

牛莊葦

牛莊葦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二釐共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

一一一

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十一束適讀通志又讀緝古算經記此

葦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為一堆牽算一堆值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案一堆一千一百二十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七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部議及星使何以覈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為一堆應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為方三十斤為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為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稽料二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為二千八百計算是不檢也

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南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卽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作己酉耳順治十六年山西平定州峨峪邨牛產麟送京師見平定州志張石洲說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淮縣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恩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憲德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牌大塔大佛大樹大梨大韭大材大

玉

晉書衛恒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為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按古人大字多以鐙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

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鑄及一惡客俱愕然相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黏襄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不覺騰踔往來成一福字端麗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襄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取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稍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棊

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此絹之取大者圖繪寶鑑夏文彥撰云戚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眾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摺郭若虛圖畫見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

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間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千萬里郭畀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北隅縈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注壁上至百尺墨竭不能見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丈耶干蓋十譌丈亦尺譌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縫絹帛爲之古今取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一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棊

取大者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牌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牌莫大也按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牌高數十丈砌數段爲一牌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爲之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牌長丈有六尺留僊游寺蓋牌尺高丈六尺取材已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此碑之取大者其丈尺已可疑而正德姑蘇志言宋韓世忠墓碑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有司磨作趙師舜碑爲樓三成覆之石豈能採至十餘丈而移之者又高十餘丈豈樓

三成所能覆至其他磨厓者又不計也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塔高九十丈上刹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矣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資天寶塔高數十丈其制為十二層即報天塔史臣以為安南四大之一外有瓊明鼎龜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以木為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真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太祖所鑄七度鑄成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至胸五至腋六至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肩膊七至頭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與開寶寺塔伴唐尚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虛受八石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濱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甚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為偽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為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合樹立亦偽言也明人姚士粦見只編云處

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矣蓋樹之取大者酉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于仙釋詞頭此梨之取大者酉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韭山昔有人遺韭種于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取以供食此韭之取大者

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厯二十五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六尺可視宋時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

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眾勞苦情形朕心深為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不必前解然外間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

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塊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即行起運赴京玉慶著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

一第... 丹... 卷... 八

喀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
喀喇沙爾此玉之取大者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
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後謔為
渾撥四按火不思渾撥四皆單字遺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
安客話謂之胡撥思琵琶古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絃索
初學記引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斃注云杜摯以為出於
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斃而鼓之宋書樂志亦以為然世
說有曲頸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彭齋曲項琵琶云曲頸曲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四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琴

癸巳存稿 卷十一

鑛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回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
詢之鐵工皆不能為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
中國琵琶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

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圓腹如半餅楹以皮為面
四絃皮絃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篋篋火不思胡
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輟耕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
不似曲口溫舍舍窈窕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
酒自彈虎撥四兒唱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
之名沈德符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槌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
不是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撥四土兒密失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十五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琴

又兒機之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作虎拍思
一作琥珀思皆指直項按新會典圖第三十六卷火不思四
弦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一毫亦曲首七寸二分九釐
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剡木為槽上覆以板四絃四
絃者槽方無角而長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而四弦今尺一
尺七寸七分四釐

皇朝禮器圖燕饗番部合樂九色第七為火不思
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番部合樂蒙古筚吹樂火不思
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四弦見
於

一一五

聖製者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庚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曲長朔
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云底事名同火不思又云應恨昭君
出塞時辛巳七塞蟬云日和昭君撥四弦

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
茶如蜜汁吳下田家志云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拭汗如

五九四十五樹頭頭戴一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

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

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

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

兩艦肩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以

上俱依吳下田家志注其異語一齊出此戶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
書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

日為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

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

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

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
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
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
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
為雞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按雞取一日為雞又得吉音非堯
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為歲之首日
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
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
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

天穿節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
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為天穿潛確類書云

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

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

正月三十日為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

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

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

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二十日為

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枚煎餅

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為圓塊加線穿

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日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日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六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謂爲天穿日作餽餽禱神日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僞託古書妄引唐詩於體取合宋葛魯卿勝仲驀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日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爲天穿二十一

癸巳存稿 卷一一

日爲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爲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黟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頭芻語云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爲天穿所以知天穿爲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懌荆楚歲時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九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爲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鑑南湖集賞心樂事條日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倣唐事爲之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尸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緱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

一一七

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開元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皖彼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皖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主果九百六十四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為妃荆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為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嫁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

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六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竊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願禿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為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為織女橋致首禿爾開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祝說然郝萌云織女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遺說後徒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時也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白虎觀淮南人間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弄女婿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爲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詔曰我曾殺爾婦元氏懼匿妻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西陽雜俎禮異云北朝婿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婿有至委頓者

看新婦

看新婦禮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爲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親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弄新婦

漢書地理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改然尙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眾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西陽雜俎禮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搥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滅死抱朴子疾謬云蹙以楚撻繫腳倒懸酒後酤醬不知限齊至有傷瘀血流踈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

不改豈非鮑昱斷獄假仁害俗邪西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怪獄滋與明黃暉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友戲繫其手游於市反而羣飲而仍繫生子者于樹遂爲狼所啖此匪人所謂舉酒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帳外聽者爲慙蓋俗之聽房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歌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傳注師古用瓚說今按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喪儀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饒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饒歌橫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鹵簿鼓吹陳琳檄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宋趙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轅門所奏無鍾磬塤祝琴瑟但鼓鈸饒擊吹金笳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庾晞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鐸挽歌唐制挽郎與執鐸代

哭者同衣幘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傭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為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國病云送死殫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辦歌舞伎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為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聚

宋寶萃酒譜第十二為酒令云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按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即酒令非備酒禍也云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其酒令之漸歟按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字韓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

連酒令字云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引者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奢節士並云桀為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以卑者為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肖為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為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君臣之義不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敵已止奉書奉復而文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聚

人往往稱頓首稱拜蓋由臨古帖而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巡撫日中丞知州日刺史應天日秣陵順天日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諺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之駱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日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日天隆餘慶聖祚長春賜子詰詰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檮杌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利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日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

長春則宋太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卽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子皇帝皇太后皇后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載困學紀聞云樓鑰桃符門前有約頻來客座上同看未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稗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撫其短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教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藥洲門符喜有寬閒爲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恢南城園門符曰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鉞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瑀山居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和周文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其言是家家有春聯矣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話簪雲樓雜說云春聯之設自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行出觀以爲笑樂其言不確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爲病宋人言長年者訣夜臥不覆首晚飯少數口避瘴者訣稍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道學佛者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此譯經者不達佛旨妄爲諱飾佛不當有此制也佛以日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譙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憎訶以是之故佛以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拘此也僧傳受八關齋戒者其戒八日不得過齋後食謂俗眾聽經止此一日一夜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俳戲不往觀聽七戒不坐

卷十一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高大牀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牀不觀優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與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檢南齊書王與傳與貴仕上收之閉門拒守還內禮佛軍士斬之王與沈約均非吉人故法苑珠林述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迷八戒六高大牀坐七妝飾八自歌舞及往聽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猶稱建煙道光十三年七月琉球商船飄至日照商人內洞村水張二姓船載煙草往福建售賣者見山東巡撫奏是呂

宋琉球煙皆歸福建煙味取沈也性德錄水亭雜識云今所噉煙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曰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初疑為蘭州水煙然煙本名煙酒沈氏西清筆記云朝鮮進煙筒曰煙杯似旱煙水煙本為一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白世尊諸苾芻畜歛煙筒畜灌鼻筒畜飲水器畜盛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歛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云煙自天啟中調廣兵乃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天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煙者死後洪承疇請開其禁初以喫煙聲似喫燕故惡之李王通蚓庵瑣語云煙葉出閩中北地多寒疾關外至以馬一匹易煙一觔初惟南兵北戍者喫之崇禎末嘉興徧處栽種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煙利厚而喫燕聲惡民間賣者題曰熙朝瑞品以諷官吏使不究詰今沿而不改俗士不知見人不喫煙者謂之曰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由呂宋琉球朝鮮而閩廣由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滿洲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謂明境高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四裔考云俄羅斯賣煙者籍其家發遣之是也今州縣無不種煙

盛京通志物產

皇朝通志昆蟲草木略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菰亦稱為煙酒隴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禦寒熱河志云隴旁隙地多種煙草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葉曰蓋露是今種煙者廣矣關東煙葉味厚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前因爾輩私用故不能治人蓋喫煙之禁此後不在科條矣康熙中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斤止是不用取可惡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在巡撫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況煙為取耗氣之物不惟朕

癸巳存稿

卷十一

天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不用
列聖俱不用也濟寧道蔣陳錫恭紀云碧碗冰漿激盪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蓋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寧汪昂作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飽者使餓餓者使飽醉者使醒醒者使醉其言頗能道物性乃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評檳榔四德也嘗卷煙葉塞筆管中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頭蝨醒世奇觀云煙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即入武陵李兆鯨以為水蟒隨飲澗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洟故

肥得血故赤教日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任琇海東賸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種以煙梗附其下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烈殆亦殺肺蟲歟

圍棋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夷堅志辛集云席天祐採用兵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弈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神聖教真欺人之辭宋史潘慎修傳云作碁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雲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棊

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枯棋三百選法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算始精人能算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志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謀算之算與算數之算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買棋局懸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讓第一手先著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尤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圈一是十圈尤與棋無涉以

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西陽雜俎云僧一行未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便與國手對子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抱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携蒲見人博奕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逋言世間萬事無不可為惟不能擔糞與著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會為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為小人也棋客遇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昭陶侃也

象棋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文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殿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噉馬士兩敵相對殿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啟覺也

癸巳存稿

卷十一

三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棊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黠愈正變理初

術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倉新矣公疾病六月今四公欲麥使爲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言及倉新也將倉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饋一客自言知人倉料李問之客言李不得倉饋將倉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楪繪李返就座執筯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繪雜糞埃不得會此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北史吳遵世傳云齊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文襄出遊恐雨筮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文襄曰不著罰杖十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倉盛寅疏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占未申間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脇刑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爲也又多爲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

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滿

管子霸言篇云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法云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卽白圭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爲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客霸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二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形云使稅者百一鍾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麤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晚世學者博

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精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為言詞名為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論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為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經為道下經為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惟道德二經詔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經德經也晁公武讀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即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亨之壽之河

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益丹中仙人文誤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施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為漢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修撰是晉時佳本為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文也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為淮南本人秘書讎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畏累虛惠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說云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為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

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眾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謂兼愛即無父是險誼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便私欲為遜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案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為之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辨言能敷暢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為文而務為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墨子才

莊子以墨子為才士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今其書守備號令李靖以為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右鬼

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董無心難之意林纏子云儒有董無心難纏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此儒殆楊朱之

徒非真儒也儒則五經皆言有鬼神

墨子羊衄解

墨子節用上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衄乃組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家不能省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法後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其所謂法先王者即尊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即本朝先王即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

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爲下而倍裁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逾於本朝之所監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占善爲禮者不相案善爲詩者三言與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爲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翬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爲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姦劫弑臣篇云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諺即管子君臣上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

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之矣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爲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謹極

列子力命篇謹極釋文引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云謹吃極急也則謹極皆口吃極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爲人吃又盛怒益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謹極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脈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正脈否氣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蹇亦令蹇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蹇吃

呂梁

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呂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案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

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真為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醜二渠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劉奉世校漢書以為誤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九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菜

逃歸烏頭白見風俗通論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蓋小說家之一種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近燕丹子自永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近亦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照白石樵唱次翁秀峯詩引金樓子黃嬾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嬾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今其語在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尚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為縱橫之學者藝文志為一家近言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

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干祿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叢詰墨為漆雕開辨則王肅皇甫謐之徒謂是漆雕開矣孫氏者即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取為老師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十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菜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機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冥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何之其形異餘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

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
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
斗兼房能爲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
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
云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此云昴街門亦日月五緯道也云
鉤鈴房宿鉤鈴二星也斗者卽北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
提謂夾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握天能持
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
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
七以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爲十云必提起天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
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昴昴與房義
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昴之義也七則七以分
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
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書之意既爲尋其條理書其後
焉丁卯二月既壘

識書

識釋名云織也義織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
驗之事識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
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

儀遺識以臆對則識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
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錄
見其傳曰亾秦者胡也王莽亦見漢當中絕之識其後人又
附益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知識
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
者貴焉謂之識書則識有五行九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皋珠證

漢游女韓詩本以爲漢神文選七啟注韓詩漢有游女薛君
曰游女謂漢神也蓋采之外傳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
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其佩二女解佩與之文選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
賦感交甫之喪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
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
方山依元和郡縣志正與南陽鄧縣分界下有解佩渚宣室
志言馮翊嚴生於峴山得彈丸黑珠太平寰宇記言漢陽羊
雍伯遇人以石子遺之羊種之於今玉田得白壁五雙以此
言之襄水神女佩珠如雞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
南都賦中黃鼓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鼓玉以合聚於襄鄉
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山
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實卽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

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絲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絲絲穿之帶以為祥葛勝仲驀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竅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鷲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賁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補天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十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鼇大龜也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案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為渾儀貴天象也其云渾儀蓋儀器譌文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為儀器斷鼇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樞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革言張湛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即是天不足女媧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即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為蓋天天門

又以鼇足立四極故可定為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筭也鄭康成以緯說經絕不牽引漢人渾說安得謂堯有渾儀知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又云當其時狗猶可以為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獬狗也其注甚怪案觀世篇云其卒人果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十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有逐獬狗之亂而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因獬狗而殺子陽極也注與觀世同又淮南繆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向刑而劫死汜論訓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何以首時獨為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諺言訓羿死於桃梧注云梧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八字是戴堯文說山訓羿死於桃部注云桃部地名一人註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梧為杖部為地蓋望文為訓惟桃梧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劍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矣誘之失在疏略又注呂氏多妄希其金呂氏適威言

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曰魯莊或曰衛莊案莊子讓王篇呂氏貴生篇並云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間世篇言顏闔傳衛靈公太子則適威之莊公定是衛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頤注為誤而誘以魯莊顏闔不同時思載其金不悟呂氏並未言魯莊何由取金明方孝孺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為呂氏病日知錄又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之所致耶

急就章蒙求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奧雅亦非蒙求諸書可比案急就奇觚與眾異則有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諸將軍諸物盡訖遠取財物姓名訖請言物名顯殊絕分別部居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直錢裳韋不借不冒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盛蝗災不起其雜診廁清濁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藏裏約纏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請道其章則有請言物顏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蠶升參升半厄廂則當句中複字蒙求提要云其注顏叔秉燭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文案其傳今具小雅巷伯吟兮

侈兮成是南箕下 穆素蠶升 本作蠶斗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進藥晉恭帝帝不旨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言帝深信浮屠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旨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有比芻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有法炬譯比耶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傳果報聞見錄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近其言大冇利益惜世之刊善書者不知采此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見婦人斷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巷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避賊者以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恐啼聲為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教之為綿毬隨兒口大小為之置口中使滿口而不闕氣置甘草末漬水毯中兒有所咀吮不作聲又綿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嬰兒甚多今案自殺不得復人身此佛語亦當鏤板印貼通衢者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如是語
 棘針頭尖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與乾鑿度所引
 經素問所引冊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
 前編莊子言老子謂孔子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
 老子化胡即以教佛至西漢末釋迦文佛生改黃教為紅教
 卽以此為故先典晉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
 佛言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誣罔也唐譯楞嚴經卷十
 云佛言天魔計度烏從來黑鵠從來白白非洗成黑非染造
 從八萬劫無復改移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則
 故先典又為天魔語蓋釋迦文佛目其國舊書為魔言也舊
 癸巳存稿

卷十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曇謨取講涅槃華嚴又譯諸經天竺流支寫以胡書
 傳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而卷二崇真寺
 惠疑親見閻羅王責取以講經者心懷彼我以智陵物付司
 卽有青衣十人送取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
 聞之京師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取實聰慧高僧
 卽有陵物然以視噉肉營酒毆罵淫穢以為聖賢菩薩地位
 者取不宜受業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疑所

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假作佛寺俱付
 司入黑門此閻羅王所判則灼然是非之心矣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識吳支謙譯佛說梵摩喻經云摩納具觀秘
 識知當有佛身相奇特故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則西
 番亦自有識言有佛則果有佛言身相奇特則果奇特所謂
 識書立言於前有徵於後也今略具二事梵摩喻經云一孔
 一毛生毛紺青色右旋盤屈頂有肉髻光明焯焯過日絕月
 其所謂一孔一毛以髮言之史記條支傳正義引浮屠經云
 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毛爪赤如銅是也其言肉髻禪秘
 癸巳存稿

卷十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要法經云諦觀佛頂肉髻髮紺青色一髮舒長一丈三尺放
 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
 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為冠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
 二指當剃此僧法也佛髮雖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
 喻篇云外八異者釋迦頭生螺法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
 載云鼎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
 髮是未知肉髻致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
 四千毛乳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納妃時復
 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
 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與禪秘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

寸而梁書扶南傳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案佛三味經佛髮一丈二尺疑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物三昧經言諸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一丈二尺也其一為梵摩喻經云鹿膊腸佛說義足經偈云真人鹿膊腸少食滅邪貪二經皆支謙譯言腹中腸如鹿膊腸也案般若經云如來雙膺漸次纖圓如鹿王膺是為第八相禪秘要法經云如鹿之膺膺華嚴經如來十月相海品云如伊尼延鹿王膺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膺如鹿王齊僧佑釋迦譜云八者腳膺纖相好如伊尼延鹿王本行經剃髮染衣品云摩訶波闍提提哭言我子膺膺猶如鹿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今汝如何行涉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膝平正無節膊腸如鹿是諸經皆言足腓腸其混於腸中食少者由中國字遞誤若梵本則胃腸腓腸語各有的不當相混疑支謙誤說又本行經魔怖菩薩品云魔言兩脛正等形纖而膊如鹿王圓魔女自言如此此西方以足腓纖圓似鹿為貴之證其言腸小食少義孤且非相師所能見也

僧家偽書

明藏此字號佛說寶雨經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長壽天女記當於支那國作女主尋此經為唐達摩流支譯語甚怪異檢身字函中有佛說寶雲經七卷為梁扶南沙門曼陀羅

癸巳存稿 卷一一

仙僧伽婆羅譯者寶雨文義俱出其中獨無支那女主之說則寶雨文偽武則天御造華嚴經序云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說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辰披祥寶雨之文後及河內有周大足元年賈膺福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云隆周鼎革如來授記大雲發其遐慶寶雨兆其殊禎推檢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外戚傳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世合微則天革命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為天賜庵天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即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即改九月以後為周天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愿傳云侍御史郭宏霸稱則天為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今不見大雲蓋以寺各一本高座講說爛敗而寶雨依華嚴序則為天授後所造以未講說得留淨本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究言蓮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謀反佛何由知有魏地是亦

一一三

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祇人則天遺教也

衛公問荅

衛公問荅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詔樞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又曰靖拜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著有此事乎

州名急就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三字相比者四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字一十四字二十六字三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異字二字者二十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與州著目四十六舉控三邊名十其文既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未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計軍監三百八十有六蓋元豐時制也宋地里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於元豐八年刪定州三百四十二急就蓋少二州軍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異字四十六州兒童習之則聞名

思辨不以袁為原繡為秀庶無坊州杜若之誤耳

論書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孟子集註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云堯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皆見四書中合之為四書注一部則非矣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先蓋服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齋明盛服都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其言是也其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野獲編目錄書後

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著向覩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景倩故家多諳掌故文筆條達在弇州上明代佳書也惟云宣德八年會試錄鍾復江西人鄉試百九名楊玉河南人鄉試百二十七名以為其名次額數不可曉今案此是國子監錄送順天鄉試也又云天順元年登科錄許起兄越為奎文閣典籍以為徧考列朝無此官蓋舊官不傳今案此曲阜孔廟官

由衍聖公咨部補充者也又云文皇至塞外南望北斗近商於占城呂宋者言躡度方向與中華無別豈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此則商賈調言不足亂聽至里差一定之理景倩亦未思耳

書河南府施志後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日迷況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行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大厯中以租庸調爲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之類大厯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是再增酒麴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厯時定租庸調爲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吾郡休寧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歙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卽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行致賦役重出惟一讀書之

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善瑑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旁采舊名目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洧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倉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故夫稅目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間有大沿革非草野及書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舉文編有荅邑侯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方牧忘併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爲文貞兄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上諭云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載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

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

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此而已

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文格

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與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

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夥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

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

十二日

書五禮通考後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

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莠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

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

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

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

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國經野無歷代田

畝步弓尺度亦是漏略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錄禹貢錐

指乎嘉慶戊午九月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

如觀察之力時歛鮑氏欲為刊于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

記至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

意林北堂書鈔菽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

高僧傳兩宏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

同人籤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

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

湖詩注七命注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

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周伍子胥文又多

引莊子為今書所無應彙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

廣記載異聞記任升之藏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

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任昉得銘為東漢建武四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

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墮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

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

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

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

同人以為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其文真

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

錄下可云寶書矣又為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道光甲

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

許印林州同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

視大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
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己亥春於江陰李申者山長處見此
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自然即此本所類聚能
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
飲食好惡之真己可爲有用之書矣倘乙亥時鮑氏以准齋
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
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邨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爲
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
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
淨紙以爲他日使意縱筆地也己亥二月十三日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頤正堂文序

句客王喬年與正變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崧鶴卒於嘉慶
戊午十一月年二十四頤正堂者其所居也正變錄其詩四
十二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正變嘗讀唐趙璘因
話錄言李賀歌詩多屬意花蝶間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
歎吾友之不達或由此歎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
太子序其集謂閑情賦可以不作好綺語者或引宋璟梅花
賦爲比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忌也然則趙璘之評
亦所謂事後易爲論者耳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知文貴膏潤而談
者或尚峻潔謂哀文豔藻人多顛頽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
有文采辨命之論談蓋偶中温李不達非豔藻之過何者温
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頗類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
道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爲詩賞風景詠古賢
勿揚自己泌泣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摭言云吳融覽盧延
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
尋常亦難峻潔彼賈誼之文息夫躬之辭取云峻潔竟無豐
福下至樊宗師劉又盧仝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
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南史齊長沙王傳云高祖謂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
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壽考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小說
載盧樵貌陋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盧雖
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見孫光憲北夢
瑣言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
蜂蝶中多名臣司馬相如楊雄文閎深整肅其爵位亦不爲
漢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其末也
曷足信哉崧鶴善言辭申明奧理超邁曉譬嘗稱王文簡不
和人韻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正是檢韻作詩何必不
和韻談龍錄云恐七古轉韻從此遂以爲其論甚正又言古人

一三七

長篇以轉韻分段近詞人味之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材哉通此是正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都其富哉任其戎家語弟子行解作其都以富材任治戎家語雖矣材哉之通漢人有所承也又言飛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氣喜靜故十月先開嶺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世人或不飲而冒醉名嘗歎為名言聊記舊談洋洋盈耳今覽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善徵引有首尾至於薔薇晚枝將離諫語風懷不減亦在此編於古人所談得失半焉而獨蒙其不吉豈非孔子所謂命耶正變少時嘗與崧鶴作陰律疑裁書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无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為多精神周到可云健者北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陽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斯人此卷隸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淵穎集旨趣闊達而解職方頗失開方之法朱文憲為集之亦未能校正況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舊貫此尤有愧於逝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成君瓘籒園日札序

正變識籒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徧游山東出同車入同硯席至樂也正變學力疏散又飢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即置之不復思偶有疑惟籒園是質籒園讀書能

為深沈之思刺取經傳沈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備各有一冊於尚書功取深閭伯詩說古文醇疵相半釐而訂之證以古簡創獲甚多胡朏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大清河之誤籒園又詳考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北者亦非古漯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阨又攷泲水枯渠及攷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遷移之蹟為胡氏所未能詳以推禹貢大河精力過人遠矣以周髀算經首章之言御三角本捷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然亦盡數十紙不能簡也讀史輯紀表志傳事涉鄒平者綴為一篇以其繁重分為上下猶各累數千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言正變讀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答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弟禮西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為一尺以數尺參錯其寸校之自定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正變至章邱又擇得佳黍百粒寄示且以互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籒園日札中意思贖雅真儒者文也籒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籒園既自愛不肖遽定其業時時刪改正變每觀其引書推校塗改畢即相視而笑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聞一時不談也如吾兩人者殆亦強有力者與甲子正月復會於歷城

屬爲作序今年二月會於京師四月先生將歸矣正燮久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誰肯正告我者故於其歸也爲道日札之見在者以實前言且以記良會之難因自敕厲也乙丑四月十三日

陳揆

洞簫賦云密漠泊以獺揆注云獺揆相連延貌字書曰獺揆獸逃走也獺揆救陳救員切案史記貨殖列傳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云陳蓋衍字因下陳揆文誤也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藐焉始孩注云廣雅云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文選注呂諶字林藐小兒笑也解以是藐諸孤謂顧注藐爲小義未當案藐無笑義尋文選注語次當云字林曰小貌說文曰孩小兒笑也所脫去者貌說文曰孩小計六字各本皆同

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尙威容軍馱趨迅注云庚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崩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庚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馱字怪而顏庚當有本

今案此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駙言副馬多字亦作馱而誤爲馱庚詞是代馱玉篇廣韻並云馱駙蕃中馬名字本作馱而誤爲馱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疇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兕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者兕龍陽君所以泣七字

梁時陸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爲典故顏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昔策劭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郤爲左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郤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磾遣長史榮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近初誤營郤爲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郤爲策邵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文賦注書後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士衡言賦之所陳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爲驗之

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
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
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
不易注云曹子建應詔詩僕夫警策此以文喻馬五臣注良
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其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即指
片言今文章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策者以合賦韻
文選傅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
賦發閩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
途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
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為不辭矣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元龍解

陸士龍為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煥注云北辰
言不移也元龍喻美女也是讚軒轅龍體主后妃此指西城
總章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
龍即北辰以元為北以龍為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為顧彥
先婦答彥先也士衡有為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
北辰星則此詩棄置北辰星即答其贈語又反復申之言不
當違棄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

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累
語然此作字應則故切即今之做字小雅薇亦作止歲亦暮
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
應有之文選刪之也 穆案乍故同部則作做同音但語分
今古雅俗耳理初乃無端生此葛藤

青玉案

文選四愁詩青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
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案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為
韻賦云况能坦蕩而為物以俟憑依而寄傲語本憑依注實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
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
名之如酒槽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為槽會實
言李接帶陷文似槽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蟻蟻來會之
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槽會實劉熙注曰槽蟲也李實

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綦母遂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文通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槽槽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皓然之氣班孟堅荅賓戲孟軻蒼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為何本楊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文選自校本跋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泐流之隈汧涌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荅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又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日以下五十三字任彥昇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四衢之賦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為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衍四衢互易耳其本為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為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眾故刪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相上所記朱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聚

指道光丙戌九月朔日夏鎮舟中

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為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為鄱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贍張子房詩奇愚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為殤真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

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岐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採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為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聚

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器訟者道也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王勃滕王閣序言都督閻公榮載遙臨宇文新州襜帷暫駐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餞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趾俱過洪州閻餞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上元二年勃又往交趾渡海墮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即其年言作序序言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英華書題

以舊書傳證之其義卽了勃父子自號州雍州往交阯道洪都勃後又渡海者皆由今廣東廉州海也新唐書言閻瓘宿作序王定保摭言云閻宿屬子瓘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謂閻瓘爲吳子章又有神借風送勃至之說因言勃十四歲獨行省父闈入宴中孟學士爲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辨於福時勃生平履歷及序文俱不合序言南昌故郡唐摭言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是宋時兩本並行案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八年復併入豫章貞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勃豈能豫知之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无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南昌縣志載有萬君文謂勃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案勃文止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翼軫也李淳風乙巳占云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語本無誤考古質疑云勃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楚尾分野勃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體而無理取鬧也湛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愈重修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勃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併優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是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幸附三王後乃忽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併優又何

勞錄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爲豫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語其時檢考古質疑湛淵靜語二書讀之其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生韓魏間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吏執之用柳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早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江陵軍驅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錄亦言老卒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爲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拜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貶出詔磨其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舍者曰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況蘇蔡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卽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遍可也宋有陳珣者官淮蔡

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韋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為金銀車之說李綽尚書故實因之絢為執誼之子多詆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開記書則昶學自空疏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方朔楊意姓名

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哀賢之皆進士哀為狀元綰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即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昶必有故矣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方朔字人以為病若用臣朔字自佳按其言非是商隱有為舉人上蕭侍郎啟云毛傷榮彈鱗損任鈎榮彈者南齊垣榮祖善彈也割垣榮祖三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裴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又章如愚羣書考索云王勃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為楊意措詞荒謬此則章

與吳同一陋也楊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如四字取如一字詩賦遣辭安句自有其例楊雄賦云乃命驃衛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為驃張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為呼韓庚信銘云年銷張辟謂張良之子辟疆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宏方朔馬遷馬相如松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牢或以就對偶或竟省舉陸機辨亡論云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裴以與施績范慎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瑩為元顥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為福於卿為禍是以見在之人割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其姓以爾朱榮為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裴之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裴三國志丁奉傳作黎裴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闞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即諸葛也潘岳馬汧督誄云齊萬歲關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廟碑後穆子容為重立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即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勳加擢捷民間謠曰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顧付奚度即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云徐摛庾吾羌恒日夕度肩吾也

朝野僉載論鄭細云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悶放懷詩云憑君一詠問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尙書倒地落周師學子周師老也朱澤嘲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遠軒也冊府元龜僭偽部矜大天福四年詔云鄭弼再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萍號起雨謂兩師萍翳也禮有言微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詆訶哉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蓮峯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峯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峯聽雪唱丁棧詩蓮峯太守別知音王起詩蓮峯之下欲徵黃唐人榜後詩多用蓮峯不可解或鎮院中有是物或臚唱時有蓮峯在殿陛旁然當前景物何便用作故事云云案蓮峯華山也進士榜後言蓮峯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試解唐人舉進士多由漕試解省故唐時赴舉入都者謂之計偕今猶襲其名也穆案計偕字出史記儒林傳計吏也為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赴華州求學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取盛唐撫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卻拋書帙裏管

如間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樂坤禱華嶽廟中夜夢青綬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指說蓮峯毛疑是殿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爲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疏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朱以爲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爲江師江本不詠梅柰何師之李嘉祐詩云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瀧下春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邨暮歸詩云鸞尊恰受三升醜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柈欄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

措藤送夕陽又雨復作自近邨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
榼邨膠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
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
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
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埽餘青龜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
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閒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
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四六談塵

宋謝伋作四六談塵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
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籲天辨誣通序伋為蔡崇禮之婿寓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聖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居於台費衰梁溪漫志學談塵中二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
綦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案綦為伋外父語不容誤談塵
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綦貼略不載耳不得輒謂之
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塵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
取案顯道為伋叔祖更不容誤伋代作謝啟有刻石刊章偶
逃部黨語其證顯然衰議為非矣

茅店酒旗語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荅有新酒菊天維其時矣
上日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
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

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豔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
拜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詠雪云好是漁
人披卻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在
詞中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唐昭宗詞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
薩蠻云奴為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
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聖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
志廣載前代桃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
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宗不當自
稱奴斟酌之使自稱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
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音不合又不知奴為託宮人之詞則
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不惟內中字雜弱且失古人
文意也

接花

接攔也詩善澣善否箋煩攔之意梁書言齊人殺寶卷右衛
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食之偽悶不署即捺挪也李宣古

詩云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
粧成接鏡問春風比似庭花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間引
鴛鴦香徑裏手接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接今云捺謂
抑案之亦作挪謂搓挪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真
珠顆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
說花枝好一响發嬌嗔碎接花打人謂搓挪花以打人也潘
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疏狂
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養直又張翥風入松
云春縱冶便不飲從教團雪揉花打揉即接也耆舊續聞云
張仲遠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榮

詩詞虛字

唐盧延讓學為詩或請為詩之式乃為詩以示之曰不同文
賦易為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雙
齋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哉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尚
此體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漢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
是命矣夫小雅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還
怪極則知耳目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
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引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

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為惡劣
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實字讀且
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卻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
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
歎之聲不可向邇矣黃昇賀新郎詠梅云問梢頭冷蕊疏疏
幾時開也閒者闕焉今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比戴差勝終不
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
且譬如沒伊時更不思量也取為工妙張雨貞居詞亦多填
虛字張鎡瑞鶴仙云念歡娛取是今宵怎知恁地亦有餘韻
張翥蛻巖詞清平樂一用四矣字一四也字為合調而設洪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榮

間適語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銓默記以為其言
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
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取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
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
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間
適之意真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
老手授紫蕭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念卻巴陵道言

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坐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吳琚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葢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更深曲耳

空格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珮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頒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

癸巳存稿

卷十二

癸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栗

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惟唐裴灌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元元靈應頌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云云上空一格者四所云我乃詩我出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塔記云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空年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年歲次空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其主王曦為我當今我字提行末復署云我當今大闡大武睿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此與董昌僭位下詔署名何異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

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署不知此碑之名何人為署曦初稱大闡皇領威武節度其改元永隆黃峻非之云合是大昏元年觀此碑真大昏矣穆案古碑中空格者尚不止此明王華殿試策猶我皇上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棟庵孝廉家有此卷

為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盧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會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案蘇洪視草異地不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詠及著謨雖目前爛熟事必令檢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辛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栗

視而後出此言為近實餘冬緒錄言歐陽為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蓋自重其文當如此吳坳五總志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近世晏公類要之類用工間暇冀革臨時檢閱之弊得非欲葢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皆時人不智之評也

家數

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為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後漢書法真傳

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
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
在務攻異己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
謐私作妖孽之書以偽爲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揖盜
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二
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戊申七月定鄉
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
後又冗長四十四年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至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南巡四月十一日秦州貢生俞楷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
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參奏會元尙居易首篇
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
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
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爾雅學生凡五等廩增附青衣發社
發社者或充吏或爲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
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勦襲錄舊凡在考
試磨勘出首皆黜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吏或誤刊爲典史有
讀而喜者曰吾文理不通尙可作典史真荒謬不通五六等
之談也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爲安陵項仲山一見
馬總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水投一錢井中
閉門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燈會元
以石投水一見韓非子精諭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
見文選運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
傳注引吳錄曹不興爲孫權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爲太
祖畫扇皆二事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雞者秋月如珪
禹得珪形如月出遯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見後漢張
衡傳注珪通詁爲玉皆不言月形方銳而解者多誤借書一

癸巳存稿

卷十二

至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又資暇集亦
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勺泊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
凱云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牡丹謝康樂
語官以此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
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試耶
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題目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遙曲難爲造題
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目又不如春景
夏景之名雖鄙嗒尙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

枕者舊續聞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為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今檢其詞皆竊玉偷香相愁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為歐陽修作尤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

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為古人求題也金高永大江西上曲題云滕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漏遲詞題云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有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題目元浙江或係浙川縣也穆案裕之於正大初為浙川令見所作觀浙江漲詩儲本毛本萬本皆譌作浙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學子寫題於試卷慶厯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聞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學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非慶厯後即不寫題也案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後題寢多學人甚以為苦慶厯中賈文元公為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

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濫寫策料取貴冗長亦為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

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案新序雜事五云問陰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詰東謂之強難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潛夫論考績所云以器闇應明經者也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為深恥之宋蘇軾比場中文為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學取壞人材言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其事聞者至為流涕夫學以文為驗文以見用於世為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卑陋之士謀樹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為格調主司取一讀書人則羣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自喪其廉恥則以為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為過宋史選舉志云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發策舛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之談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嘗試論之此得科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恕

已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者黜不與選首場平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

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規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況本爲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爲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參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爲佳又用說文字奉

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場策卷奉

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士子通習五經奉

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三場策論滔滔不窮以多爲才至以尺量奉

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不以清

真奉

旨專尚機巧流入膚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達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咨於

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及科舉人材以讀書爲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明證矣

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觀茲效矣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

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六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

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

旨允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等呈請
武科八月十四日得

旨允行卽五十二年春鄉秋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舊貢院者
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在輝
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軍興令天下鄉
試順天一闈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闈湖廣江西江南一闈
福建浙江一闈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
場四書三本經四二場論詔誥表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
二年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書
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年論題兼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雍正十一年福建
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

論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
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會試加表一三場
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
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泰州貢生俞楷奏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

令乾隆二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

頭場詩二場論五十二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題各

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楊爾

淑奏請自乙丑科為始鄉會試四書俱乞

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

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亦

欽定乾隆丁丑會試

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

欽定四書詩題其彌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試別加

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滿洲蒙古滿字

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皿字奉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

官生字生員貝字各直省駐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

字下江字乾隆元年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九名山東聖裔及顏曾孟裔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粵莊
生員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甘寧夏
丁字榆林木字甘州西寧聿左字肅州安西迪化鎮西聿右
字四川寧遠寧字廣東商籍齒字其先順天有宣化且字今
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崖字湖北請編施南方
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編字號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勘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

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

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

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
虛費國財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卯字一千八
百十九號勘合劄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
驗其書嫌木理疏鬆案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爲上汴京
比歲亦不減杭州汴則紙不佳蜀建則柔木板不佳是北宋
時建板已不爲學者所重業此者西沿及邵武金谿撫州而
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昌板亦不佳其工價旁出可證者劉
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徵生光案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
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
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得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妖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壬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書七百六十字明萬厯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如此
則外省價廉可知今上元鄉間刻工蘇州散放刻工亦止字
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
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
釐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有舊唐書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
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舊
五代史請價不同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癸巳存稿卷十三

張天師舊事

黟俞正燮理初

晉書何充傳云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南史沈僧昭傳云
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遇大
神太上老君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無所師授吾故來觀
授汝天師之位則天師之號其來已久三國志張魯傳云自
號師君以祭酒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其弟衛敗於陽
平關魯奔入巴中太祖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是天師之名
由師君得之水經沔水注云瀘水南逕張魯治東其西有張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天師堂於今民事之所謂天師者指道陵女仙傳云孫夫人
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自龍虎山居陽平化子衡字靈真
孫魯字公祺世號嗣師太平廣記載傳仙錄云張玉蘭者天
師孫靈真女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有正一真人三天法
師張君內傳一卷唐志亦有之云王萇撰唐天寶中封太師
冊府元龜天寶七載三月詔亦稱後漢張天師唐時稱三天
輔教大法師老學庵筆記云天聖八年賜張天師二十五世
孫乾曜虛靜先生號獨賦稅又云大邑鶴鳴觀乃張天師鶴
鳴化夷堅戊集云徽宗詔虛靜張天師治同州白蛇虛靜爲
漢天師三十代孫宋人言天師子孫世次不同今黃冠輩稱

虛靜為三十二世蓋或就張子房計之或就張輔漢道陵計之夷堅志云虛靜不娶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其後元時封為嗣漢天師有道教碑史亦有傳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明史方伎傳云張正常元時天師洪武元年太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視二品按王世貞弇州史料云洪武中封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後定為正一嗣教真人正二品蓋初尚沿元號何喬遠名山藏云成化五年四十六代真人張元吉犯罪擬絕蔭封明史方伎傳云穆宗初改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萬曆五年復古封江旭奇皇明通紀云隆慶二年停止一真人封授上清觀提點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二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點弇州史料云隆慶中改上清觀提點萬曆中復真人號然真人提點由於官授民間稱天師自若也順治三年江西撫臣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張得旨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為

五品停朝觀筵宴收徵銀印三十一年以請兩升三品五十四年令五年一次至京嘉慶九年換給三品印二十四年仍定為五品道光初停朝觀其印則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三年於真人銀印外賜以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一元壇之印以印符錄沈德符野獲編云孝宗時給陽平治都功玉印穆宗時收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宏治時賜陽平治都功印

刻以玉蓋張道陵舊印如此隆慶元年追回萬曆二年復給之今符錄及醮壇榜文皆用都功印按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有安福令林績毀天師三十三代孫嗣宗陽平治都公印字作公夢溪筆談謂之都工字作工云修醮都工簿有施利今實作都功蓋治頭之義其冠以陽平治則女仙傳言之輔漢靈真公期三世所居也

道士官

道士官正六品為正一從六品為演法正八品為至靈從八品為至義從九品為都紀其以府分者為副都紀州為道正縣為道會皆未入流龍虎山正一真人舊為一品康熙二十二年給誥命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符

太平御覽載黃帝出軍訣七百三有龍魚河圖二符太平廣記載神仙傳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魏書王早傳授東莞趙氏一符擒得鄭氏男北齊書吳遵世傳云恒山老翁謂之日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符者漢時有印文書名道家襲之黃老書乃漢人述也淮南本經訓云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是守一之文言非指符錄又道家咒語亦漢式雲麓

漫鈔云急急如律令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家遂得祖述野客叢書云此沿漢式如今言文書千里驛行其言至通符是漢名如律令亦是漢文今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名性疾速此與僧說羅刹同一陋謬

神茶鬱律

風俗通引黃帝書神茶鬱律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居度朔山桃樹下引此言者甚多或以為黃帝書或以為山海經茶或作蔡律或作壘義雖太古亦經淺人附會漢蔡邕獨斷云歲竟畫茶壘并懸章索以禦凶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云大儺訖設桃梗鬱備是專有茶壘或鬱備一桃木人而不云神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茶神蔡晉葛洪枕中書云元都大真王言蔡鬱壘為東方鬼帝語雖不可據然可知漢魏晉道士相傳神蔡鬱壘止是一神姓蔡名鬱壘漢時宮廷禮制亦以為一人而通儒及漢時道家黃帝書皆以為二人乃知古禮制古儒說古道說各不相喻也審究其義神茶鬱律由桃椎展轉生故事耳

屏翳

楚辭天問云屏翳起雨王逸注云屏翳雨師名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下又有列缺豐隆則司馬相如以屏翳為雲師文選曹子建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注引植詰咎文云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謂曹指為

風師選注又引虞喜志林云屏翳韋昭說為雷師喜則以為雨師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為風楚詞注蓋誤字韋昭知掌故以為雷師因號生義而不知其號自應為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

中元施食

中元施食本道家法藝文類聚道經云中元日作元都大會於玉京山采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于眾苦得還人中比如富人好善樂施不必循古法其用七月十五日則道家中元之會也而佛家學之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並引孟蘭經云日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連救母母不得食馳還白佛佛言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大德佛救眾僧皆為施主咒願云云後人遂為華飾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摹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今檢釋藏中有晉竺法護譯佛說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又云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飲食安孟蘭盆中又云年年七月十五日作孟蘭盆施佛及僧按唐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正言烏藍婆那此言倒懸則單字還音可為烏藍婆亦云烏拉縹亦云孟蘭盆亦云伊拉縹何為以盆著花果又以盆施佛僧又佛地自有月法日法當是第五月之末一日不得云七月十五日若佛正

言七月十五日則是中國之八月晦日故知佛用道家中元是僧徒爭分中元之利者為之也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云唐天寶時任昇之與鄭欽悅

唐書儒學列傳作郭

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

二日得銘其祖昉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則梁時依法護說用七月十五日唐六典中尙署七月十五日進孟蘭

盆武后于七月十五日內出一盆楊炯賦云陳法供飾孟蘭青蓮吐而非夏蕝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球琅玕映以甘

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又其旁為少君王子玉女瑤姬鸛鶴鶯鶯鷓鴣翡翠毒龍狂象罔兩魍魎赤霞蓮花之飾綺

麗可知矣舊唐書王縉傳云代宗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癸巳存稿

卷十三

六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棊

綴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冊府元龜崇釋教云大厯三年七月特賜章敬寺孟蘭盆蓋為盆而從以菴山之類作佛

事者惟此飯有實益然是展轉得自道家者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中元賣冥器絲衣以竹所三脚如燈窩狀亦謂

孟蘭盆挂冥錢衣服於上焚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故鄉七月望俗具素饌祀先織竹如盆盎狀貯紙錢承以竹焚之視

盆倒所向北則冬寒南則溫東西則得中謂之孟蘭盆此則仿佛法為之與施食無涉尋釋氏之說餓鬼名面然又名餓

口言餓則飢餓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又言面然為觀世音變相故有孟蘭觀音為魚籃觀音而又別為魚籃觀音造一

典故今行六有唐實義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卷淵二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淵十二有瑜珈集要餓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後漢譯鬼問目連經佛說報恩奉盆經不知妄作止以爭利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

喇嘛

黃教喇嘛多不循謹天聰七年令喇嘛班第出居城外清淨之所旗民人等有請念梵經治病者家主治罪崇德元年二月

諭曰喇嘛等潛肆姦貪直妄人耳蒙古等深信其懺悔超生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七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棊

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旛之事嗣後宜俱禁止康熙時以鄂爾多斯喇嘛肆詐有

詔窮治捕之發內地為奴又以喇嘛盜著令坐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

諭曰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即按律治罪俾知懲戒雍正二年刑部議五臺山喇嘛

索納木巴丹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極自縊王氏建坊入祠喇嘛比光棍為首例斬立決著為

令時又以喇嘛欺誑蒙古命各扎薩克逐之又毀西寧二大黃寺乾隆時衛藏濟仲喇

麻妄言悞邊事剝黃正法嘉慶十二年達賴喇嘛羅卜藏的
列科派糧物逼死莊頭鄭國泰一家二命復主使鄭珂捏詞
具控奉

旨剝黃斥革

國家之御黃教如此張文端鵬翮使俄羅斯行程錄云康熙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喀爾喀地遇番僧言至中國訪
佛不見聞西藏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又非也此番僧甚慧
時達賴于數有所避不出世其事康熙三十二年始發

尼庵議

黻迎壽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陽十里日碧陽書院舊有尼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八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庵值書院西南邑人欲為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為議以告尼
一曰尼庵宜祀本師憍曇彌耶輸陀羅淨檢道馨淨秀及當
庵開山師不當祀佛也西域記秣吐羅國苾芻尼供養阿難
佛國記中天竺比耶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
人出家故此非佛及阿難本意亦非尼奉師法也佛本行集
經姨母養育品云摩訶波闍波提是童子正真姨母釋迦譜
云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梁僧寶唱經律
異相云摩訶波闍波提梁言大愛道隋本行經注云隋言大
慧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瞿夷或曰喬曇彌或曰喬達彌
此言明女按瞿夷亦曰瞿多彌或曰喬達摩佛第二妃也此

大愛道正當作憍曇彌佛母之妹國王之次妃本行集經亦
謂之國太夫人其命名與瞿夷同取明女明慧好道諸經多
譯為大愛道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第二妃瞿夷聖女

宛轉大哭時憍曇彌亦然羅睺羅因緣品云憍曇彌為世尊
出家啼哭壞眼此或疑是瞿夷妃事然大愛道于佛恩義至
深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瞿曇彌欲出家三為世尊所制阿
難為白世尊世尊言女人若出家佛法不得久存中本起經
亦云大愛道求出家至三世尊不聽又追至河上阿難為請
是憍曇彌出家因緣最難而尼僧之興實由之因而佛妃耶
輸陀羅亦出家妙法蓮華經序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耶尼亦與眷屬俱則明著比耶尼之稱瞿夷之事掩于大愛
道阿難有妹亦出家作比耶尼見法苑珠林引分別功德論
云迦葉訶阿難為小兒其妹甚嫌之而不出其名西域女人
出家略可指名者佛本行集經有跋陀羅卑梨耶夫婦出家
生經有優鉢羅華比耶尼有暴志比耶尼賢愚因緣經有鉢
蘭比耶尼微妙比耶尼叔離比耶尼金光明比耶尼百緣經
有寶光比耶尼孫陀利比耶尼淨衣比耶尼須漫比耶尼善
愛比耶尼青蓮花比耶尼楞嚴經有寶蓮香比耶尼金紫光
比耶尼又言淫女摩登伽今名性比耶尼雜寶藏經有石室
比耶尼福田經佛座中一比耶尼名曰柰女佛說大灌頂神

咒有修陀利比耶尼增一阿含經有輪盧比耶尼君茶羅比耶尼波陀比耶尼中阿含經有法樂比耶尼皆在許大愛道出家之後佛本行集經耶輪陀因緣品云波羅奈城長者善覺子名耶輪陀切利天子降胎也佛國最初成優婆夷者耶輪陀母及婦精進苦行品云軍將女難陀也喜願作聲聞弟子佛言如是婆羅力亦言佛亦許之乞食得善女須闍多善布施願作聲聞弟子菩薩言當如所願則又優婆夷聲聞弟子之別也迨尼法立則有佛說五苦草句經云佛告諸弟子善男子善女子汝已出家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善男子善女人捨家出家晉譯生經佛說夫婦經云一時有清信士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人俱摩訶為大法師六千人俱為法師耶輪陀羅為大法師摩訶受記為一切眾生喜見如來耶輪陀羅受記為具足千萬光明如來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昔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佛時比耶尼已有如來菩薩羅漢而學無學有六千人翻譯名義集選云橋曇彌此云眾主以出家為尼眾主故是六千人皆大愛道橋曇彌主之又與耶輪陀羅為兩如來自為一宗男僧供三佛女僧供兩如來不生染著于佛意合也其中國出家者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歸正篇僧法琳破邪論及法苑珠林並引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時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百九十八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其婦數欲欲出家為比耶尼婿便聽之證得羅漢佛說義足經子父共會品云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是其時出家者俱領于大愛道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闍維畢佛拏舍利鉢曰母能拔興丈夫敕令與廟供養增一阿含經云比耶尼中最初得道者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陀羅俱夷國尼佛說大愛道般涅槃經云五百比耶尼俱是阿羅漢又云五百比耶尼泥洹俱出東方佛令比耶尼共為起塔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耶尼有女沙彌三人除僅女五百人增一阿舍經槃涅槃品則云大愛道五百比耶尼又二沙彌尼妙法蓮花經持品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與學無學比耶尼六千

百二十一人出家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梁高僧傳云齊僧尙統言漢桓帝時尼眾求受戒不得魏初東天竺二比耶尼到長安見中土比耶尼與授具戒此乃無智僧徒偽造以與化胡經爭者梁僧寶唱比耶尼傳云洛陽竹林寺尼淨檢晉建興中出家洛陽城東寺尼道馨晉泰始中出家比耶尼誦經馨其始也序云比耶尼之興發源于大愛道像法東流淨檢為始按寶唱記道馨事晉泰始乃宋泰始之誤故序亦始淨檢晉書佛圖澄傳云石虎著作耶王度奏曰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亦循前軌晉桓元難王謚書云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

皆是請胡唐書傳奕傳云漢立胡祠止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正建興時也安得更有前此後宮出家之事其外國尼來中土者冥祥記晉桓溫家浴尼宋臨川王尼曇輝晉簡文時尼竺道容建興時吳縣東靈寺帛尼梁高僧傳宋景福寺尼慧果淨因共請仇那跋摩曰過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言宋地先未有尼那得二眾受戒恐戒品不全又人不滿別因西域人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于定林下寺結夏安居是尙未有尼寺廣宏明集統歸篇載梁江總記其祖母張氏于宋初隨父張恭子在廣州事尼法瓊僧行篇載梁沈約作淨秀行狀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篋叢書
靈石楊氏菜

云本于青園寺出家宋大明七年思別立住處初置精舍泰始三年明帝賜號禪林制龕造像寫集衆經招納同住十有餘人則尼自立寺實始宋泰始故宋後廢帝紀有往青園尼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之事是宋時尼始有寺尼庵宜祀出家本師僑曇彌從出家本師耶輸陀羅此二如來也又祀中國出家本師淨檢中國出家誦經本師道馨中國出家別立住處本師淨秀當庵開山本師某尼

一日尼自有庵當自立法不當受男僧節制也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女人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當盡命于比耶也比耶尼僧祇律波羅提木义戒經云漏心男子肩以下膝

癸巳存稿 卷一三

以上摩觸受樂者漏心男子伸手內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去期者不應共住又云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受具足者與一比耶空靜處坐者與丈夫屏處坐者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者知聞中男子坐無燈而入者波夜提然又云知僧和合而已如法又云比耶尼欲破和合僧諸比耶尼應諫則爲尼甚難生經佛說旃闍摩暴志誘佛經云舍衛比耶尼暴志木魁繫腹似身懷孕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佛說興起行經云多舌童女舞杆起腹誘佛淫已使已有身佛乃化鼠嚼衣落杆經律異相摩那祇全身入地獄經云摩那祇懷杆誘佛法顯傳云外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篋叢書
靈石楊氏菜

道女旃遮摩那懷衣著腹似妊誘佛西域記云戰遮婆羅門女懷木杆誘佛此本不得志之尼所爲生經明著爲尼而外經論諱之賢愚因緣經波婆黎緣品云彌勒欽仰佛跡有比耶尼持一死蟲著佛跡處言看斯跡躡殺衆生有何妙哉人方以尼誘佛尼又自起誘故佛待之最嚴又初無尼寺晉法汰比耶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云外國法尼不得獨立是也中國自宋泰始有尼寺則尼必當獨立五代會要云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官中告援齋會外不計齋前齋後僧尼不得輒有相過如敢故違準奸匪例處斷不得僧于尼寺內開講如敢故違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不辨宜傳法會重杖

一五九

處死五代史周書世宗紀云顯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人告本寺者尼寺也其後奸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為有重罪尼亦信以為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異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善見律云佛何以不度女人為敬法故以度女人滅五百年

癸己存稿 卷十三 古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歲其言敬法猶非佛旨依般若經初分二分緣起品俱云佛與五百比丘尼俱又法炬諸德福田經云佛與四比丘一比邱尼及天帝釋各說所得果報增一阿含經力品云輸盧比邱尼降伏六師大灌頂神咒佛為修陀利比邱尼等被惡鬼嬈召須彌山七萬鬼神大海中五萬鬼神護之則敬法可度尼佛以度尼依僧異見者生謗僧又內肆正法所以減損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兩菩薩像者舊傳言此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西陽雜俎云西域佛金剛坐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傳言像埋佛法盡隋末已沒過胸臆其事有徵驗古于闐多高僧今和闐無信佛者廓爾喀

有佛故迹今紅教行不高又衛藏紅教制于黃教乃末法之驗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佛告阿難佛剎中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得成如來謂男僧不得也中阿含經云若使女人捨家學道令此梵行不得久住猶如人家多女少男此家為得轉興盛耶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我泥洹後奴為比邱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令道淡薄皆由斯輩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云女身垢穢非是法器猶有五障不得作梵天王帝釋魔王轉輪聖王佛身謂尼有五障者不得也大智度論迦葉謂阿難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勤勸請佛聽為道以是之故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則

癸己存稿 卷十三 古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佛于度尼之事有隱憾焉尼能自立不依僧為佛思議所不及亦所以報佛恩也

一日尼庵待弟子宜寬也善戒經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三百四十八戒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云舌彌持五百戒唐元疑甄正論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而晉道安比丘尼大戒序云尸叉屬賴尼有百七事曇摩侍本有百一十事與龜茲國舌彌大戒本應謂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姨戒不得止五百法汰序云女人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故倍男也實則尼戒以淫恣為重然非違人情苦禁錮之楞嚴經云阿難言寶蓮香比丘尼私行淫欲乃言行淫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節節燒然此業火
自燒也若佛立大法則歸和平比耶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
戒經云沙彌尼說如來說淫欲是障道法我知習淫欲不能
障道比耶尼應諫之邪見不舍者驅出無他罪也又云受使
和合男女私通有罪蓋以寄夫托妻導淫爲罪戒經立意甚
深也謂之尼者佛國女曰夷信佛女曰優婆夷出家女曰苾
芻夷苾芻者苦行乞食僧譯之曰除饑明度無極經音義引
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于色欲除此愛又引康會注法鏡
云凡夫貪六塵猶餓夫夢飯故號出家爲除饑釋迦氏譜引
康會注法鏡云聖斷六情饑饉故得號焉今法鏡經無此注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除饑男除饑女新經比耶比耶
尼實則苦行乞食僧忘其訓乃夸言之尼則苦行女也昔人
立意苦行今多買充責以苦行則非本願故不宜求之過急
尼依男僧則爲垢穢今自有業可得從容妙法蓮花經五百
弟子受記品云法明如來時無有女人藥王菩薩本事品云
日月淨明德如來時彼國無有女人佛說如幻三摩帝無量
印法門經云勝華藏菩薩白佛言彼佛刹中有女人否佛言
不也彼佛刹中尙無女人名字可聞況女人耶其中生者皆
是化生清潔淨白成修梵行一切衆生皆以法喜爲妻禪悅
爲食此自與男僧言之曇摩識譯大方等大積經陀羅尼品

云菩提自在梵王正語梵天皆現女身說咒授記品云莊教
華魔王誓以女身廣度衆生說咒護法則尼亦能自立妙法
蓮花經提婆達多品薩曇分陀利品俱言龍女變爲男身佛
說義足經劫比陀國蓮花色比耶尼分云化作金輪王法華
三昧經云羅閱王女利行見佛出家作沙門化爲男子一時
佛刹中無有女人晉法顯傳云優鉢羅比耶尼化身禮佛又
有曇摩密多譯佛說轉女身菩薩經云五百比耶尼七十五
居士婦遂成男子則尼可爲男秦譯龍施女經云龍施女變
成男子佛說長者法志妻經云妻及下使皆轉男唐義淨譯
金光明最勝玉經云佛爲寶光曜女說法領解轉成梵身佛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爲授記隋闍那崛多譯月上女經云以華供佛發十願即得
記轉男身爲月上如來賢愚因緣經貧女難陀緣品云波塞
奇王女名曰牟尼即今釋迦文佛梁僧伽波羅譯菩薩藏經
云佛在大光明聚如來時爲竭伽佉天女受持此經即轉男
身若有女人聞此如來名即不更受女身又檢開元釋教錄
有彌勒爲女身經後漢失譯者梁僧唱經律異相卷十引有
之尤爲近古可信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
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當優游以求之者也嘉慶十有
五年十月十六日

佛教斷肉述義

佛教斷肉乃梁武帝法其先亦有漸義禪秘要法經云若食肉時洗令無味佛飭修禪得食三種清淨之肉唐西域記云摩揭陀國雁塔言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三淨食三種清淨肉雁也憤也鹿也其說非是諸經要集云疑見疑聞不為己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楞嚴經云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也及自死也鳥殘合是也求不殺之義非始於佛洛陽伽藍記云魏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僧惠生與宋雲至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是人間本有此俗佛用之為漸教廣宏明集梁武帝斷酒肉文云諸

癸己存稿

卷十三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僧尼言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制言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言食三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唱斷肉經竟制云僧道小輩看經未徧互云無斷肉法故涅槃經云若乞食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夜分有電傷禽獸必芻夜出堪食者咸持歸即三淨之義賢愚因緣經摩訶斯那優婆夷緣品云摩訶斯那割股裏肉食病比丘其夫謗佛佛戒比丘何乃受不淨食比丘之法淨肉應食若聞見疑者三淨亦不應食優婆夷言佛以我故制諸比丘不得食肉則三淨佛亦不定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苾芻食狗肉為狗所嗅吠佛言不應食

狗誠以事難驟斷故隨事立制尼陀那云鄔婆離言苾芻為病得食肉者何處取之佛言于殺羊鷄豬捕鳥獵獸者蓋鳥獸自死藏毒傷人有病苾芻不拘三淨佛立法亦不得不恕也楞伽經言不應食肉有十因緣二者屠者雜賣三不淨氣分所生長佛法五戒魏書釋老志止言戒飲酒其斷肉當在戒殺中笑道論引老子序云佛不飲酒以女人飲酒犯七出實則以酒亂性故戒之其素食惟持齋日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時漢人聽法者桑門西域人之盛饌言王尚浮屠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為誓三月乃佛家結夏佛家齊日止此高僧傳云宋時杯渡不甚

癸己存稿

卷十三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持齊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不殊則結夏亦不斷肉又云梁時寶誌于臺城對武帝食鱸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又其時僧飲酒食豬肚梁武亦不能驟斷梁武所謂斷肉經者時制唱涅槃經云受肉之時作子肉想又云食肉者斷大慈悲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制謂涅槃為此說者立言將謝則大明惻隱貽厥將來其後唐譯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令比丘食三淨肉此肉是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我滅度後食眾生肉縱得心開報終必沈生死苦海乃本梁武制義推衍得此說又按鳩摩羅經云自死牛革作屣施文殊師利問受不受佛言若不受者是比

耶尼法若受者以其展轉離殺因緣唱斷肉經竟制則云法
龍言自死肉不得食則不得著革屣制言革屣經久食噉便
害無量身命是梁武帝用鴛掘摩羅經文又進言之又唐道
宣感應記天人言佛說著蠶衣者是魔法我成道至涅槃惟
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縉帛則後人託佛說愈求其深梁武
帝斷肉敕云不曾見禽獸有一自死者若非殺生豈有死肉
買肉自殺其罪一等衆僧食肉罪劇白衣其託義大乘歷難
三淨能使佛徒斷肉亦其沈毅也唐武氏自戊戌歲五月禁
天下屠殺至庚子歲十二月始開禁又非梁氏所能及矣其
在梁武前者牟融理惑論云道家避穀而飲酒啖肉佛以酒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肉者佛子一人又云阿耨尼屈支等食三淨尚滯漸教法
高僧傳云有一人與北道使至縛渴羅國出家師使食三淨
言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我依三藏律有成科若引大乘非吾
所聞明史眞臘傳云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今則
西僧味取濃厚更無取三淨又劫殺生人取皮骨作器不戒
殺也梁武帝所以決棄三淨者以何承天顏延之周彥倫之
論宏明集何承天荅顏光祿書云將使自已不殺抑亦受教
咸同若取足市塵恐雅論之不可立矣顏延之釋何衡陽書
云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
性至人尙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仕縱酒廣納姬侍詐不飲酒食肉勸文宣及後主奉佛天保七年五月亦以肉為斷慈不食後主亦斷屠宰惜二國政非宏濟若聖人能安百姓又全一禽之命即不云仁亦非有惡各行其志何至侮聖如承天所難也惟梁以麪為犧牲使鬼神觀屠磔之形而無血氣之享北齊天保八年八月詔郊社祫時祭皆仰市取牲牢是皆作偽生詐孔子云始作俑者梁以之以作屠磔之形也大智度論云王舍城先有王名婆藪言殺羊無罪生陷地中自是以來當殺羊下刀時言婆藪殺汝也齊以之以其言非已殺也斷酒肉文云苾芻噉魚食肉避弟子同學白衣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方得一過或言癸巳存稿

卷十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肉非已殺亦復非嫌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鷄為鑽籬菜竟無所益為欺而已日本不染居士護法資治論引羅山神社考云獻山僧為鮒魚說法汝放不可生亦不可久汝身入我腹我心入汝身遂殺食之即梁法亦無如之何大莊嚴經論云寡婦聽法心生染著比即還俗殺羊生活言乎人貴立志否則敗也

度牒寺廟

度牒自唐天寶六載五月納銀祠部給之食貨志云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乃遣使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又度僧道收貨東坡全集雜記人物云秦太虛有意為

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為祠部牒令鍾守素出家是宋元祐間度牒有定價三百千也章俊卿羣書考索後集元豐七年引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大定時許僧道進納賜宮觀名額合著錢一百貫一百五十貫三百貫陝西高陵莊嚴寺有石刻禮部牒戶部發賣所高陵慶安鄉幡竿村院僧狀告院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三百貫乞立莊嚴禪寺名額勘會是實大定四年五月牒河南修武真清觀有石刻禮部牒據邱處機劉志敏狀告修武七賢鄉馬坊邨道庵無名額于東平府納米請買到癸巳存稿

卷十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真清觀大安元年五月牒南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則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其用之以募兵以修河隄以賑饑以給俸餉以充使臣路費以賞賜近戚幸臣如金幣順治八年諭以僧道納銀給牒瑣屑非體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至乾隆初年度牒亦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丁卯諭以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今僧道造廟則題以重修字以避創建增修也其事古亦有之焦竑筆乘云瓦官寺依景定建康志應在秦淮南岸今寺乃因近詔毀私

創庵院黠僧假援舊名以自蓋者今僧又或藏古度牒以欺愚民自詡是官人又見一少年僧自言有度牒甚訝之索觀乃法源寺戒單是不知度牒爲何物也

回回教

天方輿地經云地圓體如球東至西作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橫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也如磨盤之磨當昆侖之陽阿丹聖人者盤古氏也生於天方至努海聖人洪太汜濫使其徒分治四方四方始有人民天方典禮云阿丹傳施師施師傳努海努海傳依卜拉欣依卜拉欣傳依師瑪依依師瑪依傳母撒母撒傳達烏德達烏德傳爾薩爾薩死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竈神

莊子達生篇竈有髻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宏範音浩則莊子字不作髻然爲吉忌音者多荆楚歲時記

云竈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傳云王基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卽走入竈中輅曰直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俱近髻又後漢書陰識傳注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酉陽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云名壤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注引傳云竈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卽六癸玉女一云竈有二十六神又蘇吉利婦姓王名博頰張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單妻字卿吉六女皆名察治按禮器云燔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於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譌也或作竈此祭竈爲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慎異義云竈神古周禮說顛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于竈陞於禮乖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竈五祀王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竈神祝融然則盛盆尊瓶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竈神如美女者是先炊應經典也其竈神爲祝融又淮南子記應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爲竈則自七祀竈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說文走部趕云止行也一曰竈上祭名亦送竈之祭抱朴子亦云竈神

上天非是美女

祖神

檀弓云祖者且也方言云祖播也祖轉也風俗通云祖者祖也初學記晉稽含祖道賦云或曰百葉遠祖風俗通云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通典禮十一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今白虎通無之疑即風俗通所案禮傳也曾子問正義云行神曰稟宋書禮志文選詩祖饒注并引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刪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帖祖載黃帝子注并云舊說黃帝子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為道神其說蓋出崔實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案隱已非之謂嫫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累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嫫祖道死帝祭之以為祖神以嫫母為方相氏則王欽若等飾非之言祖義為且為祖為搖為轉則祖不為人名義取導行亦取遊歸稽含述百葉遠祖案昭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舊說謂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為遠祖亦

不以共工氏為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祖祭

聘禮釋幣于行記日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較周官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較犯較遂驅之注云以菩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轆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通樹茅依神為較大馭注云較者封土為山象詩烝民箋云祖者將行犯較之祭說文云既祭較轆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犬人共犬牲伏瘞幾珎沈辜較蓋伏也大雅生民取羝以較正義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禮相變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轆較磔犬史記五宗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羝或用狗以其血釁左輪用犬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內祭也蔡邕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較上喪祝之祖則在于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云宮內之較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張天帝

酉陽雜俎諾皋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為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開窗括異志云晉周興死

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間左右曰此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出殷芸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邇言必察有明訓矣

陳武烈帝祠

江西陳武烈帝祠極顯靈嘗散步祠中若有所犯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廟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果仁或作果仁或作仁果皆依其文書之有賑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冊加武烈帝南昌縣志同又沙河廟懸榜云神字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天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葉

世威江南常州府晉陵縣人也仕陳江西觀察使主鎮江南隋時爲司馬天下大亂集兵以保境大業五年授朝議大夫十三年隋改號義寧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薨封忠烈公進福順武烈王後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見于士步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寶時僧德宣作隋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其先潁川人六世祖陳武帝家于長城故爲晉陵人祖曷陳羽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採訪使終給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耶後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奉

詔平長山寇授秉義尉尋授朝請大夫九年奉詔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召面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文載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譌云義寧中沈法興署爲司徒非因東陽功擢也余謂此譌不足辨卽言六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派之脫畧碑言武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脫畧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老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天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葉

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尙未生何得太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唐齊光父宋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顧雲有廟記宋人夢梁錄外郡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果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殺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錄云果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剽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

隋且老矣不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為法興子婿神夫人檢江南通志為軫氏保大中為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后沈氏是杲仁有三妻以就為法興子婿之說法興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書沈法興傳云法興為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樓世幹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為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杲仁至毗陵襲據其城法興假越王侗自稱大司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篋叢書 靈石楊氏葉

馬錄尚書事以杲仁為司徒士漢為司空及侗廢法興于武德二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人言法興欲叛隋據常故除神若以神為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實錄作忠佑錄為撰仕陳仕隋之事致薛應旂王錫爵諸公委曲其事陳而頌讚其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駢馬死圍人賂呂用之用之語駢曰適命隋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訴無馬以公大鳥借之頃間廢白大鳥死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其祠甚顯武烈帝實錄云唐初詔為立祠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瓌討王郢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顯賊不入浙西

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敵敗去乃冊為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鼎臣集有冊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標明紀禮縛真王則梁所封也言吳越圍武進神祇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冊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為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馬令南唐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篋叢書 靈石楊氏葉

祠自柴克宏奉之遂及南昌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朱劉晏周杞從祀溧陽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梁錄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顯佑佑祐亦隨各文書之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為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皋聖祈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乞加封贈廟額曰顯佑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雨籤繇響答其告謝祝文曰乃述顯末亟聞于上於是易帝號以正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忠蓋梁時四字王

號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以常州廟入祀典改入
字王號南宋咸淳時仁和行祠以雨雪徵應入祀典亦改王
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官不問也故江西懸榜反謂宣和時
封八字大帝容齋隨筆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爲
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
其不檢政和時制卽詆禮寺爲失職甚非宜也洪所言請應
是紹興三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特
加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其言
甚正也

亳州志木蘭事書後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大清一統志第二次

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

女譙郡城東魏邨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方木蘭父當往
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殊勲人不知爲
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省親及還釋戎服
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
無媿君之禮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按隋恭帝不
得有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媿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及
唐書王峻傳言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峻峻獨不敢取曰
詎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守至于死其見蓋
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譏娶國中之說是大

癸巳存稿 卷一三

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也江南通志又云接十八陣出奇
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
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邨人商邱志言商
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黃陂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事
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黃陂縣志則言木蘭將
軍家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箕卜自言縣人名勝志
云木蘭邨在黃陂縣治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木蘭
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
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爲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戍往
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

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隱居詩話以爲曹子建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
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
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爲黃州刺史
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元統
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鑪石刊金太
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荅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
女也大殿塑像冠佩闈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木像烏帽紅
顏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闈裝像及女侍七
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爲孝烈將軍祠因言可
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之始畢可汗梁師都迎突

一六九

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為隋末唐初人且言孝烈乃唐諡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四年稱天可汗唐興適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平稱大度毘迦可汗者十二年木蘭不欲為師都所污託言臣不媿君以死徇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南朔方者蓋譙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所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陂木蘭冢據隋開皇十八年黃陂縣地置木蘭縣又水經漢水云合旬水東過木蘭南注云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

癸巳存稿

卷十三

靈石楊氏棊

連筠移叢書

里為木蘭塞洵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即木蘭寨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關人也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士民以地近亳而改為孝烈廟寫完縣墓廟木像乃言木蘭即其鎮人各志言除尚書則詩所言不願尚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尚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傳神若此木蘭蓋亳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即應邦人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為師都成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真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陂記云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二興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攷云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氏捐十萬緡創木蘭陂以護田救民陂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木蘭溪在府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媼築坡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灘福建莆田縣志云木蘭陂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室女傾貲築坡士女立廟崇祀此木蘭以孝烈起名者或曰木蘭陂或曰將軍灘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徧用之矣附記之亳州志後嘉慶

癸巳存稿

卷十三

靈石楊氏棊

連筠移叢書

丙寅夏六月德州

唐通真三太子神

黟記唐封中書舍人通真三太子即唐張巡也明咸寧縣志云通真太子廟在安遠門東街祀唐忠臣張巡洪武十二年建有記嘉靖時咸寧胡傳真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云唐嘗贈巡為通真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陽府晉山書院即三太子祠知其說始北方唐書張巡傳云開元末擢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源令知其致誤之由矣或撰神聯指為昭明太子宋趙彥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實一卷廟食于池元祐時賜額文孝黜自有

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錄所謂英濟王封于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真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真三太子為清源之子卻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攷云唐新安郡王李暹武后時為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靈曰通真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為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濮王泰傳而無通真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安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焱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黜祀三太子亦於徽無與也

張王神

癸巳存稿

卷十三

美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趙吉士徽州府志云黟五侯閣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賈南雷三將軍尋志不載二郎橋即今橫溝上張王閣也張公巡與許公遠唐即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摯傳云應天府閔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張舜民柳行錄云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霽雲姚閻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撫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兼資至六合西見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巡鬚髯皆指天右為許遠亦俊爽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殺賊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云祀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萬春南霽雲姚閻賈賁四人張公故又別有專祠

癸巳存稿 卷一三

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祐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客東平無罪陷獄禱于神既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追之啟篋乃變為簋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為立祠祠成神示計有云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為押案為陰司都統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外安國寺右景祐真君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皂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鄴都獄推其階為忠烈大夫又直蓬萊殿在人間為景祐真君遂得不毀黃陂縣志以為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擔水婦人屬筆留詩蕪水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麻

癸巳存稿

卷十三

美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十三年知縣閻士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閒居偶錄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庵左祠皆有廖氏雙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費皆死時作非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為厲鬼殺賊厲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遇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新建皆有張睢陽廟其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猙獰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魘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

一七一

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神為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為顯佑安瀾寧漕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張大明王俗稱牛肉菩薩以水德在亥祭不用亥禽猪也廣德州志言神事甚詳乾隆四十五年定名司水張公之神許公于宋雍熙時專祠于海寧每歲十月十六忌日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靈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黔書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南霽雲居易錄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扞黔陽有祠號昭烈王

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并代戰澤州廣陽石嶺關後戰癸巳存稿

卷十三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高陽河間沒焉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間其為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云咸平六年葺蒲陰城乘傳詣闕言前歲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傳潛傳云潛為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召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遼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

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為一致啟後人之疑案保裔祖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歿父再遇又戰死于澤潞保裔又戰死于河間世以戰歿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為死事葉隆禮契丹國志止記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該餘叢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亦以二人為一是愈啟後人疑也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真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為保裔立廟泰

卷十三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癸巳存稿 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檢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併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冲真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是張巡康保裔合賽之證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冑赭面今黟城中賽張康神張為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

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喬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于門外壅土爲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黃大王傳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生

運河紀略謂生於戊戌年

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于井兄驚馳去呼救人至則見坐嬉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遂不涸爲山田灌溉利今十

癸巳存稿

卷十三

罕

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葉

方院不老泉是也時天啟五年守才年二十三入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異之矣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即開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地與事皆驗其生爲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後工部侍郎周堪廣修決口不成至偃師請守才爲乘舟插楊枝于決口依築隄隄成初闖賊之欲灌開封也聞守才爲河神劫守決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

怒凶焰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城北門入東南門出

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年考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輿聞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參政分守河北道佟延年亟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于沁水上水即平蓋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爲立生神主于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爲之生立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于家葬縣南萬安山下雍正癸巳存稿

卷十三

罕

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葉

十二年陳留曲興集建廟曰大王壇賜名溥仁觀乾隆三年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部頒祭文云茲值誕辰之吉例展修祭之儀四十二年開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旨爲修墳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爲奉祀生世傳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漕奏請懸扁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漕加封昭應是爲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請御書聯對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清江浦

南臨清堰東有黃大王廟曰靈佑觀神每見託形小蛇喜觀優偏好河南羅羅腔每出見則人立竿於盤置盤案上蛇蟠竿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偃師縣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運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甚詳讀抱朴子言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文選思元賦注引清冷傳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名夷浴于河中而死是為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喜古人冝好事于神明址貫俱記之故采黃大王事惟大成記以小孩黨住兒填入埽取義撫得住不可癸巳存稿

卷十三

聖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為訓而廟中實有穩埽黨將軍配享所謂流言不實傳為丹青者讀 皇朝通考羣祀考 大清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貫為奠輯傳信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為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直則人神俱安過五壩三闌得兩神佑余于辛卯冬作黃傳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于此儻有力者能遂神願也是夜記于彭家馬頭舟中 天帝釋大人

阿修羅一作阿須輪一作羅刹一作羅睺羅增一阿含經云劫末光陰諸天入水洗浴四大精氣入其身內體生觸樂精流水中自然成卵八千歲生一女人入海拍水自戲水精入體八千歲生男為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長阿含經云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按修羅不信佛佛云醜者雄傑也多端正者羅刹女也今洋畫西洋美人是也後人以羅刹男概之亦謂女醜者為羅刹女不知佛正以美女為羅刹女佛本行集經五百比耶因緣品云羅刹女可喜過人才不及天或作童女或作不久嫁形不必真是羅刹女神鬼魔幻佛借羅刹名之如中土稱美人為姬不必是姬姓女也妙法蓮花經陀

癸巳存稿

卷十三

聖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羅尼品有羅刹女藍婆毘藍婆曲齒華齒黑齒多髮無厭足持纓絡臯帝奪一切眾生精氣十人詣佛說咒護持法華其取名奪一切眾生精氣尤見其妖冶羅刹女有取豔為佛國所稱者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孫女嫁為天帝釋憍尸迦妻者也觀佛三昧經云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兒聘香山神乾闥婆女為婦懷妊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容顏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萬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姿媚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修羅兒以為殊異如月處星甚為奇特憍尸迦聞求以為妻阿修羅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諸天見之歎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

髮皆生悅樂帝釋憍尸迦至歡喜園共諸采女入池遊戲爾時夫人愾意卽生嫉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寵與諸采女自共遊戲此阿修羅王所由與諸天戰鬪又羅睺掩月妄談所自始也天者佛所謂富貴人悅意所遣五夜叉蓋所賸羅刹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帝釋舍采女獨將阿須大人游行則初寵悅意也立世阿毘曇論云天帝釋有四億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則歡喜園所將采女也天帝釋居須彌山起世經云須彌山東阿修羅王國土故連姻按阿修羅國土臨西海當今之俄羅斯西界地須彌居四洲中在此洲西當今之英吉利故羅刹言

癸巳存稿

卷十三

罽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山東憍尸迦一作憍尸陳一作瞿釋迦單字還音非佛也道古堂文引立世阿毘曇論疑于說佛儒生看佛書多不審恐爲有識僧徒所持故檢釋書正之佛經言須彌山日月出入繞之羅刹奄至其人高大山中人小爲所掩故言阿修羅捉月又月食光晦見魄佛疑別是一星借羅睺名之此捉月掩月佛國兩義分持皆起于天帝釋夫人之事

釋迦

魏書釋老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譯言能仁漢譯中本起經轉法輪品云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字釋迦文號如來晉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錠光如來於往古授訣于

癸巳存稿 卷一三

佛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仁如來佛本行集經二商奉食品云佛言往劫世尊曰然錠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授記我名釋迦牟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或名一切義成或名圓滿月或名獅子吼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羅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或名取勝或名導師所謂仙者漢時譯如此以其第七佛卽云第七仙耳釋迦氏譜云釋迦能也文仁也華嚴音義世主莊嚴品釋迦能也一言尸棄具云尸棄那此言有髻或曰頂髻翻譯名義集選云亦名式棄大論翻爲火依言依光火三昧而成道一切經音義云牟尼或作文尼舊言仁應曰茂尼此言仙也則能仁

癸巳存稿

卷十三

罽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佛眷屬

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一作毘婆尸佛刹利種子須越多健陀第二式佛一作尸棄佛刹利種子阿兜羅第三隨葉佛一作毘舍浮佛刹利種子須婆羅越此劫第一拘樓秦佛樓秦亦作留孫婆羅門種子鬱多羅第二拘那鉢牟尼佛拘一作迦鈴一作含婆羅門種子隨夷陀先那第三迦葉佛婆羅門種子沙多和第四釋迦文尼佛刹利種子羅雲七佛惟文尼書多說又不同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云淨飯王

一七五

子名悉達即佛也次子難陀孫羅雲弟斛飯王子阿難是為
二支釋迦氏譜云淨飯王弟白飯王子名調達次名阿難白
飯王弟斛飯王子名摩訶男斛飯王弟甘露王起世因本經
云師子頰王生四子一淨飯王二白飯王三解飯王四甘露
王淨飯王子佛及難陀白飯王子帝沙及難提迦斛飯王子
阿尼婁陀及拔提梨迦甘露王子阿難陀及提婆達多是為
四支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浮圖經佛父臨兒國王屠頭邪亦
作閱頭檀母莫耶賢愚因緣經摩訶薩埵緣品云爾時大王
摩訶羅檀那今我父閱頭檀是則淨飯王名也依唐時官譯
剌利應作乞利啞悉達應作悉曇而釋氏書多作剌利悉達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吳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父名白淨王母名摩耶乳母
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其謂摩訶波闍波提為乳母言其
曾撫養佛應曰姨母亦白淨王妻所謂國太夫人即摩耶親
妹菩薩本行經曰天臂城釋長者善覺生八女一日意即摩
耶八日摩訶波闍波提即國太難陀母也則釋長者善覺為
佛舅家而新羅沙門元曉阿彌經疏引聲王經說謂佛有母
是變化女非報身女為無稽矣佛名悉達一日悉達多羅云
一作羅雲亦曰羅睺羅佛本行集經尸棄佛本生地品云羅
睺羅生日是羅睺羅阿修羅王捉食其月於剌那頃暫捉還
放之時故立此名五夢經云太子三如第一瞿夷父舍夷長

者第二耶檀一名耶輸父施移長者第三鹿野父釋長者佛
本行集經常飾納妃品云第一宮耶輸陀羅第二宮摩奴陀
羅第三宮瞿多彌智度論云菩薩二夫人一名劬毘耶二名
耶輸陀羅其說各異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車匿言聖
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因果經云大臣摩訶那摩女耶
輸陀羅為太子妃釋迦譜云爾時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女
耶輸陀羅為太子妃佛本行集經角術爭婚品亦同其瞿夷
一日俱夷一日裘夷亦曰瞿多彌普曜經云迦夷衛國釋種
女俱夷為太子妃修行本起經云小國王須婆弗女裘夷為
太子妃賢愚因緣經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子須陀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吳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羅扇先為多羅睺杵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瞿夷是彼婦
公者今摩訶迦葉是則摩訶迦葉為佛婦翁佛本行集經常
飾納妃品云毘羅城釋種大臣檀茶波尼女瞿多彌為太子
妃是三妃眷屬也佛書錯言二妃生羅雲者互出五夢經云
瞿夷是第一夫人其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亦名耶
輸聖莊嚴陀羅尼經云淨飯王宮中羅睺羅童子母耶輸陀
羅普曜經云太子聞父王言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
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佛本行集經昔與魔競品云羅睺羅
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夢品云太子見日光沒已便其采女
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

羅卽於是夜便覺有娠又云耶輸陀羅夢二十怪異太子爲欲安恤慰喻故以五欲共相娛樂更同睡眠尸棄佛本生地品云耶輸陀羅念佛苦行脫種種寶香末花鬘皆棄舍之著純白衣惟留一髻卧凡惡鋪所食粗澀才可活命六年計菩薩證道還乃始莊飾羅喉羅生王欲殺其母子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供給耶輸陀羅遊於園內立誓捉石擲於水中大石上浮王生希有心加其莊嚴瑞應本起經云耶輸生羅喉羅又云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以好花及氈置中閨婦不敢近侍女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佛本行經云耶輸陀羅往昔世遺母負重行六拘盧舍今於此生懷胎六歲是耶輸胎藏之報智度論云勿毘耶玉女不孕耶輸陀羅生羅喉羅牟融理惑論云佛年十七納妃坐則遷坐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大唐西域記云太子寢宮有耶輸陀羅及羅喉羅像是耶輸生羅雲也漢譯未曾有經云瞿夷攜羅云晉譯生經佛說甥舅經云婦拘夷是子羅云是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見世妻名釋種瞿夷子名羅喉羅普曜經云裘夷生羅喉羅大善權經云瞿夷生羅雲又云防人疑懷菩薩非男故納瞿夷慧止菩薩經云佛言過去燄光入沙竭國有陶家女投燄光

言不從欲吾當自殘燄光卽從女所欲燄光則吾身陶家女則瞿夷也是瞿夷生羅雲也且普曜經兩言耶輸裘夷生子按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彼太子一男一女男耶利者今羅雲是女罽拏延者今羅漢末利母是則佛有女有外孫二妃一生子一生女耳方等般泥洹經云佛便持羅雲手阿難手著諸佛手掌中偈云面以此屬累天性不言空此其所以神也

紫姑神

歲華紀麗上元注云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感激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廁迎之日子胥不在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壻也曹姑姑也荆楚歲時記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亦引異苑白帖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其大婦也顯異錄云紫姑萊陽人姓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妾也大婦曹氏於正月十五夜陰殺之廁間上帝憫之命爲廁神事物紀原謂時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估之女壻死生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引爲紫姑事其法則稽神錄云正月望夜江左風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粉盤以卜遊宦紀聞云請紫姑以箸插箕布灰棹上畫之皆男兒名字或系僧徒睽車志云臨安兩溪寨將請紫姑岳侯降之

夷堅志有台州祝氏子請紫姑溫州樂清縣弓兵請紫姑新建粟七官人請紫姑皆男子所為唐李商隱正月十五日閨京有燈恨不得觀詩云身閑不觀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蓋男子賽卜之風久矣文昌雜錄有禮部謝侍郎及唐義問家二事夢溪筆談言博士王綸家有紫姑神集則女神也今蘇州有田三姑娘嘉興有灰七姑娘皆紫姑類

神婚嫁

博物志云太公為灌壇令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畏太公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廣異記云唐崔敏慤入陰檢身得十政刺史遂輕侮神鬼為華州刺史時人聞岳祠救為三郎迎
癸巳存稿 卷十三 手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癸巳存稿卷十三

癸巳存稿卷十四

古本大學石刻記

黻俞正燮理初

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龕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亾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滇南時讀之會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滇南諸生藏焉其自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穎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厯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為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按宋司馬光注大學當仁宗時時御書大學賜進士即禮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不比中庸漢隋志均有單行本可言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偽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為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豐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改經名而守仁古本名較

美則亦自言有子貢詩傳及古本大學中庸出魏政和石經中庸改竄兩節大學以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末段中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賈逵言大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曉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焉又謂松表引賈逵言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疇者好此文言不讀古本如矮人觀場而周從龍也者作遵古編以瞻彼淇澳在末段謂文武心法在衛武公定為子思居衛作又謂顏淵問仁二十二字乃唐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二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明皇削去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為政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是義之妙墨不謂為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本於滋陽記其與司馬文正文成之所以異者冀有賢者辟其石以無成循吏之過亦冀為朱王之學者倘冒畧覽朱王之書也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勦其說或引日南

癸巳存稿 卷一四

至在正月又言公即位當周正朱子謂用夏正則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彝尊謂左傳王周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讀畢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即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乎周者商用丑書云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後乎周者秦用亥史記云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漢武改憲後追書史注亦備胡氏之證已弱又適自害夏時周月之說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草創至成書初稿不留一字是其展轉膠轕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求胡氏所以致謬者為穀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視頒朔與否蓋國史舊文桓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頒朔也十二年春正月不頒朔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頒朔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即位禮也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頒朔也定公以六月即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十八年

一七九

二十一年二十八之春王三月也公羊穀梁二傳讀元年春王爲一句三月以下別爲一句杜讀左氏經亦同而穀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爲一條王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爲類謂定始非正始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即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絕定不得繼體奉正春秋微時諱託之即位後故無正月於是正字爲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帝紀書帝正月今所傳元經亦書帝正月傳云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挈名索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時天下皆知有帝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得已標一王字於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又使奉帝王正朔春秋乃魯侯奉周王朔事不相通魏晉春秋及元經所謂妄作尋穀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蓋以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既言王正爲孔子所造胡氏慕其義而思出奇以蓋之則以爲春字亦孔子所造而義託之行夏時此所謂悠謬之言心不欲以爲是口不能證其非雖與穀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月孔子改爲正月胡氏謂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其說則是周從夏稱冬十一月孔子改爲春正月胡氏謂春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而復可

別之爲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爲夏時也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未有兩說相謬綴爲一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爲書與辨之者之疏於披覽也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瓘謂今枚文爲魏晉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伏書五篇者奏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人則憑虛詭言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蓋以泰誓置博士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爲中經故志得錄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五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號徐敖平陵徐暉河南桑欽此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暉徽傳子逵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林鄴子也魯國孔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違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逵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

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枚本正義皆為枚書偽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為張霸偽書按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按之非是細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正義引鄭曰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為枚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為古文者鄭君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為其說故古文得自為一學有師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棻

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暉集注尙書于偽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偽為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未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以博士秦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為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以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為三十二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秦誓而造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為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誥酒誥梓材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棻

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難置多少之數枚視伏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篇傳自桑欽乎至民間秦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文亦不舉秦誓知古文中不得有秦誓枚乃造秦誓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巫蠱事漢書楚元王及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為其說未聞秦誓外承詔作傳則孔傳之偽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為秦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秦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逵為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

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偽造
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
氏若璩疏證之作間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謾語激而右枚反
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泰書一卷則為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
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為非
孔學會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
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為孔學且桓榮賈
逵杜林鄭馬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
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枚覆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
塞絕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則此二十五篇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法言文中子

法言之書強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徽者徽徽通言
自謀樹幟也而宋咸注云圖善師為桐子命者桐何僮童通
而注云桐洞也問銘荅以慎言禮書者謂銘法見禮記而注
廣言膚淺酒誥篇空今亾者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亾古
文有舉蜀莊以旃者謂旃名也而注以旃為之知幾先甲一
日易者揆度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抽軋而出難也而注

反云先未兆後已形重黎篇欲讎偽者讎售同而注云匹也
孝至篇處偽者處度也而注云居偽皆不明文理又先知篇
明言井田肉刑而孝至篇復井刑注云井田象刑是違法言
本意又重黎蓋天應難未幾者楊雄自言其難蓋八事而注
不知淵騫篇周順報者順謂慎觀王而注亦不知知讀法言
者多愚矣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書者蓋王疑父子夸誕
可憐人也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
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職也
何當有朝服蓋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魏王肅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字士安
唐啖助字叔佐趙匡字伯循陸質本名淳字伯冲宋孫復字
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
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取為精
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時蜀李謨亦皆依準
賈馬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其餘人益不
足責矣

揃

士喪禮云蚤揃如他日注云斷爪揃髮也人君則小臣為之
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搔翦喪大記作小臣爪手翦鬚莊子

外物篇言訾據可以作老益平鬻眉鬚不使老醜鄭以擗爲
擗髮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
者非之曰斷爪剪髮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何病郝敬又爲
之說曰剔手足甲曰爪刷鬚鬢曰擗鄭語擗爲斷鬚非也蓋
呂止讀禮記大全忽發癡論郝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義
究之郝非鄭注而呂非周公呂更非矣

南風

史記樂書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鄭又引
王肅云南風育養民之風也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索隱云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案樂記注云南風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長養之風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正義云聖證論引尸
子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肅所增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
也尋南風之義鄭有師說虞聖元音其辭未聞自是自古無
傳正義之辨乃情詞也家語書不足道穀梁傳引尸子韓非
子引慎子尸子尸子取古取可據鄭何不取證正經公羊傳
有高子魯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公扈子詩
序有高子傳有仲梁子孟子論語注有墨子爾雅注有尸
子何非取證雜說蓋此尸子魏時續卷之文事見隋經籍志
宜鄭未聞馬昭不知尸子亦肅增王肅皇甫謐得非所謂怪
誕者乎

井不反唾

不跨井竈儒者行也玉臺新詠魏劉勳妻王宋詩云千里不
唾井況乃昔所奉蘇鶚演義引作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
當是古常談唐李匡乂資暇集云諺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
引杜詩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時亦有此諺反者謂反
陳莖唾者謂唾汗之唐人多好穿鑿演義引金陵記云江南
計吏止於傳舍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
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
千里井不瀉莖資暇集云不反唾唾或爲剗昔人經驛舍反
馬餘莖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莖所哽因言千里井不反剗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十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陳祥道禮書

後譌爲唾爾反唾是二義不反及不瀉爲一事不唾又一事
不得云唾爲剗譌且南朝泄莖魏時何得豫譌爲唾也

孔穎達說月令中星引書考靈曜云主春鳥昏中種稷主夏
心昏中種黍主秋虛昏中種麥主冬昴昏中入山斬伐具器
械此唐虞時中星月令正義引之蓋文從其類而陳祥道非
之云不特如此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凡奉
天順人莫不順乎此偏舉不中之星以與孔爭豈非怪乎又
嘗見一短書名曰稽古日鈔引有所謂蔡虛齋也者言尙書
六宗古說皆謬當爲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

辰六夫緯星即五辰經星即十二辰曾不知此其知蓋與祥道同矣

書蘆城平話後

蘆城平話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宮史五卷事物初畧三十四卷又有買愁集不全皆呂貞九撰句容王君喬年所藏呂蓋天津人其自號赤隱不知何意平話中說熊廷弼汪文言傳樾吳孔嘉吳養春事甚詳前於王氏見明時不全京報天啟四年四月傳樾參內閣中書汪文言即休寧縣犯賊遣戍之庫吏汪守泰六月審確杖革為民檢熹宗本紀不載至報稱十二月梁夢環復參汪文言一本奉旨鎮撫司委人拏拿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則本紀所云辛巳逮問報稱五年三月錦衣衛取供詞連趙南星等本紀為日丁丑報又於四月內夾鼎甲單第三名吳孔嘉下云貫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本紀則云三月丙寅報稱八月奉聖旨東林關內江西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其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三殿工程則本紀之八月壬午也此後報稱抄發王紹徽東林點將錄一卷中開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名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六年三月文言族人京官汪汝楫汪澍俱削職為民間六月東廠奏據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吳養春家貲數百萬為富不仁一向結交搢紳霸佔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

數十餘萬先年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將黃山地趾判斷一半入公卷案現存養春用賄蒙蔽仍霸官山近因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停寢採木旨意又前於天啟五年八月內奉旨拆毀書院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聚朋黨等情廠臣隨將其黨吳君實吳審叔程夢庚章應薦茅培許應江川佑拘喚訊問符合奉聖旨這欺君抗旨犯人著該廠監候其吳養春著錦衣衛官旗同撫按拿解其賣木賊銀嚴拿家屬監追八月東廠奉聖旨犯人吳養春等質對明白著拿赴鎮撫司嚴刑追贓北鎮撫司奉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十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著撫按追解山場木植值銀三十餘萬兩著工部即差官估賣九月工部奉聖旨黃山木植專差主事呂下問上緊追解其山場丈量等則著定額月奏是月議敘吳孔嘉以三朝要典纂修成十月本紀有丙申逮中書舍人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杖殺之不見京報懷賢乃休寧吳馬傳樾梁夢環吳孔嘉者也報又稱七年二月大理寺丞許志吉奏吳養春家財廣布於外請從天津淮揚兩浙諸處嚴追奉聖旨即差許志吉辦理四月直隸奏黃山木植一案三月間歙縣嚴寺民人萬餘糾合同赴府城拆毀察院尋殺主事呂下問下問破後牆攜家眷躲入同知

署內現在知府石萬程詳報病軀不能供職奉聖旨這木植一事卽歸併許志吉辦理本紀俱未載報又稱崇禎元年五月抄發逆案節畧許志吉矯旨派賊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辟何辭入第三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孔嘉交結近侍黃山一案慘殺多人入第六等徒三年納贖爲民其見於官文書者如此而府志縣志無有也讀平話序錄乃知其事其涉吳孔嘉者定逆案時嚴訊吳榮榮故養春家奴竊財逃去旣而依孔嘉孔嘉幼失父其幼讀書及養母費用考試之費與見奄拜義父之贄五萬金皆出於養春養春遣奴吳文節核天津鹽務至京看孔嘉遇榮欲告之榮夜語孔嘉謂養春本殺

癸巳存稿

卷十四

西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孔嘉之父而僞恤其身且黃山木植可助三殿工孔嘉以語奄父奄父笑曰吾得財汝復憾吾義兒固孝子也汝使吳榮來吾爲殺文節故孔嘉入逆案其在六等當時亦以義兒孝子寬之也其實孔嘉父以弱病死其爲魏奄義兒實以功名念重請示養春養春富而愚界以重賄而不意得禍之酷也魏忠賢傳亦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子瘐死又以寺丞許志吉爲評事石萬程則削髮去鬮黨李魯生傳則魯生時爲給事中猶上章劾萬程其鄙頑如此平話中王爾玉者江夏知縣熊廷弼獄承追熊兆珪賊逼之死湖廣人誦言爾玉帷薄不修蓋非誣也此書與點將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

癸巳存稿 卷一四

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天監錄魏應泰夥壞封疆錄並傳其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傳樹告梁夢環語見汲縣路王墳旁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牛三花拉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輩道收元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人邪見同喜稱說汪文言乃能罵之宜觸傳梁之怒平話體蓋多臆造此書於事實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据過宜和遺事遠矣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義門讀書記

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爲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捩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爲主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果如伊所言否也閱至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指周則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禮奏云何焯作貢生往來徐乾學門下代作會墨序寓言諷刺乾學託江南巡撫訪拏之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奉上諭文義荒疏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

一八五

上諭生性不識恩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三月奉
上諭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

聖明垂鑒正以其顛倒是非也何又嘗批有困學紀聞於天
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句批云句讀未詳按
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
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生平多欺心之學矣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於
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秦檜檜
食間噴嚏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棻

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菴筆記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
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資
政與荔支請眾客同與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
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為之一
笑

晉陽庵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嘗庵名言京城庵何
得名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良
嗣為荊州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督為其兄河東王
造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

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欲引以為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
則言河東寺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
姓居其地

偽笑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偽言之文集中曰余笑而不言者
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為尖新崇禎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
厥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為氣節碧血錄天變雜紀云天啟
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
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季北畧言此人姓項
其笑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程史云歐公知貢舉有舉子問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棻

堯舜事是一是二觀者闕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悞
者即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為學者言必感類及之然
感類非歐所及歐五代史鄭珪傳云唐兵至梁帝哭問計珪
日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其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
否珪徐曰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當日事理
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者言感類非歐事者亦有所見
非惟鄭珪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云南唐時侍
郎楊鑾問妻兄國相湯悅曰不知堯舜是幾件事悅曰如
此疑事不要使則非問知貢舉者又舉場亦前有二說珍

席放談云真宗問楊文公簾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荅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真宗亦為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堯舜何如可以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大噱此事雜出未必舉子專不知堯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宣城舟中書

衝波傳

釋史載衝波傳云孔子適陳途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回賜返問之其家謬云女外出以一瓜餽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蜜塗絲以繫蟻煙薰之蟻乃過金樓子雜記篇云孔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擊其尾得之納懷中還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捉虎耳下士殺虎何如曰擊虎尾子路出尾棄之釋史亦引為衝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石碣曰先賢言子故里土人言孔子來視子游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之荅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遂反權去也其語甚似著來問我采桑娘其言孔子至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述五帝三王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

不荅因辭而去釋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問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索而誅之子胥諫則說苑正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趙氏吳越春秋無此事或楊方所未削繁別本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為兔園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謂任贊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今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兔園冊者唐貞觀時虞世南為蔣王撰集其人事科場文場秀句王啟所集懷挾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書有韋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韻對十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卷而不載兔園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書蔡邕傳封事七事五云諸生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程文虛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誦習之不過十數篇難者悉詳矣是漢時有連偶捷錄唐則孤絕詩賦與文場秀句進士明經分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愧鄉錄云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黃潛善奏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詔立賞錢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元王惲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既歸宋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既擢第孝宗曰是以

三百青蚨博吾爵者才其為是科場書謂之時文何遠春渚紀聞云李偕赴試夢陳元仲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畧不與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子又於舊攤買得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別集二冊計十卷宋黃履翁所集者又在決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幼學傳云稍遷刑部主事時嘉興人袁黃安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按此風甚熾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四年禁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刪節經書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本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酷儒莠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傳云齊人鼓譟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為戲而前孔曰匹夫樊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

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瞿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趨明威戮曰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伎螯之心無所泄造此莠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卻之於法不得死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矣人有做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夜行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廣為將請尉行至軍斬之魏志楊阜傳云阜為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夫霸陵尉職應止夜行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尉與吏賣法則君子殺之守法則廣斬之阜杖之豈非器小心螫舞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住錢塘亭令至亭吏驅裒移牛屋下後令知之為具饌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令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唐語林云陸充公為同州刺史僅遇參軍不下馬參軍鞭之謁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不得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褚陸皆所謂雅量者褚不原吏奉令之苦陸庇其僅刻者記之以為美談是真莠矣藝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褕

乘駢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兵夜來余令吏勿闕乃相問
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
橋康過亭奪康牛使者欲殺之康曰此自康與之亭長何罪
乃止亭長不覺盜罪也倘譚吏與鬪無論勝敗亭長小吏必
終受誣奪康牛正所以爲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
誰牛道橋不修又當死以此知小吏不可爲而桓譚韓康不
失爲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韓厥爲司馬使人以
乘車干行厥僂之盾召厥禮之曰吾故以是觀汝也夫厥之
能守法也固矣盾所使之人何罪以此推之魏志曹植傳注
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者不得
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戒植若門不
出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
異修他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知太祖英察矣又以此推之
高歡語長史薛琬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曰亂者
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傲齊君王后以椎解
環不知環破卽解亂絲斬之仍不治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父子不足
論然歡在洋之愚惑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莠
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愚儒莠書

朱弁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
齊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
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親戚有見此狀
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
之頭乎言已近矣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
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
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摸枋大材
脩寢殿批曰截似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王言
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罵而做以爲書其愚如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此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溫成叔堯佐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
包孝肅爲中丞擊焉其白簡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曲洧
舊聞則云張堯封除宣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
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張堯封溫成后父也
仁宗退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要宣徽使宣
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溫成並無得罪於羣
臣百姓溫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擇行王舉正傳
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子不使之御內爲臣僚
擁戴英宗功因追罵其時宮掖以自表其忠堯封爲宣徽使
並無不可何至憤激唾上面且堯封爲石州推官卒後溫成

幼無依始入宮何由既貴後為父求官又溫成既卒五年包拯始為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溫成欲使溫成緣何知之今加以妄詞述中丞狂悖皇祐童駮宋之臣子忍為此言者蓋以晏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倣以為書其愚如此李元綱厚德錄引丁謂談錄云寶儀見客四弟已貴皆侍立王闢澠水燕談錄云王祚見客子宰相溥侍立陳省華見客子堯咨堯佐等侍立皆云學生禮當然其言可詫又云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為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為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彙

談元秀書

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於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按精靜同聲神從申動也蘇說乃相反澠水燕談錄云晁迥言人耳有靈響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緒以為三妙音石林燕語云晁迥晚年

耳中如潮如磬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為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腠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為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誇誕秀書

四庫書提要以蔡條鐵圍山叢談為文章中小人之雄蓋以其文姦怙惡梁谿漫志亦以為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短見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彙

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鬚帕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條言蔡京妻嘗為之按宋史姦臣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醵而肯從京子攸為開府少保得與宮中秘戲侍曲宴多道市井姪媿謔浪語妻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姑婦同此汙穢而條又誣之為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誣哲宗以上而於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即在誇誕之中亦是秀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

曠達秀書

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賣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潰敗子以字呼父弟以火攻兄已不足責謝氏家範差勝於王然晉書謝元傳云謝安日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宏微傳云宏微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已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慘忍刻愆欲於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釋氏之莠也

悖儒莠書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悖言也魏志文帝紀記載漢魏禪代眾事太史丞許芝言周公反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朗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僚勸進云使夫匹婦小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亦可謂悖矣

賊書

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村老委談云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胠篋秘訣有庠生者從之盜按莊子外篇云儒發冢大儒臚傳小儒稱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梁書良吏傳云邱仲孚齊永明初選為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為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不發南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也若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石崇作荊州刺史劫奪殺人致巨富祖逖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鼓行劫掠俱見晉書傳古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人不以為奇北齊司徒左長史畢義雲家兗州北境嘗劫盜行旅晚方折節從官見北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文通則少矣然宣室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稱少嘗掠人於太行排人崖下得綺繪百餘段西陽雜俎云鄭刺史秉當家鄭寅讀書為盜事發而死雲溪友議云李彙征於循州韋氏莊見韋思敬年八十餘吟古今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為盜江鄰幾雜志云大名進士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為知府殺之其人容貌堂堂言詞辨博墨客揮犀云有秀才盜緝官試之賦乃云窺其戶而闖其無人還不謂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盜緝與古盜犬秀

才不同此固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媪遇夜有穴其壁者燭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之去錢至敬庵筆記云平公其政為鎮洋令有捕繫賊並賊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邑七都施姓牆被穿驚起於室

隅獲賊解縣則前秀才也乃搥賊此皆常熟所謂庠生者流村老委談又云庠生者姦事主女邱老四大驚以為必敗案果破庠生者在繫自言之蓋肱篋秘訣中所切戒真奇異書也宋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北蘆塘蓋即今壽州古三官

人訓與安豐彭八繆興國王孝忠借周寶劫臨安赤山閨一邸家訓與眾誓毋殺人毋汙婦女既執閨妻中官養女也有

癸巳存稿

卷十四

无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八興國孝忠皆就縛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紀文達如是我聞云李金樑李金柱劫一節婦鬼神怒視後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鳴散驪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汙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其徒灤陽消夏錄云齊大與眾行劫眾劫淫一婦齊大挺刀解之後羣盜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合古訓庠生者李志鴻齊大之事知肱篋秘訣之言不謬或言盜多縱酒媚妓家此姦盜各案非姦盜並行也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天王寺大盜採花官追之急居請寬免比言此案必破以身任之案果破

令為歸安費君元震厚賞而問之居明日盜而姦為無理故必破費笑曰盜豈有理耶居明日固也偷劫皆出無奈採花非無奈鬼神惡之故強盜拒捕情急殺人有漏網採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乘之也論亦廉悍矣哉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即是賊痞生眼眩上者王作賊生盜部主姦竊眼眩上應是映上列子說符篇晉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映

癸巳存稿

卷十四

无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而誤為眩也

鄧析子跋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譁訐之習意古所謂鄧析書不止此如淮南萬畢術別有篇策也世言子產殺鄧析非也鄧析蓋與子產同里居列子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遇鄧析鄧析言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知與能為之使執政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楊朱篇云子產以兄朝弟穆為慮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穆謂鄙而可憐鄧析日子產與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子產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月為檢必不誤左氏云

定公九年春鄭駟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駟斂事荀子非
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奇辨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自有罪列子力命篇又云鄧析
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辨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
呂氏春秋離謂則云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
析致之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應之亦無窮不可無
辨罰愈疾其亂愈疾洎水甚大富人溺有得其死者富人請
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

袴民納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不可日
變欲勝因勝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
乃服其事甚鄙鄧析為大夫有田祿不得愛衣袴小利當是
鄭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收得其書列其事指與刑鼎相
難者別條出為竹刑即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
十年駟斂以他罪殺鄧析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
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訟書古不傳或言當
在名家或言當在縱橫家然大半鄙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民
傳云雷州雨後野地得鱉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
雷公墨雜常墨書之為利則又厭勝之術訟師多奉之周興

令侯思止等招集數百人作告密羅織經宜多卷軸然大唐
新語止云一卷唐書來俊臣傳云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
羅織經一篇具支脈綱由威有首末按以從事則止一篇也
今亦不傳宋沈括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
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
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師傳交構詭
義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鄧思賢為最
古或其人姓鄧書本無名傳者以人名其書或即書名示思
鄧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密癸辛雜識云江西往往開訟學
教人如策科之法出甲乙對荅及譁評之語專門於此從之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

者常數百人所讀蓋鄧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
坊刊賣訟師秘本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書及
擬定膚受式樣造成險惡套語者嚴加查禁賣者杖一百徒
三年買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曹心書徹膽寒鐵木犁霜毫寫
心等書語極狠很覽其文意乃必敗之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不昵婦人

漢書朱博傳云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注引
吳書云顧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此史傳相襲
不致思之詞其妻即驕情亦不當以婦人日日早寢而晏起
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

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言嘗晝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周書蕭譽傳云譽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瓊牖閒評云蘇軾與友朋羣居性不昵婦人此或由勤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南史何點傳云感家禍欲絕婚宦尙之強為娶瑯琊王氏禮期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又娶魯國孔氏女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魏書夏侯道遷傳云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願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父為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止欲閑情

娶婦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山居梁書劉訐傳云兄絮為聘妻刻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蕭視素傳云妻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王鞏聞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靜思諸賦譏之者以曲終奏雅其自託則日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犯無禮義言禮義則矯偽不近人情是為有損無益之文蔡邕協初賦云情罔象而無主曹植洛神賦云心振蕩而不怡欲動情肆窮其幽隱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女乃弛其上

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其言脈定於內與情罔象心振蕩相對真麗則名言要在定血氣也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本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引先儒云陽金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為水謂昏黑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為金燥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干過干則燥為內熱晦為惑蠱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名不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長白美人

詩碩人云碩人其頤澤陂云有美一人頤大且卷頤大且儼車牽云辰彼頤女女貴大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蘇秦列傳云後有長姣美人後漢書馮勤傳云祖燕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書陸琇傳云毋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蓋婦容以長為貴漢法八月選女必身長合度長白即美德賈納短青晉之所以亂也唐書亦言元宗選

長白女子侍太子鹽鐵論刺權云中山素女亦長白女子也
宋人記龜鶴夫妻短闊亦貴乃偶然耳

元牝

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諸元牝元牝之門是
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法黃老元素之所同道
家河上公老子注云元在上牝在下以元爲鼻牝爲口抱朴
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氏談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
口鄙諺之證矣二仙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爲元以升氣上傳
肝一腎在右爲牝以降液下傳膀胱是又醫士右腎命門之
謬說也今按牝者古人以爲谿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洞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朱子語錄云牝只是木孔承柁能受的物事元牝者至妙之
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卽若離嘗深思之元者白虎通
五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是元爲入牝者唐律衛禁上釋文
云有穴而可受入者爲牝則元牝之爲古語可知爲表出之
儒者可勿復道矣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榮陽公及其子
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
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隱之開元天寶遺事記
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述至咸陽小說所言

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
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卽宣陽以丹鳳門街
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
卽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
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
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
城外託詞取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
卽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
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俯
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魏策龍陽君正注

魏策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姬也非楚安陵鄢
陵壽陵趙建信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詩皆以宮人言之素
師道以唐詩說國策其證已弱且唐詩亦有誤本文選齊陸
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泣魚之
事非安陵乃龍陽也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
事後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未語有缺文而相傳已久陸詩
蓋本顏注此後詩人相承誤爲安陵佐輔古宮怨云棄前方
見泣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二詩
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和姓纂云安陵小國其後氏之安陵

纏楚王妃故以為宮人是也二詩本說安陵師道引以證龍陽其疏一也師道未讀陸詩若依陸詩泣魚必妾則子瑕亦宮人矣其疏二也楚策安陵君正注亦引姓纂以為女子則此正注當云正楚安陵之比乃云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注無所適從其疏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策云嬖色不避席寵臣不避車蓋言驕寵也補注云文選注引嬖色不嬖席寵臣不嬖車真誥言嬖色不徹席寵臣不盡輪則言榮華易落寵不能久其義可傳秦策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意義誤文也

癸巳存稿

卷十四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癸巳存稿卷十四終

癸巳存稿卷十五

黻俞正燮理初

何端簡父子事迹

何公世璠字澹菴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棗強遷山東新城陳何莊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需次得莒州學正以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月授兩淮都轉鹽運使經理淮揚海潮災賑是時公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為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地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俱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雲南貴州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苗事公奏請

聖訓

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恩威不可偏用公自通籍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才三年耳既任事宜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儲值生苗頭目阿拏火阿猛阿戎等十四人赴公自懇奉行法度未嘗反公開示威信使轉諭各寨凡編髮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耀之於其黨以是卉衣椎結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我兵方進攻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屯誅首逆阿革阿紀等

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鎮遠之間古州八萬一寨地廣千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土沃人稠物產尤富在三省腹中由貴州黎平開之此寨得則附近九股黑苗可以勦撫卽會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泗知黎平廣泗至卽輕騎趨古州登諸葛臺盡望見苗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徑生苗大驚欲取之圍未合而廣泗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意既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員三十二人五年十月被

恩飲酒宴樂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二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上又以征苗事公屢言可撫恐與軍中意見相左故

召公而鄂公密奏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卽授刑部額外侍郎六年二月轉戶部四月轉吏部仍兼刑部五月署直隸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天氣蒸暑汗出流被面公既辭不得請

上命侍臣爲何總督解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硯因

垂詢生平稱意文字公進福字箴六月貴州人材兩次引

見

諭以人品尙屬端謹皆錄用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巡察南

三府御史過保定傳

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四遺表請祖父母封

詔書褒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尙書諡端簡內帑給千金治喪喪還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尙書秩一品乾隆元年追贈光祿大夫夫人徐氏晉一品太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多端人歷封疆知人善任初抵黔時張公廣泗來迎馬上問地利民情苗俗行四十里未休至驛館語達且凡事一以咨之張公亦功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爲貴州巡撫八年苗疆底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略平之公子四體仁秉義崇禮蘊智體仁字西銘性恬淡年四十三始舉雍正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棗

四年鄉試副榜八年旣葬端簡公入都謝

恩卽授浙江諸暨縣知縣縣人傅阿男者淫狡而肆持官吏短長爲一方害體仁窮治決遣之民大悅諸暨倉穀積弊儲不實具揭言之上官怒調於潛久之調奉化奉化沿海盜多不治體仁興修水利因以得近海舟楫來往盜所從逃竄之路以保甲弭盜古法取有驗編察得其窩線清其源令保甲輪直更鄉保統之使捕役分任卹屯捕頭統之調黃巖丁徐太夫人憂起復發江南辦銅山賑補虹縣知縣縣當宿州靈壁下流十載九溺其西北皆水地汎濫西南爲害乃開河西南洩其水治稻田製尿機貽民興木棉利取後調定遠築西

水石壩衛民田舍以耳疾乞老歸里體仁凡六任縣令奉家
教一果一菜不敢妄取廉俸所積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
捐亦豪往自喜在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馬瘦儲空當揭參
而不忍也使巡檢協治其事冀以漸而復上官驟察之丞革
職不得歸體仁置酒召之計公私所虧為具印文清官項辦
裝送之歸體仁終已無餘財教子孫耕讀外不使逐他嗜好
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稱長元先生年七十
九卒

述曰征苗之役鄂公任之張公成之其間運籌勦撫端簡可
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盛也昔太史子
癸巳存稿 卷十五

四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魚以義俠聞而不染縱橫之習軍旅方興以方行矩步者指
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端簡又得
張公所輯貴州通志故得於齊侍郎所作傳外補緝之生平
喜人稱說故事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
子皆循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悃悃無華
者耶虹故魯紅也左傳注晉時猶有紅亭後漢沛國紅也虹
以乾隆四十二年併入泗州今州治故虹治也

汪先生事輯逸

汪先生名廷榜字士瞻夥三都人同學稱仰山先生少時賈
二十八歲置貨漢口見帆檣叢集蔽江面十數里人語雜五

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
騁漸不自喜沈思刻意為短章既又不自善也乃始為平正
曉鬯之文讀書江寧鍾山同舍生或窺之請與交者數人而
已董以學梅鈇戴翼子戴祖啟侯學詩梁巘諸君子皆自好
約為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值先生笑而出曰吾得之
矣眾問之指牆下炭墜曰此立方也取圓與立句股就物推
之耳鈇大喜輦其家所刊書贈之於逆旅晤戴震李惇與訂
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江南舉人授書饒州芝陽書院補旌
德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六
品頂戴家資僅中人遇賢豪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獎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誘後進作文章經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為文下一字或檢
書數十種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曾用也務使妥貼有光采蓋
得揚雄韓愈意者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碧山草堂制
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經義即未敢自信時文所言於事理
不背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
出遊過王者輔寓者輔有日記日疏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
生偕汪兄來汪兄名廷榜夥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
人也既而者輔事敗官案日記索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
錄赴蘇州按察司梁巘在亳州聞其事徒步至蘇候之事自
人指為道義交目曰汪梁先生懼名目遠布一日同梁飲噉

笑謂之曰若素不噉肥肉吾勸若始知其味吾素不飲若導
吾飲今亦不離杯罍矣吾兩人殆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
其沈毅如此嘉慶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述曰嘉慶己未旌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變校
定且曰刪竄惟汝癸亥七月先生病亟時適正變歸里先生
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變八月正變復出遊知
墓誌及傳已有所屬故輯其瑣事附碧山草堂制義後

胡先生事迹

胡先生梧字樹思徽州府城小北門四管人乾隆丙午順天
鄉試填榜吏誤連試卷實年實字書之遂名梧實其先世儒

癸巳存稿

卷十五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者十一世皆學生父瑄字澹中爲武學生弟珊文生也鄉試
不中澹中罵於市市人笑曰公武生也謂弟文佳文必不佳
不中宜矣悶而歸明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
甲戌也越十三年丙戌弟亦成進士入翰林澹中終光山縣
知縣先生年十一侍母扶柩歸囊無一錢又無師傅爲無賴
喜與人鬥飢則竊書賣之日倉於外母見書十耗其九則痛
詈之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於外夜讀書油錢
少鐙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夜半爲期自作文不求人
教也先是澹中君在時爲聘邑汪氏女及迎娶資送直千金
屬其兄弟爲變賣居積已授徒里中衣倉稍有餘人之澹中

君有門生官杭州遣信召之至則官以事壞遇親串賣鹽浙

中者假費置湖絹往來揚州又置茶皆獲利時已納粟作監

生值玉器貴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灰蠹又自甘肅來者

日眾遂折耗接家信妻財又折耗念揚州親串多富者往投

之不見收時小押中皆無賴欲得書生爲主謀見先生儻

迎之去頗自危以計斂諸無賴分金買身北上儻居旅舍天

大寒天津某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大面麻黑目長秀倚上

胸背隆然裹二蘆花椅褥與之言曰才人也載歸久之辭之

係德其知州素與澹中君善好豐坊大學所至刊行然能敬

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講章先生不甚解則雜舉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古今成敗所歷山川人情淳僞以亂其言或阿官好叩以姚
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爲支離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
復入都強折節恂恂然不妄語然有忤之者輒登門升高坐
大罵務盡其詞而歸人更校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爲
部郎者語人曰胡樹思吾無法治之遠之而已先生聞之挾
冊往登其榻酣讀終日出乾餼自啖至夜分謝之始去年三
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值湖北請挑先一日謂弟棊
曰吾入挑借支薄俸汝持歸奉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
補中兵馬司副指揮曰吾昨買得堯峯文鈔方笑司坊官與
阜隸伍今卽補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鈍翁才拜印果

有院阜乘車從奴持刺來先生出坐堂上問坊阜曰院阜與汝品秩同也我見若當何禮坊阜無言使呼院阜已怒去以出迎遲也既聞將挫抑之益大憤欲於院署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轉怒爲笑曰是作官者乃似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出見一人強橫詐市賈財繫之歸將撻之已禿袴阜隸彷徨良久叩頭曰刑杖月前供應街道衙門偶未將歸先生瞠曰是矣我乃三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饒放之起罵曰吾好撻人苦無犯撻者汝不配啟撻端後受撻者道汝我識汝舍汝去再繫汝即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問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怠玩先生笑而頷之曰然五日癸巳存稿

卷十五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又問之荅如初先生怒詬曰奴真欲死耶官考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身家也五日不獲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案然終未撻人也某者居雲居寺衲衲抑勒人妻事將成矣先生過楊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不足惜本意明日將吏拘若兩人以耀吾官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驅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素狡不以實又持官短長先生故挫抑之使偵刺報命惟謹日近詩書所轄無廢事讀史記曰廉吏久从益富不可信也官多妄費而吾衣食裕於教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宦游京師者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司坊官

十五十四俱已請客意不能無動倩人畫例借屋校尉營賃盤盂几席結采召廚人梨園子弟俟代支客者已到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怙怙驅車返使人稱疾多謝客多酌加飯迨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視之笑曰廉吏之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智也嘉慶二年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歷多矣惟不忮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誠自苦然碌碌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意氣平矣子元鼎全鼎文鼎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謂鄉愿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精神在是矣

駱君小傳

駱君正綸字金門號紫封句容石橋人居城東爲人淳重自愛能文章乾隆庚子句容書生某求督學關節有人持金去某隨之急乃還其金妄言學使已許之矣既而不許某怒擄童生有文章者二十五人先出榜一日張於院外廟壁以君爲第一迨曉榜出名字同者十八人而君果第一學使聞之怒屬吏窮捕或怵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爲動事亦不及之好爲間散遊登邑中雲龍自馬背岡望茅山三峯若有若無

吟嘯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爲性情形狀皆天賦不能強同以
己見非笑之坐不通也惟不喜人戴近視眼鏡聞鼻煙其說
曰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苦鼻柱耳鼻煙學嗅者淚
涔涔下氣息出入腥動數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歎
其言可爲故實性不能飲一日攜酒偕友人於邑小南門外
五里岡痛飲流連作詩刻樹皮識焉復坐言鬼神事甚悉忽
歎曰故鄉可樂再三言之歸十日而病初某以揭榜事用狡
計脫而爲眾所詬鬱而死死十三年矣其兄病請君臨訣君
至某現心惡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五時乾隆五十七年
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容聞之歎曰吾極知鬼神事然不

癸巳存稿

卷十五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分人有死也今駱君死則真有死矣五月晦夢遇之於四牌
樓諱言其死也語之曰君家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人耳
明日月朔歸人將以爲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關
不易過煩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坊又東
循兩池間北行卽城隍司廟屋與日所見同堂下人百狀不
齊堂上寂無人直上轉後屏望見顯應閣院落比素見大數
十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西
轉有屋南向面河近就之忽小矣屋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
之分兩層上層有龕一長眉人持瓶插河柳跌坐有二人侍
人持一棒若羯鼓椎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人

癸巳存稿 卷一五

擊弄之盤旋上下聲捷然睇視人亦長大龕後右邊空處審
是樓梯下層閉細紅樞扇紅紙粘似非惡處曰此關也送之
過而醒甚駭歎過數日正燮持燭如廁見一紅物負牆高二
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穀箕面皆血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
心忽怯奪路返物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鼓掌笑
曰大丈夫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臥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
火噪門外始起開門入其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徐言
曰才臥聞門響甚厲自蒙被中有物自被上過如廟中天王
手大從首至足所搗處冷徹骨繼聞物歎訛嘶破不是人聲
味死大叫幸諸君至聞者股肉起若粟勸生抱被鎖門從他

癸巳存稿

卷十五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人榻畔臥翼日生無言正燮往君柩前祝曰君有靈當助我
逐鬼也是夕夢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子一人重基監生
述曰正燮於嘉慶甲子重到荷澤窗外丁香將放理剔澆灌
日夜俟之春風料峭從未閉窗臥也急欲往濟寧夜懸紅鐙
酌酒別樹倚檻而寐夢駱君至看花歡笑驚起人靜鐙熄矣
旦將束裝北枝全放時二月十日也神理常存難與庸惡無
氣者道念小時一句一字駱君皆奇賞之今知駱君果不死
追憶去年冬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瓊新城何君承壯同
泛張秋泆河四人坐船蓬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瀾攢擊真有
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既來泰安無人談者感丁香偏放之異

因述駱君之事嗟乎知己之感索居之歎生人豈能無之耶
音塵寂斷亦可悲矣

古築兩孫君小傳

孫學道字立人居黔四都古築縣學生也乾隆間邑人能讀
書者注壽朱鍾何瑞龍鮑元偃程驥葉有廣胡成浚皆有業
有異稟不同於俗學道好學能博覽其識通敏文選漢高功
臣頌注引漢高帝會陳擒韓信此特萬世之事也友人質之
學道曰萬世乃万士之譌万士乃一力士之譌也陸機五等
論注引漢書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萬乃方之譌與此同
檢漢書果然熟於經史言事有條理喜為詩尤善五言程驥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日黥有二絕大星榧子孫立人五言古詩也所娶妒戾乃異
居有二子亦天其詩散失所有古書丹黃粲然有發明亦未
輯錄實為寡婦會矣

孫蒙字養正布衣也幼學神仙年四十兄死乃強復持家好
數學皆穿穴之通於易其治易喜言人事其言易分為五一
為易緯推乾鑿度七書之數及易九厄二為易支日易林日
京氏易傳日元包日皇極經世日三易洞璣日九宮經緯附
京氏後以洞微數三為易流日八陣日金丹日地理四為易
跋日太元日洞極日潛虛日皇極洪範日參兩日範行日太
微日括奇日靈棋五為易衍日龜卜日蠟法日太素蠟日五

運六氣日太一曰奇門遁甲日六壬日演禽日璣衡日風角
皆究撰灼布推加減飛行診望之法為采文補注附說為作
表摺撫奇駭比輯之得十五卷日周易外傳謂通卦驗不知
里差難施用易九厄多見道書太一家其法本三統當以三
統法置元推之不當雜用他法亂其數又以太一推上元至
嘉慶癸亥積千零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年加陽盈差一百
三十而以周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既又得一法推筭為八
萬六千零四十年又一法積五千二百九十五萬一千零八
十年又一法積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零八十年俱存其數以
證古筭家積元不同由其術異非乖謬也西法言開闢至順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治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依其定儀推之止五千七百三十
四年則與術不相應其言周易年周法年一爻運周法陽爻
九年陰爻六年世周法陽爻三十六年陰爻二十四年紀周
法陽爻九十年陰爻六十年崇德元年丙子年爻值乾初世
爻入坎初言世驗堯值師水行地上洪水之效禹值比後夫
凶戮防風氏之效唐高宗儀鳳值剝五以宮人寵武后同聽
政之效久視值剝上碩果不食中宗復位效也或疑師比義
曲蒙日隋書王劭傳引稽覽圖屯十一月千里馬數至應隋
高祖駟騶馬震下足坎上美脊駟騶有肉鞍行則作動四足
數至者天祿數至晉書王嘉傳苻堅問世祚嘉日未央明年

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有殃占驗之解當如此如祈神籤亦斷章取義也蒙學古雅家貧爲人相宅墓取錢以給家卒於家子繼祖

述曰孫君立人學博而正真儒者惜其書不存養正又通音韻之學亦無書可惜也兩君嘗學辟穀住百尺段石人祠六七日不能堪扶杖歸雖爲俗人口實然亦古雅矣

書李方古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白蓮教匪劉松餘孽劉之協之黨犯枝江宜都繼而當陽繼而新野蔓延四出而豫而秦而川所至摸邨驅去良民使當官兵鋒官命民間立寨集鄉勇

癸巳存稿

卷十五

西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自衛汝陳諸俠素販鹽游博者千餘人籍團練名益收諸無賴方行無所忌分屯數十處其取強者東潁州曰陳魁元西汝寧曰李方古魁元素暴悍借交報讎私梟自淮泗渦汝連舳艫數十而上或相連數百車嘯唱謹謀過鋪汛不敢誰何方古循循然退讓文秀類書生郡豪傑皆敬憚之訟爭不解者得方古一言卽聽千里內皆慕方古時鄉勇皆有梟雄爲之主令行禁止或亦爲民害方古所統有仁義風任俠者互吞噬於方古不相屬而李氏股中傳令索餽借餉未嘗有違者河南王生挾萬金商於蘇州有盜尾之數日王生急投方古盜念方古人多既識王生卽千里之內不敢動舍之去又

不甘亦投方古告實方古大驚以擾攘之際不敢與爲難且喜其已歸也厚貽之使之遠去行旅皆載方古名以行河南

巡撫知之遣陳州知府越境覘方古以無惡迹歸報方古亦自危謝其眾不復見客二年閏六月息縣民張雲路械鬥遣

使借力於魁元魁元以五十人往至則事解無所用其武雲路憶數年私鹽爲息縣役所沒欲從眾至城罵其知縣使知

縣訓其役放張氏私販也僞爲他邑解囚者數十人執械護之至庭拉散囚車索知縣知縣以事上州轉至外委把總向

得琳解得琳念倉猝不敵且用好語慰散之有新附禿者鮑六負莖煙葉刀自後至謾曰是官耶我不與之言卽斫之死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五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而鮑六貿貿然負刀歸雲路魁元見事急至縣奪馬轉殺由正陽羅山轉至光山界河灣遇其黨詹三方古股中向所分也邀魁元入偵知其黨殺官劫馬事涉反託言過河鳩集旣渡則盡撤船以南射書絕之曰本出姓名要言其拒反者今殺官若爲

天子所赦者請續前好不然卽渡河亦無所歸也魁元得書沿河譟罵詹三怒厲兵渡河大敗之魁元跳歸方古欲鳩眾

自守方古曰今大軍逐教匪逃死誠易然反者終伏罪徒爲罪人累鄉里耳且若家室何不如自投以爲官兵功庶幾官

有緩之家人萬一全者魁元不復語七月初自詣項成獄六

日河南巡撫至誅魁元等五人而案結官益以方古勢大去之終為害以魁元識方古遣戍之方古亦自喜於遠去也其時汝陽有俠曰大都督武藝敵千人其黨亦千人巡撫至汝寧令汝陽知縣捕之知縣至其家其黨圍之大都督曰我無罪汝等從我即我罪我去汝輩以安但好為之無為教匪所笑也且誠之曰無事不可聚會揮眾退從知縣至城巡撫數其罪斬之蓋河南穎毫之間自古游俠所聚雖以武犯禁妨吏治而大義不敢踰有足多者冀大榮者葉人也素梟勇負販於外遇賊摸邨縛之去謹防之默識賊旗鼓字號大師傅劉之協閱各營時擁衛威儀甚盛大榮微窺識之久之使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樵汲遂逃歸為無賴以自活之協各股在陝西者被離欲於河南復立一股為聲援五年六月之協至汝州遇其徒邨縣李岳岳在教中位已尊所屬數百人州之鬧店有徐華平李運泰者向客李方古家拳棒號無敵岳啗以利欲其入教則納其賄岳又遣妻女至其邨游觀會劇授以色誘之入教則又淫之終不入教岳大恨而之協至乃起兵先攻鬧店適二人外出教習則躡其家屠其邨取慘轉掠至翟家寨之協下令摸邨邨民相聚謀日坐待逃竄皆死也今與之戰幸而勝賊終身不我犯即敗保寨以俟官兵至則我生矣出戰賊敗賊反得寨據以守徐華平李運泰得耗糾二十七人前追賊

遇布政使馬公至從之踰溝圍寨談兵者日當開一面合兵法自七月六日丙子至八日戊寅雞鳴寨破二人報讎痛殺賊追奔數十里而餘匪竄於彭山巡撫吳公自南陽撥兵至魯山嵩縣界遇之戰於過風樓又戰於米兒溝十四日盡滅之方初八日之破翟家寨也擒偽元帥李岳偽總兵孫繼元寨中樹劉天王旗殺賊既盡徧搜之協尸不得兵民且恨且懼而葉縣馳報生獲之協初之協欲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而其徒寅月起至是以寅日敗之協將逃之湖北過葉縣日昃矣冀大榮方與人鬥而勝提壺沽酒自賀闖然遇之大師傅也念驟執之或致死時無質證是以人命自累也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追隨於野詭稱某股使歸募兵者今得千人之協信之從之收兵乃執以予知縣廖君寅殺豬狗取血塗之之協到部依大榮言陳之堅言大榮是其頭目欲與之同死而大榮以無賴鄉人懇之者日月有案其陷賊供樵汲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人姓楊名瀾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皇帝嗣位

書大羅天 尊贊序三

三年

李公家 廟碑

正月二十日

醉吟先 生銘序

東控

嶺海右扼蠻荒

嚴謨 制

自和氣聚為慶雲

與柳 晨詔

壽星垂文

與顏 証詔

當其冥同訢合之際

為人上 宰相書

以彰我主聖臣良

端

才實兼茂明 於體用策

於是乎在矣

策林二 十七

惟公受天地之和

王府君銘生

休明代二十有六年箴言始以進士舉策尾善慶所集崔孚

揚其祖美楊冠有理戎殄寇之效康淡讓等制公孽經室

德善者將啟後人張懿詩禮弓裘鳥行文章政事范傳冠於

一時高敖曹豈不宜哉策林公為人崔孚抱乎不器之器君子

淵淵絲絲珠賦美而有度賦玉立不倚裴培名實相副

舉人自士林推美以為準程李公家如神仙中人也崔

叔誌奉

詔而處中侯丕立

內廷微之賜紫歷踐清貫歸登每備

癸巳存稿卷十五六連筠蓂叢書

顧問李絳周知典故康承日麗

天仗叔孫通定吟咏

秘閣王建以茂學懿文裴度舍頌成功中和發揮盛祉元和

表美歸

聖德論魏徵公至越微之久專外闕程執

召入翰林李公家擇在

禁闈謝蒙恩俾升瑣闥寶易而翱翔書府王建潤色訓誥裴

舍人煥乎文章中和節頌嘉猷茂績杜佑太子慶集台庭裴度舍

文質詳略沈傳垂之不朽也禮部策一公由少詹至侍郎

直南夫文武迭用魏元海沂之間王智詢謀馳驅楊孝全越

書房通制

奧區延袤千里丁公可使考文以第俊秀韋貫之侍郎制

政協聖人之昌運黑龍飲

詔主文之司策林六惟四科六藝箴言警策之篇與劉蘇優

遊而求之禮部兼取人材論重考科采而獎之策林六作者

之風代由文取士李善人碑為主司則至公矣與陳給事書謂

泊出分戎律李廣俾換

新命拜臨舊邦崔鴻重授刺史制公以天地澄爽叔孫通

羣山結青洛川晴太白星高范希

皇靈有截賀平濶擘波騰驥黑龍飲以堅甲利兵相視斬白

癸巳存稿卷十五六連筠蓂叢書

駭泉室則鼉鼉伏藏黑龍飲流光垂慶上元歎威有忠勳播

為先德程執恭等同制公在浙定海寇動修武經程執恭

明練兵符閻不替前效李夷簡制其在茲乎策林五

召赴闕廷崔羣有恪恭跋涉之勤焉夏侯任戡等制公補

事式示寵名崔楚臣制控轉輸之路柳經李統以上卿裴宏泰知

以叶便宜盧生攻制

聖澤汪洋洛川晴如運神功中和節頌虛舟為心孔發若轉於掌

荷珠賦公在浙撫陳海運不可河洛千里許孟出領重鎮

行其督河漕河流順軌弁丁悅服河南宴如韓宏制嘉

嚴殺案其度程裴武文以禮樂張宏靖制河南宴如韓宏制嘉

衛輝見公札府州縣官買經史古書置儒學其意甚盛今御

史乃請令人誦理學平話書時道光壬午臘月延議尚未上

億前有學政請令人默寫朱子小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

與微寄深南服與鄭兼文武之秩段佑制江西撫及事鄰

古人制有思興禮樂之道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公以

昌府學并附人物教化制故稽其地籍策林四量人戶之

刊校勘記實版圖策林五十骨肉相保答崔侍兇徒蕩滅

與崇妖沱自清代答論結都離書謂江西務叢而益辦張

文詔妖沱自清行依甲得朱毛俚事加宮係務叢而益辦張

制自移部荆門趙昌我

國家策林十五憂襄漢之人也制袁滋勵精一意簡制度才而授職

裴均登進賢哲張宏靖制優劣之間策林四經緯其人焉進士策

以禮導人情策林五使人畏愛悅服策林五澤鋪動植節節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

隨材曲直君子不物無遁形明皆得如本願焉畫彌勒上遠

圖是經制裴均移鎮南海趙昌公既下車廟碑軍國所資盧

恒卿依法有程大巧若舉德選能策林五才適其位大巧若

賦役均平策林五人安則心固策林四故臨戎則士樂為用

田穎筦權條制裴宏泰權謹鹽量之出入策林二主計無愆

違制崔陵況溟漲一隅新羅金滄波萬里與新羅華夷雜居李

簡有軍課者王唯服勤靡墮黃士風變化移廟碑夫惟不

嫩不味珠賦布寬簡有恒之政陽制誠信明則獷鷙歸命識

兼茂明於至矣哉敢諫威綏仁董冊新回鶴啟迪雍熙上元

道亦惟舊典與仕公冠其首王府君銘教化之根動靜交居

其要也策林四且臻乎仁壽之域矣禮部凡所踐歷制杜羔自

江而東政成人又制薛戎梁宋之交制韓宏荆揚浙右等制連鎮

藩維制韓皋兼進榮班高榮制嚴謨寵任益崇韓公殆

三十年嚴綬制公涖山東浙江淮安河南江西夫外擁旌

麾與韓其務甚殷與盧恒或千里移鎮將制使布和惠之

化薛元至於瀑泉怪石桂風杉月答崔侍或花時宴罷與微

書二觴詠半酣白蘋洲文彩陸離黑龍飲或傳諸好事九老會

振金聲於寰海賦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王建惟雨

露之留處賦則三山五岳太湖靈蹟勝概靡不周覽修香

記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李公家廟碑謂夫公之文學張擇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

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張仲方而聖人之旨暨於百氏補

書既又與諸家不同論魏徵循義討源節頌或致疑誤奏所

慎簡賓客太湖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宰相書得遺編墜軸

者香山寺新修約義立宗三教論衡盡得其義人碑刻獎句

微之賜紫金魚袋制文合法要寶易雖言微旨遠策三推

而敘之傳法堂則六家九流策林六同歸於一揆矣禮部

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記豈牽強所能致耶序洛學術

精博韓愈舍超軼古今者也賦賦謂十三經校勘公養有

餘力李善及居憂公銘序念臣為子之心謝官用表教

聖人不得已而奪之使起復制念臣為子之心謝官用表教

狀

忠之訓與薛進退出處與微不失其道蕭儉吏部雖古君臣

道合者為人上茂以加之范傳正制公雷塘表墓起撫福

撫允矣君子叔孫通定取是大節奏所由是言之禮部

國典褒飾李公家不亦宜乎李諒薛

皇帝孝敬寅畏畫大羅天肇撫蒼生為人上志在繼善畫大

政李正勞績彌彰與希公獨超然皇甫公久於其

優詔褒美張誠用旌前勞張正外諧僉議王必以為至當論

忠忱亮節與仕昭昭然可知矣禮部策二事見張大凡

公之為政也李公家夙夜祇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蓀叢書

命崔陵動靜有儀黑龍飲故庶類曲從君子不安業厚生策

播於無窮續虞人庶臻康濟吳少日濟其美張宏

皇風演溢洛川晴家聲振耀李公家況霑

慶澤裴度等賜許推恩而及嗣李愬三和之氣訢合細縉積

為壽策林公受天地粹靈微之工伴造化者由天和來畫

氣為春福不得不集畫西方在使之壽貴富策林七輔而成

焉崔孚長生久視之道二教論實在於此矣才識兼茂明

式會嘉辰三教論流為詠歌泛渭僉以為宜盧士致劉粗寫

鄙意與楊虞引而伸之明達

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東者因看正定

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公以正月二十日

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文宮保為余座師之

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狷激漢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

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同李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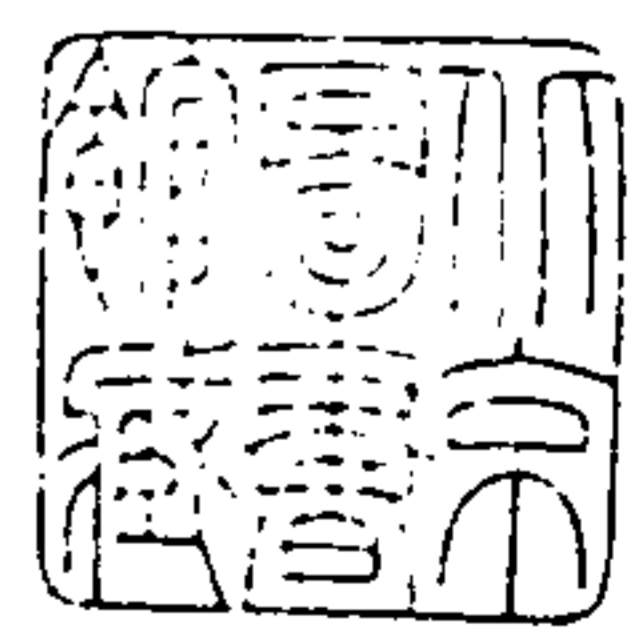
隱集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館

癸巳存稿 卷十五 三 連筠蓀叢書

癸巳存稿卷十五



癸巳存稿目并遺篇題辭



照俞理初先生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南通州王氏
為之刊行世多有之未刻者曰存稿張石洲明經亦
編為十五卷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籥叢書而流傳甚
少昨歲獲一刻本因借趙撫叔同年得諸葉氏所藏
稿本三冊對勘知張明經所刪不止積精一篇尚有
魏新宇等十五篇實共刪去十六篇
內除板開喻及時憲書後葉兩
篇與類稿所刻大同不數
乃別錄存之冠以原目而以刻本增多

四十三篇之目附焉於是先生之稿咸完具無遺失
同治八年己巳二月郡後學胡澍書于京都大吉巷

寓齋

葉潤臣侍讀橋西隨筆二則

俞理初丈于先大父為年家子嘉慶年間曾館之於家日從事丹鉛不輟所著書曰鹽米錄凡二冊後歸里道光元年辛巳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癸巳春闈王君分校得其卷異之決為宿學薦而未中撤棘後始知姓名因丐丈鄉人得徧觀其著述詫為希有商同人醵金將付梓丈極欲歸因剗厠事留都門數月釐正十有五卷題曰癸巳類稿以是書輯成于癸巳

年也未定稿別為三巨冊曰癸巳存稿丙申丈再來都名澧固欲索存稿錄藏其副弗之靳錄既畢丈取去而以原本歸名澧馬眉端行間隨時增益者不少其標目較米鹽錄已多至數十倍蓋四十餘年心力所聚可以窺見矣越數年丈歿適張石洲為靈石楊氏編輯叢書石洲舊有存稿副本更取名澧所藏校訂字畫刻甫竣未及行印行石洲亦歿其版片不知流傳何所為可嘆也

理初丈昔年在孫淵如糧儲星衍官解為古天文說
二十卷又為問經堂孫氏輯緯書皆未刊行彭文勤
公元瑞五代史記補注粗有條例以付劉金門侍郎
鳳誥侍郎延丈卒成之晚年又為張芥航河督輯續
行水金鑑若干卷著述零種為他人所借梓不可殫
述其考據精核者則于類稿存稿備載之矣

道光丙戌檢舊筆記之存者寫粘為八冊後復多塗
改癸巳夏王椒園先生索以付刊檢八冊中稍清晰
者刊癸巳類稿十五卷其待重釐者訂為癸巳存稿
三冊立目以便檢閱

第一冊

續

文王重卦

卦變

四載

三邦

織皮

璣組

夏六官

盤庚遷

洪範

肆惟

洛誥章段

蚩尤

極中

禹地古注

食言

秋

皇極

洛誥

多士多方

何度非及

舜典逸文

九共

書六禮

蘧蔭

獫狁

巡狩

詩入樂

公羊克段

魚軒

高宗彤日

楊倫傳

河廣

柅

詩言志

闕宮

息夫人未言

虞虢

達心

杞子叔姬

葵邱

左傳引諺

下大夫

晉秦復陶

孔子生年

春秋書賊

魯二女

單伯

魯出姜

鄙我亡也

召伯洩堵

末疾

辰集房

閏

太上

魯語業及

昏禮攝視

禘記筭

禘天祖

祀先公

以我安

月令民工

左氏條例

鄭語

以上刻本為卷一

昏用樂賀

六府

禘嘗

禮器大饗

酬賓賓辭

質劑期日

塗樹

仲夏黍

升布

玉藻元端

乏

安車

蠶馬

樂記換簡

禁徑踰

景

紵纓

拾取矢

祭侯

旗物畫

烏獸言

月生於西

泰山之側

致知格物

中庸大學

緇衣自周

五經正義

執禮

祭肉

復禮卓爾

言舉

學道

大宰

直躬

管仲

成君權

與權

無專殺大夫

情才

若

展

擅

管事

精其神

熏

喫

孟子年

以上刻本為卷二

於爰

莫

唐

抃

標

請

螭

契

疊窯

按班

廣韻

答

采

婁

刻本次采上

率

欽

貝勒

音訓

釋文

辨字略

潛

募

楔

准

紉

後

突

琅環

龜

魏新字

刻本刪

難字

仞識

字鑑

友石

天丈小學以上刻本為卷三

第二冊

人事稱名地理 大學史學

積精

刻本刪

道書經畧

胎

面長

舌長

額黃

心開

早起

佛說行嫁年

女

妻

婦人至母家

又唐輿服

詞

嚴父母

陸游教子

孃惜細兒

刻本刪

師道

尊師

門客

先生

白

君前名父

門地

俗稱

男女姻戚

姬姨

出夫

妳母

收養親戚

夢感

朝奉

你償

刻本刪

女人稱謂

大人

妳

刻本刪

諱

以上刻本為卷四

會通河

高加堰

泰山

封禁山

北海

亳州

安化新化

臺灣

府州縣同名

以上刻本為卷五

阿拉善

喀爾喀伊犁

刻本次阿拉美上

蒙古

俄羅斯

羅刹

西域見聞錄

荷蘭

注輦

九重

燭龍

攝提

日月

古刻

圓徑

積元

四至

天門

歲星

攝提格

日長短

堯典刻

小數

周人積元

恒氣

釣叟歌

時憲十二次表

原目不載今補

刻本刪

六壬傳

刻本刪

三合

九梁星

夢占

以上刻本為卷六

羅盤

刻本次夢占上

心竅

毫

三章

郇

古文

無事不王

晉夫人

唐昧

吳娃

伯夷

除宮刑

嗇夫

伯樂

童山

秦恭

符

中二千石

米鹽

武王年

巫兒

公孫宏

縣官

私書

刻本刪

史記注

石鼓

刻本刪

鄭書

校事

叩頭

諸葛亮

刻本刪

長歌八陣

有熊

仰

許慎

昭君

伊尹

寒食散

兵役亡耗

家屬之官

魏書

曹

相王

竇建德傳

李迥秀

舞字

梁戍城

玉帶稻

四夷傳

關西

韋湊駁議

落下闳

桐鼓

管仲魏徵

武定

舊五代史

秦州

五代史

以上刻本為卷七

原目失載今補

指寸

岳獄

警言

采石

夏遵頊

趙孟桂事

海運

明會典明制十三

梁灝

岳軍律

景定公田

石抹

金改缺字

元歷志

板閘

刻本刪案類稿所刻
與此同底刪

嘉靖議禮

張中

禁殺豬

社

內監蔭

于獄

以上刻本為卷八

熊獄

刻本刪

門符

城外坊

御史差

此及下篇刻本次門符上

御史道

樂部

翰院林官

館閣假

武殿試

武階

延恩侯

孔氏事

禁開礦

田土

旗地

農祭

荒政

禁殺牛

演義小說

官話

襍職儀衛

時憲書後頁

刻本刪案類稿所刻
與此大同可刪

歲用

太監

以上刻本為卷九

第三冊

金石食用物類俗事襍書文事襍流神道莠書
性命傳記

金石偽

順治通寶

寬永錢

伏生

省堂寺

牢丸

喫羊皮

青海鹽

開元錢

波上寺

太公

邱氏

麪條

豆

酒

幞

錦地

布帛錢

秋成

石斗升

平

書套

夾板札船

以上刻本為卷十

莽草

不借

畝制

尺

宋秤

煤

名帖

蘿蔔

桂

木槿

西瓜

牛莊葦

麟

火不思

正月十日

七夕

弄女婿

芭蕉

黃山松

葦蕩料

大字畫

九九

天穿

益宅

看新婦

弄新婦

吹簫

明帖

午食

象碁

以上刻本為卷十一

術士辱

齊租

兼愛

鬧房

酒令

門對

圍碁

喫煙

刻本次圍碁上

滿

道德經

墨辨墨才

篇

稿本刻本皆分二

右鬼

說占相

蹇恆

燕舟子

是類謀

補天

急救蒙求

佛故先典

法後王

荀引諺

呂梁

戰國學術

識

高誘

佛格言

洛陽伽藍記

佛識

僧偽

衛公問答

州名急就

論書

五禮通考

頤正堂

箭園

陳椽

藐

警策

元龍

古詩十九首

滕王閣

平淮西碑

韓昶

方朔

疎影暗香

四六談麈

唐昭宗詞

詩詞虛字

空格

家數

詩題

蓮峯

龜屋

茅店語

接花

間適

為文檢書

八股文

詩詞題目

策題

科舉學

科場

以上刻本為卷十二

張天師

道士官

符咒

茶鬱律

中元施食

喇嘛

尼菴

佛斷肉

度牒寺廟

回回

竈神

祖神

祖祭

張天帝

木蘭

張王

黃大王

佛眷屬

紫姑神

古本大學

古文冤詞

陳武烈帝

通真三太子

康王

天地釋夫人

釋伽文

刻本次佛眷屬上

神婚嫁

以上刻本為卷十三

春秋胡傳

法言文中子

異端

南風

陳祥道

何焯

晉陽庵

衛波傳

酷莠

誇莠

揄

井不反唾

蘆城平話

白席

俗笑

科場書

愚莠

曠莠

悖莠

訟書

止欲閑情

長白美人

嘌
刻本刪

元牝

龍陽
以上刻本為卷十四

家妓友妓
刻本刪

賊書

不呢婦人

陽物晦時

旁淫
刻本刪

男色
刻本刪

李娃

俗罵
刻本刪

何端簡

汪仰山

胡樹思

駱金門

孫養正立人

程友石

未立草

李方古

以上刻本為卷十五

右應再寫者加點寫過者再加點為二點癸巳十月十九日閩門舟次記乙未三月十一日紹興重錄

潤臣與其兄崑臣為正變理癸巳類稿已付刊丙申夏潤臣索此贖稿欲寫存之笑與之約得清本即以與正變而以此草存潤臣其冒否想必冒也丙申六

月初九日正燮記

癸巳存稿三冊竟留尊處弟攜另寫本去冀有所增
益以謬承誨愛乃不自知其醜瑣瑣奉瀆耳日來無
事忙語無條理事無頭緒此其所短也勿此即問近
好祝頌不宣正燮頓首七月十六日

平定張石洲已校訂此書刻入靈石楊氏連筠叢（接）
書余求之七年不能得僅一見于張叔平比部處曾
乞鈔比部不與聞俞君有孫在江西守藏全稿欲往

尋之而未果也今遇此本則原稿故在而其家所有者當是副本因以重價易之汪先生有言屬有天幸每得善本獲福已多人貴知足余自報罷後貧不能歸賣畫所入以供饘粥餘資購書計數十年來所得不少此書又遇之意外若冥冥中默相之者屢斥于有司屢困于逆旅非我生之不幸也同治戊辰九月十有三日會稽趙之謙搆叔記于都門南班捷胡同
邑館

附刻本增多篇目

內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特牲禮盥槃中門
內右義舜之中國義澳門記畧跋四篇類稿已

刻而比較詳

涇見謂濁申箋義

在蘧蔭後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在闕宮後

士臣妾義

此篇及下篇均在禮器大饗後

特牲禮盥槃中門內右義

論語嚴氏春秋義

在祭肉後

舜之中國義

在與權後

阿雅 此篇及下篇均在按班後

書盱眙縣志後

偶桐人義 在龜後

熱河 在北海後

澳門紀畧跋 在台灣後

錢三錢五解 在吳娃後

家人言能 在米鹽後

後漢書列女傳 在昭君後

書文選幽憤詩後

此篇及下篇均在家屬之宿官後

鐵鎖連馬

魏太武改號說

在有熊後

范純仁傳

在梁灝後

查痘章京

在御史道後

墨爾根王府

在武階後

奏摺文字體式述

此篇及下篇均在太監後

工程圖式攷

芝栢解 在豆後

書鎮洋縣志後 在喫羊皮後

火浣布說 在錦地後

油煙墨 在名帖後

老子名可名義 在齊祖後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 在道德經後

墨子羊舛解 在右鬼後

漢皋珠證 在識後

野獲編書後

此篇及下篇均在論書後

書河南府施志後

全三古至隨文目錄識語

在五禮通考後

文選相沿誤字

在貌後

青玉案

此篇及下三篇均在古詩後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文選自校本跋

校文選李唐注識語

刻書 在科場後

屏醫 在茶壺律後

談元莠書 在愚莠後

書太清神鑑後 在賊書後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句 在末

續附篇目 乃續得出存稿外者

題昭君圖詩序

異域錄題詞

魏新字

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二十三注云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頒為楷式花之從化當昉於是時謹案魏紀稱隨時改作又云制定文字其時崔元伯崔浩實與著作周書黎景熙傳云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則新字兼改篆法趙文深傳云

太祖命文深季明沈遵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
則周篆又依說文今石鼓與籀文不合又與說文有
異是新字篆魏太武時物馬定國謂宇文周時物時
復用說文石鼓不爾也

積精篇

古道術易子而教白虎通言師授之道當極說陰陽
夫婦變化之事以是父難教子按易著咸象又偁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詩偁亦既覯止心則夷悅覯即媾
精箋如此魏書列女傳高允
詩云邁止一暮記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又
偁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著之典策而難口說言文
行遠其體如此自儒者通天地而不通人陰陽夫婦
變化之事仙佛極說又失其本旨或為世害是不可

以不質言之也元命包

太平御覽
五十八

云水之為言演也陰

化淖濡流施潛行故其為字兩人交一從中出者為
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言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素
問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內
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水熱穴論云腎者牝藏也生
水液腎腧五十七穴水從出入又云腎脈下行藏之
陰絡水之所容解精微論云至陰者腎之精宗精之
水不出者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皆言水者

論

人所由生靈蘭祕典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王
冰云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曰伎巧在女
當其伎巧在男正曰伎作強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
女精合而水流形凝蹇而為人故聖人重其事也其
事為男施而女受經言嫁娶言陰陽言雌雄言牝牡
皆陰先陽者女不受則男無所施易言求婚媾亦謂
男下女困學紀聞云言陰陽者闔而闢言晦朔者終
而始實則外臺祕要引素女方云男性節操故不能

專心貪女色犯之竭力神仙傳引天門子經云陰人
之情每急於求陽而外自強抑不肯請陽陽人性氣
剛燥志節踈濶至於燕遊則顏和氣容詞語卑下蓋
得嫁娶陰陽雌雄牝牡之情矣夫婦男女陽先陰者
乾坤鑿度取象法用云匹配法咸艮下兌上陰陽之
說也恆象巽下震上夫婦之義也韓策云秦宣太后
謂尚子曰妾事先生^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因
不支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

利馬利者則從之司馬相如琴歌云愛情通理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玉台新詠藝文類聚樂府解題本如此史記索隱心作必知者作復有一本索隱無此詩

女從男也是故不可不養也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充在骨陰陽應象大論云腎生骨髓腎主耳五運行大論云腎生骨髓宣明五氣論云腎主骨痿論云腎主身之骨髓骨空論云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養間繞纂纂後別繞貫脊屬腎殿月

腎絡腦男子循精下至纂與女子同靈樞經脉云肝
脈繞陰器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腎藏精精舍志九
鍼論云肝藏魂腎藏精志也素問厥論云前陰者宗
筋之所聚太陰陽之所合也靈樞經筋云足陽明筋
聚於陰氣結於鼻足太陰筋聚於陰器散於胸中足
少陰筋結於陰器上至枕骨足厥陰筋結於陰器絡
諸筋本藏云肝合胆胆者筋其應九鍼論云肝主筋
蓋前陰聚胃脾肝腎八筋而肝經經脉與督脉實主

之腎脈司蓄寫之權素問五藏別論云腦髓骨脈膽
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皆藏於陰六微旨大論者云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陰精指相火少陽也三焦膽皆以
陰精養之故營衛從志決魂堅積精之驗也靈樞刺
節真邪云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上古通天論云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
耗散其真不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

居無節故半百而衰管子內業篇云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又云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乎平和以為氣淵泉之不涸四支皆固泉之

不竭九竅遂通

徹字漢改
心術下同

文子上德篇云陽氣畜而

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能施化者

也故聖人慎所積九守篇云孔竅者精氣之戶牖血

氣者五藏之使候

韓非喻老准
南精神訓同

白虎通性情云陰者腎

之泄腎者水之精又云腎者主泄又云精者太陰施

化之氣神者恍忽太陽之氣春秋繁露通國身云治
身者以積精為寶積精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形體
無所苦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能專於五藏則胸腹
充而嗜欲省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後漢書荀
爽傳云陽氣純而能施陰氣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
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漢書藝文志
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聖人制外樂以禁內
情皆所以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

弗

顧以生疾而隕性命詩蝮螫刺懷婚姻不知命左氏
春秋昭元年傳言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又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素問
至真要大論云竅寫無度大谿絕死不治宋書顏延
之傳庭誥云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熏
心志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
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蟲而殘桂又天門子經云陽
生於寅純木之精亦立於寅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

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五行之義水陰克
火陽金少陰克木少陽今六壬行年男寅女申猶蓋
天古義也古聖賢所說非禁人欲管子中匡篇云道
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文子上仁篇云積陰不生
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抱朴子釋滯篇云陰
陽不交傷也陰陽不交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閑曠怨
多病而不壽任性肆意又足以損年命素問痿論云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施縱

發為筋痿及為白淫疏五過論云當合男女離絕苑
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難守史記倉公列傳云
濟北王侍者韓安病得之欲得男子而不可得也道
藏備急千金方隱一云無男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
神勞則損壽強鬱閉之難持而易失韓詩外傳亦言
賢者精氣闐溫溢而復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
歌道義又言父母之道人子血氣澄靜則聘內以定
之劉智天方典禮父道注亦言男女以二十為限女

以十六為限或以知覺為限或以情盛時為限以證
制樂禁情和平壽考以禮濟樂致老壽之福蓋百不
失一焉呂氏春秋情欲篇云早嗇則不竭是有時焉
所謂節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男子不堅壯不家
室女子陰不極盛不相接又云君子甚愛氣而謹遊
於房是故新壯者

亭林文集規友人納妾
書引作新壯蓋係誤本

十日而一遊中年者

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
當新壯之日抱朴子極言篇云二十以前二日復二

十以後三日復三十以後十日復四十後一月五十
後三月六十後七月千金方慈十一云人生二十者
四日一寫三十日^者八日四十者十六日五十者二十
日六十者閉精勿寫體力猶壯者一月一寫強忍不
寫不致生癰疽此所謂終身之時春秋繁露言堅壯
者男三十陰極盛者女二十大載禮本命云男二八
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化女子二七十四然後其
化成則新牝壯數也又歲中自有時夏小正云二月

綏多士女詩云何草不元何人不矜言草元萌蘖人亦生意矜動月令仲春有高禱之事管子幼官篇云春三卯合男女是也詩言倉庚熠燿其羽之子于歸則夏亦昏時管子幼官言秋三卯合男女荀子大畧篇言霜降逆女冰泮禰止呂氏春秋上農云當務之時庶人不冠筭取妻嫁女為害於時故詩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士者未娶之通稱謂農民多以冬娶而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自兼農民與夏小正

意同又檢春秋四時皆嫁娶詩綢繆三星傳箋異義
通典引東晉論嫁娶言王肅馬昭兩家皆誤通年嫁
娶古之制也月令日長至止聲色毋或進日短至言
去聲色此則歲中之時又應月星為時尚書大傳謂
王以十五日序女御鄭注周禮九嬪云朔始於女御
十五為后夕望後反之又引孝經援神契孔子云日
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
從夫放月紀素問八正神明論云月始生則血氣始

精衛氣始行月郭盈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

肉減經畧虛衛氣去形獨居

靈樞歲
露篇同

月令言仲春雷發

聲民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則就月

望避陰晦聖人所重外臺秘要卷十七引古今錄驗

素女方云第一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合陰陽

望蓋牽涉字晦朔上下弦即衝及魁綱而俗人妄說

望

月令犯房室當奪算又魁綱在房古陰陽家所忌麻

例云陽建之月前三辰為天綱後三辰為河魁陰建

之月反之以捷法言則建除家平收二日蓋夫婦相對忌兩旁襍出得氣如子午月不敢取卯酉日卯酉月不取子午日其八辰以是推之而寄名魁綱宅無吉

凶論

稽中散集引

云孤逆魁綱不能令彭祖天亦指和合之

室所謂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楊泉物理論意林引云豈

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綱之神存乎匹婦之

室蓋其寄名者非也又應節氣中氣為時千金方引

彭祖云御女之法能一月再寫一年二十四寫者皆

得百歲有顏色無疾病其計日為時者則二日八_四日

八日十五日十六日或言五日則傳合詩五日為期

後漢書內則妾必與五日之御或言七日則傳合易七

劉瑜傳

日來復荀子大畧言十日一御春秋繁露言十日一

遊於房則儒言十日也而一日之中又有時策元方

諸病源候云交會當用陽時從夜半至禺中是也以

此時有子皆聰明長壽勿用陰時從午至亥有子皆

頑暗而短命孫思邈千金翼方云每日午時夜半後

生子吉餘時生子不吉其語各異杜預左傳注家道云

常在夜故言晦時晉侯不然以之致疾列子楊朱篇

云鄭公孫穆逃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口氏春秋

先識覽云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

一作倚固無休息言晝非時也摯虞新婚箴藝文類聚云色不可

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仲長統昌言意林云

美女數百侍妾數十千金方慈十作美女兼千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夜髓

則以房室輸其氣血故漢書杜欽傳云好色伐性短

命郭橐^象注莊子云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
之斯過之甚者也韓非子^{結解}老云生之徒十又三死
之徒十又三者四支九竅十又三具之動靜盡屬之
生至其死也十有三具皆還而屬之死也生者故動
也動盡可則損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愛靜
老子貴
生章義呂
氏春秋園道篇云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
既久則身斃此生死之道也顏之推家訓云智者不
淫之禁是在乎人善乎淮南脩務訓云毛嫱西施^施

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裼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

瑜揄步襍芝茗

香草籠蒙目

呂覽不屈謂之烟視

視治猶笑目流眺

口曾撓奇牙出齶哺搖則雖有志嚴頡頏之行者莫

不悚憚庠心而悅其色矣

賈子新書勸學篇同

骨騰肉飛傾詭

人目紀問

太平廣記引

云唐時密雲北山道者居山六百

餘年令迎之治女病見女美意大悅之自抑不可遂

隱形與女淫令捉得殺之故智者豫絕其萌也淮南

本經訓云陰陽之情莫不皆有血氣之感焉男女羣

居襍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曲禮曰使人以有禮知自
別於禽獸呂氏春秋覽云天生人而令之有別有別
者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臣民上下之所
以立也豈不諒哉關尹子五鑑篇云心蔽男女者淫
鬼攝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土
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老畜為
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
神應之阿含精經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則使人淫佚

無度魏書徐之才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精
近變成一美婦人蓋昏眊之見思士又有夢寐之事
靈樞淫邪發夢云厥氣客陰器則夢接內列子天瑞
篇云思士不妻而感是或精氣不固或淫鬼以陰為
身史記趙世家云武靈夢處女鼓瑟而歌後遂納吳
娃此敗機之先見者宋玉高堂唐賦篇云昔者先王嘗遊
雲夢怠而晝寢夢婦人願薦枕席神女賦云楚襄王
寢夢與神女遇是以風氣為身也而蔡邕檢逸陳琳

止欲神女阮瑀止欲王粲閑邪應瑒正情諸賦藝文類聚

^甘同夢託陳琳神女賦云託嘉夢以通精又通精周極之士又或撰造淫書

以供循覽載考終始亦非起於晚近詩牆有茨云中

篝之言不可道詳談也釋文引韓詩說云中篝中夜

淫僻之言漢書文三王傳云不窺人閨門之私聽人

中篝之言注晉灼云魯詩以為夜也二家皆謂夜中

淫穢之事毛詩鄭箋云宮中所篝成頑與夫人淫昏

之語則是宮人造成一書當時且有談而詳道之者

漢書禮樂志云武帝時采詩夜誦注云詞或秘不可
宣露故於中夜歌誦皆淫書也其後則漢志有陰道
百五十四卷養陽方二十卷內房有子方十七卷廣
宏明集阮孝緒七錄仙道錄房中部有十三種十三
帙三十八卷隋志有玉房秘決之屬按之史記倉公
傳陽慶有古先道遺傳神接陰陽禁書其書時有時
無蓋不足行遠鮑照代淮南王詩云合神丹戲紫房
紫房采女弄明璫博物志引典論有容成御女藥又

有淮南王書說丹藥真誥甄命授云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術亦無益也但知行房中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房中術世自有經不復一二說之抱朴子釋滯篇云房中之術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餘又有采女丹法外臺秘要引素女方則以茯苓為神藥襍以免絲從蓉之術舊唐書鄭注傳云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李愬得效王守澄亦神其事癸辛襍志引施仲山言偏僻之術必加繫縛

之法氣不能通則宋以後助淫之具裹以御女藥繫
之明道士陶仲文邵元節梁指甲李孜省僧繼曉等
皆以秘方得幸為合丹之支流後漢邊讓章華賦云
歸生風之廣廈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援毛
嬙之素肘張衡同聲歌云衣解金粉御列圖陳枕張
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姆教軒皇
玉台新詠言衣解而御金粉是服金丹御女藥列圖儀態
如漢書廣川王海陽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召請

諸父姊妹飲使仰視畫南齊書東昏於房芳樂苑諸
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相北夢瑣言溫顛仕蜀官至
常侍以隱僻繪事為媒紹又以謁郡將其子郢以姦
穢坐流其名出於素女軒皇漢書王莽傳言莽日與
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徐陵荅周宏讓書云
承歸來天目得肆間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
之偕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
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惟飲玉

泉則凡媚藥秘器淫書秘戲圖皆妄言道家檢春秋
繁露循天之道云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長其云天謂男地謂女牡
與牝則陰也謂之施者白虎通嫁娶云地有九州承
天之施無所不生天子諸侯取九女亦足以承夫之
施其云盛壯者牡者通於養生之說而外台祕要引
素女方云第七之忌共女語話玉莖強盛以合陰陽
則家道所說其取法各異抱朴子微旨篇云知元素

之術者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又云或問房中之術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釋滯篇云房中之術十有餘家或以補救損傷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益壽延年其大要在乎還精補腦極言篇云長生之道在於還精補腦其次不以自伐若年少壯而知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丹谷雖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真誥運象篇云紫虛真人書黃極之道混

氣之法千萬中有一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千金
方隱一引仙經云男女俱仙之道深納弗動精思齋
中赤色大如雞子形乃徐徐出入情動乃退一日一
夕可數十為可以益壽皆言房中術功效本黃書之
旨後漢書方術傳言伶秀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注
云其法在握固不寫還精補腦列仙傳言成容公黃
帝師善補導之事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
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封氏見聞記李石續博物志皆以老子谷神章
見黃帝書唐僧元嶷甄正論老聃演黃帝書重廣其
文為道德二經上下兩卷是也列仙傳亦云容成之
道取經元牝其要谷神不死辨正論十喻篇引三教
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淵源如此謂
之元牝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則元為
入唐律疏議釋文云物有穴可受入者為牝則元牝
古語可知呂氏春秋秋去私篇云黃帝書曰色禁重注

不欲孔色至淫縱此蓋古黃書韓非子楊推篇云曼
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泰去甚亦其旨也素問陰
陽應象大論云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
此則早衰智者有餘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
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縱欲
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亦黃書也其言七損
八益謂男女天癸之驗損七以益八黃帝實有采補
之法但禁重耳論衡命義篇云素女對黃帝陳御女

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戕男女之性甄鸞笑道
論云臣年二十時好道術就觀中學教臣黃書合氣
三五七九男女全合氣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宏
明集元光辨惑論注引合氣咒云天道畢三五成日
月俱出竊竊入冥冥人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
姦邪鬼賊皆消亡觀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圖謀我
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
戲龍虎作辨正論九箴篇注引黃書云開命門抱真

人嬰迴龍彪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諸門進玉柱

陽思陰女白如玉陰思陽男手摩捉宏明集慧通駁

顧道士夷夏論云今世學道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

籙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襍亂服食以祈長年淫

姣以為療病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引云

青城道士年年采民

家女子住山中行黃帝之法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

按黃帝言男女俱仙故素女傳授又采女可問彭祖

今賊女命其傳失真非黃書本然矣述其法者有彭

祖千金方引彭祖云以人療人真得其真神仙傳載
彭祖告殷王采女云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裡空疎
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又云人失交接
之道致有損傷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
不死之道也書之傳者為彭祖經據神仙傳經非彭
祖自造宋戴埴鼠璞亦以為言
埴言余案列仙傳蓋
誤列仙傳文無可案抱
朴子極言篇引彭祖經云自帝嚳以來又佐堯歷夏
至殷為大夫殷王使采女往從受房中之術王行之

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文與神仙傳同微旨篇云房中之術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又云偏枯若此故學道不能成釋滯篇云房中近有百餘事元素子都彭祖之書皆載其痛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然則彭祖經在房中以為最要而猶不著至要他更可知已老聃本與彭祖同稱其學皆本黃帝之術推廣之道德經云甚愛必大費注云甚愛色費精神惟不愛而與之接故能不施列仙傳云老子

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采補之事得其半矣莊子知
北遊篇老子謂孔子云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邀於此者四支強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此篇就養精氣言之
絕不及元牝法其言元牝者辨正論引內侍律老子
云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赤松子
經文同又云
我行三五任七九呼嚙太元生門口又云內傷不得
外交接失內養之道是隨以前道家所傳其書已古

漢書李尋傳云成帝時齊人甘忠可有天官曆包元
太平經十二卷夏賀良丁廣世郭昌解光及尋皆好
之言延年益壽皇子生之事即哀帝紀所謂赤精子
讖後漢書襄楷傳云順帝時琅邪宮崇上其師于吉
於曲陽泉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後
襄楷上言神書有廣嗣之術注引太平經典帝王篇
云天師曰如今施其人欲其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
中皆如春種於地也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

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也真誥運篇象云
紫虛真人書是張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其書
漢世往往傳之時魏伯陽作參同契文云爰斯之時
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流精坤靜而翕為道舍廬
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
金火相拘又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
相因是還精也又云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
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是忘河魁天綱男為

女敗也又云陽失其氣陰侵其明陽消其形陰凌災
生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檢魂不得淫奢言敬慎
則不敗也說者謂是金丹寓言不知金丹正是房中
寓言參同契云配以服食雌雄迭陳則服食亦非有
他法其文云可以口決難以書傳不得其理難為妄
言竭殫家財妻子飢貧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
藥與道乖殊又云露見枝條隱藏本根傳世迷惑竟
無見聞遂使官者不遂農夫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

貧吾甚傷之定錄斯文故為亂辭

離騷亂曰之亂

孔竅其門

是燒金鍊汞伯陽所不道惟論房中口決也五代末

道士陳搏祖述其說作無極太極之圖初一元牝之

門次二餘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五氣朝元次四取

坎填離次上餘神還虛復歸無極宋俞玉吾易外別

傳云此丹家說也傳自河上公魏伯陽鍾離意呂巖

至搏推本元牝之門則源出於黃帝其口決之散見

諸書者辨正論氣為道本引陽氣黃經精云陰氣赤名

曰元丹陽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隨精與神
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轉是為九丹笑道論引道律
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元女云
不鬲戾得度世言心不注色也千金方云凡御女必
當徐徐調和使神合意盛良久乃可令得陰氣陰氣
推之須臾自強所謂弱而內進堅急出之進退欲令
踈遲情動而止不可高自投擲不必三五七九之數
崔公入藥鏡云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守庚申託黃

婆媒妁女輕輕地默默舉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
可以為悟真篇云姹女遊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須
長歸來却入黃婆舍嫁個金公作老郎即參同契所
云擣持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
堅始文使可脩也長終竟武乃陳也仙經言男女俱仙
深納勿動參同契亦云熏蒸達四支顏色悅澤好老
翁復丁壯者妁媪成女劉向列女孽嬖傳云夏姬狀美
好無匹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漢武內傳云神君

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禱於神君神君見形欲與交
接去病不肯病將卒武帝為請神君神君曰霍去病
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昔欲以太精補之今則不
可救也列仙傳云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得素書
為養性交接之術更設房室納諸年少與止宿行文
書之法遂棄家追仙人去亦元素流亞也魏文帝典
論博物志三國志華陀傳注冊府元龜三百七十六
以寺人嚴竣就左慈學補導
之術為逐聲旌異記言後魏太和中奄人自慨形

殘入山六月髭鬚生得丈夫相

法苑珠林

逸史言唐李元

於高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禍得道鬚髯偉甚曰

此皆山中所長

太平廣記四十八

巖峻亦望陽氣通暢故就

學道非逐聲也抱朴子微旨篇云太元之山難知易

求和氣

網

縕神意並遊至井泓邃灌溉匪休醴泉出阿

挹其清流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然玉液霏霏

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狂妄至皆死歸有道之士

登之不衰此河上公所謂上元下牝神仙家承用之

其說甚誤而偏言采補者呂氏春秋所謂嗇其大寶
用其新棄其陳媵理遂通精氣日新素問所謂法於
陰陽和於術數事亦非易神仙傳彭祖謂采女曰美
色淑姿幽閉娛樂不能斟酌之反以速患巫炎對武
帝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制臣子
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
聞曹植親接方士作辨道論亦言房中之術非有至
情不能行也

一作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博物志引此文作典論

真誥運象篇云

紫陽真人云積精所感萬物俱應妙誠未市則形華
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即分明也神仙傳云
殷王百三歲得鄖女妖淫失道而殂北夢瑣言云唐
夏侯孜得彭素術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致
尾問之泄因而病卒野獲編云譚綸受術於陶仲文
行之二十年一夕御伎女而敗張居正用其術日以
枯瘠不及下壽而歿故養生者多言慎房室嘗覽魏
書釋老志云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太上老君見嵩嶽

謂道士寇謙之除去男女合氣之術曰太道清虛豈
有此事真誥稽神樞篇云定錄君曰守元白之道忌
房室房室即死守一之道在節之甄命授篇云裴君
曰真人都無情欲之感男女之想若丹白存於胸中
則真感不應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神仙傳
陰君自叙云仙君神丹要訣積學所致無為合神是
則內竈燒丹施化求益道教中已有論甘忌辛是丹非
之素論然而道者天下所同今別名之曰道則為陰陽

雨氣男女相拘猶勝符籙持咒揉襍神鬼時以僧衆
誨淫其焰方熾故道家託清虛之旨激為此說辨正
論九箴篇云道有男官女官之兩名黃庭經實行房
縮陽之術其言誠不誣然僧徒自謂攻道乃自忘其
醜魏書沮渠牧犍傳云沙門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
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俱往受法魏朝崔浩勸
滅沙門揆括諸寺多藏婦女元遙擒妖僧法慶並其
妻尼惠暉大唐西域傳云劫比陀國有天祠十所事

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偉長俗不以為

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元時番僧投延徹爾法謂

之祕器密大太喜樂禪定所居室為色濟占音烏格依寺

有祕器密佛官寺亦受其戒其法大顯明依元時馬哈

噶喇佛刻像大善殿梁上置金銀佛像百六十九座

備諸醜怪成化時僧繼曉以房術進僧徒以之誣佛

非佛過也佛制僧者不近女色廣異記太平廣記云鴈門

山婦人見僧法朗不識為何物朗自言人婦人笑曰

安有人形狀如此者北夢瑣言云幽州僧返初服謂
人曰生平不知有此歡暢悔知之晚僧法擯落形骸
蓋有見也後漢書襄楷傳云天地遺浮屠以好女浮
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增一阿舍精經馬王
品云婆羅門施女于佛佛不受一比邱欲受佛為說
女人九惡蓋強制之道禪祕要法經云男精清白是
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又云諸女如畫瓶盛不
淨出曜經云佛言淫態注心臭惡吮其涕唾玩其膿

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枋嚴經云欲氣粗濁腥臊交

溝膿血襍亂又云淫習發於相摩不休大猛火光於

中發動

見第一
見八分

均是革囊盛血之意妙法蓮華經安樂

行品云不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不與

少女處女寡女共語又云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

見胸臆况復餘事善見律云女人聽說法以扇遮面

慎勿露齒笑笑者驅出薩婆多論云瞿曇彌來見佛

禮已不坐為誹謗瞿曇彌

即

大愛道佛之姨母猶慎

其防亦豫制也新婆沙論云忍辱仙人為哥利王宮

眷說諸欲之事皆是真穢不淨之法諸娣皆應厭離

賢愚因緣經羼提婆羅品

亦有此事但不解載所說語

周書蕭答傳云答性不好聲色

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武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

不復更著有典內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四十六卷

人言答具佛性實則病也素問風論云肝風之狀時

憎女子腹中論云肝傷病至則先聞腥臊答以遠隔

宗社脫營損肝以性偏嗜佛故人疑之佛言人性五

欲色聲香味觸增一阿舍經云天地更始人漸相看
欲心多者變成女人遠行淫欲久乃覆藏形體不使
人習見翫淫欲此非於古有徵然亦無以證其非也
新羅沙門元曉阿彌陀經疏引聲王經說云佛母是
化身女非報身女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云佛刹中女人生者皆是化生觀佛三昧經云采女
言事太子不見其根十八年不見其便利此真無智
之言佛出家舍俗不近女人者實以避衰相智度論

云諸衰中女衰最重故四十二章經云佛告諸沙門
慎無視女人見若無見慎無與語老者以為母長者
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佛說菩薩內戒經云四
十七戒二十五菩薩不得至博戲淫女舍其教人者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自妻知足他妻無求無起
邪心邪淫二種果報一者婦人不受語二者自妻為
他侵奪優婆塞陸舍迦經云佛言齋日持意不蓄婦
亦不念婦亦不貪女人亦無淫意佛說齋經云佛言

一日一夜持心意如真人不貪邪欲不念房室佛說
廣義法門經云十四不淨想者一共女人一處住二
失念心觀女人其教婦人廣宏明集郝嘉賓奉法要
云齋日婦人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亦本佛說
而教術之離魔言男女二根即是涅槃阿含經云四
天王身身相近成陰陽切利天阿修羅相抱成陰陽
燄摩天相近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陽化樂天熟
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魔法如人間樓

炭經忉利天品云四天王行陰陽忉利天以風燄天
以相近兜率天相牽手無貢高天相視他化自在天
人念淫欲便成陰陽起世經云四天下人行欲二根
相到流出不淨龍及金翅鳥但出風氣夜摩天執適
無有不到淨三十三天二根到出風氣夜摩天執手兜
率天憶念化樂天熟視地他化自在天共語魔相看並得
成其欲事立世論云四天忉利男女形交同人無異
而無泄精炎摩天人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兜率

天中意喜笑語化樂天中共相瞻視他化自在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其言閎濶不可究詰又佛家冥想有不淨觀禪秘要法經云此骨從何處來未胎時和合白對如乳如泡何處有骨又云此因依未生時二人不淨和合筋纏血塗三十六物汚露不淨屬諸業緣又云身肉肌皮皆由二人和合不淨精氣所共合成如此身者種子不淨又云脩白骨觀入不淨觀乃至煥法不得向人宣說則亦道家伐毛洗髓之意佛

以精為不淨晉書十石勒載記勒敬佛圖澄虎遷鄴
事之尤謹國人化之競事佛石虎嘗謂羣臣曰吾欲
以溲灰三升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是虎素聞佛
圖澄言精不淨由腸出如小水又或以精與溺俱歸
要腎明時羅雅谷西洋人身圖說言其人要腎形長
圓窪處受血絡脉絡下為發溺絡其血絡為質具者
精也始悟中^土人髓海為腦循脊下至腎而溺自屬膀
胱精為至淨西洋人精與溺俱歸腎故曰不淨西洋

去佛遠其書則俱佛說辨正論內九箴引漢安帝元
年壬午張道陵分別黃書云和合之道真決在於丹
田丹田者玉門也其注五千文云道可道云者朝食
美也非常道云者莫成溺也兩道同出而異名謂人
根生溺溺出精也元之又元者云者臭與口也交接
者惟以禁秘為重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人溺孔也
其言人根生溺溺出精則精亦非淨道陵特以時初
譯佛經不淨語奇襍採用之非道家本然中國無此

說也佛言不淨又不思無節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
德經云梵志布施八萬四千臥具八萬四千玉女莊
嚴具足佛說須達經云大波羅門施八十四千玉女
端正殊特一切交絡妙極嚴飾妙法蓮華經陀羅尼
品云彌勒菩薩有八千萬億天女眷屬又云書寫法
華命終生忉利天有八萬四千玉女伎樂來迎其人
著七寶冠於采女中娛戲快樂禁錮可憫色衰當避
即幻想亦非宜也又梵摩喻經云釋迦相九相為陰

馬藏般若經云如來陰相勢鋒藏密其猶寶馬是為
第十相釋迦譜云十者陰藏相如象馬王本行經相
師占看品云十者太子陰馬藏相觀佛三昧海經云
采女修蔓那采女淨意言不見太子根太子聞言乃
見陰馬藏相初見蓮華中有身根復如馬王相漸漸
出見長大又云猶如寶馬隱顯無常又云尼犍言出
身根繞身七帀佛出身根繞須彌身七帀形不醜惡
猶如蓮華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身其陰馬藏大人

相者乃往古世謹慎自身遠色欲故梵摩喻經云神足見陰馬藏以貞潔無欲可別智度論云大迦葉謂阿難佛陰藏相般涅槃以示婦人是何可恥阿難言以我思惟使女人見佛陰相者欲得男子身故又智度論云彌勒菩薩三相一者眉間白毫二者舌覆面三者陰藏相而龍樹菩薩傳至云以青藥塗眼與八人隱形入王後宮七人被斫龍樹獨逃此皆見於藏經亦妖人言縮陽隱形者所藉口金樓子云齊始安

王遙光人道素壯有志疾不勝忿怒一旦以手自拔其陰遂長數尺此或元帝佞佛引證佛事王翬甲申禱記云唐諍為湖北漕道士徐譽與妓女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亦縮陽之事觀佛三昧海經云波羅柰國淫女妙意見佛弟子年小者心生恭敬而不禮佛佛乃化身作麗童子遂與妙意成其世事六日六夜女體如被杵擣如同車轆鐵丸入體如箭入心女大嗔唾得須陀垣道又舍衛國度淫女亦現

馬王藏後漢書襄楷傳云老子如夷狄為浮屠則御
女之法宜佛所優為又樓炭經云鬱單越行淫或二
三日或至七日女人懷孕七八日便生衆生未然三
界經云鬱單越七日便成七佛與妙意合或用鬱單
越法也立世論云西瞿那尼行欲兩倍勝閻浮提乃
至轉相加兩倍一切女人以觸為樂男子以出不淨
時為樂諸天以洩氣為樂其事必身歷始知之語不
實也因話錄云元和中僧文淑假託經論言淫猥鄙

褻之事織夫冶婦聽者瞻禮崇奉時呼所居為和尚
教坊其事實經論所有迷者樂其於誕謂是漸教藉
引愚人持世君子又不知其源流橫造罪科謂是假
託是終不足以服其心也志雅堂襍鈔癸辛襍志並
云臨平明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至必呼尼之少艾
者共寢後遂有尼站站者若驛元史志詳之此呼為
站與因話錄之教坊皆以為在官之辭比之於樂戶
宏明集載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或畜妻子清異錄

云大相國寺僧妻曰梵嫂蓋自古如此然不當云出家矣番禺雜記云嶺南有火宅僧東坡志林云儋耳城西李氏處女見地獄一姬乃儋僧之室罪坐用檀越錢鐵圍山叢談云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籍西僧楊璉真珈妻孥田畝三十年以楊璉真珈子暗普為江浙行省左丞亦官畜家屬太平廣記引紀聞云小僧阿馬與寺中青衣通又齊梁時寺中俱有奴有婢豈佛制劇中不得有女人之訓

其尤誕妄者從而為之辭晉書言鳩摩羅什講經欲障乃下高座與婦人交而生二子又納妓十人南齊書顧歡傳云今以中夏效西戎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是時僧有明娶妻妾三寶感通記太平廣記云法琳有妻子宣律師疑其破戒天王子謂琳是菩薩地位偽託元曠潰壞佛法迷誤人也大唐新語云僧慧範持權勢逼奪生人妻北夢瑣言云東川僧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百四十五人鎮使

戮之又云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一旦惑於鄰女
而敗道焉又言其門徒僧與尼輩無別號曰依止醜
聲盈耳此蹈什琳之覆轍者也其隱匿則宋書周郎
傳云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
兒者繼有隋書酷吏王文同傳云至河間裸僧尼驗
有淫狀非童男女者至數千人廣宏明集劉晝云有
優婆夷實僧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傳奕云衛壯
之僧婉孌之尼失時不婚天胎殺子而文同所裸驗

非童男僧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部云六衆宓芻
常於大小便室往來談語種種調戲王氏見聞紀云
伶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舍俗落髮漸見僧衆穢亂垢
辱汚濫乃詬罵而出曰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
能為之復歸樂籍宜魏太武以沙門羣聚穢淫悉坑
也殺楞嚴經云堅固交構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
仙別獲至理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又云天魔鬼魔飛精
附人口說經讚嘆行淫不毀粗行將諸猥褻以為傳

法見卷八卷九二分中則男僧祕密教續元怪錄云有胡僧拜延州

淫縱女子墓言是鎖骨菩薩喜舍徇世欲發視之骨
如連鎖衆為作塔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云或現作
淫女引諸好色者以欲鉤牽令入佛智是女尼祕密
教彭之流沙老子化胡所留遺法佛不好色而喜天
人行欲法炬譯有佛說求欲經佛說伏淫經中言內
有穢內無穢非法淫三法非法三如法四亦為僧伽
提婆中阿舍經之穢品穢經大品行欲經僧徒洸洸

然久壅大潰至元史始屢詔有妻室僧還俗張珪傳
亦言之刑法志戶婚云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
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其無妻子者蠲除之又
云諸僧道背教娶妻者杖六十七離之案道士本無
不娶之法元人苛求之又舟州史料言見刑部所藏
洪武中事例十八年詔天下火居道士許人作挾銀
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者聽從打死勿論春明夢餘
錄引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禮部榜示天

下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大明
會典僧道云永樂十年諭洪武中禁僧行瑜珈法及
火居道士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又正統六年引
舊例僧有妻者許諸索人索錠五十錠無鈔毆死勿
論於是火居者少蓋教術盛衰亦各有時古詩云服
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翫與素寄
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去聲此二句各本所無祕密教亦然
漢魏晉沙門止偈道人唐時僧蓋不知也房術語襍

出忽狂忽狷皆有小道可觀之長世儒不明其終始
乍見一二語為所震蕩則足以為世害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庸德則康強無逸則長壽要在知其派別悉
其難易博學審問慎思而明辨之則能篤行儒修知
生理之原絕衆害之萌而合陰陽自然之數也

孃惜細兒

莊子云有弟而兄唬注云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唬也戰國策云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曰婦人異甚輟耕錄云古諺有孃惜細兒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三四

你儂僭們

喜孫擬刪

京師語稱你儂音若你老直隸則通轉為你老你儂者即古言爾詩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爾以親所愛子以尊大夫孟子言爾汝賤之之辭後人爾汝之歌則又親之詩云天保定爾指君為爾則尊之也你儂者尊之親之專言你則賤之矣僭們者僭自之轉僭已也僭們則屬人矣詩我出我車上我我殷王下我我將帥惟予二人謂我身與汝忽今我不樂則我秦君

商書則我天子儀禮禮記春秋傳多稱吾子士冠禮
吾子注云相親之詞也俗們即吾子矣其稱爾為尊
親者書金縢周公告我先王皆指稱為爾宋沈作喆
寓簡云翟公巽代作暑戴承賀表有衆非后何戴率
傾朝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蔡京易以
臣不命其承翟對以業已供本竟不易蔡以爾字輕
率翟以爾有尊親之義

妞

孃者少女之稱亦作娘轉作妞北人稱妞妞南人稱
娘娘是也南音人亦轉孃蘇湖言某老孃是也倪娶
嬰方言不同亦轉為妞其義亦同詩季女斯飢箋云
弱者之稱則呼小倪曰妞曰娘曰妹亦詩季女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三八

時憲十二次表歲差嘉慶三十六年起箕初

此篇目錄
不載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小暑	夏至	芒種	小滿	立夏	穀雨	清明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	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	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	昂二三四五六七畢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胃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奎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	八九十	至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驚蟄	春分	
					雨水	立春	
					大寒	小寒	
					斗廿廿廿牛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女初一二三四	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斗初一二三四五六	
					五十六七	七八九十	
					虛八九危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至	
					至八九十	十一	
					八	九	

午 大暑 廿七廿九三十鬼初一二 三鬼初一二 三四五六
立秋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星初一二 三四

巳 處暑 星五六七八張初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白露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翼初一二 三四五六七

辰 秋分 翼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軫初一二 三四五

寒露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角初一二 三四五六七

卯 霜降 角八九九初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氏初一

立冬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小雪 氏房初一二 三四心初一二 三四五六尾初一

寅 大雪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箕初

古十二次漢志即不如此茲譜其殆不背於理歟

壽星 角亢

大火 氏房心

析木 尾箕

星紀 斗牛

元枵 女虛危

娵訾 室壁

降婁 奎婁

大梁 胃昂畢

實沈 觜參

鶉首 井鬼

鶉火

柳星張

鶉尾

翼軫

度三千六百秒

以下原稿在眉上

歲差五十一秒

七十年差一度不足三十秒又七十年差一度過

九秒

日九十六刻

刻十五分

一千四百四十分

分六十

秒

八萬六千四百秒

六壬

三傳七百二十式

甲子 寅巳申 子亥戌 戌申午 午卯子

戌午寅 寅酉辰 寅申寅 子巳戌

辰申子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乙丑 辰丑戌 子亥戌 亥酉未 丑戌未

巳丑酉 卯戌巳 戌辰戌 寅未子

酉丑巳 未戌丑 申戌子 寅卯辰

丙寅

巳申寅

子亥戌

丑亥酉

亥申巳

戌午寅

子未寅

寅申寅

子巳戌

酉丑巳

申巳寅

辰午申

辰巳午

丁卯

卯子午

丑子亥

亥酉未

子酉午

未卯亥

戌巳子

卯酉卯

巳戌卯

未亥卯

酉子卯

酉亥丑

辰巳午

戊辰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子申辰

子未寅

巳亥巳

寅未子

子辰申 亥寅巳 申戌子 寅午午

巳巳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卯亥未 酉辰丑 巳亥巳 巳戌卯

酉丑巳 申亥寅 亥丑卯 甲申午

庚午 申寅巳 午巳辰 午辰寅 巳寅亥

戌午寅 戌巳子 寅申寅 辰酉寅

辰申子 酉子卯 申戌子 戌未申

辛未 未丑戌 巳辰卯 午辰寅 亥未未

癸巳贖稿

卯亥未 酉辰亥 巳丑辰 巳戌卯

亥卯未 亥丑丑 寅辰干 申亥申

壬申 亥申寅 戌酉申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午丑申 寅申寅 辰酉寅

未亥卯 巳申亥 子寅辰 丑寅卯

癸酉 丑戌未 未午巳 未巳卯 午卯子

巳丑酉 卯戌巳 卯酉卯 未巳子

酉丑巳 辰未戌 丑卯巳 亥子丑

一第... 冊... 日... 1 反...

癸巳曆稿

甲戌 寅巳申 子亥戌 午辰寅 申巳寅

戌午寅 子未寅 寅辰午 子巳戌

寅午戌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乙亥 辰亥巳 戌酉申 酉未巳 丑戌未

未卯亥 午丑申 巳亥巳 寅未子

未亥卯 未戌丑 申戌子 丑寅卯

丙子 巳申寅 戌酉申 丑亥酉 午卯子

申辰子 子未寅 午子午 巳戌卯

癸巳曆稿

酉丑巳 申亥寅 辰午申 寅卯辰

丁丑 丑戌未 子亥戌 亥酉未 子辰戌

巳丑酉 卯戌巳 亥未丑 巳戌卯

酉丑巳 午戌辰 酉亥丑 申酉戌

戌寅 巳申寅 子亥戌 丑亥酉 寅亥申

戌午寅 子未寅 寅申寅 子巳戌

丑午酉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巳卯 卯子午 丑子亥 亥酉未 子酉午

未卯亥 戌巳子 卯酉卯 巳戌卯

未亥卯 酉子卯 亥丑卯 辰巳午

庚辰

申寅巳 卯寅丑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午丑申 寅申寅 寅未子

辰甲子 寅巳申 申戌子 午未申

辛巳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寅午戌 未寅酉 巳亥巳 卯申丑

酉丑巳自注云不準 申亥寅 寅辰午 午未申

壬午 亥午子 戌酉申 寅子戌 巳寅亥

戌午寅 午丑申 午子午 辰酉寅

未亥卯 酉子卯 申戌子 丑寅卯

癸未 丑戌未 巳辰卯 巳卯丑 戌未辰

巳酉丑 卯戌巳 未丑未 巳戌卯

酉丑巳 辰未戌 巳未酉 申寅申

甲申 寅巳申 子亥戌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子巳戌

乙酉

辰申子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辰酉卯 申未午 未巳卯 丑戌未

巳丑酉 亥午丑 卯酉卯 未子巳

申子辰 未戌丑 申戌子 亥子丑

丙戌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亥申巳

酉巳丑 子未寅 巳亥巳 申丑午

酉丑巳 申亥寅 子辰寅 亥子丑

丁亥 亥未丑 戌酉申 酉未巳 巳寅亥

未卯亥 午丑申 巳亥巳 巳戌卯

未亥卯 午戌寅 酉亥丑 申酉戌

戊子 巳申寅 戌酉申 丑亥酉 寅亥申

巳申丑 子未寅 午子午 巳戌卯

辰申子 卯午酉 辰午申 寅卯辰

巳丑 丑戌未 子亥戌 亥酉未 子辰戌

巳丑酉 卯戌巳 亥未丑 巳戌卯

酉丑巳 午戌辰 卯巳未 寅卯辰

己丑

丑戌未

子亥戌

亥酉未

子辰戌

己丑酉

卯戌巳

亥未丑

巳戌卯

酉丑巳

午戌辰

卯巳未

寅卯辰

庚寅

申寅巳

子亥戌

午辰寅

巳寅亥

戌午寅

戌巳子

寅申寅

子巳亥

辰申子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辛卯

卯子午

丑子亥

亥酉未

子未子

未卯亥

戌巳子

卯酉卯

卯申丑

未亥卯 酉子卯 巳未酉 辰巳午

壬辰 亥辰戌 戌酉申 寅子戌 巳寅亥

子申辰 午丑寅 巳亥巳 寅未子

未亥卯 戌丑辰 申戌子 丑寅卯

癸巳 丑戌未 卯寅丑 丑亥酉 戌未辰

巳丑酉 卯戌丑 巳亥巳 午亥辰

酉丑巳 申亥寅 未酉亥 未申酉

甲午 寅巳申 子亥戌 戌申午 申巳寅

乙未

戌午寅 酉辰亥 寅申寅 子巳戌

寅午戌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辰未丑 戌卯午 寅亥巳 丑戌未

卯亥未 午丑申 戌辰戌 巳戌卯

亥卯未 未戌丑 申戌子 酉戌亥

丙申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巳寅亥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卯申丑

酉丑巳 申亥寅 子寅辰 酉戌亥

丁酉 酉未巳 申未午 子丑巳巳 午卯子

巳丑酉 亥午丑 卯酉卯 未子寅

亥卯未 子卯午 酉亥丑 亥子丑

戊戌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寅戌午 子未寅 巳亥巳 申丑午

寅午戌 亥寅巳 子寅辰 亥子丑

巳亥 亥未丑 戌酉申 卯丑亥 巳寅亥

未卯亥 午丑申 巳亥巳 巳戌卯

庚子

未亥卯

寅巳申

丑卯巳

丑寅卯

申巳寅

戌酉申

午辰寅

午卯子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巳戌卯

辰申子

午酉子

辰午申

寅卯辰

辛丑

丑戌未

子亥戌

亥酉未

巳未未

丑丑酉

卯戌巳

亥未辰

卯申丑

酉丑巳

巳丑丑

卯巳未

寅卯辰

壬寅

亥寅巳

子亥戌

戌申午

巳寅亥

戌午寅 午丑申 寅申寅 子巳戌

未亥卯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癸卯 丑戌未 丑子亥 丑亥酉 戌未辰

未卯亥 卯戌巳 卯酉卯 午亥辰

酉丑巳 酉子卯 未酉亥 辰巳午

甲辰 寅巳申 子亥戌 戌申午 申巳寅

戌午寅 午丑申 寅申寅 寅未子

申子辰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乙巳 辰巳午 卯寅丑 丑亥酉 丑戌未

酉巳丑 午丑申 巳亥巳 寅未子

酉丑巳 未戌丑 申戌子 未申酉

丙午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子酉午

戌午寅 子未寅 午子午 辰酉寅

酉丑巳 申亥寅 申戌子 申酉戌

丁未 未丑戌 卯午午 丑巳巳 亥辰辰

卯亥未 酉辰亥 巳丑丑 巳戌卯

亥卯未 亥戌戌 酉亥丑 申酉戌

戊申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子申辰 子未寅 寅申寅 卯申丑

辰申子 寅巳申 子寅辰 戌酉午

巳酉 酉未丑 戌午申 卯丑亥 午卯子

巳酉丑 亥午丑 卯酉卯 未子巳

亥卯未 卯午酉 丑卯巳 亥子丑

庚戌 申寅巳 午巳辰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申丑午

辰申子 寅巳申 子寅辰 亥子丑

辛亥 亥戌未 戌酉申 午辰寅 巳寅亥

未亥卯 午丑申 巳亥巳 卯申丑

寅午戌 巳申亥 丑卯巳 丑寅卯

壬子 亥子卯 戌酉申 戌申午 午卯子

未卯亥 午丑申 午子午 巳戌卯

未亥卯 午酉子 辰午申 寅卯辰

癸丑

丑戌未

子亥戌

亥酉未

戌未辰

巳丑酉

卯戌巳

未丑未

午亥辰

酉丑巳

辰未戌

卯巳未

寅卯辰

甲寅

寅巳申

子亥戌

戌申子

丑亥亥

戌午寅

酉辰亥

寅申寅

子巳戌

申午午

申亥寅

辰午申

辰巳午

乙卯

辰卯子

丑子亥

亥酉未

丑戌未

未卯亥

午丑申

卯酉卯

寅未子

未亥卯 酉子卯 申戌子 辰巳午

丙辰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亥申巳

子申辰 午丑申巳巳亥巳 寅未子

酉丑巳 申亥寅 申戌子 亥午午

丁巳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亥申巳

亥未卯 酉辰亥 巳亥巳 巳戌卯

酉丑巳 申亥寅 酉亥丑 申酉戌

戊午 巳申寅 卯寅丑 丑亥酉 寅亥申

戌午寅 子未寅 午子午 辰酉寅

寅午戌 酉子卯 申戌子 寅午午

巳未 未丑戌 卯午午 丑巳巳 亥辰辰

卯亥未 酉辰亥 巳丑丑 巳戌卯

亥卯未 亥戌戌 酉酉酉 未申申

庚申 申寅巳 酉未未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卯丑丑

辰申子 丑亥亥 子寅辰 亥酉酉

庚申 申寅巳 酉未未 午辰寅 巳寅亥

子申辰 戌巳子 寅申寅 卯丑丑

辰申子 丑亥亥 子寅辰 亥酉酉

辛酉 酉戌未 丑酉酉 午辰寅 午卯子

巳丑酉 亥午丑 卯酉卯 未子巳

寅午戌 卯午酉 丑卯巳 亥子丑

壬戌 亥戌未 戌酉申 午辰寅 巳寅亥

未卯亥 午丑申 巳亥巳 午丑申

未亥卯

辰未戌

子寅辰

丑寅卯

癸亥

丑戌未

戌酉申

未巳卯

巳寅亥

未卯亥

卯戌巳

巳亥巳

午亥辰

酉丑巳

辰未戌

丑卯巳

丑寅卯

繳奏私書論

漢書杜周傳云滔于長舅紅陽侯立與杜業書長罪
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
坐免楊敞傳云子惲與孫會宗書後惲下廷尉案驗
得所與會宗書會宗坐免後漢書袁敞傳云敞為司
空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
自殺私書不奏自古比不敬為有罪宋戴埴鼠璞云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

不從段李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比皆關節得之乃
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
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
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奏交親往還尺牘遂成
告誥之風自今情非不順毋得繳奏簡尺從之繳奏
私書非特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此直戴埴堦論也
唐言書言段文昌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為子弟
穆宗內出題目重試落鄭朗等十人乃貶徽徽徇無

學士聽請有據何得飾言段李有書已不奏耶唐撫
言大厯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知舉執政以薦
託不從勢擬傾覆峘惶峘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
無良竄逐之後十年量移明州此唐君多妄致人臣
進退無據不可為訓五代史周王峻傳云峻求退以
偵太祖之意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
浹旬之間諸道馳騎進納峻書峻蓋犯衆惡者也趙
葵行營雜錄李元綱厚德錄並云慶厯三年李京薦

其友人於吳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京
坐貶官京妻往鼎臣家云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
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此則匪人相比
後悔者凶無所謂厚德也朱弁曲洧舊聞云呂惠卿
謫官蘇軾草制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紹聖索復惠
卿謝表至此獨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由謂惠卿告安
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齊年者安
石與馮京同年生惠卿不肯居此名蓋懼無以見同

黨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房寰發張鼎思陳吳峰屬託
提學書識者有戒心往還筆札或云乞即擲還是又
自寫小人情狀也今求繳私書者令狐垣周時節鎮
呂惠卿吳鼎臣方寰不繳者杜業孫會宗袁敬錢徽
李兌李京皆不足定事是非以情言之可告友者必可
告君亦有周旋彌縫期於大道者紛紛繳進則於事
有損若陰邪不可告人之事公然著之簡牘責令君
子改行從己其險螫之性非可理遣奏之則絕其滋

蔓且為世去。小人真厚德事也。是故小人告訐者，無與於己之事。又或借公復仇，怨君子義當奏者，險戾之人牽己犯法之事。夫世之小人其為計皆自處於巧而薄而責君子以愚而厚羣小人，又從而和之。以為君子厚德必不肯殺小人，漸牽引劫制之，則不得不為小人死。君子不幸識一小人，必使終身為其所累，不許之拔身自救，此何聖人所創之法也哉。我朝康熙十一年閏六月，山西巡撫奏太原知府舉首。

左都御史李柎請託私書李柎降五級留任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山西學政勵宗萬奏太監解進朝私書請託

諭云凡私書請託者皆黃緣僥倖之徒皆內外官員肯據實參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勵宗萬此奏甚屬可嘉着吏部議叙嘉慶四年五月江西布政使顏檢奏原任工部主事魏若虛入京駐舟南昌致書布政使使出差通查牙行令各差役關稅斂貲餽送盤費屢

書劾制魏若虛發遣五年五月御史周栻言顏檢與
魏若虛平日既有交情即不宜賣之見好若虛後成
滿過京城謝周御史又上條陳請收京城鋪戶間架
銀遂重得罪是年湖南學政吳省蘭奏蘇州總捕同
知醴陵人李焜私書請教誨李馥元李德元事李焜
發遣

諭以吳省蘭據實具奏甚屬公正交部議叙益至是
而君子始有以自存矣救

石鼓

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有石鼓山山上有石鼓形時時自鳴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太平寰宇記亦言今彰德武安縣南鼓山上有石鼓二鳴則兵起今黠城北十五里亦有石鼓山云山鳴即有兵唐天寶時鑿破之改名戢兵山又酈道元水經注湘水云臨承縣石鼓鳴主有兵革之事其山今在衡陽縣北一里又今湘潭有懸石山

占亦如此此皆山形似彭水經巨洋水注云廣固逢
山有石鼓齊地將亂石人打石鼓聞數十里言出郭
緣生續述征記又渭水注云冀縣朱圉山在梧中聚
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鴻嘉三年鳴石長丈
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言石鼓
鳴則有兵是一山石如鼓形水經注喜注奇偉及碑
銘文字獨不言陳倉石鼓如今所得陳倉琢石鼓十
枚上有詩詞者辛氏三秦記酈氏水經注以後厭勝

之物也

癸巳賸稿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七八

諸葛亮

魏書李苗傳苗讀蜀書至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
嘗歎息謂亮無奇計晉陳壽諸葛亮文集表諸亮奇
謀為短其言至當今人以亮故畧陳壽乃婦人女子
匏飽聞小說之見魏書毛脩之傳辨明三國史義亦
精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八〇

熊廷弼獄論

熊廷弼獄是非已定其成之者鄒元標也元標為都御史負八股文重望與王紀周應秋勘熊廷弼王化貞案王紀右廷弼而元標應秋竟殺廷弼而坐視楊漣死元標本意不問兵事是非及扣餉行賄有無也元標者亦著書有三遷記初以江陵故受杖戍都勻過辰溪與道尊江書云有為佞謀者曰湖上江鳳翁名世重望望賜一力衛我出境江不答公此後竟以

他事去官至鎮遠府守王一麟者楚人也來訪堅不起王呼而入曰公楚人我耶皆元標自筆於三遷記者其不忘楚人可知禮部尚書徐學謨初知荊州荊州人愛頌之元標起官即劾學謨是并湖廣人所稱許者亦及之矣熊廷弼以湖廣人有才氣楊漣亦湖廣人忠直有聲元標當魏忠賢時長御史自以委瑣不出一言愧廷弼與漣又以廷弼漣湖廣人也而惡之勘遼案遂誤廷弼虧餉行賄壞邊疆法當死於是

廷弼死漣亦牽連以死其時遂有盜柄東林夥及夥
壞封疆錄天監錄之作然而廷弼以天啟五年八月
壬寅日死元標先二十日壬午斥為民亦不能求庇
於魏忠賢也時論謂元標惡湖廣人則江西人必護
之實則助元標攻楊漣者江西僅一傅魁而廷弼之
死元標同縣李公元鼎經紀其喪南昌劉公一燦去
國日為王安熊廷弼暴白其冤廬陵有葉君文成者
作讀史隨筆曰元標講學東林乃成此昧心之獄謂

之昧心知其隱矣櫬之附元標櫬父老秀才也切責
之見臨川縣志是江西有公論除櫬外無護局者黃
宗羲明儒學案載元標言廷弼法當死且請緩之其
意深而險亦知公論不與即已亦不能護局也則又
何必以張文襄之故而枉害二賢也哉

旁淫

非法旁淫曰通曰盜曰竊詩桑中序云相竊妻妾正
義曰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言行蹈危機公羊春秋
桓六年傳云蔡人殺陳佗絕之賤也外淫於蔡蔡人
殺之莊二十三年傳云公至自齊危之也公一陳佗
也韓詩外傳云子不早去今竊有守之者矣大戴禮
曾子制言云鄙夫鄙婦相會於牆之陰可謂密矣明
日則或揚其言矣

意林引此書名曾子
作明日或有知之者

言屬垣窺籬

皆可起為讐敵也漢書朱博傳云長陵大姓尚方禁
少時長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博得其情禁叩頭服
罪是盜人妻人得斫之南史王敬則傳云嘗至高麗
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破收乃逃歸袁湛傳云江陵
縣人苟蔣之其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
苟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犯檢兄弟爭列云家門穢
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兄弟爭死是但
服擅殺之罪按古官法周官朝士職云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無故入人
室宅廬舍上人舟車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
罪疏云先鄭引漢賊律欲犯法者如經言家人盜欲
為姦淫之事是漢律本周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刻
石會稽曰夫為寄殺之無罪則殺之秦法亦然唐律云諸
夜無故入人家者登時殺死勿論疏議云問曰外人
入來姦主人舊已知諉夜入而殺亦得勿論否答曰
即令舊知姦穢終屬屢法所不時容登時許殺理用無

疑其律相承至今魏書刑法志云崔纂曰若擒之穢
席衆證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則是捉姦之法玉
堂閑話云劉崇龜鎮南海斷屠刀行竊江因殺江岸
上樓姬事署屠於法其富商于夜入人家以姦罪杖
背則夜入人家就擒到官各以姦竊論與登時許殺
之律各行也

嘌

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
嘌唱嘌之音如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
嘌唱弟子張七七等婁敬思評石孝友詞云謔詞利
於嘌唱者之口周密癸辛雜志別集云高疏察得何
氏女善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或
云亦周密作也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
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

古杭夢遊錄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
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吳自牧夢
梁錄云嘌唱為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者曰
散唱以此七事知挾妓曰嘌起於宋謂之嘌者以妓
樂籍嫖俗寫作嫖亦作闕曰女票拘魂入門即敗真
止句同馮頭人之說也止鉤人為苛刻馬頭乃史記
貨殖列傳云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又云設
形容楔鳴琴揄長袂攝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

不擇老少此漢書禮樂志所謂內則致病損壽外則
亂政傷民巧偽因之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
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說者謂始於管子女問實則
天地間有此事非由人制創始也以遠俗言之晉
法炬譯佛說伏淫經云非法求淫又云如法求財無
蘭譯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西晉譯舍衛國王夢見
十事經並云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乳後世人母為
女作媒將他男子與女共房母主守門持女淫錢用

自給活隋譯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云同伴三十
人唯一人無妻共僱得一淫女使與娛樂盡竊衣物
逃去又云提婆欲請佛不得錢妻言往昔少時將軍
曾弄於已欲求世事已時不聽彼暫指觸今可與彼
行於世事從其求索提婆夫婦同詣借貸脫不能償
夫婦作力軍將與錢五百言卿不得從轉貸還要身
出力太平廣記引十三州志云蔥嶺以東人好淫辭
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魏書龜茲傳云俗性多

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十輪經云十輪殺虫蝨罪同
一淫舍十淫女舍罪同一酒家十酒家罪同一屠家
起世經云天城七市第七為淫女市官治之則各有
習俗相沿也

西都賦云列肆侈于姬姜東都賦云彼肆人之男
女麗美奢乎許史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九四

男色

男色者漢書佞幸傳云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亦曰男風大戴禮用兵篇云幼色是與幼風是御是也亦曰男娼宋朱彧萍洲可談有告男娼一條癸辛雜識云宋東都盛時以男色圖衣食者政和立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是也或僅曰美男周禮書武稱解曰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言寵嬖間老成也或正名之曰不男古所謂不男之訟妙法蓮花經安

樂行品云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是也亦曰變童言婉變也亦曰齷童言近昵也亦曰頑童鄭語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注云優笑之人今俗言猶謂調笑為頑是也律謂之雞姦楊慎奇字云律婁姦者將男作女從男省作女者音雞其說甚怪沈德符野獲編謂閩人土字陸容菽園雜記云婁音少杭謂男之有女態者蓬軒類記同不音雞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侍景公公益皿姣有羽

人視公勝者公使左右問之對曰竊姣公也公曰殺
之晏子曰拒欲不道惡愛不祥公曰使若沐浴寡人
將使抱背晏子載此事不知何意說苑善說篇云襄
成君立於游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願執其手稱述我
鄂君子皙榻修袂擁越人舉繡被而覆之交歡盡意
焉襄成君曰願以少壯之禮謹受命與景公事同奇
怪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六條問事其四二千石蔽
賢寵頑

百官
卿表注

潛夫論德化者云近頑童而遠賢才

晉張翰有小史詩言其香肌柔澤即後世承直門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按院身辭閨閭僧徒律禁姦通

塾師客羈館舍男色生情理勢不免要津所據賚以

仕牒即充功曹加納候選旋拜丞簿蓋達官之縱欲

可知也妒記云秦元中荀姓婦妒凡無鬚人不得入

門藝文類聚宋江敷表云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宋文穆王皇后

傳梁嗣王長沙王蕭韶幼時庾信愛之有斷袞之歡

則朋交之汗鄙可知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偷盜首

長居皆溫厚出從童騎何並傳云王林卿令奴乘車
從童騎野獲編云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士人得
得志多致變童為厮役則僕侍之不潔可知也北齊
書廢帝紀云許散愁曰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
室蓋以時所共逐宋謝靈運會吟行詩云肆逞窈窕
容路曜便娟子鮑昭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五
代陶穀清異錄云四方指南海為煙月作坊今京師
鬻色戶將及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貨進退恬然遂

成蜂窠巷陌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云臨同安新門外
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飾善針黹呼為亦如婦人為
首者號師巫行頭梁清遠過庭雜錄云明不禁男娼
蓮子胡同乃其巢穴油頭粉面裝飾衣如女子外襲
青絹袍也蓋五代以後京城鬻色則風俗之披靡可
知也晉書五行志云咸甯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效放或致夫婦離絕
多生怨曠

宋書五行志同

載記云石季龍寵優童鄭櫻桃譖

殺妻郭氏及後妻崔氏魏書汝南王傳云絕房中而
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致加捶撻梁沈約懺悔文云追
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
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死生穿井未易洗
拔明陳建皇明通紀云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東垣王
見湏狎近吳安童謀害正妃事覺見湏仁宗派明則
史此事未載則
陰陽倒置者有矣魏書長孫稚傳云稚與羅氏私通
棄妻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閑僮侍之中嫌

疑致死者數四則因致冤酷者有矣宋書南史並云
王僧達與族子確私款確欲往永嘉僧達潛作大阮
欲誘殺埋之御史中丞劉瑀奏請請收案則宗族自
汙者有矣野獲編云男色之靡金陵坊曲有時名者
競以此道博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為佳事
則挾邪逾格者有矣酉陽雜俎云昔乾陀國王妃衣
南天竺細縹有鬱金香手印當乳商言此南天竺王
願所成丈夫衣之手印即當背乾陀王怒誓斷南天

竺王手智度論云除已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
得行淫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于非處
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優婆塞五相戒
經云黃門及二根女二處行淫口及大便處女三處
行淫口及小便則外域之耽僻亦久矣晉書郭璞傳
云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
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
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則狐

祥魁魁憑陵作慝者有矣野獲編云明都下一閭豎以假具入小唱穀道不能出遂脹死法官坐以抵償則寺人放蕩者有矣笑道論引真人內朝律云男女至朔望日入師房至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劉宋譯佛說菩薩內戒經云四十七戒二十四者菩薩不得男子更相淫戲二十六者菩薩不得至黃門家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六衆苾芻常於大小便室往來談語種種調戲妙法蓮花經安樂

行品云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亦不樂與同師又云
說法之時不與優婆塞獨處其事如此僧護經云僧
護見地獄中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佛言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地獄火燒
被褥相抱受苦至今不同隋書王文同傳云文同至河
間裸僧驗有淫狀非童男者數千人皆殺之則二氏
之教其放恣者亦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〇六

俗罵案解

文選注引風俗通云案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
孤豚之子是也俗罵違禮古人且為之案解今罵綠
帽者何也案康熙會典云順治九年定樂戶黃色鼠
皮帽康熙十二年定本色騷鼠帽涼帽俱綠帽裏綠
絹緣邊明史輿服志云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
別士庶之服案之明會典五十八樂人中服事例為
洪武十二年所定宋時青巾為下服夢溪筆談補云

蘇州有不逞子弟紗帽下著青巾孫伯純知州判云
巾帽用青屠沽何異元則倡伎家長並青頭巾今如
青裹頭者元遺語也曰綠帽者明遺語也封氏見聞
記延陵令罰人裹碧頭中吳人以為大恥元倡夫所
作詞曰綠中詞則其漸耳今罵龜者弇州史稿引明
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奏有生
子令作小龜子之文則龜子為明時倡夫定名列子
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膏注云龜鼈之屬說文云龜

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為
雄莊子天運篇云蟲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
釋文引司馬云雄龜也雌龜鼈也則龜鼈古云皆雌
然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夢龜見一丈夫延頸而長
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說部水族化人龜為黑男
子則龜有雄譚峭化書神化篇云牝牡之道龜龜相
顧神交也埤雅龜云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北
夢瑣言則云雌龜與蛇交或雌蛇至有趁鬥噬致斃

者以蛇為雄古說有徵但自有雄瑣言謂取雄龜以鏡照之即淫發失溺又李景言野人嘗見龜以尾接是龜有雄而雌又外交輟耕錄載人謂廢家子孫詩云宅眷盡為瞠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抱朴子云高

第良將怯如龜

唐書魏元忠傳袁楚客引作高第賢良者如龜意林抱朴作如龜

亦

言其縮頭也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云烏龜怯姦怕寒以殼自遮此言北方宿象烏是其色或言烏不辨雌雄元典章云至元五年中書省劄娼妓穿皂衫載

第三〇冊續修四庫全書第5卷下

角中明制妓黑衣戴帽教坊司樂伎明角冠皂褙子
其形雌雄混也今罵狐媚子者玉歷通政經引二十
八宿真形圖房心二宿皆具兩體房兔心狐也酉陽
雜俎云香狸有四外腎自能牝牡莊子庚桑禁篇云
步仞之邱陵孽狐為之祥秦策云鬼神狐祥無所食
以其變幻妖淫也今罵類者莊子天運篇云類自為
雌雄山海經豈受之獸帶山之鳥自為雄雌是也今
罵兔者兔尻有九孔又自具兩體或言兔舐毫視月

則純雌古詩云雄兔撲速孔走齊至正直筆云親剝
兔見有外腎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言雄兔有二卵又
言兔以潦為鼈鼈以旱為兔雌此鼈兔之說也北里
志云妓母俗呼之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
意也今日老鴉爆音之轉鴉者無後趾無舌無雄與
他鳥合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諸三曲中為娼所
養養號為廟客不知何謂今日老猫亦廟音之轉與
龜兔烏鴉從物生義今罵曰蝦或作彈或作蛋言非

人所生孤豚之子義也又罵忘八俗呼龜鼈為忘八
雅陔餘叢考並云五代史王建盜馬人罵為忘八賦
此蓋不相涉明末有人書降臣門云一二三四五六
七孝弟忠信禮義廉歇後語一言忘八一言無恥八
是恥言賣姦無恥以有龜名故亦呼龜為忘八李匡
又資暇集云世俗誤談不可以證者如以鯿詬人類
今龜兔烏鴉亦關物類聊為敘之荀子榮辱篇云傷
人之言深於予戰不可不慎也說苑雜言篇云孔子

家兒不知罵生而善教也故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
教婦新初來此至言也昔狗曲以志儒林江翁之妒
畜產亦累主人文饒之仁是何雞狗還質王墮為之
父母乃聞惠施抱朴子疾謬篇云嘲戲之談或及祖
考下逮婦女古事亦大畧可知矣

家妓官妓舊案

古有家妓官妓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
君曰靚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
湘山野錄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旦雜處
則家妓不能檢也古於官妓亦多不檢者開元天寶
遺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
於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
坊為風流數澤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為兩軍力士十

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于同年胡尚書証唐語林

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
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言恐人劫
之則官亦不能庇蓋杜牧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
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啟云強將麋鹿之資欲學鴛鴦
之性遂使幽蘭几畹傷誣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
援之路斷牛衣有淚蝸舍無煙其文悽惋案玉泉子
云溫庭筠初客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

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
中第舊唐書庭筠傳云乞索楊子院犯夜為虞候所
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候極言庭筠狹邪
醜迹乃兩釋之北夢瑣言云唐乾甯中進士張翺於
宿州刺史陳璠席上調妓竟鞭背而去資治通鑑云
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置
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仁
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為集賢校

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
所錄曼卿詭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是可鑒矣
能改齋漫錄云馮京少嘗薄遊里巷為街卒所繫鄂
帥王素見而釋之亦卒不為溫石繼耳宋史蔣堂傳
云知益州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齊東野語云浙
漕坐唐說仲友與官妓為濫笞妓使承妓曰賤人與
守濫亦非死罪可承顧實無之而楊誠齋以教授狎
官妓乃黥妓面以恥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教官陳

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
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歸潛志云合住至宿
州紇石烈牙忽帶使妓侍寢將發使妓開合住篋取
贈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
去是他官使人多不與錢故以紇石烈牙忽帶為異
事今士人職官挾妓引律則科姦罪貴賤同也名例
則為私罪不準贖其罪讞案則曰苟賤無恥斯為當
矣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吏管

領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客商出入野獲
編則云禮部到任升轉公費出教坊司南禮堂司俱
輪教坊直茶無論私寓遊晏日日皆然是其制終明
不改又云宣德三年八月巡按湖廣御史趙倫與樂
婦姦通命戍遼東陸容菽園雜記云前代文武官皆
得用妓官今狎宿娼有禁至罷不叙王彥浚疑雨集左
卿阿瑣詩云饒他二字感皇恩注云進士介松年與
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饒他蓋法以漸得其中也

古有官妓承直官於遊宴禮得近之今無樂戶官何
從得妓今士大夫談讌言古法寬若深羨之者不知
古今官私有無之別也古有待人家妓者南史王琨
傳云琨以男女無親授愛受顏師伯內妓傳酒令置
牀上回面避之花當閣叢談云錢同愛使妓從後掣
落文太史壁中太史不顧露頂而去又邀同舟舟尾
匿妓坐定妓出太史亟登岸馳去古人待官妓者湘
山野錄云蔡襄守福康唐於望海亭妓宴坐客有妓

發聲即越牆攀樹逸去者李觀詩嘲之曰山鳥不知
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王安石過揚州宴有官妓
安石不肯坐而去一妓笑曰燒却車船延之上坐鶴
林玉露云楊邦乂少處郡庠同舍拉出飲託言友家
實娼館也娼絕^艷粧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劉昌詩蘆蒲
^筆記司農少卿楊弼驩會誓云侍女之席誓不敢即渝
盟受殃神質於旁輟耕錄云倪瓚眷妓趙買兒令其
自洗從夜達旦竟不作巫山之夢雲林遺事載此事

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同多識前言往行擇
其卓異者亦大雅明哲之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二四

附錄

題昭君圖詩序

從四養齋詩稿抄出

圖為王昭君光明豐倩殆似當年手執紅梅將放小
女奴負琵琶佳俠之態溢於眉宇漢書記和親及雕
女莫皋之事並述居次入侍照耀中邦其他瑣屑傳
聞詳於西京雜記華嶠外傳及琴操漢書帝紀注文
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後漢書南匈奴傳言南郡人
琴操樂府原題則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齊之田

王系出姚姓以元帝后姪王莽所考殆是一家古者
娣姪相從欲泯妒嫉使元后篤魚媵之恩懷懿親之
美木樛葛縈江分汜惠方將共成福履見於嘯歌何
有畫工能移奧主而乃紅頰遠嗥青冢留恨意者親
以利疎物莫兩大沙邱之卜誠是徵祥於齊國非惟
示嬖於元城矣如漢書匈奴傳云王牆字昭君後漢
書南匈奴傳云昭君字嬀推昭君當是字晉諱昭改
明君石崇云漢選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於明君亦必爾也乃意度之詞以今
所見六朝及元明人詠明妃者均陳琵琶哀怨覩物
思人遂為典故又說元帝誅殺畫工以追慰靈思元
鍾嗣成錄鬼簿有關漢卿元帝哭昭君書傳說丹青
皆是外篇無與實證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
莫愁以為洛陽豐麗石城間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足
謀明豔寡雙而恬淡無營母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
中土人士且抒忱追慕嗟其失所競其飾文辭爭加

事實亦可喜矣至於聞聲既慕見影可知盛飾因心
異夫莊語自非膚受所考亦烏覩茲終始之義乎圖
署仇英畫非也要其光采煥發近日能品又念古作
者篇章繁盛類皆遇事稱文聊寄愛慕故綴詩三首

異域錄題辭

從漢陽葉氏所藏圖麗琛異域錄鈔出

正變前讀四裔考云圖公歸為異域錄以進今讀此書自稱余蓋非進

御之本當日所進自有隨摺圖冊此蓋圖公後任貴州藩司時重修飾之書鄂羅斯九月喀穆河已流漸乃冬令於薩拉托付地方云於河岸騎射捕魚以為娛此情無智幕客代為潤色之所致也鄂羅斯無火器蓋於雅克薩尼布楚之戰知之而此錄云噶噶林

具旂幟鎗炮以迎鄂羅斯近西洋蓋已有之特未東
行耳其言鄂羅斯鄰近諸國考之職方外紀及地球
圖說半在亞細亞洲之外是皆有益地理不可不覽
之書



彊識編

博稽往籍研究古義聲
音詰訓尤多心得語有
益經傳之作



道光癸巳三月書

通家生湯金釗

道光己丑計偕入都假館王伯中尚書宅得親炙其尊大人
石臞先生時與子蘭昆仲相切礪並交江甯陳君雪峯吳君

彊識編 敘

伯英泉同年友上元溫明未黔俞理初又表弟江都汪孟慈
講求許鄭之學有裨益焉癸巳正月湯相國夫子辱問拙著
因繕錄彊識編就正蒙贈數言親題簡端拳拳愛才之心至
深且切噫知正有幾人哉宗室錫生齡為余教習宗學受業
弟子咸豐壬子典試浙江督學皖省遇于江上召授琴此編
為正任惜年未四十隳忽祖逝此舉遂後回憶正亥歲自廣
德司訓告歸重理舊業邑中諸同人亦勸棄未果今夏四月
張容園徵君避地居敝邑過訪訂交見余說文按定本宜祿
堂收藏金石記等書業本繁多鑄版無力先就彊識編付梓
從受朋命也張君名寶德字容園上元諸生舉辛亥制科孝

彊識編 叙

廉方正家藏經籍金石甚富尤精小學工篆隸著有鐵硯齋
雙鉤石刻文字已彙行世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七月士端
謹識

男百
校字

彙編
敘

與朱銓甫書

江甯 陳宗彝 雪峰

京師別後倏忽經年索居里巷孤陋時虞今年率嚴音義刻竣
來邗卽思覓寄聞駕北上適楚楨來接奉手教並賜書價前已
蒙助刊又復再三不敢固卻感媿交并欣悉大著種種六書之
學首在形聲形聲有得便可攷定古書譌謬高郵兩王先生胥
是學也弟畱心十餘年隨過輒忘不曾記述有說文諧聲證尙
未勝寫說文聲證亦未卒業前在京呈金石跋一卷又增一倍
訪碑錄重編補編甫有稿本一事無成兩鬢絲對知工能無滋
愧乎尊著說文校定本有功許氏之書它日刊版務乞賜讀俾
得增名校字之列則幸甚遺書一冊呈覽專此布達卽頌

彙識編

書

著女愚弟陳宗彝頓首上

銓甫仁兄門丈

燕亭太守春閒有書來現刻寶刻類編矣初二日郡金六一

再與銓甫書

陳宗彝

前由楚楨奉覆一緘諒已達覽咫尺不獲一敘離懷爲感承示
大箸各種務乞早定刊行以惠後學它日增名校字則幸甚頃
刻史游急就艸正二體尙少八頁月內可完因家信促歸於七
夕解纜矣燕翁擢甘肅道刻當在塗將來過邗不及晤秋熟諸
希

銓甫門長爲道珍重愚弟宗彝頓首

荅朱銓甫世叔書

襄陽 單懋謙 字地 山部

察院左 都御史

銓甫世叔大人閣下睽違架訓倏逾廿年景仰光儀時殷跋慕
夏間胡明經交來手示備荷垂注殷拳感且無既恭惟頤性養
壽味道研經行漢儒古義之傳擅洛社耆英之望固海內士林
所宗仰也翹詹山斗欽佩實深承示近刻彊識編於聲音訓詁
中獨抒心得其淹貫精確洵與伯申尚書所著經義述聞相匹
敵輔翼傳注嘉惠後學名山不朽之業其枉斯平聞尚有說文
校定本金石記等書倘能並付梓人公諸同好則沾丐更靡涯
矣姪供職春明毫無建樹素殫倖位只益疚心加以蒲柳侵霜
漸增衰態駑駘暮齒何敢棧豆縈懷惟冀故里晏然得遂歸栖
之願斯為幸耳肅泐復謝恭請壽安伏惟垂照世愚姪單懋謙
頓首謹啟

彊識編

書

四

與朱銓甫同年書

山陽 丁 晏 字 儉 卿

銓甫七兄年大人閣下大世兄來淮接到手示詢悉道履安和
膏開八秩忻喜無量 弟 衰朽杜門賤體仍復頑健不廢讀書承
示彊識編補閱一過宿儒邃學巋然瑩光卷中言虞易主孟氏
仲翔自言五世傳孟氏之學有明徵矣校毛傳鱗大魚大字為
王肅所加確不可易 弟 有尚書餘論具言孔叢家語皆王肅一
手所為也論爾雅偕牙即駟牙實補前人所未及又言段注妄
改許書段刻毛傳亦有舛改妄增不獨說文也又言廣韻類篇
引說文之誤其說甚核足見後人据它書以改許書未為悉當
實事求是微吾兄何足以知之 弟 近來學求義理藉以養心視
少學為差進拙著易述傳禹貢集釋尚未印成容隨後寄呈是
正大兒在都到臺已補福建道二兒已升比部副郎 弟 今年政
七十不欲如世俗飲宴寫七旬學易小像寄上冊頁即求題詠
大孫延福徵幸入學又外孫婿清河王生兆楨選拔連三科皆
王姓准人為之語曰三代王家三人拔貢七旬丁老七世生員
增書之以博一笑草此奉達藉請頤安 弟 吳頓首

彊識編

書

五

贈朱銓甫同年

高郵王壽同 子蘭

故鄉遙隔水雲重燕市欣逢儒者宗解字學承許祭酒窮經業
紹鄭司農吟詩婁刻西窗燭講道常聞半夜鐘他日買鄰來八
寶魚肥蟹大好過從

銓甫同年出疆識編見示淹貫精確無所不該信通儒著
作也作此奉贈引誌嚮往之私 王壽同

共羨人師非易得淹通況復是經師識求汪出雷同避名為知
希月旦遲兄學求心得有與前賢暗合者悉刪去若到洛陽應
紙貴未登阮錄恨珠遺時阮官保 皇清經解甫成凡
楷大著未經寄國朝釋經之書見解精確者無不刊入
呈不得列其內 沆微讀罷還相問可許鮪生效管窺

疆識編

題辭

六

贈朱銓甫同年

貴池姚元變 理堂 本名

黃道宇 南垣

大江南北推名士家世青箱萬卷藏書校形聲通假借字參古
籀識偏旁訪求金石同歐趙箋注經文補漢唐幸得燕臺親道
範等身著述佩奚囊

過朱銓甫丈吉金樂石山房盡讀其所著書各種留飲話

舊感謝賦呈

上元張寶德 容園

廿年想見朱夫子轉徙淮南慰所欽不為避兵難覲面偶詢故
友便傷心謂熟愈理初夫子吾邑 陳丈雪峯吳君伯英就君多識秦餘字好我如憐
爨下琴絕業千秋容飽讀開樽相話更情淡

為銓甫按刊疆識編作跋附題

張寶德

一官退守考槃阿述作量於數尺過懸置國門誰改易校彙
木幾研摩由來通品知音少堪晒小儒昨舌多後代楊雲應復
起附名簡未愧如何

贈朱銓甫孝廉

上元楊 後原名 得春

字柳門一 字節山

久聞未異新書淫絳帳青編白髮侵根柢六經皆注腳網羅百
氏少成心天留一老靈光殿人仰名山著作林旅館蕭條綠苔
滿多君幾度足音臨

疆識彙成一卷新著書歲月健精神歐編趙錄千秋業商散周

疆識編

題辭

七

盤四坐春波長而還承絕學鼎臣以往見斯人經師早負淮南
望問字思從步後塵



彊識編目錄

第一



寶應朱士端學

賁古音考 周易向秀注 虞翻說易本許詁 論衡引

古尚書說 歐陽尚書軼文均補祭 鄭志說述目聲轉

為訓 邈迓荅問 按毛傳鰓大魚之譌 釋齊于豈弟

宛邱正義引易鼓缶 王肅詩注用韓詩 申漸漸鄭

箋崔嵬 緝熙通釋 鄭箋御馭通用 內吳于中國

好是家嗇均王肅申 贅屬古通用均伏傳 鄭箋韓侯

屬雍州 康成易毛傳或用魯詩 毛鄭皆依爾雅 鄭

箋依爾雅 毛詩用段藉 毛詩用段藉為韵 鄭氏箋

彊識編

目錄

卷一

詩破字 正義不盡依傳箋 依正義補箋 正義有脫

又 依箋改經 正義引說文誤 新序述韓詩 白虎

通述魯詩 蔡邕述魯詩 賈誼新書引詩 祭義見目

蕭光見閒日伏紙解 周禮爾雅有方音 春秋經衛俘

衛寶荅問 四至本古法 南宋余仁仲萊本公羊傳注

考畧 孝經鄭注有本 與朋友共敝之 常棣之華通

上節適道為一章說不始於何晏 端章甫解 論語稱

傳不止在漢世

彊識編第一

寶應朱士端學

賁古音考

按賁字廣韵併收于微文竟置四韵而音最古者莫如說文賁

飾也從貝弁聲弁賁古音同列支部周易賁飾正以音近為訓

故陸德明釋文彼偽反徐廣甫寄反為正音若李軌府汾反傳

氏賁古斑字王肅符文反皆經典段藉其例有音同音近聲轉

爾雅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古能從己聲與賁從弁聲同列支部

据此能與賁爾雅自為韵也又賁有肥音如周勃為襄賁令趙

將賁赫古音微韵亦列支部穀梁傳覆酒于地而賁賁為沸

古沸有寤音此以音同相段也又書黑賁賁為墳禮記賁賁

彊識編

卷一

之音作而民剛毅賁賁為憤又賁軍之將賁賁為憤檀弓敗莒

師于蚡泉音分穀梁作賁泉公羊作潰賁賁為潰濟志潰泉即

湓泉又音奔周禮虎賁氏旅賁氏孟子夫子過孟賁遠矣又音

焚詩賁鼓維鏞古音文竟兩聲之字同列真部又音潘山海經

桂林賁隅今廣東番禺讀潘古音桓寒剛山亦同列真部据此

古支部字或有轉入真以聲轉相段也又淮南子賁海即渤海

賁星亦作字星古音凡從字之字與弗同論語色勃如也說文

市部引作色字如也色部引作色艷如也古弗有費音書費誓

一作柴誓是從字之字與賁亦音相近此以音近相段也春秋

傳昭十七年荀吳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後世因以賁有陸

音不知賁與陸古音絕不相近陸字古本作蓋以蓋字爛本脫簡形近而譌以致韓文注陸渾山云作賁渾集韵引山海經賁渾山即陸渾皆蓋渾之譌又汗簡引開元文字列古文陸字亦作蓋與賁正形相近也古書譌誤或以形近或以聲近

周易向秀注

史記屈原列傳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裴駘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士端按向氏易注李氏集解張氏易義別錄皆未列唯余氏古經解鈎沈引之而字仍作澌蓋澌與泄古通用焦氏雕菴樓易學曰澌同泄即漏也

虞翻說易本許說

說文引易天地壹壹虞氏易亦作壹壹百穀草木麗乎地虞氏易亦作地許君於易王孟氏然則虞翻亦主孟氏已

論衡引古尚書說

按論衡正說篇云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曰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據此則王充所見安國真古文堯典合舜典本為一篇並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橫亘于中此條可補馮氏解春集江氏尚書△注音疑諸家所未引

彊識編

卷一

歐陽尚書軼文

按東觀漢記丁鴻傳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量鴻習歐陽尚書所引必歐陽尚書文也又曰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宏業此亦用堯典以孝蒸蒸之文

附 禴祭

按說文禴以事類祭天神許君書宗孔氏蓋古文作禴禮記正義引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此今文家說經與段作類惟釋文作禴音類

彊識編

卷一

附 鬯

按尚書大傳再賜以鬯鬯說文鬯黑黍也一稬二米以釀也從鬯矩聲此許君兼用今文之證周吳彝獸皆師筮散獸皆作鬯此又似伏生所本神覽五十八引尚書大傳夏傳云非水無許君用今文尚書此亦一徵也又尚書大傳云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按詩正義引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引王制風下多俗字與大傳同

鄭志說述二字以聲轉為訓

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士竝核古術遂通禮學記術有序疏術遂也毛詩蟋蟀歲聿其暮傳聿遂疏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文王聿修厥德傳聿述箋王既述修祖德漢書宣元六王傳引詩曰述修厥德是皆轉相通也蟋蟀篇訓聿為遂從雙聲訓也文王篇訓聿為述從疊韻訓也鄭曰或言說或曰述以聲轉為訓也

彙編

卷一 六

述詩邂逅答問

陳樸生問詩蔓草邂逅相遇毛傳訓邂逅不期而會詩綢繆見此邂逅傳訓邂逅解說之貌釋文引韓詩經觀不固之貌並為傳作音云解音蟹說音悅是何義也士端枚邂逅二字許書無之見新附意本字只當作解邁是部邁遇也鈕氏說文新附考云詩綢繆見此邂逅釋文本亦作解觀淮南俶真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愚謂毛傳訓解說二字古有是語詩蟋蟀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疏閱者悅懌之意又詩俾我祇也箋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据此則解閱即解

彙編

卷十 七

說之轉語長言之為解閱短言之為閱也綢繆傳解說當即悅懌之意猶云見此而說懌也詩說懌女美正義謂喜樂其成女德之美是其證韓詩云不固者即古所云不攻緻也詩鴉羽傳云監不攻緻也疏四牡箋云監不堅固毛韓異解當由師授不同古觀邁竝通古者男女會合通謂之邁易邁遇也柔遇剛也詩草蟲亦既觀止鄭箋云既觀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觀精萬物化生疏言既觀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禮也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觀遇故引易以明之彼注云觀合也据此解觀謂昏禮成也又詩柏舟釋文觀本或作邁綢繆釋文邂逅本又作解觀易邁卦鄭氏虞氏易皆作邁今本易作姤爾雅釋

避逢遇也邢疏引召南草蟲云亦既避止鄭風野有蔓草云
 邂逅相見按邢疏作見是也蓋詩舊本作見按者緣爾雅避遇
 而改許書解訓判避訓遇二字非一義相連蓋古有解避之語
 短言之曰避長言之曰解避是解字亦借音為之足辭以成句
 耳古解避本有兩解不期而會謂之解避男女會合亦謂之避
 禮檀弓君子大夫將葬疏君來弔或晚有解避於是弔焉是道
 路相遇為解避也如草蟲綱繆二章訓男女會合成昏禮亦通
 謂之避爾雅統以遇也釋之數義以一辭為訓爾雅正多此例
 又與構通鄭氏易作觀精虞氏易作構構亦觀之段藉戴侗六
 書故云古借用解后愚謂二字本繫雙聲周春杜詩雙聲疊韻
 彊識編

彊識編

卷十

譜引杜甫送鄭虔詩蒼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白居易
 易詩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皆以雙聲對疊韻又轉語為辭
 若爾雅釋草薜荔莢光注或曰薜也關西謂之薜荔邵氏正義
 引說文云薜荔也楚謂之芟秦曰薜荔又轉語則為薜荔廣雅
 云薜荔薜荔也又轉語則為薜荔爾雅釋草薜荔舍人曰薜
 一名薜荔蓋亦長言之曰薜荔短言之曰薜正與長言之曰解
 避短言之曰避同一義例薜荔薜荔皆雙聲爾雅草木鳥獸蟲
 魚多日雙聲疊韻為訓

按毛傳鯨大魚之譌

按阮相國按本毛詩疏於其魚魴鯨毛傳鯨大魚下引段氏上
 哉云說文鯨魚也蓋出于毛詩魴鯨鯨皆魚名耳本無大字或
 加以較鄭鯨已見周南故單釋鯨士端謹即是說而引申之按
 正義申箋引爾雅鯨魚子鯨鯨字異蓋古字通用是正義亦不
 以鯨為大魚也正義申傳引孔叢子云鯨魚大盈車並引王肅
 云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故笱之不能制大魚也據此則毛
 傳大字其為王肅所加以難鄭無疑孔叢子亦係晉人偽托正義
 不察姑引以申傳耳

彊識編

卷一

釋齊子豈弟

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弟古文尙書以弟為闔
闔明也按弟字古音與夷同夷闔聲近故古文通用方言闔苦
開也楚謂之闔注亦開字也又暄臨照也暄美也注暄暄美德
也暄暄明也當即釋此詩之義方言暄暄與鄭箋闔闔古或同
聲通用毛傳訓豈弟為樂易與方言訓美義同蓋暄訓臨照又
訓美德方言以一詞釋兩義爾雅廣雅正多此例鄭箋訓豈弟
為發夕詩正義云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闔易稱開
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
明而行據此則與方言闔開暄照暄明之義竝同其以闔闔為

彊識編

卷一

暄暄者三家說詩師讀不一文異而音同也毛鄭訓詁各殊以
方言證之當以鄭說為允發夕豈弟義本相承方言云闔開暄
照者乃此詩之豈弟侵明而行義取臨照其云暄美者通釋他
章之豈弟毛公益即他章之豈弟以釋此詩耳爾雅愷康就般
樂也平均夷弟易也是釋他詩之豈弟釋言篇又特標愷悌發
也即釋此詩之豈弟與他章豈弟不同故分別解之鄭氏箋詩
云豈弟猶言發夕義本此郭氏注爾雅亦云發發行也詩曰齊
子愷悌與方言同一義例其引詩又作愷悌者郭注爾雅多引
韓魯詩說故也近馮氏解春集亦主鄭說更即其義而引申之
毛詩多段裕寧鄭君每破其段裕讀之故取爾雅
方言以易傳蓋文主毛公而義主韓魯是其例也

詩宛邱正義引易鼓缶而歌

坎其擊缶正義引易離卦九三云鼓缶而歌士端按周易鼓缶
上有不字孔氏蓋以不字為發聲故不引知者以爾雅釋邱云
夷上洒下不滑郭云不發聲也又傳云宋寺人惠牆伊戾疏引
惠短言之讀伊長言之周禮注以函夷為發聲疏云鄭意雖是
發聲夷為長故開口引聲而言之函為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
是其例也

彊識編

卷一

王肅詩注用韓詩

草率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士端董核毛傳訓愠為安康成申毛亦訓為安本繫馬融師說如此韓詩云以愠我心愠恚也疏引孫毓王肅皆訓慰為怨其意似主韓詩王氏此條不獨難鄭而兼難毛矣然義出韓詩究非繫于無據又按皇矣正義云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

彊識編

卷一

文王是異讀之驗士端謂王肅亦用韓詩觀皇矣正義並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正義與皇矣正義同詩考引周禮疏王肅論云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本韓詩傳是亦一證也

申漸漸鄭箋崔嵬二字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萃釋山云萃者陞義郭璞曰謂山峯頭嶺嶺者箋云萃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士端按崔嵬疊韻崔嵬即陞屨之轉古人每以疊韻相轉亦以疊韻相段稽十月之交正義云意或作差義差義亦疊韻之轉蓋長言之則曰陞屨崔嵬差義短言之則曰卒也又爾雅釋山云未及上翠微翠微亦與崔嵬疊韻相似釋文崔嵬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峴峴與嵬以同音通段說文陞屨山顛也据此則陞屨訓顛為本字崔嵬差義皆段稽字

彊識編

卷一

鄭氏箋詩蓋用段稽字以爾雅云崔嵬為石戴士訓山顛者陞屨也故知鄭箋用段稽字毛詩多段稽鄭君或以段稽釋經正義引爾雅陞屨亦以破字解之毛傳訓卒為竟毛無破字也又楊雄甘泉賦於是大夏雲霧波詭摧嵬而成觀又云崦嶠隗虜其相嬰師古曰崦嶠猶崔嵬也据此則摧嵬崦嶠皆崔嵬之異文以同音通用又阮氏山左金石志釋秦右軍戈加隗二文謂隗讀都狠切隗隗高也据此則古文或作隗隗又詩無酒酌我箋爾雅也士端按說文酌一宿酒也一日買酒也說文凡標一曰皆段稽例也毛傳訓一宿酒就本義釋也鄭箋訓買就段稽釋也是鄭氏箋詩亦用段稽為訓

緝熙通釋

按緝有二義說文緝績也績亦有數義爾雅烈績業也績勳功也績又訓成功績質登成也又訓繼左氏昭二年傳子盍亦遠績禹功杜注訓績為纂又詩不績其麻又訓明詩周頌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文王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周頌於緝熙傳緝熙廣廣當為光周語引詩緝熙宜厥心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韋昭注鄭後司農云光當為廣士端謂古光廣同爾雅緝熙烈顯昭晡類光也凡爾雅釋詁之例有一字兩義者或合詞以釋之如此文緝烈顯昭晡類訓光明之光熙訓廣大之廣故統以光也釋之禮記大學引詩於緝

彙編

卷十 十四

熙敬止亦謂緝明熙廣也集註訓熙為光明熙訓光不訓明蓋未知古人光廣同用之例熙又訓喜爾雅熙興也邵氏正義引釋言曰興起也鄭注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作厥功皆興士端按虞書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熙與喜起為韻喜起熙三字亦轉相詁訓

鄭箋御馭通用

愚齊以御子家邦傳御迎也箋御治也書曰越乃御事釋文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正義曰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東征詰于治事之臣也御安為治也士端按正義不以毛王訓迎迓為然鄭箋訓治以御馭古同聲通用並非鄭氏箋詩改字也考王肅難鄭之法約言兩端一則藉申毛傳以與鄭違一則或用韓詩說以故與鄭異毛詩多段藉毛乘破字鄭每破段藉字讀之以易傳鄭箋詩大旨宗毛時以毛傳未安閱用三家詩以易傳義然有時鄭亦不

彙編

卷十一 十五

言不能制故於首章毛傳鯨魚也加大字以難鄭車牽章以慰我心毛鄭皆訓慰為安王肅用韓詩作以溫我心以違毛鄭凡此皆鄭所不取而王肅獨取之以故與鄭違是王肅所取以難鄭者大抵用韓詩之說居多如穀旦于差箋差擇也釋文云王音嗟韓詩作嗟是其徵也

內異于中國

阮曰說文異從三日不從三四士端按俗本皆從三四誤也從三日考從三橫目如器爲古文醜字從橫目之證眾經音義引詩作曷乃俗書從三豎目而省其大聲殊乖六書之例六書故云異眾目忿眠之狀大聲亦作曷愚謂六書故云大聲是也戴書婁引說文唐本或戴氏所見唐本有大聲二字徐本刪去聲字甚多異從大聲古音同列支部說文偏旁之例大介分列二部介即大之籀文許書古籀分合有目古籀附篆文後者有目古籀別分部次者從大者列大部從介者列介部各有意義可尋彙列介部許君從籀文分也後世字書分合多亂其例玉篇

彊識編

卷十一

廣韻凡從介之字合併大部而介爲大之籀文晦矣六書故不獨大介二部合併爲一強分異文別立品部其意以爲異從大聲不立列大部不知許書之例目部首之聲爲聲者多矣許書五百四十部主形不主聲故部中之字每即目部首之字爲聲別分品部則戴氏之繆也經典作異說文作彙作異者省文作彙者彙文亦取彙聲彙聲仍歸一字故彙字亦從介聲說文正多此例

好是家畜

箋云但好任是居家吝畜於聚斂作方之人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畜音色王申毛謂收稼也鄭云吝穡也得鄭家畜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阮曰依釋文正義毛鄭詩本作家畜王申毛乃爲稼畜正義毋取王爲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石經以下從之士端按鄭於下文稼穡卒痒始釋爲耕種曰稼收斂曰穡於好是稼穡不言耕種云者則毛鄭皆作好是家畜可知王肅改家畜爲稼穡名爲申毛實則難鄭當依鄭說十行本作家畜是十行本不從王本也

彊識編

卷十一

王肅申毛同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公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正義申傳譜云諸侯子恩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士端按王肅申毛有時從鄭但好與鄭難者多耳

贅屬古通用

具贅卒荒傳贅屬正義申傳云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
贅其耆老是贅為屬士端枝書傳與孟子異文聲轉字殊古本
通用盧氏文昭尚書大傳考異云太王實甫贅其耆老而問之
曰此下別本有鄭注云贅為屬士端謂別本引鄭注是也詩箋
亦云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是鄭氏箋詩與注書
傳同

增伏傳堯作薄

尚書大傳湯誓蓋歸于薄注薄湯之都也士端枝墨子非攻篇
下湯奉桀以克有屬諸侯于薄畢氏按本云作薄是也呂氏春

疆識編

卷一 四十八

秋湯嘗約於鄣薄矣

鄭箋韓侯屬雍州

按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瓊琳琅玕正義申箋禹貢黑水西
河之下云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然則箋本云
雍州貢瓊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
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
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
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得
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士端枝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
水焉皆不經三危入南海鄭氏箋引書曰黑水西河者大旨謂
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

疆識編

卷一 四十九

言也蓋舉一端曰西河云爾與并州絕無牽涉鄭治真古文尚
書其言不誤正義泥經北國之文因添設并州云云也下章云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
釋文引王肅孫毓以燕為燕國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水經注王
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涿郡乃燕地也按王說非是通典
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且首章言梁山括地志云梁山在同州韓
城縣東南一十九里鄭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
之國也後為晉所滅爾雅亦云梁山晉望是韓城縣不屬燕詩
正義泥經北國云云其說蓋沿誤于王肅而又譌為并州

康成易毛傳或用魯詩

臧氏庸曰康成雖從張恭祖習韓詩而注三禮及箋毛詩用魯詩為多漢志所謂魯取為近之是也士端以盧令章證之其人美且鬢傳鬢好貌箋云鬢讀當為權權男壯也阮氏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古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拳勇字同今字書伏此字僅存于張參之書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讀士端按此鄭箋易傳讀鬢為權當本魯詩以凡從卷之字訓好皆韓詩例也說文鬢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鬢是說文作鬢本韓毛兩家何以知其然也齊風揖我謂我儗

彊識編

卷一 廿

兮韓詩作卷云好兒是韓詩例凡從卷之字皆訓為好故知韓與毛同作鬢鄭讀作權者意以魯說為優故不從韓與毛也據此知鄭氏箋詩易傳以及讀當為之例皆本三家舊說如可以藥飢古之人無擇本韓詩豔妻煽方處阮祖其為二國名素衣朱纁為朱紵本魯詩俗儒輒以為康成好改字不亦謬乎

毛鄭皆依爾雅

下武繩其祖武傳繩戒箋戒慎其祖考所踐履之迹士端按傳箋皆依爾雅為訓讀詩記引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以音義俱近故段藉通用也

鄭箋依爾雅

小明日月方除傳除陳生新也箋四月為除釋文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士端按鄭引爾雅與李巡孫炎說同除蓋余之段藉毛詩多

彊識編

卷一 廿一

段藉故鄭讀破之此鄭勝毛處

毛詩用段藉

瓜瓞嗒嗒按說文口部嗒大笑也從口奉聲讀若詩曰瓜瓞嗒嗒又王邵珥讀若詩曰瓜瓞嗒嗒說文訓嗒為舛盛廣雅嗒嗒茂也張揖多用韓詩毛詩作嗒蓋以音同段藉傳訓多實亦望文為訓口玉篇訓嗒為多實破嗒之段藉字而不依說文為訓夫之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嗒作奉徑改毛詩段藉之文亦未允

毛詩用段藉為韻

詩左旋右抽說文作左旋右指毛詩則指抽以韻軸指木字抽

段稽字又或箴或蹂說文作或箴或首同列蕭部亦其例也

鄭氏箋詩破字

二矛重喬釋文引韓詩作鷓毛詩作鷓蓋以聲同段稽毛無破字故訓為累荷重高鄭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顛所以縣毛羽正義謂縣毛羽以顛識之士端按說文鷓毛鳴長尾雉也乘輿以為防鉉著馬頭上說文蓋本韓詩鄭君用韓詩破喬之段稽以易傳義如此類是已

正義不盡依傳箋

實種實衰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其苗實雜種而肥大士端按孔氏以種為雜種肥大此正義中獨創一解者謂孔氏必曲徇傳箋亦不盡然也又左氏傳若不闕素將焉取滅秦以將利晉蓋大疆土是孔氏訓闕為滅亦正以古音為訓

依正義補箋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箋云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按山井鼎云神靈用之故用下有是字士端謂正義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據此用字下亦當有是字

彊識編

卷一 廿三

正義有脫文

或耘或耔黍稷薿藎苽以上稍耨穰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淡士端按周府元龜邦計部田制門引漢志作或芸或芋黍稷薿藎與毛異蓋據韓魯詩又引孔疏苗生藎以上稍耨穰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葉上多一生字又引疏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穰盡而根淡今正義本脫去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九字又比盛暑誤作比成蓋成字乃盛字爛簡壞字而關轉寫又脫去暑字皆可補正義本之闕

依箋改經

對越在天駿奔禋在廟士端按周頌譜正義引清廟經曰肅雝

類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是孔氏所見毛詩舊本無走字蓋校者以箋云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又禮記大傳云駿奔走依箋改經或亦然也

正義引說文誤

葛履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織織士端按說文織從糸戠聲細也摻從手戠聲好手貌兩部義絕不同蓋摻訓手為正字經文作摻傳文作織皆段藉字正義申傳引說文織好手是正義直以織細之織為女手而不審說文本字作摻唐人誤引說文類如此今正義本釋文引說文又誤作織依山井鼎泉虛抱經本改

彊識編

卷一

廿四

新序述韓詩

按新序雜事篇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
所節士篇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韓
詩外傳卷二引詩曰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說苑君道篇引詩曰岐有
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卷三引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
保之据此則經義述聞謂劉向述韓詩信矣

白虎通述魯詩

嫁娶篇引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士端
按此所引為魯詩觀姓名篇特標明韓詩內傳云云則此外皆
魯詩可知毛詩作不思舊姻因聲同惟念也臧氏經義雜記
引白虎通魯詩甚多而獨遺此篇為補其說

蔡邕述魯詩

冊府元龜總錄部自述門漢蔡邕云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注詩
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椽此作穀者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
也士端按熹平石經用魯詩是邕所習為魯詩釋文云方穀本
或作方有穀者非据此魯詩無有字是也又宮臣部漢王吉昭
帝時上疏諫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愬兮
汪懋古恒字按呂氏讀詩記曰前漢王吉治韓詩

賈誼新書引詩

彊識編

卷一

廿五

禮容語下引詩曰夙夜基命宥謚謚者甯也億也盧氏抱經堂
按定本云謚者潭本作宥謚士端按毛詩作密謚從監聲密從
宥聲宥監聲同謚訓甯為雙聲訓億為疊韻古人訓詁多取疊
韻雙聲新書所據其時三家之詩未立蓋亦秦時老師大儒所
授也

祭義見以蕭光見閒以俠緘解

按注當為見及見閒皆當為閒字之誤作覲者以經文爛簡按
者合兩字為一上句見字即閒字聲近之誤下句見閒字本
不誤其誤多一見字者乃涉上句見字而衍經文當云閒以蕭
光閒以俠緘說文閒隙也玉篇迭也廣韻閒廁也三倉廁雜也
故鄭氏注云閒以俠緘謂雜之說文無覲字孟子成覲說文作
成覲云覲很視也玉篇始列覲字訓視也士昏禮注孟子曰將
覲良人之所之疏孟子注云覲視也今本孟子作覲檢字書無
以覲訓雜者必是經文本作閒按者誤以見閒合為一字並將
鄭氏注而亦改從為覲以遷就經文卒沿誤而莫之正也

禮義篇

卷一 十一

周禮爾雅有古音

爾雅釋魚云龜俯者靈仰者謝禮卜人定龜鄭注謂靈射之屬正義引龜人云地龜曰釋屬是古釋與射同聲謝與射亦同聲也爾雅釋魚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郭注不為發聲周禮龜人西龜曰雷屬北龜曰若屬鄭注左倪雷右倪若孔穎達卜人定龜正義亦引作左倪雷右倪若周禮龜人正義則又云爾雅左倪不類不類即雷也爾雅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士端按此即方音所謂語有疾徐輕重長短之不同耳周禮作雷爾雅作不類古雷與類亦取聲同故鄭孔讀竝從之

春秋經衛俘衛寶荅問

容有問春秋經莊公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左氏傳與公穀經俱作衛寶杜預以為經誤因解寶為珍寶疏云說文保從人某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空從何說士端荅曰杜注誤疏以古文證之甚是然云誤作俘亦未達古人通假之例古俘與包通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竝作包來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說文匏下引詩雉離于匏或從孚又衰下云裏也從衣包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袍非是抱與孚同薄保切又杼下云杼或從包臣鉉等曰今作薄報切以為裏裏字非是又匏古文作餽象古文

彊識編

卷上 廿九

字從示示古文保又從衣保省保古文保古韻蕭宵肴豪本與皓同列蕭部一證也古孚字當收入尤韻說文孚從竹孚聲讀若春秋魯公子彊羣書治要引書所寶惟賢皆作瑤蓋瑤本從缶得聲說文寶從山從王從貝缶聲古文恩省貝古韻尤有凡從學從缶之字歸蕭部是孚缶聲本相近古人聲相近之字每段藉通用二證也又凡字形從缶者亦多從孚說文蠶下云此蠶也從虫囊聲縛牟切或從虫從孚作蟬考說文蠶字本從巢省缶省聲三證也又缶亦有缶聲說文匏下云從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匏史篇讀與缶同徒刀切据此知匏瑤聲相近四證也又包亦有缶聲說文詢從言缶聲或從包作匏五證也又

書陳寶赤刀說文作陳佩從一示聲示古文係周書曰陳宗赤
刀博袞切六證也古鍾鼎文或作永係或作永寶比干銅盤銘
於焉是寶寶即係惠氏九經古義云易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
本作大係係古寶字七證也大般涅槃經卷十四音義云古文
官書炮杼二字同體扶鳩反八證也然則俘包係寶古並通用
無疑杜氏不知通轉而誤注疏說亦未明析毛氏春秋簡書刊
誤駁正義而別以俘取寶王為訓則更謬矣

卷一 卅

四至本古法

春秋左氏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爾雅釋地云東至于泰遠西至于汎國南至于
濮鈇北至于祝栗宋葉隆禮契丹國志云四至鄰國地理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以鴨綠江東八里貫土嶺為界又次東南至熟
女真更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又東北至屋惹國等
正東北至鐵離國次東北至赫鞠國正北至蒙古國又次北至
于厥國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則謂之
八到如關內道京兆府東至東都八百三十五里東南至商州
二百六十五里西南至洋州六百三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

疆識編

卷上

卅一

里南取庫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正西微北至鳳翔三百一
十里西北至邠州三百里東北至坊州三百五十里正東微北
至同州二百五十里此即周禮職方東南正南正東東北之遺
也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許君訓暨為日頗
見鄭注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亦曰頗見之處不
言至也据此則夏時已立四至法按說文泉眾詞與也引書泉
皆錄暨訓日頗見即顯指禹
貢朔南暨之文史記夏本紀蟻珠泉魚作泉朔南暨作暨許鄭
此主其蓋古文家說如此漢書於泉魚句作泉而於朔南暨
暨字乃是段楷作泉師古注訓泉為及意日朔南泉訓與為不
辭乃遷就訓及因有北方南方皆及暨教盡于四海云云師古
不疏泉之段楷故曰兩句併作一句解遷史則暨字斷句下文
皆承上言之許書日頗見為的解說詳拙著說文校定本

南宋余仁仲葉本公羊傳注考畧

孟慈得宋本公羊傳注柔于都中士端謹者其畧云按莊公二十有七年傳直來曰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戚氏拜經日記云何劭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成公元年無冰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傳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煥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今注疏本誤作周正月夏十一月當寒而溫例賞也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傳文無冰本是一月注云正月誤也當寒而溫倒賞也若例賞則文義不屬例字蓋涉倒字形近而譌何氏注尚引

彊識編

卷一

書舒煥孔書作豫古音魚虞模侯同部故相通段尚書大傳云厥咎茶厥罰恆煥古茶舒音竝同王氏漢魏遺書鈔所錄京房易傳失引此注又傳公三十二年傳實霜不殺草注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斂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案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士端按何氏說易本京房

孝經鄭注有本

白虎通鄉射篇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是即為鄭注所本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注云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是也金谿王氏漢魏遺書鈔引孝經鄭注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天子事三老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弟也天子兄弟五更皆鄭注之可考者唐注謂諸父諸兄失古訓矣

彊識編

卷一

與朋友共做之

按白虎通綱紀篇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按做之連上共字讀為句眾經音義引論語亦作共做之据此則共做二字連文為句也詩無衣正義引王肅云與子為朋友同共做之亦共做連文為句之證論語邢疏云與朋友共乘服而破做之亦以其字連下做之為句

論語常棣之華通上節適道為一章說不始於何晏

按論語何晏集解及皇侃義疏以常棣之華通上節為一章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以為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常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据此則常棣與適道通為一章西漢經師已持此說並不始於何晏矣

論語端章甫解

核儀禮特牲饋食禮疏云散文朝服亦名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元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服稱端六冕亦有端稱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鼓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又穀梁傳僖公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疏引論語云羔裘元冠不以弔鄭元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又引論語云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云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據此論語端章甫為諸侯日視朝之服與宗廟會同為三事鄭氏論語舊注如此何晏集解引鄭注同刑疏言願學焉宗

彊識編

卷十 卅六

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元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為其小相君之禮焉梁皇侃義疏引鄭注而自為別解言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已元端服章甫之冠也且云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士端按皇說非是論語刑疏云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元色故曰元端王制云周人元衣而卷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此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

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據此元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散言之則元端朝服通也穀梁疏引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在朝君臣同服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其色元而制正幅故謂之元端桓公會諸侯因使諸侯朝已故服朝服也是其證梁氏禮經釋例云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端即元端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但願服士之服為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士端謂凌氏以元端為相者之服蓋未考鄭注故也何晏集解失引鄭注亦多如初學記和顏悅色為難也倉餘曰誤此係集解失引又詩凱風正義引論語鄭注一書海抱殘守缺云

彊識編

卷十 卅七

受業外孫徐清澂字子瀉號葵莊校字

論語稱傳不止在漢世

邢叔明論語疏謂漢世通稱論語為傳按趙璘因話錄徵部引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猶有此稱又冊府元龜總錄部薦舉門引傳曰儒有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是禮記亦稱傳也

續藏編

卷一

彊識編目錄

寶應宋士瑞學

第二

爾雅權輿始也 逢遘即牽悟之段藉 馭息也 鞠釋也 訖念也 藹藹萋萋 佻佻弊弊愈趨急也 其葉荷 釋草蔣靡慶冬 蘆莖無姑其實夷 樸枹者 倨牙騶虞古段藉通用 爾雅舊注 鄭樵爾雅注誤 爾雅邢疏有脫文 文選注引爾雅勝今本 方言補義

彊識編

目錄

卷二十一



彊識編第二

爾雅權輿始也

寶應朱士端學

郭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邵氏正義云今本作不承權輿疑有闕字以文義求之當以郭氏所引為舊書也士端按讀不承短言之為不讀不承長言之即胡不日胡不二字皆發聲不字廣韻列十八尤讀甫鳩反古音魚虞模侯同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凡從不之字如坏括等于尤侯平聲之陽切韻指南尤侯同為流攝江氏周禮疑義舉要引惠士奇云論語邢疏小雅蓼蕭孔疏引周禮前疾皆作前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據此胡不二字亦方音之轉讀者各有疾徐輕重長短之不同詩胡不遐

彊識編

卷二

不二字每多連詞遐字又為胡聲之轉郭注爾雅妻引三家詩如釋親注引詩韋續于京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韋辭也此引胡不承權輿蓋魯詩漢石經魯詩殘碑何不日鼓瑟作胡不日鼓瑟滅氏拜經日記云魯詩多作胡鄭樵注爾雅亦引舊注作胡不承權輿

逢選也即筆悟之段楷

筆類篇引說文筆也爾雅曰粵筆擊曳也按筆字古與逢通爾雅釋詁選逢遇選也選又與悟通類篇引說文筆悟也當是爾雅本文郭注云轉復相為觸選選又與選通釋言篇云選寤也釋文選音悟故知選即悟之音同段楷也類篇祇知爾雅訓筆為擊而未考說文訓筆為悟即爾雅選逢遇選之本文

彊識編

卷二

歛息也

按歛釋文云字林以為喟孫本又作噴士端謂作喟是也噴即
喟字之或體作歛者俗體字也說文蔽從艸歛聲臣鉉等曰說
文無歛字當是歛字之省而聲不相近未詳據此則說文蔽字
本當作苜與貴字連文易拔茅茹以其彙虞注彙古文作苜蓋
苜即貴之本字又為彙之段稽說文喟亦與噴字連文云喟大
息也喟或作噴是其證又耳部噴字與聾連文云聾或從歛臣
鉉等曰當從蔽省義見蔽字注鼎臣不知蔽即貴字故說解未
晰又艸即古文貴字與歛左旁形亦相近說文之蔽當作苜猶
爾雅之歛當作喟也釋文引字林以為喟則喟為本字歛為俗
彊識編

卷二 三

體可知龍龜手鑑耳部亦云聾即聾之俗體古凡從貴之字亦
多從胃則聾為聾之俗體歛亦為喟之俗體也惟廣韻始有歛
太息也之文而按者因據以誤改爾雅正文耳

鞠釋也

釋言云鞠釋也按鞠與鞠通又與詢通釋言又云鞠究窮也邵
氏爾雅正義云又通作鞠盤庚爾雅惟自鞠自若士端謂毛詩管
音恐音鞠釋文鞠本亦作詢居六反窮也毛傳鞠窮也本爾雅
文蜀石經毛詩作管音恐鞠注疏本作鞠鞠與鞠通是孟蜀如
張紹文等尚知有六書段稽者蜀本恐下無音字蓋從鄭義釋
言鞠釋也鞠字本與育通鄭箋云管音育釋也是破鞠之段稽
釋之下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既有財業矣
又既長老矣孔氏正義訓管音云云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為釋
釋言為長以經有二音故辨之云管音者育釋也以下云既生

彊識編

卷二 四

謂財業正義又訓生謂財業云云以上云管年釋恐窮以生對
窮故為財業是正義亦祇訓管音二字絕無訓育鞠二字之文
至音鞠之育疑衍蜀石經引鄭箋云管幼釋之時恐至老窮隱
語取明晰今注疏本乃云恐至長老窮隱誤多一長字亦轉窮
者涉毛傳長字而誤加不知毛傳訓育長也是統釋下文音字
亦用爾雅文後人誤綴於管音句下致生詰鞠爾雅釋詩詞居
多故傳箋率本爾雅為訓鄭箋訓管音為釋本釋言鞠釋也之
文乃破鞠之段稽字訓既音為長本釋言長也之文乃用音
之本字鄭釋上下兩音字瞭如指掌據此則為蜀作管音恐鞠
亦未嘗無訂正也

吳任臣十國春秋母昭奇性好藏書結語古
文精經術嘗校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昭等

言之刻石于成都學官毛
詩為秘書郎張紹文寫 玩鄭箋特標出管育二字云釋也又
別於既生既育下育字訓長是鄭氏於恐下本無育鞠育字釋
詞可知鞠又與鬻通周頌思文云帝命率育育通作鬻幽風鬻
子之閔斯毛傳鬻穉也詩疏引郭氏音義云鞠一作蔬是鞠又
與毓通又通作粥幽風鬻子之閔斯或省作粥夏小正云粥者
善也周禮秋官修閭氏與其國粥鄭注粥善也又爾雅釋詁云
鞠養也方言云鞠養也釋言云穀鞠生也皆鞠與育通段為訓
也鞠又通鵠毛詩釋文結鞠爾雅作鵠鞠又通麴聶氏三禮圖
云鞠衣后告桑之服色如鞠塵鞠塵不為麴者古字通用也鞠
又通菊說文訓菊為蓬麥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逸周書時訓

彊識編

卷二 五

解作菊鞠又與鞠通爾雅釋草鞠治牆郭注今之秋華菊邵
氏正義云說文云鞠日精也以秋華又云鞠治牆許君分日精
治牆為二郭以為秋華菊則日精即治牆土端謂說文鞠與鞠
訓解絕不同郭云日精即治牆非是攷本草名節華節菊聲之
轉經典作菊作鞠皆菊之段稽說文解特造字毛詩爾雅多段
稽文說文訓鞠為踴鞠育訓養子使作善引虞書曰教育子是
訓鞠訓養育為本字鞠為段稽字爾雅以鞠訓鞠是段稽字說
文引虞書教育子史記作教鞠于是其證若爾雅訓育為長是
本字今舜典正義本作教育子釋文引馬融云育長也故育又
訓長蔬為育之或體毛詩注疏本作育鞠鞠為本字孟蜀作鞠

用稽字其作鞠作粥則為鞠之稽字生音稽音成字而展轉相
通也又釋詁云育孟者艾正伯長也育訓長養之長孟者艾訓
長老之長正伯訓官長之長敷義每合詞以釋之爾雅正多此
例亦有分詞以釋者如鞠釋也鞠生也育長也育養也或用本
字或用稽字大抵就各經文釋之故曰爾雅本釋經之文用段
稽為多明乎段稽之怕毋破字釋之如鄭箋毛詩云育稗也正
破其段稽鞠字用育之本字釋之是其例也

諗念也

按念字古音讀若壬說文念從心今聲與諗正諧蓋爾雅轉相訓之例或取意相近為訓或取聲相同聲相近為訓或取經典段藉字為訓律律目一詞括數義一義包羣聲探之古音參目方言而悉合也諗念同聲古音列侵部

藹藹萋萋

按藹藹當作萃萃詩萃萃萋萋言梧桐生囉囉喈喈言鳳凰鳴爾雅於此句上下皆釋詩義郭注亦以梧桐鳳凰分解又上下已有藹藹濟濟此處不應藹藹疊出江氏古韵標準以詩萃字讀薄公反與下句離離為韵李氏羣經識小謂詩萃離萋喈乃是半句為韵士端按爾雅釋詩詞不應改詩有韵之文以萃萃作藹藹乃是爾雅承上文藹藹濟濟之誤廣雅釋言篇亦以萋萋萃萃連文下別為藹藹二字立解亦可作是經確證也說文艸部亦引作萃萃萋萋不云藹藹

佻佻野野愈退急也

枚爾雅此文上下多用職韻急在緝韻蓋古音容相出入江氏謂詩六月我是用急與飭服國韻疑是棘字或亟字士端按經傳凡急棘二字古音通段者甚多漢桓寬鹽鐵論絲役第四十九引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戒字亦與飭服國為韻顧氏古音表分一屋之半凡從服之字與怪職二韻同列支部顧氏詩本音云戒字古音讀紀力反據此知作急者正與戒字讀紀力反為音同也陳氏毛詩古音考云戒音急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今作急是其證又凡從急從棘從革從戒之字古音每互相通轉爾雅釋言械徧急也又屆極也詩檜風棘人檠檠兮讀詩記

彊識編

卷二 九

引崔靈恩集注作械人任氏小學鈎沈錄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倉頡篇云革戒也大雅匪棘其欲箋棘急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引作匪革其猷注革急也正義曰革急釋言文釋文匪革紀力反注同急也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釋文革紀力反徐又音極急也是革戒急棘古音皆以聲同相段禮疏引釋言為革急毛詩疏引釋言為棘急今爾雅本作械急也棘革械皆訓急竝以聲同為訓孔氏正義引釋言棘革互異者蓋鄭氏先通韓詩故注禮與箋詩不同疑韓詩作革毛詩作棘爾雅作械注家各就經文釋之正以械與急棘古音皆同不必如江氏古韻標準改詩作棘也顧氏云急字非韻亦未細審爾雅緝職二韻通

轉之文與戒急棘古音通段之例戴氏聲類表並文集皆云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是戴氏亦未知古音戒急棘通段之例盧氏毛詩音義考證云毛詩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作狽以彼例此則鹽鐵論所引我是用戒當亦為韓詩即例之棘人崔注作械人作械者並韓詩也

彊識編

卷二 九

其葉荷

初學記卷之二十七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荷按今爾雅作其葉蓮邵氏正義云釋文云眾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就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說文亦無蓮字以荷為芙蕖葉唯詩疏引爾雅有其葉蓮三字士端謂當從說文以荷為芙蕖葉是也初學記所引是唐時爾雅本正如此讀法士端又按何假語之轉假與退通退又與何通文作其葉蓮者蓋因誤與何通即因荷而轉寫誤於退加什頭耳詩疏或涉誤本爾雅而譌

釋草膳靡豐冬

注門冬一名滿冬本草云士端按徐錯說文繫傳膳下云臣錯按爾雅注豐冬一名滿冬今本草有天門冬麥門冬並無滿冬之名士端謂錯說非是豐門同音豐滿則聲之轉說文王部璫王聲色也從王兩聲未之赤苗謂之豐言璫王色如之臣錯曰詩曰毳衣如璫謨奔切據此則讀豐者亦可讀為滿也其讀為天門冬者長言之也若短言之則曰天冬又為顛冬夫顛聲亦同楊氏丹鉛總錄云顛冬天門冬也劉熙釋名曰天豫司充莫以舌腹言之天顛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畢氏釋名疏證云說文天顛也是亦以舌頭言之者故天冬又為顛冬也

葭莖無姑其實夷

藝文類聚卷之八十八爾雅曰葭莖無姑其實夷今爾雅本作
葭隸釋引石經魯詩山有葭正作葭按此書義例凡引爾雅一
物而文不相連者有又曰以別之此節文義皆屬榆類故以葭
莖無姑連文今本爾雅文不連者篇次倒耳又卷之九十一爾
雅曰鷹鴉鴉鳩按今爾雅本作鷹鴉鳩郭注鴉當為鴉字之誤
耳左傳作鴉鳩是按左傳作氏郭注引作是者是古是氏通漢張遷碑云張是輔漢張是即張氏也士
端謂左傳疏引樊光云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此書所引
鷹鴉鴉鳩蓋鴉鳩即鴉鳩一物二名今本爾雅誤脫鴉字無疑

樸枹者

按今本爾雅作樸注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棫樸枹樸士端
謂樸樸二字說文訓解絕不相同一從僕聲一從業聲經與多
用樸辭用樸樸行而樸廢矣說文樸訓棗為正解樸訓木素經
典多藉樸為樸如詩棫樸今本爾雅棗樸心釋文作樸戴侗六書故引
字書所存樸字原文祇爾雅棗樸心釋文作樸戴侗六書故引
說文樸棗也龍龕手鑑引爾雅棗樸心屠隆篇海類篇樸棗也
此外用段藉樸字居多爾雅棗樸樸枹皆曰雙聲疊韻為訓古
音同列魚部古枹與杼同任氏小學鈞沈引大般涅槃經卷十
四音義云古文官書枹杼二字同體謂鼓椎也賈氏羣經音辨

彊識編

卷二 十四

枹擊鼓杖也音杼又杼擊鼓木也二字同訓又讀扶鳩反者聲
轉入蕭部爾雅樸枹蓋亦音近轉相詁訓邵氏爾雅正義引
方言樸棗也郭氏彼注云樸屬棗相著貌說文云樸棗也棗疑
取字之譌段氏說文注云釋木毛詩皆訓樸為枹許君以為棗
名則編矣兩家皆不衷許氏而段說尤為未允古人故訓無取
詞煩意複說文樸訓樸樸文已見前故於樸文申訓為棗許書
多有此例如枹字許但云擊鼓杖也不云枹叢木也說文是解
特造字經典多段藉文且即以樸訓叢木推之與棗亦自不異
疑皆有刺之木小爾雅廣物云棘實謂之棗蓋並束為棘重束
為棗說文棗羊棗也從重束棘小棗叢生者從並束易說卦云

其于木也為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棗棘之屬翟氏四書考異
 著其棘引齊民要術曰孟子嘗曰棘棗玉篇棘下引孟子云
 棘棗藝文類聚述孟子著其棘棗阮氏學經室一集釋心篇引
 爾雅棘樸心謂詩疏引孫炎注云棘樸一名心此亦即棘心有
 刺之本又初學記引後秦趙整詠棗詩北園有一樹布葉坐重
 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懷赤心據此則棘為有刺之木與棗棘無
 殊許氏訓棘為棗猶訓樸為棘凡有刺之本皆訓棘生是棘與
 棗本為一類段氏以許說為編則固甚矣大抵經典樸樸二字
 段藉不分後世據郭注毛傳但知樸訓叢生而不知樸本訓棗
 棗亦叢生也唯王氏經義述聞力持許說謂許君所見本樸樸
 疆識編

者彙四字本在樸樸之上與上文諸棗相連猶上文之杜赤棠
 白者棠也大雅械樸篇芄芄械樸械白梭也樸棗也二木皆叢
 生故類言之而毛傳乃曰樸樸木也則是以樸樸者三字連讀
 矣孫郭皆云樸屬叢生者為樸即踵毛傳之誤此論可云卓識
 謹即先生之說而引伸之釋文引李氏采薪一名彙樸孫引詩
 云薪是獲薪薪一名彙樸是彙樸二字本屬連文謂即彙之音
 同段藉字蕭該漢書敘傳音義彙音謂故舍人本謂作彙說文
 繫傳曰爾雅樸樸者注以詩械樸言樸樸也爾雅釋木方說諸
 棗而連屬云樸樸者則注解者自然以此樸為棗也士端按舍
 人云引上句樸樸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彙其文義蓋以樸樸

卷二 十五

二字空與彙樸連文小徐所云正與舍人本合是小徐亦以樸
 樸者為句今當依釋文繫傳訂為樸樸者樸樸謂樸采薪采薪
 即薪從舊說也白爾雅郭注詩毛傳訓樸為叢木而不知樸為
 樸之段藉亦不詳與樸樸皆為叢生有刺之木訓棗訓叢生
 其義一也解經者不察因誤移樸樸者三字於樸樸之下為是
 正之鄭樵注爾雅謂即柞木蓋未確

卷二 十五

倨牙騶虞古段藉通用

爾雅釋畜倨牙會虎豹臧氏拜經日記云曲阜孔氏以王會無
騶虞疑今本之脫周書央林函耳即騶虞函與騶聲相近莊氏
葆琛云耳當為牙即吾字周書會虎豹三字當因上文茲白倨
牙會虎豹而誤衍載氏云騶虞獸名不見於爾雅士端按爾雅
倨牙疑即騶虞之段藉字古倨騶二聲同部觀顏濁鄒一作顏
濁聚可見騶虞騶牙騶吾古又通用釋文倨本亦作居同居謂
為倨蓋古書爛簡按周書者誤以鋸牙會虎豹屬上茲白文按
爾雅者承襲其文據以移於駮如馬之下不知尚書大傳明云
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焉之於陵氏取怪

彊識編

卷二 十七

獸大不辟虎狼鬃尾倍其身名曰虞注虞蓋騶虞也士端按騶
虞騶吾騶牙居牙皆同音
通段其或云騶虞或云虞即
所謂語有輕重疾徐是也大傳並不云駮馬倨牙亦無會虎
豹之文蓋因書傳云不辟虎狼遂譌為會虎豹爾雅倨牙文上
下必有錯簡乃沿誤而莫之正也孔疏並以倨作鋸謂駮牙如
鋸故能會虎豹則又展轉致誤矣且即以爾雅求之釋獸篇後
麋如號貓會虎豹未必皆屬鋸牙何獨於駮而云倨牙乎斯不
然矣然毛詩六駮傳已引爾雅駮如馬倨牙會虎豹之文知其
沿誤已久唯鄭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正義引陸
璣疏云駮馬梓榆也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櫟皆山隰之木
相配不空云獸士端按鄭氏亦不以毛引爾雅為確故易傳則

倨牙非即駮馬鄭氏已疑之矣及按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
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
宜有賢也蓋王肅自謂申毛其實難鄭毛傳引爾雅誤文乃王
肅所加以難鄭是其故智非毛公之誤引也

彊識編

卷二 十七

爾雅舊注

按元應首義引爾雅古注為郭本所軼邵氏正義亦有未引者
妙法蓮華經引爾雅白蓋謂之苦李巡曰白蓋編之以覆屋曰
苦之也又狂茅鳴舍人曰狂一名茅鳴喜倉鼠大目也又蠖蛇
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虺為蝮有牙取毒者正法
率經引爾雅野曰鳧家曰鶩按此即李巡注鳧家鴨名也鶩野
鴨名也大智度論引爾雅庇麻蔭也孫炎曰庇覆之廕也正法
念經引爾雅鮒大者鱧似鮒而大色白也按郭注亦作鱧似鮒
而大白色亦本孫炎說而文有小異耳四分律引爾雅小州曰
渚李巡曰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皆可考爾雅舊注

彙識編

卷二十九

鄭樵爾雅注誤

釋魚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鄭樵注云以本有
此名故作文字者象其形而為之此則為實文也如十日之字
乃因音借此目許氏妄以乙丙丁之字而取十日之義焉士端
按鄭樵之說非也形似篆書非書象魚體許君解甲乙丙丁義
本周易爾雅以許氏為妄則周易爻辰爾雅歲陽亦為妄乎乙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也與乙同意乙承甲
象人頸義不顯言魚也乾訓上出從乙乙物之達也乾陽出初
震始亨之義也乾坤之後即次以屯剛柔始交而難生萬物過
而蒙甲以出故爾雅曰旃蒙凡艸木之形皆從甲生甲艸木初

彙識編

卷二十九

生也象一出形單甲則為東為才為止為木為屯東從日在木
上才艸木之初從一上貫一一地也甲象艸過甲木從甲下象
其根皆從甲直形屯從甲從一尾曲形雙甲為艸為林三甲為
蕪四甲為艸皆從甲之直形正許氏所云其出乙與乙同意
乾訓上出從乙是乙之義也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炳然陰氣初
起陽氣將虧從一入口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徐錯曰陽功
成入於口口門也天地陰陽之門也鄭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
戶也邪入坤出乾故為門也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
象人心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炳
然而強大離為南方之卦位在五月離為火心火藏也故云象

人心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凡造物必曰金木爲丁附箸之商爲
甲冑爲戈兵虞氏注外剛故爲甲乾爲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
故爲冑乾爲金商火斷乾燥而煉之故爲戈兵虞氏逸象亦云
商爲戎爲刀爲斧爲矢是也夏至一陰生半箸也五月陰氣午
逆陽冒地而出籀文个同丁之半形而以一橫亘之故爾雅在
丁曰強圍圍與聒聲義俱同然則丙丁爾雅以屬魚者一端
耳許君訓戎象六甲五龍相拘絞爲蛇象形坎上六鄭注爻
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微纏也許氏亦兼物言之引申之
如甲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字甲之形與易云天三生
木于東時萬物皆解字甲自抽軋而出其義正同月令曰春其

彊識編

卷二

廿十

日甲乙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宅皮甲甲根曰宅宅又與毛通坐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屯之
半形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古不
順忽出也從倒字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也
字卽突字或從倒古文字鄭虞易皆作烹寅饋也正月陰氣
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尙彊象六不達饋寅于下也古寅與黃通
周易鄭氏拔茅茹以其黃征釋文董云黃出也鄭云動也士端
以許氏饋寅推之鄭注動字當作斬字校者以形聲近而轉寫
之譌卯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震雷
振民農時也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皆與易義相發

明又如辛舉也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申爲夷臣聽事酉就
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敘稱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
之詁皆訓其意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詎可以一尚幣也郭
注謂形似篆書刑說謂骨形似篆書丁字故因謂之丁賜似篆
書乙字尾似篆書丙字亦因名之也据此知魚枕魚腸魚尾取
義於篆書非造字者取象于魚枕魚腸魚尾也又字書解丁字
亦不謂魚枕或云丁蠶尾也或云蠶尾之毒也莊子丁子有
尾是凡尾通謂之丁竊謂蝌蚪古文原取象形六書之指衍以
聲音通諸段藉十日之說見於爾雅不始許書鄭樵以許氏爲
妄甚矣其偵也

卷二

廿一

爾雅刑疏有脫文

文選蜀都賦軌躅八達注爾雅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曰崇多也
也多道會期於此按此條刑疏未引邢氏於此節多引孫炎解
如劇旁下引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康莊下引孫炎云康樂
也交會來道也莊盛也道煩盛與文選注所引相類獨於崇期
下不引何也爾雅序云錯綜樊孫疏謂交錯樊光孫炎二家之
注取其理長者用之又邢氏序云其為注者健為文學劉歆樊
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唯東晉郭景純注解方畢其
為義疏者則俗閒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按此是又
一孫炎今文選注所引孫炎文義與邢疏相類則非俗閒之孫

彊識編

卷十一 廿三

炎可知何獨用劇旁康莊之說而或遺崇期云云乎斯不然矣
蓋邢氏脫漏也又初學記卷之二爾雅蟋蟀蝻劉劭注謂蚶蜻
也孫炎注梁國謂之蝻刑疏俱失引又卷之二十九爾雅孫炎
曰蝻五色具蝻宮中小青蟬也蝻馬蝻蟬取大者也按刑疏俱
失引邵氏正義止引蝻五色具其蝻與蝻二解亦未引

文選注引爾雅勝今本

謝靈運詩連山疊嶽嶠注爾雅曰山正鄣按今爾雅本作上正
章者疑是釋邱上正章邱重出之文此注所引山正鄣較是班
孟堅荅賓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注應劭曰爾雅曰前高
整邱整音旄今爾雅本作旄按整旄古同音通用

彊識編

卷十一 廿四

侯又草名蔡葵終南進士為鍾道詩施于中達韓詩作中道又
 苗名中道隋有李鍾葵造象又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又委
 蛇或作委佗漢衡方碑作碑皆委蛇之轉洪氏容齋五筆委
 蛇三字凡十二變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二日委佗詩委佗
 詩六日威夷潘岳詩委佗委蛇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日
 委蛇詩委蛇委蛇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日委蛇詩委蛇
 委蛇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日委蛇
 委蛇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二日
 委蛇詩委蛇委蛇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四日委蛇詩
 委蛇委蛇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十九日
 委蛇詩委蛇委蛇二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廿一日委蛇詩
 委蛇委蛇廿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廿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廿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廿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廿六日
 委蛇詩委蛇委蛇廿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廿八日委蛇詩
 委蛇委蛇廿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三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三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三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三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三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三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三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三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三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三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四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四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四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四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四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四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五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五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五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五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五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五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五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五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五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五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六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六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六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六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六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六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七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七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七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七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七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七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七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七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七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七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八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八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八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八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八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八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十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九十一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十二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九十三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十四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九十五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十六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九十七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九十八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委蛇九十九日委蛇詩委蛇委蛇一百日委蛇詩委蛇委蛇

彊識編 卷二 廿七

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賦琳經義雜記列漢書地理志郁夷下
 引詩周道郁夷賦氏以為魯詩又按荀子非十二子弟仲其冠
 神禱其容注弟仲其冠未詳神禱當為冲澹其言浩落也謝氏
 校云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
 仲義當近之士端按弟仲二字即詩委佗委蛇之異文聲俱相
 同凡此皆委蛇之轉洪氏吳氏猶考之未盡也更即其義而引
 申之禮曰威儀草名葳蕤蟲名虺蜴史記張釋之曰秦委蛇而
 至於二世漢書作陵夷至於今人表雅修亦推哆之轉聲又轉語
 聲又推哆或為雅侈見古今人表雅修亦推哆之轉聲又轉語
 為倚難倚那倚旋倚旋又法言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嶺嶺
 為倚難倚那倚旋倚旋又法言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嶺嶺
 也又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倚旋從風郭璞曰倚旋猶阿那也
 大人賦又倚旋以招搖駕應龍象輿之雙略委麗兮踰跋輻蛇
 容以散麗兮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凶鄂師古曰被麗又音披
 辭封爵石關施靡乎延屬皆
 取雙聲疊韻之字展轉相通
 凡以驢馬駝駝載物者謂之負佗音大古音大字亦讀湯果反
 趙魏之間曰鍊秋秋正音亦謂之賀佗音大古音大字亦讀湯果反
 大鍊音索音音度果反

此正方音轉語兩字切一字之例又唐於泥寺心經菩提娑婆
 訶作娑婆賀此由喉音之轉也大抵五方轉語由于聲音知此
 可以推經典古文之通段與文字轉寫之謬錯
 膊兄也荆楊之鄙謂之膊桂林之中謂之豎注皆意義所未詳
 士端按兄字當是兕字形聲俱相近而轉寫之為廣韻兕惡也
 說文訕或作說膊豎即膊曬之轉語方言第七已云膊曬豎
 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慘為膊曬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暴五穀之類秦晉之
 間謂之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謂之啼按此暴字有數義暴慘
 羊五藏與剥通暴五穀與曬通顏氏家訓云字書暴曬之暴與
 暴疾之暴略相似惟下少有異後人專輒加傍日介三輔黃圖

彊識編 卷二 廿八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因通名為
 暴羣經音辨暴晒也暴急刻也是其證方言益即一字而合詞
 以釋數事耳爾雅 據此知暴即兕也前釋暴為膊此釋兕亦為
 膊豎與曬音同說文曬從日麗聲凡豎曬偏旁近似之文豎音
 麗方言參豎分也盛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單注豎音麗重或
 謂之蜚曬音麗又劇劉音儷據此膊豎即膊曬之轉語以彼
 證此音義並同

第三

說文叟字考 說文鞠為本字 說文蓋蓋與蓋蓋不同
義 正段氏改說文蓋蓋為蓋蓋之失 說文鬲字考

說文習為古文及辨 說文肥字考 說文匿字考 說

文引尚書考 說文當為半辨解 說文豐字考 增 說文

釋尚書大麓 說文男字考 阮氏論仁補義 阮氏釋

心補義 說文用韓詩 說文憐恆二字考 說文引尚

書古文 許叔重不用緯書 玉篇奠字誤解 廣韻引

說文誤 類篇引說文誤 古文方圓二字象形說 釋

彊識編

目錄

卷三

釋 釋 釋 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

彊識編第三

說文叟字考

叟叟從一從叟叟亦聲叟從又持中中正也叟亦從叟叟省聲
古文叟從叟不省考隸韻辨等書叟叟皆省作史史而
許書從叟從又聲義俱晦薛氏款識列商父乙鼎友史文作
叟叟叟叟文作叟周鼎和鐘事文作叟董氏適廣川書跋云叟
或釋作叟王氏經義述聞曰周禮條狼氏誓邦之大史曰殺小
史曰墨一叟字皆古文事之誤古文之叟脫去上半則為叟矣
據此叟叟兩字經典或致互譌校者考古文而篆叟篆而隸審
其形聲尋其義例庶或近之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叟理
也士端按說文尋釋理也又寸分理之也師古所訓不失從又
古義

彊識編

卷三

外孫徐清澂字于瀛號葵莊校字

說文鞠為本字

按許書鞠訓日精以秋華為本字禮月令鞠有黃華逸周書時訓解作菊鞠為踴鞠菊為蓮麥皆鞠之段稽字也鞠从艸鞠省聲或省从執又鞠訓治牆从艸鞠聲二字絕不同爾雅釋草鞠治牆郭注今之秋華鞠邵氏正義云郭以為秋華菊則日精即為治牆故爾雅圖讀云菊為日精布華元月是也愚謂許書鞠鞠各分一義邵氏所引亦沿郭注之誤

卷三

說文醢醢與醢醢不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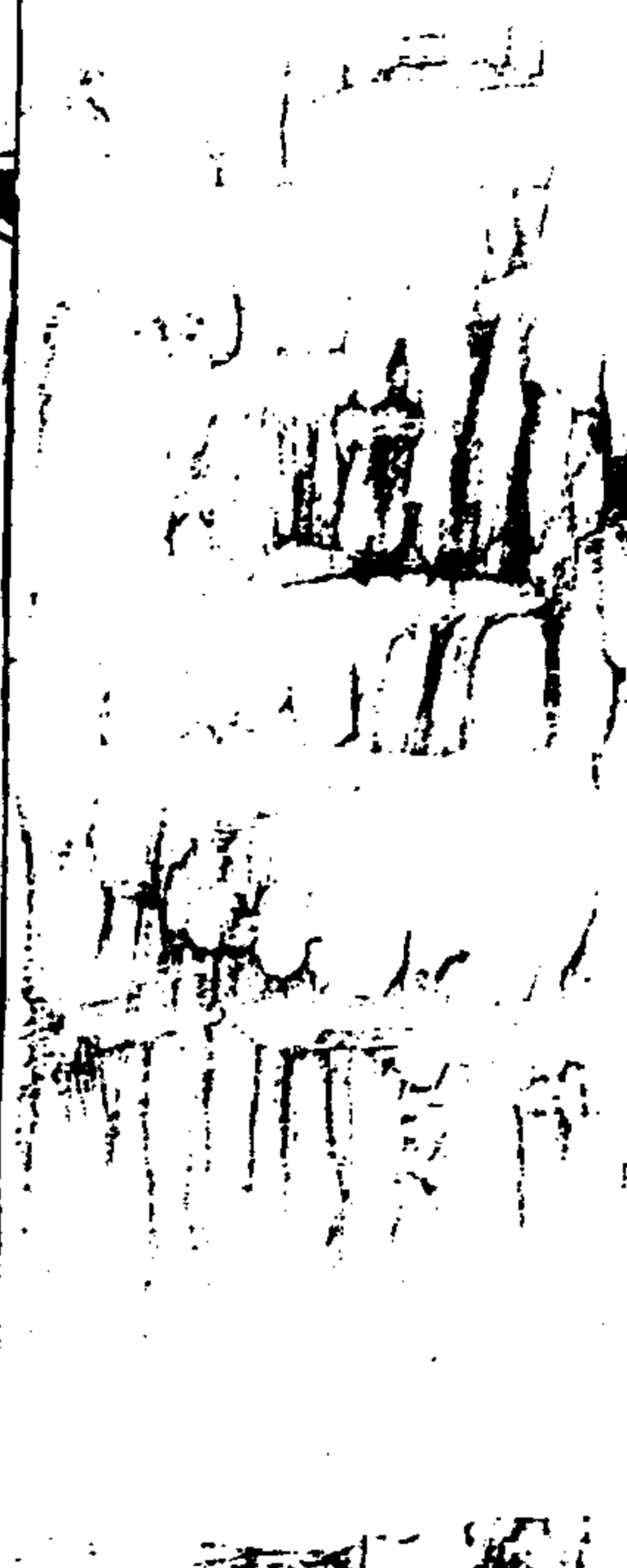
按許書艸部菹訓酢菜或作醢醢皆從艸從血血部醢訓醢或作醢皆從血兩部義絕不同經典每多段稽通用解經者當破其段稽釋之如內則云或曰麋鹿魚為菹鄭注云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矮近由此為之矣正義曰此明醢菹之異用肉不同此麋鹿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麋為辟雞兔為宛脾是醢也愚謂麋鹿魚為菹菹當為醢之段稽許君訓醢為醢故列血部說文醢肉醬也爾雅肉謂之醢上文云肉腥則麋鹿魚為菹是肉醢非酢菜明甚內則正義分別菹醢為大小是醢菹同類醢乃菹之轉聲又為辟

彙識編

卷三

雞宛脾之合聲醢菹本義皆曰酢菜為訓內則用以作肉醢則醢菹為醢之段稽無疑講家不審段稽之文致生疑義廣雅釋器醢醢也醢為菹之變體此正酢菜之菹廣雅疏證云說文菹醢菜也或作醢醢又云醢醢也或作醢字並與菹同此似曰菹涵醢矣又廣雅釋器蓋謂之醢蓋即齊之變體北堂書鈔引廣雅齊縣孰也齊為烝之段稽許書烝訓火气上行縣孰之法即古所謂烝也醢又為醢之變體廣雅蓋醢即許書肉醢之醢與酢菜之醢迥異故廣雅又別出酢菜一條云醢醢也疏證又云醢醢為以肉為菹是誤醢為菹矣經傳段稽字多講家於菹醢一事不體會許君之訓每於通段不破字讀之許君曰醢

菜之菹或醃醃列艸部明其為酢菜也曰肉醃之菹醃列
血部明其為血肉之類列血部也廣雅用變體字雖多實與許
君菹菹分艸皿二部體例不紊又周官醢人云七菹三醢菹亦
常為菹之段藉若非菹醃醃菹讀如本字非菹主菜醃醃主肉



菹部
五

正段氏改說文菹醃二篆為菹醃之失

按艸部菹醃二文本為菹之或體訓酢菜故從艸血部菹訓醃
醃訓肉醬醃為菹之或體故從皿二部義例迥別段氏改菹醃
二篆為菹醃謬妄極矣鈕氏樹玉段注訂謂玉篇艸部無此二
字由為之說不知玉篇部分與說文乖侑者多矣段注之謬改
終不可原也

菹部
五

口不必从又。何自古文从口，从又見于彝鼎甚多。此許君鬲字所根據也。漢隸雖屬變體，如漢長壽牛鉤作壽，延年益壽鏡作壽，又延年益壽瓦作壽，青蓋鏡作壽，从又或从寸，字畫顯然，其證四也。周孟姜匱作壽，王子申盤蓋作壽，齊侯罇鐘作壽，卽仲條作壽，卽仲奩作壽，楚良臣余義鐘鑄作壽，此爲鬲之正形。若商鐘四作泉，乃鬲下从白之古文，白與自同，自鼻也。卽鼻之渚，玉篇白下並列自字，云古文愚，按顧野王所立部分已不合于許書，卽當爲白之古文。玉篇不立白部，而卽字涵于白字之下，使不有小篆與古文合參，而商鐘泉字幾不識爲古文鬲字，此亦古文通假鬲字作壽，而又爲鬲之渚文，古莫古于此文。

疆識編

卷三

矣。又肇父敦作壽，其公匱作壽，則更从白之渚，此許君鬲咨之鬲所根據也。周樂司徒肉作壽，龍敦作壽，魯正叔解作壽，楚公鐘作壽，从口渚，又从反自聲。周公魯鐘作壽，伯據敦作壽，邵公子敦作壽，豐姑敦作壽，惟此文爲鬲渚鬲之正形。叔夜鼎作壽，番君鼎作壽，皆古文从渚，此許君凡偏旁渚作鬲所依據也。瑤鬲敦鬲等字，皆从鬲得聲，皆从鬲渚，講家曰說文無鬲字，輒改許書，不知許書凡偏旁渚段之文，如獲爲獲之，或體尋卽尋之渚文，又尋从尋聲，許書有尋無尋，又由爲尋之渚，劉爲鏞之渚，由劉二字許書正文卽不收，閱或列于偏旁，如勸軸字，亦从渚文得聲，其證五也。考古鐘鼎从老渚文居多，小篆故於鬲字。

从老渚者，別立老部，从老形兼意，从鬲卽自鬲之渚文爲聲，故鬲鬲鬲鬲等字皆从此得聲。此許君老部鬲所根據也。竊意鐘鼎古文从老訓久者爲最先，古人字少，皆渚段通用，後迺形聲相生。許君於尚書鬲鬲一文，一列口部訓誰，一列白部訓詞，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故鬲字从口又亦取相助，自分理之，皆援据古文，非臆造也。古文又渚作鬲者，如周召卽考父壺作壽，孟姜敦作壽，邦敦作壽，張仲簠作壽，陸斝伯其父簠作壽，宗周鐘作壽，號姜敦作壽，邦遣敦作壽，遲簠作壽，齊侯罇鐘鑄作壽，許書禮或渚作禮，籀文作鬲，鬲或作鬲，又師且鼎作壽，長生敦作壽，或更从自渚，此許君从自所根據也，其

疆識編

卷三

證六也。鬲字幸有小徐引書可證，近世儒者張氏惠言、丁氏杰按周易疇離祉，鄭康成注作鬲誰也，本許義，江氏聲尚書注音疇謂鬲咨詞也，鬲若予采，史記日誰字代之，依誰訓日求說文之字，則當作鬲也，鬲誰鬲咨，古書各有義訓，說文不爽毫釐，僞孔皆段藉田疇之疇爲之非也，汗簡口部作鬲，蓋誤又爲白，然詳其誤處，轉可考正，如段說則去其籍矣，又按六書故改鬲作鬲，後儒紛紛滋議，其誤蓋自戴何始也，許書自陽冰二徐不無改竄，求六朝本而不可得，降求唐本又不可得，則二徐本能不寶貴與，其意爲增減，恐謬種流傳，後人求二徐本而並不

董增按語於下不敢於原文增減一字焉

受業外孫徐孟文校字

彊識編

卷三十一

說文習為古文爰辨

說文爰從二又相交。辨古文友。習亦古文友。士端核。習。疑誤。從二又不從羽。從羽無義。讀鐘鼎文悟古文本作習。正取二又相交。焦山無尊鼎銘友字作習。盧氏見曾焦山志摹鼎文作習。傅氏世莊六書分類友下引大夫始鼎作羽。又引石經作習。即魏石經也。今考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作習。蓋古籀有繁支有涓文有直支有橫支。小篆作爰從二直支。古文作辨作習從二橫支。從二者即白之涓。玉篇曰下列古文白。此文許書遺軼。僅見玉篇。商鐘鼎為古文白之涓。据此古文習二形。至漢以後始變作習。小篆直謂為習。然其從白從涓變亦有因。許書白亦自字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云相助有友義。蓋亦形兼意。爰習皆文涓耳。大抵古文變篆隸。非寫書沿誤。即版刻轉謄。玉篇爰下並列辨習二文。玉篇多本說文。雖由隸變。其作習猶有從双遺意。若二徐本傳謄作習。直無義解。是不可目不辨。

彊識編

卷三十一

己為古文飛字肥妃等文從古文己字得聲考

嘗聞之石隴先生曰肥本作肥從己從己古文飛字士端謹私淑先生之教而申其義按許書肥妃配皆從己為古文飛字得聲故古文己字與己字迥異己字本文作己故三豕為己亥之譌可見己與三形近自篆隸變而為己竟與古文飛字作己相溷人絕無有知己為古文飛字者而肥妃等文從何得其聲乎說文非部豈別也從非己聲此即許書從古文己聲之遺上目形同下目聲同例或如此說文豈下存己聲字古亮片羽誠可寶也段氏注改云豈從非從己又於女部妃下從女己聲改云妃從女己併將聲字橫行刪節則盡去其籍矣唯戴侗六書彙編

彙編 卷三 十一

故云肥妃配皆目己為聲己當自為一字而究未審為古文己字之譌又六書故龍部下引遲久鍾龍作豈偏旁明列己形而坊刻本又譌為又直是無迹可尋蓋古肥飛本通惟其聲同故相通段惠氏易說曰乾五飛龍遊上飛豈肥古易作飛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又云離為鳥初二變小過橫成豈即古文飛字與非通用六書故曰飛象鳥飛又作天又轉而為豈借為是非之非唐碧落碑導飛廉而從豈圍飛篆文作豈元周伯琦說文字原亦目其為古飛字象形易成六二咸其腓苟爽易為肥班固幽通賦安怡怡而不茆兮曹大家注云茆避也顏師古漢書敘傳注云茆字

本作腓宋劉球隸韻八微肥字下所載漢樊毅復民租碑作肥老子銘作肥鄭烈碑作肥皆有古文飛字遺意絕不收從己之文劉氏球尚知肥從己為古文飛字也又顧氏隸辨八微妃斐並列引列仙傳江斐二女以為妃之異文文選蜀都賦媿江斐與神遊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並作妃廣韻八微疵風疵痛也疵上同楊氏慎六書索隱並列古文夬亦明著古文己字之形古肥妃二字皆與飛非二字通是從古文己字得聲可知然則己為古文飛字何以知其然也蓋古文有省文繁文之例古文己為飛之省文得己之中體說文龍部龍從肉飛之形小徐云豈肉飛也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从肉从飛士端謂豈為

彙編

彙編 卷三 十二

古文己字之繁文古文己為豈字之省文豈訓肉飛己又為飛字之省文飛為火之繁文平即飛字省其下形己即飛字省其左形飛字正文則生非飛字背文則為羽飛而短羽則為己不省飛之上形豈象飛之倒形豈象鳥在巢上己即古文己字之形從燕之雙火生者為飛非二形從豈之單己生者為己形而即日省飛之左形為古文飛字何以得豈之中體也郭忠恕汗簡凡龍字皆作豈戴侗六書故龍下並列古文豈豈二形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龍伯執龍字作豈莊氏說文古籀証目辰部並列籀文龍字作豈古龔伯彝銘龔作豈周頌靈銘龔字作豈中書皆從己據此从肉从飛是从古文飛作己有

明訓矣。錢氏潛研堂文集云：國語日月會于龍，龍幼讀東京賦，即疑龍與疾協韻。後讀廣韻四覺部，龍尾又與豚同，乃悟龍為犯之譌。廣雅云：豚，龍尾也。故龍尾亦有龍犯之稱。然犯豚皆涉人俗字。士端謂犯為龍，其俗字亦有所本。文選東京賦引賈逵注云：龍，龍尾也。玉篇作犯，是凡從彳亦或作巳為古文飛字无疑。則之為龍之中體不信然。與宋劉球隸韻三鍾引夏堪碑作龍，帝堯碑作龍，皆得彳之中體。製字者即以爲飛之古文。故犯配從古文得聲。疑許君原書飛部飛字下當自有之為古文飛云云。或曰：爛簡譌脫，偏旁淆混。今本說文肥多肉也。大徐本作從肉從下，鉉曰：肉不可過多，故從下。小徐本作從肉下。

彊識編

卷三

十四

聲下字明是之字，爛簡脫去半截，是小徐本猶存聲字。遠勝大徐。然小徐但有下聲，而不審為古文之聲。譌脫則小徐之疎也。大徐以下字斷簡，漫為臆說。段氏注主之，謬甚矣。以說文之例考之，當作肥多肉也。從之從肉之亦聲。肥訓多肉，與旨一體。故亦從肉飛。古文肥飛二字通用者，目形聲意皆近也。自隸變為正亥之正，又譌為下，以致肥配等字不得其聲。六書故作肥以徐鉉說為尤鑿，而迂是戴氏知從下誤，而不知從之為古文飛字亦聲也。顧氏隸辨入微引復民租碑老子銘皆作肥。又云：從龍之字，如龔或省作龔，猶有古文之字遺意。無如今人皆誤認爲正亥之正也。若玉篇廣韻諸書相沿作肥，至近世俗體作

肥更屬變本加厲矣。汗簡作肥則仍從下之誤。說文經陽冰改後，繼以徐鉉已非原本。又曰古文篆隸相承，點畫聲音不無舛誤。若古文之字與正亥之正相溷，從何始乎？隸變入字作尼，據此知凡譌為正者自隸始也。錢氏養新錄引說文施崩也，義與毀同。列子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殷敬順釋文肥音皮美反。說文字林竝作崩，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士端按此亦隸書變為正亥字之證。列子古書不應作巴，必是淺人誤改。竊思許書肥字，大徐以不得其聲改而從下。今人但知肥之從下從正，而不知從古文之字得聲。噫，偏旁不正，聲音不審，經典中譌移之文，從何考乎？韓非子內儲說上，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

彊識編

卷三

十五

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子于制篇成侯嗣公楊倞注引作尊魏妃。以耦世姬。士端按古妃字一作娶。揚雄太元經內初一謹于娶。注謂娶執古妃仇字。据此知韓非魏姬姬字本當作娶。作姬者以坊刻形近轉寫而誤也。楊倞注荀子必以古娶字與妃同音而引作魏妃，以爲通用。是古娶字亦從古文之字得聲无疑。揚雄博極羣書，蓋有所受。自古文失傳，後世如宋夢英偏旁字源，元李文仲字鑑等書，形聲乖舛，迄難究詰。以致從之得聲之字，一溷于正字，隸變爲己，而之爲古文飛字。一誤于說文爛簡飛下脫去古文之字，而凡從之得聲之字皆不知爲古文飛字。以

爲從正亥之己遂致肥妃配等字不得其聲相率而刪去聲字竟成千古絕學矣頃讀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列稍妃彝兩列器號字皆作兌明著古文之字之形之字偏旁反形在左古文正多此例又番妃鬲妃作兌係正形在左魚冶姪鼎妃作妃係正形在右其爲反正左右偏旁皆同又薛氏款識列齊侯鐘配字作配又齊侯鐘八亦作配又甯馨配作配皆從古文飛字作之尤屬明顯又周陳逆簋配字作配更爲確證考薛氏阮氏著鐘鼎古文一書而古文之變爲篆書其偏旁遺意猶可推尋一二卽此妃配二文推之而配字從古文之字得聲較若發矇可昭定論或曰從古文得聲許書有此例否按大部爲古

彊識編

卷三

十六

文大齋從升從水大聲卽自古文大字爲聲許書正多此例小徐本雖有遺軼抱殘守缺猶云下聲大徐目不得其聲徑刪聲字觀其補坳肉部之末強作解語不可不正也道光辛卯年士端充補宗學教習與王寬夫先生同旅館述其尊大人石臚先生曾注說文目之爲古文飛字肥字卽從之得聲家郁甫先生手錄古韻亦目之爲古文飛字標注王懷祖云

上元張寶德訂

說文匿字考

按簠字古籀變體甚多許君小篆定作從竹從皿甫聲古文作匿卽從夫聲夫甫聲同許君之例古文從匚籀文從匿周留君簠作匿從古聲陳逆簠作笑從夫聲皆與甫聲同歐陽集古錄列張仲匡文作匿汗簡作匿云見說文薛氏款識列史黎簠作匿是古籀有省文有繁文也太公簠作匿劉公簠作鋪吉父簠作甫顧氏隸辨孔宙碑簠簠不嗽皆省形不省聲從缶並與甫聲近周寶簠作匚叔邦父簠作匚偏旁作反書阮氏款識云左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嘗學之胡簠卽簠簠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簠並列明爲盛黍稷之器瑚之爲簠異名無疑士端

彊識編

卷三

十七

謂從甫從夫從古皆與瑚聲同嘉慶丁卯孟慈日開君簠銘據此器今藏徐外孫家與邗上本見貽爲容甫先生賞鑒之物崩本無殊九余所目驗者

受業外孫徐孟文校字

說文引尙書𠄎歸東作當為𠄎歸解

按許君引尙書必是壁中古文不當作𠄎字𠄎蓋𠄎歸之譌
江氏△注謂𠄎章百姓𠄎讀若辨今文為辨下文𠄎歸𠄎在諸
文伏傳及鄭注周禮馮相氏所引皆作辨又伏傳子辯下土使
民𠄎𠄎𠄎為𠄎之誤𠄎𠄎辨治也古文𠄎作𠄎學者罕見𠄎字
輒誤𠄎𠄎為古文𠄎故堯典𠄎章𠄎歸𠄎在鴻範王道𠄎𠄎𠄎
古定本皆作𠄎唐時悉改為𠄎士端謂古文𠄎作𠄎與𠄎形相
似尙書辨章辨秩字皆作𠄎顧氏隸辨列漢司農劉夫人碑甄
𠄎其口猶作𠄎字余同年友臧君相曰魯恭王得古文尙書於
孔壁中孔安國曰今文讀之許君解字尊信古文所引尙書皆

彊識編

卷三

廿八

於壁中存其舊跡豐部歸下引書平歸東作鄭本作秩見周禮
注歸為壁中書秩為子國改讀也士端謂鄭君從安國以今字
寫定作辨秩或作辨辨史記作便程𠄎便呂音同段藉程秩聲
轉歸秩聲近詩鄭箋引古文尙書弟為圍聲近之證詩采菽平
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左襄十一年傳引詩作便善左右
阮氏款識列周番𠄎𠄎𠄎以•釋文謂番作父丁是𠄎𠄎𠄎形
近轉譌作便番耳然攷許書平部𠄎分也古文作𠄎自不誤辭
氏款識列平陸戈文作𠄎陸周琫戈八寶平鬲平字作𠄎秦斤
作𠄎許篆因之但𠄎列庚韻平列先韻音義迥別其誤始粵子
按許書者曰平部古文𠄎與𠄎形相近而致誤江氏注尙書據

古文作𠄎歸而不知壁中古文實作𠄎歸古文𠄎即從𠄎
是正之



彊識編

卷三

廿九

說文豐字考

說文豐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訓滿是釋本字義古亦作豐汗簡引古周易作豐廣雅豐大也又與

彊識編

卷三

廿

皆別錄亦段楷例也阮謹曰豐國名坐酒區國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涵荷器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謬辭亂迷迭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如吾邑漢射陽石門畫象中層建鼓後列豐侯是也按漢武氏石室畫象所列豐形並鼎樂楚積寶應圖經錄翁氏方綱武氏祠堂畫象詩虞書觀象遠莫追豐侯圖形見者誰今之正書祖漢隸畫于易弗東京規西川雅子闕已泐我始訪得射陽碑拙著此條與翁氏詩暗合足證射陽畫象為漢石而豐侯圖形尤為漢時說禮家所重許君一

氏聶氏嚴坵下謂坵以致嚴若施于燕射則曰曲音賈義云從

豆為形以曲為聲是聶氏所見注疏本皆作曲無誤阮氏學經室集據詳字瓦謂從詳聲士端按許書豐下並列古文豐古文或繁或渚詳為曲之渚文渚文亦聲六書故引唐本從詳聲與古文正合蜀本又渚從半聲汗簡作蓋蓋渚從半詳作半是徵也詳氏款識列周單癸卣作意又從半渚皆古文渚聲不渚形據此今本說文脫去曲聲二字議者或以曲字詳字不見許某聲偏旁之字不見正文者多矣校者不審輒刪聲字此文幸存于鄭注賈疏並聶氏禮圖可證蓋說文經陽冰二徐不無刪改段說未允坵制與豐不同

彊識編

卷三

廿一

按燕射豐在東楹西但斲大木取其安穩若論語反坵在兩楹間近南燒土為之全民經史問答云豐用木坵用土考之詳矣賈氏大射儀疏以論語反坵釋豐且云用豐年之豐為坵未免牽合聶氏禮圖別立嚴坵之名謂坵以致嚴亦以求尊者施于燕射之禮則曰曲音豐蓋亦沿其誤與

受業外孫徐清徵字子瀉校字

說文釋尚書大麓

按說文麓守山林吏也從林鹿聲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據此堯
典納麓蓋使舜為守山林吏耳徐鍇謂即周禮虞衡左傳衡鹿
是也講家聚訟紛紛當日許君為正解尚書敘云秣試諸難江
氏述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入麓伐木許鄭皆治古文尚書是入
麓伐木鄭即用許一曰之說太史公本紀使入山林王充論衡
使舜入大麓之野鍾向列女傳遜于林下入于大麓鄭元水經
注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皆古文家說也薛氏鐘
鼎款識周季頰鼎王徙于楚麓命小臣陵先見楚居鼎文作麓
辭薛氏解云麓說文以為山林吏又曰林屬于山為麓則徙于
麓古文從景作麓是大錄萬幾錄為麓之段藉又其例也

彊識編

卷三

廿二

說文粵字考

姚氏校議曰此蓋取古文為聲由枿當依櫨下引作粵櫨說文
無枿字古文言由枿士端按許書木部櫨下列古文作枿或體
作櫨正義本從或體毛詩庶姜孽孽韓詩作轉轉孽孽同聲是
其例也今說文粵下引古文作由枿枿蓋枿字轉寫之譌許君
粵下引古文櫨下不言古文又其例也由即粵之省段許書正
文無由字見于說解古音讀徒歷反笛苗旭柚等皆從由聲廣
韻粵下並列櫨云上同玉篇木部有柚字云木更生與由同柚
乃櫨之脫文潘耒類音第九類十四憂粵下云亦作櫨是讀徒
歷反之證爾雅釋木柚條釋草條莠苗莠皆嬰韻條從攸聲讀
若逐易其欲逐逐漢書作攸攸管子其草兮莠莠一名逐是
柚條古有迪逐二聲又爾雅條條秩秩釋文舍人本作攸攸沈
亦音條按條條皆從攸聲東魏高湛墓志條人即脩人廣韻條
苗莠二字同列莠下說文苗從由聲錯曰苗音迪爾雅釋草
有之據此則粵由皆有古音自由字聲轉讀以周反與絲猶通
而徒歷反之古音晦矣

彊識編

卷三

廿三

阮氏論語論仁論補義

按說文尸部仁親也大徐作从人从二小徐及通論韻會作從
人二聲古音或有通轉蓋亦聲兼意許君別立仁部云凡仁人
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引孔子語轉主
形仁為古文象
形仁為籀 是古文仁即仁字乃孔子相傳之詰訓而許君述之
按仁仁人也與仁者人也轉相注 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
段本仁下刪去仁人也三字非是 如相人偶之人即許君仁訓親从人从二之說阮氏解相人偶
謂人之偶之也以此一人與彼一人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凡
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此
正體會許君仁訓親从人从二之說許書仁訓親又親訓密至

彊識編

卷三 廿四

若鼎臣兼愛之說恐入二氏學矣或曰許列古文作並何說也
余曰徐錯通論云平心為仁唯仁者能服眾心也古文變體不
一並下又列古文作仁小篆仁从人从二粵仁字而生又粵二
推之至什佰具數也許書惠亦訓仁惠从單中古文惠从二
為積數是其例也阮氏又云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
包仁字在內仁字不見于尚書虞夏商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
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恆言而造為仁字士端按許
書德訓升心部惠字訓外得於人內得於仁為惠字真詮虞書
德皆惠之段稽古文會从仁即仁也又古文仁其偏旁从尸
二云从尸者轉寫譌也孫栻大徐宋本篆作仁近是玉篇从尸

按許書者習見玉篇故通論因之誤解漢書以仁為古夷字說
文部譌或作詛即从尸聲是仁與仁迥別据此仁字實从尸
文仁與仁展轉相生又仁仁雙其形為仁訓隨行彛訓相從
二仁為仁及而為仁比密也繫其形為仁取立也訓訓多彛訓
會彛訓眾詞與皆相人偶說也相人偶即親也若二人相背為
不說取乎彛即人不相偶說也不相偶則不親不親則不得為
仁七十子相傳大義許鄭請大儒尚可上溯淵源耳

卷三 廿五

阮氏釋心補義

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心火也古尚書說心土也徐鍇繫傳曰
 心星為大火然則心屬火也士端按土居五行之中心列五藏
 之中土旺四季羅絡始終萬事皆具於心猶萬物皆生於土孔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竊意用之一字所包甚廣所推甚大
 說文用訓可施行也从卜从中鼎臣曰卜中乃可用也又庸訓
 用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士端謂庸訓用言凡可施行皆庸行也
 皇侃論語義疏直訓為無事是無所用心即無所施行也事者
 仁義禮智家國天下之事實用者也而其功在於學禮大學言
 治國平天下正心一大關鍵孟子傳孔門之學衍其說曰仁義
 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恭敬為固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為達道而又恐蹈於虛也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
 心而民不被其澤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又曰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
 母離仁義禮智家國天下以言心孔門無是說也白虎通義曰
 心之為言任也着一任字即可施行之謂兩漢人重經師家法
 去周秦未遠七十子相傳大義猶能上溯淵源自清淨說行或
 流為法術又流為虛空又流為邪僻皆非正用不可施行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日月風雷雨雪霜露春生秋殺乃天地
 之大作用大施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說文性人

強識編

卷三

廿六

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錯曰五性仁義禮智信
 屬陽所以五五陽數情屬陰所以六六陰數皆與孔子言性相
 發明若莊子與桑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云靈臺者心也不知
 許書訓靈為巫或體直从巫以靈訓心非許說也故說文一書
 闡發微言維持名教為說經所宗云

強識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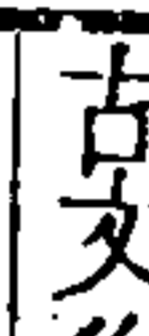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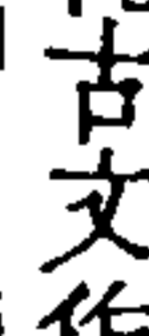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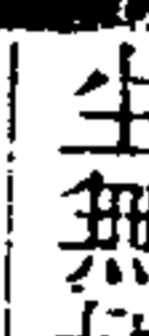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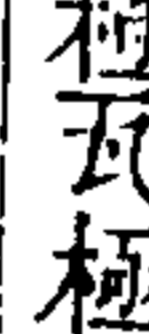

卷三

廿七

說文用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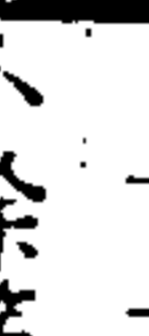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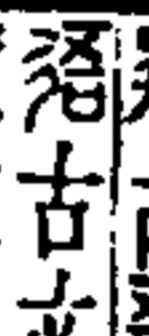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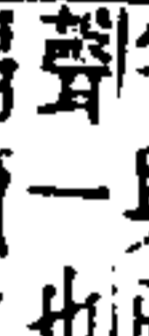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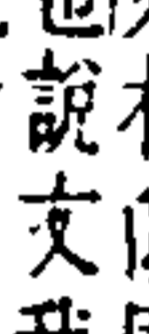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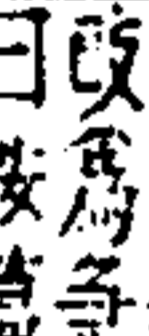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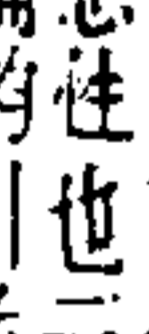


白華視我逸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
怖怖乎吠反又字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
怒也士端按此可作許書亦用韓詩之證怖為本字邁為段藉
字毛詩多用段藉字吳氏說文引經考云正字通譏說文引詩
無藉是未考經典釋文也

說文憐極二字考

按憐字籀文作憐辭氏款識列周石鼓文吳人書西莊氏石鼓
然疑云慈說文作憐哀也從心夨聲夨說文作極疾也從心夨
聲一曰謹重兒愚謂許書心部夨旁著也古籀心或在下如懼
古文作憐古文作憐籀文作憐古文作是
氏文選樓重摹天一閣宋拓石鼓文憐字完好極字作蓋文
本作亟古從又之字亦或從支程氏數秦漢瓦當文字列秦長
生無極瓦極作極字從敬得聲此許叔重所未錄者漢與天
無極瓦作又清文作亟與石鼓文合方言亟憐愛也東齊海
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陳楚江淮

彊識編

卷三

之闕曰憐是方言作亟與石鼓文合其亟旁從心實始小篆蓋
自古文而篆偏旁加減賴金石古文以證之說文大徐篆作極
小徐篆作較大徐為勝潘氏迪石鼓文音訓云初在陳倉唐
許書憐下不著籀文慈又潘氏車馬說文我下亦未列籀文
疑古吾我通爾雅吾我也說文我自侑吾即潘清秦詛楚文作
吾古文從亦清從許書復古文退後古文慈是其例也又
說文義下列篆字云墨翟書義從弗弗於聲義未協弗當作我
墨子雜志曰墨翟書義從弗弗於聲義未協弗當作我
字與弗相以周晉姜鼎銘我字作非義之從非聲與義之從我
聲一也說文我字下未列古文作非蓋鐘鼎古文又從非清可作從
編讀也士端按高攸以鼎銘我文作非古文又從非清可作從
華之證徐本古文我作蓋傳謄也莊氏孫氏以石鼓為字文
周時竹書南先生進學定為周宣王是也又段氏注說文極下
改為急也云各本作疾也今依韻會正鈕氏駁之
曰按篇韻引並作疾也則不誤韻會蓋仍毛晃之誤

說文引尙書古文

按許君闕下不引書解下引書蓋許君親見古文如此手部撻
下列古文引書曰以記之同此義例江氏尙書△注音延
曰解從平在門中象推門之形故其誣為開亏六書為指事謂
開明堂之四門日出政教于天下士端按汗簡門部亦作解云
見說文

許叔重不用緯書

緯書出于漢世其解字多主會意許氏毋不主其說蓋許書師
傳主形聲者十之六七如春秋元命苞云王者置廷尉讞疑刑
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故立字士坐一人詰
屈折著為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惟尸
稽于寸舍則治有分故為尉示與尺寸宋均注云士事也坐係
也尸人舛人舛不可無乃戴之者示天下不可無外也許書云
廷朝中也從及足聲解廷守專主聲又云尉从土案下也從尸
又持火以叙申續也許書解尉字以案下叙申為訓義兼段藉
漢隸亦以又作寸足徵緯書出于漢世乃以隸法解之許書本

體識編

卷三十一

小篆曰故賈逵諸儒不宗之而許氏亦遂不主之也篆隸相承
率多繆誤非其徵與又水之為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
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
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許書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
中有微陽之氣也許書本小篆字有多從橫水者如益之屬正
中有微陽也元命苞謂兩人交一以中出者仍是從隸法解也
又考異郵云風之為言萌也其立字虫動于凡中者為風又二
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字从蟲蟲為
言屈申也又二九十八主風風主蟲故八日而化許書云風
八風也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從虫凡聲按許云從凡聲其

也又說顛辭云地之為言婉也承天行其義也居以下山為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故其立字土力于一者為地力勤也一即大也許書云地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星之為言精也榮也陽之精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許書云壘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從晶生聲黍夏出秋改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為黍許書云禾屬而黏者也曰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据此許書多主形聲為音韻之祖

彊識編
君不信緯書故從卯之劉不改正文金部鑄即劉字段氏改鑄作鋤直不成字破兩雅釋詁勝肩克獨皆訓殺不定從刀許書金部鋤從鋤錄皆訓牙不定從牙段改田作刀謬矣又破許書鑄從雷雷從卯聲皆不從卯從卯者漢隸遵鐵鑄而變故隸許列漢碑皆從卯作劉祗征南劉君神道碑作劉此漢隸僅見又隸辨云漢書王莽傳云受命之日丁卯也卯劉姓所曰為字据此劉字從卯實始于漢隸宋王復齋款識揚本晉銅尺銘文有識走鑄說銅尺云是劉故作鑄款晉時猶正其失許君不信識緯非明徵與說詳拙著說文按定本

卷三 卅一

玉篇彙字誤解

彙說文訓似狸玉篇云似狸蓋玉篇彙下別有彙字訓似狸是彙下似狸二字乃涉下文彙訓似狸之譌段氏據以改說文非是

廣韻亦作似狸蓋沿玉篇之誤廣雅別訓彙恐未確

廣韻引說文誤

說文鱧鱧也從魚豐聲鱧魚名從魚麗聲二字聲義各別廣韻引說文鱧鱧也鱧上同合體鱧為一字非許例矣

說文饑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引論語曰會饑而餲又饑飯傷熱也許君訓各不同廣韻訓饑為會傷熱殊乖許例類篇訓饑或作饑更誤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曰饑餲臭味變皇侃義疏饑謂

彊識編

卷三 卅二

飲會經久而腐是邪曷疏饑飯饑臭引字林饑飯傷熱溼爾雅郭注飯饑臭玉篇臭味變字書訓解皆不合曰許說為正

類篇引說文誤

哺類篇引說文云哺申時會一日歃也按說文哺申也不云申時會考說文別有哺字云日加申時會類篇誤以哺解哺

又說文舖日加申時會通籀文廣韻亦云通籀文舖類篇於會部舖下引說文云申時會又以通列皿部引說文亦作申時會不云通為舖之籀文是許書古籀譌脫於後世之字書不少也

古文方圓二字象形說

楊氏丹鉛總錄謂口字說文音圓象周巾之形蓋方圓皆象形也然釋口字較詳釋○字獨畧士端竊引申之云按說文惟圓字訓規今時罕用此字若圓訓天體圓訓圓全方訓併舟說文不以方圓訓規矩則規矩古訓當作口○象形墨于經上圓一中同長也畢氏注云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士端廣其義曰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好即取于中之象也環字古文作日秦權文官字從日聲作日晶氏三禮圖列鹿中兕中皮樹中間中虎中禮正義云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戴侗六書

彊識編

卷三十一 卅四

故云○陟弓切中○而貫之中之象義也其其中曰中宏聲是說之曰林罕謂從○象三方上下通中也據此則中古本作○作中作申皆篆隸之變畢氏謂一中言孔量之四面同長是墨子書圖當作○墨子又云方在隅四謹也畢氏注云謹疑維字士端廣其義曰謹維形相近之誤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四隅為方四謹即四維皆方也是墨子方本作口與○同又經說上云圖規寫方也畢氏注云此釋經上一中同長也士端廣其義曰周髀算經筮以寫天注寫象也易云天坐象又象也者像也釋文眾家皆云像擬也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支為支之謫說文支訓小擊於圖規義無所取說文支直兩切十尺也人手中

尺故從十從又長十尺目為度謂取圓規而擬度之也經說上又云方矩見支也畢氏注云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謹也士端廣其義曰見眠也說文祿下云明眠以算之柱隅四維可眠以算者也故曰見支也是墨子書方圓皆作口○象形其著于經典者禮投壺云鼓○口釋文謂○圖釋口方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圖點有方點故以為圖者擊鞀方者擊鼓據此古以方圖作口○象形僅見于此自經典方圓字行而口○古文廢矣說文有口部無○部其○文或散見別部時出他說六書故云日之○自取象于圖初不從口亦無從一之理日中從乙流俗相謂不察者習信之也星古文作○天之庶曜也古單作○為其嫌於

彊識編

卷三十一 卅五

日也故象其心為○隸書與品亂故又錯之以聲而為○參為○晶為○晶虞書曰日短星踰莫飽切又別有聲音力求切詩云維○與○參其曰雷也陸氏音卯誤也○與○禰為韻晨為○汗簡晶為○參為○見尚書晨為○出義雲章鄰作○出碧落文莊氏說文古籀証證目○說文從邑部今本說文○鄰道也作○者蓋籀文也又汗簡以口為方云見尚書此蓋涉刃字而誤說文所涉也從二關關者關口之義非謂口為方也薛氏款識列哉敦元衣赤環環作日史孫鑿鑿作○其音讀鑿作○者象形象也邵戒山元史類編引張理易象圖說云順而左旋者天之圓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

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其微矣

釋藉

按古人文字多段藉段藉之例半由聲音有以音同音近相段者有以語轉相段者破藉籍說文雖艸竹二部分列實皆從藉得聲故以同音通段儀禮士虞禮注云古文藉爲席藉有席音是其證史記正義藉寸管反名籍也又薦藉也又租夜反即借也賈氏羣經音辨藉薦也在夜切藉天子田也才亦切禮躬耕藉田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謂春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士端按許書本字作藉云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僧故謂之藉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明堂大道錄引作藉經典文字辨正云藉正字借別字說文人部有借字乃徐鉉增

入漢書郭解傳以驅藉助報仇古藉字墨子魯問篇程慮耕天下而會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程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注云兩籍字皆藉字段音文心雕龍書記第二十五籍者借也歲俗民力條之于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婁機史漢字類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同又江都易王傳國中口語籍籍字或作藉又孟子云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助藉徹徹皆以音同音近爲訓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例旬師疏天子籍田千畝藉借

此三百人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僭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
据此則藉訓僭為音同助訓藉為音近周禮鄭大夫讀勑為藉
杜子春讀勑為助勑藉從雙聲讀也勑助從疊韻讀也周禮注
又引孟子作七十而勑類篇勑字下云商人七十而粗或作勑
又周禮以興勑利毗或省粗且字古音讀若祖與勑字亦音相
同也周禮司巫藉館杜子春云藉讀為鉏鉏藉也元謂藉之言
藉也皆段藉通用例也

禮記通考 卷三十一 廿八

釋矜

羣巖音義云特坐矜念謂从予令我所獨念也若從予今者音
巨斤反矛柄也校臧氏拜經日記辨矜憐之矜宜從令聲足補
字書之缺但仍偏彖從矛猶未辨之析也惟吾友陳氏雪峰棗
釋藏古本羣巖音義矜憐字作从予令士端謂慧苑云我所獨
念則明明從予而不從矛矣從予其義從令其聲慧苑援引字
書足資考證又得雪峰精校誠為善本辛卯遇雪峰于都中士
端捐棗二頁延至十年殺青未竟助其成者李月汀太守也秦
楚文有矜字唐贈秦師魯國孔
宣公碑陰乞特矜照正作矜

禮記通考 卷三十一 廿八

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

王寬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說文因段氏書成未
卒業並日藁付之後先生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余從父
郁甫先生手錄說文古韻凡標注王云者即先生也筑似等五
弦之樂也王據吳都賦改當从竹珣聲築字从此得聲迷今刻
本誤作迪王从玉篇改正與王云當有內字从人宀聲與字从
之與當从與省聲妃配王云當有己字妃配等字从此得聲己
即古飛字也贅王云此字當從敷得聲疑是篆文之誤元王云
當从一兀聲呂上石臞先生說此外如璿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
璿弁玉纓璿古文璿璿籀文璿台拱按从口者篆文从目者古

彊識編

卷三 四十一

文此一字傳寫互誤呂容字驗之可見呂上劉端臨先生說容聲當在十
四部而今人讀為以芮反則入十五部此聲段氏未收姑記于
此璿弁玉纓今左傳作璿又琬字今人讀與璿同廣韻璿籀文
璿今說文本作窾疑誤又鹵即鹵字又鬲誰也从口鬲又聲當
作从口又司聲呂上郁甫先生說士端鬲字考與先石臞先生
生暗合段注謬改前賢已有駁正葉本不可得端臨郁甫兩先生遺書亦未稟謹錄以示後學

右第三篇博研小學謹依玉篇汗簡歐趙諸錄辭尚功王
復齋款識並近世大儒王石臞先生讀書雜志阮相國太夫
子鐘鼎款識諸書得許氏之源流正後儒之刪改非好異矜
奇亦非嚮壁虛造此余說文按定本所考篆也蓋經傳粵古
文而篆粵篆而隸或以形近傳譌或目聲近致誤即文字段
籍亦粵聲音可不合古文篆隸互為推求邪略存一二目見
大凡尚期博雅君子匡所不逮云士端謹識

彊識編

卷三 四十二

彊識編目錄

寶應朱士端學

第四

古音通轉紀畧 古韵通轉說畧 沈休文詩用古音
 史記溝洫作溝洫 史漢引尚書異文 漢書注誤 漢
 臧陳二烈士祠神像冠服考 後漢書華公本傳考畧
 古地名多轉語合聲 明一統志謫 跋漢延熹封龍山
 頌 漢射陽石門畫象考詩記 吳天發神識碑攷畧
 荀子補義 墨子考畧 董子詁經 有瓜葛 羣書治
 要引經 六帖引詩 好溪 徐長卿 校山帶閣集

彊識編

目錄

卷四

彊識編第四

寶應朱士端學

古音通轉紀畧

古變別聲轉揚子法言吾子篇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
 其文蔚也周易作變古恂駁聲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爲下
 國恂蒙荀子引作駁蒙大學瑟兮僞兮者恂慄也鄭恂或作峻
 讀如嚴峻之峻古釐來聲同文選典引注引韓詩貽我喜蓂劉
 向上封事作貽我釐蓂毛詩作貽我來牟說文繫傳齊謂麥曰
 秣集韵十六哈秣重文麤麤云秣或麤亦從二來通作釐漢開
 母石闕銘篆文作釐敵敦銘取釐解者作受釐釐有來音又漢
 書溝洫志隤竹林兮捷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是菑來亦同音

又麥麤古凡從牟從攷之字皆音相同也古扁向聲同容齋四
 筆謂扁音薄典切唐韵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鵬
 冠子曰五家爲伍十五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
 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如遂黨都保之稱宗陸
 佃注扁當爲甸古伐發發廢聲同詩本音勿剪勿伐伐字當讀
 去聲房廢反下句芟字亦音廢大司馬仲夏教芟舍注讀如萊
 沛之沛又詩一之日芻發說文作澤次爾雅廢稅赦舍也方言
 作發稅舍車也古壽周聲同詩既伯既禱說文作既禱既禱從
 示周聲或從馬壽省聲作騶說文騶或作騶古音表凡從壽從
 周之字同列蕭部古瓜黃聲同月令王瓜生注今月令云上黃

彊識編

卷四

生夏小正云王蕢秀士端枝瓜蕢古通瓜字古本音孤古凡從
蕢之字亦有姑音爾雅蟬鼠父釋文云一名鼠婦一名鼠姑又
蟬與父守瓜瓜父爲韻

古韵通轉說畧

春秋傳魯哀公曰祇見疏也孔疏謂多祇同聲士端枝移立等
字從多聲易无祇悔九家作无敫又潜夫論敘錄云觀吏所治
屬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多與爲爲韵史記引書南訛作
南爲是其證又明主思良勞積賢知百察阿黨不覈眞僞又人
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唐韵正云化古音毀禾反又明王統
治莫大身化道德爲木仁義爲佐皆唐韵正所未引

韓非子揚權篇不知其名復修其行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
誠信下乃貢情又道者宏大而無形德者駁理而普至至于羣
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甯又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

彊識編

卷四

三

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
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莊子德充符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于外乎于之神勞乎于之精
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予以豎白鳴在宥篇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焦氏易林乾之大有上帝之生福佑日成修德行惠樂
且安甯潜夫論敘錄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厚薄以著其形
天顯厥象人寔奉成弗修其行福祿不臻皆古韵相通轉

沈休文詩用古音

休文四聲譜成而古音晦然必謂休文不識古音則過矣如休文八詠詩飛衣歸衰遠依何嘗不脂微並用河間紀氏著沈氏四聲考謂程榮所刻休文集衰字下注一作非考休文用支脂之無一字入微微韻亦皆不入支脂之則作非為是士端校紀說非是古音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並用休文八詠詩本用古音程氏改衰為非盡去古人之籍繆矣江淹扇上綵畫賦亦用衣飛衰歸乃萬光泰四聲譜考畧謂沈韻入微獨用紐合衰字為微韻內字更繆矣然則謂休文不通古音亦多由後人之改竄第据四聲改古音以就今韻並休文詩之用古音亦晦矣是

彊識編

卷四

以古書不可輕改

史記溝洫作溝洫

論語盡力乎溝洫夏本紀作卑官室致費于溝洫包氏曰洫古洫字士端校毛詩築城伊洫傳洫成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云洫池正義曰洫洫音同破說文洫疾流也從水或聲不訓為溝段氏校本毛詩詁訓傳謂洫乃洫之段稍是也士端謂毛詩古文多段稍許君詩宗毛氏闕述三家故說文洫下引論語曰盡方于溝洫蓋許用韓詩作洫不取毛詩段稍特於洫下訓本字云疾流而不引論語文也古邦域字許書本作或又闕古文作洫是古洫洫通

彊識編

卷四

史漢引尚書異文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索隱謂阜陶謨文士端按史遷多用古文偽孔傳無教二字蓋卽本此漢書王嘉傳云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士端按班氏多用今文偽孔傳逸欲有邦云云蓋卽本此偽孔取兩書聯綴成文又於形近音同之字變易其說正閻氏所謂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也又逸周書作雒解乃因蔡叔于郭凌注郭凌地名士端按古音凌鄰聲近凌與陵通今孔書作鄰蓋晚出古文襲用經傳舊語變文段稍鄰行而凌晦矣說文凌從凌聲司馬相如說凌或從遊是偽古文亦皆有根據也

漢書注誤

漢書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云南方暑溼近夏痺熱師古曰痺黃病也王氏讀書雜誌曰訓痺爲黃病則痺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痺者盛也字又作痺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痺作痺大雅桑柔篇逢天痺怒言盛怒也痺熱卽盛熱近夏則盛熱也士端按金匱書有痺瘧謂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痺非黃病若黃疸亦從溼得之一身盡發熱師古蓋以黃疸之疸同音訓痺而實則痺與疸證治迥不同當以石臙先生之說爲允

重修漢陳二烈士祠神像冠服考

道光十八年秋嶺山先生修漢陳二烈士祠既藏事裝飾神象同人目烈士冠服請士繪按漢制幘頭有兩耳方氏通雅云古分冕弁冠漢晉分幘巾帽皆通稱也古冒務無毋牟莫勉皆一臂之轉漢魏晉謂漆紗之冠曰幘通用曰巾幘與服志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備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玉海引漢孝文高其顏題績之為耳崇其巾為屋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續漢書與服志漢興續其顏卻擇之施巾連頭卻覆之今卷幘是其制也又與服雜事云漢桓帝

強識編

卷四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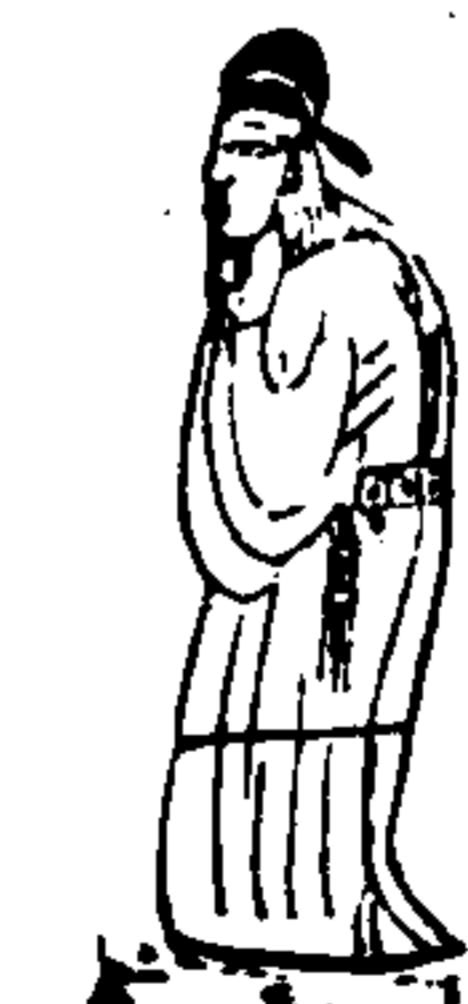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孔叢子廣服篇云題頭也顏顏額也蔡邕獨斷云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又通雅云耳者即近代之帽翅封氏聞見記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腳後幘髮故俗謂之幘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為之其腳稍長士庶多自純纒而腳稍短開元燕公張說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幘頭据此唐謂之腳即漢謂之耳中率古今注謂周武帝裁四腳則坊刻本轉寫之譌阮氏摹刻顧虎頭畫象列女傳引漢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母生五子皆二千石所畫幘頭皆有兩耳是其證鎔山先生卜以九月初四日開工士端即於是夜夢古衣冠二人持書而授讀第一冊文皆科蚪曰是道言文尚書又一冊文係漢隸曰是古韻部分恍惚中知為烈士謹記其袍皆朱色幘

頭有兩耳如荷花瓣然今神象袍用藍色幘頭無耳同人乃命雕匠刮去藍色露出朱色按摸幘頭兩邊尚存銅管原係安置兩耳年久脫落其袍用藍色蓋斯此裝象人未之深考關者補之譌者訂之後學者責焉同人俱為歎服云

謹依列女傳畫象漢制太守冠服圖正面



謹依列女傳畫象漢制太守冠服圖旁面



強識編

卷四

九

後漢書華公本傳考畧

按後漢書臧陳壽三國志華公本傳有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後漢書章懷注引華公別傳曰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愔士端按陳壽魏書作青黏說文麥部無黏字黍部黏相著也玉篇麥部黏俗黏字黍部黏相箸也女廉切玉篇多本說文或說文舊本有黏字然皆不詳為藥草惟本草綱目黃精下云一名黃芝又萎蕤下云一名地節蘇頌圖經曰隋時羊公服法云黃精是芝草之精一名葳蕤陳藏器本草引陳壽魏志華

疆識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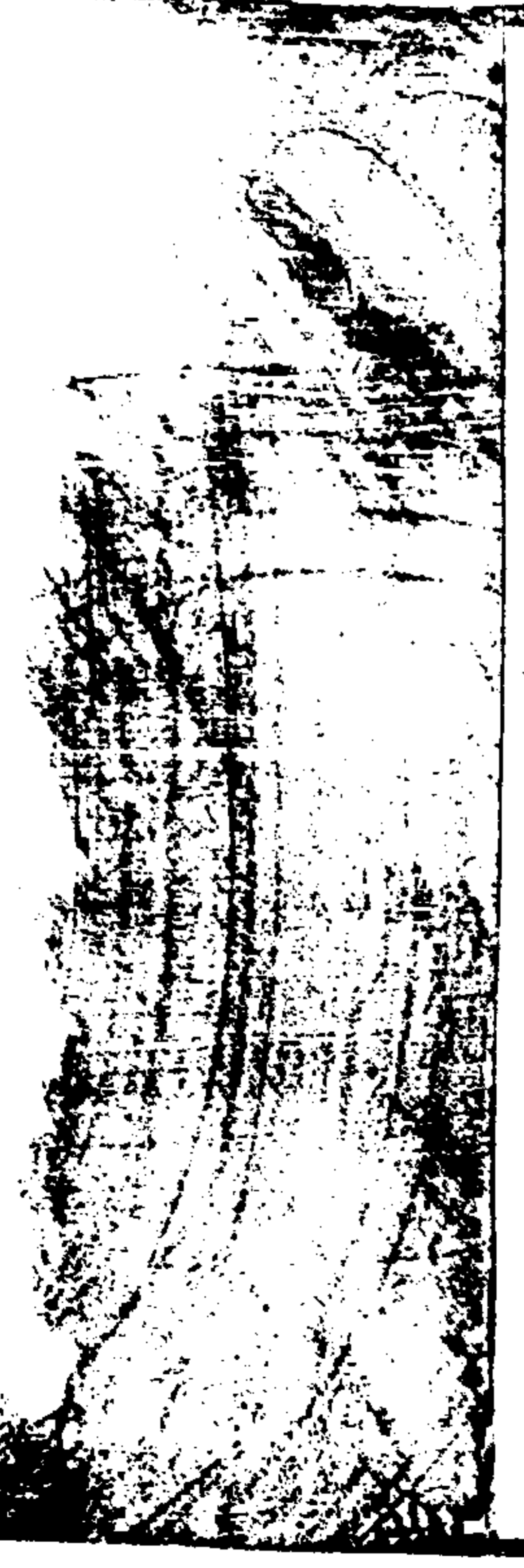
公本傳云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即萎蕤和漆葉為散主理五臟益精氣去三尸蟲李時珍綱目曰蘇頌謂黃精即葳蕤今攷黃精萎蕤性味功同故青黏一名黃芝與黃精同名一名地節與葳蕤同名則二物通用亦可又綱目漆葉下蘇頌引華公傳亦同又引或云即黃精之正葉者時珍曰按葛洪抱朴子云漆葉青黏凡藪之草也樊阿服之壽二百年是也又漢書云游藝甚酸魏志作蒜壘大酢按北齊都邑師道與造象并古驗方有雄黃沫大酢義例正同沫即漆字段藉酢醕古今字答兩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本傳云游學徐士兼通數經舉孝廉不就公亦漢世儒者蓋天生此神聖賢人既使為儒生且通經術又使

卷四

為良醫且濟世人又使為忠臣外于奸雄之手且傳于後世天之生神聖賢人豈有限量乎寶應最爾邑祀漢忠義祠廟者三焉一關聖大帝廟一臧陳二烈士祠二烈士安宥產也一華真君祠在東城灣地接畫川樓開縱權碧柳盈溪春雲覆苑都人士女祈禱醫方藝辨香而繞關觀流水以接軫范史云恥以醫見業陳志云本作士人以醫自憐夫醫亦何恥且悔之有益以不得已而醫曹操頭風且令常在左右以是恥且悔憤嫉素結耳不然何千秋而後靈爽在天猶不憚活人無算耶觀其求還不返卒為操所害其大節與關聖辭操據陳壽志臧公拒表一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斯皆不負矣

卷四

徐金鑑敬棻更名孟文



古地名多轉語合聲

長安志卷第十一萬年縣潯水今名沈沈一作水說文曰潯古穴
 反水名在京兆杜陵漢書注晉灼曰潯音決師古曰地理志鄠
 縣有潯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畢氏云地
 潯水潯當為潯字之誤說文云潯水出扶風鄠縣北入渭是也
 然唐本已誤為潯師古有音北云潯無此水蓋承其誤矣土端
 按長安志第十二長安縣下潯水來自鄠縣界北流入渭潯水
 在縣南一十里東自萬年縣界流入據此則地理志所云鄠縣
 有潯水其為潯字之誤無疑水經注曰潯水自樊川西北經杜
 伯冢畢氏云水經注又西北經下杜城其字或作水旁穴與沈
 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畢氏云其字下十括地志曰潯水又名
 石壁谷水土端按石壁谷三字即潯字之合聲下十二卷又云
 坑谷水畢氏云坑即沈字之俗亦潯水也土端謂坑
 壘識編

卷四

谷亦潯之合聲石壁谷三字合聲坑谷為
 兩字台聲亦方音所謂疾徐輕重之別也

明一統志譌

明天順五年李賢等纂修一統志以漢臧陳二烈士列于淮安
 人物傳士端按後漢書臧洪傳云廣陵射陽人也注云射陽故
 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是今之射陽聚即射陽故城也在縣治
 東六十里地多漢時古墓如孔子見老子畫象石關前賢金石
 諸書謂得之寶應射陽聚者即此地也是安宜為寶應舊治其
 徵一也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
 至射陽入湖高郵平安土端按安宜縣前漢為平安志云北
 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江都高郵平安土端按志於射陽下注引
 射陽通亦隸吾邑先九江太守地道記有博支湖波湖與
 山帶閣集有贈湖上博支子歌據此射陽本屬安宜其徵二也
 壘識編

卷四

十三

前明熊公尚文官整飭淮陽兵備特建專祠呂坐祀典碑云臧
 陳皆寶應產也如繫淮安人決不於寶應立祠建碑大書漢刻
 其徵三也乾隆七年程公國棟重修鹽城縣志云臧陳並歐陽
 澈俱非本縣人鄉賢祠祀典雖存之而不以入人物傳體例謹
 嚴其徵四也汪容甫先生廣陵通典列射陽臧洪具為信史又
 云唐嗣聖元年十月楚州司馬李崇福率山陽安宜鹽城應敬
 業按唐初三縣屬楚州章懷注稱楚州安宜其時去漢未遠舊
 蹟不至譌繆縣志晉置廣陵郡射陽縣齊置陽平郡漢四安
 帝置安宜縣屬揚州揚帝時屬江都唐武德二其一曰安平隋文
 四年立倉州領安宜縣尋廢州以縣屬楚州又廣陵對云漢室
 傾危董卓于紀其有區區郡吏義感邦君結盟討臯升壇慷慨

必外為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又蒼錢少詹事云承問陳書宣帝太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云廣陵皆在今揚州府治之北四里漢之廣陵國隋之江陽縣也其徵五也宋秦觀揚州集序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凡稱廣陵者皆今之揚州也其徵六也又按陳壽三國志列陳琳亦繫射陽人乃李賢於揚州人物傳稱琳為廣陵人於淮安人物傳又稱琳為射陽人一人重出兩傳錯見其紕繆概可想矣

卷四

跋漢延熹封龍山頌

碑為吾友劉君楚楨宰元氏所掘得佩卿叔俛英卿攷證詳審謹補其義云

按碑云虔恭明祀即詩敬恭明神漢白石神君碑西嶽華山碑魯相置孔子卒史碑息文選陸士衡江文通雜詩注皆作敬恭明祀詩釋文亦云或作明祀是陸氏所見毛詩猶有作明祀者愚以為經文由古文而篆隸版本易譌石刻可據是渾讀明祀無疑碑易敬作虔者呂上句云敬天之休避複字而變文也又第六行七牲法會下或書碑偶誤刻去數字提行再書亦它碑所罕見

彊識編

卷四

祀與神已偏旁形近而譌凡古書舛誤有因或呂形近或呂聲近阮氏鐘鼎款識列商伯申鼎申作乙又申鼎作乙反形母乙鼎已作乙周宗周鐘神作祀商兄癸酉祀作祀古書爛簡或脫其偏旁上下之形呂致祀字譌而為神禮郊特性所以交於日月明之義也鄭注且當為神篆字之誤王氏經義述聞云汗簡引古尚書神作禰古文四聲引崔希裕古神作臆集韻古神作臆脫去上半而為旦矣是其例詩鄭箋亦作神者後人據誤本經文而改箋以就經也

漢射陽石門畫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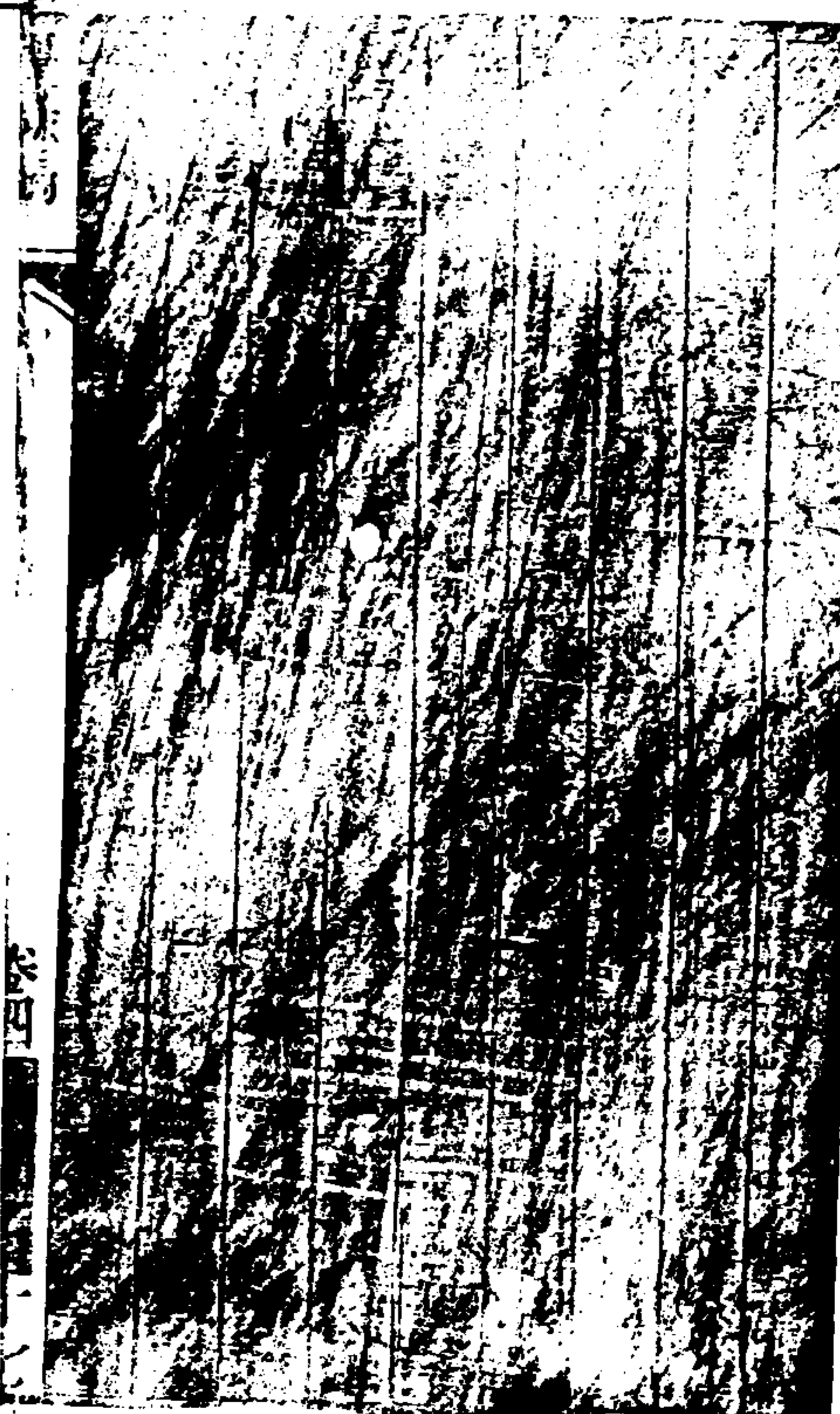
吾邑射陽多漢人古墓此其墓門之石刻也乾隆間始出土江都汪容甫先生移歸其家後四十年厥嗣喜孫字孟慈官戶部時士端計偕入 都言於孟慈請將原石送還寶應今在城內東隅畫川書院振秀堂是石畫象正面中層下界筍簷上有人形跌坐者諸家皆未攷及士端案鄉射記云命弟子升設豐器氏三禮圖云豐作人形戴杆為戒據此知古人燕飲必設豐器以示戒此卽豐侯之器也說文豐字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是其證也余辨有豐字考洪氏顧煊平津讀碑記謂如今之佛座赤身居其上者何其未之審邪下層列匡杙杯釜又圓器中為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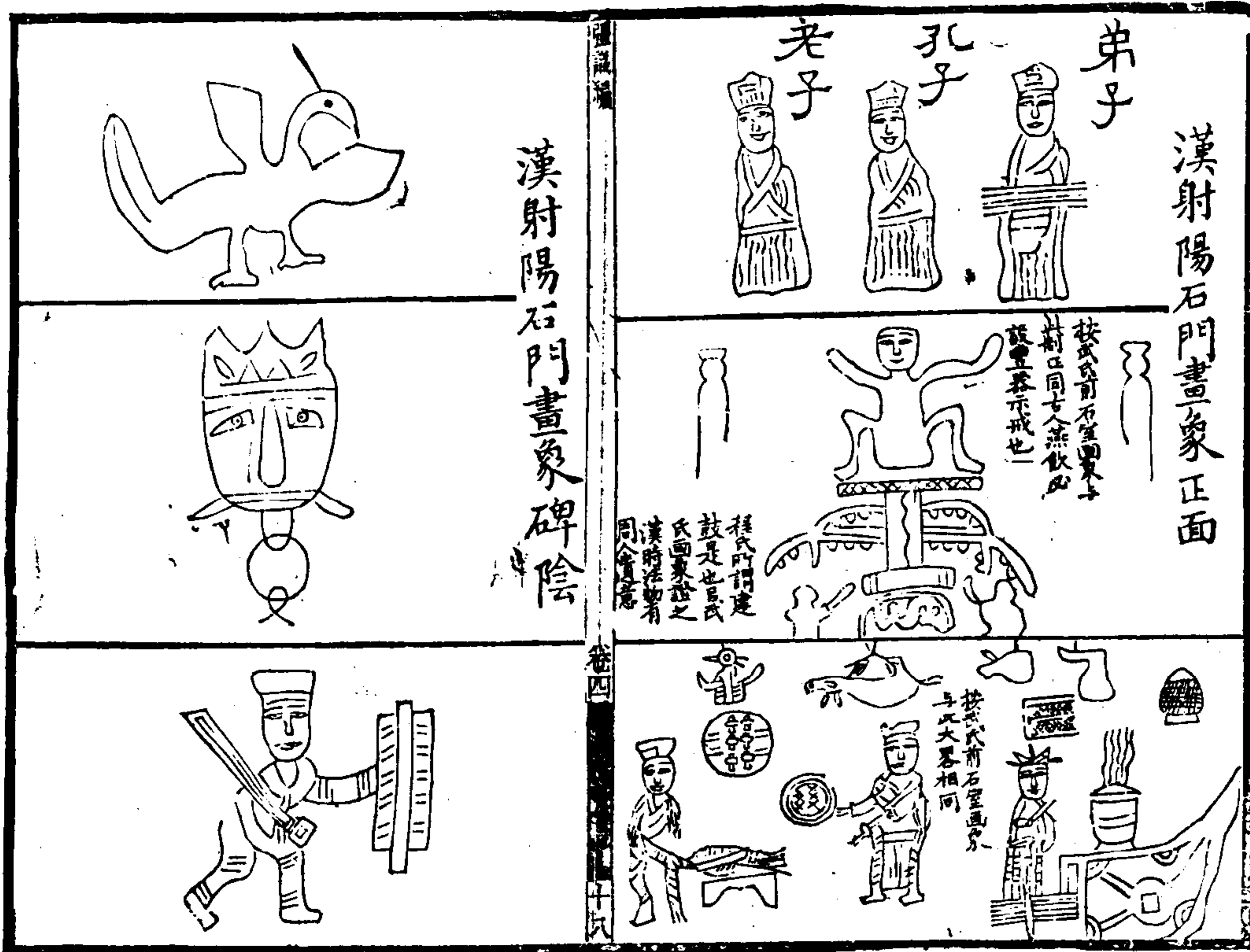
彊識編

卷四 十六

布文者當是古籀中之類所列鹿豕行竈等物武氏前石室畫象與此畧同又一石刻飛鳥獸首舞盾者乃是石之陰翁氏兩漢金石記分為兩石云其高與濶稍殺之誤矣凡石闕本二此闕汪氏僅得一石其一石沈之水中遂失所在鄉俗呼為伯夷伯齊墓疑卽沈水中之石或云曾見有畫顧夷齊象者土人不知而謔為伯夷伯齊墓也又建鼓兩旁有二人執椎擊鼓其形今雖剝蝕尙可辨明惟豐器左右亦各有一人隱隱似侍立狀去豐步武較遠各在石之邊界人多置而不擗余嘗細審得之孫氏訪碑錄云在江蘇江都其時尙未送歸寶應也道光庚子冬日吾鄉同人有重修縣志之舉屬余考訂金石時於此畫象

多所疎漏茲彙是編復加詳審並系目圖云





漢射陽石門畫象正面

漢射陽石門畫象碑陰

按此石室圖象
與前石室圖象
同其古無異也
蓋畫亦非也

按此石室圖象
與前石室圖象
同其古無異也
蓋畫亦非也

按此石室圖象
與前石室圖象
同其古無異也
蓋畫亦非也

往會邗上戴君彥生精于瓊揚建鼓兩旁確有此二人執槌
無殊士端又按豐器左右尚有一人拱立兩旁陳氏禮書謂
建鼓位女在豐器禮云命弟子設豐則豐之左右有二人无
疑但漫漶已甚存形似而已附記圖後日質大疋

增張容園徵君觀漢射陽石門畫象詩并敘

按碑自汪容甫先生訪得後金石家各有攷證不贅述余
嚮臧搨本未見原碑辛酉仲春轉徙寶應幸獲觀之感而
賦此

江左貞珉漢代遺僅有灑水校官碑昨遭兵燹再三次未識
存以遠系思厥後金陵天醜碣二段復為祝融威打木弄滅

彊識編

卷四 十九

世所稀我迺鈎鈞板又沒惟茲畫象碑全完近出射陽之湖
灣諺傳墩言楚王墓石門倒臥枕波瀾一石沈埋一石起長
據慮僂尺倍徒上繪 宣聖向老聃竝肖主賓相見禮分書
三列各題名後執帛曰弟子備我冠山立衣楚楚望之儼然
敬心生中央荀虞形悉約下即魚羞亭鼎鑊碑會飛鳥獸銜
環一人舞盾勢磅礪粵叶漢畫湖武梁濟甯石室启祠堂帝
王聖既古吏蹟刻畫書識榜分行鄱陽洪氏著隸續縮附梓
人數十幅泰室石闕孝堂山其餘圖說不勝錄後獲此石兩
面鐫當補歐趙所未編惜非季月何从攷疑與五鳳相後先
述學先生真嗜古昇至江都快先覩後來遂置安宜城却似

去珠還合浦同觀刻姓名標誰其書者安吳包勸哉多
道山路皆余舊用文字交諸子尙存延陵客管蒙手贈拓以
墨別久何肯聯古歡重論古今與樂石謂儻微吳君廷慶我今辟地
居是邦質庶言尋舉伯通訪求片石可與語聊且慰我窮途
窮

右詩既成就正於朱銓甫先生遂訂金石交因讀其碑圖
并攷於碑陽中層荀虞後審爲豎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
備爰綴數語以誌欽佩云上元張寶德并識於安宜寓舍

吳天發神識碑攷畧

按俗稱二段碑七月字皆作崙此正古文段稽三國時猶用之
北齊道與造象并古險方蜀漆作泮同此義例攷尙書大傳云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漢書律歷志引書七始詠史記夏
本紀作來始滑紫隱謂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士端校
索隱誤也采帛二文皆曰崙字爛簡而形相近之譌伏傳班志
用今文作七遷書雜用古文當作來古文多段稽吳禪國山碑
四表作三据籀文儀禮觀禮疏引書三岳三海皆積畫是其證
裴駟集解引鄭本作召愚謂來采來治始皆形近來在滑召聲
近既出書作忽劉伯莊曰忘忽解之更不可究詰矣据此遷書

彊識編

來爲來之譌曰此碑證之益信皮碑自嘉慶年開已燬塌本甚
希余在都中購求十年未得既
乃得于琉璃廠買友曰溫明未本技之無異計其時伯英一本
雪峯半本今秋遇容園云伊家有二本皆流落無存容園謂余
此本千金不易矣神有宋人胡宗師石豫顯名此外尙有嘉靖
甲子耿定向題名款是日南畿數行云云嚴氏江甯金石記未
錄併記于此

荀子補義

非十二子篇覲然楊倞注覲未詳或曰覲與規同規小見之貌士端按任氏小學鉤沈引集韻類篇引坤倉云覲眇視兒又易豐卦釋文古易音訓周易會通並引聲類云關小視士端謂覲與覲通廣雅覲視也王氏疏證云覲與窺聲義相近也是其證又與嬰通方言嬰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嬰郭注嬰嬰小成貌戴氏疏證云說文嬰媿也讀若矣秦晉謂細為嬰廣雅嬰小也義本此又王氏廣雅疏證云郭注方言嬰嬰小成貌嬰猶規規也莊子秋水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不亦小乎說文籛小頭籛籛也讀若規義

彊識編

卷四 廿二

竝同也廣韻縑細繩也嬰縑竝音姊宐反義亦同也

億億然楊注引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士端按文字指歸云億拒心不欲為也

墨子考畧

非攻篇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注云文選注蘇文類聚皆引作戡此戡字之段音說文戡殺也爾雅堪勝也士端謂古凡從甚之字亦多從今孔書戡黎書傳及說文皆作戡說文糴古文作糴爾雅糴謂之泔冊府元龜戡定作龕定是其證

天志篇引太誓吾有命無廖僂務按此為真古文太誓也孔書作罔憇其僂蓋變文以淺近出之非命篇上作無僂排漏非命篇中作毋僂其務士端謂排漏即僂務之轉聲鼻字古音同自古音之友微齊魚虞模侯皆同部文異而音近也

經上止以久也畢注以同已按久字古音讀若几止字即已久

彊識編

卷四 廿三

二字之合聲

經上化徵易也經說上讀買化也又化若龜為鶉按化易也買化也化即古貨字古泉刀齊太公化泉史云貨古作化故以貨釋買與易也又云龜化者此化字古音讀毀禾反譌或作訛龜化音同買化義近兩事統以化字釋之爾雅廣雅正多此例讀貨讀譌同列歌部古亦多祗同聲也淮南齊俗訓云夫蝦蟇為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按蝦蟇與龜蓋方音疾徐輕重有不同又龜即蝦蟇二字之合聲又列子天瑞篇云若蠅為鶉

董子詁經取譬同之例

按春秋繁露漢察名號篇名之為言鳴與命也又名之為言眞也古音列眞部號之為言謫而效也古音列蕭部漢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古音列陽部漢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古音列眞部皆其例也

董子詁經以重言詁一言之例

按禮記鄉飲酒義春之為言蠢也秋之為言愁也繁露陽尊陰

強識編

卷四

廿四

卑篇云春之為言猶僂僂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僂僂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春蠢秋愁皆取同聲為訓僂僂湫湫亦取蠢愁二字聲同而重言之即古人所謂疾徐輕重長短之例也尚書大傳亦云春出也秋愁也其音正同

有瓜葛

蔡邕獨斷云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士端桡有瓜葛今世猶有此俗語錢少詹事恆言錄失引又後漢書引謝承書曰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

唐魏徵羣書治要引經多古義

尚書達四聽注云廣聽於四方也士端按今山東魚臺縣馬氏邦玉新獲漢昌邑縣殘石正作四聽又咎繇無若丹朱昇士端按說文作昇讀若傲媢也從百從夂

詩邶風士端按毛詩作邶漢衡方碑云背人之凱風背邶邶聲俱同漢碑多据三家詩惟韓詩至唐尚存故魏徵引之蓋韓詩作邶

論語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士端按皇侃義疏梁唐石經三人行上皆有我字晁公武讀書志引孟蜀石經論語亦作我三人行是偽蜀尚依舊本又晁公武讀書志引孟蜀石經論語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文字選

彊識編

卷四 廿六

西都賦注引論語子曰舉一隅而示之梁皇侃論語義疏同又文選東征賦云訖于今而稱之注論語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六帖引詩斷句合古讀法

六帖卷之十五引詩魚麗章作且多且有按經典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古音多祗同聲是多與旨為韻又有旨有二韻同部君子有酒旨句且有句亦自為韻如軌枕等字皆從九得聲是其證也

好溪

路史循蜚紀蜀山氏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按今浙江處州府去城數十里有惡溪余過其地水甚平瀟謂名不副實及閱處州志始知惡溪本惡自唐段成式為太守多善政諸怪屏跡遂呼為好溪噫賢吏之有關風化不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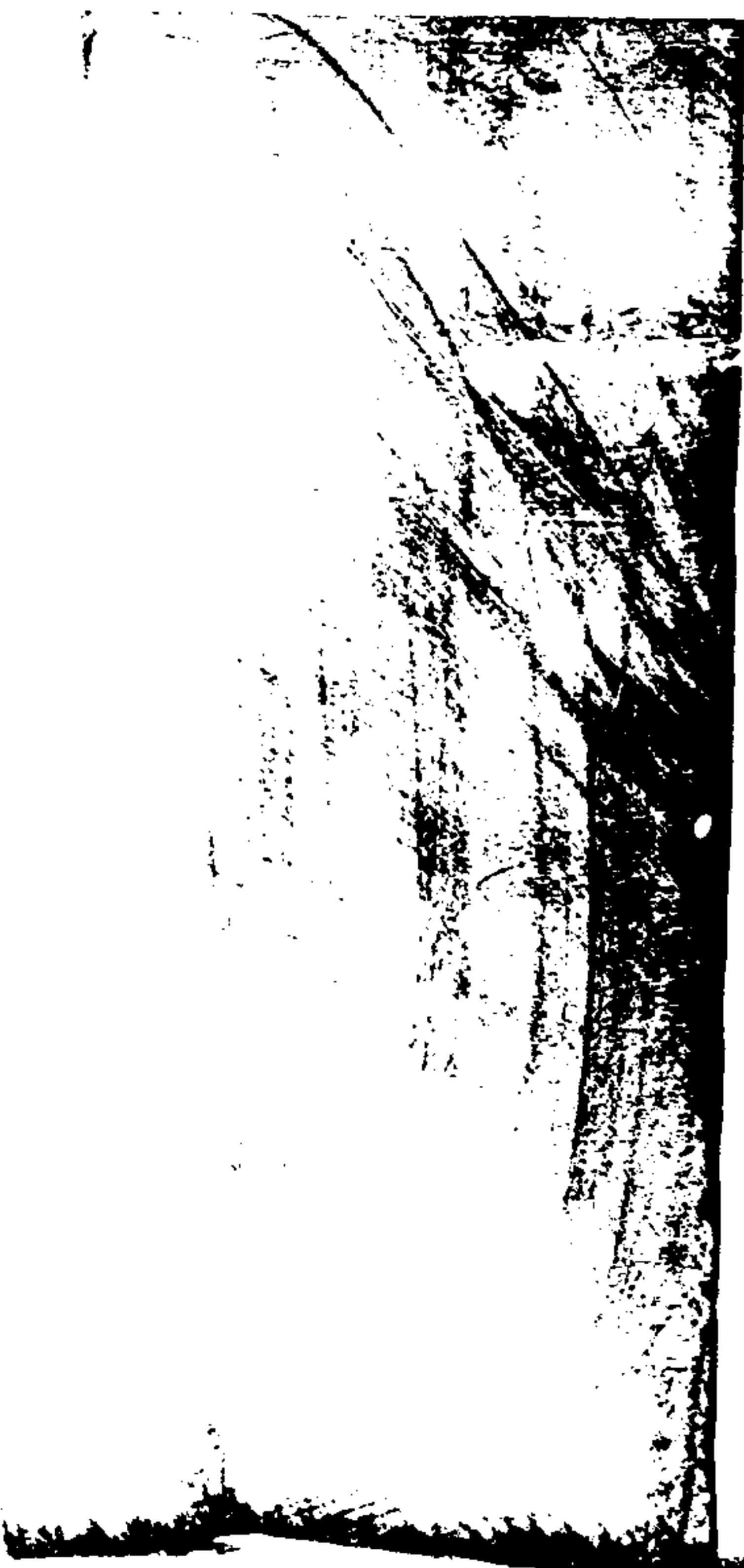
徐長卿

北齊都邑師道興造象記并治疾方中列急黃疸黃內黃等方云練樊石桂徐長卿各一兩王氏金石萃編曰徐長卿必是以人名為藥名者如劉季奴史君子之類也士端按廣雅釋草篇云徐長卿鬼督郵也本草赤箭一名鬼督郵宏景曰赤箭亦是芝類天麻即赤箭之根也唐本草鬼督郵又名獨搖草時珍曰此草獨莖而葉攢其端無風自動故曰鬼獨搖後人譌為鬼督郵也獨督搖郵並疊韵雙聲之轉語也唐慎微證類本草云石下長卿味鹹平一名徐長卿生隴西池澤山谷又徐長卿一名別仙蹤楊氏丹鉛總錄云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寶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

疆識編

蘭子秋紅之句長卿則徐長卿藥名是也

卷四 廿九



校山帶閣集

先大夫詩文集版已殘缺婁經補刻譌誤甚多從兄詠齋督學
浙江捐奉重槧命士端參校先大夫博極羣書兼通釋典孫月
峯書畫跋跋謂公用力刻澹無一字無來歷謹就家臧稿本又
於杭州書肆得明板初印悉心考訂疑者闕之 卷一不寐詩
云殷憂自不整中漫與心論按毛詩作隱韓詩作殷殷隱聲同
卷十九關車蕩詩云記得東林醉尊前又女華校說文蕩日精
也以秋華徐錯云本草菊即九月黃花者也一名女華卷二十
三朱干草堂成寄舊游諸同志詩云太息驅馳事男歡豈盡輪
梭升菴外集鬼谷子引古語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盡輪注引戰

疆識編

卷四 卅

國策寵女不敵席寵臣不敵軒許仲瓊撰錄謂鬼谷子與張儀
蘇秦云女愛不終席男歡不畢輪近秦氏石研齋鬼谷子有脫
文又草堂詠懷詩云清池曾證阿羅漢落日猶懸窳堵波按慧
苑華嚴音義注依成實論中一釋謂斷惑盡故名阿羅漢窳堵
波置佛舍利處也又元應一切經音義窳堵波舊言藪斗波

國朝江以北不乏通儒寶應亦多治經之士若精學六藝六書
竝宗許鄭又攷證金石文字皆發明海人所未到者近如劉氏
楚楨卒後惟朱文銓甫一人少受業於其從父武曹先生繼親
炙高郵王氏父子學有開原著述等身繕錄待梓今年七十有
六猶手不釋卷洵巋然魯靈光也曩與余俞理初夫子陳雪峯
世丈共討論之二君嘗向余借其學因知其名廿餘年來恨未
一見今春轉徙斯邑徑謁席前盡讀其所撰之書獲益匪淺同
人妻勸鏤板惜其力未逮焉竊請將疆識編若干條先付剞劂
氏以承其傳屬加選訂余慙寡陋敬謝不敢膺勉任校字董工
以埒名簡末則幸甚矣是為跋辛酉七月上元張寶德

疆識編

卷四 卅一

右編中常棣之華通上節適道為一章說與錢竹汀先生暗
會而皇侃義疏錢氏未引版已琴就姑存不刪因思前賢著
作繁多難自備檢倘見解相同實非有意蹈襲也又漢射陽
孔子見老子畫象考張君容園博綜諸家為畫象彙考一書
刻于邵伯均拙著于後茲將拙著原刻略為刪節益昭確當
茲編所琴從容園剛本同治元年七月士端並識

後敘

彊識編續

寶應朱士端學

尚書在治忽荅問

或問尚書大傳定呂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漢書
律歷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史記夏本
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索隱曰古文作在治
忽今文作采政忽此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形
近滑忽聲相亂始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究竟何從
士端按江氏尚書人注音疑云鄭注作自非忽也索隱
云今文采政忽當時今文家有二容有互異采政忽乃
誤字王氏尚書後案云古文在治忽索隱所見已是偽

彊識編續

本非真古文士端謹揆厥形聲尋其體例蓋七始與六
律五聲八音連文書大傳又云五聲天音八音天化七
始天統鄭氏此注云天所以理陰陽也又鄭注大傳七
其素云素猶始也鄭訓始字皆明確攷周易鄭氏義漢
書律歷志素猶始也三統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
乾之初九故黃鐘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鐘為地
統正月乾之九二故大簇為天統其于三正也黃鐘子
為天正林鐘未之衛五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三正始
是呂地正大簇為天統其于三正也黃鐘子為地正
黃鐘林鐘大簇為天統其于三正也黃鐘子為地正
春夏秋冬之始漢音七始詠注云七者天地四時人之
始也又安世房中歌七始與律歷志并周易鄭氏義諸
皆據此鄭注書傳七始與律歷志并周易鄭氏義諸
同史遷何獨遺七始之文蓋伏傳班志今文當作七
書雜用古文當作爾古文多段藉故也吳天發神識

七月字作爾用古文段稽遷書必本作泰始若非從古

文泰何由呂形近而誤為來又誤為采通雅樂曲類汗

七篆作泰與爽或又問采政與在治何說按大傳璇

機七政注亦云四時天地人想亦古文作泰政太元經

言吳有泰娥之臺晉書束皙傳作七娥王莽候証銘重

五十泰斤又通作漆墨子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

作泰始又呂聲義俱近而誤為采政移撥耳在從才聲

亦即采字聲近之譌或又問史記集解云尙書滑字作

召鄭元曰召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乃書傳列

鴻範五行傳禁棄法律文下又標鄭注云予欲同尙書

考證亦五聲八音在治召與偽古文無異何也按此恐

是校者習見偽本而改豈有鄭君兩注大傳七始于前

此乃徑刪七始而改作在治忽于後鄭注古文尙書或

古文別本泰始下有召字云云細玩鄭注呂召為對命

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許君說文出氣詞也

从日象氣出形正與下句出內五言相類召字上下必

有關文或又問召何以誤為滑按淮南原道訓混混滑

滑高誘注滑讀曰骨是滑召聲同遷書誤滑職此之故

但伏傳七始下有箸其素三字漢書七始下有詠字是

今文並有異本此古文泰始下鄭本有召字體例正同

偽孔襲用其文亦恐泰始下着召字不辭而改習作忽

以怠忽取義將就其說曰察治忽意取同聲通段以故

與鄭君相違異是則可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

左氏傳鄭太子召今傳作忽忽石經亦作中者說文引

通偽孔擬拾古書每改竄以掩其迹愚意此文當呂伏

得班志為正江氏尙書人注王漢書是也羅氏泌路史

泌知八音下當有七始本漢志而在治忽仍依為古文

其子羅氏卒作注在治忽三字注蓋亦心知其誤耳此紀文

之始不為在治忽三字注蓋亦心知其誤耳此紀文

未始又引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叶治忽長源兩引七

始後雖改在為叶其誤莫辨不遷書來始為古文泰始

知鄭注書傳留字不作忽也遷書來始為古文泰始

篆形相近之譌留字作斷簡闕疑可也閻氏尙書古文

史記正義謂與古尙書同者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

同者用馬鄭王肅三家不知三家皆注真古文不待與

今文不同且與今孔書互異安得取三家以當伏生守

節唐人不能致辨朱子古文書疑載元德問于欲問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朱子告以不可曉漢書作七始詠

七始為七均之類皆不以在治忽為然惠氏古文尙書

攷曰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猥以晚晉梅氏為

正凡漢儒專門講受少不合於梅氏書者即以爲是不

見古文王氏白田存稱謂東晉書疑爲王肅輩疑作其

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

古聖賢格言大訓往往在焉

禮賜圭瓚然後爲噫

王制賜圭瓚然後爲噫未賜圭瓚則資噫于天子士端

按尙書大傳云諸侯賜圭瓚者得爲噫以祭不得賜圭

瓚者資噫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書傳出于伏生蓋舊作

噫白虎通作資暢

蓋亦段楷字

周禮故書舞為無

鄉大夫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無為舞士
 端按無舞呂聲同段稽杜子春破段稽讀之蓋故書係
 古文卽用本字段稽經典類加偏旁攷無字本訓豐稽
 為有無與无亡毋俱通說文舛部古文舞作習林部繇
 豐也商書曰庶草繁無爾雅釋詁蕪豐也注引書作繁
 庶尚書大傳軒乎無之盧氏考異云別本作儻又無與
 巫通釋地醫無閭之珣珥疏云地理志遼東郡無慮
 縣顏師古曰卽醫巫閭淮南子作醫毋閭釋詁儻大也
 又儻有也注詩曰遂儻大東疏云今詩作遂荒邵氏爾
 雅正義曰儻通作撫文王世子君王其終撫諸鄭注撫
 猶有也毛詩傳荒有也儻荒聲之轉少儀祭儻注儻讀
 如啤投壺毋儻毋敖注儻敖慢周禮刑儻注膺肉禮器
 君尊瓦甒儀禮既夕注古文甒皆作儻方言甒嬰也是
 從無之字通段甚多道讀賈誼新書六術篇甒服有甒
 衰齊衰大紅細紅細麻備六云云
 注謂大紅細紅卽大功
 小功是皆段稽例也

儀禮古文闕為樂

士冠禮闕西闕外西面注古文闕為樂闕為感士端按
 闕樂闕聲音皆相近古文每呂音同音近相段稽鄭
 君闕注門闕則古文作樂聲義並近故鄭注疊古文又

爾雅釋宮扶謂之闕注門限楹謂之杙注屨也在地者
 謂之泉注卽門屨又楹謂之闕蓋物呂名殊名由聲轉
 作泉者為之注

古文坫為禮

執以待于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古文坫為礎士端按明
 堂位崇坫論語反坫皆在兩楹間燒土為之此云坫在
 堂角古文坫為礎者從古從詹呂同聲通段明乎堂之
 四隅卽為坫有東西則此古文作礎與兩楹間燒土之
 坫不同賈氏釋土礎禮云堂屋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
 隅為坫也江氏不主賈疏以土為之之說爾雅坭謂之
 坫注在堂隅謂坫也古人曰在堂隅者並不定作土旁
 古惟說文坫屏牆也許君係解特造字取累土故從土
 古聲左形右聲也若崇坫反坫等經典呂亦為累土卽
 通用土旁古與屏牆為一類據此凡在堂之四隅者依
 古文凡為累土者依許書此條可補全氏經史問答所
 未備

禮射

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主端按不主皮為禮射下又別出主皮之射明分主
 皮之射與禮射不同論語射不主皮射字上不云禮者

文不具耳禮射謂曰禮樂射統大射賓射燕射言之不
特中為雋也主皮則至于獲周禮鄉大夫三曰王皮因
田獵分禽張獸皮射之無侯也

今文籛為逾籛庚同聲證

聘禮車乘有五籛注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籛或為逾疏
云是十六斗量器之名士端按破工記庚實二穀量之
數斗二升曰穀云二穀則庚為二斗四升矣論語包注
曰十六斗為庚蓋沿庚籛聲同而講家誤認庚為籛故
耳幸有破工記注庚謂如請益與之庚儀禮注今文籛
為逾庚籛同聲是確證也

彊識編續

爾雅陽予也

釋詁陽予也士端按方氏通雅稱謂門引元美曰南譯
女人自稱曰娉徒娉音陽巴人自稱阿陽

豫射厭也

釋詁豫射厭也士端按古射有釋音禮記射之為言者
釋也或曰舍也易井九二射爾鄭王皆音亦云厭也又
水火不相射張氏校柔虞氏易義別錄載姚氏陸氏董
氏易皆音亦注厭也詩泮水釋文從御無釋一作射又
作敦後漢書列女傳引詩在此無射注韓詩射厭也公
羊穀梁傳曹伯射姑皆音亦又穀梁狐射姑作夜破漢

彊識編續

書僕射應劭音夜夜從亦得聲律歷志亡射射厭也言
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准
南子釋六律以無射為無厭是古音厭射同又禮曰射
舍者古射有舒音史記律書曰舍為舒氣說文余從八
舍省聲魏三體石經余作舍從八舍不省詩既入于謝
楚辭章句作徐易井九二射爾釋文云荀作耶按耶即
邪詩其虛其邪釋訓作徐周禮射于州序一名豫一名
榭孟子序者射也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讀如成
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為序詩于邑于謝潛夫論作序
射豫古音並通爾雅釋經聲義合訓是其例也謹即邵

彊識編續

氏義而引申其說又白虎通五行篇律中無射無射者
無厭也楚辭惜嗣篇行姪直而不豫

蕙大苦

釋草蕙蕩馬尾士端按注以蕙蕩或呼蕙陸或呼當陸
蓋就蕙蕩而長言之轉為蕙陸當陸若關西又呼為蕙
亦就蕙蕩而短言之轉為蕙耳

蕙葭轉語

注今甘草也士端按曰大苦而訓為甘疏家所謂反訓
猶亂為治故為今祖為存

蕙葭轉語

五〇九

葭華蕪蕪士端按葭一名華蕪一名蕪為疊韻之轉其
葭一名蘆葦一名蘆為雙聲之轉

宛童即楊

釋木寓木宛童注寄生樹一名葛疏一名宛童士端按
說文葛寄生也或從木作楊蓋許君曰寄生木上故或
體作楊廣雅宛童寄生楊也當本許書漢費鳳碑楊與
女蘿吳氏別雅以為葛楊一字重文也

楸樸

楸樸心注樹楸別名疏樸楸一名心是樸楸為木名故
郭云樹楸別名詩召南林有樸楸此作楸樸文雖別其

彊識編續

八

實一也或者傳寫誤士端按郭本作楸樸心不誤說文
小徐繫傳木部楸下列臣錯按爾雅作楸樸心並引郭

注曰楸別名樹是郭注樹楸別名本作楸別名樹先舉
楸則楸在樸上無疑說文大徐本楸下仍作樸楸木亦

校者習見毛詩而改小徐實有勝大徐者蓋楸樸本係
雙聲疊韻之字愚謂楸樸文當作樸一名心說文樸樸

二字訓絕不同樸訓實樸木素張氏復古編樸下云

木素俗混用朴河南鄭氏傳說文統系圖跋中外張氏書云云士端題其後謂張氏書雖簡

而辨俗體通今經典皆曰樸文作樸而樸字晦致字書

祇一見于邵氏爾雅正義云唯陸氏釋文本作楸樸亦

作樸又一見于龍龕手鑑引尔疋樸樸心此誠一髮干
鈞許書樸訓藹有刺之木詩吹彼棘心棘有刺故名心
是楸樸名心亦類此周易其于木也為堅多心虞翻注
堅多心棗棘之屬郭注楸別名樹者齊民要術引異物
志謂樹之實類棗小徐繫傳楸下云小樹樹栗之類是
皆爾雅楸樸字作樸名心之確證矣

核人

桃李醜核注子中有核人士端按人即仁字古通用吾
同年友任氏泰著質疑一書云曾見宋版本草桃仁杏
仁皆作人因誤八分書人傍加二禮器碑士人正作士

彊識編續

九

仁古仁人通用惠氏論語古義古之賢人也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

黃鸝轉語

釋鳥皇黃鳥注俗呼黃離留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鸝
留也或謂之黃栗栗士端按鸝栗聲之轉又轉語為鸝
黃又轉為黃鸝又黃鸝倉庚商庚皆雙聲兼疊韻之轉
語故爾雅重文互見程氏瑤田果羸轉語同此義例

漢鑄款書軼文

鑄款鐘律書原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以出內五言汝聽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
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故帝

欲聞之也近王氏謨采入漢魏遺書鈔謂漢書律歷志全取鍾欽鐘律書而藝文志及隋志並不著錄士端按師古注已云班氏自言作志取鍾欽是乃西漢經師家法又文心雕龍樂府篇云情感七始即用此文

墨子引經多古文

墨子書多古字古音每段藉通用尚同篇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按載來彼辟聿曰音俱相近讀法各有輕重疾徐長短之變轉近莊氏周頌口義引作載見來王彼求厥章士端所據爲畢氏校刊古本又經孫淵如盧抱經汪容甫諸先生商訂從之又引尚書

彊識編續

十

葉密厥師爲孔作用爽厥師葉用爽音同王氏讀書雜志云墨子引經多古文以讀者尚少未經改竄古文轉類已得存士端謂墨子引詩在三家前引尚書乃真古文不可據今本以改古書董舉一二以識其畧

補畢氏說文解字舊音

文選西都賦商旅騶橋注善曰說文橋大車輓也居書切畢氏據以轉說文解字舊音謂即隋書經籍志所云說文音隱唐以前傳注家多稱說文解字音是也愚竊玉篇橋下亦云居賁切玉篇多本說文近曾相國琴莫氏所得唐人寫本說文木部殘秩橋下云大車輓也音

工厄亦爲隋唐人舊音二條宜補入畢氏書若二條本一依孫愜音巨覈一依朱翱音溝厄正畢氏所云皆以後所改更也又大車輓選注引作輓與大徐同小徐作輓釋名作扼玉篇作輓唐人寫本殘編亦作輓皆同聲通用也以聲義求之玉篇泉唐人寫本爲正

高字段藉

周禮考工記高長六尺注鄭司農云高謂轅端厭牛領者士端謂周禮作高部橋之音同消段許書高訓鼎屬不訓車輓訓車輓者本字作橋許書係解特造字故從木高聲作橋玉篇橋大車輓也本許義釋名橋扼也

彊識編續

十一

以扼牛領也即鄭義廣韻橋車橋是其證又爾與隔漢三公山碑蝗旱高口石隱先生漢隸拾遺曰碑文隔下一字黃氏云當是井字漢書安帝時尙書僕射陳鳳上書云隔并屋臻或管子漢書漢碑多目隔爲隔參同契云湯遺厄際水旱隔并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又漢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結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又爾雅高洋郭注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爲橫渡邵氏爾雅正義謂高洋本李巡孫炎舊說據此高爲隔之消聲義例正同

橋古文

穆天子傳右驂赤龍而左白俄郭注古義字檀本注音
俄洪曰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左驂赤驥而右白義
唐宋類書引此書凡遇古文皆从注中今字士端謂古
義與儀通此蓋儀字古文清義从我聲故檀注音俄詩
儀與我為韻是其證也

古節氣命名不同

堯典授時曰日星鳥獸為紀故有平秩東作云云
氏注作辨秩正義謂據書傳而言史記作候氣左古
氏傳作便番相近毛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右
即便作之誤爾雅釋訓便便辨也平與平通經傳多
誤平作平江氏爾雅音人注音疑謂平章百姓古文作
平按說文平聲平作詩書教誨書孔氏是壁中古文當

彙識編續

十二

作平不音作平書依傳云予下十使民平平亦讀若
平之誤平與精治也洪範王道平亦當為平平讀若
焉古文平與平字形相近而論於是今本說文尚書大
平歸為平平矣說見前弟三卷平平歸下 尚書大
傳王春者張昏中種穀主夏者火昏中種黍菽主秋者
虛昏中種麥推之夏小正月令呂覽淮南皆曰日星泉
草木鳥獸蟲魚為紀其有不同者如含采戴任揆曲管
篴之類或文字聲音之有段藉耳若管子幼官篇除清
明白露通備餘若小界言耕又始卯中卯下卯三卯同
事又小鄂中鄂大暑中暑小暑三暑同事注夏至生陰
陰為小冬至
生陽陽為大言暑終小
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又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寒至大
寒三寒同事輕重乙為冬至夏至三外有寒三秋至逆周

時訓解曰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前漢書亦
然惟後漢書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論者謂節
氣所改自後漢始也頃讀惠氏所輯易漢學載孟長卿
周易六日七分圖列公辟侯大夫卿卦位曰立春先雨
水後驚蟄春分先清明後穀雨鄭君注通卦驗曰雨水
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清明於震直六二穀雨
於震直六三又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亦先雨水後驚
蟄先清明後穀雨据此范史著錄蓋本兩漢諸大儒推
測周易所訂也

古音凡從辰從氏或相通轉

彙識編續

十三

校說文解或從辰作辰禮經解作辰周禮攷工記梓人
疏引鄭康成云解字角旁氏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
角旁解古書或作角旁氏唐韵正引作角旁友大戴禮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韓詩外傳辰故作是故馬
振恒凶張璠本作震虞氏易亦同說文作楛恒是皆音
音通轉例也

古尺赤通

校小徐說文繫傳洙下云成閒廣八赤濼八赤謂之流
薄下亦同作赤大徐說文本赤皆作尺祁相國春圖先
生美善本對校勘記云赤尺漢通用

古變別聲轉

揚子法言吾子篇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異其文蔚也按周易作變變別聲之轉

古丸圓通

按家藏明萬曆年間葉本金匱要畧髓甲煎圓鳥標圓之類丸皆作圓又杏仁作杏人其為舊版無疑近世如王氏古方選注尤氏金匱心典等書皆作丸古音丸圓本通方氏通雅音義襍論云圓轉環丸此先魚寒山之通也又汪氏彙宋本張銳雜峯普濟方凡丸字皆作元古音元丸亦通並同列頁部

古闕咸通

左氏傳若不與秦將焉取之按闕咸古通闕從缺得聲與咸同部正義云滅秦以將利晉益大與土是孔氏亦訓滅也

古功紅通

賈誼新書六術篇喪服稱親疏以為重輕故有盡衰齊衰大紅細紅細麻注大紅細紅即大功小功也士端按趙德父金石錄載漢周府君碑陰云鄧道元水經注漢水南注曲江縣東縣晉號曲紅山名也而兩漢史皆作曲江今據此碑自縣長區社而下凡十七人皆

為曲紅則是當時縣名曲紅不知兩漢史皆作曲江

也士端謂漢書多段楷字江紅蓋自古音通段顧氏序韻正云宋洪适隸釋曰漢周府君碑曲江字凡十九見皆作曲紅綴民校尉熊君碑額曲江字作曲紅史記漢書孝文紀大功小功作大紅小紅孝景孝哀紀女工作女紅鄺會其董仲舒傳工女作紅女是江紅同一音也顧氏徵引極博而未及賈誼新書為是補之

晏子春秋有通段字

按晏子書載景公出游轉附朝舞尊海而南孟子舞作舞尊作遵蓋呂同音通段此篇與孟子無甚異惟省敘

彊識編續

五

作省實又發廩出粟予貧民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是景公實有是游男山尊學士葉本最善篇首列劉向校云有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士端亦以為外篇有詆毀孔子語竊意孔子稱其善交久敬本書篇中婁道其賢則此毀語為好事者屏入無疑正不可不辨也

論語注軼

父母惟其疾之憂邢昺疏並皇侃義疏皆主何晏集解引馬曰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而淮南子說林訓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附注言論語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又王充論衡問孔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
曰唯其疾之憂據此漢世經師有此解今軼之又論衡
明零篇曰曾皙言志風乎舞雩為零祭夫子善點之言
欲曰零祭調和陰陽故與之樊遲從遊感零而問刺魯
不能從德而徒零也皆可備一說後漢書仲長統傳云
高堂之上章懷注云零祭旱之名也為壇
而儻其上以祈雨焉亦引論語曾點云云

漢碑引易異文

周易虎視眈眈漢張壽碑作覲覲蓋從允從甚音皆相
近墨子非命篇中內沈於酒樂非命篇下作內湛於酒

彙識編續

五

樂是其例

周易虞氏引詩異

虞氏周易比九五注引毛詩鹿斯之奔作鹿之斯奔

尚書大傳咎繇謨五服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璫火山龍故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
白也璫火赤也鄭氏注云元或疑為華蟲五色之蟲璫
水草蒼色士端按伏生今文家說馬許鄭皆治古文故
鄭注此篇云元或疑為孔書作藻火說文作璫與伏傳
同

班固鄭康成皆習魯詩解與荀子義合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
也士端按後漢書班固傳固奏記曰四方之士顛倒衣
裳注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毛
詩序刺無節此云士爭歸之急遽與毛不同固習魯詩
蓋魯詩舊說如此又荀子云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
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與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楊倞注鄭云謂以王命召己今正義本列箋云王命召
己己即召卿夫使裝載物而往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
亦本荀義毛詩作我出我車此作輿蓋亦魯詩車輿聲

彙識編續

十七

同史記云出與彭彭為周襄王時詩其文亦作輿攷鄭
君雖從張恭祖習韓詩而注禮及箋詩用魯詩為多漢
志所謂魯最為近之是也故解與荀子不背說詳拙
著齊魯韓三家詩釋吾姑父汪容甫先生述學謂韓魯
詩皆淵源荀子又以荀子所云春秋賢穆公善習命為
公羊春秋之學附錄於此以見荀子書廣博淹貫無所
不該學者宜究心焉

說文引詩管磬楚楚依荀子

荀子富國篇引詩曰管磬璫璫士端按魯詩之傳本於
荀卿毛詩作磬楚楚將說文作管磬楚楚作管磬者魯

詩也是說文兼用魯詩並依荀義瓊璿將古同聲而通用笈漢書亦作管班史依荀子用魯詩是其徵矣

王肅難鄭依舊說

韓詩外傳壘壘文王綱紀四方按荀子富國篇引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壘壘我王綱紀四方楊倞注言雕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綱紀四方與詩義小異士端按韓詩作壘壘與毛詩異與荀子同攷韓魯詩授受源流皆出於荀子又按毛詩云相質也鄭箋易傳云相視也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正義引王肅云以與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與鄭君遠異可見王肅所據以難鄭者皆本韓魯舊說也

彊識編續

六

古屑麋通

儀禮士冠禮爵壽萬年注古文屑作麋按方言卷之一屑黎耄齡老也注言秀屑也卷之二麋黎老也注麋猶屑也又漢北海相景君碑不永麋壽是麋屑古字通

古舍舒通

儀禮聘禮記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氣也按古舍與舒通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如釋

名車舍也庫舍也詩舍與車貯為韻詩考引楊之水釋文戊舍也謂韓詩據此則舍字古本有舒音故通轉皆列魚部

騫字宜從小徐說

說文繫傳云騫馬腹熱也騫馬寒省聲錯曰腹病騫損詩曰不騫不虧古人名騫字騫又戴侗六書故曰周損字騫蓋有損義士端按此二條王氏春秋名字解諸皆未引竊意馬腹熱熱即病也故錯曰腹病騫損大徐本作馬腹繫蓋目形近而誤段氏注改為墊古書何可輕改不如存小徐原文為是

彊識編續

七

說文引禹貢艸木蕝苞

江氏尙書人注音疑禹貢艸木蕝苞偽孔本作漸苞茲从說文所引馬融曰蕝苞相包裹也說文云蕝艸相蕝苞亦相包裹之說士端按許君傳古文尙書蓋真古文作蕝苞偽孔書每變其沿用之迹別呂音同相段藉而不審許氏本文

古吾我通用

按秦詛楚文云取吾歸城吳氏玉指金石存云語諸家釋作我疑卽吾字變體士端謂古吾字本與我通用爾能釋詁吾我也許書吾訓我自傳周岐陽石鼓文曰詩

車既攻我馬既同作辭車辭馬文竝從吾蓋籀文作
辭為籀文秦篆語即辭之楷文許篆吾又為語之楷文
而漢隸亦從之

先字係隸變非正文

急就章第十六豹孤臣處射犀先按毛詩卷耳釋文兕
字又作兕百雅云兕似牛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引詩稱
彼先斃亦作先蓋隸書之變體篆文作𠄎說文云如野
牛而青象形與禽尚頭同古文從儿作𠄎史游急就章
係章艸亦帶隸法故作先字吾友陳氏雪峯得急就章
草古本摹刻金陵結體純帶批法如歐褚醴泉聖教其

彊識編續

子

用筆皆自隸出陸氏釋文不審隸變輒曰先字作經典
正文唐人不講六書如此

春秋繁露為魯詩說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
陽成文武之制作洵樂按經典釋文云酌亦作洵毛詩
疏謂左傳作洵古今字耳荀子禮論篇故鐘鼓管磬琴
瑟竽笙韶夏護武洵桓符行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
其所喜樂之文也注賈逵曰舜曲名武洵桓皆周頌篇
名士端謂魯詩淵源於荀卿作洵者魯詩也繁露作洵
亦為魯詩無疑蓋毛詩古文作酌三家詩今文作洵凡

俗通云周公作勺冊府元龜將師部識畧門引左傳作
勺據此作酌作勺皆音同相通也

古提是同

初學記卷之四公羊傳曰提月六鵠退飛注在是月之
幾近按今注疏本作是月釋文是月如字又一音徒兮
反是月幾近作正月幾近士端按提是古音同部

古瑚篋同

按篋字許書訓黍稷圜器从竹从皿甫聲是正文禮明
堂位云殷之六瑚瑚即篋之音同段韜左哀十一年傳
孔子曰胡篋之事胡又瑚之省文許書玉部訓瑚為珊

彊識編續

廿一

瑚肉部訓胡為牛顛垂故知為篋之段韜字經典多段
韜又周畱君篋作匡从古聲胡亦从肉古聲是匡瑚胡
得與从甫从古聲之字並通而為篋之段韜阮氏積古
齋鍾鼎彝器款識云篋字作匡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
左傳云胡篋即篋篋是其證漢孔宙碑云畫篋不隸畫
又為篋之省文明乎通段省文則書可讀矣說並詳弟
三篇說文匡字考

古槌葦通

按陸氏釋文作夏后氏之四連說文作槌從水連聲云
槌也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竟獻釋云竟作隴

鼎障即障字也明堂位夏后四連一作輦士端按障障用即胡輦器輦與虜聲近相通虜有上下二器上為無底甑下為高象重山形夏易首良謂之連山連山者獻山也爾雅釋山重嶽障彝鼎文有从冒者即障之義據此榘障與障聲義並近

危字聲義補正

方氏通雅疑始篇引或云危妃配皆已為聲士端核六書故有此說愚謂配妃配已為聲是也危字當自尸為聲蓋意象聲聲傳尸下錯日危字從此會意語委反許書危部危在高等懼也從尸自已止之繫傳錯引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故

彊識編續

從尸部尸仰也從人在尸上魚毀切據此尸危古音同部危字當依許書從已不從己補正于此

古文貫作關

儀禮鄉射禮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士端按關貫聲之轉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氏注云關即管字假音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又石經魯詩云三歲宦女玉詩作貫同此通轉

古文簋作軌

儀禮公會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軌作軌士端按說文簋古文或從軌作匱又古文

蓋作匱者從匚從軌目軌為聲作軌者已九為聲說文軌從車九聲是古文軌亦從九聲無疑從軌從九古音皆相通轉許書所引俱合然攷古文繁簡增消不一軌即匱字消其匚形皆消形不消聲例也鄭君注禮不畧古文足資攷證

古文是為氏

儀禮觀禮太史是注古文是為氏士端按春秋左氏傳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注原仲陳大夫原是仲字也漢張遷碑張是輔漢是即氏字韓勅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理志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

彊識編續

氏與是同三國吳志有氏儀孔融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此皆古是氏通也

論語鄭注

論語從政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注謂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邪疏言此章憫弟子之失所士端按尙書關四門孔疏謂關四方之門開仕路引賢人也并引論語皆不及門云門者行之所由以門言仕路是孔氏尙書疏依論語鄭注士端按易出門交有功鄭注謂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引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此以門言仕路鄭氏注易亦云四方賢人義與此合史記舜賓于四門正義引杜預云四門以賓衆賢漢書梅福傳四門師古注關門門戶

致衆賢孫氏古文尚書注引鄭注言四門者亦四師之
 取法于前王氏尚書後案云四門鄭士所居鄭士職出
 政教薦賢其首務也江氏尚書人注音筮引惠氏明堂
 大道錄云三門謂明堂之四門明堂四門四門四門
 侯朝觀所入唐虞建官四獄主之據此門言仕路蓋古
 訓德行節邪疏謂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士端
 按東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引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
 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
 □□侍是碑文亦依鄭氏台上節爲一章皇氏別爲一
 章非也今何晏集解引鄭注散見於唐人正義尙可考
 也近宋君豹鳳琴論語鄭注一帙抱殘守闕頗爲有功
 士端擬著論語鄭注義疏云

禮記編續

西

易其殆庶幾乎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注幾者神妙
 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也惠氏周
 易述曰虞注幾微也言庶乎知幾微之道也孔子曰回
 也其庶幾也今論語無幾字蓋虞所見本異士端校臧
 氏經義雜記云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此或單言庶
 耳按詳言庶幾尙也又庶幸也鄭注 說文幾微也始也
 許君易主孟氏虞翻亦傳孟氏易故注易曰微訓幾同
 許氏又說文幾下云从幾校幾亦 从戊戊兵守也幾而
 兵守者危也卽釋詁幾始危也確訓从幾訓微从戊訓

危微危合詞曰危訓之爾雅廣雅正多此例周易述曰
 荀子人心之危與幾同義是其證也集解引侯果曰顏
 子亞聖但冀近於知微論語邢疏亦引易云庶幾幾微
 之聖道解亦與許合若易孔疏云但始近庶慕而已釋
 詁幾近也疏皆謂始近又周易述云荀悅申鑒曰理微
 謂之妙妙猶眇也自廣雅訓妙爲好而其義始晦妙古
 文眇眇小也猶微也章懷漢書訓妙爲美此俗訓說卦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董遇本妙作眇師古漢書
 昭帝紀注曰眇微也揚雄解難曰閎意眇指師古曰眇
 讀爲妙曹大家幽通賦注眇微也淮南齊俗訓曰道至
 眇者無度量張有復古編於彌笑切精微也又急反也
 从彡意少聲俗妙非士端按說文彡部眇止訓急戾若
 訓微則當從漢讀作眇說文女部無妙字知古當作眇
 或亦作眇也

禮記編續

五

東塾讀書
記十二卷
又三卷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 <small>未成</small>
卷十四	東漢 <small>未成</small>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 <small>未成</small>
卷十八	南北朝隋 <small>未成</small>
卷十九	唐五代 <small>未成</small>
卷二十	宋 <small>未成</small>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 <small>以下未成</small>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目錄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支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禮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遺子冲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禮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禮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為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再乞資陰人試經義劄子○溫公書儀云子年

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

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

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
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
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
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
為孝順若父母生不能奉養父母亡後不能保守便是
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
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
早晚思惟當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
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末之有也為一節云夫子曾子問
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
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濃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
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
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
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屬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
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
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
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
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
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

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
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為孝經之反證也同馬溫公
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
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為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
謂然亦必出於孟子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濫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
庭鄉里以孝經為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
爾眾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
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
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為
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因學紀問云彭忠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致憂致哀致嚴致敬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
類事忠肅之書本此體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採取他書
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
傳言孝者為孝經全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
緒不絕其子孫傳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下不亂如此則天
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
禮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
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呈垣名文耀南海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為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
孝經為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
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
禮主言篇孔子閒居
曾子侍文法亦同 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
大本孝 故自為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

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為孔子作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孔子作

東發日鈔以孝經為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

經也

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

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

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大戴禮本命曰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為康成注惟郊特牲正

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

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為

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

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

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

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

孝經

四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為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

而時習

孟子指

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

習者何事

此象山妄說黃氏曰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

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

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為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

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為異

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

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

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

也

松陽講禮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

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平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為

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

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

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

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

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

之遺法也盡心禮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此解學字為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禮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效矣民皆效矣鄭箋證學之為言效也○毛西河曰書改錯云學字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眾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眾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忠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窮匱匱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學之為言效也昔古友侯子琴云學之為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效學諸

是效效效諸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為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孫名度番馬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涼水紀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解學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為仁之本為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為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為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為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眾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合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仁焉得知焉得為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李充說而致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首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

治國也弟子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

黃石齋松蘿問業云某初讀論語語問業先生云頭一葉昔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病是讀書第二件病是老實禮未見格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實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卷二禮案為人孝弟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

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

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盡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

卷二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

卷七禮謂必以一貫為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為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

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那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

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願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淪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

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登堂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

皇疏所采李充之語如此類者甚多皆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為之末乎孔子既言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而乃三子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是日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

卷一百又云昨廖子

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為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為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已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曰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六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禮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自勇教得此意元史史遷傳云為國子監司業為教法曰經學二日行實三日文藝四日治事九合於四科之法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暉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暉傳後蓋為八代人作傳而分為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為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

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為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已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已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司馬文仲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禮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七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惟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奮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節清白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日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以決疑能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傳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禮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即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士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
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置學士各十
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做而行之惟不用
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宋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
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
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為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
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為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
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
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
學宜以詩為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
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吟之舞之子詩誦之者學
詩也歌之吟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

東藝叢書卷二

論語

八

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
三曲晉荀勗并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亾此二人之罪
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
臣使民為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為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
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
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
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
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
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
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

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
蔡上蔡云與賢說一謂論語舉子冠裳衰者及師覓見二章曰
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為奇談然可見相替者亦有
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
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
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一章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即在西狩獲麟之年
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弑其君經學之要皆在論語
孔子懼作春秋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鉅鑄也此趙鼎錫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禮謂

東藝叢書卷二

論語

九

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非謙辭也天
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為己任蓋謂剛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即所
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
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為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為先
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為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為先
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
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
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
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屬
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問叔器着文字如
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
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

處討卷三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

識說箇甚麼卷三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為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

達公為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

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

語類三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

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上禮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

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為學者

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即自命為經學斯不妄矣如劉端臨論語

而條條精確則又當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為士者

如此曾子以為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一者實

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温故者無忘也知及

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

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

且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新亭林著

知錄其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為之哀公什二不足

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一者去一二者去一

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

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曾自問以未何以什一

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毅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禮嘗分而錄之其餘十

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

不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為大也大史公為仲尼弟

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夫

既咸為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坡孔子

門人禮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

器有敎無類四字而為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

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

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

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

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為

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

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

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

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

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禮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

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

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論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

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已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故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大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不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東塾讀書卷二 論語

三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為子長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為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曰衰故奇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同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履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為方外聖人孔子為方

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礙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死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

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為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廬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

東塾讀書卷二 論語

三

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魏書李場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場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場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為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為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為從而致力其能事人焉能事鬼未可知也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後洪巖記此程氏原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也○皇氏謂周孔為外教終故知死生之謂是聖人同明言知周孔能及乎否乎而况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譏

發之禮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莊孟堅西都賦云溫故知新已難而皇知德者鮮矣此解為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者為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若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此朱子誤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溫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為一時之語也且即以為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子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口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顛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宰子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西

書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為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為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齊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淺拙粗俚者則更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

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國谷讀書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屬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真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真皇疏歟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緇緇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五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注作焉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為尚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

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那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志云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遠大儀未可引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為發憤而增損也此班孟堅以為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觀夏禮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禮二代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禮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以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衡益言可知稱後生言勇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為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總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實相因法度相改此識緯之書固宜以為預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

東坡書卷二

論語

去

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見說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為仁不可解為子張未有仁德且不可解為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難與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惻即肫懇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

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知力行近乎仁力行則愛其尊宿門說禪一般這案禁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微也力行近乎仁即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為勝私欲為仁由己朱子解為在我兩已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於程子也那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禮義朱子解克為所引之耳揚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禮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為約身也馬氏之克己復禮即約我以禮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

東坡書卷二

論語

去

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為難矣根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首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寡樂皆欲也明其為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理也利即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即理也懷土懷惠即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即理也下達即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即理也易下繫固德之辭也窮則濫德於是別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愛道不憂貧此解為固守其窮也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愛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即理也謀食憂貧即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即理也求生即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為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為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東坡書卷二

論語

去

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
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為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
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
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刪
其言善其色剛包氏二字慎終追遠禮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
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朱注引之但云舊
說推殷因於夏禮所謂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謂損益可知也
朱注云馬氏曰所謂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謂損益可知也
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
解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未采游氏說曰
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
不固為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
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
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六

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
齊之
朱注善為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
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
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
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
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曰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
之功矣
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為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
昔人駁難者多矣禮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
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

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
者或損其真
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
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
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
弑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禮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
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
之兵而後告哀公平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
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問百詩四書釋
地三續已疑之 翟晴江云善人生質雖美
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九

貼合四書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
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禮謂此章必如
此解乃通先生守教粵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此
條是也又云與咸國謂諸侯絕世謂大夫舉逸民謂
士尤 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請
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者無不為也釋
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
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
而弟子不說與之呢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為先儒舊說
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禮謂此章真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
為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為不
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為當定乏

為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仁若不之而母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禮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為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問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卷二程遺書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答江曉又云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子

可歎答王欽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答黃直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微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二終

東塾讀書記卷三

番禺陳澧撰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為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為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

東塾讀書記卷三

孟子

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為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如朱注云乃若發語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為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為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時論學小記云乃若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思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思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亦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偽孫疏云然則

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偽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

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

欲為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為禹塗之人者

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為禹明矣性善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

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塗之人可以為

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改堯舜為禹耳如此則何

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丘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

復生亦無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黃蕪二說難荀子

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申明

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

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為

善與威寡罪即可以為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

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

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

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

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實性篇性善

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

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

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

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標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必

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

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未為實也本性篇又

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

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

莊躄刺人之濫也上禮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

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躄刺人之

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為實矣其言

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

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躄耳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劾

之諫謂賊質日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宗元自書

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揚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劫掠之甚

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

者少不善者多然則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

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辨

揚雄孟子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

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

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智愚與善惡判然不

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為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

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

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又云孟

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

也辨性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

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性原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

東坡書記卷三 孟子

四

知禹湯之為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芥中和又云盜跖莊矜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子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各林德久書禮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

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為性善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禮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東坡書記卷三 孟子

五

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為一也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注知言疑義則有之禮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格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格守孟子其情可以為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為善情則為惡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格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臬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

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即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間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為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為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為性也宋元學案十七禮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為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此視而不視此即性善之確證其熾也即其情可以為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此者偽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貴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格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答宋傑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禮案朱子以為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

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知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為不善之說也為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為鼎彝或用為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為鼎彝者碎之而為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以為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即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為非固有以人性為仁義也夫但知固有者為性而不知仁義為固有則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真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為固有即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即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為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為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河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教性七篇教性之名雖大遊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惟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詳

朱子云某以為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

日時日書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湯一征又湯始征書曰從我
后兩引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誅
秦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不顯文王漢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
曰祗載見替腹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言康誥曰殺越人論書者一武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放
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放
動曰勞之來之有 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
依不為臣之類 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
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
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
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
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延不應位
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

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
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
持曰嘗聞君聽於家宰引孔子曰有不明明言禮者古者棺槨
天子適者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明言禮者無度云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曰校云云鄉以下必有圭田云云
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
云撥牲既成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
有布縷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
與齊宣王曰齊有萬章曰父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
母愛之君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畧同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
學蓋禮文繁博間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
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
曰婦人之禮精五節敬酒聚養房姑從衣裳易曰在中饋無
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父出嫁則從夫
夫死則從子禮也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從平
篇中偶無引焉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
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矣○朱子集
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樟園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
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九字
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

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
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亦見論語
孟子引亦見論語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
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膺肩諂笑曾子曰子襄曾子居武城
曾子養曾皙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
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
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
或問曾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即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之證也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才故或人以子路
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
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
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
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見祭義鄭注檀弓
孔疏云子張弟子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又
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
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朱注云孟子
賦耕者九一仕者世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
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不稅皆本於此戴笠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
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
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
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
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
記文王之政也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謂也云此之謂則為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
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

東漢書記卷三 孟子

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
之而略同

趙別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甚
其留意者也高章章禮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
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

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
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在師言
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
問損不食汚君之祿則問子亦由伯夷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

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
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
取論學書禮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
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
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膽氣固互萬世而無兩而所
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
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汚世矣何謂和平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
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
如此夫取與即人心也道義即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即精也
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即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

東漢書記卷三 孟子

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
人之任禮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
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
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

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
賢也陳仲子之辭兄離母許行之並耕白圭之二十取
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
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禮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
外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
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誦陶淵明之文

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

云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後漢書陳諸葛武

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亮

故宅立碑李與為文有匪泉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源篇

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士之尚志即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

鄉人也此於列傳為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為七篇之大義

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

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

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泰伯喜駭

孟子乃并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真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

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塞泰伯之說流入於

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禮謂堯舜湯文王孔子

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

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

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

已有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狷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

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

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

有所不為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

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其為賊安在哉在闕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

俗合乎污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污則

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污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

不合則可以人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

德是謂邪隱經者常道也即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孫

疏云如後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此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為君

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

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為一王蘭

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為徒則豈能闕然驚媚世之為勢非極於

踴躍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華海堂

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

狷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狷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狷也其過中失正而

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

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

庸者循循然為眾人之所能為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策澧

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為斯世即所

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

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即猥

也矜矜雙聲矜與通通亦作矜見杜天詩序釋文矜矜皆以

矜矜為聲矜與通通亦作矜見杜天詩序釋文矜矜皆以

詐愚即原也詐即居之蓋狂狷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

猥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為反經矣猥者之不屑不潔即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真狂真猥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為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即轉衰為盛撥亂為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與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東漢書記卷三

孟子

去

離婁章極論為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並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為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即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為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謂之日不易得也即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願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

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土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徐無此則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得已而不得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卷十一

東漢書記卷三

孟子

七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細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猥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齋儒嚙噬然遂受而傳之非二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齋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為不傳哉

程伊川為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偽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偽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為君約與敵國戰關心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為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也釋惡為惡疾又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慮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不通也人以為憂慮謀慮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不通也人以為憂慮謀慮會子疏云會曾已死會元奉養其會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欲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會子也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早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電而雨之降周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東塾讀書記卷三 孟子

東塾讀書記卷三終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禺陳澧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為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後聖祖之為六十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為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為伏羲為得其真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禮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偽孔說且以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周禮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引偽孔說而偽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禮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為創始乎六爻誠用蓍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周禮疏人鄭注引世本作口玉成作筆賈疏云伏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思乎孔疏固以為文王周公矣

東塾讀書記卷四

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

亦只是見魚龍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取諸益取諸謂先有卦名濃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園也乃作某器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園非因見園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等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禮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為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為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為夏玉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禮案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文義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篇為經注之禮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禮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禮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此後諸儒之說九據十篇以解經者皆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此後諸儒之說九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為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

東塾讀書記卷四

此為斷錢辛悃周易讀翼卷方序云三聖人為之經宜尼為之然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治南序其說亦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輪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為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歷與以歷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氏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即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即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禮案藝文志孟氏京房一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輪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屬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王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

東塾讀書記卷四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為寒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證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為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秦大壯夫配春乾姤配夏否觀配秋坤復配冬此說則得之矣張皋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濼焉鄭荀易濼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濼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耶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字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濼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象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真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即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有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謂二為田五為天三為人四則為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處故特云中不在人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傳合於文言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語耳然既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巨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已戌已土位象見於中參同契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

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為震象十七日生魄為巽象十五日望為乾象三十日晦為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為兌象廿三日為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為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即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即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為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即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為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

也 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

錢辛楣答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
文多澀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
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
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為初九而初六為六二六二為六三
九三為九四九四為九五九五為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
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為上九而九二為初九
九三為九二九四為九三六五為六四上六為六五矣如无妄
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
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
於无妄為此說者以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於大畜為
此說者以象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為
遯九三與初六爻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
為大壯九四與上六爻易故曰剛上也

東塾讀書記卷四

六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
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為虎艮為尾乾為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
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為虎乾履兌非也兌剛凶非柔也彖曰
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禮案如虞說
乾為人坤為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
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
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為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裼注云
離為婦泰坤為裼髮謂鬢髮也坎為元雪故稱鬢詩曰鬢髮
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為雲非為髮也而引詩鬢髮如雲以牽合
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
謂乾為女子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
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輔注云說
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
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
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
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為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
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
故當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潛為未見則見為出潛矣潛為隱則見為離隱矣故輔嗣
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繫辭
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為天三與四
為人初與二為地初為地下一為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
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

東塾讀書記卷四

七

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
言而自得云禮謂此自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輔嗣注云此而
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
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
之吉也此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也禮案爻辭象傳皆無
此意輔嗣自為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
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
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
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
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

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輯共一輯高以下為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朔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耶錢幸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即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禱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禱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當聖人雖體道以為用未能全无以為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該元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東晉書卷四

易

孔冲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并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冲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詭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冲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駟剔羈絛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九非經意如其說必不剔剔羈絛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

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郡齋讀書志曰學紀問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又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王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為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為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為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為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漢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立也

東晉書卷四

易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又云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

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
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
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
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象說
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
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
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
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為馬又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震於馬為善鳴為馵
足為作足為助類坎於馬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為馬豈不然乎巽為木而坎於木為堅多

東塾讀書記卷四

心離於木為科上稿良於木為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為木也
坤為地而兌於地為剛函坤為大輿而坎於輿為多眚然則何
必坤乃為地為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象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即涉難也孔疏
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
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喻之義澄案巽為木此不必案文責
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小之
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
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
可矣易象說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
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

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坎體中多說酒食
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
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
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不知否泰
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
堅固同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
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易畢竟是有象
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
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
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卷六十六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
傳傳中更無別象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

東塾讀書記卷四

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
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
易之大指荒矣澄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
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為地類也而荀爽之徒又於傳中生象
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賁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
不釋賁魚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而
不釋靈龜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日元吉有喜也積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積豕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
乃字反常也屯如遭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不負塗載鬼
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

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不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為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為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禮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為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東漢書記卷四

三

乾為天為圓為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真細黃東發曰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卦

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為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為天地之類如坤為地人之類如震為大塗人之類如乾為人人身之類如巽為人人情之類如坤為吝人之病如坎為心人之加憂如震為耳動物之類如乾為馬人之病如震為耳珍寶之類如乾為玉器物之類如坤為金物之類如乾為木珍寶之類如乾為玉器物之類如坤為金物之類如乾為木珍寶之類如乾為玉器物之類如坤為金

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為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

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費孝先者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日為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雷師事之老人授以執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則方治其學隨在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秘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牛所繫尚小又乾馬坤牛尚可知惟離為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為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為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禮案說易而以明象自

東漢書記卷四

三

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此牛子母牛猶不能強通遂以為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黃楚望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為此也上經是開關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即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關以來水生物之功為大凡飲食未有不於水泉者禮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伊川先生明理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為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法尚辭者也直
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
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周易鄭康 禮謂尚辭與尚變尚象
尚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尚變尚
象尚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尚
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
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黃氏曰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
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考之
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

東塾讀書記卷四

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禮謂此可見孔子之
說易尚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尚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法學者不可忽也
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
格言錄之禮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
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然所錄如大有六五
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
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
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
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
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頤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
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輔嗣

所為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
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
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
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為其子而讀為亥子則大謬
也漢書儒林傳云趙賓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
萬物方茲滋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為茲
滋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
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為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
氏易而不從茲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茲滋矣惠氏最尊虞
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為茲
滋猶為有所依據乃改為其子而讀為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

東塾讀書記卷四

惠氏自為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為
箕趙賓以為其子者萬物方茲滋也又去漢宣帝以喜為改師
法不用為博士中梁丘賀之譜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
賀之單詞皆非實錄禮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
氏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為箕此語見於何
書趙賓以為箕子者萬物方茲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為其子者
萬物方茲滋又見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
賓何不改為得妄以茲滋中學九二鳴鶴謂梁丘賀讚孟喜九
在陰其子和之何不改為茲滋抑之乎 臆度之語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
為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然陰陽氣何
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為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
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臣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

處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凡五必為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

張泉文云孟氏為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欲滅矣別錄禮案兩漢三國說易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為本而稍增損之至張泉文乃獨取虞法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却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為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誠層層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則太過矣且夫子

東漢書卷四

去

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欲滅之理乎

錢辛相履卦說云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舉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為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夫履之屬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即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貽伊戚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象有不啻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啻人之凶禮謂錢氏可謂善言易

矣錢氏養新錄於爻辰兩象易之類詳考之而其自為說則如此乃知易義切於人事治此經者勿徒驚於古奧也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尚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窺之各書禮案覃谿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為說易者嚴必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語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孫盛云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禮謂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知四字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東漢書卷四

去

尚書

尚書今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為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尙可疑也趙雲松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日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為堯典其未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即真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

東塾讀書記卷五

尚書

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皆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熙非尙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所引諸書開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禮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皆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為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

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

大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

賢駿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

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

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尙書古文疏證卷二禮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

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

為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

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為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

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謂舜往于田之

乃賡度之語非如江長庚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大誓逸文之有

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為大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

以誦訪代正字經

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

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為兩紀也經劉申受云

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本台為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禮案陳說通矣劉

說以康王之誥為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

亡失乎四庫總目載禮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尙書負疑皆謂二

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

以處孟子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

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虞書題下舜典序云虞舜側微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堯典鄭注云入麓伐木上

禮案如鄭注之說則過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為堯典無疑

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慎微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慎微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為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為孔傳但以欽明文安天下之當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為二典者所記

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書曰

序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

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釐治也熙庶績歸於此事

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

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即所

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為要務也治

專為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闢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

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術

阮文達公割圖密率捷法序云中西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

士藹藹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西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

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舉羣吏尚廉漢之

也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

舜命夔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

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皋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

焉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皋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

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頭夫廉楊大有立志聞柳下惠

教胥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即大舜

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

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為宮某字為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入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為界後又有導山導水

諸條為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為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

是此法段懋堂為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為盛

有顧景范顧寬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

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

山川為主而求其郡縣禮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為主蓋二水之

間即知為山脊明乎水道即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既明然後考

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為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

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

一惟以為今之怒江者為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

烏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

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為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南

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導黑水

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之西為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

也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

黑水為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

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為一川也由未得見

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

河蓋漢地至今湖滄江而止即地理志越嶲郡青蛉縣水也

忽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為河望之耳

五五二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為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即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其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為南江說見浙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地非會于匯鄭注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為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為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遺今已湮變詳見禮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

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澧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在江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湖水之西必先過湖水洪範九疇天帝不錫厥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尙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為祕寶以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一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見孔徒為臆度徒為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

洪範以庶徵為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禮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五行然既為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有不必以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帶身口百姓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此語產於胡而天下以為胡語也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皆之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講性字而考據尙書真古訓也禮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即性

東塾讀書記卷五

郊紀配天也於是始定為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倂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遂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裸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即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禮案周誥倍屈整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為最大者矣

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南河東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魯維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

為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禮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禮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尙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尙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微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宥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殷世衰微之狀三千年後猶如口覩矣聖人剛定尙書存盛治之文以為法存衰微之文以為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偽古文搜考實證其偽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為過措抱軒九經說卷三今無庸再攻擊矣然禮別有感概弊之者偽旅葵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為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顯與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偽時杜林之聚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尙書訓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為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偽者

東漢書卷五 尙書

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偽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槩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也鄭本略存於偽孔本中矣馬鄭禮案此一說可以箴砭江良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宇之派雖云好古而適足以為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即孔義與鄭義同者鄭義略存於偽孔傳中矣上又云置其為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

先後同時晏預嘆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尙書補疏禮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即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為魏晉間人之傳則通

人之論也即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爲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
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
緒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
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穰則農是穰意故爲
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
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禮案此
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
爲不同以檢其作偽之迹歟

鄭義與偽孔不同有偽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
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
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
於皋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囚
因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
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
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
人卽指祿父管蔡禮案爲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
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盡於
讀毛詩卷禮案爲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
內辨之

禮案爲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
內辨之 禮案爲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
不必贅錄蓋偽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
可廢也偽古文經傳可廢二
十八篇偽傳不可廢若不偽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
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偽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間曰詩惠定字皆臚舉之然孔疏已
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
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渚是非此
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
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
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
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禮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偽古
文勤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偽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偽孔云農厚也孔疏
云鄭元云農讀爲穰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偽孔云植置也
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偽孔在鄭之後
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偽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
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
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虛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
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偽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
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
是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
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偽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
說矣多士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偽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
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邶之民於成周分衛民
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邶邶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土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此條又似知偽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
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偽孔傳
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良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

東塾讀書記

尙書

九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偽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所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為長與蔡異然也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偽孔云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為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偽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偽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已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偽孔云謂

東塾讀書記卷五 尚書 十一

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慄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偽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秦普昧昧我思之偽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為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為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蔡傳如說此數條皆與江氏後案段愷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昧昧我思之加有一介臣二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皆稱引之也蔡傳雖淺亦何必輕蔑太過不稱引之乎近儒如孔氏引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為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偽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為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飲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也仲明鄭說為長若不疏中仍引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為義疏其為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為也書此以待後人

東塾讀書記卷五 尚書 十一

東塾讀書記卷五終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馬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為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咳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復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復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為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而無正小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則以鄭說為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為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適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適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也禮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雨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鶯鶯類奔車牽魚藻采芣苢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共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夏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

之語故朱子不信為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澧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為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
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為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
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
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召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
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
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為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
南為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
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

東晉書卷六

詩

三

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
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
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
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
之意則實難明故為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
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
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
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

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此

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尚書大傳春秋段熲堂為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

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
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
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後後段移置序之前遺
序合為興也二字即承此耳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其餘不必增
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速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
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一
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
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

東晉書卷六

詩

四

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音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
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
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速匹也寤覺寐寢也善字
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穠矣傳穠敬離
下有箋而和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櫻木傳樂旋也
成就也樂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段安將大下
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顧氏家訓書證篇云俗
學問經傳中時須也字無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
毛傳也字為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台色朱注
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漢賁之也之類其
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

詩意本說賁因用韻遂用漢字以代賁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
字訓為思之也賁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韋

孫云慎勿出口他段氏定本小箋云漢即漢之假借漢所以賁
人狙狙何之也

物故養之亦曰鑿此讀養之也三字為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為一句義例參錯矣

漢黃二字韻同部詩人用漢字蓋取其與莫給致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惟如漢如莫傳云漢之也漢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漢字為莫意故訓為漢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五

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為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為傳也澧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閒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字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與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兒旖旎旖旎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旎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倚那之貌傳訓施為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

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君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短亂世又如是驚傳云太平則萬物眾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人烟且稀少况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六

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為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

蓋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濫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愷于

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

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

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

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

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

時本書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備背經旨鋪列雜

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字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外傳云韓氏之

書柳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意子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

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

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候之萌漸昭昭在

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濫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

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

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

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敏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

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

螟蛉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

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

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

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往仕乎甚急迫且危

此鄭君所以屢被微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

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

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

是矣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

下已意使可識別也釋文此數語字字精要為主者凡經學必

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為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

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為

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為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為非也然而不

敢言其非下已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

敬先儒也讀書當字字奉以為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

致成之祭與禮女為一鄭以季女設羹正得為致成之祭不得

為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為燕射鄭以下章

烝衍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

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鳥鷖序云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為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

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

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清爾殽伊臚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

不以襲味沛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此則

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清脯與酒處下為韻耳云此

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綠衣箋云綠裳為祿然禮有祿衣無祿絲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

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

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白羊牡牛龜鼎及

龜傳云自羊牡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

先大後小者取龜為韻禮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為韻疏未明言

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芣元衮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戴

或蹂那顧予烝嘗疏皆以為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

也天保論詞承當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禴禘嘗烝詩以便文故

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即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葛藟

可以縫裳賓之河筮俾出童段皆是取韻不必拘泥疏為謂

蒙為下服段為羊不童也童投猶言童羊亦如肥疇言肥羊

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疏常

先解為謂再解詩意只說解耳不必泥於詩也餘皆仿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夏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即是讀集為就與

猶谷為韻錢辛相養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

峻至喜箋云喜讀為饔饔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

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

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為存立眾民也禮謂如此類皆不必破

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濱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

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即布陳敦厚之意鄭

雖破字仍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中毛如字此王

疏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出毛也

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孔疏云箋

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

為瘡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為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牽以慰我心傳云

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

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

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

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

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

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小夏謀猶回適何日斯

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

宜為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為密

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為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

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

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此毛以

為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為后妃思得淑女強

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強解乎箋所云為君子和好眾妾之

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藝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

無妬媚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

和好眾妾母儀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藝

非指九嬪且車牽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

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

下也大戴禮保傳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

皆慎始敬終此言婚言乾言慎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

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

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
是夫為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為太子登婚周瑜
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選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嫁人倫之始
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秉遂事鄭君見本而亦不從
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鶴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
竊窺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曉暉遠引詩
應對恣率一時之言頗味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
執樂也此唐人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薄汚我衣嘗
澣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
是私服汚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澣濯其
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
云衣謂襦衣以下至袷衣此則公者榮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
服宜不澣者與薄澣我衣不合也

東坡詩集卷六

十一

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
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此毛傳
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
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
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
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為怨王氏之義不為長矣此取王說訓
皇為暇其以朝為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駸矣孔疏
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
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城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
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說
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
疏云毛以為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傳

言會甲長讀為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為甲此疏說誤也傳
訓會為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為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
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為甲者毛傳乃詰訓之最古者更何
俟他求乎段熲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

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

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

禹貢以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城水經

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

故詩云昔彼韓城燕師所完志氏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

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

訓燕為安然文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為同

空日知錄最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禮謂當

東坡詩集卷六

十二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
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為鳴鶴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
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
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
知流言出於管蔡此江良庭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為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為
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為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為
殺管蔡見幽譜孔疏○金縢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幽
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周公居澧案鳴鶴篇云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毛傳云爾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我
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已將毀周室也說文云

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道
其相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四時百變又可以百變而謂韓在南

辨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辨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勝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以流言即誅因與王說同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傷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王且不敢謂公况敢遺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難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遂周書作維解之文則孔疏注已言其誤越江良庭論之已詳矣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櫟有六駁陸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瑩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櫟櫟有樹櫟皆山櫟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也但箋傳不然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尙有可疑傳云駁如馬偃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櫟之駁皆其所宜有也駁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櫟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駁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駁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息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再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未師

專已守殘之陋詩攷禮案賈逵崔靈恩之晉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瓊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說多與朱子集傳之意徐氏甫毛傳疏亦然遺門人遊子詔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覆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禮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小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葦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禮案小序云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

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鄭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然則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鑿尙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鑿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遷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說關雎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如此說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西

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禮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

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

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解雍詩云示我顯德行李氏以周行之周為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為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禮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

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為說者實則古有此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

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為西伯在

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

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

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

禮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

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真可以為法此詩毛鄭之

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

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

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

戴氏從之也宣彼周行朱傳以為其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實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

也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

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

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

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

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

之作當從韓義禮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

公赫喧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邊豆朱子

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

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墀序言刺男女相奔湊消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

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為刺而以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

君子亦以為淫奔誤之甚矣類奔篇既見君子庶幾說釋隰桑

何以風雨篇獨為淫奔子惟靜女篇則真難解其言此女侯

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

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為自防如城隅

說釋女美解為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為遺我以賢

妃文義皆不可通禮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為配也呂伯恭讀詩記

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

以為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

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

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禮可說釋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

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君乃用之以答彤管

之贈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

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

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為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半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
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開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
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
闡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寒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惻
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
同行招隱之嫵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真樂也魚鼈筍蒲饒送
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
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
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
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止跡近而心遐
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繫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遜之士
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七

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慕隆之
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淪淪泚泚百官邪矣曾侯多藏寵賂
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墮矣爲鬼爲蜮讒夫
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酬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
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
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何言之可
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駉牝三千何事
之非心旣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
至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噂喑背憎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

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
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釋可以平情
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禮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
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
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東塾讀書記卷六

詩

六

東塾讀書記卷六終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馬陳澧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與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未世讀亂不驗之書禮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為讀亂羣儒尙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未世增入者此以未世讀亂改為未世增人 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為定論矣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職文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官膏肓膳膏肓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庖以下內饗職文詩生民傳膏之日莅下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沙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眾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摠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

於周為中冬為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為此經中冬為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為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為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穆王作呂刑入尙書作職方何不可入周禮乎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為明徵尙書偽武成孔疏云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為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管子言兼霸之國尚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為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顛與在魯邦域之中則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為方百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疏上

輸疏備夫論與與孟子曰漢書成帝紀後和元年二月
對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
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
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方百里者為田萬井九百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
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
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偽孫
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此而推
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耳禮謂孟子明言
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
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即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
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况周禮
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為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
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
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
荆州其浸潁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
波澁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為非
者哉若蒞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
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辨也鄭志
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疏引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賈氏序周禮廢典語以周禮之中實
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
九貢之法治財用庸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
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
職必若府庫空竭闕閤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
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
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
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椽靡共婦寺階
亂膳夫卜史趨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瓊瑣嬖亞私人之子竊位
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
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
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
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卷日知錄三開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
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
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
為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禱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
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為行周
禮之效矣卷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
致太平者此其舉舉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
為周禮天官之屬若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典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
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眾儒以為非是唯歆獨
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

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歆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卒歆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德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閣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即別錄是也至於乃象為七略耳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語劉歆取之不以弟于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灑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如大小玉北瓦北原顯頤之北瓦北帝堯之北原北有周之北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定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

後鄭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官皆當為官元謂宮刑在王

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讀為縮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棪桓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棪棪也桓受居溜水凍凍者也杜子春讀為棪桓

棪桓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菹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

矢行告于公下日甬上口揚左右日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首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為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為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為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讀為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為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為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為主矣孔冲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

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為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禮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纁黃纁鄭司農云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箎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

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禮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為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五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六

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賈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尙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享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餼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七

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

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楹內簠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楛拾注云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檠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八

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八注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旒禮之大數銅少於豆推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夏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

與卿妻同乘夏綬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合玉贈玉疏云合玉土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蓋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夫冕而無旒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為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選之變冕為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旒冕為弁弁直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東漢書卷七

周禮

九

鄭注三禮以漢制况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皆錄之為漢制考禮案左傳昭十七年郊子言少皞氏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為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為醴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况古官以後代之事况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疏主竹使符也但不若先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中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崔為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敔舞注云敔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疏云樂師注敔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為證檀弓云天子柏梓以端

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况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鑿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屋讀如其刑罰之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何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滯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即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况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即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况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因學紀聞

東漢書卷七

周禮

十

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因學紀聞又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也其制猶古厚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弟客是又自為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况周制如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况周制賈疏復以唐制况漢制者掌訝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即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遺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絲矣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禮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此即以漢制况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大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于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于寶注曰今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太僕于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官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于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于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之法也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為名又云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為通也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况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國朝有會典復

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為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專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為用周禮之效也

江慎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要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為民除害安得云周禮不可行乎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諸眾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為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頓悟之矣記以輪為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為用算法之割圖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工事以治水為最大匠人為溝為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取沙也淫之者實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迹地防謂之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為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見氏為鍾注云凡言開者亦為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開者亦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鉦開匠人為溝九夫為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戴東原復為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是注疏本有圖也疇治之益精為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檣一檣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檣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一柯者一百一十五度之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之角也昭然若發矇矣

東塾讀書記卷七

周禮

三

東塾讀書記卷七終

東塾讀書記卷八

番禺陳澧撰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筵于南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筵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償論主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饗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償論使宰夫歸餼於眾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一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摺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

也其餘諸篇之疏亦便
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

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某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某禮

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

較賈疏尤簡明其答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

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消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表

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憚人舞文弄法

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

也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

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

禮者至 國朝而馬宛斯釋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因朱子

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

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

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答潘恭叔書

云禮記與儀禮參差後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

鄭賈作注作疏時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

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

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

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

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

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

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

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

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

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

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

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

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

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

故邪向之特性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

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

不肯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

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

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饗者饗者奠舉

于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

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饗者饗者在東

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

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

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

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

明為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山上射之後立於物閒命去侯訖

物閒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

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閒西行則似直為上射

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為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午筐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而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絕習之乃知之耳即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東塾書記卷八

儀禮

四

儀禮圖

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皆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室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據此則始為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馮鳴鶴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為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為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也子嘗以為讀禮者當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編藉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席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禮案畫地之法禮嘗試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李璧玲孝廉者能定在禮家教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給宮室如其杆而人物為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諱於正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葦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葦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為三禮圖則善矣

非者則兼存之明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皋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紉紱璽即自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研覈莫辨禮案此不獨玉佩紉紱璽印為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 坐空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

將舉於右 此二句鄉射 此記文之發凡者也 士相見禮凡燕見對也云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子云云凡執幣者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何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 聘禮注 若抄出之即可為儀禮凡例矣

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章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東塾書記卷八

儀禮

五

五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為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入戒諸公卿

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婿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出門婿入門奠壘再拜出鄭注云奠壘者婿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壘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算裕幕賓至徹之疏云凡幕者皆為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幕不用幕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幕質故也醴用酒亦無幕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幕鄉飲酒鄉射有幕者無所厭故也觀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鄉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于簋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

楹間南面注云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餼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一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觀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觀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一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即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為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即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與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即例也士昏禮賓即筵奠于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而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

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
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
南面奠之聘禮禮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
稽首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
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
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貴矣士昏禮建相與坐奠醴遂拜疏
云因建相與坐奠醴不復與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醴子及
此下禮婦不言坐奠醴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
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
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
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

東漢書記卷八

儀禮

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
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近
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
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
之圖又以凌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
錄如此則儀禮真不難
讀惜乎為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撮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撮其大要者即
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
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即大要也若撮為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
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撮奇辭欲於作為文章而上
三禮所謂誦其
文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
三備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

人之北又設筭纒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
位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纒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
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
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
用上土元裳中土黃裳下土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
至天子當同上土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
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
皆如緇布冠也此即所謂撥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
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即席婦執筭秉栗奠于舅席又執殿脩奠于姑席詒贊者醴
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

東漢書記卷八

儀禮

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舅婦饋饋特豚無魚腊無稷
卒食一醕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即席餽姑之餘卒食
姑醕之此疏所撮亦頗簡明

通典撮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卷五十六擗土冠禮而未能簡
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卷四十八擗特牲饋食禮少牢
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撮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
之尊者一人為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
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致之賓既
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

不從命主人麗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嚮
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樽爵

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
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
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
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
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
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與復還本
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
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姊妹
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
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六禮案此亦援
似有誤字姑仍之其大要然但為行冠禮而非為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十一

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續漢書禮志云進賢冠
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
加今士有崔頊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
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
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釋例則凌次仲
鈔其所撰序為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筵于廟門注
云冠必筵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
著之靈由廟神夫以筵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
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
解退共少立坐取解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
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
正已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披經
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
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
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
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情意而禮
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
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殮也尸子云曾
子請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
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即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君臣
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
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
泣下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十二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
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楊疏云傳并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
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
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
言可乎問言禮意禮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
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即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筵
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
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為摺賓或悉來或否釋文
為干偽反疏曰云不宿者為摺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
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

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為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爾釋鄭注士皆爵韋為譯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即得并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珍元鄭注珍同也古文珍為均也通解云今案珍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均則是當從均均為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珍字為均耶抑以珍音為振也集韻又釋均為戎服偏袷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

東齋書記卷八 儀禮 三

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墻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階階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階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禮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禮云鄉射篇若無大夫則贊者而嘗疑長一人舉觴五字本非經文而即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觴皆卑且少若為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觴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觴于賓而非使賓長自舉觴也至考燕禮小臣請饗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也此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大夫二人長幼又請飲者而公命皆致明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入贊者如此贊之長一人以舉觴於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也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禮考繫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為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夾卷五然則非瀆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即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札禮謂盧氏謂見即是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即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不緝亦名齊四書改然則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則曰齊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躬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禮記所謂斬衰即論語所謂齊衰儀禮

東齋書記卷八 儀禮 三

禮記所謂齊衰則緝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時之衣緝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舉古今云為禮齊衰者為自祖三月其降殺不大其于禮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禮明禮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齊衰者去見故不自悟其非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為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敦善著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開牀多而辭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禮案士冠禮筵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齊之靈由席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為已說然則

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于餘言則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為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即令二十歲生子至同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為服乎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西

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禮謂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為父後者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為說故鄭君以為似誤也喪服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禮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為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

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禮案此謂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禮三家讀儀禮以為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為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

東塾讀書記卷八

儀禮

五

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徇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為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此論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終

東塾讀書記卷九

番禺陳澧撰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禮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為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禮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所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為疑辭古人著書謹慎如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天子棺夏后氏尚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既封而用周反哭而用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王制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尚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湯裘而用曾子襲裘而用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齋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幸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膺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其大綱况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禮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為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既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為子書之類也不取于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為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禮案曲禮凡為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禮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三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禮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為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衛氏集說因學紀聞皆引朱子說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此宮鉤之說略同孔疏引鄭答臨頤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此為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王漢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為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為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禮謂月令即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且中星正是歷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四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尙陰陽之學也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

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需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四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為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為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為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詆鄭君至此鄭君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一節皆言死言殺言哭言葬言墓言訃至狗馬亦言死大戴禮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射禮為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焉

東塾讀書記卷九

五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禮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為之憮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請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社壇墀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為

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為三筴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為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愆則著又如說鬼氣焄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為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

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成篇者也禮記合威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為世子也教世子則公族說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成篇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九

六

冠義既自為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即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為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

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抱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禮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著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管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不同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七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

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子曰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聞之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為有功矣坊記子曰士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八

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即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為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邇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邇下孩幼豈即供養父母飲食乎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為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禮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為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開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中六

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縵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微聖未嘗有

譏議之語來鶴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則直加排斥矣程

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

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

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慎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

東塾書記卷九禮記

進士王任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開傳云時將賜進士

儒行中篇篇開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說議

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

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

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禮謂後儒當以此

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聞強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

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唐三十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

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

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

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

天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

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情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

覺其苛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

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豈謂博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鄭注云博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

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禮謂注

說未安疏以為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為猛鳥獸之攫搏不

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虛陵

胡氏曰鷲鷩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

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

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

儒自為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為一家之學哉此可見

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

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

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為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

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為儒家耳此儒行之篇

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

仲尼燕居孔子問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

之言以為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豈非師祖製

作以為模楷者乎孝經唐玄宗序禮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

人之言而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為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為禮記之精要見書儀且以

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以學為源劉道原墓志銘禮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即所謂論政以學為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已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七

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為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為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即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朱子補注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趣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禮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阮文達公校禮圖詩云淺儒襲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為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燥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朱子語類云昔節問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日一舉兩得遠矣

存得心這邊理又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居字句絕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字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善常時所習如下文操履博依與藝藏備息游之類禮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與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與之言喜也欲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禮謂近儒皆尚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即所謂與藝也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八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即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為禮作也此習聞道學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七

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八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為經一章傳十章為後儒所嘗議禮案圖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肯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卷十禮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即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

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禮案此古訓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亦傳云物事也

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為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為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此謂至字為古義謂朱子為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訓為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即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

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答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履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履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求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求是論窮理為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禮案為學之道即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即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即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語類卷十八又云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答趙民又云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答陳師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王陽明謂格亭前竹子致疾見傳即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為朱子所嗤矣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

是格物致知尤為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以為起下文引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即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即此先字七後字即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為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即凡天下之物為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古

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為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日朱子安能為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且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頌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子談道子曰子所談者子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五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禮案頌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見朱子無垢之意與頌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亦見蘇學辨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元注與喜怒哀樂一也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八案此伊李川先生語錄也

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入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答何叔禮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既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書輒變一說文多不錄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子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然則子之所以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此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六

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却甚占地步者不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未學未敢測度也朱子答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又云疆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答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

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嘽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狀罔兩漢矣干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禮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辨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加蘇季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禮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卷六十二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

東坡書記卷九

禮記

七

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也禮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勝騰不造惡寂寂見聞傷也傷心無着語頌頌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傳合善怒哀樂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樂記所以為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為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子者也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真精要也

唯君子為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本一篇固為精要樂記十一篇合為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數語又

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為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繁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為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理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矣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燭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冕冕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緇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

東坡書記卷九

禮記

六

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為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園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圍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掃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冲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

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為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
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土
襲而后拜之疏云土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
後乃拜之閒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
之疏云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
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
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
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冲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
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九

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
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
毛詩左傳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為繁
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
其繁也正其所以為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禮記下云管仲饗籩而朱紘旅樹而反
坫山節而藻梲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
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
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

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
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
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
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
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
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
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
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
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
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

東塾讀書記卷九

禮記

三

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
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冲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為析衷之說
冲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
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
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
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
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為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
其序又有云振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
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問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
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為句下七字為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

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

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為一大傳族

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

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公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

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為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

氏云位也當自為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眾人之

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為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

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衛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

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

做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

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

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

其疏漏耶

江慎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

紛繁又云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

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為三禮注至朱子集

集為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

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

五禮通考 則兼史學

東塾讀書記卷九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馬陳豐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

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

御弑懿公而自立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

御而立孝公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為桓公

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

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穀梁隱元年傳

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

以至馬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為惡桓

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

王蘭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實曰魯而

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

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

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公下注八年魯惠

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

春秋正可於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

倒史記而仍於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

何云凡公羊云託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

何云託乎禮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真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

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為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

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為魯臣於其先君

之錄弒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弒書
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弒君者
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
即位其為桓公弒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此南
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弒君而不纂國南董能懼之
魯桓公弒君雖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
魯舊史不書君弒為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
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此劉知幾之粗
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濮以
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公逆之人故極言其惡
又引江熙曰春秋視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為視尊
者諱然亦不沒其實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為尊者諱
矣若事畢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為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
於桓公而請弒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
傳之上下羽父之弒孔疏引釋例云今惟案
隱公皆諱謀於桓云討焉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
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
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
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為魯史官
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
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焉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
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碯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碯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
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
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類卷八十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
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
餘也後漢紀卷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
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
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
故實三代文獻諱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繡名子之對里
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
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邾子能言紀
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
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
之守禮懷懷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
地之經胥臣敬德之怒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
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顧震澐云當時經學昌明
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
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飽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
麥蕭而弗答即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
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
阮文達公詒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
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
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禮察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
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
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
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為相斫書者

矣三國志下肅傳注引魏略陸機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誦說文公諫宣王不聽于故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穆王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碣諫衛君公寵州吁滅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也旨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禮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

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旨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

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為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經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

東晉書記卷十

春秋

四

謂之傳但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為主以隱公為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

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釋者抑為之說卷一此數

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為劉氏孔疏云漢室初

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禮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

插者平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

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為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為為增益然謂劉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為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冲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氏集解禮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

書日為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此

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為此二條耳

東晉書記卷十

春秋

五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族尊夫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

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

大夫與女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穆弓公儀仲子之喪下

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執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

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後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日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

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

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晉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

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禮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治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六

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時其洩治之謂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治有罪其作膏育則以爲洩治無罪欲砂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禮案傳云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卻宛遂令攻卻氏且執之此傳表章卻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卻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

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嘏祭足也王凌母巨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禮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自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餽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甲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麻除無哭位諒闋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七

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彼豈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玉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違王說預於忠臣賊臣尙敢顛倒是非以詭詞馬氏而說說典禮乎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懼有違眾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日築都曰城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都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

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國宜稱城城是也此凡例不合之
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為都則有廟者亦名為都而稱
城無廟則不名為都而稱
築也然亦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

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為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

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

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孔疏云宋公欲重其

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

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

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為例故

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

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

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禮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

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即從而書之以為

褒貶何以為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

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傳史之

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

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

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即傳其偽是何言歟僖九年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嵬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

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

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

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

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

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

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即魯史憤憤孔子亦遂囚之耶如此類

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逆矣

東塾書記卷十

春秋

八

東塾書記卷十

春秋

九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鄭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

子麋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

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禮謂弑君之罪

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

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

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歷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

何劭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

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巳

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

去四十二日蓋問月也何氏如有長歷論尤善所云當順天

應則可直言問月何必云蓋問月乎其歷論尤善所云當順天

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為著蔡矣夫春秋所重者

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

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

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

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文序錄

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禮案宣十五年

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

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

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

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

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兩說劉氏亦以為穀梁見公羊之書而補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稅畝。冬。螽生。穀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為宣公稅畝。應是有天災。穀梁以為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為天災也。又云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為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更何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之。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計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羊之義多偏。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綠經文作傳。彌失本事。序錄。禮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餽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為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板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暈帥師。傳暈詔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碯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為輸平事。孔異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為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為繆公。孔異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同。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晉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為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異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同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更何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之。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計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以子婦為妻成公以母為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為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九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以為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禍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為通濫何注云通濫為國累亦云其不言黑何也別乎制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為叔術賢者讓國黑弓

賢者子孫宜有地禮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迫而廢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為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異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為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拘爾說遂至傷教善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禮說文也

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說文昭二禮祭天牲角兩粟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兩粟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禮三十一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笙西夷之樂曰箏北夷之樂曰鼓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定八年傳注含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一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一年傳注禮釋繹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奠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主狀徐疏疏皆云春秋說文皆注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為學海

也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兩粟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為禮推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履機三王肉刑揆衡加應世對巧姦偽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為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為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嚴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於此注此文太長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文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

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也

也

春秋繁露云王魯糾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
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素隱云以魯為主故公羊無此
云據魯時周雖衰而視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公羊無此
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
以周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
敵者見任為王甯可會奪此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
孰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
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
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為
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郛之地謂之新鄭實非
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
云孔子故宋也范注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
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
云孔子舊是宋人

東塾讀書記

春秋

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為長何休
釋其詳而黜周王魯大體既破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
周王魯與夫譏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而附成之
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周王魯變周之
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為公羊辨說然新周二
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証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
劉申受公羊義禮制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
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為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
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為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
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
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性強扶
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抑亦託王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
之階則大惡也執十二公論之桓宣之統君宜誅昭之出奔宜
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麟宜絕莊之通警外淫宜絕閔之見
弑宜絕僖之倍王禮從季桓禍節子文之逆視喪娶不奉朝成
襄之盜天性亥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
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此
入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
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

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
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
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子孫萬世子禮案此謂商立子
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襄三十一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禮所記公儀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
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
年初稅畝冬蝻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
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
災也如隱五年蝗傳云何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
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
疊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
中丘之役又受邠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僖十三年秋

東塾讀書記

春秋

九月大雩注云城祿陟頌之應城祿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
早平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諸人伐
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統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
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簡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
之此又以爲不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
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
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
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實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
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
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殺上厓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
其後楚滅鄧王滅鄧殺徐此何注說災異事於職緯之證也徐
疏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
右勝次弟宜立隱是左勝之子桓位失宜而桓之歸日魯母
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雩門及兩
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雩門及兩
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小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執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耕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即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

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異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証其師此異軒未考繁露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復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獲麟越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祀黃玉謁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圖於風氣逆

何注以時月日為衰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即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勝非禮故略之此

東坡書記卷十

春秋

去

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勝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不

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

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取厭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為君辰為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與上辛季辛行下無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為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為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始連文故加之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

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左氏之語何氏以為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為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離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為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

東坡書記卷十

春秋

去

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甥甥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割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莊元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

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日是將死矣襄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

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

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禮案左氏

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聞弑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除祭

也夷昧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注何氏之難

孔異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通義異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

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莊八年

年齊無知欲其君諸見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魯人欲其君密州注云

莒人納去疾及展立於子之長則其人攻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裝不接弁冕仇離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

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易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王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

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案上文冬公會首侯齊侯云于退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

穀梁傳云日繫於月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共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為已僖矣何注取此為說耳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孫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

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禮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為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為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

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異軒則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

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虞信云

其益師卒與桓桓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子定哀以指

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

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禮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為最大之義能殺亂

臣賊子者無如石碯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

世鈔云左傳中作用亦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尚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碯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

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碯純臣橫加譏貶值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碯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禮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為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為常例而以其異者為違常例奚可哉

東觀漢記卷十 春秋

三

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鄆上楊疏云舊解以為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為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一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霄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簒若靈公廢蒯聩立輒則蒯聩不得復稱魯世子也稱蒯聩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

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唱傳云唱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

范氏引禮記曰含者人升堂致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為惟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矣今歸含大晚故議之禮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問疾而歸含玉以行者乎即歸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鄆傳云邢鄆鄆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鄆鄆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為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

東觀漢記卷十 春秋

三

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

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三十一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慎之至也

范氏為略例百餘條序見集解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為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書月猶朝于

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此但分別發傳不發

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

廟五也文著禘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

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抄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

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勳割裂略例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旌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厲傳曰其地于外也其

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禮案此范注所引為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

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辭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

解不盡可以為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

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

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為聖經乎此禮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為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書義者又言棄其所

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

東塾讀書記

春秋

三

師法三傳各有得先學者亦一傳即為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過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遺謂莊軒言重師法見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為公不與小彼

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彼之說與軒以為是耶否則不然則云何即公不通若謂于包來下不肯接殺梁以釋傳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謂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序集解孔冲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

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禮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

盡以為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為主而不可盡以為是鄭君箋

毛詩宗毛為主而有不同即此法也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

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為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為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

傳分門角立詁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即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為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鄆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

追而殺諸鄆夫以為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

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冲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枘者矣如秦人百人戰于河曲公羊云君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

遠加駁難於無開春秋大義然失之祖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即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遠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為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為尊王耶歐陽永叔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書

為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為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經注百出雜偽直後生牽卑謂前聞有微患之寡攻擊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開浮雲詞摩蔽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堪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慎也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為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况

勿加也禮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隱假立以待桓也子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弑乎左傳隱元年得為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鞏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况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為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為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書

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中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葉諒傳云著春秋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足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公羊通義然則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也明也者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感文王易學者謂春秋事昭左傳事詳經傳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為經無二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微孔異齊亦為此

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黃氏之說最為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為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為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為卓識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

春秋

三

東塾讀書記卷十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禺陳澧撰

小學

詰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詩周南關雎訓傳第一孔疏語爾雅那疏裝今之異語又孔疏所本也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方言即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謂俗觀於史記采尙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眾功皆興庶眾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然矣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曰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小學

天行健長象傳當云其其背止其所也而曰其其止王輔嗣亦周此法如長初六其趾王注云行无所之故止其趾震六三震蘇蘇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濇漢熒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子孫

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有用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往不夫時發疑亡也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禮謂此但言雙聲即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唇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郝氏所

謂聲近聲轉即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假
 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不二字雙聲許撫二字雙聲吸廢二字
 雙聲奕宇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艘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
 雙聲來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廟字以郭為聲古音讀如
 郭則與介假諸字雙聲填字今輕唇音古讀重唇音則與吸雙
 聲釋文版沈旋蒲板反施乾滿蒲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
 舌上則詹讀如詹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
 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
 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
 成雙聲也方言度假慧也秦謂之誤音謂之怨常陳魏之開謂
 之開或謂之較自關而東或謂之擬牀齊魯之開謂之養陳楚
 之開或謂之第第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或謂之
 勉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釋詁釋言釋訓既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草木蟲魚鳥

東漢書卷十一 小學

二

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如以王雉釋雉鳩後世又
 不知王雉為何物諸儒解說雖多禮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
 河南有鳥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者乃可定為雉鳩耳釋其
 實棟那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
 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機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士之言柞櫟
 是也禮謂雉鳩宜求之陝西至諸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
 河南者亦以其方士故也害於經學豹鼠既辨其業亦顯此郭
 序語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
 為類書之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為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
 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微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
 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
 誤蓋博學而不能強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
 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

引易曰羣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
 妥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
 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
 直此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為流字公羊
 曲疏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之誤矣郭注有引偽孔尚
 矣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眡眡也郭注云謂眡絕邢疏云周頌載
 芟云徂隰徂眡毛傳曰眡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
 眡則眡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身之故以眡為場易則地絕
 故得為眡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惜如此者不多見若盡
 能如此則邢蘭泉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東漢書卷十一 小學

三

明訶賓于館鄭注皆云訶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
 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迂為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迂
 訶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迂不同豈得因杜注訓為迎而牽
 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迂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
 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
 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
 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
 有無無關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為爾雅之學以
 聲音為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
 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推交
 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王廣祖廣雅疏證九情於聲
 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或疑

如彼之僮僮被之祿祿毛傳云僮僮敬也祿祿舒也詩意
言祭時疎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意王氏
義述問據廣雅童童盛也因謂祿祿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
執廣雅故也○釋名純以聲音為主有極精語惜無註之者
說文敘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
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
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
篆變作亦有非實形者如人象三合之形口象回而之形八象
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又有字義不專
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
也象臺觀高之形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
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圖書
但以一指一上則可識為上一指一下則可識為下一指
口中則可識為中而皆非如圖書也徐楚金以實者為象形虛
者為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為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
為分別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小學

四

此即令長二字之例也其初造一字者則如借字是也昔吾友
侯君模亦疑令長假借之義禮為此說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
然否也禮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人彼所著書
注明之○六書推轉注難明禮舊有說
刻於學海堂二集今覺其未安故棄之
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
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
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與
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禮謂未有
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
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即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
檢尋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
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岐異耳
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貫以部
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語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
必借錄為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為壺疑之最久
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周易用禮謂實因無分部
之字書故爾不必疑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小學

五

未及改至已病而遣子上書尤不暇改耳鄭小谷與禮書疑此而小谷計至不知其以此說為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禮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為本義爾雅為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為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則無以定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即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即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

東塾書記卷十一 小學

六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然則射禮之侯所以名為侯者以諸侯故也諸侯之侯名在先射侯之侯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侯不說諸侯讀許書者若以射侯為本義諸侯為引伸義則倒置矣嘉定王傳甫名宗漢與禮書云說文有說轉義不及本義者舉尊字兩器以首以奉之本義是尊卑之尊字形則以首以奴奉酒於所尊者禮書以侯字佐證之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即所謂相人偶也阮文達論仁論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朱子云人之與人為同類而相親梁惠王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支

苟苟自急救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卷六又云事無大無小當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卷二从支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皆見矣段氏說文注取主一無適之說段氏之偏見也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以下諸字則難造用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又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字若何分別但可造為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之形此象人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古鐘鼎石鼓文人字皆作入不作下之字解說云在

東塾書記卷十一 小學

七

人下故詰屈此引孔子曰此象人跪曲其足也作篆書者此字作几而中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又有可疑者交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也秦琅邪碑龔字下半交字作交甚明竊疑上象曲頰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也又如犬字解說云狗之有縣蹠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有縣蹠一種別名為犬乎與字解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與部在也手之下猶與部在也手之下與下云从巴巴則與下當云从耳耳其兩士相對兵杖在後當為又一說耳

說文句部字皆句聲此在說文為變例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慎其義為右古文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菱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

以妾為義也卷十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

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

而下如諧繁則亦必傳之絕作也論韻書禮案王氏右文之

書今不傳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儼亭程彝齋江晉三皆

嘗為之見魏亭與王無言音尋齊撰洪而皆未見刻本惟姚文

傳說文聲系有刻本耳禮少時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為

十七卷每卷若干部以所諧之聲為部首諧其聲者下一字書

之又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者名曰

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專自名也聲自呼也中論貴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

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

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

遂有此名此字二程遺此說亦微妙孔冲遠云言者意之聲音

者言之記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

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

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雷於異時於是

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

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為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

聲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氣象之也此鄭特釋名云天豫司充奠

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

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充奠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

動物也青徐言風趾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

唇舌口氣象之說也更有難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

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

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說澀字

唇舌口氣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填真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

聲某某同古讀某為某之類不一而足書廣韻禮案鄭君之後

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

三部之下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襄

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古人讀雄與陵

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

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孔疏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

材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醯多皇

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論語多見其不知疏昭七年

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張叔皮論云校勘記引錢辛

皮論當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為熊久血為燐積

灰生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

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云古者羹臠之字音亦

為郎故魯頌閔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

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為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

疏據劉炫舊疏為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偽尚書太甲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偽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

倚也倚書孔疏誠古疑亦本於劉炫也倚書孔疏據劉焯劉焯

人造也孔疏云造為也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為造至之造今

案象辭皆上下為韻則姚信之美我其讀非也孔冲遠以造字訓

為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愈知

左傳疏尚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神遠矣

說文訴从言斥聲徐鉉等曰斥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

蠶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夢溪筆談

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玦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

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雷之子遺我佩玦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遺案耦與韻不同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
 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罟
 鯿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卷十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
 張皋文說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述三
 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馨洲妯猶四韻則鳩洲述馨妯猶
 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置
 二章造仇二字則鳩洲述馨妯猶造仇八字同一韻也初學者
 依此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張皋文著此譜未成其子
 家見之尙未刻梓
 今不知已刻否
 鄭庠分古韻為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為一部皆收鼻音也真
 文元寒刪先為一部皆收舌抵齶音也侵賈鹽咸為一部皆收
 閉唇音也支微齊佳灰為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
 伊濁音如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與支為一部也魚虞
 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於烏濁音如余胡蕭肴豪尤之
 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為一部鄭庠分為二部末當也歌麻二
 韻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何何麻之末如譁華此常用開口呼
 合口呼尙未精
 密乃借用耳當合為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懋堂
 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六
 音均濃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
 歌麻自為一部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遺細審之鼻音即
 也舌抵齶音即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唇音即明母
 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即影喻曉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
 之意惟欲令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

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
 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
 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
 諸老先生之後實為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
 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即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
 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小學 十一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終

諸子書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為經謝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澧謂此吐辭為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荀子書開卷即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欲求勝於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曰它豈魏牟也陳仲史鮪也墨翟宋鉞也慎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子思孟子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子思孟子之語亦倍多於它豈之等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為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此欲為荀子回護耳然又云直故史魚以為盜名可乎則亦不能回護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楊倞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滿猶魯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傳矣尚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語有子貢子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

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嘽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因學紀聞云荀卿之譏毀過矣然曰偷儒悞事無廉恥其言可以想見子夏門人之氣象而者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氏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憤不已自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強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即弱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為屈原之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璫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愠與古聖人為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橋頌云深固難徙廓其

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此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重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夸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真可謂儒雅矣真可師矣彼罵宋玉為罪人者烏足以知之皇甫持正茶字生第二書云筆為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差大招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

東坡讀書記卷十一

諸子

三

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同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心術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上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上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官開其門去私母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上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戒管子之說出於此歟抑管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畧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得不得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見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郡齋讀三趙邠卿云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書志卷孟子滕文崔寔政論云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公章句上後漢書亂秦之緒今傳好老子之說者自以為高而不知道成俗士也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治亂者當言所以制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吾以為識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

東坡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四

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禮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未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欺之禮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始計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九地此老子之術

也吳子則無此等語草廬運及之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為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

老子二程遺書卷十五禮案韓非云商君效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

和氏篇○兩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何義門評云意者商君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

書始於商鞅姚姬傳洪雅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

交國安不殆德令韓非亦云羣臣為學者可亡亡微韓非之學

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

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陸倕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

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

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

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

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此

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為是言耳然又

恐背老子之旨故又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

行之謂之禮智上仁此所謂遁辭也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

則文子蓋嘗為儒家之學錄云文子子夏之弟子然

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

尙元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

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即以注二家者而論為老子解

義者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母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

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

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附九堂王氏合刻河上公禮案

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

記孟荀列傳云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蓋其

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後漢書循張角奉黃老道皇甫謐漢初以黃老

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馬季長不

應鄧瞞之命飢困悔歎以為非老莊所謂其後遂為梁冀草奏

李固後漢書此誤於卑弱也嵇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

書後遂為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也二者皆可為好老莊之

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雅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此託為孔子語又云

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人聞此託為顏子語張橫渠西銘

即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聞

此託為孔顏問答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

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此

則誤以莊子寓言為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故舍滑釐問

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列子楊荀子云

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儒效所謂老

墨即楊墨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

為天下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愛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斷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列子楊朱引楊朱語皆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

東晉書卷十一

七

也盜此二說正同故楊子雲云莊楊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莊楊墨而不法墨晏倫而廢禮莊子齊物論云儒墨之是非史記莊周傳云則判儒墨莊子是楊朱之學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判判之也

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澧案楊朱之學此其大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弒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然田夫若無緇屨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

數語可見其人品頗高故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蓋頗近於儒耳

楊朱云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孟子之距之非好辯也善與惡皆捕而空之矣已似後世禪家宗旨

楊朱云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然則不必以忠事君以義利物也此孟子所謂無君所謂充塞仁義也

東晉書卷十一

八

楊朱云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云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湯問篇又云長廬子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天瑞篇澧案列子此所述諸說既以為始終無極上下八方無極而且無無極天地但為空中細物三十萬歲之人無不消滅何難舉而空之乎此列子所以貴虛也天瑞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乃中國之佛也黃山谷跋亡弟附書時有合於釋氏朱子語類云佛氏之學亦出於揚又云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華釋道部采列子莊子同於宗門者十餘條

楊朱云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列子云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天壽此卽輪迴之說也錢辛恪養新錄洪確存曉讀書齋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

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久生奚爲百年猶厭其多

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則踐鋒刃人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究其所以放於盡何遽遲速於其間乎觀此則

楊朱雖爲孟子所距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以生爲苦亦與佛氏同

墨子云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

親若爲吾親是故退暗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禮案此謂友

食友寒而不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

之身若爲吾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

下兼愛當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兩家爭辯故有別士兼士之

日也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說者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疎墨翟之計最密楊

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

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

攻則我堅守何以爲守蕃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

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

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務時二字足以盡墨氏之學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附畢氏注云迎敵祠

旗幟號令禱守十一篇所謂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書惜其文

多脫誤難解近者藤縣蘇時學舉人字著墨子刊誤是正頗多

稍稍可讀矣

魯問篇云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

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

猶欲羅羅讐則愠也善與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

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秦族呂氏春秋云墨者鉅子孟勝善

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

陽城君與焉荆罪之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不能死不可其

弟子徐弱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

子於宋之田襄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邊破

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

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氏校本云句上當有遂反死

之上德篇○案墨氏所謂鉅子猶沙門傳衣者也呂氏春秋去

私篇又有墨者鉅子腹綽高誘注皆云鉅者墨氏已駁正之

遺案墨子之學以死爲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孟子所

謂墨子摩頂放踵摩猶糜也謂糜爛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皆

願摩頂至踵陳瞻抽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剖心摩頂以

報所天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云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

豈獲自已皆用孟子語也皆糜爛而死之謂也晏子春秋公孫

子以勇力聞晏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

食桃三子爭領而死諫下齊有北郭騷者養其母不足晏子分

命粟以遺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韓北子令其友操劍奉而從

造于君庭曰晏子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謂

其友曰盛吾頭于箭中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

爲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大駭追晏子反雜下以死爲能者其

於此也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太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

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

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

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公孟此之

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韓非猶以墨子為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強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公孟篇云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之謀必不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禮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是甚是非之心有幾希之存乃一聞駁詰之語而遽為強辯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而自比禹湯其狂悖至此而極矣

東漢書卷十一

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蓋墨氏所妄造也

貴義篇云子墨子曰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翟自信之堅自誇之妄如此論衡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死者審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游葬篇○案書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墨子將何辭以對耶孰石孰卵耶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編自注云名無心難

不傳可惜也

邵特夫云墨子經及經說有中西算法禮因取而讀之如經上云平同高也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即

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纜間虛也說云纜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纜即此所謂纜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

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為表間即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也又云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端是無同也此所謂端即百人算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即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又云線之界是點即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即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說云有間舊作間畢本謂夾之者也間謂夾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在直線界中之形為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間也線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也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圓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圓之中處為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圓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即此所謂一中同長也此其文義易明者其脫誤難明者細釋之

東漢書卷十二

算術常更多耳

特夫又云經下所云臨鑑而立景到畢注云即謂窪鏡也禮案經說下云足做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做上光故成景於下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又云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畢注云以鏡是也此則謂突鏡也今西洋人製鏡之巧不過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經說下又有云學有力也引無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惜特夫已述如其尚存當能解之

天志中篇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嚙若愛其子

竭力畢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特夫以為此即西人天主之說禮謂西人事事似墨氏之學惟墨氏非攻彼則好攻不同耳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書耳

實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呼唐子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黃東發之論陸象山曰象山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至其於諸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諸子

三

儒之讀書則指為賊賊為陷溺日鈔卷四十二殆與墨子暗合者歟書引尚書者甚多如尚賢中篇下篇尚同中篇皆引呂刑明鬼下篇引禹誓即甘誓也其符屢引仲虺之告及太誓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言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獨以康歸之儒者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故以為儒者之道也

墨子弟子見於墨子書者程繁管黔敖疑注云疑敖字游高石子駱滑楚齊唐子公尚過勝綽禽滑釐高孫子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隨巢子胡非子又有我子顏注引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不言墨子弟子又有田侯子志但云先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集聖賢羣輔錄有宋劔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莊子天下篇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孟子書有墨者夷之呂氏春秋有墨者孟勝徐弱田襄子腹馭論衡福虛篇有墨者之役纏子晉魯勝注墨辯敘云惠施公孫龍所述

其學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可見其略也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鉞也揚倂注云宋鉞孟子作宋輕非十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關爭宋榮亦即宋輕集聖賢羣輔錄之宋劔即宋鉞宋輕說秦楚罷兵是為設不關爭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與首章告梁惠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

畢秋帆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孫淵如附禮案大取篇云非白馬為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又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此二條皆小取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禮案此與公孫龍之說相似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諸子

四

此其證也然墨子言白馬馬也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又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且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皆由於正言若反而加以變幻然其末篇則云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其大旨不過如是何必變幻乎後世談元談禪者皆有類於此○三國志魏文傳注云爰師長子翰翰子前辯於論議孫公孫龍之辭以談變理

孟子趙注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禮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曰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告子毀墨子之行墨子亦不以告子為仁總之相詆而已

由不害之書已亡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稿有云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

疏日本佚存叢書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動者靜者安

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

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

名視之以其名命之禮案羣書治要采此篇蓋取其稍醇正者

然藏於無事竄端匿疏已見其術矣名者天地之綱云云又可

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於名

實者也史記但言其主刑名漢書刑法志云韓非申子秦用

韓非子引申子云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

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

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

以規之又云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

下主外論說又云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又云治不踰官雖

知不言三申不害之術於此可見其略矣其所謂無爲者本於

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臣下莫得窺其旨趙高說秦二

世所謂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秦之亡由此術也劉向別錄稱其

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觀於漢魏以

後可見也

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

誰與而可對曰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

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不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諫

於王以事申子微觀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此說注云

下者又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

侯曰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

子乃避舍請罪同上又見韓非申不害之劣如此乃稱爲一世

之賢士亦見韓策何哉

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說民行刑重

其輕者輕其重者同重刑而連其罪變令王者刑九賞一去強

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開塞求過不求善同嗚呼既以

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施於告姦則不啻刑十而

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

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

興至王去強六益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

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斯命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人類以

來未有不以爲美者而商鞅以爲益以爲必亡必削非梟獍而

爲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此太史公論車裂不足蔽其辜

也莊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天運此其言孝意已

輕之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謝上蔡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

有此言乎此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所引蓋不誤也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變其言曰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

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尸佼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

術劉向孫卿商鞅師之也見藝文志尸子書已佚觀近人輯本大約

術子後序

近於名家之說如云以實數名百事皆成分又云明分則不蔽
正名則不虛發是也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是則尸佼之幸也
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
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見漢書
武帝本
紀禮察韓非云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人主之所執
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法者編
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胃中
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三問
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
術皆未盡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
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
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
為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合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
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
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定法
然則韓非兼申商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七

亦何可恃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為慘刻者在此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
者必死則民畏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
重罪矣此陳勝吳廣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
李斯以書對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為桎梏者又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隸又引商君
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縲金百
鎰盜跖不博又云滅仁義之塗囚烈士之行塞聰揜明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史記李
斯列傳商鞅申韓之說
至此大暢而秦亡矣

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爭父子
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
懷上宜子事父宜眾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
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
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
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
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
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
為禮以為其身解老
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
言精邃無匹是其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
之說尚無差謬而其文又足以達之使其為儒者解孔子之言
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周申韓不乖家聖人而漸諸篇則顏
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道篇○父子道德篇依託老子論
德仁義禮四者以兼愛無私為仁退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六

讀守柔為天下雌為勝
妙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

於法則頑嚚孽替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歸齊功賢愚等

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文子下德篇云人才不可專用而
軍旅可以法同也 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

此與尹文子同意名家法家立說之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

為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老子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也而不

知頑嚚孽替之人布滿朝列此真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

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

也且無食祿之費矣亡國 尹文之頑嚚孽替尚有食祿之費誠

不若徐幹之鑄金耳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載呂夷簡在中書
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

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
為相矣此即尹文子之說

慎子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 又云夫投

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

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 見羣書 此後世所以有竹籤

傳也 竹籤傳見日 知錄卷八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

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

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

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仲尼 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

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為其學者皆以為

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

家之根源也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

書亡矣史記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六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

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

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孟荀 列傳此蓋與後世邵

康節皇極之書相似其所謂九州每一州有神海環之如此者

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與近時外國所繪地圖相似但外國

所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而能知此亦奇矣

東坡書記卷十一 諸子 九

東坡書記卷十一 諸子 三

史記云瀆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孟荀 然則學必有所主若

但博聞彊記而無所主則成為瀆于髡矣史記又云瀆于髡久

與處時有得善言上若并此而無之則更瀆于髡之不若矣

史記以瀆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其諫說暴嬰之為人又以

髡入滑稽傳禮案戰國時人多辯論談諧成為風氣此太史公

所以立為一傳也此風蓋起於晏子故太史公謂瀆于髡暴嬰

嬰也晏子春秋云景公使國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

解養馬者晏子侍前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嬰然

遂不支解上如此之類乃滑稽之濫觴也 凡辯說使人忽然感

後世禪家之 機鋒亦是也

戰國策云蘇代為燕說齊先說瀆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

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

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瀆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

之齊王大說蘇子策 瀆于髡之貧劣如此蓋戰國之人以受賄

為常事耳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楮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魏王趨見衛容此其
滔干冕正相類矣信陵君厚遺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罕
見者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
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

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
是隱情察御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禦盧召

弓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鬼
谷澧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本蘇秦假名史記蘇秦

蘇秦欲神其道故假名鬼谷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李兌舍人教李
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堅塞兩

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李兌舍人而其
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鶴讀鬼谷子云博閱飛符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
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温良忠慈敬讓

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盧召弓又云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茲邪之情

狀畢見於斯為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
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害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

之明也何可毀也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君子之禁邪說也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

陸清獻公云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
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嚼其味而不中

其毒戰國策禮謂諸子之書皆有毒安得如清獻者盡去其毒
使不中於人則善矣家故今亦以論戰國策人子部從項
世說云袁悅有口才長說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
看莊易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侍幾亂機袖俄而見誅八如袁悅者乃中戰國策之毒
而死者也

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

採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
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權載之進士策問云九流百家論著

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為別白書之黃氏日鈔讀
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

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禮
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直齋書

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微言温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長
者也禮讀諸子書亦節而鈔之於左不鈔荀子者以其醇粹者

以附於聖人之籍耳管子語史記已采八列傳其餘尚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
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極日益之而思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思

多者惟欲同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
也無事亦事也同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內業○心凡人人生也必以平
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哀憂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

大定同上人心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術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問於雷鼓無根而固者情也或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同上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顧憂者可與致道形置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立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言古之隳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中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小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

東齋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三

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法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其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亂小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懼之以罪則民多詐問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八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上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法明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九晏子春秋可取者曰為政患善惡之不分上差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上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諫上〇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上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

學能終善者為師同上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下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聵上固自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上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上同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重而夫藏財而不用凶也下聖人于慮必有一失愚人于慮必有一得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上古之能行道者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下有良鄰則日見君子術者

東齋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音

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尚賢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愛生也兼愛中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氏注云說文欣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上慧者心辯而不繁說身善無主於心者不留上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大老子可取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九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二十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始則無

敗事六十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二十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五法今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四十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二十和怨必有餘

怨七十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

莫大於輕敵六十九章黃氏曰鈔老子語為二章一為

列子可取者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上可以

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禍也命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周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

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

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

矣說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同上○此稱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上

莊子可取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

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通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王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有為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上兵莫憚於志鎮細為下冠莫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上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生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

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意刻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鬢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天其者欲深者其

天機淺大凡外重者內拙達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

神乎寒淺列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地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

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

而可乎陽

商鞅書之可取者曰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分聖人有必

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策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

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

之法上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民今亂國不然恃吏

吏雖眾同體一也禁初假吏民姦詐之卒而求端怒其未禹不

能以使十人之眾府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慎無宿治則邪官

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令凡人臣之事君也多

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事君修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國富則淫淫則有亂有亂則弱民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地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入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法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畫韓非子之可取者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人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法莫如一而使民知之五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諸說利所禁禁所東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外諸說問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八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七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三故為人臣者規規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內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大道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上雖彌綸天地

東漢書記卷十二

諸子

老

東漢書記卷十二

諸子

天

龍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大道尸子之可取者曰貴人者貴其心也聖爵列者德行之舍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上土積成嶽則梗枿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上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怨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道食所以為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上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敬災與凶禍乃不重引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離虎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優也疏賤者義之離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呂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高誘云適猶節也○重已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本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貴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焉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蓋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去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欲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

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
人與爲賢明同上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
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
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通精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
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
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
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
得豈待言哉同上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
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
有異乎俗者也義高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
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
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已必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
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
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誠廉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
有福類別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察失民心而立功名
者未之曾有也順民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貴信信之爲
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
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上同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
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用而不足專恃民水鬱則爲汚樹鬱則
爲蠹草鬱則爲蕪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
國鬱久處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達凡
治國合其民爭行義也亂國合其民爭爲不義也欲爲故國亂非
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應同安危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五

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
亂在於有司本務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
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
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
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不和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觀
○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偉
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
情耳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 三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番禹陳澧撰

鄭學

鄭康成戒子書云念述先聖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學也其論學之語則學記注有云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謂鄭恐學者鄉壁虛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

孔冲遠云禮是鄭學月分明堂位雜記疏皆有此語考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漢儒自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後漢書不傳然則鄭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鄭學

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為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鄭元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紀之語皆擬會諸古書非袁彥伯虛造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為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讚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鄭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語集解序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齊書經鄭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論語集解序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尚書注雖已

佚焦里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間有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尚可

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注公羊箋毛詩

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人為主也公羊傳二十四年論之云鄭氏雜用三家不苟從一禮謂不苟從一之語則誠鄭君家法其云雜用三家則非也鄭君宗左傳而兼用公羊說鄭亦加宗毛詩而兼用齊魯韓耳豈得謂之雜用乎徐氏實未知鄭氏家法也蓋鄭氏家法知之者鮮矣

鄭君之讚辨二鄭也其說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註當作析符復台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鄭學

二

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塔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捫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日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周禮禮嘗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

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器讀何邵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且視子載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

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元謂尚書大傳注以大傳為非者則云元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元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曲禮母雷同注云人之言當各由然辨先儒之說其辭

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尚可

氣當謙恭不可爭求勝也其設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
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念疾者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
氣不得不念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雜記下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
也值性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注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
事附與虞異矣孔疏云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
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
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
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禮案鄭破先儒而不引其說以破之
此亦尊先儒之法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
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
父乃為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
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
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
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為深詭秘
以為奇鋪張以為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三國
貴鄉公紀通于後云鄭元合象象於經者
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此知於君之意者也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經
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
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
三千四百五十六字此據黃氏刻嚴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
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

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此據張氏刻注之字
數少於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
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范蔚宗云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談其繁
數倍非先賢談經之體此通人不知為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
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
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鄭君注經甚慎如周禮大宰乃施瀆于官府設其攷注云考成
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
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
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
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

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又大朝親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
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
也又小宰祭祀之職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
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在文
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
以已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以為必然也
羞用百二十品注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禮案此
未得盡聞亦必明言之其為實如此也數人掌以時獻為梁注
云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為梁注
天子親往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
文禮案此雖無正文而可知其必如此也
鄭注周禮竝存故書今書注儀禮竝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
之法也劉向校書則如國朝四庫者錄非但校字而已盡平
自周無於但今儀禮從今文則注內錄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
增見此一餘耳儀禮從今文則注內錄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

疊出今大此士冠禮此於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立存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巽軒云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調數氏遺禮案生質之訓者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母教孫升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說心性最精巽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者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

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說此氣性純也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氣也并云言人說色而生者也注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此鄭君言性兼言氣

鄭君兼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議矣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醅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禮

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

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卷七

國志蜀後主禮謂鄭君啟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惜乎不傳然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禮采入漢儒通義者啟告昭烈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

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賸祕書緯術之奧禮

案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粗覽祕緯則曰時觀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懋云鄭元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孔冲遠亦云鄭元篤信讖緯齊書王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因學紀皆謬說也清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元注月令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東皆以此追難元焉臣昭曰康成淵博自注中候

東晉書卷十五 鄭學

我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謂未探碩意禮謂如許懋孔冲遠王伯厚皆劉昭所謂未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考耳如良邦詩有捩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二條皆何嘗專信緯書乎

鄭君先通三統歷九章算術迺西入關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君善算迺召見於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歷法以為窮幽極微加注釋焉漢獻帝云云見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為此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據九章粟米之幸

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據九章粟米之幸

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據九章粟米之幸

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據九章粟米之幸

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禮謂國朝治經者聞百詩江慎修錢辛楣戴東原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禮所以為教也律所以為戒也注律即生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天子者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喙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鄭學

七

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熹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為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禮案此蓋三公八座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禮父母從子禮通典卷六十七鄭君為處士而諸豪桀討賊則引以為重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于古處士所未有也

王祭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

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祭法鄭注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蔣濟難之云夫刺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刺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元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耶三國志蔣濟傳注然則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王粲始雖嗟怪後亦頗折服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氏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耶何憤憤至此

鄭君有自序見孝經唐元宗序并注邢疏然所引寥寥數語又已見後漢書本傳洪筠軒經典集林有鄭元別傳一卷皆采之諸類書其一條云北海有鄭元講堂見初學記卷二十四其餘亦多本傳所有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鄭學

八

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禮案二十四賢狀惟鄭君狀之語最隆重如荀爽狀則但云究極篇籍而已凡此諸狀所作然皆據舊行狀為之如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云訪其中正無識却行狀者然則非鄭表所作可知也袁詵云鄭元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魏書徐爰云鄭元有瞻雅尚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案此論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衰成並後衡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衰成並軌故老以為前脩後生未之敢異南齊書劉瓛禮案南北朝諸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殆若生知此亦佳

尊之極然非妄語也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
此亦史 非生知而能之乎 後漢書載戒子益恩書云不為父母
碑語 羣弟所容史承節碑無不字山左金
石志云言徒學不能為史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合谷此儒
者之言也范書妄加不字禮案史承節所見范書若無不字也
碑云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定
傳二字作傳定亦當以碑為是

宋林希書鄭元傳云聖人之教尤備於禮秦悼人道書灰火學
士腐於坑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
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
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鈎聯濟會故古經
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
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
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指其一二而
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

東晉書卷十五 鄭學

九

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元猶有所不敢盡况無元哉當漢之
末茲雄競起元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元
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訕元哉
未文鑑卷一 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於鄭學
百三十一 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顧亭林述古詩云六經之所傳訓詁為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
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
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 國朝人尊
鄭君自亭林始也

明嘉靖中罷鄭君從祀孔廟 國初朱竹垞著鄭康成不當罷
從祀議其後復從祀

世宗憲皇帝諭云鄭康成醇粹深通 見會典卷三
百五十三 自是以來儒

者尊崇鄭學 朝廷風教為之也 李文貞榕村語錄云東漢人
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問強記者著立說雖極專
尚以為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至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老四
此猶有卑視鄭君之意自奎正乾際
以後幾鄭君者雖尚有之然甚少矣

姚姬傳云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貫閉洽之才通羣經
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
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已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
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 儀鄭
堂記 趙雲松云北朝治經者
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
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為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
於其中取之雖經劉石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故北朝經
學較南朝稍盛 廿二史劄
記卷十五 禮謂為漢學者尊鄭君或有私見趙
姚二君非漢學之派而其言如此是公論矣

東晉書卷十五 鄭學

十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 此劉
知幾
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
十六唐會要卷七十七 禮案不獨魏晉為然南北朝議禮者
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纂
弒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
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即江左頗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
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
有鄭君也

鄭小同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
間之名 三國志高貴鄉公
紀注引華歆表 鄭君有此賢孫而為司馬昭鳩死上
氏春秋哀哉

經義考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王基崔瑗國淵任嘏趙商張逸
冷剛田瓊吳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鑿崇情此竹垞表揚鄭學之

意竹垞所考有鄭康今制上應承望昔風其未載者記閣屢見鄭志當補又三國志程秉傳云述事鄭元與劉熙考論大義

崔瑗傳云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受學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

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

竹垞皆未考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以女弟逸官至世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元別

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禮案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

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述事

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

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云從

劉熙學則綜與慈皆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

然不言其何所師受卻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

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

云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注采鄭元傳云薦於州乾被辟

命元所舉也案乾北海人又為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

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

肅集聖證論議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三國志鄭君卒於建安

五年叔然不及授學蓋其年尚幼後二十年而魏篡漢叔然猶

中年耳而遂不仕魏其高風峻節可想也通典卷九十九載或

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謝當輕重孫叔然答曰恐出傳舍

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大死新綬巾既葬除之

此條或尚有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終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番馬陳澧撰

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

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

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偽作孔子家語自為序云鄭氏學

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

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議見文

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語而沒其姓名禮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

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為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鄭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

之賢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

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為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

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奪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牲孔疏引聖證論云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嘗為配圓丘之

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嘗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

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周人禘嘗而郊稷然

則周之禘嘗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

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為圓丘之祭王以為大廟

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泯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

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

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祭法疏郊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為周之郊祭於建子之

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郊特牲禮案園丘之祭周禮明言冬日至而郊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為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為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為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如謂園丘是一則當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周之始郊值辛日冬至故其後皆以辛日郊也或冬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園丘園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

東塾讀書卷十六 三四

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為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荅皆稱為五帝未嘗稱為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歧異矣晉書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年名有五其真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太康十年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禮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郊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禮除明堂肅言五帝不得稱上天而晉之羣臣乃云五帝位禮除明堂天上帝則名為用王肅議而實行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稱昊天上帝及摯虞議改而如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能諍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此亦勸襲王肅語也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

東塾讀書卷十六 三四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五漢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禮記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為天帝乃漢制也以園丘與郊為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園丘與郊為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帝為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為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

公然說經講禮此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後漢書曹爽傳云作通義十書否通典卷八十三四禮引五經通義一係在漢石渠議之後自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劉向撰則不知其何所本也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朱竹垞齋中讀書詩云真儒起北海從○靈威仰之屬名號瓊奇故後儒疑之王肅泉金石萃編禮典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元英何異此亦可以釋其疑矣

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
為尊沛公立為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毫
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為太一之佐也又云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
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
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
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
十七略同惟成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
誤也成城皆誤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為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
當作武皇帝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三國

四

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脩封則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
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
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
及甘泉泰時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
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帝黃靈后土時于長
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于東郊兆南方炎帝
赤靈祝融時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于西郊兆北
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
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為之也續漢書祭
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為園壇八陛中又為重
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

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
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
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
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
說郊祭一帝注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園壇外亦為五
帝位而鄭說園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肅謂祭昊天於園丘也武帝太山明堂
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
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
奏同而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則已為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
為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
又不明言出於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三國

五

出於漢制者昔人未詳考也其從肅
說者竟不知其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注王肅必有難
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為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
晉書禮志云尚書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
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
論以為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為易六子亦自相岐
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
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為六尤不能巧合
矣尚書偽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為肅所作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
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為非是更立六宗祀於
雒陽西北戌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若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陽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入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合統答焉統答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為土神既有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東漢書卷十六

三國

六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別論蓋聖證論也人間者時成彙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為大雅云乃立家土毛公解曰家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大社復為立京都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岐異故為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大社不立於京都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為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馬昭難三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升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曰十人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為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即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為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為七又有文武二廟不

東漢書卷十六

三國

七

遷而為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禮賈疏剖析最為簡明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禮記注云太王王季以上遷移之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共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移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等疏等謂曰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皆尊其指歸按

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其皇王事兼長遠代
素此謂鄭論謂代是也其謂子雍總貫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
其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禮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禮其歲末遭
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
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尚有禮服也如肅說則無禮
服而後可矣有禮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
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元二十
七月而後除又主准之傳云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
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
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議今大宋開泰患
謂宜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從之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
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不發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盡是肅之所難未必盡非惟銳
意於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
後儒同當駁正即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專
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議鄭
堂記云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者遠魏王肅駁難鄭義
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焉輕薄自鄭王異
衡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禮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
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
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尚書
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釋元孫之子云何王
肅曰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會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
十九
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荀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
謂鄭元宋忠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夷陳
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

說夢已矣况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元解尚書
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談作同復訓為酒杯成王疾困
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
大篆而字讀當為柶而以為味分火三苗火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禮案江良庭尚書集注音疏謂
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尚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
尚書撰異最為持平謂其時鄭注尚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
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柳穀必是而字鄭於雙聲求之
讀當為味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柳穀其注古文尚書則不欲
牽合伏書也韓非曰昔公以為訓八故鄭君注尚書云北
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為火字而譏
鄭非也同瑁改作瑁瑁則三宿三祭三詔者果何物乎如其說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則瑁字已足曰為贅也大保以異曰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
異者乎其性謬甚矣江氏云若以同為瑁謂為古瑁字則奉曰
異同辭則同非酒器而何王瑁瑁何語乎王受同以祭大保以
可酌酒履相授受何為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為
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說鄭注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段氏云
為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爾
雅郭本洮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為澣衣於事或乖而於
字義必求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
駁鄭四事其一為鄭誤其三是虞誤也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
說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洮頰謂濯手頰此
其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
通更不衣澣其汚方被冕服此則不可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
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誤者只
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

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算爭如此江良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為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翻為王朗功曹明破孫策擊敗許海太無氣節蓋翻有老母如不從策恐有殺身之禍不能奉母耳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漢昭烈署周羣為儒林校尉來敏為典學校尉尹默為勸學從事許慈胡潛並為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

東晉書卷十六

十

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有名於後世者惟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未閻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貞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

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讀其疏以為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尚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范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梁傲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禮謂平叔之受誣得錢氏之論而一雪矣吾友鄭特夫亦云何晏之奏皆論語之情義也陳承祚不敢為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并載孔乂之奏其實非本紀所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為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管輅傳○世說規嚴明司世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

東晉書卷十六

十一

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留曠中懷何為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自脫良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鍾會傳注引王弼傳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輔嗣談

老莊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

世說文學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禮謂虞仲翔注易而徧詆荀譚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清辭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為儒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三

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漢末經學極盛會幾何時乃至於此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志彌敦乎

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上禮謂遇之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請尚書舉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又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尚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弒時年甫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視其幸太學講尚書駁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人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詎遇之事思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人此事甚可惜讀史至此不禁為之感歎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三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番禺陳澧撰

朱子書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與經書亦云參以釋文正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若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警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

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卷七又云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卷七若黃直卿書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若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若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為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其若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朱子從學於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語類云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卷五十六澧案薛良齋與朱編修書云漢儒之陋

則有所謂章句家法此稱朱編修若朱子嘗除樞密院編修也朱子所云今人若蓋即良齋也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以曉當時之以為陋者也讀朱子書者當知之講漢學者亦當知之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語類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卷一百一十二策問云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為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記解經云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若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

詰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卷一百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攷釋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卷六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卷十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卷十南軒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問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語類云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卷十

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蒼張敬夫書云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

朱子議宋留宗當為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稟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又荅黃商伯云儀禮喪服疏云云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又荅李季章書云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其後編儀禮以鄭注補經蓋由於此也語類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虛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卷八使鄭康成之徒制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惴恂恂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卷十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卷十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卷六十四禮案此條記者補誤中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一節鄭注云言作禮樂位朱子語指此也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卷五荅呂伯恭書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处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後學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李繼善問檀弓般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般程張二先生以為須三年而耐士虞禮鄭氏

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答書云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為不足信也又郭子從問神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郭子從問諒閣鄭氏以為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答書云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余正甫問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答書云當從鄭注之說無疑濼案如此之類皆於鄭注推服尊信甚至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為丈夫朱子但云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語類卷八十七而不為詆斥之語其尊鄭也至矣又云王肅議禮必反鄭元同上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又云鄭元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五

語類八 十三 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若王肅有好處朱子固不沒之也

答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又云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知別有或當時人語如此耶濼案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而朱子以為有意思漢學宋學兩家皆可無疑矣阮文達公以相人偶解仁字尚鄉黨侃侃如也閻闈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閻闈和悅而諍也語類云問先生解侃侃閻闈四字不與古注同直後漢書中亦云侃侃為和樂閻闈為中正曰說文以侃為剛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卷三十八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語類云問習鳥數飛也

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十一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卷四說文肩字云勳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是卷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墮子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噴字卷七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遲誤寫作近卷八頃因看筆談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坊後看說文坊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卷一百三記永嘉儀禮設字云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已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爾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已從支為已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諸本或寫已為辰巳之已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朱子說經考據說文如此語類云不須辯只看說文便見王字無意思卷一百四十又答呂伯恭朱子深於說文故以王介甫字說為無意思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六

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汲汲於刊說文如此為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為說文之學者宜知之語類云五誤收者如考老也卷一百四十四又云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卷六十一朱子不獨考據說文其於玉篇廣韻亦皆推究也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戴帥初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云家有急就篇一卷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

各揚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濼案朱子四書音以陸氏釋文及孫宣公孟子音義為本而亦多不同考別有考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皆作必二反

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朱子於音
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又有與程可久書云切響二字不審義
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與黃商伯書云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
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為人借失之故煩為借
抄一本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

文集中考禮之文如禘祫議答社壇說明堂說殿屋廡屋說深
衣制度辨君臣服議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操辨儀禮釋宮李
如圭所作而
入朱子文集林月亭學正以為朱子所商推而論皆博考詳辯
定者見學海堂初集答問儀禮釋宮何人為精確
其長篇至數千言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尤考覈精細朱子深
於禮學於此可見

琴律說答吳元士書皆研究聲律語類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
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
有精通者出卷九又云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

宮處分明同答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
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
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
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答蔡季通
書云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
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又云近因諸人論琴
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
內最上一絃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
學不欲陋豈不信然語類云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
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
皆坐此病卷九十二答廖子晦書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
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朱子講求樂律如此其以

唐時鹿鳴關雎十二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及與朱魯叔書
求南海廟唐胡樂譜禮著聲律通考已采錄而論之矣其云禮
記疏說還相為宮處分明及作圖子之法尤為初學講求聲律
之階梯也作圖子之法內外大小兩層皆圖邊皆分十二
位與商角徵在徵之右變宮在宮之右其間不空也
與商角徵在徵之右變宮在宮之右其間不空也
語類云通典好一般書卷八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同樂律通典
亦略備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卷九通
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上朱子之重

通典如此為朱學者不可不看通典也
文集有壺說一篇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可見朱子知
算學語類云算法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
壞了許多士子精神卷十答曾無疑書云厯象之學自是一家

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答李敬子書云康節之言大體固如
是然厯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
天文志皆不可不讀答蔡季通書云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
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答蔡伯靜書云步天歌
間有定本今就借校畢即納還也朱子講求厯算之學如此語
類又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
之以轉耶卷八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朱子亦見及矣

答李季章書云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
樣欲煩為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又答書云此近已自用膠泥起
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語類云理會禹貢不如理
會如今地理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卷七
十九大
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本注云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為江

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兩

建二廣同朱子之講求地理又如此所謂理會如今地理之兩

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者尤地理之要言

也考王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然則兩川之

也亦必有山焉也。說文三禮圖算地理之類皆近儒

之故今詳述其說也

答謝成之書云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

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

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答余夔孫書云大凡禮樂制度若

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草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

未逮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為佳耳答孫季和書云讀書

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

好之語類云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

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

卷七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

用時便將來使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若苦心

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卷一百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

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未稍又約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

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

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

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

不博者卷十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其持論不

偏如此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

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也朱子時為考證之學甚難今則

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欲見成之書而觀

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矣至專意於其近者則尤為切要之學

而近百年來為考證之學者多專

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黃勉齋為朱子行狀云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李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宋史取此數語人未了傳朱子弟子所述朱

子之為學如此然此其大略耳今朱子書以證明之

窮理之說朱子著於大學補傳又作或問數千言以明之所引

程子語十六條以明所謂窮取程子之意其一條云或讀書講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

皆窮理也又一條云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

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又一條云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

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

之一字而可得也又一條云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

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泯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

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又伸其說云今日以

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

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

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

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朱子之言

理切實如此又云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

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言窮理之

方如此又云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

東塾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九

東塾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十

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談淫邪遁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又云有
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不知何所病而
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此又可見當
時有以窮理為淺近支離而厭其煩者朱子不得不辨之也
語類云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
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
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卷十且如
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割得大則其光愈大同上但看孟
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
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
同樂處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屬同上豈有學聖人
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
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
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
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同上問知至若論極盡
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
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
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
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
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卷十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
處則其他皆通如其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
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同上且窮實

理合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是遺
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同上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合歸
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上此朱子講
窮理之語尤可俾明大學補傳之說也
語類云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
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
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
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
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卷一百所謂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
看見攪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
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卷十朱子說道理通徹性命
包括學問至此明白已極矣
反躬踐實此語無疑義語類云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
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
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
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
休也不濟事卷十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
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
卷三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卷四世俗
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

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
 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撥拾言語綴緝時文
 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
 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
 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
 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卷一百
 論敬之說最多語類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
 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
 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
 子偏邪卷四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
 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東坡讀書卷二十一 朱子

三

卷九 問何謂主一日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
 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
 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上同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日
 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
 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卷十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
 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同或問主
 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
 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同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
 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同初學於敬不能無間

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
 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當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
 物中察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
 可喚轉來卷十答李晦叔書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
 用力耳答林易簡書云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心
 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答或人書云二先生所論
 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此朱子主敬之說剖析精詳不
 使流於禪學也五經四書之所謂敬至宋時乃流於禪心坐禪此學問之一大變也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
 於讀書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經訓史冊以求之則是止牆面
 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云此數語者皆愚臣平
 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
 此此朱子自述之語黃勉齋李果齋述朱子之學言窮理而不
 言讀書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黃梨洲云自周公以至
 字稱儒不若專主於敬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
 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宋元學案卷十六禮謂朱子又
 益之以讀書之說而曰窮理必在於讀書蓋三變而愈平愈實愈無弊矣

東坡讀書卷二十一 朱子

四

答劉定夫書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
 多閑雜說話舊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
 怕人說學不在讀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
 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濫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答江德功書云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
 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若高國樞書
 云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

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逮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禮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有次第如此答蔡季通書云諸友之間須若一兩時辰作科舉外二夫爲此尤切近之要語

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蒼林正卿書云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蒼胡寬夫書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五

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蒼胡季隨書云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蒼趙履常書云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蒼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語類云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

卷一百一十四 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夫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

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禮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之法如此也

語類又云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會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二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卷十 禮案此段下有注云此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今學者尤當以爲法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六

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蒼許順之書云大抵文義先儒盡之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

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穢此一事已快活了荅江德功書云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
而所說又未必是又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
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
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願且
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
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荅
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
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
難得長進荅趙子欽書云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
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
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荅曾泰之書云所喻鄉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
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
為己功夫荅陳才卿書云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
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
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禮案既知必在乎讀書
又當知務立新說而不闕疑乃讀書之病也
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
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知看底道
理卷八朱子自著詩集傳而教學者先看古注即所謂因先儒
之說通其文義也然則治經當先讀古注乃一定之理朱子之
教如此也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一事卷十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

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
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
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
來同上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
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
是他曾經歷過來同上禮案朱子既云窮理必在乎讀書而此三
說則以讀書為第二事第二義此三條蓋只一說記者不同耳然所云要見得
許多道理者即窮理也所云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
方是者亦即窮理也即所謂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也窮理為
第一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聖人教人須要讀這
書即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語類又云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
法便是誤人底深坑同上然則除此第一事第二義更無捷徑也
若以為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
語類云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
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
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自然有意味
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
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
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卷一百一十五荅蔡季
通書云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朱子既
云必在乎讀書不讀書者為深坑而教石洪慶不須看文字且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一事卷十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

朱子最好儀禮而謂老人非所及可知凡學者宜及其未老讀書若年老則欲讀而無及矣然既年老則又教以昭曠教以要約所謂教亦多術也

南宋時風氣之弊朱子救正之故辯論最多語類云二程先生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傲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卷一百一十一三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為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九

子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卷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書云奢則不遜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此說是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書云大率擺落章句談說元妙慣了心性答吳伯豐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答呂子約書云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答陳安卿書云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答許順之書云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倫吞棗又云不要

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又答書云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答徐子融書云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答江德功書云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又有云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謾語排斥無所不至而問之意愈勤不懈然則江德功亦甚難得也禮案當時談經講學者至於如此若非朱子排斥之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其救正風氣者一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十

雜學辨謂呂氏大學解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又附錄云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語類云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元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元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卷一百一十一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卷四十一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說禮案上文論信宗果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同答汪叔耕書云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此排斥禪學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答方伯模書云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答沈晦叔書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生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答陳正己書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視之答何叔京書云示喻孔明事以為略數千

戶而歸乃常人之態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也近年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又答云武侯傳嘉欲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直齋書錄解題云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答余正甫書云魏元成加服若果非是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辭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當節取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贖也論語集注云程子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後雖有功何

東坡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足贖哉愚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以相掩可也語類云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雖誅誣竄幾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向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卷三十五宋儒好苛論古人朱子或微辨之或力斥之此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

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向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字只看如今是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

東坡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會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朱子之書近儒最不滿者通鑑綱目也朱子修綱目自云義例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答劉子澄書又云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

中輟與林擇又云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答蔡季通書又云潘恭叔書云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又云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資治通鑑綱目序澧案司馬溫公作通鑑自言止欲使觀者自擇

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通鑑卷六十九朱子則

欲義例精密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視春秋年數五倍朱子雖大賢而著書褒貶者乃五倍於孔子

之書且春秋始於隱公元年距孔子生一百七十三年已謂之

所傳聞之世綱目終於後周末年距朱子生一百七十年所記

之事皆在所傳聞之世之前此其義例必不能精密故朱子自

悔始謀之太銳但云便檢閱而已新唐書裴光廷傳云光廷引

左郎司馬利賓直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

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此即綱目之先聲也然自戰國

人多唐五代之事乎後儒推尊太過遂欲上掩通鑑朱子無此

意也朱子之論通鑑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紀事本末

其推尊也至矣司馬溫公乞合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劄子云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

宜提其綱目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然則朱子綱目

二字亦出自溫公曷嘗欲掩溫公乎朱子跋司馬文正公通鑑

公手書楚漢同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

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然則朱子之綱

目猶司馬公特為書法發明者以春秋為比遂為後人所不平

而為質實者又太疎謬為後人指摘除叢考卷十禮嘗謂刻

綱目者當盡刪書法發明質實之類使不為綱目累則善矣潛

劄記云綱目報王三十二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殺泣日臣

時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

敢謀趙之奴謀兒孫乎趙王乃止此段通鑑原文所無嘗問

朱子答尤延之書云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大師王舜之

類獨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禮謂王莽篡漢曹丕亦篡漢仕於

莽者書死仕於不者書卒綱目書不能畫一也然錢辛楣謂史

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

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帝

七年將軍驍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秦楚之際月

昭侯二十二年周文死陳涉死鄭世家鄭子十二年祭仲死趙世

將軍去病死以後諸

史書死者亦不少

朱子著書既多自不能無誤四書章句集注雖極用意亦尚有

誤處後儒自當訂正之然訂正甚不易也論語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集解孔曰戈戟也集注因之孟子干戈朕趙注云戈戟也

集注亦因之閻百詩謂集注援引多誤如戟有枝兵戈平頭戟

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四書釋地三續錢辛楣取此說入養新

錄三禮謂此固非朱子之誤且非孔趙之誤閻氏誤也戟有枝

兵戈平頭戟皆說文文也戟是大名故說文不曰戟有枝戈而

曰戟有枝兵也戈是戟之類而平頭者故曰戈平頭戟也戈是

戟之類故孔趙以戟釋戈正與說文合也孟子子之持戟之士

集注云戟有枝兵也朱子固未嘗不用說文也以閻百詩之淵

博而訂正朱注者尚有疏失如此凡後儒攻駁朱注之說學者

當細考之若過信其說遂有輕蔑朱注之意此學者之大病也

可輕易駁難況其大者尤不可不慎也

朱子為張魏公行狀近人所譏也朱竹垞謂韓愈王墓詩云輸

微然語類云張魏公亦汪黃薦李丞相罷相乃魏公言罷也卷

十一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上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

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同

公素鄙秦之為人魏公卻薦秦相同上如某向來為張魏公行狀

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書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同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卷一百三十三朱子之論張浚固已毫無迴護又為張敬夫畫像贊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為直筆也易本義云巽者前人已懷之緒

朱子嘗謂康節亦近人所不滿也然朱子答王子台書云康節說大易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語類云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卷六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卷六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卷一問康節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同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上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同朱子之於康節固不盡推尊也

東齋書錄卷二十一 朱子

朱子之詆蘇子瞻亦近人所不滿也今觀集中答程允夫書答汪尚書書皆痛詆蘇氏呂伯恭謂蘇氏乃唐景之流朱子答書云屈宋唐景之文不過悲愁放曠二端大為心害又有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禮案乾道三年丁亥朱子訪張敬夫於潭州時三十七歲此書云去冬則其後一年朱子三十八歲也其答汪玉山呂東萊書未知其在某年然汪玉山卒於道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呂東萊卒於道熙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則朱子答書皆在辛丑之前蓋前此深惡蘇氏之學至辛丑歲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云三復其言壬寅歲朱子五十三歲以此帖刻石再跋之云仁人之言不可

以不廣紹熙壬子朱子六十三歲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云楊深父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慶元丁巳朱子六十八歲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云捧玩再三不勝敬嘆慶元己未朱子七十歲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云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以道東西南非未嘗闢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意已不凡矣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此跋無年月其推重東坡如此與昔時大不同又為楚辭集注推重屈宋此宜以晚年為定論者也語類云魯叔問溫公憂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卷九朱子之持平如此未嘗偏於洛黨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采聞見錄云此語亦可見未光庭買易皆以誘誦誣子瞻朱子亦其不偏也

東齋書錄卷二十一 朱子

戊申封事云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已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當時之人

以道學為不美朱子既辯之如此然其答林擇之書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禮案後世所譏假道學即朱子所謂大驚小怪起模畫樣者也近儒又有因明人講學之弊謂講學非天下之福者然朱子所謂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亦已逆料之矣不可以譏朱子也

李文貞云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榕村語錄卷十九禮

謂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稱頌之語而文貞此語則確極方望溪云王崑繩曰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

返是程朱之罪也余曰子毋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

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

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

其後余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李剛主墓志銘禮謂詆毀

朱子者原無傷日月然王崑繩李剛主蓋皆未讀朱子書而輒

詆之耳望溪使之觀朱子書則自然折服矣夫未讀其人之書

而輒詆之他人且不可况程朱乎更有未讀程朱書而尊程朱者則科舉習氣耳豈真尊程朱哉

朱竹垞朱文公文鈔序云陳同甫言於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

以為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

乎吾觀朱夫子集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俾後之論文者觀

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不為夫子言之亦可信矣禮謂陳同甫之荒唐竹垞謂其不詆朱子吾不信也竹垞鈔朱子之文則立意甚善所鈔之本今雖不得而見之學者當師其意取朱子集中封事奏劄諸篇讀之可矣此必不可不讀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朱子

辰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終

一
月
日
年
月
日

燈下讀韓詩外傳校議一卷畢精思入微迥非趙校

所及情亦極立六條僅刪存三條

所刻金文拓本亦多空白蓋未完工刻印林摹寫

金文拓本予已擴古錄金文拓本稿中多印林摹本

可見一斑

己卯臘月二十日記

上元宗氏恩園遠書己卯殘臘時者除

金石書外寸指年存矣江寧鄧氏寒瘦山

房殘餘羣籍日內亦有京蘇書估合夥

議候不久將相載而未多一次移轉印多

一次損失且大半派入他國吾輩印有送購心

如颶風吹河不過滿腹文化之損失可勝計

先歲不盡九日景景蔡澂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經傳說

日照許

偽古文尚書藝墨子誤斷句說

偽古文尚書割裂論語墨子及其泰誓為武城也小子既獲仁

人一段泰誓中雖有周親一段闕百詩宋半塘王西莊論之詳

矣論謂偽書不惟割裂並不識墨子句讀謹案墨子兼愛篇云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隱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

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變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惟予一人此蓋祝辭乃有韵之文泰山有道句道即謂隱也

曾孫周王有事句告以將有事而由此道也大事既獲句獲得

也仁人尚作句作起也以祗商夏句祗安也商當作殷殷中也

殷夏即中夏也非謂夏商也作尚不作殷者宋諱殷寫墨子者

改之也蠻夷醜貉句言四夷也合上句總言以安中國四夷耳

獲作夏務四字為韵古音在魚部親人人三字為韵古今音皆

在真部偽書於武城則以有道曾孫為句既獲仁人為句於泰

也泰山疑即涉秦晉傳聞致誤■嵩為秦室泰山或因秦室致誤

書釋文校誤

書益釋釋文粉米說文作粉蘇徐本作絲音米瀚秦徐本作絲乃宋世校者之辭誤入釋文彼蓋謂徐鼎臣本作絲無蘇字也說文勸在帝部絲在糸部本無蘇字陸氏引說文當本是勸絲寫釋文者因紛从帝而絲亦誤書作蘇是猶鳳皇作鳳凰鉅鹿作鉅饅耳校釋文者以陸氏在前恐其所見說文本異不敢輒改舉當時徐氏新校定本說文證其異同後人遂誤入釋文正文中矣釋文類此者尚多讀者宜詳審焉與他處引徐云徐某某反徐音某之為徐仙民者不同集韻韻會皆以蘇為絲重文蓋即取之誤寫之釋文

大毛公名攷

大毛公名一見於陸元恪神州木疏一見於徐元固初學記二十一一見於邢叔明孝經序疏一見於王伯厚玉海三十八一見於漢藝文志攷證一一見於困學記聞三今并錄其文而折衷之

陸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趙鹿泉先生云案神州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

華古小虛雜著卷一

三

蓋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其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既專主毛詩為之作疏故于毛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以著正宗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何閒人大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徐整為正然兩毛公之名則徐未能詳序錄亦第于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借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謂陶宗儀說邪考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會申為申公以克為克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或者以皆作者之失實其所善蓋非淺鮮故子皆不憚詳校而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偽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知王氏奚以云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不合邪瀚案呂氏讀詩記引草木疏但作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無二毛公名不無可疑或呂氏略之乃困學紀聞三箋屠繼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為之不知出何人手夫與釋文不合則疑其偽與正史釋文合則又疑其割裂為之將如何而後不偽乎

初學記云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會申

授魏人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注云見毛詩正義

瀚案此與陸疏所述合注以爲出毛詩正義今正義本無之徐元固開元間人所見正義自是原本攷新唐書孔穎達傳穎達等撰五經義訓百餘篇不無謬冗孔微四年詔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豈孔氏原稟有之而于張等刪之邪抑後世合併傳刻有脫佚邪魯國上比陸疏多漢人二字毛爲荀卿弟子自是周人爲小毛公師則亦得稱漢人然王伯厚兩引初學記俱無此二字恐後人加之小毛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四

公爲獻王博士二毛授受當在文景開文帝末年上數至周末幾百年大毛公若以弱冠受詩荀卿至授小毛公時亦百歲矣此尙須考秦并天下至文帝末六十五年而荀卿及見李斯相壽

孝經序疏云毛詩白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享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

瀚案元十行本疏作享閩本監本俱作亨亨享古同字邢氏孝經疏原本元行沖疏加以刪截此亦當爲元氏舊文元與徐元固同時惜未詳其所據爲何書耳

玉海云序錄子夏授魯中原注草木疏云申公。瀚案此誤本耳元固不知是謬也王氏似未見草本疏此據呂氏詩記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釋文徐整曰子

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詁訓傳傳趙人小毛公

藝文志攷證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因學紀聞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原注失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

瀚案玉海既引序錄又引釋文其實皆陸元明注解傳述人篇文也所引序錄即陸氏一云以下說而稍約其文今釋文無大毛公名何也細釋釋文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下接漢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五

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云云是方言大毛公旋引小毛公傳文似不屬疑本如玉海所引後乃脫佚耳然藝文志攷證因學紀聞引序錄皆言失名以爲毛公之名唯見於初學記又與玉海不合豈韋玉海時所據釋文獨完善而藝文志攷證因學紀聞因仍誤本釋文邪抑玉海所引或據古本類書轉引不必引自釋文邪

毛魯韓詩同出荀子同用子夏序攷

鹽鐵論李斯與包邱子但事荀卿包邱子脩道白屋之下

瀚案包邱子即浮邱伯浮邱伯傳魯詩而師荀卿然則毛魯同出荀卿也蔡伯喈習魯詩而獨斷所載詩序與毛序同或者以爲疑即此觀之無足疑矣蓋序作於子夏傳至荀卿大

毛公與浮邱伯俱受業荀卿宜其序之同也韓詩序見於羣書者亦與毛序十同七八唐書藝文志韓序稱子夏作必有傳矣惟齊詩早亡其序無徵夫毛魯韓同序則序非衛宏作審矣魯詩自浮邱伯傳穆生穆生傳白生白生傳申公是荀子凡四傳而至申公申公始著訓故毛詩則荀子一傳大毛公亨亨即著故訓傳再傳小毛公其與申公並世故毛詩義優其傳近也韓詩雖亡外傳猶存與荀子同者六十餘條韓固私淑荀子者也故其序亦用子夏稱意毛魯韓之於序猶左公穀之於春秋文字異同師授不一各自成家而其大概則非有殊異也

駒駟辨

雜古小虛雜卷一

六

詩漢廣言稱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林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六尺以下曰駒論說文駒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駟從馬句聲駒馬高六尺為駒從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駒經釋文於林林篇出乘駒二字釋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於皇皇者華篇出維駒二字釋云音俱本亦作駒於白駒篇出白駒二字釋云馬五尺以上曰駒然則漢廣株林皇皇者華白駒四詩駒字皆駒之假借乃馬高六尺之稱毛云五尺以上就數之下言之鄭云六尺以下就數之上言之許云六尺則舉成數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駟六尺以上為馬駟則六尺以下是駟稍次於馬非二歲之駒也駒音近而不同部駟屬有部駒屬侯部二部古音亦相通漢

廣駒與養韻株林駒與株韻皇皇者華駒與濡驅韻皆侯部字蓋作駟為通韻而養明作駒為借字而音順故古本作駟今本作駒也惟白駒篇首章駒與苗朝搖韻乃宵部字則駒當作駟不須假駒字為之而釋文竟無作駟之本蓋亦如株林之乘駟為後人所改而陸氏不及見矣獨角弓篇老馬反為駒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以駒喻孩童則是駒之本義耳

壹發解

召南騶虞壹發五祀傳虞人異五祀以待公之發論案毛不解壹字而小雅吉日發彼小祀殪此大兕傳云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據此毛釋殪為壹發則亦當釋壹發為殪壹發五祀猶言殪五祀耳上林賦藝殪什注文非一發而中五亦非

雜古小虛雜卷一

七

犯有五而發僅一也殪壹古通用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其證也王西莊先生尚書後案曰說文衣部禮古文作壹二字易亂汪容甫先生述學別錄曰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皆謂壹壹二字易誤論謂不必是誤殪從壹聲聲同者自相假借蓋分言之則曰發曰殪累言之則曰壹發其義一也鄭箋謂君射一發而翼五祀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察傳言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自是古田獵之禮如此犯五而發一以為仁似非帝王之仁且春田所獲將以供祭燕區區一犯一穉庸足給予

貍貓貉貉辨

詩伐檀有縣貍今傳貍獸名箋貉子曰貍爾雅貉子貍周禮地官草人鹹鴻用貍注貍貓也爾雅貉子貍郭注貍豚也一名貍

方言雜關西謂之獾郭注獾豚也淮南子脩務訓獾貉爲曲穴齊俗訓獾貉得唾防弗去而緣高注獾豚也字林獾獸似豕而肥爾雅釋文說文獾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獾之厚以居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獾貉之類从豸巨聲獾獸也从豸尚聲讀若湍獾野豕也从豸種聲論謹案鄭於詩之獾訓貉子於周禮之獾訓獾高於淮南之獾訓豚郭於爾雅之獾方言之獾俱訓豚而許則訓獾爲貉之類又不以爲貉子亦不以爲豚諸說何紛岐也此蓋有假借字有本字諸說固無不合也鄭以獾爲貉子狐貉之貉也貉爲假借字其本字當作獾爾雅作獾子獾其明證矣許以獾爲貉類豶貉之貉也貉爲本字許云貉爲北方多種猶之豶爲南蠻蛇種閩

文貉類之獾無涉
先生如達解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翰案毛訓達爲生蓋初生者難已生者易先生如達言姜嫄雖初生如已生者爾鄭訓達爲羊子則以達爲說文牽字說文牽訓小羊讀若達故鄭取以爲說正義釋傳云謂生易如達羊之生是誤以鄭義爲毛義也夫以子孫述其先人之生而云如小羊未免過褻古人雖簡質當不如是且牽之易生於他書亦無案據鄭義非也正義強毛就鄭益非也特訓達爲生則是先生如生頗費解說未必得經本意竊謂達即通達之義如當讀爲而言初生而甚通達耳不知如爲借字而求其義於達字是以岐也至臧玉林先生經義雜記卷二據初學記引說文牽爲七月生羔謂先生如達言后稷如牽之七月生而謂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害無害以美異之則岐而又岐矣初學記所引說文今說文無之未知果許君本文否即屬本文其上文野爲五月生羔爾雅未成羊野注羣爲六月生羔其下文孰爲羊未卒歲然則所謂七月生羔者亦猶豕部之豶爲生三月豚豶爲生六月豚豶一歲豶三歲馬部之馬一歲駒二歲駟八歲牛部之犝二歲犛三歲犛四歲耳豈謂其胎孕七月哉况經文明言誕彌厥月而云言無待滿月不亦牽強之已甚乎

駟駟辨

詩駟有駟毛傳駟曰駟說文駟駟馬黃脊駟馬駟也爾雅釋音駟馬黃脊駟陸德明釋文駟音習說文作駟音習字林云又音譚今爾雅本亦有作駟者玉篇駟駟馬黃脊駟駟馬黃脊又馬駟駟廣韻五十一添駟駟馬黃脊廿六緝駟似入切馬駟駟又駟馬黃脊又駟為立切馬駟駟集韻廿二駟駟馬駟駟曰駟也一曰駟馬黃脊又駟域及切馬駟也此脫駟字翰謹案諸說似紛岐而實不異蓋經書屢經傳寫字多假借字書則分別部居各還其本字本義毛詩之駟假借字也其本字當作駟故傳訓駟為駟駟說文訓駟為駟駟也爾雅之駟亦假借字也其本字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十

當作駟故爾雅訓駟為駟馬黃脊說文訓駟為駟馬黃脊也毛詩之駟即說文之駟爾雅之駟即說文之駟據說文以證兩經瞭如矣然毛詩之作駟爾雅之作駟皆由後人傳寫舛誤非兩經本然覃由鹹得聲古音屬侵部此部無入聲習古音屬緝部此部止有入聲而無平上去聲習二字古音不相近本不可以相假借自言四聲者起以入聲緝合益葉怙洽狎業乏配平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而上去從之然後侵覃九韻無入聲者而有入聲緝合九韻無平上去者而有平上去而習居然為覃之入聲矣習覃既為一聲則有書駟為駟書駟為駟者矣駟駟既亂而明於四聲者且云此聲相近不以為舛而以為通矣而篇韻等書不能別正遂於一字之下兼繫兩義益使人迷惑其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十一

實緝合九韻與侵覃九韻自九經楚辭先秦而漢有韻之文從無合用者王懷祖先生江晉三先生辨之替矣是故由四聲言之駟可為駟駟可為駟由古音言之駟必不可為駟駟必不可為駟也爾雅尚有作駟之本故校釋文者云今爾雅亦有作駟者凡釋文言今作某者皆後人校勘之詞非陸氏原文觀孝經音義可見不知作駟者正古本借陸氏不曾見之而毛詩並無復作駟之本脫非說文明著其義犁然各當吾鳥從辨之哉至篇韻屢經增益非其原書玉篇駟訓駟馬黃脊用說文也駟訓駟馬黃脊又馬駟駟上用爾雅下用說文然玉篇根柢說文不當參以駟馬黃脊之訓此疑增脩者依爾雅加之也廣韻駟駟馬黃脊其為立切之駟訓馬駟駟用說文也而似入切之駟則兼說文爾雅兩義亦似增脩者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經傳說

日照許瀚

韓詩外傳校議

孔子南游適楚章

韓詩外傳一之第三章自抽觸以授子貢授字至引詩漢有游女游字共三百六字本多脫去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本皆然其不脫者薛汝修芙蓉泉書屋本沈辨之野竹齋本毛子晉汲古閣本薛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每章首行頂格次行以下皆低一格故每葉實三百六字此章所脫乃薛本之第二葉也案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游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源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一

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宋洪氏容齋隨筆亦議之是此文久為儒者所詢病不惜毀棄者已獨怪薛本既脫此葉諸家展轉傳刻皆不之覺變薛本之行款而聯次其已脫之文抑何可笑也

何問婦人乎

趙味辛先生校本云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瀚案御覽引是也子與上文汜海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蓋婢誘為婦子誘為乎人乃於之爛字也讀者覺何問人婦乎不可通而乙傳之益失其真

客之行差違乖人

趙校云句有誘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承久列女

同瀚案御覽引是也久與下文鄒子矣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獨於吳市見黃堯圖孝廉所藏沈本前五卷係依元本校勘者元本與御覽所引悉合則今本之誤自明始也又案此章多韵語楚暑韵潭心韵汜海子韵風心音韵心琴韵楚浦韵久鄒子矣韵而風不讀豐久不讀九與古音部分合即如孔叢子子高說起於近世亦周末之文也

不可休息

今毛詩作不可休息朱子詩集傳舊本休息下有注云吳氏曰韓詩作思故王浚儀詩攷序謂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也案吳氏謂才老老不及見韓詩當即據外傳言之瀚謂此字韓毛本同自陸氏釋文主息字孔氏正義知當作思而不敢擅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

改後世遂踵其語近世學者皆信其當作思矣獨洪氏九經古而其致誤之由未明也謹案此由誤讀鄭箋之故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人見箋有息字疑經文本有息字故見誤本而不敢改不知止息乃休字之訓大雅民勞迄可小休箋云休止息也是其明證矣說文休息止也爾雅釋詁休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案爾雅釋詁休息苦也爾雅釋詁休息苦也郭注此分三義以接連為辭息息勞苦何非專釋苦字也皆與鄭義同毛傳無訓者毛尚簡括往往後先互見疑乃重出全書之通例也大雅曠中休其覆然傳休息也毛義蓋見此鄭云止息申毛義也知鄭箋止息為休字之訓且其義本於毛則知毛經本非息字與韓適同而元剛冲遠之疑亦可以釋然矣

降禮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章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趙億孫舍人校云降禮疑是降禮論謹案此章本荀子天論篇文故人之命在天以下又見疆國篇君人者三句又見大略篇荀子三處皆作降禮則降當作降明矣又案漢書楊雄傳甘泉賦降厥福兮文選作降厥福兮降由降得聲同聲者相假借或亦不必改字也

枯魚銜索章脫文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章論案此上有脫文說苑建本篇子路曰負重道遠者家語致思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

舉古小虞雜著卷二

三

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果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下枯魚銜索云云與韓傳略同惟無詩詞案說苑此文蓋即采之韓傳韓引詩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正對子路食藜藿為親負米言之脫此數行則不知引詩之意何謂矣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章懷太子注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今本作燬後人依毛詩改燬則之此從王浚儀詩攷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鱗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此韓詩義也以此證彼義正相符則說苑之言即韓傳脫文明矣其間文字

亦小有同異宜訂正焉霜露不凋使趙舍人校本作霜露不使云使上皆衍周字說苑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案刪之是也周使無解或欲周斷句使屬下讀亦不可通且使與待韻以周為句則失其韻矣賢士欲成其名說苑作賢者欲養案此言養親非言成名當依說苑改作賢士欲養家貧親老二句說苑上有故曰二字下有也字乃應上文之辭韓傳既脫上文讀者不知因刪棄之矣今當依補此當與說苑同者也忽如過隙文選古詩十九首忽如遠行客注引作忽如過客隙與索靈為韻客亦為韻蓋韓本作客說苑作陳家語亦作陳後人因以改韓傳耳不擇官而仕說苑官作祿案此語又見本書一之第一章七之第七章字皆作官則是說苑作祿韓傳作官也脫文中祿字亦

舉古小虞雜著卷二

四

當改官此當與說苑異者也引詩王室如燬當依詩攷所引後漢書注改作燬說文引詩亦作燬而燬別為字燬燬音義同得通用也
俟我乎城隅 搔首踟躕 悠悠我思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章引詩俟我乎城隅說苑辨物篇同今毛詩乎作於王浚儀詩攷未及案乎於通用俟我乎城隅與俟我乎巷俟我乎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遣我乎猫之間句法一例則作乎為長若俟我於著乎而三章皆用於字則以下用乎而故上用於字避之與此又別城隅毛刻作城隅或疑筆誤然攷詩抑維德之隅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隅隅同禺聲得相假借毛所據或善本搔首踟躕

各本同案文選注十五十六引韓詩並作躊躇則外傳亦當作
躊躇今本作踟躕蓋依毛詩改非其舊矣其本字當作踟躕說
文時踟也踟時踟不前也踟躕踟躕皆後起字二字別體極多
師傳不同耳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我思劉子政固述韓詩此
章又全采外傳則外傳當亦本作遙遙矣遙後起字其本字當
作搖

是故稱之日月也

句不可解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是即甚字之譌甚譌為是

又刪焉字增之字以遷就其語而益不可通矣當依說苑改正

湯火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章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五

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其食弗嘗

疾亂世而輕外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瀚案湯火當作

火湯湯與上文方匡下文嘗兄詳為酌互倒則失其酌矣

晉文侯 自拘於廷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韓詩外傳二晉文侯使李離為理今本作大理趙舍人依過聽

殺人自拘於廷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晉文侯作晉文公案史記

循吏傳亦作公新序作晉文公反國明是五霸中之晉文則作

公是也自拘於廷作自拘於廷尉案廷尉察官也與春秋時不

當且廷尉即大理離身為理又何有廷尉者乎疑後人不知理

與廷尉為一官見歐引此在廷尉類因增尉字非歐書之舊也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史記作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新序

作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案史記新序並法字斷句此亦
當為法句失刑則刑句失死則死句今本則刑二字誤倒則死
上又脫一死字耳不然答亦刑也刑失則死將理誤答人而即
死法不已償乎顧目藝文類聚引同今本則其誤已久御覽引
作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亦誤然法下尚餘八字文雖舛錯而
字數猶可尋也

脫文

韓詩外傳二之第廿二章昔者榮為酒池糟隄云云末引詩曰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第廿三章伊尹去夏

人般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人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

察云云末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獨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六

未引及適彼樂郊伊尹去夏入般三句伊尹田饒介子推平提

乃冠諸田饒章上而伊尹事出其前又不見介子推事蓋有錯

簡脫文嘗讀新序而得之矣伊尹事見新序刺齊田饒事見新

序雜事五而節士篇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章詳子推事末

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與伊尹田饒

二章詞色一律疑新序采自韓傳分隸各篇而韓傳則三事統

為一大篇也謹次其文於左并校數同異刊正譌誤俟識者詳

審焉

伊尹去夏入般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般燕山三字

田饒事上今移正昔者榮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

孫舍人曰新序刺者篇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此有脫文翰

案趙校是也新序節士篇亦云榮為酒池足以運舟糟即足以

望七里一鼓而羣臣皆相持而歌尚書大傳一本持作江水清
 牛飲者三千人負趙日新序有日字
 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亳向書大傳亳亦大兮
 之黃從誠毛子晉本作兮案元趙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駘兮本多作
 原曰駘當從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從善而駘兮字伏劉並作去
 不善而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沈黃毛本舉觴造榮曰
 從善至作去非
 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榮拍然而林新序林作作
 諸本拍作相論案拍相皆謂當作相借借為四出氣詞也俗
 通作忽疾也輕也說文木部材相高也段氏注改相作相晏子
 春秋望之相相然王氏讀書雜志曰相當為相說文相高見从
 木曰聲相與相字形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謂為相二
 此說足證嗑然而笑也嗑於笑義無當嗑當為嗑形之誤也嗑多言
 天地篇嗑然而笑釋文嗑聲也本又作嗑論案說文嗑嗑也
 字林嗑嗑聲也嗑引申之為嗑嗑引申之為嗑其說一
 也本書九載子張之言曰笑言嗑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
 薛本毛本作嗑然而笑則又嗑之誤矣

舉古小禮雜著卷二

七

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
 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新序作湯立為相下云故伊尹可謂適
 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沈黃
 並作樂土樂土非今本毛詩亦然蓋古爰得我所自昔者樂為
 人書重句或作連點遂誤讀耳下同酒池糟隄至
 此舊誤在伊尹去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冷要無此二
 夏入殷前今移正字案新序有
 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鶴舉矣事類賦鶴篇作黃
 也田饒各本無治要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各本作首據治要
 注事類賦引改戴冠者文也足傳治要新序同別本及季書
 新序亦作頭戴冠者文也足傳
 者武也敵在前敢闖者勇也見各本作得據治要初
 文選注事類賦引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此與上見食相告
 作呼新序亦作呼各本俱無者字據治
 要藝文初信也雞雖各本無雞字據治要
 學引補有初學引補新序亦有此五德君猶曰

舉古小禮雜著卷二

八

論曰論治要作非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稷文選注事類賦引
 粟無此五德者各本無德字君猶貴之者何也各本無者何也
 補以其所從來者遠也各本也作矣據治要臣將去君黃鶴
 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各本無之字據治要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各本無蔭字新序同
 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為各本脫為字據治要
 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此與下大息各本大
 公之二字作新序喟然大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
 其前而悔其後案前高懸豐上瀨下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
 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新序引詩適彼樂土詩詞下有
 之謂也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
 十五字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事兩見說苑復恩篇一作介子推一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謂向志於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載之
 以為舟之僑事說未盡當然足徵其誤已久矣上條語意多水
 左傳下條則與新序略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
 有龍矯矯將說苑兩條並失其所有說苑上條作
 條作偏天下說苑上條有龍飢無龍既入深淵說苑兩條並
 其安所說苑上條作安其壤土又多四蛇入蛇脂盡乾獨不得
 甘雨說苑上條作一蛇無穴於於中野下條作一蛇者乾獨不
 詞意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
 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閒說苑下條作子欲辭雅請待旦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謂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

士不受也說苑下條作請而得其賞廉者不文公曰使我得反

曰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

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

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辟廬三月號呼其年說苑下條作文

身語甫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自晉文公反國至此新序文疑為韓傳脫文特補於此新序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從數語疑子政補綴之詞非韓傳文上

並引詩而止此亦當然不應引詩之後又敘事也今不錄

或曰子以新序補韓傳有確據乎曰無有曰無據何補也曰

竊嘗反覆其文得數證焉伊尹去夏入殷三句總提下舉三

事分疏合之乃文義完備一證也伊尹去夏入殷三句今本

誤冠田饒事上述田饒事何須上及伊尹下及介子推且自

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事類賦引田饒文並無

此三語新序亦無之其原不在田饒事上可知二證也伊尹

事引詩適彼樂土田饒事引詩適彼樂國介子推事引詩適

彼樂郊按之詩文次序恰合三證也以世次論介子推應在

田饒前傳詩者義主於詩樂土樂國本無異義樂郊章屬之

子推則以號呼期年與誰之永號相牽故略其世次以就之

四證也伊尹事上有昔者二字田饒介子推事上無之介子

推事引詩下有此之謂也四字伊尹田饒事下亦無之顯為

一首一尾五證也田饒事云事皆哀公而不見察介子推事

亦云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田饒事云吾將書子之言也

介子推事亦云吾將以成子之名田饒事云避寢三月介子

推事亦云避寢三月伊尹事有江水四牡二歌介子推事亦

有龍蛇之歌詞意比附顯為一處文字六證也曰新序述伊

尹事無引詩詞何也曰新序義主刺者此段與紂為鹿臺魏

王將起中天臺齊宣王為大室相比書之他書無引詩語故

此亦不用詩語取相類也伊尹事亦見尙書大傳然與新序

文絕異則新序固采自韓傳矣且其末云故伊尹去夏入殷

殷王而夏亡非即取總提三句中語乎是亦一證也曰田饒

事韓傳引詩適彼樂國新序引詩適彼樂土何也曰韓傳三

事比書故以詩三章分屬新序分隸各篇而樂國樂土並無

異義無緣必用詩之弟二章故易從首章也韓傳雜采書傳

為之新序亦雜采書傳為之韓傳義繫乎詩故此其事以證

詩新序篇自為義故分其事以隸各篇如韓傳六論先生先

醒章則比楚莊宋昭郭君三事書之新序則以楚莊事隸雜

事一宋昭事郭君事隸雜事五是其例也總之新序與韓傳

文略同者縱不采自韓傳亦必與韓傳所采同出文同而未

有詩辭則確采自韓傳也所愧間見冥陞羣書中未見引子

推事作韓傳者如有之則真確證矣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鄆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

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鄆邱之上論案鄆邱即宛邱說文無鄆字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其本字當作藎說文藎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藎利生藎而俗又變作藎今書傳相承多用藎字藎苑音義同假借通用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苑囿楊倂注苑讀曰藎暑氣也詩曰藎隆雖衰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注怨讀為藎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藎蓄私財也家語作無苑古藎苑通爾雅陳有苑邱注今在陳郡陳縣詩陳諸封媯滿於陳都於苑邱之側是曰陳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又云太姬無子好巫覡禱所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詩序苑邱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此傳云陳之富人脂車百乘駕於輶邱之上正其遺俗矣故知輶邱即苑邱也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苑邱爾雅苑中苑邱釋文苑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藎聚隆高也翰案孫云中央汙同毛詩說李巡及劉熙釋名亦同此說苑讀如字郭讀於粉反則請苑為藎故謂藎聚隆高郭蓋用韓詩說也

冬不數浴 夏不頻湯

韓詩外傳三能制天下章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明刻舊本多如此惟沈本毛本作夏不數浴冬不頻湯趙仍舊本校云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御覽五十九亦引作夏不數浴周從毛本校云呂氏春秋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襲非愛襲也情有餘也意亦與此同此不

同周翰謹案冬夏互易是矣而湯字之誤未正也湯當作湯說文湯炙燥也从火易聲湯湯形近又涉孟子冬日則飲湯之文而誤上文云養有通過則不樂夏養王清故浴冬養王煖故湯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十一

數浴則過故不數浴頻湯則過故不頻湯浴以水故云非愛水場以火故云非愛火管子禁戒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原濫謂泛水於水以夏日之不場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求寒所謂濫也夏日之不場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管子不適故於冬言濫於夏言場韓言養有適故於夏言浴於冬言場場非夏所適即冬所適矣意不同而詞可互證也藝文類聚八引此正作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場非愛火也又盧本尚書大傳補遺亦有此四語與藝文所引韓傳同未詳所出然足證湯之當為場矣頻字藝文及盧補大傳並作數頻數義同兩通

轉尸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章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尸沈辨之野竹齋毛子晉汲古閣本如是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諸本並作轉壑趙億孫舍人校本作尸注云本或作壑周壽原明經校本作壑注云本或作尸翰謹案作尸是也尸本字當作屍漢書功臣表死為轉屍應劭注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鹽鐵論通有第三大夫曰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術梁宋宋棺轉尸文學曰王者禁濫利節漏費濫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注云轉棄也文子上仁篇亦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皆其明證也薛汝修芙蓉泉書屋本尸誤作尺然足證其本為尸字矣

尸屍蓋轉注字屍為尸之屬許祭酒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愛者也此類字世多目為假借翰謂假借王乎聲說文屍从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十二

尸从死而不言尸亦聲則屍雖與尸同音而非謂尸聲猶考
雖與老同部而非謂老聲也尸陳也屍則死者在牀之稱在
牀亦陳也尸主也屍爲終主言終者以是爲主終故以死主
故从尸也尸屍義皆爲陳爲主故屍可作尸總之聲同而字
可相代者爲假借義同而字可相代者爲轉注至以初哉首
基之訓始爲轉注則顯與建類一首之誼遠抑又非矣

吟口

韓詩外傳三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瀚案
此本荀子不苟篇文楊注云吟口吟誦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
跖凶貪楊義殊涉穿鑿其引說苑在說苑篇貪吟聲同凶口形
近蓋亦不自安其義而疑有轉寫之誤故引異文以明之耳案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十三

後漢書列傳廿四梁冀傳口吟舌言注云謂口吃不能明了吟
口蓋卽口吟吟乃吟之假借說文吟口急也呂氏春秋重言君
吟而不吟注吟閉太元經元難吟則凝形注吟猶吟也又元衝
注吟不通也義又與噤通說文噤口閉也段茂堂先生注云史
淮陰侯傳雖有鼻禹之智吟而不言此假吟爲噤也又與瘖通
說文瘖不能言也廣韻瘖瘖啞文子曰皋陶瘖禮記王制瘖瘖
瘖瘖正義瘖謂口不能言國語晉語瘖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
言者素問奇病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又與暗通說文段氏注
云暗之言瘖也謂喉極無聲後漢書童恢傳注暗疾不能言也
吟噤瘖瘖古音同部故義俱可通楊注以吟字本義解之左
其鑿矣或謂吟口當據說苑改爲貪凶都蘭泉先生荀子補注
曰今案吟口說苑說盡

若作凶食此本必作食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楊氏據說本作
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三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
久楊氏所以深 瀚謂荀韓古籍不應同誤況口吟之義明著漢
信而不疑矣 書乎韓在劉前未必劉所據荀子本卽勝於韓然則說苑自作
凶食未可據以改荀韓也 莊子雜篇云貳之爲人也辯是以飾
初孝廉曰黃鍾音最濁蓋亦不能明了

脫文二十二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章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瀚
案此有脫文後漢書崔融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李注引韓詩
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
是爲虎傅翼也自是字以上二十二字皆此處脫文當補周書
曰下 楊子法言淵零篇薛史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宋成注
引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是宋景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十四

胎開猶 其引周書見釋微解弟三十一今本作無虎傅翼將飛
人宮擇人而食得此可證周書無下脫爲字宮爲邑字之謬又
韓非子難勢第四十周書曰母爲虎傅翼將飛人邑 宋乾道本
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文義與此九相
符合可以互證而韓子食下有之字不肖下無之字得此證之
知食下之字卽不肖下之字一衍一脫也

離神龍化

韓詩外傳五首章離神龍化薛來芙蓉泉書屋本及程榮胡文
煥唐琳鍾惺各舊本並同獨沈辨之黃從誠毛子晉三本作如
神龍變化趙校從之周校從舊本注云離一作如瀚案作離神
龍化者是也雖當讀作唯說文雖從虫唯聲雖唯古同聲通用

詳阮協揆經籍纂詁 唯發語詞雖神龍化言唯神龍化也說文
王尚書經傳釋詞 龍字注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潛淵此說關雎之人義近之故曰唯其神如龍之化
也本書九昔者范蠡行游與齊屠地居句疑奄忽龍變仁義沈
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龍化猶言龍變矣沈黃毛本作如神龍
變化語義殊近淺俗且幽幽冥冥六句以藏行章為韻皆四字
句獨此句改為五字亦不類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
不知其惡也 脫文十九字

韓詩外傳五造父章案此章采荀子儒效篇文右六句請舊本
皆同獨沈辨之毛子晉本其衣冠其字誤作真趙億孫舍人校

學古小禮雜著卷十一

十五

本道增真字於其字之上屬上為句注云真字唯毛本林本通
津本有而無下其字其衣冠言行為句趙刪言字注云荀作繆
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然後接
此句是其字不可省今本行為上有言字從荀刪為荀作偽荀
子一書凡偽多即為字義周霽原明經校本而足亂世句作而
不足於亂世注云本皆脫不於字今從荀子楊注校補與儒效
以足亂世術為句者異術謬學雜句下注云術字荀屬上句而
雜下荀有舉字其衣冠言行為句則以言行斷句而以為字屬
下句注云言行荀作行偽恐非論謹案趙刪言字解荀子偽字
當矣而補真字則甚非周補不字於字明唐玉林校本云一本
亂世案唐所傳一本與楊以術謬學雜斷句當矣
如所據本合蓋古本也

字或衍文或屬下為句亦通而不刪言字反議荀子行偽則甚
楊注失其讀非有韓有異也而前三句當依周校後三句當依趙校而猶未盡也謹案此有
闕文荀子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楊注
云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明韓詩外傳亦有此文特後作
先為異耳然則術謬學雜下補舉不知法先王而壹制度不知
隆禮義而殺詩書十九字方與楊注合趙氏不悟此有關文顧
於下文法先王句下注云荀作法後王楊倣云外傳作先王不
思楊所引果係此句則當就下文法後王句下為注何乃注於
不知法後王句下邪

一朝之白 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韓詩外傳五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荀

學古小禮雜著卷十二

十六

作天下為一請侯為臣案當從荀子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維荀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明沈氏
野竹齋本毛氏汲古閣本作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閒引詩詞下
無可謂白矣句及謂字論謹案沈毛非也此本荀子儒效篇文
彼作一朝而伯伯自古通用說文伯長也從人白聲風俗通伯
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白虎通伯者白也獨斷
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伯之言白明
白於德吳越春秋白喜即吳太宰伯嚭漢鏡銘白牙單琴即伯
牙彈琴也一朝之白之字誤當依荀子作而舉錯而定與一朝
而伯為對文若作之則定字屬下讀文不成義矣楊倣注荀子
讀伯為霸案霸之本義為月初生經典相承多以魄代霸而以

霸爲王霸字實卽伯之假借楊頤以假借字易本字外矣韓君
則直讀爲白義取顯白故引詩其命維新以明之可謂白矣言
可謂顯白矣傳者自斷之辭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上謂猶
言也推詩人之意如是也諸本私改私刪皆由不解白字之故
梅本古文尙書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允于四方顯于西土正是白字之義
錯簡

韓詩外傳三末章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要書治屬而見
能聞乎萬里今本作之外以己之度度之也今本脫以己之情
量之也已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欲安逸焉亦知
天下之欲安逸也已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

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今本作己惡饑寒焉則知
君馬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哀之焉則知天下之欲富
也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也天下今並從治要引故
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今本作皮

氣困寒暑動肌膚困又或誘用案處因二字蓋後人妄加饑渴
能苦民之血氣寒暑能動民之肌膚故下文云四者民之大害
四謂饑渴寒暑也讀者不得其美加
處因二字簡爲四句以當四者謬矣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
不除今本未可教治要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
無立士治要此下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案四體以下皆分承饑渴
後人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喪
卷五弟廿三章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
矣詩曰蒸昇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

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
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燦王師遵養時晦言相
養之至於晦也

論謹案右二段本爲一章並在第五卷內羣書治要引上段在
智如泉原章下蓋有青而絲假之章上可證則無立士句下治
要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三句卽下段之
首三句尤本爲一章之明徵矣今試取二段比而讀之上言未
可教御也下言則可教御以禮義矣上言昔者不出戶而知天
下不窺屬而見天道者下言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屬而
見天道不啻符節之合蓋上段偶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認版

心卷五爲卷三因附三卷之末耳嚮疑其當合爲一章苦無明
據今讀羣書治要所引乃確然無疑
吾語子

韓詩外傳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
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
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 四庫書提要云吾語汝
一條起無所因疑有缺文論謹案此語始於周公孔子述之荀
子述之韓又述之後劉子政說苑亦述之說苑敬慎云高下尊
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
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
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

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上半全同此文下
 是周公語見本書三其文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樂上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說苑敬慎篇亦有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說苑敬慎篇亦有之文同韓傳惟守之皆作而守寬裕作廣大廣大作裕者孔子述之見本書八其文曰故德行寬裕而守之以恭者樂土地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智乃論周公之諫及之孔子觀欬器又述之見荀子宥坐篇其文曰聰明聖智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淮南子道應訓亦有之文小異家語三恕篇亦有之文同惟無世作世本書三其文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荀子述之見非十二子篇其文曰高上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戾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蓋即韓

學古小廬雜著卷二

十九

傳此文所本比諸書觀之說苑所載特為詳備他書或及其上半或及其下半今據說苑下半既顯為周公之言則上半亦周公之言可知矣案周公此語乃伯禽封魯周公誡之也荀子堯問篇載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傳云云有吾語女句尙書大傳亦云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案與語然則韓傳此文本出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又追述荀所從出溯及周公之誡伯禽故有吾語子之文而上下文或猶有闕佚也又案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吾語汝字亦無所因或疑古人著書傳授弟子常語然傳授之詞必由己出此則引述前人之言不應徑云吾語也

脫文八

雖知必讓然後為知荀子作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瀚案荀韓蓋互有脫文兼之乃備說苑作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可證

命也我歌子和若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章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說苑雜言篇家語困誓篇命也下俱有夫字下句說苑作由歌子和汝家語作歌子和汝趙舍人校本孫伯胤先生孔子集語並從說苑改作由歌子和若周明經校本作子歌我和若注云諸本子我二字文倒補謹案此校皆非也此當依說苑家語於命也下補夫字下句依家語改作歌子和若今本我字蓋即夫字之譌歌下子字乃

學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

子字之譌歌子和若者即詩鄭風倡子和汝也陳琢軒先生韓詩外傳疏證引家語作由歌子和汝與說苑文同恐係私改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家語正作歌子和汝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章

韓詩外傳六末章羣書治要引此在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章之下宋燕相齊見逐章之上趙簡子宋燕二章在今本第七卷然則此章亦本在第七卷中偶因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附第六卷之末耳今亦無從定其弟之先後而盍胥之對晉平公與陳饒之對宋燕事頗相類姑依治要移置宋燕章上可也

盍胥

趙校云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

一作固桑漢書古今人表同論案益蓋音義同通用羣書治要
藝文類聚九十引亦並作蓋王浚儀姓氏急就篇注引作益是
唐本作益宋本作益也說苑古乘乃古桑之譌藝文引韓傳下
有注引作古桑

無患乎無士也

治要藝文引並作何患於無士乎

是用不集

治要引集作就與王浚儀詩攷合是唐宋本皆不誤今本皆作
樂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集就義同而音異作就則與詩上下
文猶咎道字同部作集則與猶咎道字不同部須轉其音以合
之毛傳集就也破集為就以訓故正音讀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二十二

仕齊為吏

韓詩外傳七台子章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瀚案藝文
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引皆作初吾為吏祿不過釜歐引過作
及無仕齊字案無仕齊字是也本書首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
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
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禮記
檀弓曾元稱曾子為夫子鄭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
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孔氏正義即引韓詩外傳為證然則曾
子親沒之前未嘗仕齊此仕齊字蓋後人所加當依歐徐二書
所引刪正或疑齊即莒字之譌案仕莒得粟三秉乘十六斛三
秉則四十八斛此云祿不過釜釜六斗四升耳即如今本作祿

不及鍾釜釜十則鍾才六斛四斗與三秉之數甚相懸殊以此
證之知非莒譌也

鶴鳴于九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章引詩諸本皆同唯明唐玉
林琳校刊本作鶴鳴九皋無于字何燕泉先生家語注引韓詩
外傳亦無于字然則此無于字本明嘉靖天啓間猶存也錢竹
汀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引臧在東先生語博徵史記論衡風
俗通文選初學記白帖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賈昌朝羣經音辨
引詩並無于字以證毛詩本無于字謂北宋人尚見古本
養新錄中密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
字東塾云蜀志秦必傳引詩亦無于字瀚案類書所引多即蜀
志文說文繫傳鶴字下
又通論引詩並無于字今觀何唐二公所據外傳是韓詩亦本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三

無于字今本毛詩韓詩外傳皆有于字者自唐石經有于字後
人因以改毛詩又因以改韓詩外傳耳羣書引詩無于字據今
所見猶十許處而王浚儀詩攷不載蓋深知其為石經之誤故
不以為異文也

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韓詩外傳八宋萬與莊公戰章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春秋
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趙舍人校云
公羊傳爾虜焉故為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為一句惡音烏此
文出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序作爾魯之囚虜爾
何知瀚謹案公羊是此傳及新序皆有誤萬為魯虜畏服魯公
故斥之曰爾虜焉故不然虜豈即不知美惡乎且問公與魯莊

比美萬亦僅侈言魯君之美何言焉知美惡乎
乃止播耳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意閣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
兮趙舍人校本及孫鼎如先生孔子集語作乃止播兮並云從
楊本其所據楊本瀚未之見案作兮是也今州書作多耳此
語以棺播遷為韵韵下語助字必從同韵語通例也播韵棺遷
乃其本音說文播从手番聲楚詞九歌丑芳椒兮成堂洪氏補
注丑古播字瀚案說文古播字作齡丑乃古番字非古播字楚
詞假番為播古番播同音也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鄭注播
之言被也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后稷播百穀
之播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曰藩藩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三

國諸侯案鄭訓播為被古讀被如波是鄭讀播如今音而故書
作藩其注書傳亦被播為藩古藩播同音也後漢書九獻帝紀
宜播李注獻帝春秋播作播古播播同音也史記列傳廿四賈
誼傳大尊樂物兮案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樂猶
轉也與播同義古樂播同音也番也藩也播也樂也皆與棺遷
同部故知播與棺遷為韵學者不知播字本音斯不知與棺遷
韵不知為韵斯今譌為耳而不覺矣播之義為轉以手轉物故
从手義與反相近本音既素本義亦湮羣書播轉字或借作播
作播作翻不知播見也播書兒拭觚布也咸非其本義翻說文
新附字非古所有也
子賢不過舜而賢賤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韓詩外傳八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賢賤頑兄
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
桀紂伐藝文類聚二十引此作子賢不過舜而賢賤拘馬卧廬
先生詩傳略攷云案韓詩外傳乃狐卷子論父賢子賢皆不足
恃也以放字及下文誅伐字推之疑拘字乃韓詩外傳舊文矣
瀚案越經長短經難必篇引狐卷子此言亦作拘又反經篇
引慎子云父有良子而舜放賢賤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羣書
治要載慎子知忠篇有之韓非子忠孝篇亦云賢賤為舜父而
舜放之然則古書傳中有拘放賢賤之事故狐卷子慎子韓非
子言之略同而歐趙引之不駭也乃羣書治要八引外傳亦作
頑疑後人據誤本外傳妄改抑或唐初即有作拘作頑二本矣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三十四

下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做字亦與不足恃意不符似當作放
見孟子疑後人怪其與丹朱放複又習知象傲之文意為做放
形近之譌而改之
弟子誠之足以識矣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章孔子語瀚案此本作弟子識之足以識
矣識誠形近傳寫誤舛說苑敬慎篇作弟子記之足以為戒也
記識戒誠古者義同通用則韓傳本上識下誠明矣宋薛氏據
孔子集語引上句正作弟子識之
脫文十九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章宋薛據孔子集語引末多
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十九字瀚案

薛所據本是也文選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李
 善注亦引韓詩外傳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言不念本
 之謂也此言字誤當作皆鹽鐵論四未通篇故代馬依北風飛
鳥翔故巢注引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
皆不念本之謂也鹽鐵論注與此正同惟揚作棲故作本為小
 引韓嬰曰者即韓詩外傳文異耳又宣德皇后令注引代馬依北風句後漢書班超傳注引
 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二句皆謂出韓詩外傳則其為韓傳
 脫文無疑蓋後人詩其所引非三百篇之詩而妄刪之不知韓
 君說詩自有內傳其外傳或引易見二之七或引書見八之或
引禮之八或引論語之六十三三六或引傳見九之或竟不
 引詩不必拘詩本義並不必盡為詩發也後漢書注文選注皆
 節引未知所繫故趙危孫舍人校外傳僅采代馬依北風句入
 補遺中幸薛氏全引其文可據以復舊

戎山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
 篇家語致思篇作農山淪案蓋即齊之猫山也毛詩遺我予猫
 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齊詩作遺我厚囂之閒兮顏師古注囂
 山名也字或作狻亦作囂詩釋文狻崔靈恩集注本作囂案說
 文無囂字字本當作農其作囂者正陸元明所云飛禽即須安
 鳥水族便應著魚之類也猫農一音之轉故詩車攻屈原離騷
 東方朔七諫調同為韵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其晦廣韵
 惜藏宗切集韵憂奴冬切獵農懷奴刀切穢穢尼交切合猫囂
 囂為一字人豪韵農戎音近同部得相假借召南何彼穠矣手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五

傳穠猶戎戎也釋文穠韓詩作莪莪音戎集韵穠穠同字與戎
 戎同而融切入東韵是其例矣說苑作孔子北游東上農山齊
 於魯為東北明其為齊山矣本書七又有游景山事與此略同
 景古音陽部與農戎亦一聲之轉然景山見商頌及鄆水經注
 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
 是景山實在衛地或傳聞異辭故有農山戎山及景山之別不
 可強說也

齊桓公 至麥邱之邦遇人 邦人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趙校云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為景
 公淪案初學記二十九引正作景公與晏子合是韓傳亦有作
 景公本也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趙作爾何為者也校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六

云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為舊本
 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為淪案麥邱初學記及藝文類聚十八
 引皆作畝邱畝麥古音同部韓作畝晏子新序作麥同音假借
 今本皆作麥蓋韓傳別有此本後人喜其與晏子新序合故此
 傳而彼微矣至麥邱之邦遇人遇人不詞當改作至麥邱見邦
 人初學記引作至畝邱見封人可證蓋邦上之字本見字之譌
 讀者不得其解復於邦下增遇字也曰何謂者也何上增爾字
 是謂改為非古謂為通用改之轉失古義對曰臣麥邱之邦人
 趙云御覽作臣麥邱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淪案唐宋引
 本皆作封今本作邦邦封古音義同通用釋名邦封也封有功
 於是也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詩邦畿于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
邦人之義古於封人漢世諱邦故新序作邑人韓亦漢人豈得
用邦疑六朝傳寫者用假借字乃有作封作邦二本耳

鬱鬱泰山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
鬱泰山鬱鬱文類聚二十八引作鬱鬱鬱鬱案歐引是也今本
泰山字即鬱鬱之譌古人重書或作二或作三又或作七鬱與
泰形近七與山形近因致誤也此文亦見列子力命篇彼作
鬱鬱芊芊鬱鬱聲芊千聲古音同部廣雅釋訓鬱鬱芊芊並訓
茂也義又相同故通用考之說文秦艸盛兒芊則大徐本新附
字亦訓艸盛也然則秦芊本一字古但作秦俗變作芊以趣簡

肇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七

易久乃岐而為二耳

辨評

乾隆間修 四庫全書館臣上提要於韓詩外傳摘其疵語六
非事實者五一條重見者二疵語第一條曰稱彭祖名並堯禹
瀚謹案此在弟一卷之弟六章云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氣養
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其語本出荀子修身篇
彼作篇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楊倛注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
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
目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荀子之文似有譌誤楊注亦
未了了韓較之荀損益數字後彭祖以身言配堯禹以名言語

意極為明劃未嘗稱彭祖名並堯禹也且彭祖堯臣見五帝本
紀太史公固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並列即云彭祖
名並堯禹亦未為疵况其意甚不然乎非事實弟三條曰謂舜
生於鳴條一章為孔子語瀚謹案此在弟三卷之弟廿八章全
同孟子文惟得志行乎中國上有然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上

有孔子曰三字為異編謂孟子之言至若合符節語意已盡以
末二句為引證孔子語揆之文証極合蓋韓君所見孟子本如
是絕勝今本惜孤證無佐不敢遽以補今本孟子則亦不必據
今本孟子駁韓傳矣况韓以先聖後聖二句為孔子語未嘗以
全章為孔子語也韓亦云舜生於諸淵卒於鳴條未嘗謂舜生
於鳴條也一條重見弟二條曰申鳴於白公之難事瀚謹案申

肇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八

鳴事在弟十卷弟廿四章其云重見未知所指以全書較之蓋
謂弟一卷弟廿一章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云云瀚謹案二
事所同者獨白公之難耳餘未見其為一條也申鳴事又見說
苑立節篇太平御覽引作新序今所存新序十卷無之莊之善
事又見新序義勇篇而渚宮舊事亦兩收申鳴莊善事莊之善
今本外傳諱仕之善渚宮舊事注引作莊之善藝文類聚廿二
引作社之善新序渚宮舊事作莊善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
義之然皆不作申鳴則申鳴與莊之善固兩人也申鳴將兵白
公懼其為天下勇士劫其父以要之鳴攻殺白公其父夙鳴自
傷忠孝不兩全自刎而夙莊之善辭母夙君三廢車中卒致其
夙與夙崔杼難之陳不古略同 事見新序義勇御覽四非能將
百九十九引韓詩外傳

兵攻殺使白公懼為天下勇士者則申鳴與莊之善之从固兩事也此三事皆顯有以證其誤駁者不可以不辨

說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予喜韓詩外傳能盡詩之蘊包羅萬有奇興無方而論者謂其非說詩之書是以鮮有善本書取羣書校勘得異同五六百條其稍成片段者三十許條而已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二十九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經說附雜攷

日照許瀚

狼尾正

周禮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尾道上疏云狼狼尾道上者謂不錫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瀚謹案狼尾字他無所見恐是狼戾之誤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素捐於地是鄭氏趙氏意同而賈疏即據趙注為說故亦云猶今言狼藉也或賈所據本猶作狼戾矣狼狼尾道上狼斷句舉經文也狼尾道上四字解狼字疏連舉狼狼尾道上者疏體每如此非以狼狼為疊文也狼戾又作狼疾告子篇狼疾人趙注亦以狼藉為說狼戾狼疾狼藉一聲之轉尾雖與藉古音同部而尾戾形近易為故疑狼尾即狼戾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一

曲禮者不樂不弔
鄭注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王石臞先生曰不樂之樂當讀如字不樂不弔各指一事言之祭統云及其將齋也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瀚案此經唐以前皆如此解非創論也鄭以樂詰樂猶以哀詰弔非謂經文即哀樂之樂也釋文於不樂之樂無音出哀樂二字注云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明是讀不樂為如字也

車壁而騶

釋文駢有三音一仕救反一徐仕遶反此皆讀為驛字一七須反此讀為越字案讀越是騶謂人非謂馬此對上據辟為言耳植弓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此注宋本及考文古本與今本參差論謂今本是他本紛紛妄改易耳服字釋兩我過矣也是字舉經文也善子游言四字正釋是字

司寇惠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云云又云然則彌牟是子木之字案彌牟子木或聲轉亂之必非子木名彌牟字也彌牟類自稱於曾子古無自稱字者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裘縣潘邑名釋文縣音玄瀚案以裘縣潘為三邑文義殊不順疑邑裘氏縣潘氏為對文下與字及也裘氏邑名潘氏縣名言與之以裘氏之邑及潘氏之縣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注百祀畿內百縣之祀翰疑祀言年耳百祀之木即百年之木謂大木云耳下廢其祀言廢不至者之祀與百祀之祀不相涉又月令季冬及百祀之薪燎此百祀當作百神解亦與百祀之木不同

月令明堂案月令所言明堂與諸經乖異大為考禮家所詬病一則為其十二堂無地可容一則為其隨時變位有乖南面之旨論謂彼說誠與他經不符若以此為疑則尚有說竊意此明堂乃是五

區與一堂五室不同蓋猶今之 太和 中和 保和 文華 武英耳今制惟 中和無室餘四 殿皆有左右个如此既不患無地可容而亦無不南面之嫌矣其祀行注為較壤

較勘記云齊召南校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大駁疏引此注作為較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校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疏引此注亦作壇張觀察 敦仁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注為較壤釋文云壤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賈疏引亦作壤正義云較壇或其本作壇與瀚謹案蔡邕獨斷釋五祀之別名云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于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注云一作較壤是蔡鄭同也拔較同聲假借正文及注兩作壤然則蔡不以為壇也惟蔡云厚二尺鄭云厚二寸是則異耳

曾子問昏禮節朱武曹先生訓纂引王石臚先生語云此記所言婿遺喪女改嫁之事本不可為訓不必曲為之說瀚謹案古今禮制不同君臣也夫婦也學者好以後世所見之禮議古人之禮非滯則刻究於禮無當也此禮以語今人雖三尺童子訝其非也顧自漢唐大儒無議之者直至明時徐師曾張鶴門等乃嘵嘵致辨豈漢唐之儒皆不知禮邪蓋其去古未遠古禮猶有存者習見習聞無可怪異至宋而古禮寢變歷元及明學者不復見古禮久矣故各出其意中之可否以與古人爭其有不合則目其經為

偽動曰漢儒依託烏呼何古人不知禮者之多多邪

四廟

正義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禮案上文由天子巡守言之又明言七廟則此不得復舉諸侯言四廟也四當即六字之誤四六字篆文形近其別甚微易於致誤鄭無注者鄭所據本不誤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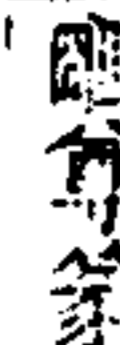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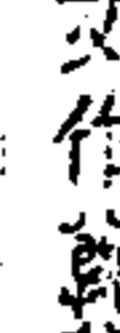
焦黑堂補疏云循案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尚青兵尚矛南方旗物尚赤兵尚戟西方旗物尚白兵尚劍北方旗物尚黑兵尚脊楯與正義引隱義異瀚案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矛夏其兵戟注或作考中央其兵劍秋其兵戈太平御覽引作鉞冬其兵鏃是亦以五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四

方配合又與管子不同

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明人則有過 則君以自治也

鄭注明猶尊也則當為明瀚案明則皆尊字之誤耳明篆文作尊篆文作燭其上餘因形因誤為則

禮器取不匡懼注匡猶恐也釋文本作恆

案匡當讀為皇皇惶通楚詞離世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匡皇古通用詩破斧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四國是匡

賜文正

禮記郊特牲鄉人賜即論語鄉黨之鄉人雖釋文賜音傷說文

賜道上祭以示易聲翰案賜雖聲不相近不能相通借郊特牲

之賜不當以易蓋易之誤也釋文音傷傷亦誤乃傷字耳猶說

文侮誦傷而今本誤傷也宋人引已誤疑賜古禮而近於戲其

字當從示易聲讀若傷即取傷義以音載義也說文傷釋也从

易賜正字雖則假借字今且以雖為正字而賜為異文外矣

難聲以詩論當屬古韵元部而轉入歌歌古與支合凡易聲字

皆入支部雖入歌即入支故得為賜之假借若賜從易聲則賜



部字安得與歌支部通乎鄭公注郊特牲云賜或為獻或為餼

親鄭此注知鄭公時尚未誤為賜若作賜則不得或為獻矣注

鄉黨云雖得讀為獻是賜雖並與獻通獻獻聲而有莎音與雖

雜聲而轉歌正同莎歌部實支部以其音之朔在人固支部也

若賜从易聲又安得與獻通乎雖與賜皆難聲釋名難昵也其

本字作林讀人兮反又作讀乃兮反見郊特牲釋文訓

賜而讀人兮讀乃兮正支部讀則誤難識難則知賜之从易

不从易矣今字書韵書及各經注音讀無不誤从易者不知自

何時始釋文與郊特牲及周禮司巫注並音傷而無反切疑其

時經文猶未誤賜故陸氏但音傷人自了然不須更加反切不

虞後人既誤寫經文又誤寫釋文也盧氏札記求其說而不得

乃引後世俗語起傷證之非也

說文人部儻行人節也从人難聲詩曰佩玉之儻此於鄉人

儻之禮無涉故儻為假借字說文示部賜道上祭以示易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五

聲此又人儻之禮無涉故知郊特牲之禘為禘字也

雜記從其昭雖王父母在亦然

注從其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正義中猶開也若不得耐

祖則開去一世耐於高祖若高祖無可耐則開高祖之父

一世耐於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江慎脩先生訓義擇言

云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翰案

鄭云祖又祖上祖言士之祖下祖言祖之祖即高祖也無推及

高祖之祖之意正義蓋誤會案雖當讀唯

正月日至 七月日至 七月而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正月即十一月七月即五月也

稽古小禮雜著卷三

六

深衣善衣之次也

注善衣朝祭之服也瀚謂善衣即嘉服也嘉服即吉服也善嘉

吉同義

昏義后聽內治

撫本作后聽內職張氏考異云十行本以來皆誤作治阮氏校

勘記引惠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石經考文提要引

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

作職又引衛氏集說所載呂大臨馬瞻孟說以證之瀚謹案天

子聽外治后聽內治二句明是承上文以聽天下之內治以聽

天下之外治二句來細審注疏並無下二句變文作內職之事

近世學者重宋本但愛其新奇可喜而不顧文義之安反委曲

以就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義禮

晏子春秋內篇稷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視子貢反

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投玉不

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

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投玉不跪夫子反

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

之且吾聞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

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遺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稽古小禮雜著卷三

七

曰有閑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閑又顧

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

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

乎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有閑學記十七 顧子路曰由

初學記引下十匹初學記引 士不中道相見 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

有來取二字無此二字 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 文異同而無大德二句

中韓詩介紹也 君子不行也和覽作非君 清揚婉 詩於作

宗御覽本是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閑顧

子路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閑又顧曰取東帛一

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問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

不賄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事亦見于華子卷一

齊不春秋繁露玉英篇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

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不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也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

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

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為同居抱經云見襄六年目曰莒人滅

鄆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

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誦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

詳而反一也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子集注引吳氏

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瀚謹案據韓詩外傳說苑則孔子嘗

有此語矣據晏子春秋則晏子嘗有此語矣且晏子以為吾

聞之云云則其語並不始於晏子自古有之矣審知其語為

古語為晏子語且為孔子語烏在其有弊耶善哉董子之以

此釋經權也大德不踰閑經也小德出入可也權也經窮而

後用權未有無故舍經從權者權而猶必歸之經未有恣意

反經而可以云權者公羊之學傳自卜子卜子此言蓋斟酌

於可以然之域不可以然之域者微矣又荀子王制篇引孔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八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集注大

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即本此然則卜子之言不又與孔子

之言有同物乎

吳氏者吳才老也好讓先賢其說殊不足據

子夏篤信謹守人也子張讓之正為其拘拘於小節孔子教

之以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亦恐其專於小節心子夏而

為此言正是平時受師友之益一旦豁悟境界賢賢易色章

亦然子夏深於禮此蓋因繁文縟節而進窺乎禮之大原中

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段可為此章注解

殺鯨解

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趙注殺鯨牛

儻到死地處恐貌恐貌解殺鯨牛當到死地處明其所以恐也

孫宣公音義殺鯨丁斛速二音恐貌丁即用趙義集韻一屋殺

鯨懼死貌申趙義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斗撒謂之蒙蒙

四分律卷卅二 僧祇律 卷廿二 功德論卷二 又引周成難字斗撒蒙蒙也 正法念

四分律卷卅三 蒙蒙蓋即殺鯨之異文凡人物恐懼則斗撒即

戰慄也廣韻一屋蒙丁谷切蒙桑谷切注云蒙蒙動物物言動

正斗撒之義偽孫氏正義引廣雅有云蒙蒙死貌素今廣雅無

此文廣韻一屋殤古蘇切殤桑谷切注云殤殊死貌出廣雅王

高郵廣雅疏證引之云孟子殺鯨與殤殊同瀚謹案二字从

夕故廣雅訓死然以解孟子則未合查殺鯨為斗撒是惟死非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九

已死若已死則不能斗擻矣集韻一屋殞殊凡三見其一引博雅訓少也其二不引博雅並訓少也又見四覺訓殞貌其引博雅與廣韻小異恐是死之殞字要是已死之貌與殛之訓恐貌訓懼死貌者音同而義別蓋殛殛本恐貌以孟子言若無罪而就死地也引申之為懼死貌為其為懼死貌也又轉而為死為殛而別製殞殊二形以當之其原一其流為二今亦不能分別觀之又廣韻集韻有儻儻二字訓動貌又云儻儻不甯此亦殛殛之異文从人蓋以人言也又儻儻多也儻儻新衣也樹檉木也檉檉小木也檉檉蟲也形隨義變猶旃旃之變為旃旃要檉哀衰檉核阿難猗儻阿那惟以音通而無定字也約勤攷

舉古小虛雜著卷三

十

爾雅釋言詰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勤謹戒眾朱武曹先生經傳攷證引作約勤注云今勒誤作勤依宋本改瀚所見舊本爾雅馬牒本吳元恭本皆作勤惟宋單疏本疏中引郭注作勤朱所稱宋本疑即謂此以文義審之約勤似明約勤然觀錢氏十駕齋養新錄曰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勒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勒溫漫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迹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訛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言議也通鑑亦作特勒而攷異云諸書或作勤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

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即特勤瀚謂郭注之約勤約勤正猶唐書之特勒特勒未必勤是而勤非也敕勤與約勤義尤近

閭閻辨

閭閻二字古書多互誤案說文閭巷門也閻所以止扉也義絕相遠諸書以形近誤耳今各依文辨之

爾雅釋官所以止扉謂之閻郭注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其閻閻閻長杙即門扉也釋文閻音宏本亦作閻音各郭注本無此字瀚案此作閻者是作閻者誤也說文謂閻所以止扉義正相符爾雅上文楹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楹在地者謂之杙大者謂之楹長者謂之閻郭注別杙所在長短之名義又相符然則郭本閻原作閻故釋之以杙以杙惟不當引左傳高其閻閻為證而郭引之者蓋郭所據左傳譌作閻而解左傳者據誤文為說釋以長杙郭氏見其與雅合訓遂引以為證而不計左氏之不當作閻也

舉古小虛雜著卷三

十一

襄二十一年左傳高其閻閻杜注閻門也釋文閻戶旦反說文云閻也汝南平輿縣里門曰閻沈云閉也閻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衙門謂之閻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閻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閻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閻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閻閻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瀚案此作閻者是作閻者誤也陸氏之論當矣說文閻為門部之第四字其第八字為閻第九字為閻第十字為閻第十一字為閻閻訓今本閻誤門依陸氏閻訓里門閻訓里中門閻訓市外門訓閻左傳爾雅釋文引改

皆與閤義相比次閤為門部之第廿九字其第廿八字
四十字為閤第四十一字為閤第四十二字為閤第
為閤第四十四字為閤閤訓閤門閤訓閤門閤訓外閤訓閤
門閤訓以木橫持門戶訓閤下牡皆與閤義相比次蓋此部
自閤至閤詳門異地之名而閤閤在其中自閤至閤詳門之制
自閤至閤詳啟閉之事與聲與物而閤在其中閤與閤義不相
及無緣緣合而閤訓巷門巷訓里中道是閤為閤為里
為里中道閤為巷門然則閤者閤外之總門閤者閤內之
也二字天然相屬乃邢氏爾雅疏謂閤既為門故郭氏以閤為
長棧即門廩也杜預云閤門也非郭義也幾於不辨涇渭段氏
玉云門既高則門旁枋亦高不知枋隨門為高下斷無閤高
而閤猶不高者此何待言晉人顧以此鄭重而告客哉此正陸
氏所謂穿鑿者矣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十二

急就篇閤并訴王伯厚補注本作閤注云閤一作閤閤獲耕反
顏師古注閤氏之先本周之閤人閤所以止扉今之門枋是也
職典其事遂為姓焉漢有閤蒲王氏補注云閤人未詳諸本及
廣韻皆作閤史記倉公傳有閤都尉下引爾雅注及左傳釋文
又云此篇亦後人所改顏注引爾雅閤所以止扉又引漢有閤
預當為閤無疑瀚案此亦作閤者是作閤者誤也廣韻十九隸
閤字注明引急就章有閤并訴此甚可據顏注所以止扉乃引
說文非引爾雅是顏本正作閤而又引漢有閤預廣韻十三耕
閤下亦引漢有閤預此則未可解豈閤預亦有作閤者邪

駟駟辨

爾雅一目白駟二目白魚爾雅釋文駟作駟注云音開本又作
駟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駟說文云戴目也字林作
駟音同瀚謹案說文馬部駟馬一目白曰駟二目白曰魚又目
部駟戴目也江淮之閒謂駟曰駟目偏合也一日袁視也秦
語是駟自為目白馬名駟自為目病並非一字爾雅作駟乃假
借字其正字當作駟釋文所引蒼頡篇文與說文駟字義合自
是目病之駟非馬目白之駟陸氏既引字林作駟是字林與說
文同惟字有從閒從閑之異乃猶不省駟為駟之假借直以目
病之駟說馬名殊不可解而邵二雲先生正義云相馬者馬目
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馬之病也亦傳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十三

會之甚矣王文簡師經義述聞駟之是也惟文簡師謂自駟
駟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毛色白曰駟二目毛色白曰魚不
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唇駟黑喙駟謂唇與喙選
之毛色也瀚謹案此義疑尚未確細釋爾雅自黑唇駟以下皆
非言毛色何以明之唇口端也此上固不得有毛也以是明之
圍圍圖說
說文第十篇圍圍所以拘罪人一日圍垂也一日圍人掌馬
者第六篇圍獄也圍守之也是合言之則曰圍分言之則曰圍
曰圍短言之則曰圍長言之則曰圍曰圍本無疑義段氏改圍
下圍圍作圍圍謂他書作圍圍者同音相假圍者守之也其義
別說文本作圍圍者非是又於圍獄也下注云得上當有圍圍

二字卒部曰囹圄所以拘擧人蓋許作囹圄與他書囹圄不同也然翰編考他書從無一二作囹圄與許書同者豈囹圄乃許獨得之奇而囹圄乃古今人所同假而失其本真者乎亦不然矣檢韵會有囹說文本作圍之說段氏殆因是致惑歟

藝文攷

說文參商星也瀚察商當讀為唐唐晉之封地唐星猶言晉星耳左氏昭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舉古小虛雜著卷三

十四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馮故參為晉星夫閼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為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參不為唐星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字則曰唐星原乎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名實章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為商星混非許書本然也說文囹圄下囹谷米小字本改為虞書按心部引五品不憚作唐書亦部引引商書曰參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唐書之誤與唐星後人習聞商星不聞唐星又牽於參商之文故莫能是正顧氏日知錄讓其昧於天象固為疏略錢氏養新錄定為參商連讀亦涉調停段氏注據左傳謂商當為晉於義近之於文未合而又指為許氏記憶之誤則猶淺之乎况許氏

也又參从晶參聲徐鼎臣曰今非聲未詳段曰參聲疑後人竄改當作參象形唐風傳曰三星參也天官書天文志皆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蓋參象三星其外則象其畛域與瀚案段此說非矣參一例為諧聲則參不得為象形且參从晶一曰象形从〇參最並从晶參或體又从〇汪氏述學內篇謂參最从晶象二星之形是參因以晶為象形非以參為象形也攷說文有參夙兩字篆文形近難別參在參部稱髮也从參从人引詩參髮如雲夙在夙部新生羽而秉也从夙从參唐韻並讀之忍切案參部之參或體作參从身其聲其韻部所屬對然可曉夙部之夙書傳早聞獨參字从之而從參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為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參部之參

舉古小虛雜著卷三

十五

而強名之耳今案參之參聲蓋夙部之夙非參部之參也夙之本音蓋屬侵部非如唐韻讀之忍切也說文从參部之參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參之重文參从夙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參體與參同則知其下為夙部之夙矣參古音屬侵部凡从參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即子以求母則知夙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从夙从參亦聲也許不言聲略也夙作參與參部之參無別者隸體之變也

錢氏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十六左傳

昭三

譚鼎之銘曰昧且丕

顯後世猶怠昧與丕且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瀚以戴氏東原王氏石臚所定古韻部分求之惟且顯同部為韻餘皆不

同部後與猶一侯部一幽部猶得合韻至昧丕世怠味脂部不
之部世祭部怠之部則皆不得為韻備考九經楚詞詩蕩世與
揚善撥韻大戴禮賤昨世與廢韻世聲之字詩十畝之閒世與
外迹韻民勞世與揚屬敗大韻板泄與厥韻左傳隱元年泄與
外韻楚詞湘君柎與雪末絕韻無與之部字為韻者詩賓之初
筵怠與否史恥韻易雜卦怠與時災來韻國語越語怠與來災
之韻與怠同聲之字詩節南山殆與仕子已韻南無正殆與仕
使子友韻元鳥殆與有子韻論語接輿歌殆與已韻楚詞天問
殆與止韻惜誦殆與恃韻無與祭部字為韻者旁及逸周書老
莊管荀墨韓諸子皆然段氏六書音均表第一部古合韻世字
下云世本音在第十五部段氏此謂譏鼎銘巨顯為韻世怠合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十六

韻錢辛相會事說蓋知其不可合姑依錢說存疑焉耳謹案世
怠不惟非韻並非銘言怠當讀為殆方音六怠壞也戴氏疏證
用廣雅釋詁一殆壞也王氏疏證引方言釋之云殆怠古通
義注成該怠情釋文怠本又作殆論語思而不學則殆釋文依
義當殆危也敗也殆下久字相對為言猶與下況字相對為
言皆叔向語文義自明杜注以解怠為說連上句並為銘詞誤
矣譏鼎魯之岑鼎明堂位作崇鼎鄭注謂文王伐崇古者伐國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是此鼎本崇之重器崇為殷侯國偽古文
尚書太甲篇先王昧爽丕顯似即依附此語或此銘是解殷先
王之德魏晉時猶有所考見也叔向意謂古人如此憂勤惕厲
著之鼎銘後世猶且至於危敗況今君以樂愒憂惟日不悛豈
能久乎若如杜注則不能久之意並未明出下二句何以能接

乎且猶字屬銘詞而遠以況字應之亦無此文法故知世怠不
惟非韻並非銘詞也

石邱精邱攷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邱趙石邱地名舊疏
云宋地自爾濟邱四書釋地焦禮堂孟子正莫能詳其地
論議案石邱精邱也左氏春秋昭廿一年傳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
與華氏戰于精邱杜注精邱宋地蓋即其地毛詩秦風終南顏
如渥丹陸氏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石精也王氏詩攷云韓
詩顏如渥石外傳作渥精是精石同字也說文有精無石精從
赤者聲石蓋從水石聲石所以樂故以水者石古音同在魚部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十七

故精石得為一字精可為石則亦可為石舊疏稱為宋地 亦
有所聞而未得其詳歟

曲棘 正義已辨

左傳昭廿六年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曲字疑
衍蓋涉上文宋元公卒於曲棘而誤也經廿五年宋公佐卒於
曲棘杜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亭宋地是曲棘為宋地甚
明是時魯君居鄆鄆魯地在今山東東平齊侯所以居公者曲
棘在今河南杞縣齊侯謀納魯君無由遠涉宋地且梁邱據方
以宋公卒於曲棘恐齊侯豈復使齊侯待於曲棘乎案齊故有
地名棘在今臨淄縣昭十年傳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幪器用
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戰

里亭又水經淄水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
時人鄭玄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
無常人也是齊自有棘而非曲棘明曲字為衍文矣據意蓋欲
齊君止於己國而使羣臣從魯君於鄆以觀成敗必於棘者時
齊師方至棘據受賄而止君傳言申豐從女賈適齊師謂子猶
之人高齋云云知齊師已出齊侯與據在師中也

左傳定八年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棘下杜注城內地名是
魯亦有棘下然鄭氏明言齊田氏時又言齊人號之棘下生
則知鄭所云棘下乃齊地也路史云棘名所在有之楚有
棘唐有棘陽趙有子棘宋有大棘有曲棘鄭有上棘棘澤
有棘津而齊魯亦皆有棘矣

荀子成相篇句例說

羣古小虛雜著卷三

一八

謝金剛先生注云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
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翰案此說句法乃其大體其中
亦小有變通如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倭以好下以教誨子
弟上以事祖考末二句則上六字下五字也上墜蔽失輔勢往
用譏夫不能制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與此正同天乙湯
論舉當身讓卜隨舉牟光道古聖賢基必張則兩七字句之閒
更無四字句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可託於成相以喻
意與此正同成相竭辭不踰君子道之願以達宗其賢良辨其
殃豈末二句上下各四字換之文義無所缺失蓋其音節應爾
非有脫誤漢書藝文志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伯厚云淮南王

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是古人別有此文體其音節長短必
有定制又必有正調有變調以極其抑揚抗墜頓挫疾徐之妙
非可執一論也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
詐鮮無災江氏晉三先秦韻讀於願陳辭下注云脫一句或是
也全篇每章起句無用三字單句者而願陳辭下即接以世亂
惡善不此治此字不知所指文義亦未充足也其餘閒有參差
皆由脫衍如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
推必參天而有勢上脫一字也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
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精練上行入字也禹勞心力
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賦賦任之天下身休息江氏韻
讀首句則心字滄語當刪禹字此言堯勞心力以治天下舉舜

羣古小虛雜著卷三

十九

任之乃得休息無絲說禹殆寫者因上文舜授禹下文禹有功
等句誤衍耳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
直成為輔王伯厚困學紀聞據呂氏春秋考直成為真窺之異
文謝氏從而申之謂窺與成音同呂書蓋本作窺傳寫誤為窺
瀚謂如此義當矣而句仍不協疑成爲輔三字相屬爲義而成
上脫窺字耳至直與二字孰是孰非則不可知也正是惡心無
度邪枉回避失道途已無邇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或曰
下無獨字謝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瀚案謝說是也朱子
楚辭後語已刪之矣

賦篇衍文

知賦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享泰翰案此文衍語句讀

全非足蓋戾字之誤屬上為句窮亦誤字而不知其當為何字
要當連下百姓為句姓字酌也待之而後寧泰六字皆衍文寫
者因百姓二字遂誤寫下文待之而後寧五字於此泰字本是
天字寫者既寫待之而後寧句又欲接寫天下待之而後平句
甫寫天字覺其誤而止後之傳寫者不知訂正又誤天作太
又變作泰楊注不得其說又欲改寧泰為泰寧對書燕說展轉
益不可曉不知百姓待之而後寧乃下文皆辭豈得於問辭中
先有之如曰互應則下文祇曰寧又何須加泰耶反復本文其
誤自見江晉三乃從楊注徑改寧泰為泰寧御刪去下文百姓
待之而後寧也句顛倒甚矣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

荀子議兵篇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吉滅酌詩正
酌可證從凶酌計
疑誼誤大黨作義
大戴踐阼篇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
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王氏踐阼注引學記正義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
凶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
黃帝居民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民上矜矜當作矜矜後人如
矜矜音亂之也
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怠

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皆指聲與壽
讀居陵切也慎日酌翼
息酌昌缺的吉日酌酌

六韜明傳篇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凶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

案荀子丹書大戴金匱六韜所載文大同小異當以荀子大
戴為正

北齊書錢說訂誤

錢竹汀先生論李百藥北齊書云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
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文武義
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
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脩史在貞觀初其時世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一

字並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
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柔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勘
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缺而雜采他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即
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為例有不一其實非也為案
史通雜說中云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
廟號有犯時諱者即稱諡焉至如變世宗為文襄改世祖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成襄有別原文脫誤諸如此謬不可勝
無從是正

也惟子元當中宗朝著書而世字全不知避又從而論定之何也是則可異也

讀 四庫全書提要志疑

史記提要云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卷不云有關蓋是時官本已少孫所積合為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為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傳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為識別歐陽謹案漢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卷不名史記班固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未嘗無闕又古人私家著述亦可稱臣不必因奏進而始傳也史記自傳臣遷亦自傳太史公則褚先生曰亦無以定其為後人追題

歐陽修集古錄提要云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

學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七三

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遺積至千卷據其大要各為之說瀚謹案據此文則似曾為金石錄未成而歐陽繼之者歐陽跋尾類在嘉祐治平間曾跋尾雖不題年月而桂陽周府君碑跋云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書江西石幢記跋云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鈞此下闕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陝頌跋云熙寧十年馬城中至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城州所得此頌則其集錄固在熙寧後矣又周府君碑跋李翁西 頌跋皆有訂正永叔語斯又曾錄在歐陽後之明證矣至謂曾製序一篇存元豐類稿中今檢類稿實無此序豈因其弟五十卷為金石錄跋十四則而誤憶之歟 孫馮翼京畿金石考序李芝齡金石存序皆有序存元豐類

稿語然檢類稿各本皆無之或別有此本疑其能明也

博古圖提要云按晁公武讀書志傳宣和博古圖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傳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說文引作衣黼黼作書者自名楚或書作黼猶米芾亦書作黼也不知何時誤書作黼人習知佞倖傳之王黼遂認為黼作至大刊本輒削其名是殆疑於子我作亂曾參殺人矣晁公武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二年上距大觀政和纔四十餘年其於本書既題王楚集又於薛尚功鐘鼎篆韵云政和中王楚所 亦不過數千字豈書出於黼而公武不知顧一再解楚不已邪

學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七三

吾即衍周秦刻石釋音提要云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為縫其說與 於 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還之為遂則還遂二字詛楚文石本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瀚謹案詛楚文云絆以昏姻說文絆義也則絆義自通不必改作絆而衍以為縫者疑衍所據本作絆說文無此文而有縫字縫以鍼絨衣也縫以昏姻聯屬之意義亦可通縫遂聲絆亦當半聲衍求絆字不得故以縫通之也還之為遂蓋遂取吾邊城衍所據本遂作還說文還迨也迨還也二字相轉注還取吾邊城無義可說而遂之古文作 形與還似故衍易為遂也遂則通矣提要并云還遂二字詛楚文板本石本皆無其文又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

楊慎水經注碑目提要云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為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翰謹案隸釋水經注碑實一卷彼書提要亦云一卷此作三卷誤矣

張昭庭鶴銘辨提要云昭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蓋迨所載者多得八十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為核翰案顧起元

當是顧元慶之譌起元字太初江甯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侍郎諡文莊著有金陵古金石考與庭鶴銘無涉元慶號芷畦蘇州人著述甚富庭鶴銘考其一也

焦山古鼎考提要云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王士禛所據者程遠之本林佑所據者徐燏之本二本互有得失張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為之益失真矣翰謹案焦山鼎至今

華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四

無恙提要此言殊不可解潮別刻石為省摹搨豈必原器不存乎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提要引潘研堂金石文跋尾摘其舛誤之

第三條云元賜真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皆以為無押字案此碑長興四年九月是後唐非元顯錢二書皆不誤提要作元殆寫刻者之誤耳

徐官古今印史提要云至謂縣字取糸系倒首之意假借為州縣字所以言民之倒縣其謬妄更不足辨矣案二糸字當作累累倒首也見說文徐益據說文釋其從累之意而不知累糸會意為縣假借作州縣字則惟依聲託事非有義也 謬論茲又誤累作糸謬及滋甚瀚未見徐書不知此徐書板本之誤邪

抑提要板本之誤邪

孔北海集提要云此本乃明人所撮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

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又云張溥百三家較此本少再告高

密令教告高密縣僚屬二篇今案百三家表疏二篇上書五篇對一篇教六篇書十六篇論四篇議二篇碑一篇詩五篇八首

共四十二篇比四庫本多五篇而提要則謂其少二篇何也蓋此提要細數總數雖相符而實有錯誤如教稱一篇而又云張溥本較此本少二篇然則教當作八篇此云一篇顯然錯誤

華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五

有關則議一篇當作二篇其詩六篇蓋分雜詩二首為二篇非有加於張本也其總數當作四十二篇而云三十七篇者就已

誤之細數計之未與原書對核耳凡指如此俟覓四庫本對證之

蔡戡定齋集提要云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眉山李直為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今檢陳錄惟云定齋集四十卷竇謨閩直學士蔡戡定夫撰

君謨四世孫丙戌甲科而已更無他語通考引同不知提要所據陳錄何本 黃注文心雕龍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引左傳而引偽孔安國書序為宗經本文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徒引左傳仍不能明非不知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出左傳

也諸譏篇荀卿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為賦苑云荀卿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譏理足明諧譏之意不然雖全鈔譏賦一篇意仍不明非不知譏賦在荀子賦篇也要亦以人所共知不須兼引提要乃指此為尤多不得其根柢過矣至安國書序雖偽梁朝文士無害其宗信此又不必責注家之濫引矣

提要載任昉文章緣起有明陳懋仁注 國朝方能更附益之題注者懋仁語題補注者熊所加而譏其蔓衍論文多摭拾擊虞李充劉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貞藝苑危言之類未為精要又譏其議論糾繆謂七篇原於孟子莊子之七篇鄉約當仿王襄儻約翰案凡此所譏皆補注也補注本瀚未見其陳注本則見

琴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六

於曹氏學海類編訓釋謹嚴蓋無長語

強行父撰唐子西文錄提要引強行父自序宣和三年罷官京師唐先生同寓城東景德僧舍而駁之云考庚以張商英罷相之後坐為商英賦內前行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道卒大觀五年即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唐沒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其說殊為可疑謂好事者依託為之瀚案強序又云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滬南 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所記瑣細明確如此豈似依託者之所為如後依託亦當略考其卒年豈得於卒九年後猶觀觀作生交語且別撰出一卒年以招駁難乎此蓋作宋史又苑傳者北歸道

卒聞有脫漏遂致子西減算九年正當據此以正史不當據史疑此提要又以劉克莊後村詩話恨子西不得及東坡之門而文錄言及東坡者八其一條言余雅善東坡又一條言年十八東坡赴定武過京師謝於城外一園子中為疑按子西曾一謁東坡豈必令後村知據強序子西卒於宣和庚子年五十一蓋生於熙甯三年庚戌其十八歲當元祐二年丁卯是正可借東坡赴定武事考其年歲符合與否至余雅善東坡一條彼回云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善猶喜也非謂與東坡交善也

琴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七

來時耶然進選字遠甚繼有是不可從也而考以古韻之時同部之遲不同部仍不無可疑竊謂當作何珊珊其遲來遲來猶言徐徐來也若言來遲不惟乖韻義亦未協 音應成心與蔡 韻云非與遲韻 耶語助不 尚或是也

李日華恬志堂詩話提要云此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摘其諸雜著中論詩之語湊合成編如武伯英燭剪一聽其文甚繁今刪其上文但云燭剪句余改曰吐殘月魄暮墮動蹴落春紅燕尾忙此改字竟從何來是直不通書賈所摘矣至日華堂名恬致其集即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誤也瀚謹案學海類編實作恬致堂詩話未嘗誤致為志豈後人因提要改正耶至燭剪事尤與提要所說不符今備錄於左以備考第三

卷第三條云元元遺山賦雲巖石詩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詠
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賦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為奇
絕子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暮顛動蹴落花鬚
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又第六條云燭剪句余又改云朱櫻
顆圻金蠶墜絳樹花殘玉燕斜覺更得麗如所載原委分明並
無不通處不知提要所據何本外互至此疑當時從學海類編
中抄出別著寫者由莽脫誤提要但據摘抄本駁斥未檢學海
類編原本一對勘也

又按斜字蓋此字之誤斜則非韻矣

帝範提要云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
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是唐時已有二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八

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
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瀚謹案都穆鐵網瑤
瑤稱大德中霸州李解元為之注廬陵鄧光薦序之疑今本注
乃李作也

吳律

觀林詩話一卷文獻通考引陳直齋書錄解題作吳律撰今武
英殿聚珍本作吳律蓋孔樂大典本如此又注云通考作張律
此所據通攷不知是何本然以吳作張誤也律律二字義得兩
通律即律字說文律所以書也楚謂之律吳謂之不律秦謂之
筆吳之字日子書名律名律皆相應而作律者近是

昌言

後漢仲長公理 每論 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若論
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 萬言久佚矣范史撮載理記損益
法誠三篇近五千字魏鄭公羣書治要又引九段亦近五千字
是尙存十之一真至寶也

與論

魏文帝典論久佚張溥百三家載自序一篇魏鄭公羣書治要
載二篇一曰姦說一曰內誠

謝康樂頽延年詩

謝康樂登池上樓詩徇祿反窮海反字疑當作及連上文觀之
意謂既不能進德又不能退耕徒以徇祿來此窮海也李善注
窮海謂永嘉郡也按永嘉今浙江温州府濱海故云窮海及窮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二十九

海言遠也作反字殊無義理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中間修陳游
從之盛而起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
五州結云人靈壽都野繁翰登洲仰德禮既普洽川嶽徯懷柔
其體則祖時邁之頌周王也其意則師晏子之對齊景也德禮
二字尤為一篇歸宿諷諭諫亦顯亦顯乃何義門評云唐初
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又云如此則已反盡高祖儉
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為務矣延年顧侈陳不已於六義何取
焉竊謂前數語恐唐賢失色後數語真令顏君笑胡盧也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壤墟部

厥貢漆束絲紵厥篚織纒錫貢磬錯部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部 爾西即樓字仍當以入脂部為本音

漆沮即從澧水攸同部 東荆岐既放終南懷物至于鳥鼠原隰辰

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部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孳戮汝部

夏王率邇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部

曰時日曷器予及汝皆亡部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部 厥庚引運任言案說文舊日聲重

又案惟新二字蓋故東推原器非求舊之意非遷任語

非天天民中絕命部

攀古小廬雜著卷四

我生不有命在天部 合生部命天眞部

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器部 陽部命天眞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部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辰遂陳于上部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固不小大好草竊姦究知

士師帥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部 酒充

度獲今殷其淪器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器部 越至于今上

確未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遷于荒部 今爾無指告

予顛隳部 若之何其部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部 惟家之素部 引古人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部

惟天陰隲下民部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部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

倫攸敘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部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部 東部容伏本春秋繁露

注大傳云容當為容是作容者鄭本也今案依韻當以伏本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攀古小廬雜著卷四

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部

其昌部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享部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之其作汝用咎部 與德福合韻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部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部 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部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部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部 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部 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部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部 亦可言元 六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部 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部 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辟民用備忒部

汝則從邇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東部東部 案馬注達大也此當達字斷句吉字自為一句

為的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凶二吉二凶又互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部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東部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

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章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成部成部 案星星耕部明章康明陽部雨夏雨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

華古小虞雜著卷四

五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

子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身神神民命真部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脂部

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東部

若有疾予曷敢不與前寧人攸受休畢寢部畢至部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用肇我區夏部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幽部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誣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真部

時敘乃寡兄勛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康部

康部

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

命真部訓誨部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德不德小部怨幽部令

乃服惟以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真部

乃別播敷造民大誓部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部

肆予小子封惟命不予當汝念哉無我殄享陽部明乃服命高乃

聽用康乂民真部聽部令

在今後嗣王爾身厥命罔顯于民真部

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誅部誅部 引古人言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攬為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華古小虞雜著卷四

六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陽部肆王惟德用和惇先後迷民用惇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

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元保民真部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部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衛天真部

為的自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真部延元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部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般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元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元命真部召誥畢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真部查荒度作刑以詰四方陽部

德威惟畏脂部惟明明部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脂部

古人有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元部惟受責俾如流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流部各自為計元部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真部雖則云

然尚缺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元部秦魯案據前則穆公所

斯無難二句下文

乃穆公申之之詞

論語勸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信仁真部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之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信部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元部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疑尤之部平聲古尤讀

如疑殆悔之部上聲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倩青聲新部盼分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幽部與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然元部無所禱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歌部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育部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真部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欲谷聲侯部入聲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仁仁真部名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次沛脂部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脂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真部佞說文大徐本作佞從女从信省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廢祭部畫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魚部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修憂由部講聲古讀如講侯部合音從止聲改已

聲之部段注說文改徙下止聲為會意入脂部無據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陽部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魚部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之部與室是遠而元部與子曰

下思詩室是遠而下遠詩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元部案師不稱弟字本無禮

制情分然耳此爲成韵故不稱名而稱字非別有義例也漢世往往取人名字綴成韵語以爲毀譽蓋本諸此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古語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部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部非修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念諱部身親非惑與部子張問章句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部

華古小雅雜著卷四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命人眞部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觀怨元部羣君諱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脂部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之部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部祭仲突仲忽脂部叔夜叔夏魚部季隨季騶歌部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元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東周有大齊善人是富部雖有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子

一人眞部

右三十餘條皆有韵又如解不厭厭哉厭哉使乎使乎時哉

時哉之類亦可成韵又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親仁眞

部韵而下句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得韵則知上句故亦非

韵矣又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信人眞部時之

部不得韵然觀左傳昭七年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人民眞部時之部正與此處同或亦可合韵耳

孟子韵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賓部鸞鳴陽部

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陽部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陽部

華古小雅雜著卷四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元部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元部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魚部

音詩作旅又遇詩作按遇聲祭部按安聲元部古音近假借

而論語元之收聲爲兀故元从兀得聲亦从兀得聲元聲

而論語元之收聲爲兀故元从兀得聲亦从兀得聲元聲

六月以志與安軒問原韵乘尾板從高以志與輪難番單韵類

安軒問原韵乘尾板從高以志與輪難番單韵類

賦烈得達載伐祭韵祭則以賦與番韵公劉則以賦與番韵

賦烈得達載伐祭韵祭則以賦與番韵公劉則以賦與番韵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之部趙注云言天生下民爲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之部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

爲諸侯度部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賜賚胥讎民乃作

應之方命虐民飲食者流流連荒亾爲諸侯憂部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亾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不得酌上下

文皆有酌不備二字備無酌然由元二部從古不通不致強說

君者好君也由部案此章多有酌之文吾何修而可以比

先王之游修游也今孟子作觀則無酌通致全章文義作游

義長恐孟子本亦作游涉上觀字而誤作觀也趙注云當何修

治可以比先王之游後人見趙注以治字合修字以觀字合游字爲

說似所據本未誤後人見趙注以治字合修字以觀字合游字爲

矣又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不給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

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

游字酌以豫與下夏諺豫字酌也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

用又東京賦云既春游以發生說詳於摺戶度秋豫以收成

觀豐年之多稔註秋行曰澤說詳於摺戶度秋豫以收成

謂春游秋豫古說豐稔可徵今孟子無此文疑脫也何以明之

如管仲二書果先於孟子管子無此文疑脫也何以明之

反從孟子襲入之亦必孟子先有此文而後管子襲之不然何

知以是明之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方啟行陽部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部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部

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部雖有鉷基不如待時部

不慮撓不目迷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部

今日病矣子助苗長矣部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之部萬章伯夷章同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君部民部同伯夷章同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仕止久之

末句二速字自爲一語又夷可與退酌尹可與進酌子可與仕止久酌恐涉穿鑿不強說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

垤河海之於行潦部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部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孽活祭部違脂部合酌

子所見太甲固如此矣禮記緇衣引作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

不可以違道官聲元部祭二部古音相合說詳前以違徂莒

下矣爲古音向無乘不仁者章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部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元部達祭部合酌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部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爵部宅部合酌楚詞大

招遠與國迷途是其所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元部 此下
而下段止去，雖得合韻，而非正音，故不說。伯夷章疑及同
 不差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違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憚。君憚詳部 官怨元部 合韻 伯夷章同 又名貴章 君官同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畔元部 順詳部 合韻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 部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部序者射也。部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正平耕部 均詳部 合韻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記之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禹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源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之部 此謂太疏恐未必然 以下投有首 疑此亦同 姑存待質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教侯部 熟育人部 合韻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道獸部 禽獸部 合韻
 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詳部 親信真部 合韻 此段前亦更放勳日勞之來之匡
 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部

華古小虛雜著卷四 十三

夷子曰：備者之道古之人如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部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部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部
 大誓曰：我武惟揚，至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部
 澤水者，洪水也。東部 白圭章同
 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囿，圍使民不得衣食。部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部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耕孔部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秋商部 懼部 合韻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侯部 楚詞 漁父 同 又下孔子語 亦以清濁濯足為前為的 故此處亦不列為的 恐涉穿鑿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魚部 古宅 讀如度路 亦可讀如洛宅 毛聲 路各聲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遠雞元部 平耕部 合韻 平讀如王道 平平之平
 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不正則眸子眊焉。部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親身真部 大祭部 同本詳部

華古小虛雜著卷四 十四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義為歌部。禮亦可自為。否則脂部。歌通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得

部安原。元部深。侯部凡。文之重。登相承者皆對。吾聞諸王高郵師。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息問部。案二語蓋古。尚書舜典。文下長。經文可知矣。至長息。所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于父母三字。蓋

連下為義。非與于旻天為對。文長息。意蓋疑其號泣于旻天。于

孝父母之幾。無當故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若經文。本有于父

母三字。長息復何疑乎。萬章復何疑乎。偽古文尚書。采入大周

禮。蓋誤以長息。語為尚書。語矣。又案詩。小弁。毛傳云。舜之怨慕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傳于呼。呼為異耳。于

呼。可通用。又疑毛傳。列女傳。本之孟子。非采書也。

華古小廬雜著卷四 十五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憂與喜。皆喜之部。象與喜。皆喜之部。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之部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蹙。幽部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之部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民。真部。視聽。脂部。聽。精部。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真部。為。歌部。致。至。部。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其詳部。民。真部。合韻。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久。仕。之。部。速。幽。部。處。部。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陽部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脂部。詩。砥。作。砥。石也。从厂。氏聲。砥。砥。或。

告子曰。生之謂性。耕部。案。生之謂性。猶言。仁人。宜。語。本。不。誤。而。自。告。子。言。之。則。誤。董。子。云。性。者。生。之。質。也。亦。未。嘗。不。以。生。為。說。但。董。子。之。意。主。人。言。告。子。之。意。兼。物。言。故。孟。子。必。再。詰。而。後。駁。斥。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好是懿德。之部。蒸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養長也。鄉。陽部。消。宵部。合韻。易。泰。石

子道消。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皆以陽有。二部。合韻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幽部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濤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華古小廬雜著卷四 十六

也。真部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真部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幽部。里。子。之。部。各。為。韻。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魚部

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元部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脂。部。介。部。合韻。

窮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魚部

居移氣。養移體。脂部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

也道也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部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部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部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部

仁也者人也部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部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部

達之於其所為義也部

卷四

左傳

隱公元年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部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部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部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部

五年 夫舞部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部故自八以下部

仲對公

六年 親仁善鄰部

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部

周諺

桓公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部

莊公十一年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部

脂部 臧文仲

二十二年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部

引詩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部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部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部

其在異國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部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部

庭實旅百而奉之以玉帛部

二十八年 狄之廣莫與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部

卷四

五東開鑿五為

三十三年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部

閔公元年 心苟無取何恤乎無家部

寘為土車從馬部

二年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部

季氏亾則魯不昌部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部

僖公四年 專之渝擯公之翰部

姪孫

五年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部

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部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依脂部寒元部 宮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位。神人親真部依脂部 宮之奇諫虞公引所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之部輔魚部疑合韻例見小字 無德者伯常武 宮之奇引周書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穀德之部馨耕 又引

民不易物。惟德騁物。脂部 又引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燁燁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燁引童部 又引

七年。心則不競。何憚於病。陽部 孔叔 告鄭伯引移

知臣莫若君。臣真部君真部 楚子文引古人語

九年。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魚部 宰 孔致王命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魚部 晉獻 公命荀息

唯則定國。之部 泰公 孫枝引所聞

十二年。舅氏余嘉。乃勸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之部 首尾不節 王命管仲

十五年。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魚部 秦伐晉卜 從父筮遇盧辭

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

妹之嫁。猶無相也。陽部 亦離之震 震爻詳部離 離為雷 歌部辰轉 韻為雷

為火。為歲。敗姬車。說其驪。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之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逆。逃歸其國。而弃其

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魚部 晉獻公筮伯姬嫁秦 遇歸妹之睽 史蘇古辭

二十四年。地平天成。耕部 給子誠引夏書又文公十 八年地平天成內平外成與此同

二十五年。余獲殺國子。莫余敢止。之部 衛 禮至祭

二十八年。稱舍于基。魚部 晉國 實與人謀

原由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之部 城漢 戰晉與人謀

三十二年。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魚部 穀戰秦 寒水吳送子

文公二年。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陽部 晉振 驛引周志

五年。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元部 載文仲 哀楚滅六 楚

七年。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懷。何

以示德。脂部 德之部 合韻 卻缺告趙宣子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脂部 歌合韻 卻缺引夏書

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脂部 鄭子家與趙 宣子書引古人語

宣公二年。聃其目。聃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之部 宋城 者為華元注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歌部 華元使 駭乘谷役者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歌部 役 者復答

十五年。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天之遺也。魚部 晉伯宗引諺案諺止四語國君以下伯宗 疾匿瑕者以况之而歸諸天道之自然皆以國君句 連上句為諺語而謂垢與行環為魚疾合韻非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魚部 楚 宋明辭

十六年。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耕部 晉羊 舌職引楚

成公九年。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美。無弃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脂部 君子論楚 克宮三都引詩

十五年。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至部 曹子臧 辭位引前志

十六年 人恤所底其誰致死肅部 楚申 叔時對子反

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幽部 鄆陵戰 晉筮遇復辭

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肅部

聲伯 夢歌

襄公四年 泥行嬖于內而施賂于外內脂部 愚弄其民而虞 外祭部

昇于田真樹之詐 應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晉悼公 魏絳對 疑當作家國亦 之部 與應服韻

處澆于過 處溢于戈 歌部 同上

少康滅澆于過 后杼滅豷于戈 歌部 同上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 經啓九道 民有寢廟 獻有茂草 各有攸

處 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 凶其國恤 而思其塵牡

華古小雅雜著卷四

二十一

武不可重用 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魚部 魏經 引周史 辛甲

虞載按 壯土聲本音在魚部 而毛詩 是伐木信南山 雖有駉 凡五見 與茂道好 培蓋勇 各韻考等字 為韻皆入幽部 蓋發 音也 此篇 暫以壯與上州道廟 章要 駉為一韻 家夫為一韻 翰謂壯既土聲 自可連下家夫 為一韻 雖與詩異 實得本音 姑存 待質

賦之狐裘 敗我於狐 貽我君子 朱儒是使委幽部 駉子 使之部 台韻 朱

儒朱儒 使我敗於邪庚部 賦 紇 優 邪 敗 困 人 誦 按 裘 即 求 部 而 關 雉 廣 廣 谷 風 黍 離 常 棣 桑 扈 下 武 江 漢 凡 十 用 求 字 皆 入 幽 部 其 餘 求 聲 字 送 救 錄 蘇 休 珠 練 亦 皆 入 幽 部 然 則 皆 入 幽 部 為 本 音 在 之 部 為 變 音 然 裘 本 義 求 假 借 疑 假 求 在 幽 部 為 本 音 在 之 部 為 變 音 然 裘 本 義 求 假 借 疑 假 借 之 始 即 分 兩 音 故 三 代 文 字 求 乞 字 必 無 入 之 部 衣 裘 字 必 無 入 幽 部 者 今 姑 以 裘 歸 幽 部 更 俟 詳 考 二 朱 儒 豈 韻

五年 周道挺挺 我心局局 講事不令 集人來定耕部 君子 論楚共王不

刑引詩 按 舊皆以令入韻 謂耕其合韻 論楚共王不 固多 此詩在第三句 則未定是 尚不必強合 仍當合

八年 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 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歌部 鄭子 國欲從楚引

十年 兆如山陵 有夫出征 而喪其雄蒸部 衛卜 追鄭師 餘辭

十七年 澤門之皙 實與我役支部 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 使部 宋平公 築臺築 音諱

二十一年 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 在茲惟 帝念功之部 未句不韻 賦武仲引 夏書又二十三年 孔子 出茲在茲 論武仲引 念茲在茲 句哀六年 孔子論楚昭王引 允 句 并同

二十四年 僑聞君子 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 而無令名之難 元部 鄭子產 與范宣子書

二十六年 非所怨勿怨先部 衛獻公 讓大 叔文子 引古人之言

二十八年 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陽部 叔孫穆子 答子 服惠伯 論慶 封又

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 焉之部 齊晏子 答子 尾 辭 卿 駉

二十九年 弃同即異 是謂離德之部 鄭子太叔 答衛太 叔文子 論晉城 祀引所聞

二十一年 取我衣冠而禘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 吾其 與之魚部 鄭子產 從 政一年 與八誦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 之之部 三 年又誦

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 誰能無偷 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侯部 孟孝伯 答穆叔 語 趙孟倫

昭公元年 神怒不歆其祀 民叛不即其事 之趙孟語 王 劉子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之部 秦醫和論晉平公疾 王高郵師經義述聞云室

三年 昧且不顯元後世猶怠 晉叔向答晏子引護鼎銘 錢

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前也案錢說惟旦顯二字同部昧

之與五後之與猶世與怠皆不同部段氏六書音韻表取

且顯入十四部而昧不後不取世怠入一部而為之辨

云世本音在第十五部護鼎銘世怠合韻錢幸權詹事說蓋

從其說也案護鼎銘即晉之岑鼎岑護聲相近非說林齊

伐魯索護鼎新序節士作齊攻魯求岑鼎銘全文無故以

叔向語審之似僅昧且不顯四字為銘文而後世以下皆叔

向語叔向意謂前人憂動揚厲銘諸鼎彝以貽後世如護鼎

所謂昧且不顯者可謂至矣而後世猶不免于怠况如今君

日不後以樂怡夏後世豈能久乎猶字况字緊相呼應語意

本甚分曉誤認後世猶怠為銘文不惟於理不合文義亦不

順也護鼎不知何時作明堂位崇鼎彝注崇國名文王伐崇

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護鼎蓋即崇鼎崇岑護一聲

之轉崇鼎魯之宗器也後世猶怠叔向意蓋隱指魯之私強

公弱以况晉之政在家門公室斷

卑也三晉之分叔向其知之矣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子引詩 晏

二子之言義也達義禍也 歌部 晉趙文子 斥趙獲言取州

四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一其疆土或無難以卷其國失其守

字魚部 晉可 馮侯對平公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之部 會 申嶽禮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元部 鄭子產作 上賦答子寬引詩

謙不足乘不翔垂不峻翼不廣陽部 莊叔筮穆子生過 明夷之謙卜楚丘剛辭

七年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祭部 芋尹無字對楚靈 王引楚文王僕區之法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脂部 鄭子產立伯 有子答子太叔同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陽部 子產答 晉趙景子問伯

猶能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魚部 王使成簡公 如衛弔遺命襄公

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

是鬻於是以餽余口侯部 侮之部 合韻 二是支部 自為韻

詩正月 蘇皇矣行葦凡四見皆與侯

部字為韻蓋變音也此銘韻與詩合

十一年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東部 晉叔 向論軍子

十二年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脂部 侯齊侯 中行穆子 相投壘辭

有酒如紀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蒸部 齊 侯投壘辭

恤恤乎至愆乎攸乎幽部 深思而淺謀 適身而遠志 家臣而君

國有人矣哉之部 國魚部 合韻 身臣人 區部 自為韻 南 將叛鄉人言 按圖與思謀志哉 酌猶應與 兩與母韻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之部 東部 自為韻 子服惠伯答南蒯筮過坤之比 上下文如黃 中之色也 筮下之飾也 外內倡和為忠 率事以信為共 皆有 酌而弟三句 長字善字不得酌故不列 又中 美能黃上美為玄下美則黃 亦可酌

我有國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忝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之部 鄉人酒鄉人歌 鄉人酒鄉人歌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侵部 楚右尹 子革引祈招詩

十三年 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真部 晉叔向論 楚奔疾當有國

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真部 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敢

不可悔。楚平王不許令尹子旗請伐吳。按國家疑當作家國。與備力備節。

十六年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元部 鄭子產 弗與韓宣子求

環答子太叔子羽

十八年 實以保民也。幽部 鄭子 太叔語子產

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陽部 鄭里 析告子產

二十一年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苑則不咸。穆

則不容心是以感。侵部 泠州鳩 天王將鏞無射

二十三年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脂部 鍾離後吳 公子光引所聞

二十四年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至抑人亦有言曰 鄭子太叔對范獻子

羨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緯脂部 隕諄部 合韻

華古小虛雜著卷四

二十五

二十五年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眞部 叔孫昭子 論宋右師將亡

鶴之鶴之公出辱之。侯部 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魚部

鶴跡跡。公在乾侯。徵襄與禘。侯鶴之巢。遠哉遙遙。稱父喪

勞。宋父以駟。宵鶴鶴。鶴往歌來哭。侯部 有鶴稱來巢師

論宋逸過大梁。書院刊本注云一作搖。搖旁註云。巢稱搖言不安也。濶謂搖即遙。本字說文新附道字下云。遙。遙。翔。翔。也。臣鉉等按詩只用消。消。此二字字林所加。據此則遙。遙。作搖。搖。古本也。未知大梁本據何本言之。而謂搖。搖。為不安。殊涉穿鑿。由未讀搖。遙。本一字也。各本皆作文武。余此稱不知據何本作。成。今已忘之。作。成。似大勝武再考。咸豐六年

六月 朔記

二十六年 周其有頌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王室其有開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王享賜部 職職 災

朝引定王六年。秦人。 賦語按圖讀謀可合。

賦語按圖讀謀可合。

賦語按圖讀謀可合。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祭部 齊晏子 諫景公讓彗星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陽部 晏子引詩

二十七年 不索何獲。魚部 吳公子光告 魯設諸引上國言

二十八年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莫魚部 周詩 昭臨 四方曰明 陽部 勤施無私曰類 庸教誨不倦曰長 長與上明字 為韻陽部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

日文。詩部 比脂部 合韻 晉成時對魏獻子申論詩皇矣之 則章按此讀如實說文班夏香作墳是其例實非詳 部而音相近脂部與眞部元通合韻多如詩北門致與遺 摯韻碩人願與衣妻煖和韻采芑焯與當威韻秋杜近與借 庭韻易若與君韻聲韻微若君聲韻成康韻諸遠戎 殷中唐作查戎衣韻注中庸衣讀嚴爾雅姑舅在則曰君 君姑說文威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惠氏定字曰爾雅君姑 即威姑也皆詩脂二部通合之證據此則詩韻亦當以比

君合

詩也

詩也

詩也

詩也

華古小虛雜著卷四

二十六

三十二年 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庶人無

勤諸侯用率。發賊遠屏。耕部 王使富辛石 張如晉請城成周辭

定公元年 莒叔違天。高子違人。眞部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壞虛 支部 莒國語 莒公後引支詩 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歌部 好元 前如此二句似即本支詩 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歌部 好元 命並轉入歌韻也 晉女叔寬語

十四年 既定爾農豬。盍歸吾艾豭。魚部 宋 野人歌

民保於信。眞部 衛 陽遠引詩

哀公五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乎

何黨之乎。高郵師據史記唐石經初刻定三軍下之字何黨 之字乎字皆 衍文是也

六年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行文是也

行文是也

行文是也

滅而亡。陽部 孔子論

七年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

國不仁。真部 子服景伯

九年 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陽部 晉趙

占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幽部 史趙占

十三年 佩玉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福之父脫

之。支部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按紫本音疑當入

十六年 弒王不祥。陽部 焚庫無聚 谷石乞按據此文庫本音似

耳然安知釋名唐韻之非轉韻邪

克則為卿不克則烹。陽部 石

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餘蘇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奮馮大國滅之將亡。陽部 閭門塞寶乃

自後踰。侯部 衛侯卜夢蘇詞錢氏十駕齋養新錄曰杜氏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年 溺人必笑。宵部 吳王問

十八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之部 君子論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為二

國憂。幽部 顧之盟齊人責魯歌王高

二十七年 服車而朝母廢而勞。朝幽部勞宵部合韻 齊陳

左傳韻補遺

莊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部 曹劌

閔公二年 敬其事則命以始之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身真部用

其衷則佩之度。度疑合韻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尤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躬衷東部事不得約疑

文公十八年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脂部 季文子對公

襄公九年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

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人真部年真部牲爭耕部合韻

十三年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

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君訓

二十一年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

也而後可以治人。真部 臧武仲答季

二十五年 蒞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撥規假豬町原防牧隄舉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

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澤幽部籍賦馬魚部數木侯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以行之行無越

六九九

六九九

六九九

六九九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功終東部之思之部畔鮮元

昭公元年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鄭子產荅子太叔問政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車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元部 趙文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元部 趙文

四年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魚部 楚

七年 周文王之法曰有凶荒闕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魚部 魯

尹無宇對楚靈王

華古小庫雜著卷四 三十九

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庚部 羊尹無宇引武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故事而信章韻同 土文伯

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知支部器脂部合

定公四年 君命天也辛部 鄭公

哀公元年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疾脂部盡真部合韻

說文疾矢聲詩吉日矢與見韻前大東矢與與既履現滂韻
易噬嗑矢與詩抑疾與辰韻正合本音在脂部疾本音亦當
在脂部矣詩抑疾與辰韻正合本音在脂部疾本音亦當
日韻而無正則以疾與血至韻易舉則以疾與實韻則以疾與
音也按氏六音均表列為真部入聲而以抑之與辰韻者
為合韻說文注疑聲字為行文亦以與辰韻者止一見與
日至實韻等字者凡三見故從其多者為定耳其真古
用韻之文存于今者無幾其多少之數未足據也王高郵師
取段氏所列真部入聲別定為至部亦不以疾入脂部蓋亦
據易詩用韻之迹為準也虛聲詩從茨聲與引韻桑柔處

與翻浪類韻故知本音在真部依疾本音及高郵師所定韻
部則疾與盡為合韻依段氏所定韻部則疾與盡為本韻段
氏以廣韻質攝肩配真聲先聲沿陸運言之者
合觀此文則知古今音韻流變其亦必有因矣

十六年 旱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併屏余一人以在位乾乾余

在疾嗚呼哀哉足父無自律位律脂部疾哉之部自為韻弔

孔子

右左傳韻百四十餘條其入補遺者或不盡確左氏有韻之

文殆略備於此矣其或更有遺者當續補之段氏六書音均

表第十五部引成四年史佚之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脂

之合韻瀚案脂與之古人合用最少況左氏引史佚語他皆

無韻未必此二語獨有韻也今所不取道光乙未夏至前三

日志於定武試院之秀嶺文峯樓

華古小庫雜著卷四 三十

孝經韻

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親身真部君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諄部合韻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真部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兵兵陽部刑

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耕部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親真部先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明陽部通東部合韻

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楚韻卜居物有所

神有所不通與此合韻正同

右孝經有韻之文止七條而合韻者四果周文耶
往在京師喜與肅亭苗仙露談古韻仙露之為韻也墨守亭

林氏十部子則以高郵王文簡師廿一部爲宗然每與仙露
縱談孜孜忘倦未嘗稍懈蓋顧氏爲古韻開山王氏特從而
加密其原因無不合也時從學使者校文畿輔試院苦無書
可讀暇輒取行篋所攜經子如書如左氏傳如論語孟子孝
經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韜孫吳之屬細釋本文審定韻部
歸而質之仙露此冊皆經文其諸子就江晉三先秦韻讀補
正之而已

攀古小廬雜著卷四終

攀古小廬雜著卷四

三十一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日照許瀚

小學說

求古韻八例

未有字先有音不明古音無以識古訓也古書多假借假借必
同音不識古韻部分無以辨假借也是故治小學必自求古韻
始求古韻之道有八一日諧聲說文某字某聲是也二曰重文
說文所載古文籀文奇字篆文或从某者是也三曰異文經傳
文同字異漢儒注某讀爲某者是也四曰音讀漢儒注某讀如
某某讀若某者是也五曰音訓如仁人義宜庠養序射天神引
出萬物地祇提出萬物者是也六曰疊韻如崔嵬魁積偃僕汚
邪是也七曰方言子雲所錄是其專書故書雅記亦多存者流
變實繁宜慎擇矣八曰韻語九經楚詞周秦諸子兩漢有韻之
文是也盡此八者古韻之條理秩如矣而字母四聲反切之說
不與焉

轉注舉例

六書起於象形指事而指事字兼用象形字爲之許氏所謂文
也會意諧聲字則用象形指事字爲之且互用會意諧聲字爲
之許氏所謂字也文字至會意諧聲形聲相益孳乳不窮備矣
而其用猶未廣也轉注假借不更造字第取象形指事會意諧
聲字用之假借係乎音轉注主乎義假借之字義本有專屬而
依音相託不復顧其本義轉注之字義不能獨據而推義相及

變例也至若部首之義絕不相屬雖或同義互訓皆不得為轉注為其非一首也猶假借無其字而託以音為假借有其字而通以音亦得為假借音同為假借音不同而音相近亦得為假借若字音迥殊則必不得為假借矣至於既同部同義而又同音如考老同幽部韵走趨同侯部韵蓄蓄同之部韵萊莉同支部韵則音之適合非例也

說文解字答問

許叔重說文解字攷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與字固有別矣又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四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又似以篆為文解說為字蓋對言之則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散言之則文字可通稱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四

說者釋也解者判也文獨體故宜說字合體故可解即此四言已隱寓正名之義焉六書以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為經轉注假借二者為緯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老為部首考在老部是謂建類一首老考也考老也是謂同意相受如走部走趨也趨走也舟部舟船也船舟也是其例也又如菑苗也菑菑也萊莉也萊莉也同部互訓亦其例也又如禎祥祉福祜同在示部為建類一首禎祥也祥祉福也福祜也展轉相承為訓為同意相受是又一例也又有不同部亦為轉注者如人部但禘也衣部禘但也言部詠歌也欠部歌詠也皆互為訓釋蓋衣象禘二人言从口欠為張口气悟雖不同部其部首固

首基同訓為始者當之並欲通之釋詁全篇夫豈許君意哉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觀三代兩漢之書既有其字而仍多為假借古者書皆口授學者傳之竹帛倉猝不得其字則依聲相代蓋轉注專主義假借專主聲無其字而託以音為假借有其字而通以音亦得為假借音同為假借音不同而音相近亦得為假借若字音迥殊則必不得為假借矣許君所引經傳與今本多異同而其意在明假借者為多如書鳴夷作鳩夷平秩作平繁案鳩夷在青州陽谷鳩封鳩之山在吳楚之間汪芒之國許蓋謂鳩本字而鳩假借也鸛爵之次第也秩積也許蓋謂鸛本字而秩假借也又有一經數引不同者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又引作汜汜下引詩江之永矣美下又引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五

作菑案汜水別復入水也汜水也許蓋謂汜本字而汜假借也永長也菑水長也許蓋謂菑本字而永假借也其時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文今文許君互見並徵有深意存焉而或者以岐出疑其矛盾矣許書有言讀若者比况其音也讀若之字與諧聲合聲同者也如璵讀若倉曉讀若龍之類是也讀若之字與諧聲不合聲近者也如若讀若威檣讀若芟之類是也而假借之義亦即寓於讀若之中如管讀若許而古今以為氏者皆作許於讀若偃而古今以為名者皆作偃推之管為受標團騶與焦不可枚舉而其變又作讀與某同者此類尤夥其云以為者用彼為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也而以為行來之來鳥孝鳥也而以為鳥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為朋黨字是本

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明證也其云古文以為者如𠂔下云古文以為巧取下云古文以為賈狀下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皆所謂依聲託事者而與來烏朋等字微有本有字本無字之分來烏朋等字假借之後終古未嘗製正字𠂔取狀等字假借之後復有正字故明其為古文以為也明乎許君稱經之旨與夫讀若以為古文以為之說而假借之義益明又其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而亦有以篆文為重文者如上之重文上下之重文下皆篆文者是蓋重文為古籀者即正文為篆文重文為篆文者即正文為古籀鄭康成注禮參用古今文循此例也古籀之外又有奇字古文之別體也又有或體篆文之別體也又有俗體又或體之別體也許書古文宗孔氏篆文宗倉頡篇一字

秦古小篆雜著卷五

六

而數古文皆孔氏奇字則異孔氏者也一字而數或體皆倉頡俗體則異倉頡者也異孔氏異倉頡而取之者為其猶合乎六書也此重文之例也顧重文之在同部者易曉重文之在異部者難知如叫與器逾與踰越與蹶與遠之類遠數難終或疑此有重複錯亂則又不然請即有明文者徵之如首古文百首之重文也而自為部儿古文奇字人人之重文也而自為部介籀文大大之重文也而自為部此必不可易者也哥古人以為詞字哥訶重文也而訶在欠部為歌之重文圖古文以為覲字圖覲重文也而覲在面部其重文作𠂔此又不可易者也然則分奇重文於眾部謂非許君之妙用哉又有一字複見各部者如右在口部又見又部吁在口部又見于部歎為嘯籀文又見欠

部給為纂古文又見草部悉為哲或體又見心部類以者蓋三十餘事而為徐鼎臣校出者十八事類以為重出許書傳寫日久重字衍文誠不能免然如難艸部又為然重文校以汪節則變之誤也踞足部又為居重文校以繫傳則尾之誤也此非重而誤為重也至若章為城重不妨又為墉之古文渚為河津不妨又為唾之或體此雖重而不得為重也九于文星羅基布參伍錯綜殆有不可方物者矣大徐小徐皆為許氏功臣而傳本互異若覓若且若會大徐本無若渚若澗小徐本又無或部居移易小徐本昂次冨後象次克前是也或說解闕佚小徐本羸羸等字是也尤可異者小徐疑義云說文無崔疑崔推從崖省而崔在山部通釋云說文無標以楮字當之而標在木部屢經

秦古小篆雜著卷五

七

後人增改傳會傳寫遺脫非其舊矣蓋嘗考之繫傳自尤延之李公父王伯厚所見無完本其二十五卷全闕張次立以大徐本補之大徐新脩十九文分載各部當亦一手所補他如盈如櫻如韃亦皆依大徐本增入舊本身欲次无鬼象諸部及心部說解皆闕木部心部闕佚尤多今本或一一完具說為驚人秘笈竅以大徐本及韻會仍係後入補綴何也大徐用孫愜音小徐則朱翔音大徐與諸備奉敕校故云臣鉉等案小徐自著書故止云臣錯補者依大徐並錄孫音又或改臣鉉等案為臣錯等案則灼然知其為采自大徐矣其補以韻會者雖多依朱音為反語彌縫較工然亦時或用韻會者剗剗之迹卒不可掩陸儼山跋楊升菴石鼓文音釋云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

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青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究觀此書何以異是哉

右呂鶴田給諫崇實書院課題瀚擬作此篇

與王君某友論說文或體俗體

說文重文於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體俗體者皆以紀小篆之異文也或體有數種或廣其義或廣其聲廣其義者無可議廣其聲者則有古今之辨此種蓋不盡出自秦篆而亦有漢人增益之者如營司馬相如說作莒莒司馬相如說作莒莒杜林說作莒此皆或體於莒下明言或以發其例餘可類推也然以古音部分考之管宮聲屬東部莒弓聲則屬蒸部矣漢後聲屬蒸部莒聲則屬真部矣莒支聲屬支部莒多聲則屬歌部矣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九

雖皆一聲之轉而與周秦之音不合斯為漢人增益之明證類此者易聲或體作詭則也聲易支部也歌部也固化聲或體作詭則聲化歌部詭幽部也此蓋亦出自漢人增益不知何所說則該之以或而已即此可明制字之先後聲音之變遷要於六書之旨無乖故許君錄之若以此遂疑為俗體非矣不惟或體非俗即俗體亦猶之或體也俗者世俗所行猶玉篇言今作某耳非對雅正言之而斥其陋也凡言俗者皆漢篆也躬俗作躬時通行作躬也先俗作替時通行作替也躬俗作抑時通行作抑也推之他字皆然漢人手跡不復可見書經傳寫已失其真惟碑版是當時真跡而漢篆寥寥不足徵矣鄭康成氏之注王制也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亥以今攷之卷之讀不必

俗於亥而鄭云俗者謂記禮時世俗讀亥為卷故記作卷字而其通則曰亥者謂通其義則本字當作亥通猶解也非謂亥通雅而卷俗也許君所謂俗亦猶是矣累朝而上之一時有一時之俗許君所謂俗秦篆之俗也而秦篆即籀文之俗籀文即古文之俗也不然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許君而猶錄之則止句之苛何以不列於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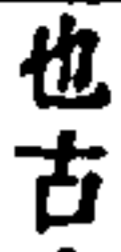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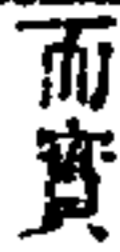
與某友論說文異部重文

大著以說文重文不必類聚者為重文亦有散見各部者又有同部不言重而實為重文者誠為不刊之論自有說文以來未有見及此者瀚通校全篇凡四百廿五字可謂眾矣然逐類推之似尚不無遺漏如走部越行輕兒一曰越舉足也足部踳舉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九

足行高也是越踳同字也即走部善緣木之越讀若踳亦未必引同字孫音之不同非許所知也走部越度也足部越輕也糸部越踳也而足部越即次踳字下是越越越三字同也糸部越也足部踳越也是踳踳亦同字也走部越狂走也广部疒狂走也疒尤聲近同部是疒同字也即心部訓恐之忱亦未必非同字也广部痛病也心部惘痛也一曰呻吟也病痛呻吟義皆相因馬部駭驚也心部核苦也馬部駭擾也心部慄動也驚之與苦擾之與動義亦皆相因似痛惘駭核駭皆同字也手部摩研也石部研礪也礪石礪也而礪即次研字下是摩礪同字也龜部鼃水蟲似蜥蜴魚部鱗魚名皮可為鼓而馬部驛字解云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鼃魚詩鼃鼓作鼃夏小正剝鱗尚書

大傳江繹作繹是繹繹同字也虫部繹鼠婦也鼠部繹鼠也或曰鼠婦是繹繹一義不同字一義同字也繹截也或作割斷截也古文作訓截義既相同而繹之或體从專斷之古文从專本从專而即專之古文與古文斷之所从雖筆畫小異而實一字是斷同字也又刀部割斷齊也一切經音義十一云割齊類作割然則割割又同字矣至同部不言重而實重者如幸之與筆領之與頤亦多有之茲就所憶及者聊疏一二不能盡也未知與專意有合否





人部倬益也衣部裨接益也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倬裨倬三字皆以增益為義

土部塗涂也从土堇聲部首堇黏土从土从黃省

土部塞隔也从土从矣亞部美室也从亞从廿

爾部爾爾屬从爾爾聲瓦部也从瓦爾聲爾爾文飯从爾爾部廣爾屬从爾爾聲其當是也从瓦部飯也从瓦爾聲

說文解字義證校例
剛例
有立說甚誤者宜剛

如邇往邇後之古文從桂云古文作不從止案古文未嘗不從止惟遠邇二字之古文及古關本誤脫二筆作

汪刻繁傳因之其實非也宋小字本小徐韻譜及新刻景宋繁傳皆不誤宜剛 桂篆皆從大徐改之則亂其例然此特毛刺之誤並不由大徐桂缺毛刺之誤而被之許氏究宜改正

善下云此與義美同意桂云義當為次本書於進善也案許云與義美同意說從羊之意耳非必其字訓善也大徐於義下云與善同意本此可見宋以前古本原作義桂說宜剛

有無關訓詁者宜剛
如夢注辛菜下引淮南子夢菜成列長沙定故宮有夢園案此祇夢字故實於辛義無關宜剛

有不足當訓詁者宜剛
如鶴下引李時珍曰鶴性易合故名鶴鶴者其聲也案鶴皆取聲為名見顏注急就李分鶴鶴為二義甚非宜剛 又書中有泛及宋元人詩詞者亦擬兩剛

有牽連引書無關本字者宜剛
如黃下引汝不恭命即連及用命賞於祖二句案此明奠恭之同義不必牽及下文宜剛

既下引易虎視眈眈即連引其欲逐逐又引釋文逐逐劉作筮筮云連也案此當入逐筮下於眈無涉宜剛

有牽合音韻不合部分者宜剛
如曾四聲下引左傳招我以弓與畏我有朋為約以証東蒸合韻案古音弓字原在蒸部不須合韻宜剛

補韻字下云照聲案器為語古文語古讀若競競古讀若羶陽部字也照烏莖切音部字也照不得為語古文之聲宜剛

有引書前後歧異者宜剛
如祈下引周禮太祝注祈嘯也則以嘯為叫之異文是也禱

有引書前後歧異者宜剛
如祈下引周禮太祝注祈嘯也則以嘯為叫之異文是也禱

下又引所噪也又以噪為禱之異文且云字當作噪案周禮注又云號呼告於神號呼即釋噪字後說雖本集韵然實誤也宜刪

引書前後重複者宜刪

或先引在前移寫於後而未刪其前或先引於後移寫於前而未刪其後此類頗多宜細辨其宜前宜後再為刪一存一不可刪其所存其所刪

有補遺實見他部者宜刪

如尸部據御覽補瘠瘦也案肉部瘠瘦也御覽所引即此而隸體變瘠作瘠耳此不應補宜刪

有補遺實非本書者宜刪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十三

如牛部據初學記補犛字據御覽補犛字案二書引說文自牝至犛共廿三字並無犛犛二字惟引廣志犛牛一曰犛牛則二字非說文明矣宜刪

補例

有誤脫宜補者

如怪下引左傳少司怪司下脫寇字宜補

過下引論語楚狂接輿歌孔子過之案此當

而過孔子又云孔子過之宜補而過孔子又

有缺文宜補者

如叢下稱紀尚書所藏古鐘銘口公口鑿乃吉金案此是周

公華鐘見積古齋款識宜補周華二字

鳳下引抱朴子水行為知為黑鳳口黑故曰尚知案御覽引作鳳宵黑宜補宵字

有文義未備宜補者

如不大也下引禹貢三苗丕敘史記夏本紀

記夏本紀下當補作字文義方明

祇敬也歷引祇之訓敬者為證又引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

中和祇庸孝友而不及注案此亦當有注云祇敬四字宜補

述循也下歷引述之訓循者為證又引論語述而不作此下

更無訓循之文案此蓋欲引墨子非儒篇循而不作為證耳

宜補墨子非儒篇作循而不作十字

有引他書轉引之書與今本迥異而未明所出宜補者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十三

如鴟下引易通卦驗夏至小暑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觀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案今四庫本通卦驗作伯勞鳴又無博勞性好單棲以下五句惟藝文類聚引有之宜補藝文類聚引五字

改例

有誤書宜改者

如微下引本書微司也案微乃魁字之誤

蕭下引唐書太學博士史元琛曰案元係恭避 廟諱琛則

議字之誤 又有事於武公有事於襄公公則官字之誤

有誤記宜改者

如微下引晉語孔晁云微蔽也案孔晁乃韋昭之誤

傍下引賈子保傳篇成王之生云云案保傳乃胎教之誤

衛下引小宰國有故則令宿察小宰乃宮正之誤

蓋下引孟詵口蓋去水氣滿孟詵乃甄權之誤

考下引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論語乃孟子之誤

有誤信宜改者

如鳴下引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鴉鳴不鳴高注鴉鳴夜鳴

求且之鳥陰盛故不鳴鴉音天桂所據淮南不知是何本鴉

從千旁而又音天其所引高注首句亦見他書引之或舊有

此本今莊校本高注作鴉鳴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下無

鴉音天三字案莊本是也鴉字斷不能從千斷不能音天鴉

或作鴉或作侃或通雁古音皆屬元部又或作曷作渴作鴉

十四

則屬祭部古元祭二部音最相近字多相轉若從千音天則

屬真部不得作鴉作侃不得轉而為曷渴鴉矣細審音天當

是音于字之誤也桂君不察其失又特將鴉字旁手自改

千是真信為音天矣今悉依莊校本改正

後見明張象賢本

鴉作鴉下側注一

天字高注首句與桂引同桂所據或即此本

愈為愈遠矣

莊本桂或未見凡桂引與明

者非甚難

改從莊

有誤會宜改者

如鳴下引七發鴉旦鳴焉李善引禮記仲冬曷旦不鳴鴉曷

並音渴下即接引郭注方言云侃旦兩音案侃旦兩音是音

鴉鴉二字緊接鴉曷並音渴下似以侃旦音鴉曷矣今改作

郭注方言云鴉鴉侃旦兩音

有誤稱宜改者

如呂氏春秋十二紀引稱正月紀二月紀案呂書實作孟

春紀仲春紀今悉依原書改正

後見明雲間本孟春紀下又

然其目錄作一日孟春

則正月誤也今從舉本

有增損舊本宜改者

如朝下引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鴉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

作鴉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案郭注原文云未詳也或曰鴉

當作鴉鴉也音加而無從馬云云今悉依原文改正又於

其從馬上加龍案二字庶較分明

有據轉引誤本與原書不符宜改者

如鳴下引周書時訓解鴉鴉不鳴鴉鴉猶鳴案此據御覽引

之耳今周書作鴉鳥不鳴鴉鳥猶鳴當依改

此或於周書上

加御覽引亦可

又引易通卦驗冬至鴉鴉不鳴鄭注尋應尋至也八月後

寒也案此不知據何本引今四庫本作曷旦不鳴鄭注作羣

物至至之應也而無八月句案此勝桂引宜改

附荅楊至堂先生書略

丙戌丁亥之間瀚在京師為李方赤觀察分校此書同人既

其蕪雜欲從事刪汰者甚眾鄙意亦云然獨安邱王棻友筠

幸廉以為未可輕議當時不甚解其意展轉十餘年後初見

頓易竊謂說文解字字書也凡有字說文無不取資亦凡有

字無不取資於說文許冲表云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

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

事莫不畢載然則其書包孕甚廣後人爲之疏證微采不能
不博大博則近雜理勢然也乾嘉以來學者崇說文如經幾
欲援鄭君注禮不采尸子之例精嚴極矣其實非許君本意
至於古文尙書家語孔叢之屬桂君詎不知其僞惟說文以
前之書說文所本說文以後之書本諸說文近人之說猶尙
取之諸書卽僞因魏晉閒作者古言古訓觸目皆是義有相
需何嫌取證乎書中有引鄧子或譏其杜撰當云鄧析子案
荀卿子亦曰荀子韓非子亦曰韓子鄒衍子亦曰鄒子范子
計然亦曰范子是前人引書固有此例又天子下引中庸峻
極于天或譏其不引毛詩案中庸作從山之峻鄭云峻高大
也毛詩作從馬之駿鄭云駿大也許解天曰至高無上故引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十六

中庸訓高之峻爲證若毛詩則以駿爲大而以崧爲高非其
義矣由此言之作者用心細於毫髮齒莽如瀚颯欲縱尋斧
柯誠知其難也若其顯有沿誤舛錯脫漏重複管窺所及亦
未敢苟同謹擬刪補改三例每例條舉一二繕呈左右批釋
之處惟祈直示勿令得罪先輩貽笑同人幸甚幸甚李觀察
云瀚有用殊鈎勒之本實無其事或誤記家瑯林刺史節鈔
本邪總之鄙意在去其疵類母使貽誤將來若其繁簡多寡
之閒未敢率意竹頭木屑皆非棄材烏知瀚所謂無用不卽
桂君所謂大有用者乎至於節鈔之本曩亦聞之則是周禮
節訓文獻通考詳節之流斲大木而小易五鳳樓而桑戶繩
樞瀚實不敢效尤

桂注說文某先生校語條辨

帝 從上下桂引楊慎曰鍾鼎文子二孫二一段校云當引
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元二之灾不當引楊說瀚案桂引楊說
取二乃古文上字句以證從上耳若後漢書鄧騭傳注與上
字絕無相涉置楊引李不審義安所施今全錄其文請覆按
之文云臣賢察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
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
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
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十七

示 親乎天文以察時變下桂引晉書天文志一段內有易
曰尙書曰云云校云引易當去曰字補篇名尙書并同或稱
尙書或稱書未能畫一瀚案晉志原文豈宜改從桂書之例
帖 上諱下桂云許沖上說文表在安帝建光元年是時許
公尙在自此以降諸帝名不諱蓋表上之後許公亦歿矣校
云許公雖歿諸帝名無不諱之理後人傳此下字不可諱失
眞耳段氏謂諱五廟斯爲有據瀚案段說誠是也桂說亦無
無是許公既歿其書已成諸帝之諱許所不見何由諱之桂
第就許書言不諱非謂安帝而後諸帝名遂不諱也文義本
自分明不意讀者猶或難曉段推光武以前言之桂就安帝
以後言之二說相須合之乃備大凡一書而數家注之各抒
所見不必從同若段優於桂卽改桂從段將桂優於段亦改
段從桂乎此不待明者而決也

福 桂引漢書禮樂志一段空一格下又引文帝紀今吾聞

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按云文

帝紀接寫可不添漢書賈誼傳并同紛案接寫與否桂書自

有大例不可亂之上條既有漢書此即不接寫亦無庸添漢

書至賈誼傳乃如淳所引不加漢書所不待言

祓 福也下引匡謬正俗一段內有案說文解字云云按云

說文解字祓可稱本書桂注他處稱本書當為畫一論案桂

注說文故稱本書顏善匡謬正俗何得亦稱本書

祥 一云善下桂云一云善者後人加之徐錯所無按云一

云何人之說論案此桂復述大徐本語非泛引他說以此等

明白顯易之文猶被校者誤讀而誦詞之誤著書者葛思所

不到

福 福聲桂引本書高滿也又引魯峻韓勅二碑福作福以

證高當作高校云漢以後碑體字畫偏傍無定未可以論六

書論案漢人之書屢經傳刻漢人之碑當時真跡去古未遠

文字流變正當據此考訂何以反不足論況此條根據說文

高字尤無可議桂君他處引金文證字一先生校云吉金不

可以證雅訓今據石刻正字先生又云漢碑不可以論六書

兩先生之學或有所受而要不足以難桂氏

祓 敬也下桂引史記魯世家又引夏本紀又引魯世家校

者於夏本紀及下魯世家上鈎出批云當補史記二字魯世

家上并同似未見前一行魯世家上固有史記二字

神 天神引 鄭注禮運云云校者改鄭注禮

運作禮運遲 某書此亦一通例不審何為

必改

祓 桂引禮記外傳校者於禮記下外傳上鈎出不知其意

云何豈以此間有脫文耶案禮記傳唐成伯璵書太平御

覽屢引之

齋 戒潔也下桂引續漢書周傳校云漢書當補某傳字

論案此蓋司馬紹統之續漢書非即班范之書何由知其有

某傳

柴 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下桂謂柴當為柴引經典釋文列

子釋文集韻類篇證之又謂焚經典作煇引釋天祭天曰煇

柴語之其後又引釋天郭注釋文通證燒柴焚燎以祭天神

之句校者於煇下引釋天批云接列子之後在釋天之前釋

天不標明爾雅究是何書論索引書或稱大名或稱小名或

兼大小名原無定列以桂書之浩繁但當於初引處兼大小

名以下單書小名已足段注說文亦祇如此元始也下一引

爾雅釋詁以下則但稱釋詁釋言不復加爾雅字即如柴字

下引釋天不加爾雅引祭法郊特牲王制大傳不加禮記引

孝經說不原其所出與桂書體例亦復無殊入主出奴少見

多怪何足深論哉

又引書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傳云煇柴郊天校云武成傳接

前武成經文可省武成二字論案柴望大告武成是經文傳

稽古小庫雜著卷五 十八

稽古小庫雜著卷五 十九

字並不與武成連讀豈校者讀柴望大告爲句而以武成連下讀耶此本係偽古文或高明未嘗讀之

又引國若璩曰一段內有伏生安國楊子馬融鄭康成王肅杜元凱孔穎達等校云注家或稱名或稱字或不稱名或不稱字未能盡一瀚案桂引國語以國責桂桂不受也以桂改國國亦不受也如云爲桂全書而言則又不當於此處發之也

以事類祭天神下桂引江君聲曰一段內有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云又有許君說案云云校云他處但稱禮某篇此有記字未能盡一又云許君說必經異義前後皆稱異義此稱許君謹案未能盡一瀚案桂引江說何能改江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二十一

從己

校者又條舉桂書斷難從者五事一曰鄧析子無析字二曰關尹子無尹字三曰瀚案鄧析子無析字書內誠有之亦不過荀卿子去卿字韓非子去非字鄒衍子去衍字之例本無不合必欲加析字亦無不合此可聽校者爲政至關尹子無尹字不知所指檢第二卷三字下有關子明大易行義云云前有校者於關下加尹字瀚已駁正之矣豈謂是乎案關子明乃關郎之字與關尹子無涉若加尹字明大易行義云云又可通乎然何以校者所見略同如此真不可解

三曰約會曠字添入本皆與曠字複重 瀚案此條亦不知所指檢第一卷所字引周禮祝注所曠也謂爲有矣變號呼

告於神以求福又於禱字案云俗作禱春官大祝注祈樂也譌從木豈謂是乎此條瀚已校刪書其眉端云曠見集韻此等字原不應載又周禮注曠字乃叫之異文故下以號呼說之非禱字也宜刪豈偶見瀚此說而記憶未真耶既記憶未真何遽厚誣前人

四曰峻極天字不引毛詩而引中庸 瀚案毛詩作從馬之駿箋云駿大也中庸作從山之峻注云峻高大也桂引峻極於天以證許解天字至高無尚之義意在中庸並非不知毛詩有駿極于天之文而遺之也以此糾桂庸有當乎

五曰禘祭以爲不合祭 瀚案桂書可覆案也此不須辨某先生之學翰風所欽佩此校則謬誤層出蓋其意別有在遂悍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二十一

然罔顧也瀚實不敢曲徇以獲罪於桂君爰擇其巨謬條辨如右癸卯五月十七日三鼓辨

說文義證校例七條 改本

一證篆文者皆頂格證說解者皆低一格桂氏手定條例如此今悉仍舊

一原書凡篆文重文皆據毛刻大徐本其有考證辨駁處具存義證中不改易正文也有據他書引說文而今本脫逸者桂氏用正書補於各部後名曰遺文亦有毛本錯誤徑爲改正義證不言者則是不從毛本者也又有毛本雖誤仍而不改亦無辨駁則是漏校者也遇此二者即當附歸一是亦不得但據毛本依樣葫蘆

一校定義證重在查核所引各書有從原書引者有據他書轉引者有所引不標篇目者今悉為之查核條補間有檢閱未徧者仍之

一引所引羣書有與今本異文者如祐下引申鑿今在俗嫌篇與今本語句差異係據北堂書抄九十引嘯下引老子終日號而不嘯與今本作嘯異係據玉篇引傳教本作下引書盡起而筑之與今本作築異係據爾雅釋言疏引馬鄭皆同正義釋文皆有不始似此類者悉為著明

一引所引羣書有今本之逸文者如齊下引白虎通為補書抄九十茅下引風俗通為補御覽九百九十六咫下引白虎通為補通典禮十五傳下引說苑為補類聚七十四似此類者悉

藝古小廬雜著卷五

為著明抱經皆有補本故得拓補

一引所引小學書如蒼頡篇通俗文字林韻集等書已有輯本者則不盡補所出亦猶引用羣經古注之例至所引一切經音義原書皆不標卷數今悉補之有與所引相符者即補明某卷其有重見他卷者亦不盡補

一原書所引如御覽類聚書抄白帖皆不盡補卷數以有類可歸較一切經音義易於查核也至有所引逸書不甚經見者為補明某書某卷如楮下引魏王花木志為補御覽九百六十齋下引伍輯之從征記為補類聚三十九市下引廟記為補三輔黃圖筮下引鮑宏筮經為補後漢書梁冀傳注餘皆仿此

藝古小廬雜著卷六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周楚公鐘

右楚公家鐘鐘陳壽卿所藏備六舟貽我拓本案積古款識有楚公鐘公下字作同阮云不可識或釋為守為宮皆未確以此鐘校之當亦家字阮據摹失真耳顧家字反書其肩上有之形不解何故六舟又有一鐘拓本文與積古所錄同而字體與此鐘類其家字正書上亦有之下文元寶之閒又有

藝古小廬雜著卷六

疑字外彰飾別有取意非其正也闕疑錄總為一鑄字加水者木所以火也見薛書師毀敵乃鐘字作每特筆迹小異彼亦言鐘鐘鐘鐘蓋鐘之似鐘于者也姑志於此俟就壽卿訪其形制焉

周楚公家二鐘

右鐘鈕長建初尺四寸四分上廣一寸二分下廣二寸一分銘二行十六字而楚字高出界外不知何意兩陰下體似般字

右鐘鉦長建初尺六寸六分上廣二寸三分下廣二寸九分
銘二行十四字鑄下二字不可識

二鐘皆據六舟禪師所輯拓本摹入案積古齋款識卷三有
楚公鐘銘十四字楚公自止曾大寶鐘銘又曾公與

此二鐘同爲一人器阮云公下一字是楚公名不可識或釋
作守亦未可定姑闕疑今審此二鐘公下是家字甚明瞭疑

阮所據本字體小異傳摹失真遂不可識惟此二鐘家字上
皆有夕形一反一正不知何意其第一鐘孔字下亦有夕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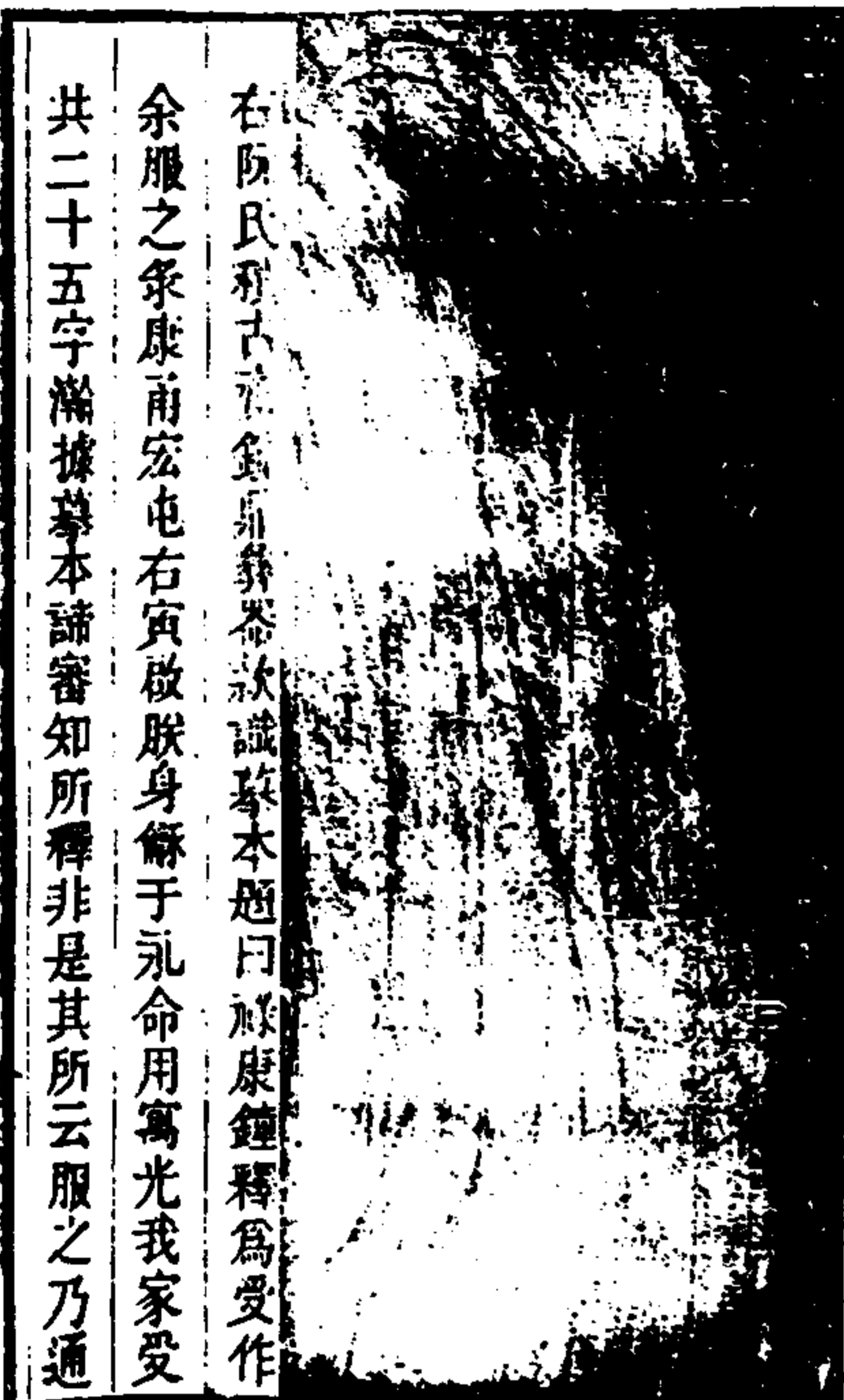
是字外形飾非筆畫所應有也大下字阮疑是鑄此第一鐘
兩肩又加月旁第二鐘鑄下字似从木从倒夕二乃下加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七

一又似有一易字益不可識恐與古釋鑄未必當也

周受鐘



右阮氏刊古鐘銘器款識摹本題曰康鐘釋爲受作

余服之象康前宏屯右寅故朕身飾于永命用寓光我家受

共二十五字漸據摹本諦審知所釋非是其所云服之乃通

字其所云甫宏乃度字並一字誤分爲二通象康度屯右永

命等語見薛書統姜敦阮書頌鼎頌壺頌敦康下字統敦作

與度詳釋爲嗣以徵樂鼎有用錫康嗣習休屯右眉壽永命

壽終之文耳樂鼎嗣作詒鼎與此銘篆形全不相涉林本裕

萃篆詒鼎與度並收嗣下遵薛書也而楊鈞增廣鐘鼎篆韻

全載薛氏篆韻嗣下有詒鼎無與度則薛氏未敢自信也須

鼎作詒鼎壹作詒鼎敦作詒鼎澠別有頌敦拓本蓋作詒鼎

器作詒鼎阮釋爲度較勝於嗣然亦未見其必然檢諸古文

篆書度字無類此者猝未有以易之姑從其說要以證此鐘

與與同字則無可疑據統敦頌鼎壹敦下體有虎有屯阮

摹此鐘作詒蓋阮誤例爲甫宏二字摹筆亦不無失真者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三

矣廣誤釋與嗣誤釋蘇辨見寶林鐘爲釋受當是也受蓋

作器人名故取以名鐘也下有U形疑此鐘銘本不全如

薛書齊侯鐘鈞清館金石錄統叔編鐘也 咸豐四年八月初

七年四月校訂吳子苾閣部遺書據古錄載此鐘云廿三字

與拙釋全同惟嗣字仍舊釋作蘇小異耳 十四記

周兮中鐘



右家藏拓本銘鉦開二行鼓左四行字多剝蝕其可辨者如是而已

右新清館金石錄摹本銘鉦開二行鼓左三行字畫亦未完美較翰所藏拓本則大段清皙可資補證今並摹其文并全錄筠清館釋文跋語借加審正焉跋云龔曰兮乃義之省義

雜古小禮雜著卷六

四

中所作器非一舊釋皆作平中誤吳曰自父當是省文父釋作前文人似非省或是酌之假借翰索筠清云龔者定菴云吳者子苾瀚所讀筠清書即子苾所贈子苾手疏此跋後云芬親見此鐘實是前文人撫者因拓本剝蝕誤增損其筆畫作首文父而反以釋前文人為非者云是鄙說殊不可解翰索龔吳所據拓本瀚未得見瀚所藏拓本銘同行列異非出一器又多剝蝕得筠清書互勘乃可讀然前文人三字則特為明白足證筠清誤釋前文人釋作省文父萬萬不可通然或不知其為前文人猶可乃明明見有釋前文人者而猶識其非既以前文人為非又苦省文父難解不得已復欲以省為酌之假借不審酌文父又作何說况假借必同音定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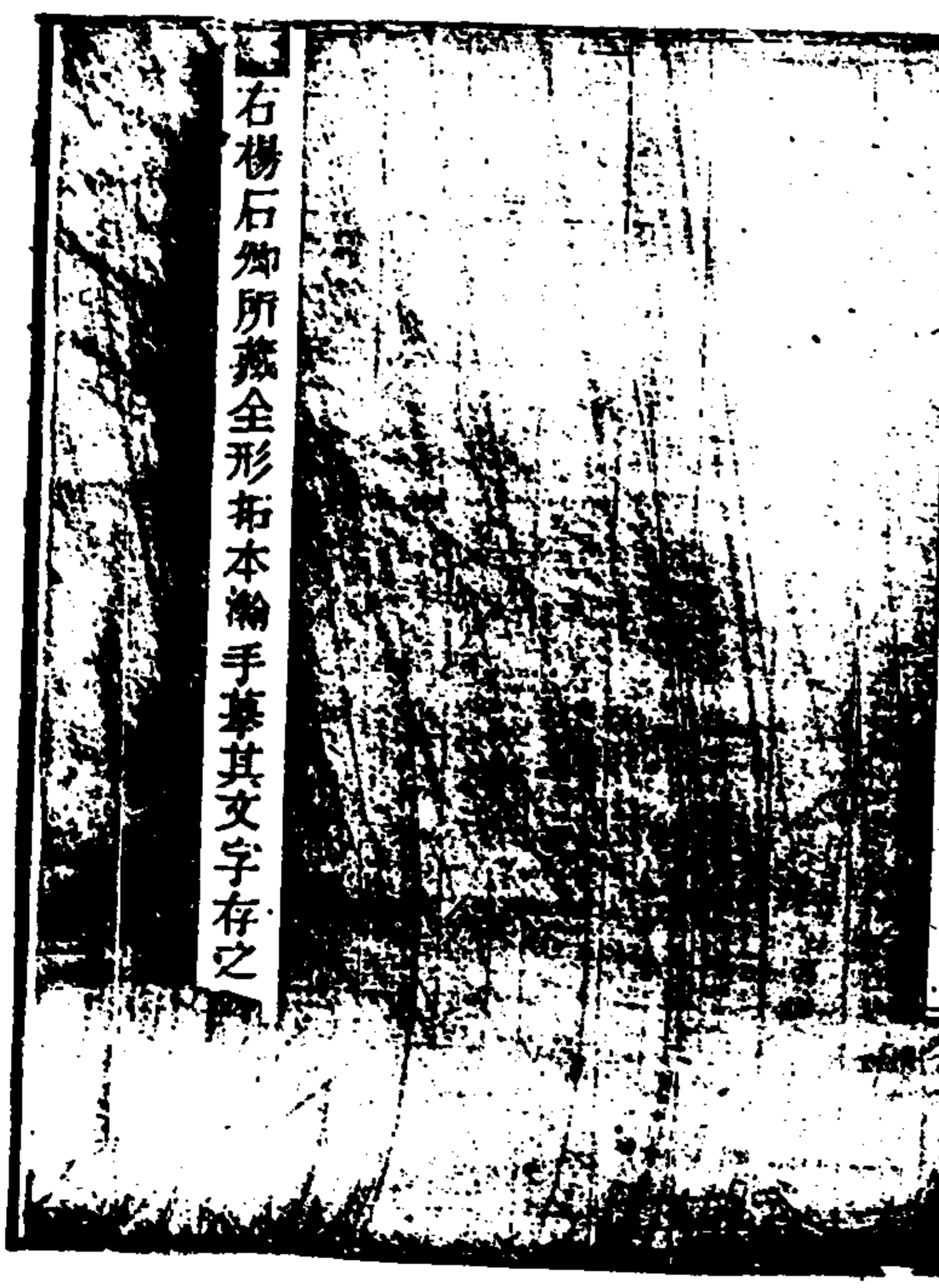
又創為形借之說姑無論其然否今以省酌為假借音借乎形借乎弗可解已至以此說被之子苾蓋成書時廣集眾說久且忘其主名偶誤記耳阮儀徵釋齊侯壺蓋為蓋實取何子貞說既著之考證又形之詩歌他日每與人言云是瀚說後為瀚作漢伏生授經圖刻石詩復稱及之其誤正類是瀚藏本第三字極濶漫校以筠清本知是大字亦尚恍惚可辨第四字上體作林甚分明下體雖多露筆畫殘斷不復成字校筠清本作不釋為蘇殊不相符豈此字兩器各異邪抑筠清所據拓本亦小使摹筆有脫遺有變更邪此則須更見精拓本乃可定耳 咸豐四年閏月廿日

周子璋鐘

雜古小禮雜著卷六

五

右楊石知所藏全形拓本瀚手摹其文字存之



右吳氏筠清館金石錄摹本吳君小昂云此程木盒所藏者
 張叔未所藏兩面鉦開並三右皆有字文同行列異筠清館
 釋云惟是十月初吉丁亥羣孫口口孫承奉口口眉壽無基
 口口口考口其璋擇其吉金自作餘鐘用口以書用樂吳子
 苾手疏其後云釋文錯亂今正之惟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
 兆子璋彝其吉金自作餘鐘用口以書用樂口孫諸口其眉
 壽無期子孫永世鼓之滌案此銘讀法由鉦開及鼓左順行
 又由鼓左及鼓右逆行至右鉦之末畢子苾所釋是也然祇
 就筠清館摹本正之故羣孫下兆字請上孫字皆誤釋璋下
 有重文亦未之見瀚所摹石印藏本視筠清館所錄雖剝蝕
 較多而清背處猶足資補正今互勘兩本重定釋文如左
 惟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析子璋彝其吉金自作餘鐘用以
 款用樂父肆諸士其利壽無期子孫永保鼓之
 家財析財與子璋子璋因擇金作器也子璋重文當如石鼓
 文君子貞通員遊之例與子孫讀

法不同用匣以款見薛書許子鐘匣辭誤釋匣始正之說
 詳許子鐘跋得此彌足證薛釋之誤款彼作喜此作款者古
 文拓本及吳摹本欠旁皆略存筆畫不辨何從以許子鐘說
 文解字證之知其必款字也用樂父兄諸士樂字拓本全不
 可見賴吳摹本補父拓本作以甚明吳摹作以_{下蓋剝蝕}
 紋非字也五年冬初見六舟所藏程氏拓本_{下筆畫屈曲}
 青綠上用錫刷蓋廣視摹本更多蓋初得是器者不知是父字就
 成非其本有兄拓本作以_{兄旁亦甚明其右畔雖不完}
 美意必是坐楊鉤增廣鐘鼎篆約載薛約兄下有姓_{出分}
 軍鐘姓_{出元子鐘此當與同也吳摹甚誤諸拓本僅存一}
 二筆吳摹作_出甚明請下字以詢求之或子或友或士皆
 可三者必居一於此矣翁書無期子孫永世鼓之與許子鐘
 萬年無期翁書母已子孫永保鼓之略同彼期作謀此摹作
 甘小吳釋基謀基皆期之假借也世彼作保此據摹本子苾
 釋世似不誤鼓之摹本殘泐不完已不可辨子苾釋鼓之當
 亦以許子鐘意定之耳 咸豐四年八月三日
 昔跋附錄
 案考工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銜鐘縣謂之旋旋縣謂之
 幹又云以其鉦之長謂之甬長又云三分其甬長二在上
 在下以設其旋今所傳周公華鐘紀侯鐘一一符合此器無
 所謂甬盤端相向製絕精而於記無徵又古鐘側縣以防聲
 病故旋幹在甬之前面此紐兩端之開橫連者二度其縣必
 由此則正縣矣豈古制不同考工記有未備歟其銘云佳正

十月亦難解積古齋款識有余義鐘銘云佳正九月又郡公
敦銘云佳郡正二月阮釋曰正二月者用正朔也論謂此云
正者夏正也周禮鄭氏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
周人以夏正為正也夏正十月於周為十二月若用周正則
當云佳王十二月而不用周正者周列國固不盡用周正也
道光廿年

周許子鐘銘釋文

佳正月初吉丁亥鄒子禮呂鬻其吉金自巳鈴鐘中縣叔揚
元鳴孔矍穆餘鐘用匣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鼓越
萬季無謀矍壽母已子孫永保鼓之

右許子鐘銘見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器銘同鐘兩面

攀古小虛雜著卷六

八

皆有字鉦開各二行鼓左右各二行薛書篆文以鉦開四行
列於上中空四行鼓左右八行列於下每二行後空一行釋
文鉦開四行位置如篆文鼓左右八行則排比書之無空行
讀者或不得其次序今總釋其文如右薛書屢經寫刻篆文
筆畫譌誤滋多故不復摹其篆文薛跋僅考一許字餘不贊
一辭其釋亦不盡確隨文訂正質我友朋臚籀文牘字見說
文薛釋將蓋以將為將之假借也中縣叔揚中縣言縣得中
也叔又卑也揚飛舉也古鐘側縣又卑者又之便卑義與抑
近叔揚猶言抑揚所以狀鐘之側縣也元鳴孔矍矍左旁从
夫下人即光字光从火在人上此火作火疑亦之變體亦从
大從火仍即火意光之古文作髮亦之古文作髮其意可見

非从臂大字也薛釋煙煙輝也義未協蓋以煌為鐘之假借
也鐘鐘聲也又通曉詩執鐘鼓嗶嗶說文鐘字下漢書禮
樂志引詩並作鐘鐘是也穆穆餘鐘薛兩摹兩釋皆無重文
或鐘文剝蝕或拓本模糊未可定要其義則必當有重文作
穆穆也用匣以喜匣一篆作匣一篆作匣明是匣字匣匣也
義未協蓋以匣為宴之假借也宴安也通作燕詩六月吉甫
燕喜漢書陳湯傳引作宴喜是也鹿鳴以燕樂嘉賓之心毛
傳燕安也以燕為宴也宴樂宴喜其義同也下文云用樂嘉
賓大夫及我朋友皆承上宴喜申言之即詩之燕樂嘉賓燕
及朋友也薛釋為匣匣宗廟盛主器也用匣以喜不詞甚矣
楊鈞增廣鐘鼎篆韻二十五寒載薛韻匣下篆作匣而不

攀古小虛雜著卷六

九

所出應即出此鐘詳其篆文从口从女口即日之省是匣
匣益明匣从讀若後之匚匣从讀若方之匚古文雖不甚匣
別小篆則殊也鼓越鼓从支字書所無當即鐘字支取擊意
猶宗周鐘統叔旅鐘寶林鐘數从支也越薛釋為越一篆作
越一篆作越篆韻作越越素四篆必非越字而傳篆皆
誤惟篆韵上字近之其匣从匚乃籀文匚則斤論知是匣
旁今定為越字越行兒義未協蓋以越為鎗之假借也鎗鐘
聲也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鎗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
聲是也後漢書馬融傳鐘鎗鎗鎗章懷注云鐘鼓之聲也鐘
鎗鎗鎗即此鎗越矣銘皆韵語揚煌陽部喜友謀己之之部
咸豐四年八月二日

周叔氏寶林鐘



右家藏拓本漢陽葉氏平安館所藏器也銘鉅間四行首行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

下存六字上皆摩滅次行十字三行連重文十二字四行十字鼓左五行首行五字上二字殘缺次行五字上二字摩滅殆盡末字殘缺三行連重文五字上一字摩滅四行六字上三字摩滅下三字殘缺末行二字上一字殘缺今釋其文如左

作朕皇考叔氏

此行作器人名全摩滅不知幾字讀以下文當有父字

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

在上數能降余魯多福也

疆佳康右屯魯用廣啓土

朕身嗣于永

所據阮本有身字此本斷缺略存字勢難以推原知是朕身

命口父其

命字上端微見筆畫疎疎康鐘補父上字全不可辨着字據阮釋補

壽萬季子壽字以意補

孫永寶用

阮所據本全而葉本誤脫寶用

于宗于字以阮本補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一

右吳氏陶嘉書屋收藏拓本即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錄器也器今藏錢唐瞿氏銘鉅間四行首行下存五字次行十字三行連重文十三字兩重文皆殘缺不全四行十字第五字斷缺鼓左五行首行五字上一字摩滅次行五字上二字摩滅末字殘缺三行連重文五字上一字摩滅四行連重文六字上二字摩滅末行二字完好今釋如左

作朕皇考叔

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

嚴在上數能降余魯多福也

疆佳康右屯魯用廣啓土

身嗣于元

父其胤

萬年子

元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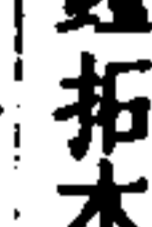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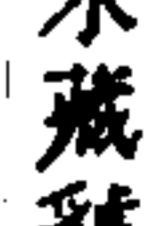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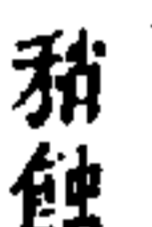





于宗

二銘行字參差非出一器而鉅開首行作朕以上字全厚減
兩器則同鼓左存缺雖小異而亦大同不知何為欲磨去作
器者人名故致此合兩本互勘阮氏誤釋丁鼓誤釋世廣
誤釋寅土誤釋土嗣誤釋餘多福下脫凶字寶用上脫元字
今悉正之復參以阮書祿康鐘斷者可完缺者可補文義略
具除首數字無考以下不可知者一字而已其氏釋為丁蓋

琴古小虞雜著卷六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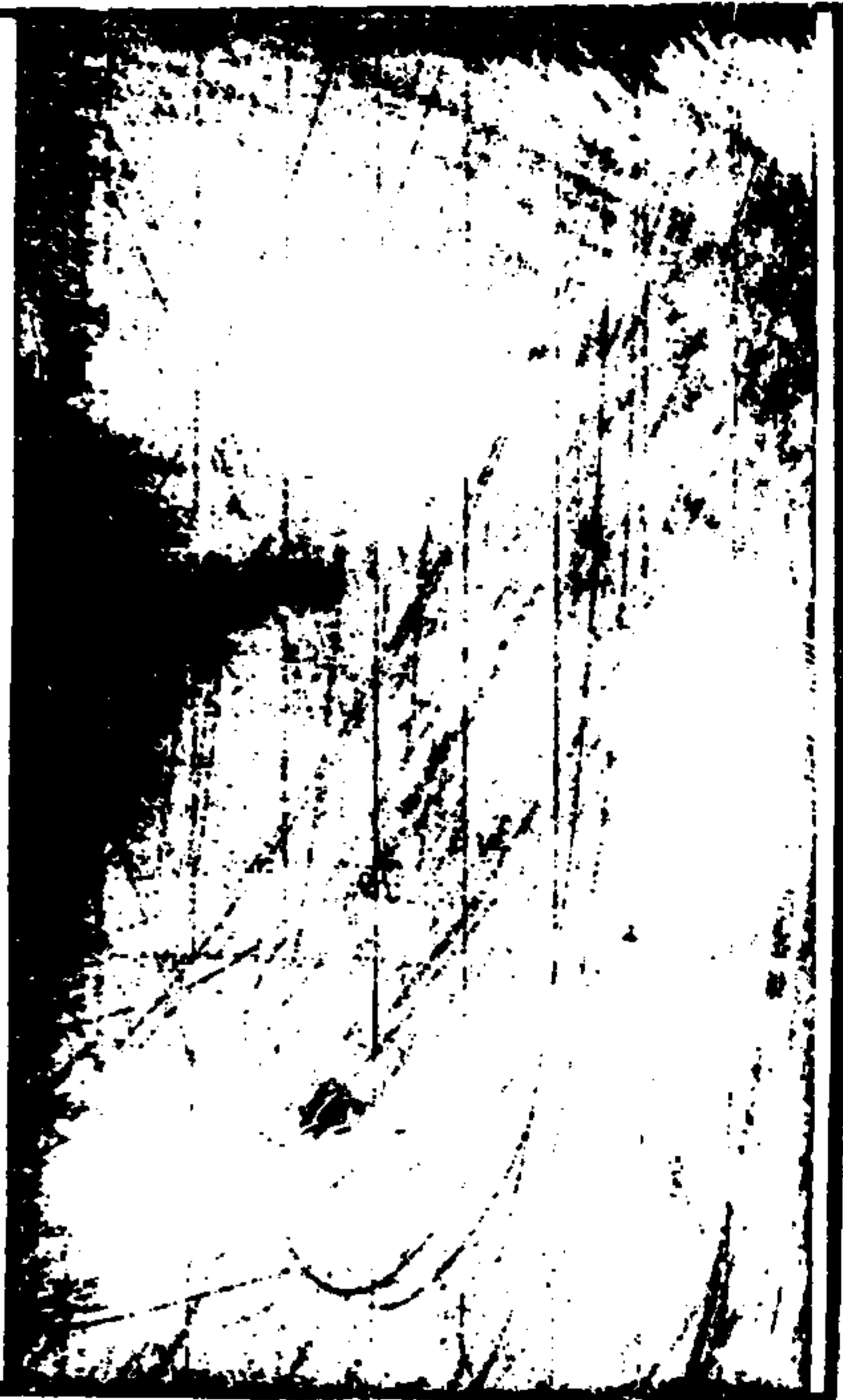
字已半蝕拓本不精遺其上半僅露一形非兩器有異也嚴
在上翼在下見號叔鐘嚴在上又見宗周鐘上下指事字一
載物為上一覆物為下故古文上字上一短下一長下字上
一長下一短所以別也此銘上與鐘韻自是上字兩拓本皆
上長而下短阮琴反之於義當矣而非其實竊意古人作書
本不規規區分筆畫長短兩畫相乘象釐易差後來變作上
丁又變作上下殆非得已薛書盃和鐘不墜上二卽是上下
二字者以為上帝正以兩畫相乘上短下長不辨為下故
也乃彼當作二而作二此當作二而作二古亦有顛倒如是
者讀者以意通之可矣數數熊亦見號叔大林鐘又宗周
鐘作熊數數既三釋皆以數為愷獨孫氏續古文苑數宗

周鐘釋為數案此鐘拓木作張叔未藏號叔鐘拓本作三文互證碩豐旁而非豈旁即
阮琴此鐘作豈字雖不完要是豈非豈阮燕號叔鐘此字雖
稍蝕諱審拓本作亦是從豈從支阮云似從金乃連重
文二畫誤切說互詳號叔鐘跋阮琴啟上字作釋為實
其祿康鐘作亦釋為實此拓本作乃是廣字上東
古文黃字見薛書張仲蓋四聲韻載古老子及石經光字作
東古光黃通用也阮琴本下體作亦是黃六書統有
東即其字也啟下字阮釋為土案當是土田之土用廣啟
土猶詩言日闕國百里左氏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啟土二字正與此合佳康右屯魯

琴古小虞雜著卷六

十三

用廣啟上魯土韻語卽嗣見薛書微樂鼎號敦變作
楊鈞增廣鐘鼎象韻並列入七志是也此鐘拓本作阮
琴祿康鐘作與微樂鼎合阮琴此鐘與號敦合定
為嗣字阮釋為餘蓋自六書統金石韻府據古遺文等書或
餘嗣兩收或嗣分隸阮未及辨正遂沿其誤耳
朕身嗣于元命命字此拓本僅露△形以祿康鐘證之知是
元命廣者大也文義暢足此二鐘廣啟下有土字則土當屬
上為句而朕身則屬下為句矣 咸豐四年又七月廿六日
周號叔大林鐘



統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享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四

屯乍攸旅敢啓帥荆皇考

威義爲御于天子由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乍朕皇

考惠叔大琴餘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豈能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言

右阮大師藏器拓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鈺開四

行鼓左六行

統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口秉元明德口口乃辟享

口亡口旅敢儀帥并皇考

威義口口于天子通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乍

朕皇考惠叔大琴

餘鐘鑄皇考器十二

界上下歸爵降旅多

福旅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

右錢唐瞿世瑛藏器拓本吳氏筠清館金石錄釋文銘鈺開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五

四行鼓左七行吳氏以爲張叔未解元藏誤也二鐘翰皆有

全形拓本瞿氏所藏差小於阮又關其兩以漢應侯尺度之

阮鐘兩欒高一尺八寸五分張不及尺七寸大者字亦差大

小者字亦差小行列又小異吳氏錄瞿器云與積古齋所收

文全同古人制器一涅不止鑄一器豈以爲二鐘同出一涅

乎亦未詳審矣吳氏此鐘釋文出龔定菴手較阮釋多出一

字鐘又不同者十字上儀通器十穆字雖半蝕猶可辨屯字

分明無誤而故關之翰所有拓本拓手未精鈺開四行多爲

墨滯侵染漫難讀鼓左七行字皆明哲今合兩本互勘惟

第廿二字阮釋爲亾通胎龔改釋爲亾按之拓本允合餘則

無一字是者彌分篆爲鐘鑄二字尤爲無理孫氏伯淵

續古文苑錄此鐘銘與阮釋大同惟為御作克御由作迺著
 作箴愷作離為異亦無以逾於阮釋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所
 載釋文則阮釋初稍益不足據吳君小出 請鈔清館書
 手疏云此釋文多謬誤阮釋是也然則此銘當以阮釋為優
 瀚再三尋繹亦尚有數字可商者并記於此與二三同好審
 正焉阮器穆作 下實有重文而蝕其下畫阮漏釋器
 不可辨吳錄有號叔編鐘與此文同惟闕用作朕以下三十
 六字其穆作 重文甚明龔亦漏釋薛氏款識孟和鐘穆
 穆帥秉明德篆作 遲父鐘穆穆不顯龍光博古本作
 攷古古器物銘二本作 足相證明矣阮器自吳摹羅
 器作 瀚所藏拓本適當墨優處不甚分明吳摹羅鐘作

藝古小虛雜著卷六

十六

阮氏款識 叔鐘有 止曆之文阮釋為尋屯
 乍魯亦云乍即祚蓋謂與此鐘尋屯乍攸同意也吳亦錄之
 名井人殘鐘摹作 釋為賚毛用魯以毛為井
 人名瀚案用之為止阮誤摹誤釋 二字則以阮釋為
 長蓋那之 即毓之 上下互易耳然釋為尋字殊未
 確說文才部以尋為得之古文見部重出訓取也尋屯無義
 可說據那鐘當是賚字其字从貝非从見 即弁之變體
 饋餼餽同字辭書有宋公樂之 鼎末君夫人之 鈎
 鼎 皆釋為餽實餽字誤釋亦从奉載攷據作 可
 證惠古文从 見師能敦晉姜鼎又作 是知
 即弁而 即賚矣說文賚飾也廣雅釋詁賚美也王高郵

廣雅疏 謂易序卦詩白駒賁訓飾皆美之義盤庚用宏茲
 賁謂用大此美績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文武之美功也屯
 純通賁純言美且純也易釋文引王肅注賁有文飾黃白也
 詩白駒鄭箋賁黃白色也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賁曰
 白而白黑而黑高誘注賁色不純也是皆以賁為不純易賁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陸績曰震為馬為白李鼎祚曰皤
 亦白素之貌也上九白賁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于賁曰
 白素也雜卦賁无色也虞翻曰賁離日在下五動巽白故无
 色也是又以賁為純白蓋賁本純白外加文飾疑於不純而
 其質則純鄭氏易注云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
 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

藝古小虛雜著卷六

十七

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盡賁之義矣賁言其外純言
 其內荀子堯問篇忠誠盛於內賁於外賁純之義也阮器
 器器剝蝕惟存 形吳摹羅鐘作 阮釋 為攸襲不
 能釋闕之吳錄於編鐘又依阮釋謂攸通悠故右旁从心而
 託之於子苾子苾手疏云苾按乍攸二字亦非鄙說弟廿二
 字明是亾字廿三字从 从心乃愛字也瀚案子苾謂从
 从心是而非即愛字覈其本義當是 詩毛傳 息也息
 止也賁純 堅猶言純不已也阮器作 卩即手乃攸字
 攸同攸集韻八未攸或作攸攸堅古通用詩標有梅傾筐堅
 之玉篇引詩作攸是也編鐘作 乃悉字說文悉古文作
 懸集韻八未懸悉通作堅詩假樂民之攸堅顏魯公書郭氏

家廟碑作民之攸是也據此知阮悉皆堅之借字也威
下字阮釋為孫釋克皆非上體作似犬似虎下體不甚分
明大勢似高之變體疑是獻字編鐘上體吳摹作則確是
高下體作疑庸字移高於上耳獻庸通用獻進也貢也奏
也阮器張器作編鐘同即是石鼓君子樂之說文
適氣行兒讀若攸隸變作適書禹貢洪範攸字史記引皆作
所漢書引皆作適是適攸所三字古通用此銘適乃所之借
字獻御于天子直獻御于天子所也天子所見詩出車吉日
漢書五行志彘倫適敘應劭注云適所也敘傳東取弔于適
吉兮顏注云適亦所也汗簡載華岳碑所作古固有以適
為所者矣阮謂自即說文舛木實坐函函然之函是也而未
見器及編鐘不知為適之省又以函為由謂銘言為御事
于天子之由天子於是錫放休也非矣孫莫釋為適益非矣
阮器器器作與阮書宗周鐘同字阮於宗周
鐘釋為愷愷此鐘亦釋為愷愷云宗周鐘愷字从攴此似从
金可知古文有變通矣今諦審拓本雖稍斷缺仍是与旁阮
所謂似从金者乃是連重文二畫誤切耳孫釋此鐘為離離
釋示鐘為數數案作數是也數不見於字書以六書推之
當是从攴豐聲反擊也此鐘作數數熊宗周鐘作能熊數
數皆以狀鐘聲之宏即以興降福之盛猶詩云鐘鼓喤喤磬
管錡鏘降福積積也故此鐘下云降旅多福宗周鐘下云降
余多福若愷愷則非其聲亦非其義矣孫釋此鐘為離蓋以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八

阮器此字稍刺蝕而誤宗周鐘上文別有雄雄離離此既與
熊熊連文器器與宗周鐘字形又合定為數字無疑又阮書
叔丁寶林鐘亦有數數熊熊之文阮摹數熊皆刺蝕不全亦
釋為愷愷能能瀚藏有別本寶林鐘銘數熊俱完好作
與器器及宗周鐘正同彌足證數數之非愷愷矣
今審定釋文
統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賁
祀亾暨旅敢啟帥刑皇考
威儀獻御于天子所天子
多錫放休旅對天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十九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琴餘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數熊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
薛書統姜教之皇考曰惠仲此統叔鐘之皇考曰惠叔惠仲
惠叔豈兄弟邪



右鐘余舊有全形搨本不識字為墨行者數處咸豐五年冬
在杭方可中贈此兩紙甚清哲矣鐘即在杭瞿氏世瑛清吟
閣其先得之閩中伊墨卿先生者也筠清館金石錄摹此鐘
而釋之以為嘉興張叔未藏蓋誤記張氏自有鐘與此文同

華古小鐘雜著卷六

三十一

而行列小異此鐘鼓右七行張氏鐘則六行積古齋所藏鐘
鼓右亦六行而亦與張異又蘇州顧相舟贈我小鐘搨本則
分此鐘鼓右之文刻之兩統并刻蝕處亦同是作偽者耳至
筠清釋文之誤余舊合阮鐘詳為考辨茲不復贅云七年十
二月既望書於海豐

兩子昇缶鼎

右鼎陳壽加藏 為缶字見楊桓六書統兩子相向手昇
之者缶器也昇之保之也寶之也器以傳世兩子昇之母敢
矢堅意深哉

周明我鼎

右搨本吳子苾方伯贈即其所藏筠清情館金石錄卷四第
錄云此與積古齋明我壺銘云 是一人之器
察薛書周晉姜鼎宜邠我猷我作 此銘作 筆迹小異
實則同字證以壺銘益明白矣說文義重文作 薛書
義从弗王高郵讀書雜志七之一云弗當作 古文我
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此我字既見周晉姜鼎其偏旁又見
墨子書然則此鼎固周器也阮以明壺列之商器未允咸豐
四年三月六日

周扶鼎

華古小鐘雜著卷六

三十二

石楊石卿 藏器得之祥符搨如濟寧子手搨之其器兩耳
三足足中空似兩而全體則鼎銘既云鼎固鼎也濟寧州金
石志著錄題云商父庚高蓋石卿自為跋定為兩又釋其文
云父庚作放鼎為其名庚定為商器實皆不然說文古文扶
作 正與此合象無可疑款足謂兩雖經有明文然此器
實鼎與考古博古二圖所繪兩無一合者况其銘明言鼎鼎
兩同類其別在足而不專在足有時鼎用兩足亦胡不可鼎
原有兩鼎之名王復齋鐘鼎款識有唯叔兩鼎銘云作寶兩
鼎薛書仍名唯叔鼎云言兩鼎謂鼎足中空是矣阮書有伯

正父鼎云鼎甚小款足富是陪鼎未聞以其款足輒名高也至其器瀚目觀已審其質其工其色無一可躋之商者

周中自父鼎

右拓本翁叔均贈標其上曰鼎屬為審釋曩錢有山嘗贈瀚敦銘云中自父作女族敦其用萬年筆畫視此如出一手蓋一家所鑄薛氏鍾鼎彝器款識有王伯鼎一名王伯盞其銘云王伯作寶彝末字篆作薛釋為盞又云考諸周禮雖有掌玉盞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有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之於鼎云此器形制如何瀚未之見叔均標曰鼎知其器固鼎也說文盞黍稷在器以記者大小徐本皆同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二十三

本不作器名解酌會引之作黍稷器所以祀者始解作器名借諸經典周禮甸師春人大宗伯小宗伯外宗禮記禮運詩采蘋豐年凡言盞皆解為菜之借字惟九嬭贊玉盞注云玉盞玉敦受黍稷器與酌會引說文義合然即以為器名亦是黍稷器與鼎異用小象从皿則可古文从鼎恐不其然王休嘯堂集古錄於王伯鼎釋為盞鼎二字瀚案周禮甸師等說齊醴齊盞齊故書齊為盞鄭司農云盞讀皆為齊和之齊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然則齊與鼎連文正齊和之義王釋是也又薛書有趙鼎一名趙盞其銘云作乃文考父辛寶尊彝確是一字或疑即鼎之異文鼎以和味故加於上下體象形上體會意亦通而要非盞字咸豐四年七月十三日

周本鼎

右拓本錢有山贈本古文作六書故引作六蓋其豐且厚非从三口也此銘下三筆皆豐腹即古文之三口與上體連屬義視三口為勝疑此為正體三口其變體也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未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徐鍇曰一記其處也木末朱皆同義其說其當六書故則云唐本說文曰本从木从下末从木以上段氏信之篆作本謬矣不知本末末皆指事字若合木下木上為字則會意矣許君以朱開本末之開苦心曉人段反以為淺人類居傳會甚矣其喜願非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二十三

周太保鼎

右拓本忘所自得舊題云鼎銘其文字與積古齋款識太保彝同彼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剝蝕處小異或非出一器第一字阮釋子案薛書伯姬鼎釋恭阮書寢盤釋共共亦恭也此字右畔與伯姬鼎寢盤同左畔加彳而釋為子定非是然亦非共非恭薛書乙酉父丁彝有字釋連與此特筆畫小異當卽一字伯姬鼎寢盤亦釋字與減皆史名華受書又呼減同鈔也

周父丁方鼎

平安館葉氏拓本非尹蓋官名非疑窮之借字說文窮害也
害通穢也考工記匠人困窮倉城注云穿地曰窮苗子富國
為垣窮倉廩注云窮害也掘地穢殺也又議兵篇則必發夫
掌窮之粟以食之其掌窮者當即窮尹矣窮亦地名春秋左
氏傳有石窮今山東長清縣東南三十里史記衛將軍驃騎
傳有南窮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及漢書窮作窮說文窮大也
史記索隱引張揖窮空也蔡文窮虛大也桂氏未谷說文義
證云木工盤空曰窮或借非字晉書古履皆陰非今露非據

繫古小虛雜符卷六

三十四

此窮非通用或古地有名非者亦得有非尹商彥非尹名
也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彥厂聲彥也也从彥从文
彥也此銘彥下彥作彥蓋象毛之屈曲飾義已見不必三而
後為飾此古文篆文繁簡之異也或疑非彥即彥之異文
上从文下彥皆象其飾而賞通彥貝貝名山海經濁浴之水
其中多文貝文並通非尹因受彥貝三朋之賞而作器以祀
父丁也亦通

明神鼎

右鼎銘字漸磨泐而猶可辨識第三字似銅余於六舟所輯
金文見其拓本有建卿父金石印或即其藏器不稱王而稱
帝與積古齋所錄嘉禮尊甲午簋同明神二字與甲午簋如
出一手其為同時所造無疑阮氏以字近小篆定為戰國秦
初稱帝時作子苾閭部謂是宋人所用祭器尤為卓識若得
其器審定之當判然耳

邾東明鼎

繫古小虛雜符卷六

三十五

右拓本顧湘舟贈不知何器以拓本揣之似是鬲而銘云鼎
鼎之款足者為鬲或亦可通用也邾東之形上畫之俯仰古文或
亦可東木芒也象邾東之形上畫之俯仰古文或
不為鼎互相假借也邾來朋作鼎五字順讀其科壽萬四字逆
讀年無誤用四字又順讀然後成文不知當日何以錯綜如
此又審其筆畫不似以原器拓出何時重晤湘舟面話乃可
得實耳聞蘇州預避寇氛大戶多徙遠鄉湘舟收藏至富當
無不作保全計得果此緣固所願也咸豐四年七月
次年九月游杭過蘇詢舟已歸道山矣

明犀伯魚父鼎

右拓本陳壽卿同年贈銘十七字犀姓伯魚父字也戰國策魏有犀武又有犀首史記犀首附張儀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集解引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索隱亦云官名若虎牙之類姓公孫名衍魏人也趙邠卿孟子注云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秦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高誘注云犀首公孫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二十六

衍也鮑彪注云公孫衍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吳師道云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穆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衛策犀首伐黃鵠彪注云魏官也非公孫衍吳師道云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爲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爲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當爲其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是犀首或以爲官名或以爲姓名或以爲號古無定說趙氏旣以衍爲魏人又云秦王之孫亦不可解廣韻犀又姓秦有

伯魚父或卽犀武之族歟咸豐四年重陽前一日

右器金鑿坡傳得自徽州揭如浙江學使節署審拓數紙次行第三字直銅丁僅存形命君叔均謂是戈頭國名从戈之字惟哉字此當是矣瀚察翁說近是然戈从寸此銘細審有上起之筆似非从寸案六書通餘有二形疑此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二十七

乃幹字古井韓字通作幹幹叔者韓叔也朕卽叔之名爾雅朕我也古上下通用秦漢始專爲天子之稱臣下不敢同而周公禮殿記有高朕前人多疑之隸釋作朕云諸書多有誤以朕爲朕者廣川書跋則云流俗謂爲高勝至宋璋洗視知爲高朕范蜀公當爲人道之甚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爲勝也瀚察董氏日驗石刻自應不誤洪氏則但據拓本審之或尙未諦蓋漢時惟不許臣下稱朕未嘗不許名朕正如敕字之例漢以後分別愈嚴遂無復敢以爲名者此器遠在周世固應無此拘忌也咸豐五年至前二日

周季奴奴鼎

右拓本陳壽卿贈銘三十五字雖小有蝕處皆可辨識中師父作器人中仲通氏也師父字也父甫通男子美稱也通考薛氏款識鼎有伯郵父伯咸父中稱父伯碩父敦有伯回父中莫父中駒父中西父獻有中酉父中信父伯温父益有叔邦父益叔高父壺有中考父阮氏款識鼎有叔師父伯正父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三十八

伯躬父彝有中明父敦有叔泉父中離父中獻父中殷父有叔般父即 簠簋有伯其父叔興父高有叔獲父盤有伯侯父吳氏金石錄鼎有叔碩父伯頤父高有伯愈父敦有叔皮父簠簋有叔山父叔家父伯愈父叔吉父盤有中獻父壺有季良父孟有伯鼻父皆上稱伯中叔季下稱父其中獻父盤銘末云中氏妻知中為氏矣伯其父蓋父下有 字阮釋薦文吳子苾釋摩瀚據孟和鐘銘釋慶未定孰是要是伯其父之名名慶字其當為麒麟名慶字其當為麒麟 既為名知其父為字伯為氏矣薛書又有史頭鼎與伯碩父考妣悉同項篆作 又作 說文未收字彙補頭初音切音折正也不知何據 鄭固碑頭親誨弟隸辨云按即頤字諸碑從

君碑頤志銘首高頤碑君諱頤李謂夫人俾涕交頤頤皆作頤案此乃隸變未可以釋古文 瀚揣其必正之意當與頤近頤頤頤頤兒碩頭大也頤頤義相應疑史頤史伯碩父即一人史其官伯其氏碩父其字頤其名也 春東觀餘論云史伯周直王臣碩父其字也阮云秦史伯見國語說有依據董廣川亦如此說瀚謂非是 又孟與伯中叔季類薛書有孟皇父區薛云孟氏皇父字則此中師父應同例然亦有不可概論者左氏莊二年經有公子慶父慶父名也八年傳則稱仲慶父仲其字矣故三十二年傳又稱其仲其後為仲孫氏古人以王父字為氏也慶諸器中亦當有伯中叔季字而其父名如仲慶父之例者今不可得而詳考矣季嫂姒季姒姓禹後也說文姒好也以女及聲詩曰靜女其姒此以支者古以及字或變以支殺以及古文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三十九

作 又作 皆以支般盤以及其見於古器銘者皆从支是其例說文無姒字古通用似隸續司農劉夫人碑跋云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為姒也而隸釋郭鞠碑云行追太姒是漢世固有姒字古器銘則借始字為之阮氏款識頤鼎壺敦銘皇母龔妣篆皆作 釋皆作姒吳氏金石錄及季良壺銘云作敬姒尊壺篆作 誤釋故始吳子苾改釋敬姒云古台呂字通用是也用音用考考當為孝其篆與下祖考字無別蓋考从老省万聲孝从老省子而古音同部故得通借皇且帝考且祖通皇帝皆大也非皇帝王霸之謂爾雅釋詁第三節郭注引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邢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閭博介地

夏煥蒙贖販皆大也十有餘名其實一也瀚案澤釋通尸子

所稱當本之釋詁大之名共十有七今釋詁則三十有九皆

後人增益周公原文文通天帝后皇辟公與弘廓等字同為一

義後則增益林丞王侯君等字君亦大也後又誤於君下增

也字分為二義彌失其真不知釋詁先釋始上下言之次釋

大縱橫言之屹然兩義並峙篇端如易之首乾坤矣自後人

誤廁君也一義疏家不能訂正乃云此三者天也人也地也

乾坤相對之物而以地在人後者以人居天地之中且尊尚

人君故進之母亦牽強傳會之甚矣乎大抵訓大者不必可

訓君訓君者無不可訓大人見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等

字羣書用之多作君義故毅然於君下增也字隸釋平都相

蔣君碑云於穆林丞實乾所生正用君義蔡邕獨斷皇帝皇

王后帝皆君也亦似祖述爾雅然則此經之謬漢世已然尸

子魯人與商鞅同時其時益猶未謬此鼎又遠在尸子前宜

其用字與周公釋詁原文相應矣皇之訓大羣書多有帝之

訓大經典絕無爾初治爾雅即欲據尸子訂正此謬苦帝字

無切證今乃於此鼎得之金石古文之有神小學如是哉

咸豐四年八月廿一日

尚季鼎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三十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商父己尊

右拓本濟甯李鐵橋東琪先生舊藏冊孫君少沂式曾得之

以贈予一冊共十一器曰父乙尊即薛書父乙鼎阮書庚午

父乙鼎也曰史頊鼎曰南宮中鼎並見薛書南宮鼎薛有三

此其第一器也三銘楮墨極舊皆有浩齋先生手釋浩齋者

鐵橋父也然諸審似石刻較薛阮摹本文字縮小不知誰氏

作曰殷作祖癸放尊彝曰君錫作寶尊彝曰剛卯銘其字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筆力纖弱曰高克尊比薛氏所錄少廿六字行列亦異與剛

卯皆贗作曰商子鼎陽文實即取之薛氏子孫拱日彝制作

粗野乃贗作之尤劣者曰殷甲午盤即阮書殷中宋盤而誤

釋曰宰德氏壺即阮書家氏德壺此父己尊次居第六自君

錫以下皆鐵橋手釋此尊僅釋父己二字不言何器以阮書

校之知是尊阮摹己字完好此則上畫半缺疑非出一器抑

或一器先時為青綠所掩後又剔清未可知也阮所據乃趙

謙士太常摹本咸豐四年八月十八日

李藏十一銘除石刻贗作不錄錄者五種此父己尊及祖癸

彝君錫彝宋盤氏壺也

周蕙季尊

釋鄭未確或釋作贏呂疑能字能與台通加邑蓋卽卽
字后稷所封周器也

亞西尊

子苾釋西此字款識屢見皆不能識自苾翁試得余又
悟 爲尙字

肝尊

華古小虛雜箸卷七

二

右器出壽張移泚甯今入曲阜聖公府文左行五下積五畫
或卽五字或積算以紀月日數未能明也

集軒先生釋積畫作五三謂五月三日也似涉破醕金石契
釋莽布引元李洽測國海鏡記篆有縱橫二體其縱者五作
川其橫者五作豎然則此五畫仍卽五字耳王十祀有五五
日者十五年正月五也論又疑卽卽前彝銘之口一倒一
正小有變化耳再審 又案積古四師彝鼎彝字三見皆作
卽與此 卽相似或是餘字 此出復齋款識

周拍尊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八有拍盤卽此道光廿四年吳子
苾方伯得之揚州拓以見示云今見其器乃尊蓋也上有三
環仰之可以代足甯阮誤釋爲享案說文甯用也从甯从自
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他字書亦以爲庸之古文甯宮者
姬宮名也今改題爲甯宮尊蓋爲得其實平阮釋爲平然其
上復有一筆疑尙未確

華古小虛雜箸卷七

三

周趨尊

右拓本得諸京師拓工據言器藏葉氏平安館銘在腹底蓋而不平者紙即微甚難施手其器則尊也翰檢其所拓此得夫彼乃選存二紙參互對證文字始全摹而釋之就正有道越作器者人名說文越行聲也讀若敷石鼓文其來越趨是也各他器銘亦作格皆假之借字假至也并叔嬰見古器銘或云邢通說文所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者也或云邢通說文所云邢鄭地邢亭者也或云并如字引穆天子傳有并利秦有并伯為證三說皆可通此銘云成并叔案鄭氏詩譜初宜王封弟於宗周畿內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據此當為邢之借字邢為鄭地鄭在成林鄭未封以前其地名成林不名鄭故云成并叔成并叔

云者猶阮得綬寶鐘銘云鄭并叔也乎呼通變見召鼎虎敦阮釋留鼎為夏云廢通續也瀚案夏从反丙聲丙古文作丙見薛書母乙丙兄癸丙尹丙丙重丙常是籀文丙石鼓文黃帛其鱗潘氏音訓引鄭氏云鱗即鱗字卑連反案鄭釋音是而字小誤當云即鱗字說文鱗魚骨也从魚更聲鱗魚名从魚便聲又从扁作鱗是鱗乃得讀卑連切與鱗鮮鱗為韻鱗古杏切不得讀卑連也便从人从更石鼓蓋从便省而又省夏下之反故為鱗鱗即夏之上體而重之與此丙正同故知丙是籀文丙石鼓又有丙申不作丙者石鼓越我越奔互見不拘一體也且祖通哉衣未詳其制阮書允簠銘有阮釋為戎云戎衣韋弁服以此銘證之蓋亦哉字耳阮

釋非也載不見於字書阮書允簠銘有阮釋作載云卽韋之繁文韋市也瀚案此載中从不定非韋字載市連文疑當是韋卽卽字實韋省不古韋字葉末古音同部从不猶从末也从戈者與戈同意戴籀文作戴是其例韋韋戎服詩瞻彼洛矣韋韋有夏以作六師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韋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韋韋之跗注是也惟戎服故从戈韋市卽韋韋禮記玉藻一命緇韋鄭注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韋也儀禮士冠禮韋韋鄭注緇韋一入曰韋一曰茅蒐染前說詩毛氏傳國語賈注許氏說文皆同後說出鄭氏詩箋禮注韋昭注國語始廉取二

說今毛傳原本韋也今誤作說文原本韋也一入茅蒐二字皆被後人竄亂賴段氏儀禮漢讀考吾師王文簡公經義述聞訂正乃可然述聞必謂茅蒐為韋與一入為韋二者各為一義不可強同則又不然瀚案韋一染名與爾雅一染謂之縹同惟縹為一染通名韋从韋則專為染韋之名其所以染之者茅蒐茅蒐艸名卽茹蘆亦名菴菴正字作苦又名菴菴言之曰茅蒐急言之曰菴故鄭云茅蒐菴聲也其實縹與縹古音同縹與縹古音近縹也縹也菴菴也菴也茅蒐也皆一聲之轉也毛賈許專明染韋鄭又申以染韋之物耳曷為其不可同乎說文市篆文作韋韋或體作韋市今經傳通作韋釋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士無市有韋韋市

益卑於赤市而尊於赫韜者也。婁見古器銘薛書皆釋為同借作形阮書從之案非也。同蓋網之省禮記玉藻禱為網中庸衣錦尚綱乃褻之借字說文綱急引也。褻褻也詩曰衣錦褻衣師酉敦銘有。即綱之異文阮釋為羅按之字形甚為非是。惟不識回即綱因不識羅即綱也。黃古通衛見阮釋康鼎禮記玉藻一命緇韜幽衛再命赤韜幽衛鄭注衛佩玉之衛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此市既赫市與緇韜同則衛必黝衛矣。旂變旂也諸器銘或言變或言旂或言變旂各從所便也。說衣也赫市也綱也旂也所錫凡五事也。蔑曆見古器銘薛書於淮父。自歷釋為歷於致敦曆釋為曆阮書於邑尊邑。自尊釋為自。即薛書並依薛釋為歷云古器

舉古小虛雜著卷七

六

銘每言蔑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羸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龜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龜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漸察諸器銘篆皆作。其下體从甘雖筆畫或小異要非从日从止也。說文甘部有曆字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各本如是小徐本亦同而錯云麻音歷。稀疏勻調也。案麻不得音歷亦不得訓稀疏勻調。說文秣稀疏適也。讀若歷是知小徐本作曆今本作曆由後人誤改諸器銘上體皆作。獨以尊作。蓋本从兩禾省筆作兩木耳。曆以甘為聲讀若函則非歷字又致敦銘云王蔑致曆事則蔑曆非羸沒密勿龜勉之比。明矣。書君夷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鄭注蔑小也。王氏後案云鄭以蔑德

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孫氏疏云蔑緩讀為敷說文云敷助也。即妙字。蔑德言妙德也。敷與媿通亦美也。據此蔑有美義。曆訓和致敦銘云王蔑致曆事亦王美致和事也。諸言蔑曆者皆言美和也。此必當時常語後人罕用又經宋賢誤釋遂不可得而通矣。剋疑紫之省說文紫譏也。藏也。即說文紫之古文薛書晉姜鼎盥和鐘齊侯鐘鐘皆有之。薛並釋為壁蓋兼通作隊。今經典多作墜。兩雅釋詁墜落也。釋文本又作隊。禮記禮弓退人若將隊。諸淵釋文隊本作墜。又說文隊从高隊也。小徐本作从高墜也。是墜之義又為墜荀子禮論入

舉古小虛雜著卷七

七

焉而隊。楊注隊古墜字墜也。漢書西域傳畜隊未半顏注隊亦墜也。紫孫子母敢隊。元寶傳孫子識而藏之母敢失隊。亦以為寶也。紫字書傳罕見。廣雅釋詁紫蓋也。釋親紫口也。釋器石鍼謂之紫。一切經音義卷二卷四卷十九引字書紫鳥喙也。廣韻紫與背同口也。鳥喙也。皆背之義。識藏二義。罔可證明。段氏說文注謂廣雅石鍼義與識近。蓋義與識近亦強為牽引耳。惟此銘按之說文二義恰符。然則古言古義古人習用而後世湮沈者多矣。安得盡見三代遺文以發其隱奧乎。咸豐四年中秋。筠清館金石錄周寶父鼎有。與此正同。惟藏从韋為異。吳釋同黃為駟。駟與駟同非。

己由

右漢陽葉氏平安館藏器王後齊款識摺本有父癸鼎父癸

二字在左其右與此器反已下文同薛氏款識釋為子作立

戈形王氏嘯堂集古隸釋為戈穿貝形積古齋款識並以爲

非是據吳侃叔說定爲古文成字吳說甚辨然據此蓋器合

觀字有反正彼鼎銘乃反文也侃叔釋爲成則以正文說之

謂準之象一繩之象○所以權之諦觀此銘文之正者

左立戈而右似舉戈文之反者右立戈而左似舉戈無以定

爲準之象一上粗下銳無以定爲繩之象其上橫闕者正者

左粗右銳反者右粗左銳亦非平衡一木莫測其制云何編

謂成从戊丁聲古文成从午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其意本

不可曉以詳繩釋說成字殊爲新初於古無徵此字祇應闕

疑不必妄說向讀吳說卽不安於心妄擬若移其說以說衡

字或有髣髴以其頗類懸衡之狀也今觀此銘反正二文知

其亦不似也仍歸之闕疑可矣

商函由父己由

右拓本未建鄉銘銘六字蓋函國器也說文邑部邠周太王

國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其重文作函云美陽亭卽函也民

俗以夜市有函山从山从縣然則函以山得名古但作函其

从邑从分者小篆也字又通汎說文水部汎西極之水也从

水八聲爾雅曰西至汎國謂西極今爾雅釋地作西至於邠

國釋文云邠本或作函說文作汎漢書司馬相如傳右西極

文頴引爾雅曰西至於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是

邠函汎古同字以國言則作邠以山言則作函以水言則作

汎此銘八卽汎之省說文函古文作出此作出蓋象小兒腦

未合之形八國名也由人名也咸豐四年四月三日

矢伯隻由

器銘同惟彝字移右行下

右由銘七字蓋器同惟縣陳氏壽卿藏器說文隻鳥一枚也

从又持佳持一佳曰隻二佳曰雙此銘弟三字正手持一佳

形知其爲隻字矣蓋銘首行三字次行四字器銘亦當如此

因作父二字書太放長癸字下遂無餘地乃將彝字右轉廁

上行隻字下若非有蓋銘作證必隻彝連讀萬不可解矣款

識中類此者不少所宜詳也積古齋款識卷五有伯爵彝其

所摹篆文作

跋云此器於乾隆辛亥夏出於臨朐柳山寨土中爵

雞父二字今案其字从雀形从又是爵字也滌案銘與此由

正同惟篆形小異第三字雀形下跋明云从又而摹作

蓋誤舊釋雞父非阮釋爵亦非也阮又以伯爲氏而矢別取

義今以此自互證亦不然特以出土處為古駢邑傳之耳
葬否亦未定恐即因銘中葬字名之
別見日王卣

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所得揚州古器五種之一也蘇州顧湘舟又嘗贈余全形拓本文字與此如出一范而無此秀美豈別一器耶抑同器而拓手有異趣耶子苾云日工卣又云首末兩字不可識余案卣卣既字从之象人舉手从手既聲乃擬字此又省其自集韻既抚同字注云博雅取也一曰拭也或作抚正其字矣筠清館金石錄卷三有周叔冀敦釋其銘云叔寔作寶尊彝舉子苾手校寔為宿

卷百八 雜著卷七

十

呈為日壬二字素古器銘有日乙日庚日辛並廟王之稱日王蓋與同例此銘似日工而亦當作日壬云兄日壬者弟為兄作器也疑與彼日王同為一家彼末字作諸家書皆載舉古文作此銘末字作當即其變體
周宰德氏壺

右拓本亦李鐵橋藏孫少沂贈阮書載此銘云據舊拓本摹入宰摹作釋為家云家者卿大夫也或曰家其氏也今詳此拓篆作與薛書聘錄伯姬鼎阮書寰盤吳彝須敦吳書望敦諸宰字合定為宰字卣阮釋為卣云卣猶版也

孟鼎之例瀚案卣卣之隸變爾雅釋器彝卣彝器也左傳廿八年傳注引李巡云卣卣之卣也釋文卣本或作攸周禮卣人廟用脩鄭司農云脩器名後鄭云脩讀曰卣卣中卣是卣亦作攸作脩說文卣卣木實垂卣卣然象形讀若調攸脩調古音同卣卣皆盛酒之器儀禮聘禮八壺注壺卣等也周禮學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壺卣氏漢壺乃而豈形似卣故云卣卣咸豐四年八月十八日
周仲伯壺

卷百八 雜著卷七

十一

右一器一蓋蓋藏陳壽卿器吳子苾開部曩得之汴中後贈吳縣嚴迪甫方伯行列小異文字同銘云乘姬之姓乘國名也疑卣卣之假借說文乘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擊不過乘栗今經典乘栗皆作榛栗是乘卣今榛字也說文楷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楷徐楚金曰案說文無榛字此卣卣字也而鼎臣本說文則有榛字云木也从木秦聲一曰叢也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亦引說文榛叢木也此蓋唐以後添傳別本唐世說文字林並習合併消亂實多詩鳴鳩釋文云榛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禮記曲禮釋文云榛字林云木叢也古本

又作素云似梓實如小栗也據此榛字實出字林而古本作

素其作素者訓似梓實如小栗即因說文其作榛者訓木叢

生則字林所增元應引說文榛叢木實即字林今說文訓叢

也叢即叢字之誤乃後人以字林入也大徐不能別擇小

徐所守猶是古本據楷下引書竹簡如楷今書無之疑為禹

貢篠籥簡籥等處傳文古人引傳亦云書此或真孔氏古文

書傳之僅存者矣篠籥籥皆竹簡楷類與篠籥並矢材

故云竹簡如楷說文楷字原次當在楷上今本閱以椽椽槐

三字恐非其舊參考互稽小徐為優是榛即古楷字也劉熙

釋名進也其地在北有事於中國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

以為名其水迅進也案劉前說不可據後說以水為名鄭道

元水經注亦云然當是也至晉之義取迅進恐亦望文生義

耳竊疑素以禾楚以叢木或晉本作楷晉地多山楷楷叢生

故以為名後乃省而為晉楷榛音義悉同可以楷即可以

素矣凡測如是然或姬姓古別有此國亦未可知博考古書

或更有徵焉

子爵

右漢陽葉氏藏器案閩人呼父曰郎罷呼子曰田田音楚唐

顧況有田詩其字蓋起於方言俗語後世為之非古所有也

此爵銘當即子字反書周其外者乃四圍邊闌如亞形之類

耳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十二

商父己爵

拓本有舟豕形父己爵歸安姚氏藏而無形者檢對本

即此細審實亦不似豕形可云禽形

祖甲爵

右漢陽葉氏藏器積古齋款識卷一有重屋父下爵其所謂

重屋者與此銘上字正同據考工記般人重屋之制四阿重

屋謂此正重檐覆簷之象形然此銘上下二字自稱不似重

屋疑即且之初體且即祖其下固當有足又通祖齊侯鐘

有字釋為祖即從此字變出下為甲字見篆書此銘乃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十三

祖甲二字也

豕形立戈爵

室形廣也豕形牲也立戈形銘武功也或云立戈止戈也飲

不及亂戒與戎也咸豐四年春寒食

周穆公解

薛氏款識卷二有商鷹父癸彝云銘前一宇正作鷹之狀象

形象也乃作器者之名氏耳此銘字非象形而隱寓象形意

灑乃籍文既从佳又从鳥太繁複矣此从佳而長其尾其頭

似反顧極肖雁情狀於此見古文之妙又薛書卷十二有雁侯敦引博古云按周室武王弟四子曰雁侯其後乃有雁姓又鈔清館金石錄卷四有周應公鼎二器雁侯雁公蓋一家物是周器非商器也 咸豐四年三月四日

商戚解

戚未詳吳云未即泰 省察戚泰今聲似近古則甚遠戚字斷不行从交得聲也

商解

漢陽葉氏平安館秀水錢氏有山俱藏有子孫父乙角與此

華古小虛雜著卷七

十四

銘文字結體悉同疑同時造此銘在器底外面

商子孫父乙角

右拓本錄有山斷舊釋子孫父乙今據拓本子孫二字

氏平安館所藏子孫角同父乙二字則不可全見惟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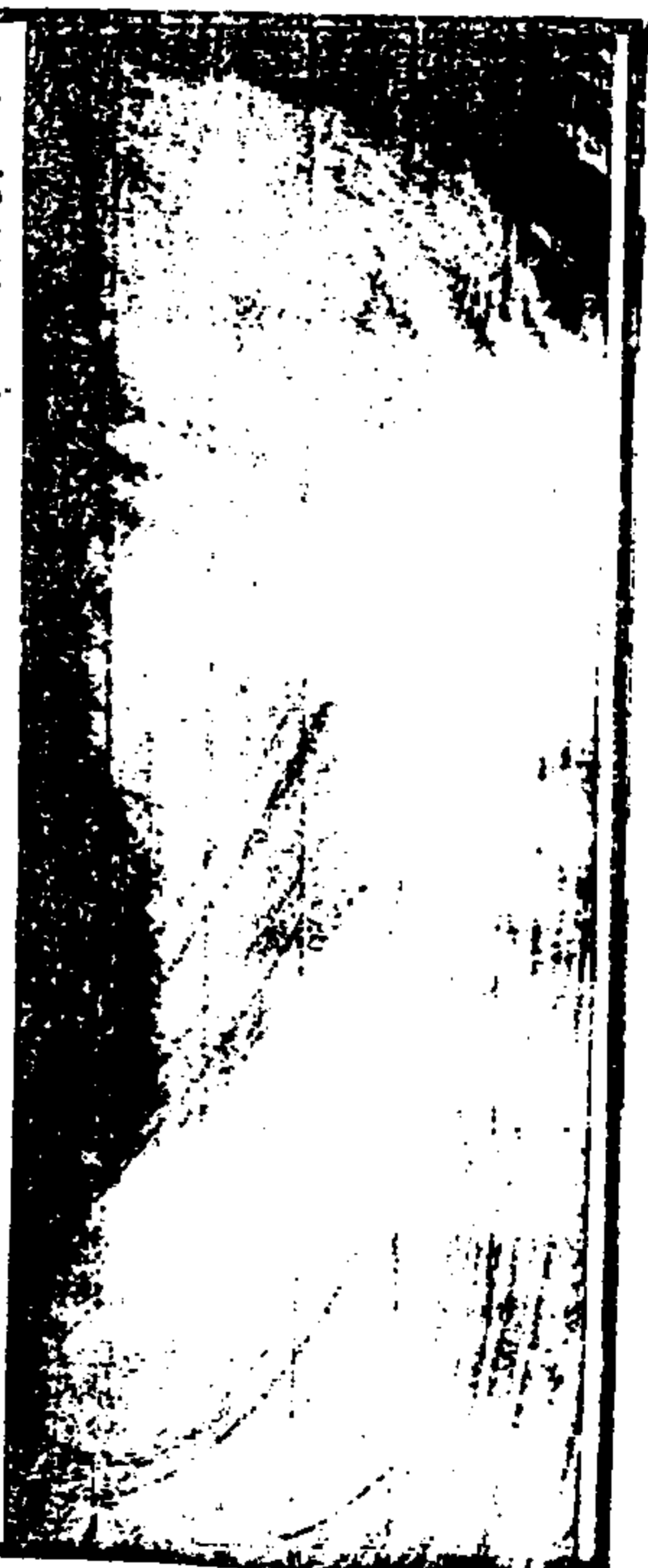
露鋒鋒耳石山於道光十六年得此器於濟甯廿年馮集軒

雲如集濟甯志見其器遂錄入廿三年纂濟甯金石志

又錄入云石山於濟甯攜至任城以解其濫入濟甯志之

失實非也濟甯志中載余跋據有山拓本 咸豐四年三月廿六日

辛虞角



右阮太師藏器攷詳續古齋款識卷二又見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卷一詳釋門夕為閒又釋 為樹云从虎雖之形釋 為又阮世不從阮所云舊釋者即謂錢氏也

然阮以梳為梳省又引王氏款識伯據攷釋據亦未是瀚察

梳乃虞字玉篇虞古文虞即从木从虎而虎下體誤支也从

華古小虛雜著卷七

十五

無集韻虞亦作梳即从木从虎而虎誤為虛也 虞 李氏撫

古遺文既以梳為據又以為錄云形似夾鐘削木為之義本

廣韻引坤倉而不知錄即虞之重文林氏萃篆知錄即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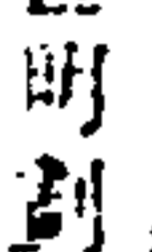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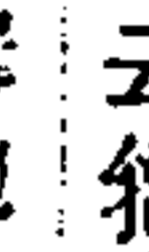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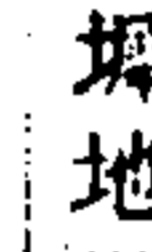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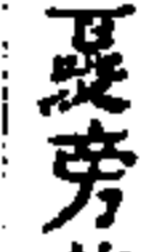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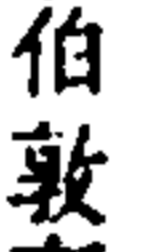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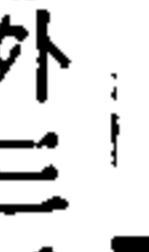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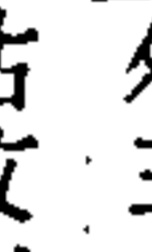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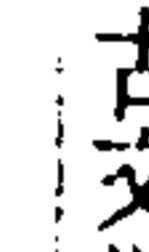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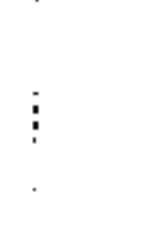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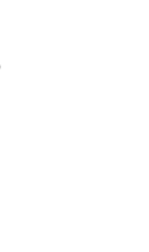

仍兼以梳為據則沿宋人釋伯據攷之誤也蓋其所云伯據

者亦伯虞也又釋手形亦非當是今右字十六月乃在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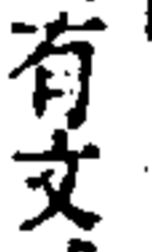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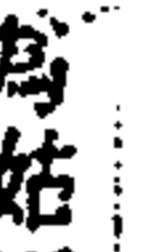


猶書言在十有二月揭本甚明舊皆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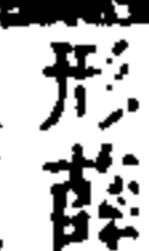
周魯侯角


右拓本錄有山斷續古齋款識卷七著錄釋云魯侯作魯 庚用尊盤盟跋云魯侯簋銘十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看

說文籀文作晉卽奇字晉庚更也魯侯既爲晉侯作壘更爲
 尊壘以供盟祀也瀚案跋釋皆未確第四字篆作  蓋陳
 摹原本缺泐如此遂誤釋作晉此拓本作  甚明刻完好
 非晉非晉非晉決矣  釋爲筮絕不相類今案  乃古
 婚字說文作  云籀文車部  云屢古昏字薛書婚屢
 見皆摹失眞卽說文所載亦難免傳寫之誤其所云籀文古
 文下體作  與屢下體同殊無理解巾部屢訓屨地以巾
 擱之又讀水溫羅唐韵乃昆切明是昏音而譌作屢旁若屢
 旁當讀乃高切矣惟下體誤屢故與屢混今見糸伯敦有昏
 于周邦婚作  上體與此  恰合則此爲婚字無疑惟
 婚故用盟耳彝字古文變體最多說文云彝从糸系基也廿
 持米器中實也互聲王楚則云彝以虎雖爲文  象虎首
 象雖尾系言其文采米言其實廿則持之參二家之說 
 或卽彝之變體  米也  系也一貫  中  列  外三足在
 下亦象器形  與互聲近同部小篆以互爲聲古文以自
 爲聲也自鼻也亦有首意焉 咸豐四年初伏

右蓋銘器同此蓋婦爲姑作器門氏也彝名也 積古區有門
 氏於史始見彝節義傳然古有東門氏西門氏以無名人故

罕見耳字彙補有彝字與彝同不知所出此蓋晉卽彝釋說
 文二豕也函從此發彝聲閩發聲訓閩紛彝蓋紛之假借次
 行弟二字義當是母誦審拓本實是女字左畔加申巳二形
 其爲一字二字三字不可定若爲一字則姑字也又與四聲
 前咸下引道德經  字意近疑  或  之變體咸亦
 姑也但古有文母未聞有文咸文姑仍闕疑可也
 徐錫莊先生亦釋  爲姑而釋門彝爲閩
 周手執矢觚 

薛氏款識卷十六諸放馬銘未有  形薛釋爲敷又疑之
 云敷自唐朝方用此周器也而謂之敷不可得而攷矣案說
 文敷从支並無从力之字此銘詞已畢作執矢形薛氏誤釋
 作敷又何疑焉其所摹篆文恐亦少誤當以此觚爲是首銳
 者鋪也足岐者括也身直以長者幹也括之上豐其旁者明
 也又手也向矢執也 咸豐四年三月五日

右銅銘二字漢陽葉氏燕器上作龍形與薛氏款識卷五龍
 觚相似下陽字與卷六許子鐘  曾侯鐘 
 相似薛釋龍觚云龍善養人者也所養在下而能蟠
 則能弱變化不測不可制蓄則能強然一至於亢則貽於有
 悔之地觚飲器也飲所以養陽過則有亢之悔矣此銘上龍

而下陽蓋與同意錫雖非飲器要亦飲食所需古人節儉食
無在不形其戒慎豈獨飲酒乎文字奇古的為商器若以傳
會戰國魏之龍陽則大謬矣 咸豐四年三月晦日

吳云是銅說文錫小盆也廣雅謂之鈔說文鈔澀器也字
林錐似鈔無緣說文錐錐斗也埤倉錐澀器有柄斗似鈔無
緣然則鈔錐錐同器錐無緣鈔錐有緣耳余未親見此器若
有緣即當是錫侯訪

右器銘六字篆文秀美蓋周器也道光廿四年吳子苾廉訪
於揚州得古器五種此其一也前二年王子梅寄我拓本與
此銘同而異器篆文較橫古均黏於後以便對觀 咸豐四年

右拓本亦李鐵橋藏孫少沂以贈子案阮書有君錫鼎銘云
君錫用作寶其子孫永寶用鼎澹謂鼎字本當在作寶下書
有誤脫遂繫於末制作殊艸艸此銘君錫當即一人文字亦
未能工且錫字屢見古器銘皆作 至漢世款識始有作錫

者以此既之殆非先秦古物阮謂君錫錫命也證以此銘乃
作器人名耳此類疑後世所為而非賈作重其為鄉先輩舊

藏拓本錄而存之兼可與阮書互證焉 咸豐四年八月
周集啓彝

右拓本高伯平贈郭止亭藏器筠清館金石錄卷五箸錄積
古齋款識卷一有啓父癸貞上無爵集木形下多用旅車三
字餘悉同蓋一人所作器阮釋云啓人名說文啓災也从人

从各各者相遠也此作 所異者从人从舛从口舛者
相背相遠之意愈顯此古文之僅存者案阮說啓義甚精
確惟人不應以符名當是舉之借字泉陶古作啓錄阮以貞
人前器吳以彝入則器今從吳 咸豐四年三月

商祖祭彝 十九
右拓本亦李鐵橋藏孫少沂贈文字不甚清哲第一字疑鄧
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急就篇顏注鄧古國名本曼姓
也然亦未能定彝下有兩冊吳山夫金石存定為商器云首
一字不可識家珊林為山陽李氏間妙香室校刻吳書附察
語云 疑即都字左倍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都杜注都本

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薛氏款識有都
子斯靈瀚案珊林似未見拓本因吳書以楷變篆作都與都
近遂疑為都字耳今審篆體決非都字瀚初得此拓本嘗疑

郁又疑鄧都無一是惟鄧字差近姑存待質咸豐四年九月
乘姬彝

右高苑張黃船詞藏器吳子苾閏部云與乘姬壺是一人之
器是也繼下省人字豈借彝上之人為之歟抑或以為為人
其下自為彝字歟未敢強定乘省為乘後世隸體俗作乘所
從出矣
父戌彝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二十

右拓本吳子苾方伯署廣西臬篆時寄贈云末一字不可識
余則從弟一字便不識末字疑奠字或借為奠曰奠曰奠皆
通奠王也法也奠置也獻也薦也非時而祭曰奠
吳彝

族徐籀莊從阮釋發即鞞東即繼而徐釋釘是止疑即支口
積古據拓本模糊誤釋篆鞞鞞弓形疑發字
即鞞 四匹合文

攀古小廬雜著卷七 二十一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周中作父毀

右嘉興張未未藏器積古齋款識卷六著錄第二字釋為隹云象形瀚案佳為鳥短尾者之總名又為鴉後人專以佳為鳥短尾義乃別制隹字以為鴉鴉既從佳又從鳥重疊無義而相沿已久故說文收之爾雅釋鳥佳其鴉鴉釋文云佳如字旁或加鳥非也然則佳其之佳即鳥短尾之佳此其明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證矣至於此銘並非佳字諦審其文乃是从佳从人蓋佳字也說文惟佳醜面古人名字取義醜面者多有之阮既誤釋隹以為象形故誤摹人與佳相連佳不幾變短尾而為尾矣乎薛氏款識兄癸酉佳佳 己酉戌命彝佳佳 又作 亦似曳長其尾然其中有尾有足非盡尾形且其筆勢作 順接 下此則佳佳 筆畫已具別出 形在 下偏右不相連屬其自為人字偏旁無疑惟說文左人右佳此銘左佳右人則篆文古文之異耳

周兄毀

右拓本翁叔均贈銘九字積古齋款識卷六著錄跋云右兄光毀銘十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兄光二字合文猶庚子西夏之例稱兄者兄為弟作器也瀚案孰似即一字非合文蓋人名古兄况同音故白虎通云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又與荒同音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說文兄从儿从口集韻云從人口以制下此會意字加光則為諧聲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兄下引分靈鐘作 元子鐘作

劉範東古篆分韻李登樞古遺文並有其字筠清館金石錄史秦彝有 叔家父簠有 皆釋為兄生二字吳方伯子必云兄旁从坐非生蓋印兄之異文坐聲也瀚案吳說得之坐艸木安生也讀若皇兄旁加坐與兄旁加光同意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古兄亦讀皇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从坐从光其聲一也楊鉤篆韻 在庚韻其第七卷別有合字一門有西夏而無兄坐則知其不同例此既字亦猶是矣叔家父簠銘云叔家父作中姬匡用盛稻梁用速先嗣諸雅用新爵詩無疆德不忘孫子之難魁字與匡梁疆忘難韻其云用速先嗣諸雅又與詩伐木以速諸父以速諸舅文義同其為兄字確然無疑史秦彝銘云史秦 作 寶彝史其官案不可識楚古文有作 其姓 則其名與此既或一人或非一人不可知古人多有以兄為名字者史游急就篇有昭小兄漢書尹翁歸翟牧皆字子兄漢書注兄讀曰況急就兄與湯尤楊章張王皇倉唐等字為韻正諧坐聲光聲終篆分韻

載漢印有公孫兄徐兄蘇長兄長兄今所見漢印有許兄

六舟僧所藏瑤皆名字也

既殷

第一字阮吳皆釋司桂末谷先生釋壽未知孰是徐箱莊謂

古嗣字讀如辭說之辭翰疑是既字即既字也說文既嘆也

引詩既其嘆矣既似不可為人名然古人字多假借凡从既

聲之字無不可借不必定是从口字也子慈關部以所慈虞

司寇壹證之亦云當是既

何夙明云是偽刻今案蓋銘古厚斷非偽刻器銘則不無可

疑疑先得蓋而配以無字之器又摹刻其文也積古所錄核

與器合或趙太常摹時尙未有器銘耳

周吳豕父既蓋

右既銘重文廿一字乃吳豕父為其祖考庚孟作器

加多者說文豕修豕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互下象毛足讀

若弟唐酌羊至切籀文作

古文作

即此銘之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三

而少變小篆上从互頭下从

豕字豕亦象毛足第尋常之毛修豕意仍不顯豕別體作

肆爾雅釋獸肆修豕郭注云豕毛長此銘加多正所以象其

豕毛長之形猶馬小篆作

象馬頭髦尾四足而古文作

籀文作

說文云籀文馬與鬃同有髦馬有髦加多

與豕修豕加多其例正同

今說文馬字古文籀文相混桂氏

籀文有髦謂加多是古文無多矣說籀文馬云馬加多為籀

當云籀文馬與鬃同有髦其說甚確今從之

文知豕加多亦籀文說文所載籀文作

亦象其修豕

之形此去

而加多籀文之別體耳

周遣小子既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四

右拓本錢有山贈文後山藏器積古齋識卷六第錄云小

子父在之稱其以與也王姬蓋招男之配遣氏招國經

傳無徵案遣氏有鼎銘曰遣叔作放鼎用又有段銘曰邾遣

作寶段云云然則遣氏者邾國之族邾即詩今濟甯州地詳

見金石索及濟甯州金石志

釋為招蓋據薛書父丁爵

戍命彝

晉姜鼎

為之然皆不相似筠清館父

其上皆

承貝十言之蓋其之量數與朋義近而不可識視此銘招字

僅多下足應即同字而未必是招也

周曲中設

右拓本顧湘舟贈筠清館金石錄卷三著錄嘉興張以銘藏器警吳釋為簪字書所無說文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鼎彝世出不窮許君安得盡見之哉幽蓋勤之假借阮釋康鼎幽黃引玉藻幽術鄭注幽讀助為證是也

諦審下 又作 皆似斤恐即旂又加言耳旂古讀如斤斤加言乃訃字仍是旂音

周杞白每設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五

右設二器器具銘各十七字四銘字畫反正錯出其文則同道光中出新泰品類甚多未久頗散失咸豐四年袁竹侯撰滑司訓拓此寄示屬為攷釋謹案李即杞古文上形下聲小篆左形右聲也 即邾象窰形也近見邾太宰篚銘二作 作 筠清館金石錄錄其一謂邾之本字為窰猶漢世以胸忍蜻蛉名縣北魏以蜻蛉名塞也或釋為周者非又有雉豆寶蓋也而誤釋為豆銘與此略同蓋一時所造疑即同出而散失之一器也彼釋為止為惠父又以雉為邾若名

云杞作器以邾邾國非祭器皆非是薛氏秋識齊侯鈞鐘祭敏凡三見敏皆作 近出不嬰設亦有華敏字敏借諱為之篆作 夏氏古文四聲韻每下引王庶子碑作 則此 是豈非惠明矣亡不可識說文亡變也似到入而殄古文作 又與第一器器銘第二器蓋銘之作 者相似究亦不辨 孰為反正也惟每亡每殄均無義意或每通敏亡通化敏化猶中庸言敏政敏樹敏是皆凡測無據姑闕疑為是要與父字無涉杞國之君自桓公而下史記世家皆有名可稽桓公名姑容孝公名約文公名益姑平公名鬱春秋左氏作郁釐公羊作鬱釐譙周作鬱來悼公名成春秋公羊作成隱公名乞釐公名遂春秋作僖公名過潞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六

公名維哀公名闕路出公名欽或作遠簡公名春為楚所滅無名敏化者或指出桓公前厥桓公兄成公父惠公史記作德公又脫或公一世司馬貞索隱據世本譙周及春秋傳正之惠公父共公公父靖公靖公父武公武公廿九年入春秋或作十一年即回父謀娶公謀娶公父題公題公父西樓公西樓公父東樓公實始封杞此每亡未知是何公名杞本公爵入春秋皆書侯莊二十七年又改書伯考杞成公在位十八年卒於僖二十三年當立於僖六年惠公亦在位十八年當立於莊二十二年共公在位八年當立於莊十四年靖公在位二十三年當立於桓九年春秋桓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于盟于曲池當杞靖公之四年經猶書侯然則此銘稱

其在靖公以下乎姪偏旁作 似是古文奉字然字音無
从女从奉之字釋為姪字當是也說文姪譌也與言部譌義
同不見从女意故金壇段氏說文注輒欲移附言部集韻五
支五實姪五見惟竹惠切與譌合為一字同說文義其是為
切樹偽切馳偽切女惠切皆訓女字从女之意乃顯此云邾
姪殆邾女適杞字姪故杞為作器若云姪邾君名杞作器遺
邾則其器當在邾胡為閻二千五六百年出新泰境乎新泰
非邾地所及也杞初遷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於漢為陳留
雍丘班志雍丘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春秋隱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注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
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
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前備
攷定緣陵漢北海營陵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瀆
于漢置縣亦北海郡今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故杞城是獨初
遷都城無攷史記索隱但云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舉莒取
牟婁為證謂牟婁者東邑也而不詳其所在杜氏牟婁注云
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案晉諸縣在今諸城縣西南三
十里婁鄉當在諸西杜注云諸東北蓋誤牟婁即無婁宣十五
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魯齊相會各越本
境遠抵諸東北似不合情事且杜注云無婁杞邑特溯其初
言之其實莒取而後未歸杞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可證若牟婁在諸東北則去莒尚遠去魯更遠而與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七

諸西之防茲越莒以獻魯魯越莒而受之亦似不合情事續
漢書郡國志諸屬琅邪不言有婁鄉而北海國平昌有婁鄉
劉昭注諸下引杜城諸注云諸縣在城陽郡又引取牟婁注
云郡東北有婁鄉改諸東北為郡東北劉益已覺其誤婁鄉
下引昭五年牟婁為證平昌在今安邱縣南六十里其不在
諸東北審矣水經注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又東北涓
水注之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涓水發於其陰
北逕婁鄉城東下亦引昭五年牟婁為證馬耳山在今諸城
縣西南六十里則當在晉諸縣西南三十里涓水出山北北
逕婁鄉城東是婁鄉在涓水西即在諸縣西與防茲為近故
魯齊於此會而莒臣以奔魯準以班志徙魯東北一語牟婁
蓋杞之東境而杞都亦約略可尋矣新泰晉泰始中羊祜奏
改此名於漢為東平陽於春秋為魯平陽邑宣八年城平陽
注云泰山有平陽縣晉志泰山郡無平陽惟新泰下注
云故曰平陽杜益據漢志為言耳春秋
大事表攷平陽在今新泰縣西北四里新泰全境係何國地
初無明文今杞國葬器併出其間知班所云徙魯東北者即
新泰地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弗盡歸也蓋魯自莊二十九年城諸文十二年城諸諸而
東逼近杞南桓二年入杞僖二十七年入杞屢與杞有兵革
之事故多侵地新泰一帶杞之故都播遷而後獲長莫及蓋
為魯有詩所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蓋謂此也龜山正在今
新泰縣西南四十里踰山而南為泗水縣界今使魯歸侵地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八

新都附近不得不歸至其故都屬魯已久必使盡歸勢有難行且即歸而祀亦不能守也叔侯曰祀夏餘也而即東夷何必齊魯以肥杞殆有不能正言者耳至昭七年晉復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注云成孟氏邑本杞田是又迫於晉命并其故都侵地亦略歸之究之復為魯有不出叔侯所料也成爲魯北境見定十二年傳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注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注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方輿紀要春秋大事表並云在今靈陽縣東北九十里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云鉅平在今泰安縣西南成字書作廊列子天瑞篇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廊之野注云廊魯邑名鉅平在泰安西南鄰在鉅平東南故孔子游太山必經廊野史記

舉古小廣雜著卷八

九

田敬仲世家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廊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廊城在泗水縣西北五十里案括地志泗水即今泗水泗水西北靈陽東北泰安西南三說異而實同泗水西北五十里爲成其東北五十里爲龜山據方輿紀要襄成與龜山東字記作七十里西相望皆祀舊壤也據此規度杞國成其西境牟也其東境北鄰岱嶽南望龜陰間於齊魯莒三國南北狹而東西長截長補短遠踰百里成本杞田何時入魯經傳無徵是必在春秋前入春秋四年牟嬰爲莒所奪東西喪地國勢日蹙乘州之亡東遷于叔侯所云即東夷也顧猶有可疑者杞稱伯見莊二十七年遷于在桓六年此銘稱伯其不在故都可知豈未遷之先已嘗降爲伯乎蓋晉綜覈經傳杞遷之半杜

特因川凶懸揣如是故曰推尋曰似實無明徵杞稱侯止於桓十二年稱伯始於莊二十七年其侯降爲伯實在何年亦無可攷不特此也緣陵之遷亦爲疑案僖十四年城緣陵傳云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杜注云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是城緣陵本爲遷杞其事不終杞未果遷故襄二十九年城杞昭元年祁午述其事直曰城瀆于明杞即瀆于非既城復遷也杜於隱四年注輒云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昭元年注亦云襄二十九年城杞之瀆于杞遷都顯與傳異且自與僖十四年注異不解何故大抵州亡以後杞遷瀆于而不必即桓六年緣陵之遷左云避淮夷公羊云避

舉古小廣雜著卷八

十

徐宮或曾避旋復亦未可定而襄二十九年並無復遷瀆于事究攷古事書缺有闕固難一一脗合而杞初遷國都在今新蔡按班志之遺文證彝器所自出或不甚謬耳成禮夏六月初伏

晉姬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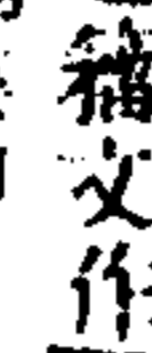

右陳壽卿藏器格伯器嬰見皆受地銘器之所爲其文大同此則格伯爲晉姬作器格蓋古國名其爵伯故王命加地而與晉爲媾今則不可攷矣

周太僕原父毀

以毀乃簋之異文非敦也此說余聞諸嚴鏡橋可均
蘇公子癸父甲毀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十二

說文筮之籀文作古文四聲韵引裴光遠集綴作
此銘漢印
字比裴但少一小直舊釋為公恐未確

周邦道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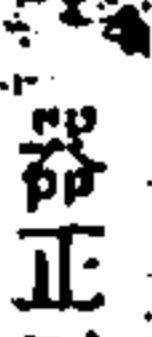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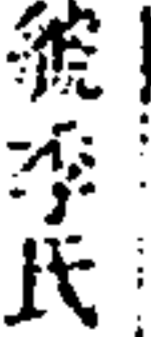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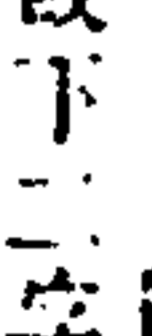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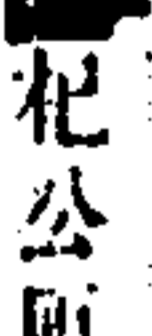

有鼎道毀本錢有山鼎祝子度
藏器蓋器銘同各廿四
字蓋四行器五行其異也金石索載此器云長白氣滿脚良
觀察充沂時得之曲阜器有三足底蓋同銘未審與祝氏所
藏同器否把古錄作多劍
峯藏當得其實

周陳逆毀

右毀銘廿六字蔡氏不安館藏器積古齋款識有陳逆簋與
此器字畫相似謂百略同蓋一時所造逆字視彼器稍多一
二筆體更茂密要是一字無疑彼器云佳王正月初吉丁亥
此則云冰月丁亥日同而月異名者王正月是建子之月正
陰冰公堅之時故曰冰月冰即凝之正字而公之借字公水
左右易位乃古文口口之異正月所以尊王冰月所以紀時

攀古小廬雜著卷八

十二

晏子春秋豈公為履黃金之基飾以銀連以珠良王之鉤其
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稱冰月與器正同蓋齊語也古月
名之異自爾雅釋天外古文書有一月毛詩有蠶月正月春
秋左氏傳有良月小戴禮呂氏春秋有暢月史記有端月漢
碑有霜月韓勣退
碑紙月黃州從事
郭君碑纂要有除月亦作餘月古
人隨事變文不拘一稱此冰月亦猶是也陳下以土見汗簡
四聲韵氏字以文義定之楊鉤增廣鐘鼎篆韵有此疑
卽其變體矣祖下有今所傳虎毀銘祖作鏡季氏毀
組下亦有是且旁之字古有此體毀下二字上皆少損諱
審蓋以頁二字貫事也卽眉字齊侯鐘眉作孟姜
匪作祀公匪作此同其下體省其上體實卽須字

以音通用耳蓋銘與此同而小泐阮釋為泐讀為衍通作延皆非也咸豐四年七月十八日毒熱

商獻殷

右段銘二十九字魯下从土與他器齊陳从土同意商獻蓋商氏而獻名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商瞿魯人魯固有商氏矣尚書序商奄卽魯淹中墨子耕柱篇作商蓋是魯有地名商商或以地爲氏歐獻卽虞从又猶祖作組作耳非必訓

擊古小禮雜著卷八

十三

卑讀側加切之獻也

周豐伯車父殷

右段銘二十七字濟甯運河同知孫公翰卿藏帶瀚在漁山書院借拓濟甯州金石志著錄豐字上體已泐以筆勢定爲豐字志載楊石舫跋據射禮注古豐國之君云云謂豐爲國伯爵車父字瀚案周有豐邑鄭有豐氏此豐爲國爲邑爲氏無由確定豐爲伯爵他書亦無徵古器銘上稱伯仲叔季下

稱某父者多矣說詳季姁鼎銘跋此伯蓋亦伯仲叔季之伯而非爵也豐伯車父與魯伯愈父魯伯惠父召中考父廟中奠父鬲叔與父鄭叔獲父造叔吉父鐫叔皮父受季良父書法正同第十九字鐘志釋常誦審篆文乃是尙字尙上也見一切經音義廿五引蒼頡訓詁及廣雅釋詁一經史子注多有之尙崇也見漢書楊王孫傳注尙奉也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張耳陳餘傳注薛書召仲考父壺銘云子子孫孫永寶是尙與此同義尙古讀如常而非卽常字咸豐四年周鐫叔皮父殷

擊古小禮雜著卷八

十四

右拓本朱建卿贈銘卅二字鈞清館金石錄卷三著錄釋曰佳一月初吉作鐫叔皮父尊殷其民子用享孝于叔皮父子孫實皇萬年永用蓋漢定倉釋也又云鐫國名左傳叔皮于鐫民子別於大宗乃支子之無田祿者也一月之文此僅見鄭康成說召詰曰二月當爲一月不言正月者尙未治定制禮不得言正月也此一月者何新國也瀚案龔輝一月是釋民子非誦審其字亦決非民字說文弟古文作四聲韻所載古孝經古老子汗簡弟字皆相似疑卽弟字叔皮父蓋以其弟之子爲後也咸豐四年

子貞云是仲子延卿云是妻子皆不確瀚又案汗簡有
乃服字又有 乃姿字二字形皆相近不解所從或本如
此銘而轉募有誤姿者次之假借
太保子尚啟

下口字上 省 从 从 猶古文君从 从口也
日逸 勞君臣之分 自聲也

王伐彖者彖不知何方國子尚但者子向人名即太保也但

往也乃反王降延者伐彖既勝而反王降而延致之命刊太
保者命刊太保之功於彝器也太保克羌亾遣者敘其功也
王術太保考導之使升也錫休余土者加地也用茲彝對者
勉詞也

周君夫殷蓋

石銘見六 所輯拓本不知何器其名曰君夫甚奇對字古

文變體極多或从 或从 或从 或全殊小篆偏旁作
此則上作 似手下直從小篆文字尤為僅見者矣
又悟 乃招字之異文改正如左

蓋招字之異文薛書跋周召夫尊云中鼎先相南國相
字作 此尊言大相公族而相字作 字體亦同蓋前人釋
為相然古尚書乃召六卿而召作 恐此音直笑切召乃
召命之召非周召之召如此則中鼎云先召南國此尊言大
召公族文意稍通是 為召字確有據依後人釋見釋相皆
非也此字上 形即召字召加 加 即招字招見於篆書
者有作口口

藝古小廬雜著卷九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周伯其父簠

右簠銘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筠清館金石錄皆著錄間有筆畫小異處或非一器而銘同余父下字阮作釋為薦文二字云薦字象形薦文者薦新於文考也吳用吳

藝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一

子苾說釋為磨又采龔定菴說云是鹿龜二文讀唯伯箕父作旅瑚為句鹿龜別讀是新年吉語非伯其父名鹿龜也瀚案龔說最為支離破碎杜撰無本阮云薦字象形說文薦獸之所食艸从薦从艸似不得言象形薦新於文考而云薦文亦不辭惟子苾釋磨近之名磨字伯箕者箕蓋磨之借字也瀚案薛書盃和鐘銘高宏有慶慶作楊鉤篆韻摹作與此文正合則當為慶字名慶字伯其者其蓋祺之借字也鐘銘慶字上與煌高韻韻下與方韻薛氏所釋確乎可信此銘釋慶似較為有據阮釋簠云與同吳釋瑚皆是非阮釋錫吳釋丐吳釋未知所據今從阮咸豐四年又七月廿日史允簠

其器簠而銘作匡匡王行梁高韻語簠匡不同部不得借用豈以簠形似匡假以名之以韻耶筠清館金石錄卷三有周叔家父簠銘云叔家父作中姬匡下亦用韻說文匡飲器或古人於簠之外別自有匡其器方與簠似後人不能別異耳稱從於異體未喻其意梁作亦從其得聲之期義甚古矣尤有彝有盃有簠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有豉見筠清館金石錄此又有簠其官則史是一人否未可定要足證或釋

藝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一

尤為魯桓公允者之非

齊陳曼簠

右簠銘二十二字漢陽葉氏平安館藏器齊陳皆从土古器銘魯亦有从土者取義當同逸字反書其左畔蓋免之古文象形其可玩索獻字走犬分明左下左畔則鼎之變體从日以木而岐其下即析木以炊之意也古獻獻通用薛氏阮氏所錄款識獻下从鼎者甚眾故知此獻亦是以鼎又其

右拓本錢有山贈石門方鐵瑀廷珣藏器此銘世有數器余初得陳靜侯拓本甚模糊以積古彥款識及拓本校之乃知即阮所藏蓋初出土剝未淨時拓也繼得六舟禪師拓本杭州朱彥甫藏器蓋器完具皆有銘又錢獻之站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亦載有此銘今又得此拓是此銘凡五見朱藏五

段也錢藏葬也阮與此皆蓋也而銘悉同古人一銘鑄數器往往有之後人得多見其器參互校正釋疑証偽文字之幸也余向據朱藏蓋器及阮藏器校訂阮錢二家釋文頗有更正吳氏筠清館金石錄卷三載之析下一字錢摹作阮拓作朱拓蓋作器錢阮皆釋為格余定為格字謂即格伯今見此拓作與與上下文三格伯正同乃私喜前說之不謬字字未識今案惟朱藏器銘作一少一筆餘皆作內內左有旁阮氏款識誤脫疑即即禺之古文加旁乃偶字也此器句段下脫乃斷奪三字錢所藏器析格下脫十七字計其文義皆必不可少不知當日何不檢如是咸豐四年四月朔

伯憲蓋 以此器觀之似汝他器皆出下水仍釋游為是

蓋銘同

濟甯鍾養田得古銅器於齊張凡五器此其一也余辨其文曰伯憲作召伯父辛寶尊彝他器銘有云召伯有云太保蓋周召公家物召公封燕而器曰齊張齊地疑即孟子所云重幣為齊所遷者矣史記燕世家自召公以下缺九世此辛與憲或即其所缺之二也此器有蓋有流有壘準以博古圖則蓋也然蓋之名不見於經說文蓋調味也堂堂廣川書跋六

引說文始調味下加器字非其本文近世所出古器銘文內有蓋字若得其器一對證斯了然耳

第二字方君幼樽釋為憲是也散氏盤憲字右畔可證周杞作盈銘

右器海豐吳關部藏亦新泰近出杞伯器之一也器似盆而銘作盈盈不見於說文蓋州林本裕益長萃篆有之以為即盈字集韻四宵出盈盈二字注云說文器也或作盈是萃篆所本疑說文本有此字而今逸之也說文訓盈為器不詳器

之形制詳款識有秦蜀蘇鐘亦莫曉其義今此銘作盈則器
為盈無疑矣說文銷小盆也廣雅銷謂之銑說文銑溫器也
此器制似盆而銘作盈盈其銑之異文乎古者制字召兆多
互用說文鞞或作鞞又或作鞞籀文又作鞞其明證矣說文
銑一曰田器又錢銑也古田器詩臣工序乃錢鑄奄觀銑艾
毛傳錢訓銑正義云世本云垂作銑宋仲子注云銑刈也然
則銑刈物之器也瀚案此銑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鋤說文
鋤大鎌也又引張微說鎌謂之鋤廣雅鋤鎌也廣韻鋤淮南
呼鎌方言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鋤此鋤正刈物之器上
古字少假銑為鋤毛公傳詩已然故許氏於銑下引一曰田
器以明假借之義於錢下即本毛詩傳為說於鋤下乃特著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七

錄訓使讀者參互會通知其孰為假借孰為本義此又召兆
相通之一證也據此銘為大鎌亦借作銑銑為溫器又別作
盈銑从金謂制田用銅也盈从皿謂飲食之用器也亦猶繁
之古文从全籀文从血矣咸豐五年冬
至前三日

周柙盃

右江陰吳冠英俊拓本原跋云大內物載西清古鑑今

賜瑞邸器質精美非人閒所能見瑞邸得是器用頗其齋
曰寶盃原釋云田作寶齋其萬年用鄉賓器蓋銘同今按拓
本蓋銘完好器銘則上下端均拓不足疑為銅青所掩也田

字似不確田之口象四圍田之十則阡陌之制說文十下云
一為東西一為南北詩齊風衡從其畝韓作橫由釋文引韓
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引作南北曰從東
西曰橫正田字中作十之義也諦審此銘外作口不似四圍
中作中不似阡陌東西南北從橫之形釋為田未見其有合
也考說文口部有囀字訓下取物縮藏之讀若轟而木部訓
檻之押古文作囀汗簡又作囀與口部讀若轟之字無異每
疑其有誤無以正之今見此銘乃知今汗簡誤今說文亦未
是蓋正當如此銘作囀說文西古文作甲注云一閉門象也
此字上以一義正同若如今說文作囀則開其上口詎足以
藏虎兇乎參會字之意便知此字之妙此上一即牢之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八

下一此口即牢之只一仰一俯耳牢之只非从訓交覆深屋
之口與訓覆下垂之口囀之口亦非从訓飯器之口與訓張
口之口也然則此囀為押之古文庶幾近之中中非十非中
非三仍即古甲字也咸豐五年十一月
初七日三鼓州

咸豐五年十一月
瑞邸所贈
盃全形拓本屬題其銘首字作囀舊釋田瀚諦審乃押之古
文也說文押檻也以藏虎兇从木甲聲唐韻烏匣切古文作
囀案押以藏猛獸而開其上口非所以藏心竊疑之汗簡作
囀在口部然說文口部自有囀訓下取物縮藏之讀若轟
韻汝洽切若押又作囀二字不幾無別乎六書統作囀云盛
虎兇象其形其中中者鎖繫之具也案押義主關閉不主鎖

繫開其口而鎖繫之豈有當本義乎今得見此銘乃悟說文
凶蓋本作凶而上脫去一橫畫汗簡所據尚未脫而誤去其
一之兩端故與凶無別六書統所據則已脫求其說而不得
乃變中爲中強釋以鎖繫而終無當也柙與牢義相關識牢
卽識柙牢篆文作柙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
其四周而也案取四周而是也从冬省恐不其然牢無取於
冬也或云當作兵聲兵古終字案終牢音不諧且許明言取
四周而非諧聲必矣類篇引作从旬省案旬與四同而義合
然旬从口與九異形凡下又有一以關之非旬所有何得言
省今取與四同二字比類觀之四之下卽與之上其一則皆
所以關之上下別耳牢俯覆而關其下不動者也宮室之類

篆古小虛雜著卷九

九

也回仰載而關其上可以移動者也檻車之屬也說文西古
文作𠄎云从巾中爲春門萬物已出西爲秋門萬物已入一
閉門象也此回之一卽𠄎之一也其中之巾或象所柙物攀
援之狀或卽諧古甲字聲未敢遽定尙祈教之廿一日
父己廩

右漢陽葉氏柙本上疑卿字卿从卯自聲卯卽卯△自省自
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襄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自一粒
也讀若香自省去匕自省去白中之一卽爲△矣△中之一
古當作粒也裏中之穀也裏中穀本不可見惟見其裏△卽
其裏也△又加·於其中加匕於其下後來製字義漸審也

古惟作△而已矣卿饗通他器有享父辛意王同也
伯貞丁廩

右維縣陳氏藏器漢陽葉氏柙本瓶字左从貞貞卽鼎其下
不知所以案巽字目象持甑口爲甑口什推林內火此似以
目从倒火火之八卽借目之上兩筆爲之士蓋象鼎高受火
處如巽之有口至其爲鼎之異文爲瓶之異文則未能定也
右从虎非大蓋卽虎字耳

周晉姬卣

篆古小虛雜著卷九

十

右卣銘六字鈞清館金石錄卷四著錄龔定菴曰說文己部
有異訓長踞於義無取齊歸父盤已作忌此作異實皆己字
古人施身自謂曰己者何也謙辭也已在天干爲第六自居
卑幼故曰己後世自稱某甲某乙亦其例也籀文繁而喜新
假以己之文爲之或作忌或作異也吳子苾曰己祀之省尙
期之省當作晉姬作祀期尙高瀚案二說皆未當某甲某乙
非自稱己不同例卽云謙辭奚獨取於第六乎異忌自可爲
己借不得歸罪籀史祀以地支之己未可言省天干之己地
支之己古音雖同部必不可通假也案異卽杞字說文異讀
若杞類篇異古國名衛宏說與杞同此出衛宏官書薛氏
款識有杞公匱銘文作卣丁薛云按異者古國名衛宏云與

祀同疑宋時官書猶有傳本故人知其義至博古圖尹自有
圖一字釋為祀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入祀字下又引衛宏異
與祀同則據官書誤本而又不辨己巳之不同也考晉悼公
夫人祀國女晉姬疑悼夫人女為其外家女兄弟作器詩云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鬲女所用也禮記昏義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
也此齊之事也詩毛傳敬也襄廿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
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是毛義所本說
文齋戒絜也禮記祭統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敬與戒絜齊義相成是齊即齋字玉篇引詩作齋說文齊材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一

也廣雅齊好也此或三家詩義王氏廣雅疏證齊玉篇音阻
皆子奚二切廣韻又音齊云好兒說卦傳云齊也者言萬物
之絜齊也齊與絜義相近據此齊齊皆通蓋古文惟用齊
字齊已後來增加齊齊又因齊而孳乳義雖各據其原一也
或曰齊齊和之義說文鼎和五味之寶器也高鼎屬故有取
於齊亦通咸豐四年六月廿九日

友父高

陶嘉書屋收藏金文有此拓本是邾國滕女器也禮女亦稱
子姪則其子之名集韻姪女字也惜姪上字剝蝕過半不可

識耳近新泰出札伯器多種其殷銘曰札在每已作邾姪寶
殷其寶銘曰杞伯每已作邾姪寶宜鈞清館金石錄載宜銘
而誤釋宜為豆李德氏壺篆作宜即其字

又以姪為邾君名云杞作器以遺邾國余審其非是定為邾
女適杞字姪故杞為作器今得此銘乃恰與鄙說相證明且
以知姪之父字友金石古文千載而下忽如相聚一堂詢其
家世姓字歷歷不爽幸何如也字畫與杞伯器略同蓋兩家
婚媾者豈並出一手未可知也邾自儀父克始見於春秋終
八世無字友者而杞自桓公而下亦無每已名漢書地理志
雍丘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新泰正在魯東北
然則此兩國造器在春秋前矣咸豐五年十一月十日三鼓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二

周伯夏高

積古齋款識卷四有伯躬父鼎與此銘同惟未無高字第八
字作需第二字釋躬為異今據此拓本其器是鬲非鼎與阮
所錄非一器第二字作明刻完好阮本摹作當是
所據拓本如此其器微有銅青剝蝕之故舊釋為呂皇二字
阮改釋為躬攷辨綦詳然證以此拓皆誤也惟从曰从頁从
女字書都無此字古文四聲韻夏字載義雲章作从曰
从止从頁頁為頭而止為足與从同意其从日者夏為中
國人又為火令夏日最烈故从日以見意或云夏古文作

非从日以止案四聲韻又按王存義切韻此銘下从女恐仍作金石韻府載古文作是日無疑

周殷仲盤

右拓本亦李鐵橋先生藏孫少沂以贈予阮書載此拓乃據趙晉齋所藏拓本參江秋史摹本摹入蓋其時拓本已不多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三

觀也弟三三四字李釋殷甲午阮釋殷中宋阮釋是矣而阮摹筆畫或小失今悉依拓本正之阮引吳侃叔云般邑或氏仲字宋其名也此篆有艸書筆勢銘皆反書亦為創見翰案薛書父乙爵六其弟三器反書仲駒殷器二蓋三其蓋皆反書又莫師盤反書其弟四字篆作不知何字當亦反書薛釋為移是以正書彷彿求之及其為篆韻不錄則薛不自信也阮謂此篆有艸書筆勢或其所據拓本然歟亦各有所見耳 咸豐四年八月十八日

齊大宰盤

盤上字翁釋盤得之釋忌為此則大謬父下疑蜺字蜺古文作建此省出而从辰二二即土也

叔多父盤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十四

右盤銘七十七字蘇州曹秋舫得之關中攜歸及揚余即得一拓本為之釋文今覆閱之尚多未安重為審正原字仍未確然未有以易之盤作異文說文蜺人姓也姓苑蒼梧有蜺氏此作蓋从岡从火省犬百子之百作百千孫之孫下有二百則二百孫則孫皆寓頌祝之意不入正文即能通乃詳吾師王文簡公經傳釋詞下即下考通見詳書召仲考父壺也即天之變體加广取高義或壽吳亦通

又卽右今俗作右說文絲微也唐韻於糾切於韻屬幽部此借作茲茲省聲唐韻子之切當屬之部近得通假薛書文乙解南宮中鼎茲皆作茲孫下有下無之仍當讀爲子孫古器銘往往有此亦有子下有重文孫下無之者古文簡質互見自明也又此銘朕上慈上王上母上皆加一不知是何記識非文字也咸豐四年七月十三日王新城池北偶談云祁縣戴楓仲有多父段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散用祈禱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十八字與此銘多父疑卽一人

右齊國佐所爲器蓋佐古通用佐亦口齊人說武子詩春



秋左氏傳此器阮氏積古齋款識考釋纂詳孫氏積古文苑亦錄其文所釋與阮略有異同

阮釋迺享孫釋西郭攻市阮依本字讀孫讀工師皆以孫釋

爲長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作劍三寶

吳佩叔疑是鎮亦無明據阮采吳說而不敢定孫云未詳慎

重闕疑是也阮題曰齊侯鐘不以國差爲作器人名孫題曰

周國差鐘銘知國差爲人名而不知其卽國佐也瀚謹案說

文齒部舊下引春秋傳曰鄭有子齒今左氏昭十六年傳作

齒釋文云齒字林才可士知二反說文作齒云齒差跌也在

河干多二反惟差佐通用故字林从差說文从佐並請聲也

呂氏春秋仲秋紀禦佐疾以通秋氣高注佐疾謂療也案佐

不可訓療蓋療之借字瘥病也故又訓療瘥古書傳多作差

桂氏說文義證歷引方言差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

之瘥書金縢王翼日乃瘥傳云瘥差也論語病閒孔安國曰

少差曰閒襄十年左傳晉侯有閒杜云閒疾差也昭十三年

傳其何瘥於晉注云瘥差也二十年傳爾其勉之相從爲愈

注云愈差也魏志張遼傳疾小差通鑑北齊楊愔傳陛下若

用高德政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注云病差猶言病瘥也是

皆瘥差通用之證亦卽差佐通用之證瀚曩在濟甯甘泉汪

仲恪延熙得宋公差戈翰釋爲宋公佐卽宋元公得此銘互

證而益信今之左右古爲多又今之佐佑古爲左右說文不

收佐佑而齒部有佐聲之字徐鼎臣以爲當从尪傳寫之誤

戴氏六書故則以鄭公孫嬰齊字子番繫篆下注云別作舊不更出舊字段氏注則存舊剛舊據左傳釋文所引云
 字林始有舊各本說文乃以舊篆先舊而別為音義誤甚案
 三說大徐最為肌斷後來篆書六書反因之硬造字嚴
 氏說文校議說交聲類亦為所惑戴氏合舊舊為一字當矣
 而又省工作未免任意段氏謂雖下音義後人加增實
 為卓識然輒謂舊出字林逕刪篆亦未深考古文四聲
 韻舊下引王存父切韻有二篆差下引石經有
 二篆是即古差字以舊差聲其字已古說文不應無
 此字疑說文以舊為正字林以舊為正故釋文分引唐人合
 字林於說文安有刪并乃如今本不必說文本無舊字廣韻

篆古小虞雜書卷九

十七

舊下云商舊跌出字統又豈得據此謂舊出字統非說文所
 有乎至於佐字雖不見說文然據薛氏款識則漢上林鼎齊
 安鐘皆有篆文佐字上林鼎無年月齊安鐘乃神爵四年是
 遠出許君前據嬰氏漢隸字源劉氏隸韻馬氏漢隸分韻顯
 氏隸辨等書則趙君羊寶道碑永和六年北海景君碑漢安二年楊
 統碑陰建寧元年夏承碑建寧三年魯峻碑熹平二年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三年
 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光初四年郭究碑中平元年皆有佐字是在許君
 說文既出以後而佐字亦不廢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林罕
 集韻韻皆有从人之佐疑其字在秦前秦篆用制舊字不違
 六書故許君取之而不以未收佐字為嫌說文偏旁有而無
 其字者眾矣不獨一佐字也立泄通說文作隸臨也歲咸丁

亥者蓋以干支紀年阮氏跋秦甲午簋云古者不以日辰之
 名紀歲有十二歲之號自攝提格至赤奮若是也鐘鼎器銘
 則曰維王其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以日辰之名紀歲如西嶽
 華山亭碑之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之丁未金鄉長侯成碑
 之己酉甲辰今觀此銘曰維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紀歲
 實始于此是時秦既稱帝即不奉周正朔時周尚存又不敢
 云維帝某年故造此紀年簡易之法也漢案甲午蓋秦昭襄
 王四十年周赧王之四十八年也國佐時之丁亥歲則周簡
 王十二年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八年也前赧王甲午三百
 有八年以甲子紀歲當推此為最先咸字不知何義徵諸石
 刻或言歲在或言歲次次或或言歲舍或言歲貞歲貞見無
 封龍碑

篆古小虞雜書卷九

十八

言咸者咸或鹹之假借未敢定也僭工師名西郭蓋鑄地其
 鑄制獨良故以名焉說文無鑄字廣雅作鑄書傳或作鑄或
 作倍皆借字此鑄形聲分明足補字書之缺三古四字兼把
 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實物
 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鑄板器屬有頸可把故以
 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
 如此阮以為作器所用秉數失之說文旨古文作段注
 云从干甘謂甘多也此作再見同勺長柄形蓋以
 勺注口之意今所傳貞銘亞中有象以勺挹酒其上端
 之即此字上體之小篆从匕从目亦同此意知段說為
 鑄矣眉作見齊侯鐘孟姜壺紀侯匜孫輝壺阮釋其

上从巛省下从須須沫之古文沫省聲同故為巛也

釋靜說文無培菴也从水靜聲阮釋清說文版也澁水之兒

从水青聲清以青為聲清由爭得聲爭青同部清清義又相

若得通用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

曰清酒酒以清為貴字作澁而讀為清是也吧本母字借為

母以其形近古器銘多有之薛氏鐘鼎篆韻以入假借類中

引龙殷殷牧改齊侯鐘為證聲同者借之正形近者借之

變也案春秋左氏傳成十七年齊靈公母聲孟子通慶克鮑

牽古國佐佐滿克夫人怒佐相公會諸侯伐鄭高無咎鮑牽

處守公還夫人訴于公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

知之公別牽遂無咎無咎子弱以盧叛公使崔杼慶克帥師

圍盧在方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公與之盟于徐關而後之佐之銷鐘以丁亥歲正在此年雖

未知當事先事後要以國家不靖故以侯氏無咎無咎齊邦

實靜安寧為祝然則佐雖奪命專殺據邑以叛而激於義憤

剪除淫惡其意固未嘗忘國背君也遺至不明越歲見殺並

誅其子幸國弱奔魯猶得反嗣未至珍絕亦可哀矣阮不知

區差即國佐乃云以齊之強盛而白國差立事其所祈禱惟

曰母咎母孺鎮靜安寧而已何其衰弱之甚也其當田常專

政割齊安平以東為封邑之後乎蓋失之矣咸豐四年七月廿五日

宣文存疑

宣字前賢皆未能識自當闕疑然反復其文似有一得姑錄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廿九

攀古小廬雜著 卷九

備嚴冀就正焉此字薛氏款識父乙甌兩見及其為鐘鼎篆

酌入之字蓋奇古而未可訓釋類中元楊恆六書統以為貯

字阮氏款識頌鼎頌壺頌斝各兩見瀚有姚觀光所藏頌斝

拓本蓋器全亦各兩見阮氏款識格伯簋錢氏十六長樂堂

款識格伯簋錢伯 吳氏筠清館金石錄格伯殷蓋器全各

一見瀚有方鐵環所藏格伯簋拓本亦一見統上諸器銘此

字凡十五見讀為貯皆可通楊氏所釋為不謬矣錢氏於其

二字誤此器宣字下連靜安寧為句則不得讀為貯吳侃叔

釋為鎮亦豪無據攸瀚未得見此器並未見拓本僅據阮書

摹刻本阮又據趙太常摹本展轉傳摹恐未必無失真處推

審六書疑當作同宣上从口下从貞貞鼎古通用即同宣字

釋徐本說文存其篆與孫慎音切而其解說則是甌字之解

說緣字形相近一脫篆一脫解說故也甌从口口古聲切甌

从口口莫狄切鼎扛也禮經與局通用甌鼎覆也禮經與

密通用字形雖近而音義判不相同說文甌从甌甌聲其

重文作甌是猶甌甌二字禮經古今文多互用也口聲必聲

古音近故得通說文說靜語也从言蓋聲一曰無聲也爾雅

釋詁蓋靜也密從必得聲與甌通用蓋亦從必得聲亦得與

甌通用此銘當是蓋靜安寧蓋借甌甌又變體作甌逆展轉

不可識耳然此特肌揣他日倘得目驗此鐘或得此鐘拓本

然後可決也 同日又音

周劉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三十

攀古小廬雜著 卷九 七五五

右器銘一字陽文反書曰劉蓋古兵器書顧命一人冕執劉
 豈卽是物也歟孔傳劉鉞屬正義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形
 制皆不可得而知又引鄭注云劉蓋今鑊斧孫淵如疏云說
 文云鑊銳也斧之尖銳者其形未詳江良庭疏云鄭君舉當
 時兵器以况非有正據故云蓋也但漢時鑊斧今其形制不
 可知竊爲疑之鑊者銳也蓋其斧上有直援鋸銳不但可以
 斬兼可以刺故名鑊斧焉今據拓本此器長慮攸尺四寸六
 分下廣七分上廣五分而慮銘在正面背有小孔兩側面下
 廣同以次上削至頰成刀蓋取其銳而易入與鄭義恰合孔
 云鉞屬特因下文想像之詞不足爲據孫疏謂斧之尖銳者

藝古小廬雜著卷九 二十一

頗得其彷彿江疏謂斧上有直援鋸銳以意度之未見其器
 宜其不合也又考詩破斧毛傳云鑿屬曰鑄木屬曰錘釋文
 引韓詩則云鑄木屬錘鑿屬說文金部無錘而木部有錘云
 一曰鑿首以木求聲同毛義訓鑿首同韓義蓋錘錘同類小
 異故毛韓互錯而許兼取之此器正如今木工之鑿當卽許
 所云鑿首矣求聲之字與劉音近同部得通用書之劉卽詩
 之錘詩之錘卽說文之林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榘
 管子輕重乙篇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鑿一錘一錘然
 則斧也鑿也錘也皆同類故鄭訓劉爲鑊斧許訓林爲鑿首
 證以此器無不符合顧命歷今近三千年學者無能言劉之
 形制者說文解字又脫劉字古義彌湮惟廣雅釋器云劉刀

也以卽顧命劉字而王高郵作疏證缺而不論以無切證故
 也今得此拓而劉字始明金石之有裨輕訓如此銘字作
 上不兩岐足證劉得開門之甲不從開門之甲彼執卯金刀
 爲說者可以息其斷斷矣 咸豐四年二月廿八日
 周距末



右拓本六舟禪師贈銘八字積古齋款識卷八著錄彼時器

藝古小廬雜著卷九 二十二

爲曲阜顏通生所藏今則歸新安程本菴矣阮亦不知距末
 何器孔輿軒先生以爲筋弓箭之物沈心醇據戰國韓策距
 末疑爲弩飾阮又據荀子性惡篇鉅黍潘安仁閒居賦巨黍
 以佐沈說而亦不敢據此銘遠訂國策荀子補賦來黍爲末
 之誤慎之至也翁覃谿先生以爲商器阮以字近小篆定爲
 周末人物引左傳禮記以證商字當矣 釐兼佳 不知
 所從恐尙未確
 克楚戈

道光辛亥壬寅開余方輯濟甯金石志有山先生適得此戈
 亟采入志文字奇古不易識屢經審辨最後始定爲九言曰
 師克斥楚擇其黃鑄鑄六書統注有四師字皆與此銘首字

形略近說文兵木本从氏大於未讀若厥厥發石也从厂歛
聲兵厥皆實字後藉爲語助非其本義故或作厥或作兵無
定字此銘第三字似氏字實兵字也黃从火古光字此銘第
七字作黃乃逐火於下仍是从田从火也第八字鐘卽劉字
在此銘則鏐之藉字爾雅黃金謂之鏐其善者謂之鏐注鏐
卽紫磨金許氏說文鄭氏注馬黃並同爾雅義古留劉鏐偏
旁通用詩劉其清矣後漢書馮衍傳引劉作溜文選南都賦
注引韓詩傳鏐清貌卽漆消傳語故集韻以劉鏐爲一字於
此可得鏐鏐通用之例

師字究未確後又疑爲臣干二字姑記待質
宋公鑿戈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五

余又疑爲字或人名也汗簡載王庶子碑疑作異與此
正合可直釋爲疑矣疑人名也 咸豐七年
陳戈

翰釋爲簾宗周鐘服作與此下體反正對觀恰合加
竹卽爲簾矣
簾服通周禮巾車小服注服讀爲簾是也宗周鐘服作近
得父乙盤拓本作說文頁治也从冫从下此蓋服省舟但

作反又加竹也

漢家官鐘

右器銘廿九字隸篇再續著錄十三年作十二誤也案此有
年數無紀元蓋出建元前建元前惟文帝前元至十六年有
十二年此其爲文帝時器乎又隸篇載大官鐘銘云十五年
大官六口重一鈞第八百四二右口今元年右口第三百一
十重一鈞容八升前稱十五年後稱今元年蓋文帝於十七
年改元中隔一年器不須改作惟改其第故續刻之文帝而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五

外西漢別無十五年與此器同爲文帝時造無疑漢書律歷
志量者侖合升斗斛也侖容子穀程黍中者千有二百合侖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此銘作蓋以竹非以艸
說文侖樂之竹管原有可以竹之義故經典多作管律歷志
云量本起於黃鐘之侖又云侖者黃鐘律之實也亦以侖爲
管說文管書僅竹管也別一義

漢武帝廟鼎

右漢武帝廟鼎存九字重字以下蓋紀其斤兩次第不知磨
滅幾字宋薛氏款識法帖定陶鼎蓋有高廟二字薛云漢十
二年孝惠帝卽位詔郡國諸侯王各立高廟是爲高廟祭器

無疑又孝成廟鼎薛云孝成帝乃孝元之子西漢第九帝也
是鼎雖孝成廟器乃造於孝哀即位之三年其銘又有曰建
平三年十月云云此器為孝武廟鼎乃漢第五帝在高之後
成之前不著造器年月以薛書二器例之其必在漢昭之世
乎咸豐五年十月朔日

漢成山官渠釧

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筠清館金石錄卷五著錄據六書溯
源釧俗釧字定為酒器瀚察宣帝西漢中興令主史稱其技

擊古小庫雜著卷九

三五

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豈其銘器幸用俗字恐不然矣竊疑釧古但作斗如
威斗錐斗為其制用銅而加金於六書意無違不必執說文
未收為辭三輔黃圖成山觀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
宮闕以為觀此器當以供觀中之用薛書五鳳四年車宮承
燭祭元康元年梁山銷銘末皆有扶字薛云扶乃言其號耳
漢器有扶字者甚多

漢竟靈雁足盤

右拓本六舟附銘五十四字重文作二者一汪容甫先生述
學考釋甚詳確矣器初藏江都馬氏後歸巴子籍今又歸程
本巷首六字為銅青所掩六舟手剔之乃復明顯吳江楊龍
石以考談寺歸罪六舟然據述學云孝下以又作者乃後人
妄為鈎泐是彼時已然六舟不任咎也咸豐四年四月四日

漢臨成宮鏡

右器陳壽卿藏銘三十字拓寄蜀汝官名檢尋久不得所云
燕庭觀察一器隸篇再續著錄銘三十六字壽卿所舉異同
外尚多正月二字漢官之非真拜者有行有領有護有守此

擊古小庫雜著卷九

三六

令史賽彼器有守字蓋正月閒尚未即真此器之作當在正
月後矣賽恐即是寶金石索印有裨將軍張闓

漢萬歲官燈

右器陳壽卿藏銘三十一字隸篇再續著錄令史賽上有守
字蓋亦未即真以前造知臨成宮燈尚後於此燈也萬歲宮
在汾陰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地三輔黃圖萬歲宮武帝造
汾陰有萬歲宮宣帝元康四年幸萬歲宮神爵翔集以元康
五年為神爵紀元謂此宮也

新莽侯錡鉞

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程文泉先生隸篇再續卷九誤釋
六珣誤釋晦珣見集韻譎杯切音枚玉名珣亦見集韻尹鍊
切道也又廣韻余隴切巷道出蒼頡篇隸篇摹作術收入角
部術字下誤矣余曩在京師得拓本於拓工李寶臺觀此尤
清晰故審辨最真今並黏於此以備互校上戊見漢書莽傳
下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咸豐四年三月十日
漢書言府齊機

右書言府齊機薛氏阮氏款識書皆有之以此篇行款不同
又無第廿九三字蓋彼二家所錄同出一器此別一器也同
月薛孝為十月書言府薛以為天祿石渠之屬不審有確據
否郭此拓作邵薛摹作邵阮摹作郭从兩無義恐有誤至此
拓甚明薛摹作主阮摹作主案漢器勒工名曰造曰作勒官
名曰省曰監作未有云主者疑至亦史名薛誤切為主阮所
據江鄭堂舊拓本蓋即薛書法帖石刻非揭自原器也凡先

據江舊拓本而銘同薛書者皆是物耳咸豐四年三月廿日
漢永和雙魚洗

右洗旁列雙魚中一行七字曰永和元年堂狼造年反昔下
有八益以補上禾字之左右二筆實仍少一橫豈大抵漢沈
中字類如印文繆篆以意增省屈曲填寫無定則也永和為
順帝弟三改元乃即位之十一年也堂狼宋書州郡志如此
漢書地理志作堂狼東漢堂狼省入朱提而猶云堂狼者明
舊貫也此銘非狼非琅其變體耳咸豐四年三月晦日
漢董氏雙魚洗

右洗雙魚貫其口中一行六字曰董氏造富貴同十末字不
辨為何字或昌之變體耶董氏篆亦作董豈積古齋卷九有
此器釋昂為昌吳子苾閣部釋為是謂是即氏古通用吳說
得之金石索作山亦非又有董氏造作洗見濟寧州金石
志而隸續早有董氏二洗款識董氏必造作名家今不可攷
矣董从艸从童與說文合洪氏云雖無年月可考却非魏晉
人字畫亦可證董氏之从童也
漢大吉羊魚文洗

右洗魚居中偏左其右三字曰大吉羊羊祥通洗以魚為飾
多雙魚或一魚一鷺此僅一魚亦新樣也

漢宜子孫洗

右洗銘三字曰宜子孫旁無文飾

漢伏地洗

右拓本滋陽江晚塘贈積古齋款識卷九有此銘以拓本與摹本互校有似有不似彼土字土旁完好此則不甚可辨疑非出一器也凡漢洗非識年識地識人即作吉祥語此伏地二字未詳何義

校何氏拓本實出一器彼地字土旁作土蓋此畫甚低非著意拓之不到耳何氏拓本原識云此器先人所藏度以慮僂

摹古小庵雜著卷九

三九

尺口徑五寸四分腹深九分足高七分三足均有穿腹內識伏地二字古雅秀勁漢物無疑或云鼎蓋或云洗未知孰是

錢唐何漆手拓并記 咸豐七年五月廿八日錄

漢吉羊洗

右洗銘三字居其底之右偏其左畫大羊故名吉羊洗此拓本杭州汪鐵樵藏題云杭人陳秋堂手拓積古齋所錄謂器在杭州已剝落僅存殘銅一片者應即是也次字阮釋昌此本有釋文云董白公器皆誤子苾閣部審為是字是乃氏之假借得之矣董氏器甚多又有嚴氏器其氏亦或作此是

漢銅

右銅銘廿五字嘉興文後山先生載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

儀徵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皆著錄考釋其詳銅作銅阮無釋翁云漢人篆勢之變引而不發未能明也瀚謹案許

氏說文解字銅音聲孫恤唐韵火元切音口聲烏元切準以近世顧江戴段孔王諸韵書屬元部音聲字嗣則銅圓柎

弱娟娟滑娟娟娟娟娟與銅共十七皆元部口同也象同而之形孫羽非切則屬脂部徐鉉於音下注云口音章蓋疑

口不得為音聲也然从口得聲之字三音之外有員有章聲字十九輩雖連衛諱教樟轄圓隸韓偉禕煒復津闈緯

摹古小庵雜著卷九

三十

皆脂部與員異員聲字十四服賴圓郎癩覲顯碩慎瀆質損頤隕皆元部與員同然則口聲可屬脂可屬元以古脂元二

部本音相出入也微特脂元相出入脂之類曰之曰支曰祭曰至元之類曰真曰諱亦無不互相出入銅變口為呂呂之

部呂聲字八音呂昇吳栢侶能七字皆之部獨見屬元部見聲字六晚畏覲泥覲皆元部是呂聲可屬之可屬元亦猶

口聲可屬脂可屬元也元通脂故口可為銅聲元亦通之故呂亦可為銅聲篆勢之變豈苟焉已哉由是推之一之引而

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離之重文隼批之重文蠟施之重文肅白之重文辟艱之重文難津之重文肱解之重文

祗獻之重文葉頌之重文獨兌合聲舌干聲并并聲端端聲

但且聲初萬聲而聲存才聲每聲貴丹聲仁二聲貴貝
聲元元聲出少聲備備聲憲省聲扇破省聲示聲而讀
若聲聲而讀若劓若君聲而讀若威實真聲而讀若資
積糞聲而讀若靡斯與鮮同音西與先同音胥是理也故之
脂支祭至與真諱元二類之通得銷作錯而增一左證而銷
之作銷證以二類之通有左右運原之妙焉夫金石之用博
矣六書特其一事不是之求而徒詡其歷年久遠青綠辨潤
與頑銅奚異蒙賞謂銅器無文字不貴有文字無關考證仍
未為貴可可不謂至寶歟或曰口象回而讀羽非切
音義甚明乃復為員聲聲聲究何旨曰口之初體蓋作○即
員字天員而地方員之為○猶方之為口地道無成故口缺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三十一

其呼天行健不息周而復始故○渾員相屬猶○實而多聞
也復○為回而義所奪音隨之變乃借員字為之其後又別
製圓等字其實古書方員字祇作員圓則內外皆聲圓則
口外加口其非上古制作顯然可觀許氏不明著者正以員
員讀聲讀者可自悟耳韓非子曰自環者謂之私許引作自
營乃假借字荀子臣道篇朋黨
比周以環至國私為務可證私當作○自鼻也蓋以上直
體者為自下員體者為環是○亦古環字石鼓文曰作乙鐘
鼎或作乙然則○之與呂音通而形亦相近故从口之字又
或从呂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梁山銷上作○即○之到體也
說文圓規也从口肩聲桂氏義證引古文苑篆勢為學藝之
範圍注云圓音旋規也所以為圓通作捐釋器環謂之捐

楊龍石云河南新鄭縣有周世宗陵乾隆年間一夕大雷雨
土崩出銅錫數枚有款識者僅此一器時嘉興黃思堂宰是
邑得之以歸後姚異齋攜拓本至都中翁問學有考據跋語
具載兩漢金石記中是器為吾友文後山鼎家弄歲丁酉四
月與張叔未翁同觀并拓數本

帳構銅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有魏景初帳構銅銘云景初元
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漆平坐帳上廣構
銅重二斤十兩共卅二字此銘無景初元年無坐字上作下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三十二

無廣字二斤作六斤十兩作十二兩共廿八字疑同時造無
年號者蒙上言之無坐字省文一帳蓋數構銅彼上此下故
詳略互見耳惟屬樊榭詩注說景初帳構銅云狀圓如筒徑
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視此拓本尺寸相若何遠有二
斤六斤之異疑有誤字彼構以木此以手亦誤
說文鞞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桐字此
二帳構銅構蓋帳架構之相接處以銅銜之其筭當即受竹
木處其云長一丈廣六尺乃帳構之數一構不知用幾銅故
有上有下有廣別其地也金石契載宋書禮樂志江夏王義
恭傳南齊書崔祖思傳玉海引南史構皆作鈞蓋宋人避諱
所改此物與鈞絕異不可混也

又翟氏隸篇再續有景初帳構銅張不羣奇附拓本與積古齋書所載不同上廣作上邊亦重二斤十兩
鑊斗柄刻字一

其器似鑊斗其銘在柄其字則作鈔鈔以名器未聞此拓本字不可辨識

子苾閣部親見其器實是鈔字字體全是楷法蓋漢以後器毀內作師他器未見須考

北魏沐非龍造像

正始四年廣川縣民沐非

龍夫妻一

人所為男女

造觀世音像壹偈

伏姐字陽文二
在裏面

所願何等願使產生

十男五女

長命老

受夫妻年受百歲

有願居家大小十二人

華古小庫雜著卷九

三三

年受百二
歲願從心所求如意

右正始四年造像字刻像座左右及後面長短共十一行行字不等共七十字左側前角裏面又有陽識二字文字古雅可惡非飛通說文解字飛鳥翥也象形非違也从飛下飛取其相背是飛之下體即非字為其相背故有違義古者飛非蓋同字後乃加非其上專為義而以非專違義小篆變非作非義稍疎矣不謂元魏之世猶存古文本義也偈即偈驅借命命之別體此則魏世新字不可以六書繩受壽借有又通其通借皆取同聲不違古韻部分漢儒遺範殆猶未違曹魏元魏皆有正始皆有四年惟曹魏尙尙有造像其文其字皆

華古小庫雜著卷九

三四

與元魏諸造像大同陽識伏姐二字尤足徵是元魏非曹魏也伏姐不似工名疑即沐飛龍妻耳咸豐五年九月晦日

豹字銅牌

隨隨

駕養豹官軍勇

士懸帶此牌

無牌者依律

論罪借者及

借與者罪同

號柒拾肆百捌字豹

右拓本翁叔均贈手題云豹字銅牌我鄉凌氏所藏錢竹汀少詹定為正德時物瀚索錢說見十駕齋新錄卷十五云

崔子鏡濟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
作豹像橫刻豹字捌百肆拾柒號凡八字皆面文六行云隨
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
者非同不署年月子素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
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
者非同一面守衛衛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
明時物蓋正德間劫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盜吳壽棧
亦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勘案
此凌氏所藏乃玖伯肆拾壹號不知豹房守衛共若干人此
牌若干號世代未遠此物人閒或尚多有兩面字皆文實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三五

由聖鑄錢云橫刻八字小誤背面文六行空字自爲一行六
行駕字高出一格故六字餘皆五字牌身正圓周圍有輪郭
其上作荷葉形就帶爲穿制極精妙想錢君所見瞿吳兩枚
亦同是也
咸豐四年又
七月廿八日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金石說 附考三編

日照許瀚

漢三闕

在費縣西九十里平邑鎮東北五六里八埠頂一東一西一
西在闕南每闕四面每面畫象四層或五層題字共四處記
如左

東闕西面第一層一人負籠而奔題曰孺子一人彎弓追而
射之矢屢於籠題曰信夫一人從後上立觀題曰口王王上字
不可辨僅餘白似宋字

西闕東北二面剝蝕已盡南面第四層前段一人仰弋飛鷲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一

一爲已墜地一爲帶綬將墜未墜又一爲相隨而飛後段題
字一方約十行前四行可辨每行字多少不等今釋如左
南武陽平邑皇 聖 卿家 拜聖釋聖不確姑則書成考恐不
之大門闕以元和元年十二
月廿八日已卯 物遊 後書草紀元初元年十二月壬子
有詳廿八日已卯則壬子即朔日
元和三年九月 月壬子朔正合

南闕西面第一層一人南向立三人北向前一人舉手似有
所授受題字三處皆剝泐不可辨南面第四層前段一人扶
杖行一人微小隨其後後段題字一方九行每行字多少不
等磨泐不可盡識今釋如左

故南武陽功曹鄉齋夫府文學掾平邑平 下闕

郎之闕 鄉 乃 其武 百姓 困苦天下相賊 下闕
善行仁 洞 觀朝廷輔助明君

年 在 采考德京遠 以為國

二老 州 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

子口口文 與州陽 立石五山 陽 金鄉高

亭口品 伯董造口直

四萬五千

此上 單僉 南倉

漢家宋趙氏金石錄第四十二漢南武陽功曹關銘章帝元

和三年第四十三漢南武陽功曹墓關銘章和元年跋云右

漢南武陽功曹墓關銘云南武陽功曹鄉耆夫又云以為國

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他族系名字皆摩滅不可考究墓在

今沂州有兩闕其一銘元和中立文字尤殘缺難讀據此三

闕趙氏得其一蓋猶在未南渡時趙氏而後不復見於著錄

道光二十四年瀚主講沂郡瑯邪書院遣工拓碑訪得之

拓歸諸審章和一闕有功曹字元和一闕無趙並題為南武

陽功曹誤矣銘云南武陽平邑皇口卿冢之大門惟皇下字

半泐疑聖又疑聖卿以元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己卯蓋其

卒年

漢封龍山碑

元氏封龍山之頌 一行

惟封龍山者北岳之英援三嶽之別神分體異境在於邦內

格吐二行 名與天同耀 燄蒸雲興 雨與三公靈 山協靈 會動國

舊秩而祭之 以三行 為三聖 禮已新之際 失其典 祀延靈 七幸

歲貞執涂月紀 豕韋常山 四行 相汝南富波 蔡壽長史 甘陵廣

川沐 兼敬天之休 虔恭 祀上 曠施 五行 潤加於百姓 冝蒙 挂

靈七 牲法食 六行

聖朝克剛 靡神不舉 戊寅 詔普 應時 聽計 允勅 大吏 節異 等與

義民 七行 脩繕 故祠 遂采 嘉石 造立 觀閣 乘櫻 既馨 犧牲 博頌

神歆 感射 三靈 八行 台化 品物 流形 農嘉 嘉穀 粟至 三錢 天應

玉燭 於是 紀功 刊勒 以昭 九行 令問 其辭 曰 十行

天俾 高山 是維 封龍 平地 特起 靈亮 上通 曠域 峻嶺 高巖 靈雙

神嶺 行 赫赫 理物 舍光 贊天 祿命 德合 无疆 惠此 邦城 吹綏

四方 國富 幸豐 行 種 民用 章刻 所紀 銘令 德不忘 行 十三 元氏

平林 李音 史九 門張 瓊 靈壽 趙頌 縣 南陽 行 十四

韓林 口 降 縱 玉 石 呂 文 造 仲 張 口 降 伯 王 存 行 十五

敬十六 行

右漢封龍山碑在直隸元氏縣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九寸十

六行行廿六字道光廿七八年間余同年寶應劉楚楨 寶楨

官元氏令訪得之平定張石州穆以拓本寄余余系永樂大典

卷二千七百六十三引河朔訪古記云三公神廟碑在元氏

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其廟兩兩相對若泰階六符之狀

蓋三台近於嶽嶽故廟於此山今勝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

漢封龍山頌碑一通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古城西門外八

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初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其云八都神壇三公山碑即隸釋所載其云三公廟漢三公山碑即乾隆三十九年訪出之篆書一碑翁氏覃溪定為元初四年者其云漢封龍山頌碑即此碑是矣自新此記外著錄家殊罕見惟隸釋引天下碑錄有之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今獲鹿南界元氏蓋今屬元氏宋時屬獲鹿也茶竹堂碑目亦有而云光初四年則以三公碑額有封龍君靈山君子而誤稱耳非即此碑今拓本惟末題名三行有殘闕其序九行銘三行歷歷可讀真至寶矣碑云三條別神與元初三公山碑同可以祛趙氏之疑證洪氏之義云延熹七年歲貞執涂月紀承韋延熹漢桓帝弟六改元七年值甲辰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四

爾雅大歲在辰曰執徐涂徐同音假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李巡注爾雅云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據此徐為正字其作涂者猶易困來徐徐子夏作茶茶王肅作余余聲同假借無定字也左傳襄十八年天道多在西北杜注歲在承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正義曰承韋一名媿營當亥之次讀書記數略引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承韋之次一名媿營於辰在亥六經天文編引陳氏曰承韋者何亥之謂也據此月紀承韋似是十月然漢公十八年歲在午非在亥又襄三十年昭十一年長宏皆云歲在承韋亦皆直午據此月紀承韋又疑五月碑下文云戊寅詔書檢遺書目錄是年四月辛丑朔六月庚子朔則五月當

平末朔八日為戊寅十月戊戌朔月內無戊寅據此則五月是矣云宜蒙圭璧七牲法食隸釋載無極山碑亦云乞合無極山比三公封龍靈山祠 七牲出用王家錢案周禮大戴禮孝經春秋左氏傳有三牲五牲六牲末問有七牲七牲疑即周禮掌客侯伯七牢儀禮公食大夫禮七鼎之類禮王制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鄭注視視其牲器之數公羊傳隱公八年疏引鄭注書望秩于山川云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孔傳亦畧同封龍為郡縣名山或其祭秩視大夫與侯伯歟孔氏書正義云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五

祭禮必不同但古典已滅不可復知今後孔氏又于餘年何田確考况漢書郊祀志稱秦祠八神皆各用牢具祠而巫所損益圭幣雜異是自秦以來禮無定制固不可以唐虞三代之禮求之也法食食下隱約有圭簿韓口四字淺細難辨似刻磨未盡者案四字在此上下文理阻隔豈誤書誤刻故復磨去歟又其下有董呂英口口十月六日數字體兼行草則後人妄加然審其字畫亦不似唐以後人碑神獸感射以射為謝農是嘉穀以是為實以昭令聞以昭為昭贊天祿命祿本字歷假借字厝後起字也高麗無雙之無作無德合元疆之无作无无疆用易語即用易奇字也國富年豐以豐為豐隸體之失也未題名三行首行存一十字次行存十三字

有字形篆錄家皆未道及紹興舊志稱有楊龜山題
無一字此或是歟

篆文後有隸書題名一行十二字云會稽令趙與陞來遊男
孟握侍杜氏春生曰案與陞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孟握紹
定二年進士俱見嘉興府志攷宋史宗室世系表與陞為燕
王德昭九世孫也

又後有行書題名二行十四字云員嶠真逸來遊皇慶元年
八月八日字甚秀美阮志云員嶠真逸者為元李侗之號侗
字士宏河東太原人官至集賢殿閣學士紹興府志十六引
學士阮志十五引見圖繪寶鑑及蘇網珊瑚海案西湖后星
載表元鄉源草同洞有側題名云皇慶王子九月八日員嶠真逸河東李侗士

宏借淨慈晦機中竺二元叟明慶市嚴演福湛堂會稽千歲同
遊男思德侍行是日風高氣清乘輿就高峰王子即皇慶元
年兩題相距一月云

隋開皇十三年平陳造象碑陰
上截造象中截周圍起線長廣尺九寸七分寬二尺九寸
五分兩頭各刻一人騎馬二人從中間題名六行行九字

大索主前輝境都督樂
都督始見於白石碑君碑陰魏靈藏
寺三級浮屠題名有輝境都督因
尋德李經遠職官考云都督因輝境
地名無常其所學者無輝境之名

陵郡守諸葛地得

大索主蕭他生

大索主前主薄蕭爰騎

無其人宜考主簿從革不從竹其
時尚無從竹俗書也 碩野將軍北
空書多引蕭爰書以為位次九卿木
卷隋制如何 蕭思恭蓋蕭思話之
猶子輩

素主橫野將軍蕭惠恭

下截題名二十六行行字多少不等前十二行題名三列到
底次九行題名二列下空五六字又五行題名一列上下各
空五六字

大碑主周子碩都督諸葛子恒侍官潘金詰

大都維那主諸葛德都督諸葛世襲侍官密世容

大都維那主諸葛元別將諸葛利那侍官王羅侯

大都維那主諸葛容子統軍諸葛傑侍官樊子華

當陽大像主諸葛白珠統軍諸葛烏侍官徐宜郎

左右相菩薩主劉玉妃統軍劉建侍官

上龕大像主馬叔吉統軍王子保侍官 世貴

上龕大像主潘思見建義都維那軍主張子光

上龕一菩薩主陳維容軍主張寶孫侍官諸葛曠

上龕一菩薩主胡孤隨幢主諸葛子湛侍官諸葛龍子

上龕一菩薩主喬淑女幢主麻天恩侍官諸葛子政

上龕一菩薩主陳散香都維那潘度難侍官張秦遵

阿難迦葉主周陵妃侍官陶蘭援

寶塔主王子偏侍官諸葛僧利

左右相仙人主諸葛子恒侍官周肆龍

龍王主王元慶侍官馬叔吉

二師子主張子光侍官蘇永振

施石主蕭文王侍官王宜公

共五十七人周子碩諸葛子
恒潘思見張子光馬叔吉王

尤右金剛主侍官諸葛伽仁

子偏重見實五十一人石多
制錄第一行第二行末潘金

前州主簿方城侍官王季海

詰密世容已甚難辨得精拆
時可見前十二行大段三列

鄉正諸葛孝直侍官蕭僧遷

而第八行至廿一行大段二
也十三行至廿一行大段二

侍官徐洪

列而第十九行止一名金剛
主侍官共一人也後五行皆

侍官周子碩

侍官一人而置之中列與中
九行侍官平共為一列也十

侍官劉陸

二行以上侍官皆在第三列
十三行以下侍官之中列使與

侍官潘思見

上列接也古碑題名多橫讀
此則橫直相兼如史家表式

侍官潘子珠

矣

此碑自道光七年出土十八年移置右軍祠流傳萬本

顧無知其有陰者廿四年秋子始摩挲得之

其左側下段有大空王佛四字佛字已泐

藝古小虛雜著卷十

十

隋造橋殘碑并陰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三日得之沂州府治西普照寺故址越

六日移置晉王右軍祠碑二十二行正書上截斷去年號無

存首行存酉二月乙未朔三日丁酉十字上酉字已缺其半

按隋歷三西開皇九年己酉仁壽元年辛酉大業九年癸酉

惟己酉二月當乙未朔知為開皇刻矣碑陰存諸葛某字諸

字已去其半名二字全毀葛字獨完筆法更雄古蓋題名在

上段皆斷去此行稍長故猶存其下四格延津之合不知在

何時也

上缺
下同酉二月乙未朔三日丁酉

以宣其旨鴻猷凝密寔是依言詮以顯

一長夜暉朗傲音再揚恒沙啟悞故能

也然我皇握露齒以常新執天基而

仍職佐丞慰等妻妻青節各屬己以接

而安黎庶今此兩村諸香大法義廿一

頤枝寶引膏腴二百餘畝兩邑洪敷法

心而自然孝弟之風固性而不孝同開

之路願見有溼漉深開澄水洪波夏雨

來車去馬岨巖而恐淪徒口涉之口濱

樹公私兩闕遂即飛輪投山走驛口運

戶砌疊排空陵雲出拔方始物木飛蘭

勢倒不馳無異傍水之行龍何殊臨池

藝古小虛雜著卷十

十一

魚戲其上蕭君控鶴在上遊橋功既訖

合敬造交龍碑像一區室飭直容卓絕

炳著於本日雲仙攜瑟覽奏音於四面金

師子據地播將欲吼布錦散葉清燃而炎

星夜朗其地勢也何帶潑水石連長雌前

恐今名滿墜霄字難存故勒碑刊文寄傳

寫真容挺特奇希神姿妙絕世或安疑善

金剛師子衛護無欺交龍結解背何期

逆拔幽滯牽起慈悲造橋濟溺豈借豪釐

隋造橋殘碑

舊在沂郡治西普照寺支醬甌道光十八年移置王右軍祠

炳字初
出完好

此行末原石泐木
四字換寫三格

不知何時又斷去一角

大隋開皇廿季歲次庚申十二月丙辰朔十五日

夫昔露濛汎舉携遠客旅崇虛天證垂懸後幽人

事感情言尙得願在於形期深浚非切實寧不

以火林悲鹿跨水以作身橋海難惡人殞命如爲公 如而通

群賦於河清高徒於窮渚故今諸營橋冊八 清即濟

靈丹送造神證化倍點人并携物私既見此

破類岸坎崩落雜穢盈流滙源滂積致使 此行下計缺八字 得對句餘可類推

中還賓歸客奄固於路首送尔人々殿

私珍其造歸橋竟而其橋野東帶煉 野也通

无竭而快芙蓉之山乃是靈 德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十一

号曰翠城南照注君美化之

諸營橋人等故欲用功

橋遠掩淇施以切

平歲權開遠如

野即異世殊

暉月形

龍曜天

列

右十八行在碑下段以文理推之每行蓋廿四字初得時前

四行每行下缺五字依行而上所缺漸多首行十二月下至

十行乃是露下原有裂紋不知何時斷去下角共四十五字

道光廿四年瀚主溝瑯邪書院編索不獲乃求得十八年初

拓本錄之如右

大齋主密長盛橋主 逢盡望

大齋主王万年橋主 吳肆女

副齋主密要停橋主 翟 姬

橋主 高肆郎橋主 翟 姬

橋主 密茂才橋主 丁寶選

橋主 杜君祿橋主 丁洪演

橋主密孝九建義都維那丁齊

橋主密才 建義都維那高敬鬼

橋主密牛生建義都維那高子明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廿三

橋主密席不橋主密乾又

橋主密肆席橋主密朱寶

橋主彭 御橋主密道蓋

橋主密子遊

橋主杜後與

橋主密 太

橋主密猛格

橋主沈始達

橋主高鳳

右題名二列上列十八行下列十二行大齋主一人副齋主

一人橋主上列十五人下列九人六行以下中間以建義都

維那三人共三十八人在碑正面上段此不在碑所稱營橋冊八人之列

碑陰弟一列	弟二列
比邱尼法倫	營橋人高子明
比邱尼慧日	營橋人密健仕
營橋人密金維	營橋人密敬鬼
營橋人密約奴	營橋人房率伯
營橋人密寄生	營橋人密格仁
營橋人密繼奴	營橋人密他生
營橋人彭開明	營橋人密長盛
營橋人丁洛齋	營橋人畢顯宗
營橋人密長 著	營橋人密晃桃
營橋人密開景	營橋人密毗鼓
營橋人高敬鬼	營橋人 密羅
此處有款字體上	營橋人 鳴元
弟三列	弟四列
營橋人彭子社	營橋人
營橋人密洪朗	營橋人
營橋人密難度	營橋人
營橋人彭子琛	營橋人
營橋人丁太平	營橋人密
營橋人密子瓊	營橋人密肆

營橋人密 盛 營橋人密父仁
 營橋人 此營橋人下石壞 營橋人密 〇〇
 此行石壞 此二行石壞
 原空未刻 原空未書

營橋人柱素生 營橋人葉元相
 營橋人丁文照 營橋人密崇寶
 營橋人弘元脈 營橋人張顯盛

右題名四列第一列第三列第四列皆十一行獨弟二列十一行共四十五人第一列前二人為比邱尼以下皆營橋人也碑言諸營橋冊八今才得四十三疑尚有弟五列斷去耳弟一列密長滿弟二列密長盛字皆破毀而尚可辨弟三列弟八行營橋人下斤有深坑似原未書刻非缺也弟四列前五行存半字三至四字不等名皆缺惟弟五行密字弟六行耶字缺也旁弟八行密下毀二字其餘並歷歷可讀與正面題名重者四人為敬鬼高子明密長盛密崇寶也

碑右側
 建功如 僅存三字半 以下闕去
 主父等造象殘題名
 梵齋主 長寶日世標
 主比邱僧曇憐比邱僧道暉
 大象主郡功曹孫伯珍孫回等
 大策光明主比邱僧沙門龍道

學古小廬雜著卷十

十四

學古小廬雜著卷一

十五

主父濟前西首書佐補主廿

無別駕社神風社疑卽社

左補菩薩主車解額高子斷

左補菩薩光明主薛他奴

右補菩薩主主父敬愁

右補菩薩光明主任魚仁

左補金剛主并光明吳法榮

右補金剛主并光明薛雲遠潘次口

大齊主主父濟主父惠之

南面石象主車解額

南面光明主任放賭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十六

左補菩薩主薛孟琛

左補菩薩光明主主父子昂

右補菩薩主主父薩胡

右補菩薩光明主都功曹任景

此蓋齊隋刻也在沂州城北門外第一橋東偏城垣上北向

下臨深淵候水落壞根有尺地可容足得施瓊墨焉道光廿

四年冬十月六日同密得軒同年訪得之上段造象下段題

名十九行凡二十五人主父濟車解額重見實二十三人而

主父氏居其五故曰爲主父等造象首行口口寶三行孫回

口四行都道口十二行潘次口雖可見而字不完且惟呂世

樹筆畫小缺可以意測任景下三筆已缺或景下尚有字爲

雙名未可知也

甲子殘碑

甲子比邱僧邑義

長地久終致消滅

歸誠十号何以顯茲

之用遂若乎三衣之

君守令察察下及三

亦若康莊之要顯松 疑松

猶世傳其德况乃

氏根弱果虛頌匪仁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十七

願雙樹 扣言者

見思况此靈其具

此蓋隋刻首行起甲子姑以甲子名之在沂州府城北門外

第二橋東偏雁翅隄上東向字倒懸道光廿四年十月與主

父造像同日訪得之碑十一行行存七八字不等第八行空

白蓋末三行是有韻之辭提行更書也上有石橫壓從隙

窺之底面有字其第二行是天字合之此石長地久恰爲一

句石之寬狹亦適相符蓋卽此石之上段矣惜第一行若石

上莫由窺其年月安得大力者出而合之

李寶造像殘碑

以八曰辛

夫福必齊運為貴
如都邑主李寶輝
人等昭崇道宗並
念毅十苦三明
容人奄德慕无已

物難賞異口同音

以逮洪福先於

敬造

卷之十

斯不願之從心

都維那自外將軍李寶

像主張仕明猶居家過苦度世

像光明主 敬備居家度苦

菩薩主因顯貴為亡父

口菩薩光明主劉思貴

菩薩主溢沂驛將劉憶 航王光

箱菩薩光明主陳僧 左箱阿難主汪竟

都邑主負外將軍李寶

都維那寧遠將軍于邱縣令張平維

左並

左箱

右並

右箱

右箱

右箱

右箱

右箱

光明主下似兩字下是法字

上似有在箱二字

總即

字即

卷之十

都維那高接 色義張胡 色

都維那董遵 色義鄭及祖 色

維那王昨玉 色義宋昨周 色

維那冷思悅 色義趙智 色

色義杜寶 色義趙智隆 色

色義誰方 色義趙貴仁 色

色義田伯玉 色義馬名 色

色義時香寶 色義張昨玉 色

色義因同周 色義劉紹仙 色

色義鄭雲田 色義高定國 色

色義臧文思 色義董輝 色

色義高市 色義韓敬思 色

色義宋藉 色義王叔 色

色義劉思陳 色義王民 色

色義李素 色義高權 色

色義張思景 色義 色

義

邑義殘石

邑

邑

邑

邑

邑

邑義

邑義

邑義

邑義比邱

邑義比邱道

邑義比邱道起

邑義比邱道起

碑側

大

兩善得三公伯

主

邑義比邱

邑義比邱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一

此蓋隋刻也面字十一行存半字至六字不等惟末二行邑義比邱道起邑義比邱道龍得顯全名而起龍亦殘缺不完側字五行存完字十二半字可識者五僅餘筆畫不辨爲何字者二石剝尤甚不久將全脫去道光廿四年十月同密君得軒趙君子真訪得之在沂郡治西北關帝廟大門外石階西偏惟側字向外審爲古刻意正面或存字尚多越歲十月子真暨修殿宇出而觀之果有字乃亦復參其書法古秀想黃庭初搨不過如是而殘廢無幾甚可惜矣急移王右軍祠藏之

真定龍藏寺碑左側有比邱道軌道運道
道龍同派

四面造像題名殘字

大 大像

大 大像主辛霍

大 大像主王仲偉大像主趙傳妃大像主 容 容上似茅字

大 大像主武洪妃大像主 大像主下似張字

大 大像主武士姜 梁下似荷字

大 大像主王伯起大

大 大像主裴嚴

大 大像主趙僧嚴

四人

大 大像主

大 大像主

大 大像

大 大像

大 大像

大 大像

大 此行下有字可見

此蓋隋刻也在沂郡治西北關帝廟後昭忠祠四面皆上刻佛像惟一面下段有字題名三列上二列皆十五行下列六行以下無復筆畫或止於此字甚淺泐初觀幾無一字凝神諸視則隱隱呈列猶近百名然非精拓不能見也後數年將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一

為無字碑矣上列第八九行似故邑義廿四人造四面碑語
文字斷缺不屬未可定也碑主為王仲倫案開皇十三年請
葛子恒等造像碑陰有王子倫疑其同時為兄弟行也

唐太清觀碑

大唐沂州

粵以仙圖寂寞□□□□□□□□□□□□□□□□
□□□□□□□□□□□□□□□□□□□□□□□□□□
□□教淪骨法雲無觸石之期慾火起炎熨之焰其後馬鳴龍
樹□□業之微言摩騰法蘭傳貫花之寶偈爰有信信仕頌文
遼廿餘口等並地隣松賊蔡三冬居郡瑯邪邑交枋陸王公
鯉躍孝悌口義之經孔子龍騰禮樂詩書之國其成勝業載結

良緣捨難捨口資成未成之業遂於茅固之左聖水之際奉為

皇帝陛下師僧父母敬造老子三尊一鋪刊之以畢莊嚴乃
以蜀歌廣德帝有臨於真宗沛勒鄭碑理宋於於法力式維

其事乃作銘云 鸞頭山下雞足巖腰三尊既立勝業擴開
斜臨鳳苑迴枕蜂臺寶飾斯畢妙福長該俾我功德滋我誠賢

業越十地響徹三天雖則城空芥盡劫未灰燃庶瓊碑之無口
□□□□永全 神龍元年歲次乙巳九月戊寅朔

右側書補者山左金石志所錄尚存而今本斷損者也半缺

者二全缺者十七凡十九字△記者志缺而今本分明具在

者也凡四十字○記者志譌據今本改正者也凡廿一字
碑在蒙陰縣南樓社太清觀無撰書人名唐神龍元年九月

頌文達等造老子像三尊所立石也葉九來金石錄補於康
廟其弟藉久拓此碑不云右殘闕蓋彼時尙完好嘉
慶中 廣福山左金石志則云碑存十四行下截殘損標

題但有大唐沂州四字惟神龍年月猶全余於道光廿七
年得新拓本以較阮志又斷去十有七字又半缺者二字所

謂年月猶全者僅存神龍元年歲五字其下次乙巳九月戊
寅朔八字皆歸也 有矣然阮志則而今本存者凡四十字又

阮志字多譌誤第五行 文達達譌資第六行地隣松賦茲
翠三冬地譌兒賦譌助茲翠譌慈兒冬譌人居郡瑯邪邑交

枋陸邪譌瑯邑交譌兒文弟八行茅固之左茅譌其左譌力
第十行蜀歌廉德廉譌唐事有臨於真宗於譌施理未弘於

據古小虛雜著卷十

法力於譌施第十一十二行乃作銘云六語曰斜臨鳳苑迴
枕峰臺鳳苑迴枕蜂臺迴枕譌過秋第十三行劫未灰燃未譌

末第十四行永全全語金計其廿一字不識當日所據拓本
何以模糊至是今據拓本錄其全文參以葉阮所見存者大

書補者側書碑雖殘損居然可讀蓋每行實二十五字首三
行及末行下多斷闕其第四行下僅闕二字第五六七行下

各闕一字第九行至第十二行並無闕字阮除第八行下空
格外餘皆注下闕且於第十行末式旌其事下增一方孔非

也乃為釋曰次行與以仙圖寂寞下闕十九字兩七字句一
四字句與仙圖寂寞為儷句也又一字屬下第三行現玉府

為句一成不滓之下闕五字有載演無為四字正與將成不

滓對其上關五字一屬上爲句四與口規玉府對也無爲下
 關八字二屬上爲句當是之化二字猶餘一旁可辨下六字
 與一爲提轉虛字又四字爲句又一屬下第四行救論骨爲
 句或散對末可引也馬鳴龍樹下關二字屬下第五行業
 字當是人字第六行孝悌下關一字當是仁字或信字孝悌
 口義之總與壽樂詩書之國對也第七行捨難捨下關一字
 當是之字捨難捨之資與成未成之業對也第九行接第十
 行庄嚴乃成食以蜀歌廉德第十行接第十一行式旌其事
 乃作銘云第十一行接第十二行斜陽馬苑迴枕蜂窠第十
 二行接十三行業超十地響徹三天文義連貫宜有關失弟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四

十三行庶境碑之無下關五字一屬上爲句四屬下行承全
 爲對句也統計全文共關四十二字其可意揣者五其不可
 知者三十七紀年即在末行承全下空一格其成賓朔下當
 有某日某甲子建造等字今本闕既志亦未完也首行大唐
 沂州下不知關幾字葉九來云碑題云沂州判新泰縣按蒙
 陰即魯之顯東漢爲縣唐省入新泰故地理志無之後析新
 泰復爲蒙陰或南樓社故唐新泰地也據此知沂州下有判
 新泰縣四字餘則無字焉爾咸豐三三年九月既望

余既爲此跋又尋得即阜顏平泉所惠精拓本乃知此文特
 碑之下段其上尚有題名四列每列十八行第一列前二行
 稱發心主以下皆稱施主末二行施主下無人名原未填列

第二列皆稱碑主三四列皆稱施主四列之第八行以下惟
 第十三行文全餘施主下皆無人名與第一列末二行同今
 據拓本可見者姑錄於左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發心主任虛伏 碑主徐口口口 施主任虛伏性 施主徐義

發心主威光兒 碑主元元元元 施主英才才才 施主任外賓

發心主郭果類 碑主徐小娘 施主將庭蘭 施主沙法真

施主任口妻類 碑主陳胡丘 施主顯妙琳 施主李三娘

施主李元姐 碑主徐羅兒 施主謝智各 施主趙永安

施主姬業兒 碑主趙媛英 施主夏思亮 施主妻之及

施主顏玄智 碑主郭靜妙 施主趙摠持 施主趙口例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五

施主顏思慧 碑主三淨真 施主楊妃兒 施主

施主馮惠楚 碑主類草 施主徐懷感 施主

施主類成光 碑主申金輝 施主于名流 施主

施主達大娘 碑主徐行倫 施主徐御妃 施主

施主任二娘 碑主入東門儀 施主仁務口 施主

施主徐妙兒 碑主梁客婢 施主徐義忠 施主游崑玉

施主任李之 碑主仁惠澄 施主徐奉口 施主

施主任義之 碑主口口神 施主顯領城 施主

施主任顯之 碑主郭慶玄 施主單紹方 施主

施主 碑主東門元楚 施主劉口口 施主

施主 碑主口永口 施主口口口 施主

第一列任氏二人竟以王石令之名為名可謂好奇衍則父子此當是兄弟耳第二列之弟九行類下似韓字而不甚分明第四列之弟六行妻字不可識疑即曼字

唐襄邑王李神符碑

大唐故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襄邑王之碑篆額四行十六字

大唐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楊州荊州二大都督并州大總管上

柱國襄邑郡王之碑 上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竊惟麗天凝景衛紀其躔次括地分區侯王胙其

巨唐經綸帝業光啓皇圖茂功茂賞弘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藝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六

賢樹英猷於家國者其在襄邑王乎 王諱神符字神符西

成紀人 三行

景皇帝之孫鄭孝王之子 太宗文皇帝之從父

今上之從祖也昔纘樞屢肇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聖廣漢之德致勝而於虞庭可道非常之教亦載藉於四行

周史 景皇帝功高定霸珪塔攸歸 鄭孝王業盛經舟

斯在若殷契之佐夏景毫終啓其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隆其祚浮天引派凌委成池之源拂日疏柯遙披若華 五行

之景 聖鍾美積垂裕象陶其粹氣山甚感其靈

表義含仁峻趾騰文擊武躡仙洲以鳴津雄映澈

逸韻韻舉曲臺榭禮樂以成其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弘其道尋其軌躅精如北唐之僞視其隲秘煥若東山之府屬江都不守中京圯歷毀檣擬災噬駭昭燬口口焚彝器驚巨燎於炎崑水口王舟揚洪波於沸海戰爭方始亂離云瘳金 七行

刀與而素靈與玉鏡隱而黃神吟 王刻跡韜光時藏器智

周朝聖之際神恬宇宙之間駭此脩鱗潛孟諸而未躍理茲大

翼臨扶搖而將舉我 高祖太口皇帝撫歸運握 八行

禎圖橫鉞攬軒弧正傾維於地絙縮落搆於乾樞掩黍郊而

大摠望井城以長駟及四門允穆太尉口口口口之命萬邪佞父

司空鷹口象之尊爰以茂親用昭緝禮義率元年封安 九行

吉郡公食邑二千戶仍拜太府少卿俄而天地革運品物咸亨

則大居宸履端垂統黃初受命載隆禦侮之規太始開元方降

藝古小廬雜著卷十

二十七

分封之冊武德元年封襄邑郡王邑三千戶餘如故轉 十行

雍州司馬展其驥足仰叶題與屈此鴻材俯膺持板德荆具舉

寬猛無濟暮月成化蓋肅清于時九軌未撫國步斯隘西羌

煽禍猶拒吳城之伐北狄稱兵時引蕭屬之寇十一行

天子聞釐軫慮推設行能將申橫壁之功必在光朝之選乃以

王為平道軍將出鎮岐州其年除稷州諸軍事稷州刺史

軒或塗閩景山之靈雨建旗臨境胡夢洛之雄風照以行

秋陽流之冬愛聖棠所以垂詠伐枳於是興譌四年除并汾書

遮太榆七州諸軍事并州總管以善政入為文府卿加右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大裁元氣制之香鼎臣赫美天臺十三行

系之香國器六材膺務八座分司獨駭其光芒即履騰其聲

實固已道高損益効於出納者焉九年除使持節大都督楊潤

常和楚方滁七州壽蘇越括欽宣舒潯泉九州都督諸行十四

軍事楊州刺史連率居綜兵之禮獨坐受班條之任俗變偷生

人無輕死義陽之牧源部威化臨邊太原之鎮許都思謀口帝

貞觀元年人為將佐大匠兼散騎常侍東園苑口藻悅行十五

疑華南郊陪乘紹璫絢美神居博傲無慙百郡之吏武庫縱橫

自表一時之傑尋轉宗正卿餘官如故既而口神繫表探至願

於鳴謙口口帝先遵炳試於知止赤松可仰紫艾非榮行十六

巖師逾岐屢竭叫闕之請 綸敷載嚴未允挂冠之志 王

事非偷讓備陳誠懇有感 聖懷方優散秩乃加光祿大

夫歲時朝請防閑祿賜並同東口望極尊榮居惟爽麗行十七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五十八

門施桂栒地兼山水雲華春苑登紫臺而肆日月淨秋軒迥綺

筵而命羿飛簪恒滿玉樹並光陶陶然不覺萬物之為細也

皇上以至仁馭萬大明踐極丕承景歷率由舊章行十八

載佇宗臣首命儀古之供迺瞻尊屬獨荷升典之恩貞觀廿三

年又下 詔按開府儀同三司車同畫鹿服口文顯居此達

尊保其終吉庶雍宮執爵膺七言之大禮羸里鳴鑿奉行十九

升中之壯觀登天壁夢奕日成災遂切蒿亭之歌空祝麥正之

壽以孔熾二年五月葬於私第時年七十三惟 王應包上善

道邁中庸揭日月之鴻暉疏風雲之逸氣滄平川鏡旋行二十

然山峙管籥內嚴菁華外發抑揚賢哲必路功名之軌枕席正

墳不求章句之業孝敬冥極地義為重友涕無貧天倫斯穆

奇略懷遠圖詞賦藏身藝優推幣分麾受津一劔非其廿一

務醞酒投醪三軍被其德出莅藩岳美政洽於萌澗入司元凱

雅譽光於朝列觀有危而取則深懼滿盈聽鳴口而告老言退

閑曠位鄰中穗敬賢之口不渝景側下察樂善之心弥行廿二

固不夷不惠非吏非隱舍元自守居榮待終可謂 皇室之

羽儀鼎門之標榜者矣而電驚虛牖瞻駟影而不留星沉德門

託龍光而遂遠悲夫以孔熾一年歲次辛亥十月庚寅行廿三

朔八日丁酉 詔陪葬于 獻陵贈司空使持節都督

荆岳岳郎四 諸軍事并賜東園祕器儀仗送至墓所先是

主上 哀于別次禮也子少府監柱國臨川縣行廿四

公德懋鳳州刺史廣川縣公義範懷州刺史上柱國文陳等並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

五十九

推秀潘枝自分華於棟屏呈材那幹方演慶於槐庭而翦草孤

情隨霜露而弥積庶先缺懿範將日月以曾懸故旌美行廿五

玄樽圖芳翠琬俾夫峯頹岷岫寄沉石以流芬空殿滕城行生

余而表約其詞曰行廿六

巖巖崇嶺繚繚茂結祥叶壽止祉光華洛地施攸薦慶靈斯佇

天秩逾繁八英克舉 其 口口盤石口啓維城藩枝表秀

帝尊標榮地隆凡蔣德茂開平惟良緝譽樂善馳聲行廿七

馭俗垂範威遠化鎮惠政霜明 德音雷震玉府崇博 兼機嚴峻

列岳弘風括河疏澗 其 口私逾洽 聖澤弥深 緬惟有器遐

覽垂成 解榮禰王 試滿捐金 貞風有勵 雅俗攸欽 其廿八

鳳邸 手後嚴管晴軒蓋盈列歌鐘在柳寒菊浮香春黃拂絮

四美依極百齡多豫其 川驚前水景迫口曠王摧梁竹珪落
簷椅庭口帶草澆潤書思并象陳跡髮髯崇規其廿九
地途 文園坐通 神闕梓庭杏講松阡燕浚寒木啼風蒸境六行
思月琬字無味金聲靡歇其 校書郎段仲容書三
行

右唐襄邑王李神符碑殷仲容八分書碑無立后年月而神
符葬於永徽二年十月八日知建碑去此不遠也杭州汪君
鏡樵得此拓本徧考宋以來金石著錄家皆未之及惟墨池
編有王神府碑殷仲容八分書疑即此碑而王士脫襄邑字
又譌符諤府耳汪君手寫釋文子假請果日補正廿餘字弟
八行素靈下汪釋爽予審其字作與乃哭字金刀與而素靈

華古小廬雜著卷十

三十一

哭用漢高帝斬白蛇事也第十六行遵烟誠於知止上有先
字先字上缺三字子審先上乃帝字蓋用老子象帝之先也
第十七行並同東下缺一字子審其字已無筆畫可辨而論
郭猶存蓋宮字也第十九行服口文下存魚旁予審其右略
有豎形乃鱸字也其終吉上一字汪釋俾予審其右辟下露
三脚中長左右短不似卑蓋保字也庶雍下執爵上汪釋言
予按下旬云膺乞言之大禮不應此句先有言字且與偶句
贏里不對審其字形乃官字也弟廿三行龍光而遂遂上汪
釋發發離解予審其字左言旁尚分明右毛旁亦略可辨乃
託字也弟廿七行維城上汪釋缺二字子審維上是啟字啟
土一字似天亦似大無以定其為何字陸凡將上皮上平上

汪釋皆缺一字子審之乃地陸凡蔣德茂開平八字也地開
二字皆可辨德字左乃右心亦當髮髯凡蔣即左氏傳之凡
蔣因蔣從竹凡亦從竹或古有此本或書者偶連及如鳳凰
鉅鐘之類不可的知開平謂漢河間東平一王故下又云惟
良緝譽樂善馳聲也弟廿八行誠備下二字汪釋捐盈子審
之乃捐金二字盈不得額金乃得之誠備捐金用漢二疏散
金事也高祖太口皇帝據本紀太下是武字也聽鳴口而告
老未詳用何書又除并汾海遼太榆七州諸軍事并州總管
而州止有六尚少其一蓋晉后脫而新唐書神符本傳亦無
可對證終不知脫何字也咸豐五年十一月二日錄下書
吳越專文

華古小廬雜著卷十

三十一

秀州嘉興縣
薛五代史郡縣志江南道秀州注云晉天福三年十月兩浙
錢元璠奏以杭州嘉興縣置歐陽五代史職方考秀州吳越
王錢元璠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據舊史似改縣
為州而易其名據新史則增置州而縣如故且為之屬今此
專有秀州嘉興縣五字足證新史之得實李中者先生歷代
地理志謂今釋有韻秀注云五代州今浙江嘉興府嘉興
縣治嘉興縣下不列五代縣蓋僅據新史譜為之而未詳
其後文也咸豐五年冬至前二日
晉元康鳳皇畫象題字東安備考

地理韻編東安西漢侯國古海郡今江蘇海州西八十二里

縣城陽國 東漢縣徐州琅邪郡 晉縣同

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三十 此在郟地

南宋郡徐州 北魏郡南青州 隋縣徐州琅邪郡

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 此在蓋地

郡國圖志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即春秋莒魯所爭之郟邑也城

陽姑幕縣南有召亭即郟也俗變其字耳後魏孝文帝於此

置新泰縣開皇四年改為東安縣十六年又於古蓋城別置

東安縣而此改名沂水縣 隋初今沂水城為東安十六年以

方輿紀要二十五東莞故城在縣治西北漢縣治此武帝封城

陽共王弟吉為侯邑曹魏黃初中置東莞郡梁普通五年彭

寶孫拔魏東莞是也又縣南三十里有東安城漢縣屬城陽

攀古小廬雜著卷下

國宣帝封魯孝王子強為侯邑後漢改屬琅邪國三國魏置

東安郡於此郡尋廢晉仍屬琅邪國後廢入蓋縣 是縣南二

晉皆為東安 後廢入蓋縣向宜攷

蓋城縣西北七十里齊邑也漢置蓋縣屬泰山郡景帝封后

兄王信為侯邑後漢亦曰蓋縣晉改屬東莞郡東莞帝時析置

東安郡治此劉宋及後魏因之後齊改東莞郡曰東安而故

東安郡及蓋縣俱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東安縣於此蓋莒

大業末廢 是縣西北七十自晉置東安宋同 後隋之東安

又在東莞亦縣西北至開皇十六年又是縣西北

七十里 為東安

案今所出鳳皇畫象題東安王欽元在縣西南六十餘里鮑

家宅山此兩漢晉初之東安元康以下東安已移縣西北七

十里之蓋城此不為東安矣

齊乘三青州府莒州府東南三百二十里本漢琅邪東莞東安

地晉改東安為沂水縣 於蓋故東安為沂水考證

齊乘何據 沂水縣無明文今案晉志

齊造像四面碑北徐州徵文備考

沂州府治北城隍廟前延慶菴無年月題名有北徐州字

郡縣志沂州自永嘉之後琅邪陷於胡寇或寄於丹陽江乘

北徐州琅邪郡屬周武帝改北徐州置沂州 齊乘廣輿記

俱分明 此時沂州亦在北徐州城而碑所題北徐州御非

十駕齋新錄六有晉僑置州 一條云晉南渡後僑

置徐充青諸州郡於江淮間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

攀古小廬雜著卷下

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治之而僑置之名如故 又云

至承初受禪以後始詔除北加南此詔載於宋書本紀可謂

信而有徵矣 又云晉書地理志徐州篇云元帝立南彭城

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 又云不知晉時木

無南字元帝渡江之始未嘗有北徐州也

王氏通鑑地理通釋 晉十九州徐州治彭城 今徐

南徐治京口徐治彭城 齊廿三州北徐治鍾離 北齊後

州郡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 翰案鍾離在

今鳳陽縣東北南齊之北徐州與高齊迥異 郡縣圖志九

晉氏南遷又于淮南僑立徐州安帝始分淮北為北徐州宋

承初二年加淮南徐州曰南徐州而改北徐州曰徐州 據此

北徐

州始於晉安帝至宋永初而改已無北徐州之稱矣明帝時准北入魏梁初暫收大齊之後尋復入魏徐州復理彭城仍立彭城郡高齊及後周不改據此後魏以沂為北徐州至高齊未改也與彭城之徐州無涉方輿紀要三十三沂州本琅邪郡後魏永安二年兼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此為定案永安二年當梁中大通元上去永初元一百十年太平邨神碑側開十四年旁證

常山貞石志九元氏殷審續造石浮圖記跋云右記題天十一款三月廿八日建天字下脫一字又稱載不稱年知非天祐蓋天寶時物也唐碑中如華嶽頌左側題名開廿四年花塔寺佛座題字開十六年之類甚多卷八真定花塔寺玉石佛座題字跋云右佛座題諸帝后忌辰有云開十六年即開元十六年

也卷九晉州修寺鑄鐘碑跋云文中稱開十八年天七仲春天八年天九年天十一年天十三載皆開元天寶之省文也唐開天時石刻屢見之

瀚案殷審續記天字原誤刻作開磨去重刻天細驗拓本痕迹顯然又案古以開紀年者隨開皇廿唐開元廿九開成五梁開平四晉開運三宋開寶八開禧三開慶一遼開泰九金開興一夏開運一惟開皇開元有十四年至廿四年則惟開元有之兼以天寶祇稱天天誤刻開又改作天證之確為開天省文無疑

維那考
常山貞石志跋白石神君碑陰云魏書釋老志若為三巡民教

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又按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翻譯名義集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譯為知事又隋書百官志後齊制昭元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唐六典每寺皆置都維那一人綱統眾事即今之僧官然北朝唐宋諸石刻稱都維那維那者不盡僧人大都里中家右倡率鄉愚修造祠廟者為之瀚案齊制都維那在大統之下唐制每寺置一人則非今之僧官矣蓋即各大寺院中所稱富家和尚者耳總管寺內一切事務與方丈不同僧家之總管事務者為維那因之建寺建塔造像造橋總領其事者亦為維那即今所謂領袖者耳有都維那有維那蓋維那次於都維那而白石神君碑陰又有都維那頭維那頭之別又似各有首領非以都維那領維那也諸碑又有邑都維那大都維那大都維那主建義都維那之稱蓋隨事立號不必有定制也



跋

日照許瀚

秦泰山刻石并明人題字跋

右秦泰山刻石四行除大夫二字合體不計外共廿九字李斯篆之僅存者也每行十二字首行上缺二字下缺一字存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九字次行昧死言三字下空三行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十二字四行矣臣昧死請五字下有隸書二行云岱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上從棧奔中得之恐致湮沒因揭之壁間以識往古之遺迹云北平許延祥題凡四十八字山左金石志及閩妙香室校刻金石存並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跋

以許為明人而缺其名詳誤釋作并跋語缺揭壁間識往五字道光廿年余客濟寧假觀四本詳諦互參乃盡識其文為之一快四本者一夏石隴 大觀 藏一李榮庭 聯榜 藏一孫少沂 式台 藏一汪仲恪 延熙 新購得黃小松司馬舊藏本四本以黃本為最精有孫淵如先生題跋以夏本為最完整未割裂有李鏡橋先生攷釋此石自乾隆五年燬於火嘉慶間蔣伯生大令 因 培復於玉女池中得殘石二片僅存十字而廿九字本遂為希世珍今得四本聚觀正譌補缺使許跋全文瞭如洵為奇遇 又余於道光十四年歸自浙江過吳門晤杭州徐問蓮先生出示舊本古墨黝然後無許跋蓋先時所拓本其門人某為雙鈞一紙此又非濟寧四本所敢望矣又聞俞理初先生云孫淵如

先生有整幅甚寶愛張諸壁殿鎮橋先生欲之孫云一字一畝首當以相貶嚴肅衣冠如數拜訖徑持去孫不能難也附識於此以資嗜古者之一笑

大布黃千范跋 辛丑

黃猶充也充當也 漢書楊 當直也 孟子 難 也黃何以訓充黃與橫通 禮編衣狐裘黃黃 橫充也 禮樂記孔 釋文徐本作橫 子開居注

故黃亦得訓充橫又通枕 淮南原道注橫 枕充也 爾雅又通光 水經睡水注橫 光充也 齊亮 典傳總之黃橫枕光四字互相通借造 亭世謂之光亭 光充也 與傳總之黃橫枕光四字互相通借造

見經傳不可枚舉為其同是光聲也橫又通衡 詩衡 衡平也故 其刀文云一刀平五干也平也直也當也充也黃也其義一也

漢三公山碑跋 元初四年

漢三公山碑在直隸元氏縣乾隆三十九年訪得之今移置學 署書體勢在篆隸間凡十行行字長短不等以今尺度之字廣 二寸許短者不盈寸長者或三四寸與諸城延光殘碑略相似 彼隸多於篆此篆多於隸耳第一行第八行並廿字第二行第 七行並十九字第三行廿四字第四行廿三字第五行廿二字 第六行十七字第七行十八字第八行十五字又數下空近尺 共一百九十七字余所藏精拓本三一江秬香手拓蟬翼本有 印識一較江拓墨稍濃尤清晰一濃墨染紙古色黝然已翦裝 成冊前署檢漢三公山碑五字乃黃氏小松隸筆後有黃跋又 趙氏晉齋翁氏軍籍跋李氏鎮橋札皆真蹟蓋黃氏所得此碑 最初拓而小蓮萊閣金石文字底本也自此碑之出釋其全文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跋

二

者黃君外有翁氏兩漢金石記王氏述菴金石萃編孫氏淵如續古文苑沈氏西雍常山貞石志為之跋者有錢氏辛楣楷研堂金石跋尾王氏石臚漢隸拾遺顧氏湖蘋思適齋文集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會萃諸家擇善而從實事求是使二千年遊刻文從字順瞭然心目信可樂也諸家皆稱姓性拾遺稱王高郵以別於青浦云今條列如左

首行口初四年初上石缺趙云永初翁云元初錢云疑不致質他家皆從翁說瀚案石本初四字形甚扁其上隙地僅可盈寸建初孔初皆不能容本初無四年定為元初確然無疑惟翁摹作丁形云初上隱隱尚露其下半諦視是元字則非其實翁所據本即黃所照黃無而翁有其誰信之至沈云今據搨本辨之

稽古小題雜著卷十一跋

三

初上一字其下半從几當是元字附會翁說尤無取焉 第十

九字石泐王翁沈闕黃孫作泉今詳審請本無可徵信 第三行第十四字并翁王作我孫作斤皆非黃釋作并引後漢書陳忠傳隔并屢臻為證當矣顧說同沈又引郎顛傳歲無隔并佐之要不如王高郵應引順帝紀陳蕃傳翟醜傳注所引益都耆舊傳參同契劉瑜傳之言涉隔并者反覆證明至詳且備惟又云碑文本作并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并則非其原文顧又云并字次橫向下曳筆今詳審石本兩家說皆不然蓋所據拓本未精耳 第廿三字駁王沈闕翁存上半作林趙釋為敬黃孫皆從之顧云左荷右占尚可辨謹顧本即趙所贈而未見趙跋其釋敬奠二字相與縣合是足信矣

第四行第十二字來黃翁王孫沈並作來王高郵云來首筆作曲形與上文作來者不同未即求字引張遷碑紀行來本為證又引書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注來作求而梅氏傳訓往來隸釋靈臺碑竟來祖統碑陰來索忠良皆是求字而洪不言與求同又引管子任法篇小稱篇求講來孟子離婁篇史記李斯傳求講求以明來求二字書傳多互譌四通八達無微不搜矣顧亦釋作求而無引證瀚案漢隸字原靈臺碑第三其十六哈來下

第一字注三字是婁氏徑以竟來祖統為來字矣 第十四字與王摹不誤而釋作叟他家皆作要顧云與即要字極明斷王誤釋作叟王高郵既訂幸編之非又云斥彭長田君斷碑究屬道要義與此同沈引田君碑又引漢書司馬相如傳夏裏地理

稽古小題雜著卷十一跋

四

志大與因隸續也 第十六字祖翁作視孫作規並非黃王沈

作祖是孫讓翁作視之誤而不知作規之尤失也 第五行第十六字古翁作与王摹缺釋從翁黃摹作工釋作土從李說也沈摹作古顧云吉下是口字翁誤釋作与而王仍之不知此碑有橫畫未向下曳筆例非也其所釋之字刊本誤空據云橫畫未向下曳筆蓋亦以為土字瀚案漢隸土字多加點此碑體兼篆隸固不得繩以六書也 第十九字雜翁誤脫趙作龍李云非也漢碑就皆作龍引造橋魯峻堯廟各碑并顧南原說為證得之矣他家皆從李 第七行第十六字什翁云是斗字非升字洪云明帝紀永平十三年歲比登稔粟斛三十斗斛斛三十即斗三錢碑字作

什或釋爲升字非瀚案洪引粟斛三十爲證精矣諸家皆作斗翁洪所云作升者今未見也

第八行第一字聯翁沈摹不誤蓋取象繁無意黃作無轉失之弟十三字聯翁摹作網王摹作棘釋文俱闕趙作校黃作浮他家皆從黃釋是也 第十八字聯翁作賄黃孫作格王沈作

祐瀚案上左角筆偶相屬與俗書變化又同釋祐是也

第九行第八字聯翁作兩沈化聯皆與石本不合王黃摹作蘭近之而黃釋作策則大謬說文前爲蘭古文策馬筆也絕不同

字說文蘭五直而碑六直此象其札一長一短五六初無定數說文二象中有二編之形碑則總關其上復作二編說文二在左右兩直之內碑則穿出兩直之外雖復小異意並無異至其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跋 五

六直左密而右疏正以象其參差摹者比而勻之轉失其意孫王釋作簡從正書也 弟十三字聯翁作佳王黃作屋孫沈作匡瀚案作匡較勝亦未敢定其必然咸豐四年二月望日 漢孔伯英畫象跋

右石斜斷上豐而下狹畫象分四列第一列高屋聳起屋內一人坐一人侍侍者影響不甚分明屋東一人已泐旁題四字上二字不可辨下二字似令史其東一人東向衣冠甚偉旁題三字曰孔伯英當其胸之東又似有字一榜而不可辨第二列四人其最西者東向坐一人昂手彎身化舞勢一人兩手舉而袖下垂身化跪勢蓋亦舞也一人西向坐第三列四人皆坐中二人西向左右二人東向第四列五人一人差小其四人兩兩相向

又一人已斷缺微露右肩頂而已屋上化重樓每重簷角安鳥一枚樓之東當孔伯英畫像上有隙地著一大鳥尾四岐而長與隸續碑圖所載柳敏碑陰鳥相似洪所謂上刻一禽若鳳者也咸豐二年曲阜顏平泉得此拓本於碑估路氏集賢齋楮墨皆新而不知石在何處

瀚譯案從來金石題跋凡言左右皆以我之左右爲左右然施之文字則合若施之畫像則於畫中人將欲名其左右手左右足不且以左爲右以右爲左乎洪氏隸續碑圖亦以我之左右爲左右獨至王稚子二闕上圖云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人變左右而言東西蓋既不便覆言左右又不便反言左右不得已而改之瀚今題畫像凡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跋 六

言左右皆代以東西師洪意也亦知畫像不必皆南向而姑以南向爲言蓋不敢輕變從來金石家左右之例是亦不得已之計耳至於此畫像第四列之僅存右肩者則又不得不變從來之例而以畫中人之左右爲左右矣

殊龍橋漢畫象刻石跋

右漢畫像三石在沂州府城西南三十餘里殊龍橋其地隸郯城東南去縣城近百里一石在橋東屬趙隄上四圍邊界隆起依界度之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二寸畫分二段中有橫界與邊界同上段高一尺二寸五分有寇持兵逐獸一人較大立門下仗劍戎服蓋其主帥門東三人一持戈而立一持器甚重前驅一獸器槽長而短柄不識何名一獸前行一人繩繫之尾

其後似獵犬之類非野物也門西異獸奔騰四人皆持兵佯奔逐狀最西一大石虎踞其上牙爪奮張與奔來之獸相向不解何意下段高一尺畫二大樹樹東一人冠方山冠端坐二人跪侍佯拜勢又東一人執器立侍兩樹之間一鳥橫飛其下一人端坐一人跪侍又二人差小左右依樹而坐樹西一馬西向甚駿偉疑跪侍者即古人危坐也

一石在橋東洞之西壁上四圍有界而寬高八寸五分廣六寸三分中畫一馬獨車車有御御者後有物聳起似車而高上似有題字不能辨也前後兩騎一尊一隨與時制相近

一石在橋東洞之東壁下迫近地四圍無邊界高四尺廣一尺其畫隆起蜿蜒似龍上端有二字上作光不可識下作拊正字

華古小履雜書卷十一 跋 七

通以為俗昇字非真非隸定非漢人筆然亦不似唐以後書玩其畫當係橫圖而字則直題疑後人為之非與畫俱有也咸豐三年十月三十日

曹全碑改為米夢泉

此碑碑陰刻未竣而報明萬曆中出土唯王文因字殘缺未幾石斷又損數字是本乃初斷時拓下未斷本一等敘陰完具可珍也敘中人見於陰者五尚蓋王敏王學李儒秦尚其王宰程碩彙規程寅或不具書至刊石紀功人如王恩王穎亦無之疑當其未刻處也畫作景與陰異蓋變體充履充豫同體用段藉畫作解猶魯峻石壁畫象題字鮮明作解明見隸書呂氏春秋應同篇水雲魚鱗舊本魚鱗為角刺職是故也敘中雲陳年恩

亦韻語真諱元三部分未給足鼎足連韻文同義別可識漢人韻注

王宰或釋阜或釋宰未識孰是 阜是

曹真碑跋

右殘碑於道光二十三年夏出自長安城外十里文二十行少者行十字多者行十七字共可辨者二百六十餘字無姓名年月考之三國志是大將軍曹真碑殘石其敘陳氏有齊國與魏禪晉表所云昔我皇祖有虞相合真本傳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似即碑中所云矢石間豫侍坐公子將歸同坐使少長有口坐者太祖坐也將歸無老疑太祖諸子字傳又云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則弟三行騎字上一字疑是虎字文帝即王

華古小履雜書卷十一 跋 八

位以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即所云遂牧我州也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隲討破之斬進等蘇則問溫傳皆稱張掖張進張掖酒泉但列漢所置五郡中紀載異辭耳碑所稱拜上軍大將軍及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皆與傳合又云援於賊公斬其逆意原其稱口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安定民楊條白縛出三郡皆平之事也陸議即吳陸遜本名見吳書遜傳惟真遜傳皆不載戰事蓋史之闕奮雷震於朱然見辛毗及吳朱然傳文帝本紀黃初三年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行幸宛卅此事下云屠蜀賊則第八行諸葛亮上一字亦當是賊字蓋後人惡而整去耳又云口口嘆悼羣黎哀酸嗚咽之贈則此碑必是真寔後立傳紀真病還洛陽寔未必葬長安

觀碑云登華岱鑽元石知是故吏紀真功德非郭道碑也莫令
趙護大尉據嚴武無考銘亦是頌辭無哀辭東平峨峨作漢口
口疑指曹參武帝紀亦云漢相國參後唯參封平陽侯與東平
不合或參沛人沛與東平均屬徐州偶借用之耳真遷大將軍
在明帝即位時察蜀在太和二年則第八行提行必言明帝即
位碑僅存一方上下截俱無左全右似缺一二行各金石書皆
不載存字亦但完好隸法近梁鶴鐘錄諸人書可實惜也
秦修魏鄧太尉祠記跋 建元三年

右碑符秦建元三年重修魏太尉鄧艾祠所為記也吳山夫金
石存始錄其文而不知鄧公為何人碑在何地為何人所建許
瑯林校刻吳書考知鄧為鄧艾據通志鄧艾祠在鳳翔府城北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九

二十里疑碑當在此又以碑有解度題名疑碑即度所建淪案
寰宇訪碑錄碑在陝西蒲城縣去鳳翔遠甚許校吳書後訪碑
錄十七年無宜不知蓋偶未檢耳解度為護軍司馬爵衍字多
故於題名三列前獨佔二行非建碑人即度也吳所錄記文缺
三十四字論八字題名缺九十三字論一字衍一缺文許校多
所補正記文仍缺十九字論二字題名缺三十二字脫一字又
脫一缺文道光二十二年嘉興錢有山 治光 獲齋拓本於濟甯
瀚借校許本又補正二十四字記文僅缺四字題名缺二十五
字又有吳未缺而許誤以為缺者二字吳缺而許誤以為未缺
者二字一一釐正然可讀後又據武授堂金石文字續跋補
記文三字於是記文僅夙夜匪下缺一字義當是解今全錄碑

文隨文校註以論讀者

大秦符氏建元三年歲在丁卯馮翊護軍建成將軍奉車都尉

城安縣侯二字吳誤作年世許改為缺文今鄭能遺二字

武授堂先生金石續跋昔作能遺今不見錢木已十二年字形

如何不能確記意洪武兩君所操必字吳不誤許宏道聖世鎮

南參軍水衡都尉石補安合治書待御史南軍督都水使者武

使補除右錢本似為論案為字是武跋護軍甘露四年十月廿

五日到官以北援玄朔給兵三百人軍府史補屬一百五十人

統和甯戎郿城洛川定陽五部領盾各上郡夫口武作軍羌白

羌補四字高涼武缺許本漏注字西羌盧水白虜支胡字補吳作

栗特口武作水雜戶七千夷類十二種兼統夏陽治字在荒六

載選無異土許作才案錢本作土實非才字然履性忠孝事上

恪勲夙夜匪口以太尉鄧公祠張補馮翊所字補吳作是許作

明歲久頹朽因舊修飾故記記文止此凡一補建昔非錢本

又以其年六月左降為尚書庫部郎許云十四字較諸字特大

護軍司馬奉車都尉關內侯始平解度字臣文聖世水衡令補

子北掘合安口將軍司馬都水參事口似除為司馬解度題名

軍參事北地靈武字係許補案靈武屬咸陽其屬北孟口口廣

軍參事和戎鉗耳口龍軍門下督和戎鉗耳口世榮補軍功

曹和戎鉗耳口當世興軍王薄河西臨晉楊高補世和軍王薄

和戎雷夫口口軍王薄河吳缺許漏西口口口延思軍王

簿和戎當補字安軍主簿和戎口川口光吳云右題名

軍主簿和戎雷口景文軍主簿和戎西羌騎世龍軍錄事和戎

雷顏道口吳有此缺文許誤脫軍錄事和戎當陸道口軍錄事和戎口蒙

璋子謙功曹書佐和戎雷陵道進功曹書佐和戎揚補字甄補字

彥吳云右題名中吳云右題名列七人

軍參事北地富平楊沈少論軍門下督馮翊朱進超石軍功曹

甯戎蓋周彥容軍主簿甯戎郝子星永文軍主簿甯戎屈安童

道謀軍主簿甯戎當世永長軍主簿甯戎雷樹進鄒軍錄事馮

翊呂濤口口軍錄事甯戎當投欽詳軍功曹書吳有書字佐甯

戎利非口永遠治下部大鈞耳丁比吳云右題名下一列十一

七人二百六十六字統計全碑一百一十一字虛經校補尚缺二十九字

攀古小屬雜著卷十一 跋 十一

據碑創祠者張馮翊修祠者鄭能遠作記建碑者應即解度以

下二十八人鄭能遠解度皆先書現任爵銜復於名字下歷敘

舊銜而冠以聖世二字此例他碑所未見云聖世者蓋符氏所

授官也能遠官馮翊護軍馮翊有四護軍曰撫夷曰土門曰銅

官曰宜君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長安志等書今但書馮

翊護軍治在雍豈四護軍外又有馮翊護軍歟建元四年廣武

將軍碑前有撫夷護軍後又有馮翊護軍苟輔尉秦專有馮翊

護軍明矣能遠爵城安縣侯案魏書地形志城安孝昌中置屬

南兖州北梁郡蓋即漢陳留郡之成安今河南考城縣地秦既

以城安封能遠則城安為秦縣無疑而諸地志無言及者何也

能遠貫華山案晉志無華山而載記云姚興率眾寇胡城晉華

山太守董邁降於興又云華山郡地瀟瀟廣袤百餘步燒生物

皆熟歷二月乃止是晉有華山郡至姚秦時未改能遠蓋其郡

人而仕於符氏不必其郡為秦地也華山是郡則下文解度貫

始平當亦是郡非縣也能遠當為石安合案魏書地形志云石

安石勒置長安志云後趙石勒於渭城置石安通鑑注云符秦

復曰渭城十六國疆域志據此碑謂改名渭城當在符秦建元

以後翰案能遠為石安合甘露四年以前事洪說近是然廣武

將軍碑有京兆石安即默韻是建元四年尚有石安且屬京兆

則魏志長安志通鑑注諸說均不足信也能遠統和甯戎鄜城

洛川定陽五部又領屠各上郡夫口軍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

白虜支胡粟特口水雜戶七干夷類十二類兼統夏陽治在雍

其地其人皆馮翊護軍所轄吳禪和甯戎云和戎甯戎也案題

名有和戎十二人甯戎七人是吳說所據然秦自有地名和甯

載記第十五馮翊太守爾慎率眾二萬自頻陽入干和甯是已

疑戎人居和甯者名和甯戎非必取和戎甯戎併稱之也元和

郡縣志鄜城縣本漢鄜縣地屬左馮翊漢省後魏於今縣理置

鄜城縣載記第十六姚襄遺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載記

第十二姚襄遺姚蘭土欽盧等招勸鄜城定陽北地并川諸羌

胡皆應之十六國疆域志謂秦馮翊郡有鄜縣故城然載記皆

直云鄜城與此碑同似彼時固有鄜城非必謂鄜故城也洛川

縣本漢鄜縣地後秦姚襄置縣因洛川水以立名見元和郡縣

志太平寰宇記案漢靈帝建甯初段熲上書即云橋門以西洛

川以東洛川之名由來已古此碑洛川與郿城定陽五部連文似彼時已置縣不始姚秦也地名定陽者甚眾漢定陽縣屬上郡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地晉宋齊定陽縣屬揚州東陽郡今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地北魏東夏州有定陽郡即漢縣舊地晉州有定陽郡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地汾州有定陽郡定陽縣南汾州有定陽郡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地皆於此碑定陽無當惟北華州敷城郡有定陽縣與洛川縣同屬李中書先生地理韻編今釋謂當在今陝西郿州雒川縣地應即此定陽廣武將軍碑有云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又云東西二百是已載記稱姚襄遣姚蘭王欽虛等招動郿城定陽正其地後赫連勃勃遣兄于提攻陷定陽姚泓時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當亦即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十三

其地五部諸地書不言所在魏地形志秦州武階郡有南五部今甘肅階州地有南五部即先有五部可知載記三十姚興以赫連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當即此五部矣載記第十三層各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層各之名始見於此又第十五於是二縣即武虜帥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又第十六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募者二萬餘戶案此碑屠各與上郡並言載記或與二縣新平並言或與天水略陽並言豈屠各亦郡縣名歟抑羌胡種落歟夫下缺文錢本亦不辨武授堂跋作施字潛擊堂金石文跋尾續亦作施云碑書屠施為夫施以首同假借高涼涼字吳缺許補而不明言論讀錢本時亦未諸審案高涼

漢晉宋齊郡縣並在今廣東肇慶府城北魏郡縣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地皆非此碑應有疑訛誤補武授堂跋作高德再考白虜即鮮卑載記第十四荷暉屢為慕容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又云秦人呼鮮卑為白虜粟特即粟弋太平寰宇記粟弋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一名粟特魏書西域傳云粟特一名溫那沙古之奄蔡國案十三州志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謬也樂史之說本之通典然此碑已有粟特則謂後魏始通者亦非也水上缺文武授堂跋作音字案音即苦字六朝造像多有之廣武將軍碑亦有音水惜其上文全缺不足徵矣解度官蒲子北掘台北掘當即北屈掘屈音同晉志北屈與蒲子同屬平陽郡題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十四

名有北地靈武孟口晉志北地無靈武十六國疆域志前秦北地郡有靈州而靈武屬咸陽郡案魏書地形志靈武亦屬咸陽郡注云前漢屬北地後漢罷晉後真君七年分屬焉則是晉靈武實同前漢屬北地郡至魏真君七年始分屬咸陽宋書傳宏之傳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為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道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所云廢置與地形志合疑靈州即靈武晉志北地無靈武亦無靈州非也此碑所書北地靈武則靈武屬北地地明矣題名又有河西臨晉楊高晉志臨晉屬馮翊郡元和郡縣志云晉武帝改臨晉為大荔故十六國疆域志前秦有大荔無臨晉然載記第十三稱堅白臨晉登龍門願謂其羣臣云云安得謂秦無臨晉乎至臨晉屬

河西郡諸地志皆未及獨見此碑豈素以大荔屬焉而別置河西郡屬以臨晉歟此碑題名下又有河西口口口口延思河西下縣名缺益知河西為郡名此碑前人不見者錄金石存吳許二跋僅及大略今觀其有涉地與者幾二十事洪雅存先生著十六國疆域志僅引證石安一條論於地輿之學未窺門戶姑即所見臚列異同俟正博雅往時吾友歸安沈子敦平定張石州濟甯李榮庭並專精此學不數年皆物故吾誰質哉吾誰質哉

魏造像記五種並大般涅槃經偈跋
右刻在歷城千佛山陰之黃石崖千佛山古陞山也造像五種北魏三一孝昌二年一孝昌三年一建義元年東魏二一元象二年一興和二年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並未載蓋彼時猶未訪出道光十二年余從何文安師校藝台州獲謁洪筠軒先生以余為年家子又同斯好手授平津讀碑記其三續稿尙未刻有此造像四種惟孝昌二年一種未錄二十年馮集軒先生撰濟南金石志始全錄之然二家皆不無謬誤今據石本訂正至涅槃經偈一種則從來著錄家所未及蓋拓工見無年號不知是魏刻棄道弗顧故諸家無得而錄焉爾余未親至黃石崖造像記拓本向屢得之都無此偈咸豐二年曲阜顏平泉拓以見惠乃詳列造像記五種正文附正洪馮之失經偈一種亦并著焉

孝昌二年一種度以今工部營造尺高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

五分共十三行記文三行題名十行行字無定數文云大魏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八日甲辰帝至元氏法義世五人敬造彌勒像一軀普為四恩三有法界眾生願值彌勒都維那比丘靜志那維那楊鹿子都維那賈道順都維那趙伏念比丘道靈比丘洪休馮道福鄧恭伯張惠銀張皇思張社生馬僧智皇外龍劉歡劉市奴陳宜德王難生維那劉阿母母維那趙勝姜崔合委魚小姬白合姬趙安姬薛男生張金委王肆勝張女珠劉賢劉勝郭男西門清姜趙迎男賈賊張外委員三英張勝姜王伏姬趙勾男趙勝姿劉明勝趙桃女趙祖情劉阿母母下母字被入祿損豈疑其重而去之耶馮志八日日課月或寫刻之失其於諸題名總括其文云都維那比丘靜志等四十二人下一種亦同此例非也

孝昌三年一種高九寸廣九寸五分共十一行記文五行半題名與記末行相屬亦五行半每行字無定數又高下不等首行上空二字次行上空一字五六行下出一字八九行上出二字石坎不平就石書刻耳東云大魏孝昌三年七月十日法義兄弟一百餘人各抽家財於歷山之陰敬造石窟彫刻靈像上為帝王法界羣生師僧父母居家眷屬咸預福慶所願如是都維那張神龍都維那王難生楊泥比丘僧利比丘洪休比丘僧瑛字不可識比丘明越比丘僧哲究敬賢趙方興梁思善梁僧長秀分明王泥皇三字皆親外龍燕慈暉楊伯博記文各抽家財洪抽皇登崖上就石看出誤拾歷山之陰馮陰誤後題名共十五人馮誤云十六比丘洪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十五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十六

一、身、... 丹、... 凡、... 凡、... 凡、...

体已見上一種又上一種有王難生此都維那口難生難上字

模糊難辨或即王字也 登崖據石諸觀實是王字 洪云元和邳

縣志齊州歷城古歷下城對歷山之下太平寰宇記歷山在縣

南五里

建義元年一種即接孝昌二年一種後 與孝昌相連共一坑 高數同廣四

寸有奇共五行行十六七字不等文云維大魏建義元年五月

四字樣四石看出日清信士佛弟子雍州長安人王僧歡敬造尊像一

軀上願皇祚永隆歷劫師僧七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女等及

善友知識遍地眾生常生佛國彌勒出世龍華三會願登牙石

是謂字首雍州長安馮作齊州泰安誤甚王僧歡洪馮歡

並誤啟子女下馮誤脫等字願登牙首馮作共登施首願字首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十七

字尚分明登下字雖不甚分明牙旁猶存確非施字

元象二年一種高六寸廣一尺一寸共十二行記文十行題名

二行行七字惟第六行末石勸廢一字第十行僅一字記文畢

下空六字文云大魏元象二年歲次己未三月廿三日假伏波

將軍魏郡丞姚敬造敬造彌勒像一區畫飾訖功上為七世父

母現在眷屬常與善居值佛問法一切眾生咸同斯福息暉振

彥宗伯實惠風清虎 虎下石本不平 未刻字空一格子林馮振誤辰彥宗誤

空又於僧寶下增一字而以僧寶一惠風清虎為人名不知何

以錯亂至此軀作區古通借洪從改作軀亦非飾即飾見漢碑

勅後碑史長後碑姚敬造不見於史洪云魏書官氏志郡丞弟

六品伏波將軍第五品階

與和二年一種高六寸廣四寸五分共五行行字無定數文云

與和二年九月十七日清信女趙勝習件 件字樣二人敬造彌

勒石像三軀願生生世世立 蓋直字而 刻去中畫過彌勒現在居養常與

居一時成一字成字 佛洪以趙勝習為人名稱趙勝習造像記

習下字作十謂十二人敬造彌勒石像三軀馮習下字作生謂

趙勝習生二人敬造彌勒石像三軀漸察馮讀是而生字亦非

石勸難辨不敢遽定為何字然決非十二人也 是 件遇上字馮作

竝拓木作立形不敢遽定為何字然決非竝也 是 現下在上空

一字蓋石建之故馮補世字非在居下馮作眷諸將拓本是養

是養是養時上石有一字時下字馮作應拓本有戈旁甚暫不敢

遽定為何字然決非應也 是 成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十八

大般涅槃經偈一種蓋亦北魏刻在孝昌二年造像記下之西

偏石坎高廣與像記同疑同時鑿二坎一刻像記一刻此偈也

首行題大般涅槃經偈六字偈文八句前七句每句下空一字

連題首一行共十二行惟第八行十三字末行十字餘皆十二

字偈云 一行 諸行无常 是生滅法 生滅二行 滅已 寂滅

為樂 如來證涅 三行 罪 永斷於生无 若能至心 四行 聽

常得无量樂 余时无盡意 五行 菩薩即從坐起徧袒右肩

合掌 六行 向佛而作是言 觀世音菩薩 七行 誰以何因緣 名

觀世音佛告无盡 八行 意菩薩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九行 万

劫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 十行 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 聞

子一善字為人 十一 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十二 連題首

共一百三十字向來金石家遇佛經例不錄其文然使後人得
舊本每苦無從是正全缺不知伏存莫辨將母因暗廢食編謂
其文則佛其書則儒其異文奇字足資多識益小學存以備考
非依佛比此偶文字無多又矜其創獲故備錄之豈即寂見漢
孔亮老子銘張納孫根任伯嗣諸碑忽即惱見隋龍藏寺碑偏
作獨祖作祖當時較體也稱作獨刻脫二筆也右什右疑先誤
刻復正之也其餘筆畫增減不足深論

七年清明親登黃石崖北向孝昌二年一種最西而高須
足履尺許物乃得拓次孝昌三年次建義元年與孝昌三年
一種緊接次興和二年次元象二年孝昌三年之都維那口
難生據石誦審那下實王字左半可辨右半石窪損楊下是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十九

泥字比王僧下字左王旁右微泐存形不辨為何字
龍盤誤釋乃皇字皇下作水形疑是外字建義元年一種
願登下左畔未尙分明右似九形疑即稽字興和二年一種
昌下乃什字常與居下有一字時下是成字元象二年虎子
林虎下石泐空格原未刻字非有闕文此蓋名字兼書息名
暉振字彥宗僧名寶惠字鳳清名虎字子林共三人也其大
般涅槃經偈原在孝昌二年一種之下稍偏西今石已泐
著地字覆石下偈卧始得見不能拓矣二世字一書字皆為
人採損無復筆畫崖石純黃危巖外覆可蔽風雨陸陸無礙
上下維艱拓本良不易致

重慈案大般涅槃經偈石同治年間為長白延昭

之而北今不在原處

魏僧敬等造像記跋 武定二年

右石在德州題字共廿行行六字拓本於十一二行之間有界
痕蓋刻於佛座之前面及右面十一行以上其前面也惟武定
下年上缺一字餘雖不盡清朗然皆歷歷可讀文云惟大魏武
芝口年太歲在子十二月辛亥朔十七日渤海郡安陵縣比上
王僧敬比上僧安比上僧供同學三人造觀世音石像一軀上
為國王帝主群僚百辟已過師僧現世師僧七世父母現在父
母屬家眷屬現世安隱無諸痛苦一切眾生濡動之類昔同其
福願：從心所求如是比上僧敬僧安三人供養佛武定共七
年其二一年直甲子此云太歲在子則年上缺文乃二字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二十

十一月... 魏書地形志渤海郡有二一隸青州...
三重合備長樂一隸冀州領縣四南皮東光脩安陵此為冀州
之渤海郡安陵下注云晉置渤海案晉書地理志冀州勃海郡
有東安陵魏之安陵即晉之東安陵也李申者先生歷代地理
志編編今釋於魏安陵晉東安陵并釋云今直隸河間府吳橋
縣西北二十五里今石在德州相距幾二百里豈石有遷徙耶
魏正體國俗體安隱即安穩亦苦即疹苦濡動即蠕動隱本字
穩後起字說文新附云穩一日安也古通用安隱亦乃疹之別
體今旁字俗書多變作尔與尔無別濡動說文作頤經典多作
蠕此作濡古通用一切經音義卷五選要經文或作選頤或作
選濡是亦頤濡通用之證咸豐三年十月廿五日

齊王叔口造像題字跋 天保二年

右石在沂水縣鞠姓家天保二年王井口造像所題字也字在像坐屏之背五行行十二三字不等文云大齊天保二年歲次辛未九月 一行 壬申朔廿三日甲午清信仕佛弟 二行 子王井口為父母口口口石像 三行 一願願令父母託生西方安樂 四行 口上生生世世 五行 門口 五行 共五十九字第三行并下字似無缺而不能識石上三字則磨泐不辨未行土上字石缺以義揣之當是淨字世下重文半在字內半在字外不佔一格門當是聞中耳字全不可見其下缺文是法字拓本稍精者猶存規模云生生世世語見魏興和二年趙勝等造像價值佛間法語見魏元象二年姚敬造像此蓋與同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齊隋碑十二種跋

乾明元年俯橋造像斷碑

此碑余於道光廿四年冬十月訪得斷紋以下一段在沂郡城北門外第二橋東偏屬翅隄上東北向而字倒懸審為古刻傳拓多本石上有大石橫歷其上又石數重始平橋面一日從石鑄鏡大石底面亦有字天字與弟二行長地久相屬成文知為一石中斷而莫可如何越歲水醫橋壞郡人謀重修乃屬董事諸君出之乾明年月日畢具合之下段中無所關真快事矣核其文上端每行截去二字下端每行約尚闕近廿字延津之合更有日乎洵奢望哉洵誕想哉

歲次之次加艸作茨影落之落省艸作洛依然段借方風良可

喜也

碑之出也余已去沂容南清河伏明經 廷相 愛之取置家塾七日余每來郡輒就觀摩摩數四側面有字緣靠門牆不得拓近聞遷置他所當更訪拓全本

孫許卅人等造像碑 有兩側齊天統五年四月

孫許卅人等造像記與劉道景碑同時掘出移郡學明倫堂文全題名在下截左右側題名亦在下截左入分書右正書

歲次已丑口口申朔十五日甲戌以通鑑目錄核之乃已丑

月庚申朔也

石不平處即空字不刻非有關文當辨之

樓閣寺六十人等造像碑 有兩側齊天統五年九月

樓閣寺六十人等造像碑 有兩側齊天統五年九月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三十一

余既得孫許等造像碑越六載主講琅邪書院過佑德宮門外有碑臥地察其年號與孫許碑同而較後五月其制度亦略同孫正文正書此則入分書孫碑側題在下截此則題在上截孫左側入分書右側正書此亦同之顯係一時所造據文寺名樓閣左沂右山知非普照寺故物即孫許劉道景李神恩等各碑亦未必普照物疑修寺時購買石材人或從他寺斷碑應之故幸於普照寺基址中耳左下角缺十餘文不具而大略可尋而字每以如字代之猶段嗜古法頌詞前八句東韻後四句耕韻部分犁然

百年造橋斷碑

道光廿五年十月三日得此石於沂郡治西普照寺大雄殿故

址遂置晉王右軍祠以字畫定為隋刻首行存酉二月乙未朔三日丁酉十宇攷隋歷三酉開皇九年己酉仁壽元年辛酉大業九年癸酉惟己酉二月當乙未朔知為開皇刻矣此諸葛子恒等造像碑前五年比密長盛等造橋碑前十一年郡城隋刻莫之或先書法卷容大雅幾與丁道護張公禮爭驅碑陰僅諸葛某某四字諸字半缺名二字殘毀不辨惟葛字完好筆勢更雄偉蓋題名在碑上截上截斷去此行獨長故猶存此四格耳諸葛子恒等平陳造像碑 有陰隋開皇十三年

道光七年此碑出土拓者甚眾予方在京師九年歸得其拓本如獲至寶十八年北上乃特過郡求觀之在郡治西普照寺僧舍廡下摩挲久之因是又訪出北齊劉道景等天統五年孫昨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二十七

等造像二碑開皇廿年密長盛等造橋碑或移學宮或移右軍祠詢不虛此行矣既抵都念此石寄僧廡非恒久計時丁心齋農部主講琅邪乃寓書乞移普院廿四年予又來主講始知碑尚有陰於是拓者不時翻轉中間磨損數字爰謀諸同好急跌立之右軍祠東間此則猶未磨損以前拓本也碑陰 碑自道光七年出土傳拓無算顧無知其有陰者廿四年予來主講覆而視之乃顯於世石臥地久剝蝕殊甚然諦審文字歷歷可讀無所闕失信可寶也使初出土時即珍重愛惜之其鋒穎完備精采爛然更當何如哉密長盛等造橋殘碑 隋開皇廿年石舊在沂郡城普照寺寺僧用以度齋誦道光十八年余既得

劉道景孫昨二石移之學宮并將此石移右軍祠廿四年余來主講視之則又失去下角以十八年拓本較之少四十五字編搜不獲碑兩面有字拓者不時翻轉最易損傷一角之斷未必不由乎此乃覓工鑿石為跌嵌而立之庶垂久這碑側向有三字亦使無礙惟拓焉

劉道景等造像碑 有陰側

沂郡治西普照寺大雄殿東山牆石基隙罅中隱隱有字畫幼時來就試每見之道光十八年北上過郡殿已圯急往尋之掘土中得二石此其一也石下截斷去無以知其尺寸矧四面皆刻字額十八字曰北徐州興福寺居士劉道景邑義等大像之碑初出劉字雖半缺猶可見景邑二字全缺徘徊久之忽見西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二十八

牆基有小石與此色同掘出則景邑二字完然在也喜極欲狂求郡守熊東巖先生移置郡學明倫堂抵京師編語同好急遣人來拓二字猶存越數歲復來郡視之則小石已矣徧搜學內外不復可得悵恨曷極碑無年月以額題北徐州參詳字畫定為北齊物方輿紀要沂州本琅邪郡後魏永安二年兼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蓋北齊沿魏制不改仍曰北徐州而此碑字畫決非魏刻故知為北齊也尹道賢等造像四面碑尹道賢龐子彥等造像四面碑無年月在沂郡城隍廟前延慶庵諸題名書銜甚備兼詳本貫頗資考稽字畫端飭極似正定隋龍藏寺碑而左面有北徐州驛知與福興寺劉道景等造像

碑同爲北齊時物遠在隋龍藏寺碑前也

後面碑倚牆立向來聞有拓者皆不得此面余特轉出拓之復立如舊

李寶等造像殘石

年月失去僅餘八日乘三字余即幸借然不足攷矣石舊在沂郡東門內迤北井口土人履之以汲道光廿四年余訪得之告蘭邑令董竹樓先生移置王右軍祠宇畫樓厚有北魏風或猶在齊前未可知也

李神恩等造像四面碑

李神恩等造像四面碑無年月舊在沂郡治西普照寺大雄殿壁間殿北委榛莽中道光廿五年移置王右軍祠寔宇訪碑錄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二十五

後齊無年月碑中載有普照寺造像又有許始等造像當即謂此彼時碑尚在壁間未窺其全故據所見入錄今案碑四面其正面首行題名泐次行李神恩稱大齋主末行又書法義李神恩婦女某許始題名則在左面許始妻題名則在後面據其始見者稱之當書李神恩不當書許始也正面獨低者其上是刻像地也

王父氏造像殘石

石在沂郡城北門外第一橋東偏護城河隄上北向下臨深淵水涸時隄根露地尺餘始得拓之道光廿四年冬十月訪得之無年月可稽以字畫審之亦齊刻也

首行口齋口口寶呂世標齋上下是大至二字微有一二筆

畫可見寶上二字不能辨標當是樹而斷去寸旁也第五行有

至父濟是大像光明王第十三行又書大齋王至父濟王父惠

此外又有王父散愁王父子昂王父薩胡一石中至父氏六見而濟再書則此功德王父氏居其要矣故以王父名之

王仲偉等造像殘碑

石在沂郡昭忠祠無年月可稽王仲偉與隋開皇十三年諸葛子恒等造像碑陰王子偉僅一字之異或即一人或係兄弟或偶然相似皆未可知字甚溷漶初視幾若無字碑誦審猶百餘名可辨今又十餘年恐益不如前矣

此即延洪興造象訪碑錄筠清館皆有

余拓吾郡新出各古碑饋同好必手疏其原委而從未存州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跋

二十六

久輒遺給殆盡去冬在杭見與吳子苾閣部碑目白摺一本序說頗詳未及寫出今取城內外齊隋十二種送筱亭大令又皆題識錄存於此以備檢成豐六年秋八月廿廿日記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日照許瀚

跋附書後三篇

唐鄭仁愷碑跋十六條

石碑拓本丁少山所藏剪粘成冊每行首用朱筆標記行中缺
文空格無字處皆存其舊無少損棄一行盡則更端別起故雖
經剪粘行數字數皆歷歷可數此少山手製也可為剪粘者法
少山自題云唐鄭仁愷碑舊拓本崔融撰孫進書三十三行行
六十六字咸豐二年四月曲阜帖友攜此余購得之又云此碑
已斷寰宇訪碑錄所載乃浙江仁和趙氏拓本而孫字亦復莫
辨金石萃編則但載上截耳瀚案碑在河南榮澤縣見黃玉圃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一

中州金石攷題云密亳二州刺史鄭仁愷碑景口口年崔融

撰孫暹正書撰書人姓名完備紀年景字下殘缺所據本蓋與
此本不相上下寰宇訪碑錄孫字已不可辨而年書景雲恐意
揣如此未必拓本果有雲字可據金石萃編目錄列之神龍二
年二月則以所據本斷缺不知末有紀年誤以碑中追贈之年
為立石之年失之遠矣咸豐三年秋八月廿六日

唐書崔融傳融字安成濟州全節人張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
按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碑所書「融合兼
修國下缺一字當是史字上柱國下字多漫漶細審是清河縣
開國子六字也融後附易之品無足論史稱其為文華冠當時
未有輩者諶武后哀而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請思苦神竭云按

武后卒於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此碑若作於景雲融前死五
六年矣是可疑也同日識

融以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此碑題銜已具固作於加
封後矣其諶武后哀冊事在神龍二年史稱絕筆而死特極言
之不必果然要其卒期必相距不遠下隔五六年則亦安得
如是云云仁愷卒於高宗朝垂拱二年貝州為建碑至神龍二
年膺追贈之榮又製此碑疑此文當作於神龍景龍間或大作
於神龍至景龍間始書刻亦事理之常要不應下及景雲景下
缺文蓋龍字非雲字也碑未紀年大唐景下缺十字下又有玄
朔廿八日甲寅建八字景下十字蓋已百四案廿八日甲寅則
朔為丁亥景龍止三年景雲止二年未必五年間有兩丁亥朔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二

若得通鑑目錄核之則為雲為龍自較然耳廿七日識咸豐六
年吳子
志剛學奇我通鑑目錄檢景雲元二年并無丁亥朔惟景龍三
年四月為丁亥朔疑則景雲子志見景龍口年
仁愷唐書無傳唯見宰相世系表書其官曰密州刺史今據碑
乃密亳二州刺史表不書其卒官疏矣父宏諒祖子裕曾祖道
育皆與碑合碑道育僅存育字道字已缺賴史證明之道育表
不書官魏書北史皆云武定開封太守碑育下是周議曹三
字間六字有騎中二字又間六字有守字餘皆磨滅史屬魏碑
書周則守上缺文亦未敢定為開封太也子裕表書武康太守
碑作周武康郡太守按武康郡有二一魏武定四年置屬甯州
今山西汾州介休地一周閔帝於武康郡置資州今四川資州
地武康乃漢縣屬雲中郡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西北境未聞

置郡考魏廢帝二年改郡百六明帝二年置郡十二周書無志郡名莫詳所云武泉或在斯列然表修於宋碑建於唐總繫後人追稽亦未定其孰為得失也宏諒表書涇州司法參軍碑作隨安定郡法曹按附志安定郡舊置涇州今甘肅涇州地涇州與安定郡名異實同然郡改安定猶書涇州官是參軍僅號法曹表與碑蓋兩未明確爾同日又書元和郡縣志後魏神鼎三年改安定郡為涇州碑稱仁愷十子今拓本可見者七愛客真客僧智度回忠慈明口卿信卿唐書宰相世系表載其九愛客秦客齊客知十洪一名盧客越客一名固忠慈明那卿信卿皆有官秩蓋智度出家為僧故不列於表耳碑於愛客下真客上缺秦客齊客知十三人斷泐全不可詳至於官秩名字亦小有異同可資互證碑云愛客萬州刺史贈貝州刺史表祇書其贈官真客中散大夫晉州臨汾令表作洪一名盧客臨汾令以官同行次同知真客與洪與盧客即一人也固忠定潞許三州刺史口口口口三品口口口書口部侍郎表作越客一名固忠工部侍郎碑書官較詳而不載其越客名部上字亦泐以表始知固忠為別名其官為工部也慈明下碑泐表作家州刺史碑慈明二字已不甚分明然確然不疑明下字半泐不似豪或與表異也口卿曹州口口表作那卿宋州刺史信卿左屯衛長史表作武城令碑書其當時之官表書其卒官名字或先後有改易異同均無足駭若以碑改表以表補碑兩失之矣秦客澤州司馬齊客齊州司馬

知十永年合此則表完而碑缺吾姑取表以為信耳碑當此三人處共缺三十六字其書官必詳於表而惜乎其無存也安所得一字不缺之本了然吾心目耶廿八日
唐書宰相世系表仁愷高祖曰希簡希簡父曰允伯允伯父曰茂一名小白茂七子白麟允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此大謬也幼麟即魏鄭義字魏書作麟北史作麟魏書云義父暉生六子義弟六又云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元和姓纂則云暉生七子曰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按七子之序七房之說姓纂為允魏書不數歸藏不知何故唐表乃以小白一兄五弟與允伯共列為小白七子何其謬歟此非碑所及又潛研堂廿二史考異已正之故不多辨他書皆不言小白初名茂此則獨賴唐表知之耳同日識
碑云制授公口州都督府司馬馳口之官又云都督崔餘慶絕俗之士也案唐書餘慶附兄敦禮傳承徽四年為定襄都督府司馬位至兵部尚書其為都督史略不書賴此補之然州上字缺竟莫考為何州也
碑云授使持節口州諸軍事守口口口口按碑首行書密毫二州刺史其遷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具見下文此州上闕一字蓋即密字守下闕四字蓋即密州刺史也史字下半尚約略可辨
碑云口口元口歲口口口九月口口朔廿五日口口遊疾薨於

東都惠訓里紀年僅存元字朔上日下干支空白未刻非磨滅也案碑後文垂拱二年貝州父老謀為立碑云纏幕百城行淹一紀又云居諸逾於十載猶結去思日行淹一紀日逾於十載是仁愷之卒至是凡十一年也由此逆推當是德鳳元年惜年號干支皆不可見無可證明耳

碑書夫人清河郡君房氏隨司隸刺史皇朝贈徐州都督臨淄定公之孫太尉下缺廿九字按房氏乃彥謙之孫元齡之女書官不書名此例始見於漢鄭合景君關銘彥謙官謚與章邱貞觀五年所建碑悉合元齡官僅存太尉二字本傳云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日文昭碑當與史同碑又稱夫人博綜書林深明覺道性純孝初丁公憂哀毀踰禮乃表奏男智度文光嚴出家以

隸古小虛雜著卷十七

江

申道福曰純孝曰丁憂於此見古人夫道之尊智度光嚴表奏出家朝廷不以爲非詩董且推爲孝佛禍之烈固如是哉日黎韓子奮起力攻其功果不在禹孟下也碑云夫學始於周孔中於老莊終於釋教三教歸一不知仁愷之學果如是歟抑融之諛詞歟其序先儒次老次釋差有權衡或云老天道釋地道儒人道故史遷先黃老此則非飯生所敢妄議然碑銘詞又云遵釋老兮憲孔豈是融雖工於文其於道之邪正茫然不辨黑白固無足深論也

碑云神龍二年三月一日制贈公下缺十三字又有軍事安三字下又闕七字又有之贈兩半字案碑首書贈安州都督此安字下蓋州都督三字其下□□□□之贈蓋與下高密邱禹之

封爲對句也

少山又題云弟一行背有朱書丙辰八月得今年壬子再三年便一局矣瀚案丙辰上推一周是爲嘉慶元年然寰宇訪碑錄成於嘉慶七年金石萃編成於嘉慶十年未應不十年許遽殘斷若萃編所錄也中州金石攷成於乾隆六年所錄題名紀年與此本存缺悉符安知丙辰非乾隆元年乎否則記此者自爲嘉慶丙辰而此拓本要是乾隆初年物也以上七條隨筆續書不記何日

隸古小虛雜著卷十七

六

養病兀坐假希遇之品聊用破寂開卷低何疑難斯見校書覈對抵悟滋多緣險而求不能自罷勉爲卒業疾乃頓興不審此事何補性命而皇皇若是殊自笑已余蓄金石刻文字數逾歐趙矣欲爲歐趙之爲學殖未深飢驅馳取舟車南北疾病忽侵奉檄方騰挂冠旋退歸尋篋筒鼠竄縱橫或迷厥從來或失其標識反復諦審莫得正名將欲定一目錄而不能吁足悲矣重陽日病稍差漫書於此以誌同志

余既跋此碑復以拓本校補萃編病體不支作輟相仍歷數旬始卒業計補萃編凡七百八十九字并稽金碑存缺字數以備查核碑三十三行行六十六字正文三十一行零四十字除空格八十五字銘詞內夾注其一至其八共十六字應得二千零五十五字今查全形磨泐或半體雖存不可辨識及恍惚若可辨而究莫識爲何字者共五百廿一字又第十四行原空白四字未刻正文計存一千五百廿五字第一行題首十八字

字細審是鄭公二字崔融連結銜共廿五字缺一字證以唐書是史字孫暹結銜全缺僅存孫暹書三字其上與崔融撰間九字恐有空格不能定其缺幾字未題年月在弟卅三行正文之下載共廿一字缺十字十月既望

越歲正月讀顧千里思適齋文集卷十六有此碑跋亦據唐表互勘然略而不詳且有誤處其所據本孫暹書缺孫字而崔融題銜一字不缺蓋甚舊拓矣孫字石已近泐拓偶未到耳據云比王少寇萃編多出之字在卷文二百廿卷知此碑已采人全唐文異日當假而校之

唐一字王呪刻石跋

右石在長清縣靈巖寺西廊下明公洞唐開元廿年十二月刻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七

共七行行八字刻字之處方慮僂尺一尺一寸從來著錄家皆未道及咸豐二年曲阜顏平泉訪得之拓以貽予首題一字于

下云前歷城縣令皇甫詮寫是為前二行下列呪詞唯叱落

咽炎荜阿八字是為第三行又云此呪受持憶念死願不累

共十字是為第四五行下書開元廿年十二月日為第六行紀

年紀月而日無數目亦無空格不知何說下署典座僧智海記

為未行此刻筆法端勁有隋碑遺意蓋詮嘗寫此呪智海述而

記之并刻之石非此刻即詮所書云前歷城縣令知此時不官

歷城也案胡氏書集修歷城縣志職官表僅列唐縣令四人得

此又增其一石刻之有裨方志如此越歲重陽次日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殘本跋 王傑

右碑在山西交城縣石壁山永甯寺唐開元廿九年林諤撰房

嶙妻高氏書金石萃編云碑廿三行行五十八字此本寫標前

闕題首後闕頌詞及年月今據萃編所載補完其文以便循覽

案趙子函石墨鐫華云此碑以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

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金人口苑跋語歷

歷可證此本前後不完不見金人跋不審道珍之所勒歟元釗

之所勒歟觀誠敬下闕二字未刻蓋所據原拓泐損故爾斯其

為重勒本無疑也子函又云近吾鄉有為交城廣文者為碑

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拓本今去子函又二百數十年恐此

不完本亦不易觀謹書而識之咸豐三年九月十三日

碑云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隨隸西壽陽唐改壽陽為文水先

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潛研堂金石跋尾據隋唐史志訂其誤

金石萃編又從而加焉然於先朝二字皆未識碑意故考證

雖詳而是非參半惟平津讀碑記云其云先朝者謂隋也舊唐

書地理志交城隋分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元和郡

縣志亦云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縣置交城縣據碑交城縣由壽

陽縣分置地理志郡縣志晉陽皆壽陽之謂當以碑為正斯言

蓋得之萃編至牽引唐志先天二年析置靈川縣以證先朝多

生葛藤岐或滋甚不思先天二年實開元二年豈合稱先朝况

碑下文文明云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釐過蘭若云云若

寺立於先天文德之輦奚由而過乎至壽陽受陽萃編辨之極

晰文水明載隋志而碑以為唐改自是失考則當以潛研為定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八

論爾九月十四日

碑頌詞兩三字句一七字句皆用韻相屬成文未展為兩七字句音節似和荀子成相之半體而少變焉亦新裁也同日書

集古錄別有高書安公美政頌歐公云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至此碑則云筆畫字體與安頌遠不相類殆非一人書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是歐公意不滿此書而石墨鐫華則云筆法

遒勁信是名家未齋金石刻考略云深得右軍聖教之意閻闞用筆無出其右庚子銷夏記云字畫簡古筆力遒健深歎婦人能借書名以傳何鑒賞之不同歟況子函以下所見皆摹本而

歐公所見固開元祖石印蓋嘗反覆其說而惑之若兩碑有一真則高氏為能書矣若兩碑無一真抑何好事者之善幻而必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九

託此一婦人乎若云彼真而此偽彼優而此劣則是以遠不相類之書而甘冒人妻氏名以為奇何其不智也大凡一人兩書各有宗法意趣殊蓋亦有之情安頌今不見莫獲一對勘爾

同日載書

此碑集古錄寶刻類編石墨鐫華泰山金石林時地考金石文字記庚子銷夏記宋齋金石刻考略潛研堂金石跋尾金石萃

編寰宇訪碑錄平津讀碑記皆著錄

碑有蘇腕題額未見拓本不知是何等書

唐石堂寺鐵彌勒像頌新拓本跋

余既跋剪標殘本逾年二月檢篋得吳子苾方伯所贈新拓本首尾完具未有金泰和四年跋校與標本同出一石惟裂

紋較大是標本即元刻也第十二行遠口林壑遠下字舊本

存之形此則全不可辨末行紀年廿四日癸卯建華編所據本

俱全此則四半缺日癸全缺卯左畔亦微缺其跋共七行下截

斷去石墨鐫華所云口苑及元劍等名皆不見疑交城廣文所

云碑今又就燬者全石猶存惟損其下段右畔耳至第六行特

起細臺之特起二字第九行爰咨上座之咨字皆完好分明萃

編自缺謬非今本有剝泐也第十九行誠敬下空二字未刻外

留界痕以識原本之缺第廿一行銘詞第六句佛影下來留此

地下字筆畫不屬細審字形似原刻是不字重刻誤作下案此

從未鐫像以前言之義當是不作下非也首行下近末有小字

六日汾水李元甫撰蓋重撰時所勒工名金人跋萃編未載今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

補錄於後惜其殘缺處無從補完也

夫法無隆替弘之在人若得其人何慮其道不弘而且大哉爰

茲寺者 唐勅大禪師口口跡之地 太宗皇帝創興禪刹

前後名僧繼口口下石缺不口出幽口口開元口下石缺以

等鐫鐵彌勒像一知幾字駝林譯撰記房嵯妻高氏書丹蘇琬題額以

字劃簡古筆力遒健世謂之高氏碑焉至宋元祐五年夏遂值

火災當口口下石缺不焉碑亦隨壞下石缺以道珍再建堂宇

復刊碑石至 本朝定二十六年春又值火災 御書閣法堂

房廊寮舍悉為灰燼碑亦被焚僅存僧堂齋廚而已有一格口

上第三行之後徧歷講筵始及立歲遂專問演先於定八年杖

錫河南復扣名師傳大乘戒至鄭州圃田眾請任持福祥院十

五餘年於定二十口下石缺以當治基破木之時其病即愈似與九公錢像感應無異人皆謂師再來人也數年之間巨堂巖然壯冠泉石丹雘口口光耀眩目口口下石缺以師兩處住持度門弟子一十八人一日謂門人曰即今修蓋稍完彌勒像碑情乎焚毀舊得墨本藏之有年擬再刊口口下石缺以六一時好事者聞之喜躍助緣成斯美事僕寓迹東隣杖錫請師清話終日因悟演二監寺具言遂書碑右泰和四年四月口口下石缺以上弟七行

右跌蘇侖作琬與碑異字鑄鐵彌勒像一軀作駝似皆由筆誤云定二十六年定八年者謂大定也古人碑碣書年號但稱一字自開元天寶時已有斯例咸豐四年二月十八日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一

碑先朝分置交城鈞軒先生云先朝謂隋每喜其說與史志合今審拓本先朝上空三格與唐字紫禁字詔字同若指隋言似不應如是然金人跋於唐於太宗皆空一格與本朝字御書閣字同豈古人自有此體例耶諸書皆言碑在交城又元和八年李逢吉撰書石壁寺甘露義壇碑訪碑錄僅據仁和趙氏拓本編入未詳其地今案亦當在交城吳來札云在浮山恐係誤記又吳云婦人書石天下只此一碑案昇仙太子碑武后行書并飛白額在此碑前唐靈巖寺碑頌殘石跋右碑在長清縣靈巖寺唐天寶元年立咸豐二年鄒縣拓工劉姓於寺西廊下朗公洞內訪得之其地晦暗陰溼非用火不能

拓曲阜顏平泉拓以遺予碑廿一行石斜斷上祇僅存首行存十八格次行至四行存十九格五行至十一行存廿格十二行至十四行存廿一格未行存廿二格考趙氏金石錄一百四十二寶刻類編寶刻叢編皆著錄叢編復據諸道石刻錄編入是宋時此碑甚顯錄也不知何時斷闕淪入洞中嘉慶間阮儀徵撰山左金石志據浙江趙氏藏本孫伯胤撰寰宇訪碑錄據浙江黃氏拓本皆云石在長清今佚案趙氏本後歸黃氏阮孫所據實即一本非有二也今據新拓本校阮志所錄趙本斷闕同惟首行靈昌郡太下多一字字餘則翻賴新本多所補正首行靈巖寺碑頌脫頌字次行故得真僧戾止脫故字第八行蓮花之會脫會字十八行神告脫告字此今本有而志脫者四次行福下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二

是有字有下存豕形疑是緣與三行密下是教字五行禪師下是以字十二行山下是上字十三行增下字恍惚可也是望三字遠而望也與下即而察之為對句十四行第一字是竭字竭下五字皆恍惚十五行繁上是恐字筆上是削字廣上是思字廣下問是闕字十六行祥上是克字至上是寺字十九行國下是清字事上是即字此今本有而志闕者十六三行或密教以接凡下無關文誤增一方恐五行以勞主人主誤一七行虛之至深虛誤加土旁作墟十行真下字恍惚支供供誤保十七行勝宅自照宅誤公廿行阜蒲之西西誤要廿一行轉覺轉誤傳此今本明哲而志譌者七意趙本本非精拓加以剪襟復經傳錄誤以失真耳宋人著錄皆云李魯撰并書阮志謂曉力

雄偉為北海得意書夫北海書法本望而可知題名雖闕起首云邕以法有因云云可為顯證首行靈目郡太守即是邕題銜其下富有李邕撰并書等字按唐書邕本傳歷滑州二州刺史地理志河南道滑州靈目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元宗本紀天寶元年二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是邕於開元末為滑州刺史至是改為靈目郡太守也阮志遂移靈目郡太守五字於邕字上以為碑文起筆則太謬或以標本而誤末行歲次王下以干支考之是午字靈目郡太守以二月改而碑已題新銜知碑之撰書在二月後也至阮志載 國朝徐壇長集云李北海書靈巖寺碑在長清縣長白山寺中尚完好不審徐目見歐押耳聞歐長白山在長山縣去靈巖二三百里乃誤混為一則其

樂古小題雜著卷十二

十三

所云完好者又可遠信邪越歲重陽後二日

宋涇州回山王母宮頌跋

丁少山得此碑手志云此碑誤字甚小惟嚴作嚴敘作叙昆倫作崑崙或增或省皆不合說文其餘異乎小篆者多從古文也翰案刑部作刑則訛誤餘纒作纒則筆誤境不作竟道不作搖則原本新附荆下从开鳥上从甲亦因仍鼎臣蓋雍熙校定說文解字行世且三十年學者尊信久矣至堞去艸柴加口猶未免為俗書所亂耳

黃姑即河鼓之轉言是謂牽牛此碑云黃姑有星天河織女也誤甚

漢武帝內傳云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瓊鳳文之鳥珊瑚刻金

石存改去瓊為玄瓊似據此文但拓本作合蒙髮無鬚豈得舍拓本而從此短書耶况杜光庭西王母傳云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則又作方瓊亦安必其定當作玄乎碑後文有玄都作令亦蒙髮無鬚是又不可指為篆文之變也

豈字甚古六書統載一字與此略同而小異他篆書皆不載唯正字通有之或即本此碑采入今說文古文作豈疑本當如此碑而轉寫致變耳

序當作敘坐當作坐此用段喏也鼓瑟口鼓鼓舞皆從金金石存於鼓瑟獨从豈非也桂未谷先生據通志廣韻增韻復古編王覺九經明音佩觿及唐景雲鐘銘夢英于文定鼓當从豈从豈固是要不可專施之鼓瑟也莊下作土或落筆偶失然揆之

樂古小題雜著卷十二

十四

推十合一之義其長短亦未可定也碑在陝西涇陽咸平元年先有夢英行書一石故必自署重書也

珊瑚校金石存此本多十餘字然以去瓊公字觀之似不無可疑若得夢英行書互證可以立判 咸豐二年中秋。五年至 六舟上人贈我夢英行 書一碑互 校大快

乘八馬宴瑤口口王母之觴粘本誤於王母下之觴上空行案此無闕字不應空口王母之觴乃欲黃竹與下降王母之駕遂薦僊桃為偶句也宴瑤下所闕二字上字當是池其次字下垂三脚可辨疑是奉字 行書是池捧二 字捧即奉之俗 降甘泉三字金石存原稿誤置僊桃下珊瑚校刻本已正之矣周穆之口口口濯馬漣飲鶴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奔山故汲

家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誤離時幸朝那立飛廉之館
以望□□□樂章有上之回曲周穆之下闕四字與下禱靈境
也對以望下闕二字與上奔山對樂章上則闕故字耳行書周
是觀西極也四字以望下是
元酒二字樂章上是故字

編禋典配□□□鼓豆邊豫四時之百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
配字下金石存有嚴字蓋所據本猶可辨識也其下尙闕二字
一屬上與上句典字對一屬下□鼓豆邊與下句犧牲玉帛對
行書配下是嚴配篇
三字誤記並用何耶

佩分景之玉劍納去瓊之□□□□教以節樂九色辨磨而
在馭金石存焉上有鳳字焉下有八瓊二字瓊下仍闕一字此
本之身二字略可辨餘全無影響或拓手捶輕墨重所致瓊上

字山夫先生原稿作太珊林校刻本作玄今驗此本實是太字
珊林所改非是行書身上是鳳字身
下是八瓊仙三字

位冠上□□流□□□今石存流上有宮福二字流下闕三字
宮字當屬上位冠上三字爲句福流與位冠對流下所闕三字
上二字屬上福流爲句與上宮對下一字屬下爲句行書流上
字流下是下
士則三字

物不終□□□人終下諦審此本是否字尙略可見否字屬
上爲句下闕三字屬下人字爲句行書終下是否
崇之在四字
三臨安定金石存校刻本誤脫定字
士直未麥俗□□□之有道則風能假草馭之非理則水亦
覆舟金石存俗下有習字習下闕三字上二字屬上爲句與未

麥對下一字屬下爲句與馭字對水亦覆舟金石存亦誤可賴
此本訂正

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金石存誤脫公字入下
金石存有觀字下所闕四字不可考
雍蔓艸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頽□□□□構宏材金石存頽
下亦闕五字上四字屬上句與艸於庭除對下一字屬下句與

封字對行書頽下是觀
於庭除待五字
容衛阮肅□□□須金石存肅下有精字精下又闕二字蓋精
□□須與容衛阮肅爲對句行書肅下是精誠在
茲四字須茲文與

學非博古材不□□□□冠於詞臣敘事敢踰於寶錄
存材不下有逮字逮下闕四字上一字屬上爲句與古對下三
字屬下爲句與叙事敢對行書材不下是逮時
論三字下闕二字

倩□□□□□僊姿金石存倩下有兮字兮下闕四字上二字
屬上爲句與下僊姿對下二字屬下爲句此本存兮中形疑是
穆若二字與上倩兮對也行書倩下是兮
時兮穆若五字

山之顛兮水□□□玉罕兮薦金微金石存水下有之溜二字
下闕一字屬下爲句行書水下是
之溜三字
尙闕幾字金石存無

吳山夫金石存載此碑其闕字與此本略同今刻本較此本多
出之字則家珊林據家藏舊本校補者也西王母下日下二
字之觴上王母二字與下配字位冠下上字吳本皆闕介圭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十五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一 十六

入下觀字吳本有此本全不可辨蓋此本猶在吳本前特拓手有精靈若珊瑚林所據本當遠出此本前矣

右廿四條拉雜書之因少山粘本隙地爲之耳尙須條理或總爲一篇

五年十月十三日六舟禪師贈我夢英行書極舊拓本借得補文四十五字仍有十一字兩碑缺泐皆同不得全補

宋龍隱巖詩石刻跋

右龍隱巖詩宋莆田方信孺字若父撰嘉定七年四月朔刻正背徑一寸在廣西臨桂縣金石萃編訪碑錄皆未著錄

欽定方輿路程考略記龍巖甚詳此詩全文載入奇案作古篆殊熟作奇熟祇恐作祇恐無繇成作無田騁皆當以俾爲正此

蒙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七

本濟甯李浩齋先生故物題識皆其手跡未題云乾隆戊子孟冬廿有八日製

元龍巖寺皇帝聖旨國師法旨碑跋

右石在長清縣靈巖寺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二寸上截蒙古書

下截正書蒙古書高二尺二寸廣一尺七寸凡十二層其行數

則不可辨正書二十五行行十一字出三格擡寫者四行出兩

格擡寫者五行元初刻也山左金石志濟甯金石志皆未著錄

文雜夷夏土語不能畢曉大意因靈巖寺住坐僧定巖長老祝

延聖壽論軍官軍人斷事官來往使臣達魯花赤官人本地面

官人來往收檢和尙俗人百姓凡寺家田地水土園林碾磨店

鋪解典庫浴堂人口頭疋等物毋得強奪私昧刀取俾得安穩

任坐其三擡者皇帝大元上位聖旨字也其兩擡者管着兒法旨字也首云皇帝聖旨裏管着兒威藏大元國師法旨裏既云皇帝聖旨又云國師法旨其所稱述蓋皆法旨之詞而法旨實依聖旨體例爲之第不

後題蛇兒年三月二十三日蛇兒年者太歲在巳也元初碑往往有此山左金石志有朝城縣興國寺舍利塔合旨碑云左幅

分上下二層上層皆蒙古文下層譯文無立石時代惟稱蛇兒年與此碑制度略同惟彼又稱乙巳年知是六皇后稱制之四

年此但稱蛇兒年文中又無時事可考自太祖卽位以後世祖中統以前乙巳而外有己巳辛巳癸巳丁巳不知是何年之已

蒙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八

常山貞石志云案元自世祖已前未建國號亦無年號紀元國中軍民文書但稱大朝以甲子紀年而已此則明稱大元國師

是雖無年號而有國號豈世祖前已號大元史文未具邪咸豐

四年九月廿五日

管理萬戶府印跋

咸豐四年費縣武文學 獲一印其文云管理萬戶府印旁鐫

中書 札部造又一行龍鳳五年六月日案龍鳳紀元僞宋主

韓林兒明賊黃金剛奴皆有之此云五年則必韓氏物韓氏自

其父山童以至正十一年起兵潁州被擒逃之武安其黨劉福

通等橫行如故十五年二月福通等迎林兒立爲皇帝又號小

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十二月達實巴圖爾擊破之

走安豐十八年五月破汴梁都之十九年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復走安豐廿六年十二月卒前後歷十一年明年元凶此龍鳳五年乃至正十九年也前一年其將毛貴破濟南又被蘭州田豐破濟寧關先生破遼州又破上都本年四月毛貴為趙均用所殺廿一年八月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降獨益都不下廿二年六月田豐與王士誠刺殺察罕十一月察罕子庫庫特穆爾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此中以龍鳳五年六月趙孟頫即田豐等所用逃宋師似未及費豐既降由濟寧詣益都費則其所必經而宋印亦無所復用棄擲於此其斯時乎萬戶府是何等官更須攷

象山樹三篆字跋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十九

石象山樹三篆字刻石在莒州浮來山定林寺大銀杏樹之西南溝南摩崖首字長一尺次字長七寸末字長八寸皆潤六寸有奇下有題名五字懷仁口口題亦篆字字約二寸許懷仁下字神頭分明可見非華非葉又下一字作番形非丕非丞皆不能定為何字其餘三字則確然不疑案懷仁今海州贛榆縣與莒接壤自北魏隋唐宋皆沿此名然觀其自署云懷仁其某題唐以前題名似尚不如此疑其為宋人筆也據古錄以八九本無年月不知何又案齊乘云浮來山莒州西三十里春秋公及晉人盟於浮來即此也俗訛作浮邱山山半有莒子陵又東南馬鬣山又東屋漏山浮來之北則洛山黃華水發源於此合浮來水諸山皆之西湖湖西復有定林山山有定林寺亦名利也據此定林

寺在定林山而定林山在浮來山西非即一山今以浮來山寺為定林寺與山必有一誤須詳究焉咸豐三年十一月二日近見拓本懷仁下字作顧分明清哲然終不悟為何字

考榮湖三篆字跋

右考榮湖三篆字刻石在曲阜東門外魯班廟前溝內每字長四寸潤三寸道光廿八年七月顏平泉訪得之移其石於魯班廟內嵌正殿東卷棚壁上案考榮湖無考不知即此溝舊名耶抑此石轉徙於茲耶其篆腴厚而平滿無漢人雄駿疏宕之氣亦不似唐人之圓麗疑宋元人筆耳土人詫為漢刻殆非也咸豐三年十一月二日

藝海樓墨墨妙跋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二十一

顧氏為吳中舊家收藏之富鑒賞之精代不乏人今湘舟先生其一也道光廿有六年相識於袁浦越歲六月既望學墨本數巨冊凡示自鍾鼎彝器戈斧鏡鑑古玉皆拓其全形制度文字粲然在目實高出博古考古古玉諸圖上以及造像尊瓦研墨沙錫牙竹之屬凡形奇文古傳之往代製出名家者靡不分門羅列數典不忘先民是程可以溯流風語掌故而其泉幣尤夥時未及拓拓之且更盈數巨冊於戲盛矣歐陽子曰物常聚於所好余謂顧君非惟好之抑以食舊德誦清芬所從來者遠矣由此蒼萃而表章之蘇蘇奕世著號來方夫豈有既哉

姜玉翁大令借種碑圖跋

黃小松先生有嵩麓訪碑圖并記商城楊石卿得其記初稿

付梓以傳而圖則久佚讀者憾焉咸豐二年秋范小波同年以玉谿先生岱麓訪碑圖寄題奉覽終卷并讀家珊林題頌躍然曰是足與嵩麓訪碑圖後先相輝映矣夫岱麓之碑固不及嵩麓之富然秦斯殘篆字內無雙祇此片石便可俯視三關石峪遺經字大逾尺鸞翔鳳翥偉為巨觀數百字可敵龍門造像數百種明皇御翰從臣題名倬漢章天赫煇今古又豈少林會善三龕兩石淙諸刻所得而抗衡哉家珊林云先生移篆泰安凡倚麓所有石刻刻若剔鮮搜訪靡遺然則先生之於岱麓必有奇逢劍獲或溼沈已久今日重萌或磨刮方新昔人未見富不僅如阮志孫錄所載而止抑余謂岱麓云者山脈磅礴蜿蜒所趨皆是非僅謂一山也新泰之孫夫人碑肥城之孝堂山東平

藝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三十一

之張遷碑白佛洞長清之靈巖歷城之龍洞干佛環拱密邇同皆在岱麓包孕中即由岱而東而雲門而雲峰而天柱魏齊隋摩崖如雲蒸如霞蔚遶長城故址抵於海秦琅邪刻石歸然在焉何不可以岱麓該之由岱而西而曲阜而汶上而濟寧而嘉祥漢碑林立鄒縣則鐵山岡山嶧山葛山釋山齊周庠崖大或方丈小亦盈尺何不可以岱麓括之黃記徧歷祥符鄭州滎陽以縣孟縣洛陽偃師孟津而總曰嵩麓夫豈限登封一隅乎小波又云先生自得黃君所藏嘉祥紫雲山武梁祠全部拓本諸公題識歷年收藏周秦漢魏六朝唐石刻千有餘種此事余檢閱之欽羨之日久矣初黃君見汪雪礪唐榻武祠畫像十四幅愛之慕之嗣於紫雲山下得其原石倍徙於唐榻并多洪氏隸

釋續所未及見於是精搨博攷同志諸賢爭為題識未幾雪礪唐榻亦歸焉一時傳為盛事余客濟寧獲觀唐榻而黃君初搨全部已歸先生未遂瞻仰惟見其集搨標榜而已唐榻雖奇古搨手不精用墨過重以校新本畫像較完而文字轉多湮滅故他碑重宋榻唐榻獨武祠畫像則必以黃君初搨為最先生所得為驪珠矣况復益以周秦漢魏六朝唐千有餘種百寶塚陳取珍羅列是將遠紹歐趙近匹錢竹王龔上毛野之異文飛來東澗科舍圖之真本馴致西陲勸為一書傳示永久此岱麓圖特其嚆矢焉耳小子顛愚性有同好而屈於力之不強平生舟車南北攀葛披榛探幽捫險以至約食典衣所致唐以前片石隻辭穹崖巨製亦不下千種連城砥礪純駁雜糅不敢與鑿藏

藝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三十一

家坊今承命書此圖後不禁延頸徬徨琳琅金蓮恍集目前正如昔人所云聞長安樂而西嚮笑也已
附寄范小波同年書
去歲省垣晤話匆匆分手未盡所懷文旌行後瀚亦旋出省十月望抵滕冷齋頽敝几案俱空冬寒不便作書委題玉谿先生訪碑圖未能落筆新歲元夕後二日溼淡舊證斗發日走一日至四月望遂據實告歸一以家父老病不欲久離又恐賤恙沈痼在外益重親憂于是兩袖清風飄然旋里仰無以事俯無以畜愁城坐困病以轉深八九月間幾至不測日來又復少差恐早晚遺墳滿壑孤負良友所
序鴉詞繁不殺抑以投其所好不覺言之遂長想玉谿先

生見之定當噴飯耳謹將原卷寄呈祈轉致并代謝玷汗之罪幸甚幸甚

九月廿一二三日始知學 此信未寄其卷子於咸豐五年冬十一月杪在浙江學署託吳子苾閣學轉寄玉翁先生吳於六年春回里四月初六日過沂余未得遇此卷已寄交玉翁先生否未可知他日寄書當問之

七月間作書問及此卷附了心齋書寄去十月十七日在心齋得子苾發心齋書挑燈共讀知思項開塵毒因以無礙余書為疑而孰如前十日已歸道山哉

一月九日吳少文明經至沂邀余訂開部遺書七年三月過濟南晤小波兄知卷子已寄到開部遇事詳密如此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六舟手拓藝器全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又摸其款識而取訂之如博古圖而加詳余每其文輒神往恨不與同時手披而目覽之也丙午之夏六舟上人過浦示余手拓藝器全形款識種種精巧出人意表如人意中皆就原器拓出不染毫髮覺采色摸飾之圖又不足繫余懷矣客或問余曰此三代法物也傳其形釋其文考古證今昭示來許以繼慎反側參藉爾後者為宋景文戒史策之雜以駢儷也曰如黛粉飾壯士筆袍佐鼓聲今茲之為將母類是余曰否否不然是特其閒齋之供行篋之翫耳天下鴻寶重器必不能盡為吾有即有之亦不能動

與身俱騁我巧思肖彼真形一室之中千里之外隨時展對不營諸古器錯雜羅列於前週二三同志輒相與賞奇文析疑義蓋怡情適性莫便於此又何疑於麻姑擲米作此曹狡獪也乎使其善書傳後如博古攷古之所為精穆謹嚴當更有義例在豈六舟之好古如命而或不喻此客唯唯而退矣書之以誌六舟

岳武穆詞石刻跋

陳直齋書錄解題有岳武穆集十卷與岳氏經進家集卷數同蓋即其書集之目凡八其七曰詞明歸安茅元儀纂刻遺文旋燬並其目亦不傳今四庫著錄本乃從徐階岳廟集中摘出故僅一卷乾隆三十四年同安黃邦甯守彰德考金陀萃編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程史諸書得一百七十三篇刻之湯陰目凡十其九曰詞顧其詞僅小重山一首浙廟有石刻滿江紅詞亦未之錄近梁玉繩輯王集始采入焉吳君康甫復得江陰李氏石刻王詞真蹟與廟刻調同而詞異為黃梁二家所未及見亟刻嵌廟壁以廣其傳世有蒐輯王集者又增一瓊篇矣

安國寺塔銘殘石跋

臨海洪氏以泰山秦篆殘字依史記及劉跂諸補成全文刻置家塾余甚愛之六舟禪師得殘石於唐齊安國師塔畔完字四缺字七證以安國寺志乃會昌壬戌盧簡求所撰塔銘也錄全文標識殘字朱墨相間以曉觀者妙契勝緣更非補秦篆可比余連訪碑沂濱得漢齊隋唐古碣二十餘種最後獲殘石

禮生二字玩其筆畫乃亦隋刻惜無前人紀錄如安國寺志者以證明之也

為彭疇山臨雲臺觀專文跋

陳圖南先生雲臺觀專文余於京師得其拓本檢金石書無道及者史稱修觀在太平興國九年此云五年造專之年耳疇山四兄愛其書法雄古屬臨一通夫葉公好龍雖非龍猶似也似之未能豈亦有好焉者乎道光廿五年十月印林許瀚并跋

漢隸分韻書後八則

漢隸分韻七卷明嘉靖九年李子西臨刊本前後序俱不詳撰人名氏或補題宋汝南莫德顯訂蓋以其名氏無傳說書之如此是烏有之類非其實也余閱宋史藝文志有馬居易漢隸分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韻七卷在小學類書名卷數皆符或者即其人歟謹誌於此以俟博訪

十駕齋養新錄云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併韻始於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為一百七韻陰時夫又併上聲拯韻入迴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併於迴

則亦不始於時夫矣漸案此書上聲三十部仍分廿四迴廿五拯疑紹定以前韻部已併不但不始於劉淵並不始於文郁迴拯之併則文郁為之陰時夫踵之遂沿至今韻會知迴拯之不宜併仍分為二與此書正合蓋文郁以前之舊部此書遵之韻會亦遵之非此書用韻會部分也

此書碑目全依隸釋郎中王政碑以下則依隸續顧自題云天

下碑錄而沒其所出何哉武君闕韓勅側朱浮墓雍邱合成王

周公畫像路君宋君七種今隸續缺而莫機字原有之惟朱浮

墓妻作功曹史為小異鄭烈碑以下不錄蓋其所據隸續本止於是矣

此書朱浮墓即隸續之功曹史今本隸續卷八碑圖中載功曹

史題字此書功下曹下皆引朱浮畫象與隸續合可證

此書分韻列字皆取之隸釋隸續而字少於妻機字原蓋作者

未見妻氏書也其於慎令劉脩碑作犯御名劉脩碑案孝宗名

慎知其為孝宗時人正與洪文惠同時妻氏書成於慶元初較

後石許年矣妻據隸續全書此則取至第四卷而止或其時隸

續猶未盡出耳

此書及妻氏字原碑目知今隸續之第四卷乃第五卷其原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52 版正內

第

冊

書之第四卷必武君闕至宋君碑七種也後來隸續缺佚好事者乃升第五卷為第四卷又彙取碑式碑圖廟之五六七八而終不能足其數耳

偶檢得此書作者姓名託為創獲拉雜攷證數則略得其人之時代及分韻列字所本一洗韻本黃公紹韻會字本婁彥發字

原之証書之空幅以誌讀者道光廿六年夏日作咸豐四年夏

日錄八條仍合為一篇為是或作書後或以人讀提要中亦可

增廣鐘鼎篆韻書後

增廣鐘鼎篆韻七卷元楊鉤撰鉤字信文臨江人焦氏國史經

籍志錢氏潛研堂元藝文志著錄皆五卷或字誤或不全本或

後人未可知阮儀徵擊經室外集有提要一篇阮公撫浙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時購得

四庫未收古書進呈

內府每進一書必仿

四庫全書之式奏進提要一篇凡一百七十五種此其一也丁

伯才琳五文學復舊鈔本於濟南歸以示予予案按集古文苑

於宋呂大臨繼王楚有書一卷薛尚功廣之成七卷見陳直齋

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陳收一卷而不敢必其即楚書范公武

都齋讀書志有七卷題皇朝薛尚功集又云元祐中呂大臨所

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

一萬一百二十有五王薛二書世久無傳此書前有馮子振熊

朋來二序未有戊辰二月延汜跋延汜無姓氏汜又字書所無

疑即鐘鼎文錫字本作汜楷誤作汜耳其所云戊辰不知是何

代之戊辰彼以馮序後有摹寫洪熙侯書藉印章洪熙侯或釋

定為內府傳本蓋明人也據序跋知薛因王書謂之重齋此又

因薛書故謂之增廣詳其體例薛氏原書正文平格篆文多者

下行乃降一格楊氏所增薛有其字而篆文未備則繫於本篆

之未詳無其字則列於本韻之末而降一格其上皆標以朱氏

白文楊增二字孰為原書孰為增廣則然不紊王楚所錄薛書

中亦一一注明是此書存即薛書存即王楚之書亦存七八百

年佚書復見於今日豈非甚幸惟屢經傳寫奪義舛謬皆所不

免核讀累日為刑正五六十處然孤本無證不敢輒改者尚復

不少安得更遇善本一對勘耶大抵薛氏根據考古博古及自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輯款識三書去取謹嚴略無泛溢其或一銘有數本亦必博采

旁搜兼明互證以著其異同如安陸碑本徐兢墨本楊本是已

楊氏所增實從古器銘采入者寥寥無幾仍取驚於郭忠恕汗

簡夏疎四聲韻等書益以周秦漢唐諸石刻奉符黨氏韻雖選

擇不苟而取材近濫存佚不辨真贋雜陳比諸薛氏大相逕庭

矣況薛書精蘊全在第七卷揚於此一辭莫贊其根柢殆可窺

見今欲芟楊存薛易如反掌然非此書之存吾又安得薛書而

讀諸因其力而棄之不仁幸其聚而散之不智既可無役於涇

渭何妨並采夫葑菲書告後人勿好為更張可已若欲自成一

書因王薛之舊大集近世款識諸編并博考吉金榻本仿顧南

原隸辨略采文句加以疏通斷自先秦剔除兩漢存其可信兩



ZW 21101000819159

所不知亦庶乎古文之淵藪小學之津梁矣哉伯才年富力強孜孜好古以說文九千字分廿一部為韻隸十二卷已卒業其諸復有樂於此乎 咸豐四年六月廿八日

書隸藉稿後

右依桂君手稿錄存其字皆采自洪氏隸釋續而止於禹廟殘碑之塗竊以洪書校之下仍當有僞藉黨並有斥彰長田君斷碑之遐邇... 官藉區翰藉零疑原稿脫去尾葉故止於此其某藉某全取洪氏之某為某而倒轉之未嘗有所損益獨於魏元丕碑辨泰券二字非藉成皋合伯嗣碑訂墓改募之誤此條未詳而於孟郁堯廟碑之柜黎術旋機附引靈臺韓勅高映史晨碑之庭附引晨後碑三公山碑之追附引無極山碑郭究碑之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二十九

惟附引高彪碑劉讓閣道題字之權附引是邦雄架碑費鳳碑之儀附引孔宙碑又於禮器碑之釐引說文槌字於周憬潘乾碑之曲紅干侯載洪氏引漢志周禮蓋欲因洪氏之舊文旁通互證加以考辨有志而未逮也後學抱殘守缺拾遺補苴當深求其意之所在儘能推其意而成之當亦桂君所心許焉耳咸豐五九月廿六日瀚識

高先生書冊後

言為心聲書為心畫誠中形外其理一也竹雲先生書法魯公問涉他家而執使轉用意歸之顏蓋自古端人正士如蔡忠惠公韓魏公率由斯路翰墨所寄如見其人心正筆正即此是學有自來矣詰嗣伯平衰集遺書倦懷手澤淵源家學同敢失墜

翰幸預觀瞻放書其後用志仰企焉

攀古小廬雜著卷十二

三十